叢書集成續編

一一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一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三家詩補遺三卷……清　阮　元撰　觀古堂　一
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敍錄一卷……清　陳喬樅撰　小嫏嬛　四五
韓詩一卷……不著撰人　鶴壽堂　九一
韓詩內傳徵四卷敍錄二卷附補遺一卷疑義一卷……清　宋綿初撰　積學齋　一一五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清　陳士珂撰　文淵樓　一五七
豳風廣義三卷附原書一卷……清　楊　屾編輯　關中　三九五
毛詩古義一卷……清　惠　棟著　昭代　四八一
毛鄭詩釋三卷續錄一卷……清　丁　晏撰　頤志齋　五〇五
毛詩異義四卷附詩譜一卷……清　汪　龍著　安徽　五八三
毛詩日箋一卷……清　秦松齡著　昭代　七三五

阮氏三家詩補遺

光緒戊戌
長沙葉氏
郋園重刊

重刊阮氏三家詩補遺序

阮文達三家詩補遺三卷世無傳本葉吏部師得稿本於京師儀徵李氏刻之於是世知文達有是書矣李本間有舛錯吾師又取原稿付手民寫刻之而屬肇隅任校讐之役夫自魏晉以逮北宋之世三家師說散佚殆盡深甯王氏雖蒐輯成書而缺略良夥此文達所以有補遺之作也文達同時會稽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所採各書詳略亦自互見厥後輯三家詩者則以陳喬樅遺說攷徵引最爲繁富陳氏賡續父書用力至專且久宜其賅綜諸家矣然是書所錄間有爲陳本所闕者如劉向列女傳齊女傳母篇引毋教猱升木條契女簡狄篇引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條又五經通義引泮水條又王符潛夫論論榮篇引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條德化篇引秉心塞淵條浮侈篇引市也婆娑條是書皆條載明晰而陳本溥漏略未收則知文達雖有所遺固別有去取之旨而其所詳者亦可見陳本之不無遺憾也葉師前敘李刻本辨明此書以班固桓寬入魯詩較陳書入齊詩爲有本又以鄭氏禮注兼采三家陳書幷入齊詩未免肊斷謹按漢書鄭元本傳元初從張恭祖受韓詩則禮注雖采齊魯實用韓說爲多陳氏不別其爲魯爲韓而概列入齊詩誠不足據桓寬鹽鐵論說與魯合又何得僅据兔罝鳴鴇二詩與魯韓毛異遂定爲齊詩家乎若班固博收眾說其書尤當分別觀之陳既編白虎通

爲魯詩而漢書所錄若地理志禮樂志律歷志食貨志引詩若古今人表功臣表引詩若敘傳引詩此以爲魯詩者陳概以爲齊詩何耶又若董仲舒傳載武帝制引詩毋常安息此武帝引魯詩也儒林傳云蘭陵王臧從魯申公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傳然則武帝爲太子時從王臧受魯詩矣是書以此條入魯詩而陳本混列齊詩此皆陳氏分別家數不如文達之精審者也又考此本編次經傳有前後與陳本異者徵引書說有字句與陳本異者此本亦間有排比章句之誤稱引篇名之誤而未及是正者列女傳王陵母篇引我躬不閱條陳本列邶風谷風章此本則列小雅小弁章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陳本編作大雅則百斯男傳此本則作周南宜爾子孫傳則編次經傳之異也陳本引白虎通宗族篇譚公維私此本譚引作覃陳本引潛夫論班爵篇行人定而緜蠻諷注云定疑畏之譌此本定引作病又文達所据列女傳本尤多與陳書不同則徵引書說之異也說苑政理篇白虎通號篇兩引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本大雅泂酌章文是書愷引作凱編入小雅南山有臺章注云凱悌毛作樂只是誤以凱悌君子爲樂只君子也則排比章句之誤也白虎通瑞贄篇舊題文質篇阮於烈文辟公條題文質篇受小國是達條題瑞贄篇前後例不合一又列女傳衛姑定姜篇引其儀不忒條此誤題魏芒慈母篇白虎通聖人篇引文王受

命條此誤題封禪篇論衡率性篇引彼姝者子條此誤題無形篇蔡邕協和婚賦引葛覃條此誤題笙賦則稱引篇名之誤也凡若此類今悉依原稿付刊庶後之覽者同者見同異者見異雖閒有一二待訂之處均不得肊爲增易而是書箸錄之簡括義例之嚴愼與夫陳本雖詳而有補其不足之處吾知好學稽古之士必有能辨之者矣光緒己亥上元日湘潭劉肇隅謹序

阮氏三家詩補遺敘

三家詩亡後宋王氏詩攷始据羣書所徵引者裒輯之其不知屬某家者列爲異字異義近人范家相復有拾遺三卷繼之者則丁晏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喬樅三家詩遺說攷范丁分別家數略依王氏原書馮則概言三家亦自矜愼惟陳鈞稽子史各述師承最爲治經家所推重阮氏撰此書時僅引范氏拾遺其餘諸家晚出未見故去取頗有異同偶取陳書校之如陳書敘錄齊詩据儒林傳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師丹受詩匡衡以班固入齊詩而此則列入魯詩按詩烈祖正義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則匡衡亦未嘗不兼通魯詩且固撰漢書藝文志有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之語則固又明明推重魯詩者知阮說不爲無本矣藝文志敘次詩家曰魯齊韓韓詩後亡故宋以前羣書所引者皆有明文又有外傳爲之左驗齊魯亡獨早言三家者僅據其傳授推之不知兩漢經師惟列傳儒林者其學皆有家法自餘諸人早晚皆有出入如班氏學出齊師而白虎通又雜采三家之說漢志又云魯最近之則其學無專師略可攷見阮氏列固于魯詩顯有志文可據亦勝于憑空肊度者陳書又据鹽鐵論以兔罝爲刺義與魯韓毛異以鳴鴈爲鳴鴻文與魯韓毛異以出車爲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遂以次公爲齊詩家按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以履畝碩鼠爲一事與潛夫論履畝稅而碩鼠作之說合陳氏既以節信爲魯詩又出次公爲齊詩析而二之未見有合阮氏桓王并入魯詩是也大抵三家之中魯詩最古羣書引三家義祇韓詩直引其文其餘二家僅憑推測不可爲據余嘗謂輯三家詩凡不知爲某家者皆當括于魯詩以魯詩爲初祖故也今阮氏正是此意庶無騎牆之病至于鄭氏禮注凡說詩義多與詩箋不同鄭志荅炅模以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是鄭氏初學三家詩本有明證但其孰爲魯孰爲齊則不可辨陳書均并入齊詩未免肊斷阮氏僅略採數事入齊較有抉擇固非不備也樸園繼父成書本阮氏再傳弟子所撰遺說攷皆阮氏爲之先河特阮書未經刊行故讀者昧其沆瀣耳余從京師厰肆得阮氏手稾三卷朱墨鉤乙或間附紙籤大題下無結銜有阮元伯元父印六字朱文記以平日所見題跋證之蓋六十以後之作李君洛才見而愛之且重其爲鄉先達也適刊崇惠堂叢書取爲弁冕因屬余主校勘排比謄錄旬日凡三復故得論次其得失如此長沙葉德輝敘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魯詩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列女傳湯妃有㜪篇）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鹽鐵論執務篇）

葛蕈（蔡邕協和婚賦葛蕈恐其先時　蕈毛作覃釋文覃本亦作蕈案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作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白虎通嫁娶篇）

我馬虺穨（蔡邕述行賦我馬虺穨以玄黃　穨毛作隤案爾雅釋詁亦作虺穨說文作瘣穨玉篇作虺尵）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以言慕遠世也（淮南俶眞訓）

宜爾子孫

文王十子伯邑攷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列女傳楚接輿妻篇）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說苑復恩篇）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辨毛作游）

不可求思言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列女傳阿谷處女篇）

惄焉且飢（蔡邕青衣賦毛作惄如調飢）

魴魚頳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列女傳周南之妻篇　詩異字異義　毀毛作燬案毀是燬之省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新序襍事二）

被之童童（禮記注　毛作僮僮）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一既覯止我心則說（說苑君道篇下云詩之言好善道之甚也）

公侯之宮

廟寢總謂之宮（蔡邕獨斷）

勿剗（蔡中郎集　剗毛作翦案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則作勿剗與韓同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白虎通封公侯篇又見巡狩篇）

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白虎通巡狩篇）

召伯舍于甘棠之下爲妨農務之業（鹽鐵論授時篇）

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說苑貴德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並引此注）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賈子禮篇）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周官疏引韓魯說）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獄亦不女從

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列女傳召南申女篇）

柏舟

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潛夫論斷訟篇）

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列女傳衛宣夫人篇又衛宗二順篇　詩異字異義非毛作匪案說文匪一曰非也今本列女傳仍作匪德輝案詩攷引無注）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困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詩也（列女傳衛宣夫人篇）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己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漢書劉向本傳）

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說苑立節篇又見節士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賈子容經）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漢書說苑至公篇）

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漢書劉向傳封事）

遘閔既多（漢書敘傳遘毛作覯案遘覯通釋文云覯本或作遘楚辭章句引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不及毛作弗及）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毛作勗案畜勗古通）

君子謂定姜爲慈母過而之厚（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列女傳衛宣公姜篇毛無兮字无作無）

母氏聖善（列女傳孫叔敖母篇）

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說苑詩異字異義遙遙毛作悠悠案爾雅釋詁悠遠也廣雅釋訓遙遙遠也）

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說苑辨物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說苑雜言篇）

颮有苦葉（楚辭劉向九歎颮毛作匏案颮匏字隸變字同）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鹽鐵論結和篇　雍雍毛作雝雝鴈毛作雁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士如歸妻迨冰未判（判毛作泮）

嫁娶必以春何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白虎通嫁娶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潛夫論論榮篇）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列女傳晉趙衰妻篇又楚昭越姬篇又息君夫人篇）

趙姬曰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列女傳趙姬篇）

薄送我畿

薄送我畿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白虎通嫁娶篇）

讌爾新婚不我屑以（列女傳晉趙哀姜篇　讌毛作燕婚毛作昏義並同）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說苑至公篇）

胡爲乎中路（列女傳黎莊夫人篇　詩異字異義　路毛作露案釋名路露也人所踐蹈而露見也路本訓露故从省而作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說苑政理篇）

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于物也（說苑修文篇）

東兮東兮（高士奇天祿識餘曰魯詩東兮東兮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　東毛作簡案簡東異字同一音板是用大諫左傳及高堂隆傳作簡可以類證）

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列女傳魯之師母傳　濟毛作泲）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姊尊妹卑其禮異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夫令譽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已然（潛夫論論榮篇）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新序節士篇）

其虛其徐

其虛其徐虛徐狐疑也（文選幽通賦注　惠定宇曰蓋三家之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列女傳楚處莊姪篇　毛作其霏）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說苑辨物篇　乎毛作於）

河水洋洋（漢書地理志　洋毛作瀰案玉篇洋亦瀰字顏師古訓爲洋謂邶風無此文非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朔與壽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新序節士篇）

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列女傳孝平王后篇　惟毛作維）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天帝言其德當神明（周官注）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列女傳齊桓衛姬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水昏而栽築卽營室也（蔡邕月令問荅引詩）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列女傳陳寡孝婦篇　潛夫論德化篇）

螮蝀在東（螮毛作蝃）

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而見于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蔡邕月令章句　見藝文類聚二）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列女傳　兮毛作也案此與韓同）

言變色殞命也（列女傳陳女夏姬篇）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列女傳衛二亂女篇）

人而亡儀（漢書五行志　亡毛作無案亡無古今字漢書無皆作亡）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說苑雜言篇）

人而無禮不死胡俟（列女傳趙悼倡后篇　禮毛作止胡毛作何）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之（白虎通諫諍篇）

（王應麟曰亦齊魯韓之說）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新序刺奢篇）

何不遄死（史記商君傳　詩異字異義　何毛作胡案胡何同義）

素絲紕之

譬猶染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也（大戴禮注　初學記引魯詩傳）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與毛作予列女傳鄒孟母篇作予）

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生子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論衡無形篇）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衒賣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戲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鄒孟母篇）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

臣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白虎通名號篇）

領如蝤蠐（蔡邕青衣賦　蝤毛作蝤案蝤是假字當作蝤）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抱布貿絲

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錯幣篇）

爾卜爾筮履（履毛作體）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禮記坊記注）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列女傳魯宣繆姜篇）

考盤在澗（漢書敘傳　盤毛作槃案說文盤槃同字）

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絅毛作褧案褧褧禪也玉藻禪爲絅絅褧本通中庸亦作絅釋文本作潁）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衞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列女傳齊傅母篇）

覃公惟私（白虎通名號篇又宗族篇兩引作覃　詩異字異義　覃毛作譚惟作維案譚姓當作鄲覃是省字儀禮經傳通解引郭注爾雅亦作覃惟維同）

臣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白虎通名號篇）

領如蝤蠐（蔡邕青衣賦　蝤毛作蝤案蝤是假字當作蝤）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抱布貿絲

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錯幣篇）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毛作體）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禮記坊記注）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列女傳魯宣繆姜篇）

女也不爽（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苑　說文同　詩異字異義　枝毛作支案說文枝木別生條也徐曰本作支故曰別生會意詩本支百世左氏傳作枝博疋曰甲乙爲幹寅卯爲枝即干支也漢楊雄傳支葉扶疏即枝葉皆以枝爲支）

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云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說苑修文篇）

河廣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鹽鐵論執務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啚其下者其施報如此（賈子禮篇）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說苑奉使篇）

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新序節士篇）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列女傳）

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列女傳魯漆室女篇）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說苑　又見列女傳魯莊哀姜篇）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說苑建本篇）

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白虎通崩薨篇）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列女傳息君夫人篇）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列女傳梁寡高行篇　皎毛作皦）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善御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新序義勇篇　列女傳梁節姑姊篇、又楚成鄭瞀篇　己毛作其）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新序節士篇　己毛作其）

琴瑟在御

大夫士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

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白虎通衣裳篇　列女傳楚白貞姬篇　又見張湯母篇）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列女傳魯公乘姒篇）

褰裳涉溱（白虎通衣裳篇）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鄭詩出其東門云云（漢書地理志）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說苑尊賢篇）

方灌灌兮（漢書地理志　毛作渙渙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方秉菅兮（漢書地理志　菅毛作蕳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恂盱且樂（漢書地理志　毛作洵訏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娶毛作取）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遠恥防淫佚也（白虎通嫁娶篇）

婚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士昏禮注）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勞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鹽鐵論未通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射勝者發近而制遠其兵短而寬長故可以戒難戒不虞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白虎通鄉射篇）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石經魯詩殘碑列女傳魯孜潔婦篇惟毛作維）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列女傳魯寡陶嬰篇）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列女傳魯臧孫母篇）

不稼不嗇（隸釋魯詩殘碑　嗇毛作穡案穡古省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云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嗇盤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嗇古皆省穡作嗇　德輝案見詩攷）

不素飡兮（飡毛作餐夫論作餐）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列女傳齊田稷母篇）

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論衡量知篇）

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先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詩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說苑修文篇）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潛夫論三式篇）

寘諸河之側（漢書地理志　諸毛作之案諸之義同鄭注禮中庸引此詩首章作寘諸河之干）

欿欿伐輪兮（石經魯詩殘碑　欿毛作坎案欿即坎字說文坎陷也故从欠京房易坎本作欿古今字　德輝案見詩攷）

碩鼠

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鹽鐵論取下篇）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班祿篇）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新序雜事五　毛第二句作樂土樂土　汝作女）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白虎通諫諍篇）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新序節士篇　毛第二句作樂郊樂郊　汝作女）

无已太康職思其憂（列女傳密康公母篇　无毛作無）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楚子發之母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于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列女傳楚子發母篇）

它人是媮（漢書張敞傳　地理志　它毛作他媮毛作偷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胡不日鼓瑟（石經魯詩殘碑　胡毛作何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石經魯詩殘碑　胡毛作何）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說苑　碩毛作實　石經作實大且篤與毛同）

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說苑立節篇）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鹽鐵論執務篇）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蔡中郎集釋誨）
采苓
背宗族而采苓怨（潛夫論班祿篇一本采苓作采藥）
車轔　四戴（漢書地理志此二條王氏列韓詩誤轔毛作鄰四戴毛作驖案傳鄰鄰眾車聲說
文轔車聲五經文字云轔詩本作鄰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
詩並作有車轔轔四戴說文作四鐵戴省字也）
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漢書地理志）
四戴美襄公田狩也（漢書地理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列女傳齊孤逐女篇）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列女傳漢馮昭儀篇）

在其板屋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曰在其板屋（漢書
地理志）
愔愔良人秩秩德音（列女傳楚於陵妻篇詩異字異義愔愔毛作厭厭案愔厭通）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也毛作兮）
菀彼北林（周禮函人注菀毛作鬱）
鴪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說苑奉使篇鴪毛作鴥）
與子皆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皆毛作偕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

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
其舅氏也（列女傳秦穆公姬篇）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亡毛作無案亡無古今文）
周武王妻胡公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
故其俗巫鬼（漢書地理志）
東門之枌
陳俗巫鬼故其詩云云（漢書地理志）
市也婆娑（潛夫論浮侈篇）
婆娑舞也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祀神也（後漢書王符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列女傳楚老萊妻篇療毛作
樂案韓詩外傳亦作療韓魯同也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列女傳晉文齊姜篇韓詩外傳同詩異字異義寤毛作晤按說文
晤明也寤覺也晤寤義相近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寤作晤孟姜毛作淑姬）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列女傳魯黔婁妻篇寤毛作晤）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
然矣（列女傳陳國辯女篇）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
思予（列女傳陳國辯女篇）
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
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
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

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
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太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
謂辨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此之謂也（列女傳陳國辨女篇）

羔裘

檜在河汾之閒其君驕貪嗇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
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列女傳齊杞梁妻篇　毛句末皆有兮字案通章皆用兮字毛本爲
正）

匪風

匪風冀君先教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說苑善說篇　孰毛作誰案誰
孰義同）
荷戈與綴（綴毛作祋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不引注）
荷戈與綴綴表也所表行列也（禮記樂記注　孔疏齊魯韓詩也釋文同）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鵜鶘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
（禮記表記注　玉應麟曰詩禮注不同）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說苑反質篇引上四句　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尸毛作鳲案尸是本字漢書鮑宣傳荀子勸學篇同釋
文云本亦作尸當指魯說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引注不全）

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
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
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
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
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不離內質矣（說苑反質篇）
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
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列女
傳魏芒慈母篇）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也盬然後知其人之篤用也（潛夫論交際篇）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詮言訓　也毛俱作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戴鵀戴勝鳥也（淮南時則訓）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列女傳楚昭貞姜篇）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衛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讐爲請還定
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
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
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
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其弁伊綦（綦毛作騏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其弁伊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五采玉以爲飾謂

之綦（周禮弁師注）

七月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後漢書王符傳）

無衣無褐（蔡邕九惟文）

四之日舉止（漢書食貨志　止毛作趾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獻肩于公（周禮注　肩毛作豣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漢書食貨志曰作聿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詩云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漢書食貨志）

十月穫稻

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蔡邕明堂月令）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鹽鐵論散不足篇）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觵毛作觥受福毛作萬壽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不引注）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觵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禮記月令注）

鴟鴞

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衛封微子於宋寍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史記魯世家）

殷斯勤斯（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殷毛作恩）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巡狩篇）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潛夫論明忠篇）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鹽鐵論鍼石篇　疐毛作疐）

鹿鳴

忽養賢而鹿鳴思（潛夫論班祿篇）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長笛賦注引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蔡邕周巨勝碑銘）

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　郁夷毛作倭遲案師古謂韓詩作郁夷字者誤也韓作威夷今定爲魯詩蓋司馬遷班固皆習魯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驔驔駱馬（漢書敘傳注　驔驔毛作嘽嘽）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潛夫論愛日篇）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說苑奉使篇　列女傳晉文齊姜篇　毛作駪駪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又入異字異義）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謀（毛作咨謀　說苑貴德篇引下二句亦作咨謀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以言人之有所務也（淮南脩務篇）

棠棣之華（蔡邕姜伯淮碑　棠毛作常）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列女傳聶政姊篇）

昆弟孔懷（蔡邕胡栜碑　昆毛作兄）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列女傳齊傷槐女篇）

伐木

　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潛夫論德化篇）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淮南泰族訓）

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潛夫論慎微篇　祿毛作保亶毛作單胡毛作何案下文云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則祿當作保）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誡玁狁孔急（誡毛作戒急毛作棘）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漢書匈奴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之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白虎通三軍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饑毛作飢莫之作莫知案莫之之字誤）

　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鹽鐵論備胡篇）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出輿彭彭又見史記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　輿毛作車案古車輿並通易舍車而徒鄭注作輿大有大車以載蜀才本作輿詩我出我車荀子作輿此以輿爲車之證論語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作車孟子十二月輿梁成甫田詩取作車以其乘輿太平御覽作車剝君子得輿董遇作車此以車爲輿之證）

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漢書匈奴傳　范家相曰采薇出車　馬班互異蓋皆本於三家之說耳）

玁狁于攘（攘毛作襄）

　玁狁于攘非貪土地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潛夫論救邊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鹽鐵論論誹篇　列女傳齊威虞姬篇引下二句）

檀車𨎮𨎮（范氏引石經　毛作幝幝）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說苑辨物篇）

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讌毛作燕案讌是本字）

　言尊賓也（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凱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苑政理篇又白虎通號篇　凱悌毛作樂只）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列女傳趙佛肸母篇）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並引注）

　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賈子容經）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列女傳齊宿瘤女篇　又陳國辯女篇引下二句）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列女傳齊鍾離春篇）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鹽鐵論繇役篇　戒毛作急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史記匈奴列傳　漢書韋元成傳　詩異字異義　獫毛作玁案說文無玁字故史漢二本皆作獫韋元成即賢子傳魯詩有韋氏章句　德輝案詩攷引無注）

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疆暴也（鹽鐵論繇役篇）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言聖人起而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漢書賈捐之傳）

嘽嘽推推（漢書韋元成傳　推推毛作焞焞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毛作蠻荊來威）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漢書張湯傳引劉向）

蠻荊來威（漢書韋元成傳）

赤紼金舃會同有繹（白虎通紼冕篇　詩異字異義　紼毛作芾並通　德輝案白虎通芾字俱作紼）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見愛日篇）

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潛夫論釋難篇）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史記滑稽傳　案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二初學記說文通論羣經音辨四風俗通聲音藝文類聚一白帖一又九十四開成石經始有于字）

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聲聞于天者見鶴鳴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論衡藝增篇）

頎甫（毛作祈父）

班祿頗而頎父刺（潛夫論班祿篇）

于以遣遙（蔡邕汝南周巨勝碑　毛作于爲）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潛夫論本政篇）

不惟舊因（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惟毛作思因毛作姻　案惟思也因姻通字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唐張說碑亦作姻即論語因不失其親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婚姻者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白虎通嫁娶篇）

約之格格（攷工記注　毛作閣閣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毛作維）

此謂象之夢也（潛夫論夢列篇）

朱紼斯皇室家君王（紼毛作芾）

天子朱紼諸侯赤紼（白虎通紼冕篇）

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无毛作無　惟毛作唯）

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列女傳鄒孟母篇）

衆惟魚矣實爲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惟毛並作維　蓁蓁作溱溱）

此謂象之夢也（潛夫論夢列篇）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鹽鐵論散不足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又見賢難篇）

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曾不肯𢙇民之盡瘁也（潛夫論愛日篇）

尹氏太師維周之底（底毛作氐）

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秉國之鈞（漢書律厤志　鈞毛作均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俾民不迷

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說苑政理篇）

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說苑反質篇　不毛俱作弗淮南繆稱訓亦作弗）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毛無能字正作政　又淮南繆稱訓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禮記緇衣注）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潛夫論三式篇　新序雜事五）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天之于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淮南泰族訓）

民之僞言（讀詩記董氏引石經　僞毛作訛）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吉凶也（漢書藝文志）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鹽鐵論周秦篇　蜥毛作蜴說苑敬慎篇引上四句局作跼毛作局）

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列女傳楚野辨女篇　惟毛作維）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然不堅固是不親信也（禮記緇衣注）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列女傳周幽褒姒篇　滅毛作威案詩傳威滅也今古文耳）

亦孔之昭（昭毛作炤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昭明也言聖雖潛居其德亦甚明也（禮記中庸注）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鹽鐵論周秦篇）

速速方穀天夭是加（後漢書蔡邕傳　詩異字異義　毛作蔌蔌方有穀加作椓案蔡邕釋誨亦同引此二句下與芽爲韻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漢書劉向傳上封事　蝕毛作食案毛傳本作朔月後漢章帝紀注丁鴻傳呂氏讀詩記皆作朔月唐石經始作日字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日月鞫凶不用其行（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鞫毛作告案鞫告一聲之轉采芑傳鞫告也）

彼日而蝕（說苑政理篇　彼毛作此蝕作食）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漢書劉向傳　卒毛作崒案傳崒崔嵬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訓與此同而作卒與此同是省字後漢書董卓傳注博物志並作卒釋文云本亦

作李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漢書劉向傳）

皮惟司徒（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　毛作番維案番是繁之通字古讀若婆儀禮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繁樹是繁皮又爲古今字）

中術膳夫（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中術毛作仲允案班馬字類云二史伯仲字皆作中春秋繁露引詩聿懷多福聿作允是聿允通爾雅孫炎注云遹與聿同古述字述術同故班劉以術爲允古義假借）

掫子內史（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掫毛作棸案掫聚聲相近）

蔿爲師氏（漢書古今人表　集韻　詩異字異義　萬毛作楀）

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蔡邕陳太邱碑　毛無天字屏毛作守案屏卽屏藩之義蔡集朱公叔碑又云不遺一父俾屏我皇）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密勿毛作黽勉案密勿卽黽勉之轉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不引注）

詩云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漢書劉向傳）

密勿從事讒口嗸嗸（後漢書皇甫規傳注又傅毅傳引密勿從事　詩異字異義　嗸嗸毛作囂囂案漢書董仲舒傳此民之所以囂囂不若是也師古曰與嗸同此詩傳曰猶嗸嗸卽嗸韓詩作謷謷韓嗸同也）

無罪無辜讒口敖敖（潛夫論賢難篇　敖敖毛作囂囂）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其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新序雜事五）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痡傷無罪而累也（鹽鐵論申韓篇）

薰胥以鋪（薰毛作淪　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潛夫論救邊篇）

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漢書賈山傳　新序雜事五　對毛作荅廣雅釋言對荅也對與退遂爲韻案賈山傳引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屛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據顏說是以賈山所引詩統爲桑柔之篇故言今本詩云云不知賈山所引匪言二句是引桑柔聽言二句則引雨無正蓋古人引[illegible]詩書每有截搭之語若桑柔聽言則對下自作誦言如醉未聞有譖言則退者顏說不可據　德輝案詩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新序）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列女傳雋不疑母篇）

歙歙訿訿（漢書劉向傳　毛作潝潝案爾雅釋訓作翕荀子作噏噏呰呰說文作翕呰呰噏噏歙皆假字當以翕爲正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又云爾雅作翕又引荀子噏噏呰呰）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潛夫論卜列篇）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

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鹽鐵論復古篇）

或悊或謀（漢書五行志一　漢書敘傳　悊毛作哲案說文悊爲哲之或字漢書刑法志聖人旣躬明悊之性五行志引明作哲哲作悊韋孟傳明悊且仁引知人則哲亦作悊　德輝案詩攷人異字異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爲其無益也（鹽鐵論詔聖篇）

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說苑雜言篇　佗毛作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說苑敬慎篇兩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列女傳更始韓夫人篇一毛作壹案一本字壹借字箋亦作一）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新序雜事五）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列女傳楚子發母篇又王孫氏女篇）

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毛作題彼脊令）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非直爲傳己而已也蓋以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潛夫論讚學篇）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犴毛作岸德輝案詩攷韓詩又入異字異義內不引注）

刺刑法繁也親屬之服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刑

罰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殺而已（鹽鐵論刑德篇）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莞毛作萑案儀禮公食大夫禮注今文萑皆爲莞）

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說苑雜言篇）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貍恩出于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節乳母篇）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終身之仁也（列女傳王陵之母篇）

旻天已威予慎无罪（无毛作無）

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遘禍也（列女傳王章妻女篇）

旻天大憮予慎无辜（新序節士篇大毛作泰无毛作無）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之有喜怒也以止亂也（潛夫論衰制篇）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又見述赦篇）

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潛夫論交際篇）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列女傳孽紂妲己篇）

盜言孔甘亂時用餤（列女傳楚考李后篇時毛作是案時是通）

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惟毛作維）

匪非也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禮記緇衣注）

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說苑政理篇）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新序善謀篇上毛他人二句在躍躍上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史記）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潛夫論交際篇）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列女傳衛靈夫人篇人毛作身）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說苑立節篇）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說苑建本篇）

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新序雜事五詩異字異義我毛作予案釋詁予我也義同釋言[illegible]文選二十五郭泰機荅傅咸一首注引皆同）

周德既衰谷風有棄予之怨（蔡邕正交論）

蓼義（漢魯峻碑　詩異字異義　義毛作莪案碑云悲蓼義之不報峻治魯詩當本魯說漢碑多以蓼儀爲蓼莪）

皞天罔極（漢書鄭崇傳　詩異字異義　皞毛作昊案禮月令其帝太皞釋文本亦作昊皞昊古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又見說苑至公篇）

如砥如矢言其易也所履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潛夫論刑德篇）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瘼毛作瘼矣爰毛作奚案華陽國志引與毛同）

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說苑政理篇）

冬日栗栗（蔡邕九惟文　毛作烈烈）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言怵于惡不知其爲過（列女傳霍夫人顯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白虎通封公侯篇　韓詩外傳同普毛作溥案普是本字孟子萬章左昭七年傳韓非子忠孝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呂覽慎人戰國策東周新書匈奴引並同）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白虎通封公侯篇　賓毛作濱案文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李注云本或作賓今本白虎通仍同毛作濱德輝案上及此條詩攷入異字異義）

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潛夫論邊議篇　慘以毛作慘慘）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恭毛作共）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返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鹽鐵論執務篇）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治也言敬治汝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式用也穀祿也言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禮記表記注　案靖傳訓謀穀箋訓善此注不用毛鄭用韓魯義也）

毋常安息（漢書董仲舒傳　常毛作恆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說苑貴德篇　恭毛作共）

鼓鍾

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中候握河紀注孔穎達曰依三家爲說也）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列女傳楚將之妻篇）

馥馥芬芬（蔡邕瞻晉侯楊公碑　毛作苾苾）

鼓鐘伐皐（周禮注　皐毛作鼛）

楚楚者薺（禮記玉藻注　薺毛作茨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漢書食貨志　芸毛作耘芓作耔儗作薿案芸耘通耔沈重曰通芓儗借字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漢書）

有黤萋萋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　黤毛作渰雲毛作雨案此與韓同釋文云漢書作黤王氏於韓詩引漢書仍作渰釋文本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案屬石興雲雨我農桑西嶽華山碑文也興雲降雨開母碑文也蔡邕伯夷叔齊碑天尋興雲即降甘雨蔡爲魯詩亦作雲可證）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不盡物也（鹽鐵論錯幣篇）

韎韐有赩（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赩毛作奭案赩奭並訓赤音義相通）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

有赩世子始行也（白虎通爵篇　德輝案詩攷不引此注）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閒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說苑修文篇　德輝案詩攷引首句在唯其有之下餘注無）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新序雜事五　雖毛作維　德輝案詩攷引上句不引注）

唯善故能舉其類（新序雜事五）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子禮篇）

匪儌匪傲萬福來求（漢書五行志　匪毛作彼儌毛作交傲毛作敖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列女傳漢楊夫人篇　詩異字異義　展毛作辰今本仍作辰案古展字作㞋辰字疑相似而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見說苑雜言篇）

言當常嚮爲其善也（列女傳齊相御妻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鹽鐵論執務篇）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漢書三王世家）景行行之（史記孔子世家之毛作止案禮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與詩不合可知有作之字者矣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景行行之句）

至于藩（漢書昌邑王傳　至毛作止）止于藩（史記滑稽傳　詩異字異義　藩藩毛作樊案後漢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說文作止于棥[illegible]音義並通蕃卽藩之省）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言毛作人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不引注）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論衡言毒篇）

肴覈惟旅（毛作殽核維旅）

肴覈惟旅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文選典引注引蔡邕曰）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說苑反質篇）

有賁其首（爾雅樊光注引詩　賁毛作頒）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袞及黼（白虎通攷黜篇　詩異字異義　與毛並作予又何下無以字案爾雅釋詁注予猶與也後漢東平王傳亦作何錫與之）

赤紼在股（白虎通紼冕篇　詩異字異義　紼毛作芾）

爾之教矣欲民斯効（白虎通三教篇　毛作民胥傚矣案此當以毛爲正左傳昭六年作民胥效矣效傚効並通）

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潛夫論班祿篇 斯效毛作胥傚）

民胥效矣（蔡邕陳仲弓碑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左傳）

人而無良相怨一方（人而毛作人之案韓奔人之無良之字韓亦作而）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說苑建本篇）

毋教猱升木

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无子媯戴媯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列女傳齊女傅母篇）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漢書劉向傳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麃毛作瀌 聿毛作曰 案孟子告子下章指引同 麃省字 聿曰通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潛夫論賢難篇）

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子等齊篇 毛黃裳作黃黃之望作所望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列女傳周宣姜后篇）

瑕不謂矣（瑕毛作遐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

瑕不謂矣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禮記表記注 德輝案詩攷引瑕之言胡也）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新序雜事五）

緜蠻

行人病而緜蠻諷（潛夫論班爵篇）

俾滂池矣（史記弟子列傳 詩異字異義 池毛作沱案池與沱同周禮職方其川虖池山海經作虖沱禮記禮器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沲古沱池本互用）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潛夫論交際篇）

不如勿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勿毛作無案勿無義同）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淮南謬稱訓）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列女傳梁夫人嫕篇）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論衡藝增篇）

惟周之楨（漢書東方朔傳 惟毛作維）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說苑君道篇 又復恩篇又修文篇 新序雜事一又雜事四又雜事五）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白虎通三正篇）

自求多福（說苑權謀篇）

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潛夫論德化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後（潛夫論德化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新序雜事四 淮南主術訓）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

其光（又見列女傳周室之母）

明王者必娶大國也（白虎通嫁娶篇）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見白虎通號篇）

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白虎通三軍篇又號篇無言文王誅伐故六字無末十字）

時惟鷹揚（漢書王莽傳　後漢十八注　藝文類聚九十一　御覽二百六　惟毛作維案惟維屢見御覽九百二十六又作唯文選潘岳楊荊州誄注後漢吳公傳贊王寶融傳注儒林傳注引此並作惟）

亮彼武王（漢書王莽傳　亮毛作涼案韓亦作亮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新序雜事三　詩異字異義　案毛公本訓胥爲相爾雅胥相也漢書注引雨無正薰胥以痛亦訓胥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注胥相也胥有相義故可通）

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新序雜事三）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太王有事諮謀焉（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引詩）

爰挈我龜（漢書敘傳注　挈毛作契案釋文契本又作挈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緄夷（史記匈奴傳　緄毛作混案緄夷正義引師古訓即混夷從詩讀也左傳注又作畎夷）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賈子連語又容經　趨毛作趣　德輝按詩攷異字異義引末句並注）

此言左右曰以趨善也（賈子容經）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白虎通三軍篇）

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說苑修文篇　詩異字異義　彫毛作追案追彫並假字依說文宜作琱　孟子梁惠王下注引同）

言文質美也（說苑修文篇）

亹亹我王綱紀四方（白虎通三綱六紀篇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毛作勉勉案禮記禮器君子達亹亹焉鄭注亹亹勉勉也周語亹亹怵惕韋昭注亹亹勉勉也亹勉一聲之轉韓亦作亹亹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愷悌毛作豈弟胡作遐）

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欣悅豫（潛夫論德化篇）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白虎通三正篇）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說苑修文篇　愷悌毛作豈弟）

莫莫葛虆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列女傳楚平伯嬴篇　虆毛作藟案藟虆字同釋文藟又作虆虆是假字也後漢黃琬傳注蘇竟傳襄楷傳注引並作虆）

豈悌君子求福不回（新序義勇篇　豈悌毛作豈弟）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毛作豈弟）

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淮南泰族訓）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列女傳周室三母篇）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增其式廓乃睠西顧此惟與宅（以赫毛作有赫惟並作維此四國作彼四國指作耆睠作眷）

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耆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
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潛夫論班祿篇）
鑒觀四方（漢書敘傳鑒毛作監案鑒監通）
求民之瘼（文選齊安陸王碑注瘼毛作莫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蔡邕和熹鄧后諡作求人之瘼）
迺眷西顧此惟予宅（漢書谷永傳郊祀志匡衡奏議迺毛作乃惟毛作維予作與案迺）
（乃字同予猶與也此與齊詩同）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予毛作與度毛作宅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下句不引注）
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眄以人做天事易見故曰
眷顧（論衡初稟篇）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史記樂書禮記樂記同詩異字異義俾毛俱作比案鄭云俾當作）
（比鄭先通三家後改從毛詩也）
無然畔換（漢書敘傳詩異字異義換毛作援案敘傳項氏畔換師古注引此詩畔換強恣皃韓詩畔）
（援武強也則作換者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新序雜事三）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又見淮南詮言訓）
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賈子君道篇）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
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
之如集（賈子君道篇）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鶮鶮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鶮鶮毛作翯翯）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及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
而況士民乎（賈子君道篇）
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鳥獸魚鼈猶得其所況于人民乎
（賈子君禮篇）
經始靈臺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
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辟雍篇）
王在靈囿
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穀梁傳注引魯詩傳）
於樂辟雍
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
之儀則（白虎通辟雍篇）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毛作順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不引注）
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淮南繆稱訓）
文王受命
非聖不能受命（白虎通封禪篇）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說苑新序雜事五鹽鐵論）
（繇役篇雍毛作廱）
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
行德化（說苑修文篇）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鹽鐵論繇役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列女傳陳嬰之母篇　貽毛作詒案雄雉靜女斯干思文釋文云貽本作詒詒音義與貽同）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毛作肇）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禮記表記注　案此與箋說異蓋韓魯之義也）

不坼不副（坼毛作拆）

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論衡奇怪篇）

行葦

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潛夫論邊議篇又救邊篇云行葦賴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潛夫論德化篇　握握當是柅柅之誤毛作泥泥　德輝案汪繼培本作柅箋云舊作握握盧文弨改又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作維葉柅柅云出文選注）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案詩舍矢既鈞上本有四矢既鈞句疑舍是四字之誤舍矢既鈞毛作既均）

言射有法也（列女傳晉弓工妻篇）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列女傳啟母塗己篇　毛作女士案作士女不叶）

假樂

美周宣之德也（論衡藝增篇）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詩異字異義　嘉毛作假憲憲作顯顯案假義本作嘉憲有顯義禮記正義云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齊魯韓與毛傳不同）

子孫千億

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于千億增之也詩人頌美增益其實（論衡藝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也（論衡儒增篇）

不僁不亡率由舊章（說苑建本篇　詩異字異義　僁毛作愆亡毛作忘案僁愆之俗字文選注二十三引作不僁不忘左傳春無愆陽周禮注引作僁漢武帝立齊王策文僁有僁不臧注僁與愆同忘省作亡繁露作不騫不忘）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雜事五）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見列女傳周宣姜后篇）

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說苑修文篇）

匪懈于位（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　匪毛作不案匪不義同）

于橐于囊

大曰橐小曰囊（史記陸賈傳集解引詩傳　案此與毛訓正相反）

篤公劉于邠斯觀（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邠毛作豳觀毛作館案邠豳同字觀館音義亦同）

周家后稷始封于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白虎通京師篇）

止旅乃密芮垠之即（漢書地理志　垠讀與鞫同周禮注作汭隩　韓詩作芮泦）

雍州川也（漢書地理志）

酌彼行潦浥彼注茲（毛酌上有泂字）

政有不從之教世無不可化之民故公劉處戎狄戎狄

化之大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鹽鐵論和親篇）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列女傳趙津女涓篇）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列女傳齊義繼母篇　釋文　御覽五十六　愷悌毛作豈弟案愷悌本字豈弟假字也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國語周語藝文類聚九十七並作愷悌攷文云古本俱作愷悌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又作凱弟）
顒顒昂昂如珪如璋（蔡邕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引詩曰　昂毛作卬珪作圭案昂本字卬省字圭作珪禹貢禹錫元圭漢書作珪金縢植璧秉珪史記作圭白圭之玷說苑作珪釋文云圭本作珪文選班固述盛德親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後漢書劉儁傳注並引作如珪）
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說苑奉使篇　詩異字異義　噦毛作翽案玉篇噦鳥鳴也箋翽羽聲也說文翽飛聲也與噦義微別而義可通毛傳翽翽眾多也以比多吉士多吉人義較長噦字屢見翽字唯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
喈喈（說苑辨物篇　毛作雝雝）
噰噰喈喈（毛作雝雝）
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
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噰噰喈喈此聲異也（論衡講瑞篇）
迄可小康（漢書元帝紀詔　迄毛作汔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鹽鐵論論勇篇　淮南泰族訓）
無縱詭隨以謹是良（潛夫論述赦篇　詭毛作謹是毛作無）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說苑君道篇　新序雜事四）
以謹讙譊（周禮注　讙譊毛作惛怓）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列女傳楚江乙母篇　猷毛作猶）
辭之集矣（新序雜事三　集毛作輯　案集輯本音義兼通之字）
民之協矣（列女傳齊女徐吾篇　協毛作洽案正月洽比其鄰左傳僖二十二年二十九年並作協江漢洽此四國孔子閒居作協書協和萬邦史記作洽是協洽音義通）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說苑　詩異字異義　繹毛作懌案釋文繹音亦本亦作懌說也足利本正作繹左襄三十一年傳亦引作繹）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
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通也（說苑善說篇）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潛夫論明忠篇　敖敖毛作囂囂）
我言惟服（列女傳衞姑定姜篇　惟毛作維）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見潛夫論明闇篇　又見列女傳管仲妾婧篇）
泰山不讓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說苑尊賢篇）
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
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鹽鐵論刺議篇）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又見列女傳趙將括母篇）
言老夫欲盡其謀少者驕而不受也（新序雜事五）
小子嬌嬌（列女傳杞梁妻篇　嬌嬌毛作蹻蹻）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死者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
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說苑辨物篇）

民之方塈伊（毛作民之方殿屎錢澄之日魯詩世學作塈伊）

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相毛作喪）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說苑政理篇）

誘民孔易（史記樂書　誘毛作牖案易坎納約自牖陸績作誘牖與誘同牖假字誘進善也於義誘字爲長韓詩亦同）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蔡邕答詔問見後漢書蔡邕傳　畏毛作敬不作無案不者弗之深義無字義更切爾雅釋詁疏左昭三十二年傳後漢書丁鴻傳並引作不）

天戒誠不可戲也（蔡邕傳）

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說苑　僻毛作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說苑至公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白虎通謚法篇）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新序善謀篇）

曾是彊圉（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圉毛作禦　案圉禦通字爾雅禦圉禁也莊子其來不圉賈誼傳以守彊圉皆與禦通）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不善之從內出也（列女傳趙靈吳女篇）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五行志　詩異字異義　毛作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案韓詩時字亦作以亡無古今文仄側亦通字見五行志注賈誼鼂錯傳仄與國德爲韻疑毛誤倒據漢書是也）

武號式呼俾晝作夜

人之門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門行也（說苑貴德篇）

式號式謼（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謼毛作呼案釋文云崔本作謼賈誼傳正以謼之注古呼字同周禮雞人夜謼旦注謼呼同）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言上無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漢書五行志）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鹽鐵論訟賢篇）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又見善謀篇　又見列女傳楚武鄧曼篇）

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篇）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列女傳齊東郭姜篇　敗毛作撥）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漢書杜欽傳　劉向楊王孫等傳贊　谷永傳　監毛作鑒）

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漢書劉向傳）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無毛作靡）

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淮南人閒訓）

無競伊人（蔡邕祖德頌　伊毛作維案中郎集楊公碑胡公碑並作伊）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列女傳魯義姑姊篇　新序雜事五）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列女傳秦穆公姬篇　惟毛作維）

荒沈于酒（漢書五行志沈毛作湛案沈湛通）

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潛夫論勸將篇輿毛作車戈作戎作則作戎作逖作逷）

告爾民人（說苑修文篇毛作質爾人民案韓亦作告爾人民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鹽鐵論世務篇誥毛作質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白珪之玷猶可爲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史記管世家說苑說叢猶作尚珪毛作圭猶作尚案圭珪通猶尚義同）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云云（說苑說叢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說苑善說篇）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毛作讐案讎卽讐是借用字韓詩作酬二家義異也）

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列女傳周主忠妾篇）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淮南泰族訓）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列女傳宋恭伯姬篇）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列女傳代趙夫人篇又郃陽友娣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鹽鐵論和親篇）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說苑修文篇惟毛作維又列女傳晉趙衰妻篇惟作維）

藉曰未知（漢書霍光傳藉毛作借案孟子藉者借也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誨爾忳忳（禮記中庸注毛作諄諄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列女傳齊靈仲子篇）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列女傳周郊婦人篇辟毛作譬案辟借字）

桑柔

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潛夫論遏利篇）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愼其相（列女傳馬明德后篇猷毛作猶案猶猷同字）

胡此畏忌（漢書賈山傳詩異字異義此毛作斯）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潛夫論班祿篇列女傳晉羊叔姬篇）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言疾旱也（說苑君道篇）

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毛作周餘黎民）

是謂周宣之時大旱之災民被其害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論衡藝增篇）

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論衡治期篇）

生甫及申維周之翰

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禮記閒居注案箋謂申伯甫侯此謂仲山甫申伯蓋韓魯說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毛是上無于字）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潛夫論三式篇）

亹亹申伯王薦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薦毛作纘）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序毛作謝爲作是）

炎帝苗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潛夫論志氏姓篇）

天生蒸人（蔡邕胡廣黃瓊頌　毛作蒸民案民人義不殊潛夫論作天生蒸民烝然汕汕說文作蒸爾雅釋訓烝烝皇皇釋文作蒸蓋通叚字）

天生烝民（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烝民（白虎通姓名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潛夫論德化篇　夷毛作彝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孟子）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列女傳宋鮑女宗篇　故毛作古案古訓卽故訓說詳九經古義）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列女傳曹僖氏妻篇）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說苑立節篇　蔡邕司空楨碑　懈毛作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新序雜事四　强毛作彊）

不畏强圉（漢書王莽傳　毛作彊禦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潛夫論交際篇）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潛夫論三式篇）

仲山甫徂齊（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仲山甫徂齊義疏郭以齊爲疾蓋本三家說）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白虎通詩異字異義姪毛作諸案莊公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作姪娣爲長）

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姪娣從嫡者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妬嫉也（白虎通嫁娶篇）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潛夫論志氏姓篇）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毛作洸洸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鹽鐵論繇役篇）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召公文王子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弛毛作矢協毛作洽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弛施也協和也（禮記孔子閒居注）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白虎通爵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重黎氏世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潛夫論志氏姓篇）

王師驒驒（漢書敘傳　師毛作旅驒驒毛作嘽嘽案師旅義通驒嘽亦通字）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新序雜事四五兩引）

徐方既倈（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倈毛作來案論語綏之斯來漢董仲舒傳作倈倈古往來字見

（漢武帝紀禮樂志注）

許其慕諸夏也（漢書功臣表）

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又見潛夫論述赦篇　毛作女覆說之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平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後漢書王符傳）

懿厥悊婦爲梟爲鴟（漢書谷永傳　列女傳夏桀末喜篇　悊毛作哲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列女傳齊桓文姜篇　漢書谷永傳　毛作亂匪降自天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其禮也（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婦人長舌惟厲之階（列女傳晉獻驪姬篇　惟毛作維）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列女傳齊靈聲姬篇）

邦國殄顇（漢書王莽傳　詩異字異義　顇毛作瘁案漢五行志引或盡瘁事國亦作顇詩維躬是瘁釋文顇瘁音義同）

心之憂矣寍自全矣（列女傳嚴延年母篇　全毛作今王氏曰今誤爲全徐璈曰此引以證嚴母事言其子不能免於戮已猶得以歸不及于禍故云自全殆本字亦作全也案作全字與上維其深矣深字不叶定是誤字蓋以形相似而亂）

毋忝爾祖式穀爾訛（列女傳晉范氏母篇　爾祖毛作皇祖穀作救爾訛作爾後案後與祖叶訛不與祖叶當爲字誤）

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列女傳趙飛燕姊妹篇　瀕毛作頻案頻卽瀕之省說文作瀕古瀕字箋頻當作濱書海濱廣斥漢地理志作海瀕廣瀉詩率土之濱說文引作率土之瀕路史引作率土之瀕）

肅雍顯相（漢書劉向傳　班固傳注　文選注二十　雍毛作雝）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白虎通文質篇）

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毋毛作無）

此言追誅大罪也（白虎通誅伐篇）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列女傳有虞二妃篇　惟毛作維）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君道篇　詩異字異義　毛岐字連上讀無其字案箋云後之往者此句注彼徂矣箋又云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此二句箋岐有夷句韓詩亦以岐連下句讀與說苑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毛作密）

謐者寍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纍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誘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賈子禮容篇　濤煇案詩攷異字異義引首四句）

夙夜基命宥密（鹽鐵論未通篇）

懷柔百神及河嶠嶽（嶠毛作喬）

精誠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嶠嶽（淮南泰族訓）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鹽鐵論論菑篇）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漢書禮樂志　毛作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濤煇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降福禳禳降福簡簡（鹽鐵論論菑篇）

降福禳禳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禳毛作穰　板毛作反）

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潛夫論正列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列女傳棄母姜嫄篇）

立我蒸民（史記周本紀　蒸毛作烝）

飴我釐麰（劉向封事　詩異字異義　毛作貽我來牟案飴音嗣古嗣字作飴飴與貽通來古讀如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爲釐書序帝告釐沃又作帝嚳來沃釐來古通字麰即牟說文麰字云來麰大麥也讀詞）

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漢書劉向傳）

浚發爾私（浚毛作駿）

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鹽鐵論取下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說苑貴德篇　左襄二年傳　偕毛作皆案皆偕通字無衣與子皆行漢書引作皆此傳皆偕也荀勖東西廂詞降福孔偕本此）

肅雝和鳴（史記樂書　禮樂記　詩異字異義　雝毛作郭爾雅注作肅雝案攷文云古本作肅雝雝俗字）

有來雝雝（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雝毛作雝案韋元成傳後漢章帝紀文選二十又二十五又二十七皆作雝雝攷文云古本作雝雝唐石經御覽五百二十八同）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漢書韋元成傳）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漢書劉向傳封事）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鹽鐵論申韓篇）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通典一百四引五經通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見三正篇）

謂微子朝周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　三正篇謂作此）

母曰高高在上（漢書郊祀志　賈子禮容篇　母毛作無）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見淮南修務訓兩引）

道之于心也猶火光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載績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潛夫論讚學篇）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說苑君道篇）

莫予併蠭（潛夫論愼微篇　毛作荓蜂　德輝案汪繼培本作拼蠭）

其餉伊黍（禮記鄭特牲注　餉毛作饟）

百室盈止婦子寍止

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鹽鐵論力耕篇）

絲衣其紑會弁俅俅（會毛作載）

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通典四十四引劉向五經通義）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并引注）

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尊賢篇）

鼐鼎及鼒（史記音義　鼒音資　詩異字異義　鼒毛作鼒）

不虞不驁胡考之休（史記武帝本紀又封禪書　詩異字異義　毛作不吳不敖案吳虞古通石鼓虞人作吳人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敖本又作傲前漢賈誼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鄧展傲也義與敖通）

勺（漢書禮樂志　毛作酌案儀禮燕禮記內則並作勺荀子左傳作汋）

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白虎通禮樂篇）

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明　毛作時今本白虎仍作時　周）

言周太平時封太山也（白虎通封禪篇）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墮毛作隨案釋文隨字又作墮　文選注三十四引作墮山喬嶽）

言望祭山川而百神來歸也（白虎通封禪篇）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貽毛作詒無厥字案釋文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後人妄加也足利本作以詒孫子）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詩訓曰水圜如璧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也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白虎通辟雍篇）

泮水者泮之言半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通典五十二引劉向五經通義）

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禮記王制注）

薄采其荇（白虎通辟雍篇　詩異字異義　荇毛作芹）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列女傳鄒孟母篇　毛作匪怒伊教案廣韻匪彼也詩彼交匪傲春秋襄二十七年傳引作匪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伊卽彼義與匪亦音近）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樂水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德輝案說苑作是智之所以樂水也又引詩下作此之謂也無此文）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白虎通辟雍篇　克毛作敬）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列女傳棄母姜嫄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功成封百里（白虎通攷黜篇）
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
也詩云王曰叔父（白虎通王者臣不名篇）
戎狄是膺荊荼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又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應毛作膺荼作舒徵作懲案膺當作應爾雅應當也傳云膺當也本爾雅而誤為膺說文膺訓受不訓當孟子戎狄是膺丁本作應是古皆作應廣雅應擊也呂氏春秋察徵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東膏注應擊也當以訓擊為正舒與荼通何書大傳厥告荼注讀若舒玉藻諸侯荼注讀為舒攷工記梓人寬緩以荼注古文舒假借字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荼懲古者作徵易君子以懲忿窒欲康成本作徵）

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新序雜事五）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史記　說苑　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太毛作泰侯作邦瞻作詹案釋文大音泰本又作泰白帖五引作大詹即瞻之省史記顧詹有阿詹即瞻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傳作瞻風俗通山澤初學記五並引作瞻）
樂山之謂矣（說苑雜言篇）
寢廟奕奕（獨斷　詩異字異義　周禮注作寢廟繹繹寢毛作新案毛以閟宮為姜原廟新廟為閟公廟閟無廟頌鄭因畫屬之姜原謂閟公新之耳案當是僖公新之故曰新廟）
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獨斷）
相連貌也繹繹猶絡繹不絕之貌（周禮隸僕注）
溫公朝夕執事有恪（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烈祖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詩正義引五經異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
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
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
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
之謂也（列女傳契母簡狄）
簡狄以元鳥至之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蔡邕月令章句）

殷社芒芒（史記三代世表　毛作宅殷土芒芒）
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契母簡狄篇　毛立上有帝字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無帝字）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言湯之有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
也（白虎通瑞贄篇）
率禮不越（漢書宣帝紀　韓詩外傳同　禮毛作履案禮履通字見韓詩此三家同也　說苑復恩篇引率履不越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敬慎篇　又見雜言篇）
為下國畷郵（禮記郊特牲注引魯詩　畷郵毛作綴旒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新序雜事三）
則莫我敢遏（漢書刑法志　詩異字異義　遏毛作曷案御覽三百四十一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

（由出引董同選本字爲假字）

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漢書刑法志）

包有三枿（漢書敘傳注　詩異字異義　包毛作苞枿毛作櫱案易蒙包蒙釋文本作苞蒙否繫于包桑文選六代論引作苞包承包羞泰包荒唐石經並作苞姤包有魚王肅本作苞包苴曲禮作苞此則皆苞爲包一也說文木部櫱重文櫱古文作枿引書顛木之有由櫱作枿爾雅枿餘也郭亦以㠯書證之是可據枿櫱爲今古文矣）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非畏其威懷其德也（鹽鐵論論勇篇）

韋鼓（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鼓毛作顧案人表注師古曰即顧國己姓書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音鼓徐仙民音鼓是音同而假之字）

又案蔡邕琴操云伐檀操者衛國女之所作也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義亦當本魯詩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齊詩

國風

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漢書匡衡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

其葉溱溱（通典禮十九詩攷曰此齊詩溱毛作蓁按溱蓁古同音通假之字無羊室家溱溱潛夫論引作蓁蓁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不云齊詩）

騶牙（解頤新語見困學紀聞牙毛作虞案騶虞騶吾騶牙一物字異而義同）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董子竹林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董子制度篇）

有狐夊夊（王氏異字異義云齊詩未詳所出玉篇作雄狐夊夊亦不言齊詩夊毛作綏案夊卽綏之古文德輝按詩攷入補遺）

黍離

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憂思而作（洪容齋四筆云齊詩以黍離爲衛公子壽云云）（德輝按詩攷齊詩引此注）

坎坎伐輪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輪下有兮字）

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仁義法篇）

蟋蟀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漢書匡衡傳）

黃鳥

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漢書匡衡傳）

宛邱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漢書匡衡傳）

日月陽止

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董仲舒雨雹對見西京雜記）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漢書董仲舒對策）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董子山川頌篇）

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其瞻視之（後漢書郎顗傳）

惟號斯言有倫有迹（迹毛作脊）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故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

之謂也（董子察名號篇）

㓹妻煽方處（詩正義引中候㓹毛作豔案毛作豔魯作閻則作㓹者齊詩也㓹豔古今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董子楚莊王篇念彼先人毛作念昔）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董子玉杯篇）

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毋常毛作無恆）

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董子祭義篇）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董子制度篇）

飲之食之敎之誨之

先飲食而後敎誨謂治人也（董子仁義法篇）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殘害民者天奪之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董子堯舜湯武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監毛作鑒案監鑒通字）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漢書董仲[illegible]）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諶毛作忱惟毛作維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注出漢書）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董子如天之爲篇德輝按詩攷引無注）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允毛作聿）

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董子郊祭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董仲舒對策）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二毛作貳）

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董子天道無二篇）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此郊辭也（董子郊祀篇）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文王之郊也（董子四祭篇）

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檝毛作楫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伐辭也（董子郊祀篇）

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

先郊而後伐也（董子四祭篇）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董子楚莊王篇）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董子煖燠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董子郊祀篇）

武者伐也樂之風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董子楚莊王篇）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中庸　嘉毛作假憲憲毛作顯顯案釋文曰嘉美也憲憲興盛之皃）

（詩本與此不同者蓋齊魯韓異也　德輝按詩家人異字異義）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外方延及羣生也（漢書董仲舒對策）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董子郊語篇）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仇毛作羣）

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董子楚莊王篇）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後漢書郎顗傳不毛作無）

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　惟毛作維案左傳三十一年引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者箸也王者有明箸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董子郊祭篇）

無德不報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董子郊祀對）

靡所止凝（詩說云齊詩見異字異義　凝毛作疑案正義疑音凝傳疑定也坤文言陰疑于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韻會凝或作疑是二字本通又引大雅靡所止凝注音凝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嗚呼毛作於乎珪作圭射作斁）

周宣王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董子郊祀篇）

嵩高

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漢書董仲舒對策）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後漢書郎顗傳赫）

（赫毛作赫聲義竝通）

德輶如毛

言其易也（董子玉英篇）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董子竹林篇　弛毛作矢協毛作洽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畏天之威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董子必仁且知篇）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我毛作茲案作我字爲長）

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匡衡傳）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

示我顯德行

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董子身之養重于義篇）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治矣（漢書匡衡傳）

率禮不越（漢書蕭望之傳　禮毛作履案毛傳履禮也是履本訓禮外傳說苑竝作禮蓋亦三家同也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海外有截（漢書蕭望之傳　截毛作截案截是截古文書截截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作截截善諞言班固傳引此海外又作海水望之傳齊詩者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布毛作敷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董子循天之道篇）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前漢紀匡衡疏　師毛作邑是作之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集注）

又後漢書郎顗傳云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案此卽五際之說也據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又詩汎歷樞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又云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引見詩關雎序正義案漢書翼奉傳稱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則五際乃齊詩說也）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董子竹林篇）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韓詩

鼓鐘樂之（外傳五）

惄如朝飢（文選注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朝毛作調按此見楊愼丹鉛錄及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說文亦作輖飢蜀石經作輖毛傳調朝也箋云如朝飢之思食釋文調張留反云又作輖音同而不言韓詩薛君之說亦不見文選注古音調由相通調之轉朝猶偉之作攸也易林倆如旦飢郭遐周詩惄焉如朝飢楊凝式韭花帖輖飢正甚正本此要皆爲三家說也）

亦不爾從（外傳一爾毛作女案爾汝通桑柔告爾憂卹墨子作告汝憂卹）

殷其靁

韓詩曰𩃬雷也（廣韻六脂）

壹發五豝

韓魯說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周官疏）

背（衡方碑毛作北案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背即北北亦作邶見釋文及漢書師古注此借省去邑旁碑以蓼莪作蓼儀以禕隋爲委蛇又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亦與韓詩合）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玉篇三一切經音義九）

毋氏劬勞

韓詩曰劬數也（一切經音義）

無以下禮（外傳毛作體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禮本有體訓故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德輝按見詩攷）

祕彼泉水（祕毛作毖案曹全碑甄極毖緯以毖爲祕猶韓以祕爲毖祕毖古蓋通用說文䀣字下引作泌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德輝按詩攷引無下句）

韓詩曰祕刺也（拾遺引篇海璧吉切）

牆有薺（說文薺毛作茨案茨與薺通戴記注引楚楚者茨作薺周禮讀以采薺讀作茨羣經音辨薺茨也才資切詩楚薺鄭康成讀茨鄭先學韓詩者也）

相鼠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白虎通諫諍篇王應麟曰亦齊魯韓之說）

如切如瑳（外傳二毛作磋案瑳磋亦通字說苑建本引作瑳當是魯詩荀子大略一切經音義引並作瑳釋文于卷阿箋云磋或作瑳）

永矢不愃（漢潁川薛君碑董斯張引不愃毛作弗諼案諼諠咺愃並展轉相通之字弗作不公羊傳云弗者不可之深矣義本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韓詩曰亾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殳（禮記注二十九）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薛君曰詩人求已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御覽八百四十二作詩者即伯奇弟伯封見曹植惡鳥論）

悠悠倉天（外傳八毛作蒼案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廬兒並以倉爲蒼德輝按見詩攷）

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勉學篇案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勉學篇云韓詩亦作施施明舊本之非也）

無田圃田（揚子圃毛作甫案揚子修身李軌本作圃田吳祕曰圃讀如甫）

維莠喬喬（揚子詩異字異義王應麟曰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未行喬毛作驕案喬與驕通樂記齊音敖辟喬志釋文喬音驕）

弗曳弗屢（外傳　毛作婁案屢古只作婁白帖十二引作不曳不婁玉篇手部引作弗曳弗摟）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毛傳釋紀堂爲山此所引殆韓詩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　案通典又引韓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心焉忉忉

忉忉憂也（釋文）

有蒲與蕳（御覽作有蒲與蓮）

韓詩曰蕳蓮也（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韓訓蕳爲蓮於詩兩見當爲此篇義矣）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己毛作其）

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禮記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鄭衆曰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周官注慎讀作麎　蓋三家詩也）

熠燿宵行（曹植螢火論曰章句以爲鬼火）

莘莘征夫（外傳七莘一作駪案駪一作侁侁同莘呂覽有侁氏今作有莘或作有㜪楚辭章句引此作侁晉語說文引作莘並與韓合莘駪侁㜪並古通字）

葱衡（周禮玉府注　衡毛作珩案周禮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戴謂是韓詩國語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珩珩衡通假字　德輝按見詩攷）

何日斯沮

韓詩傳曰沮止也壞也（史記劉敬傳索隱）

愼爾言矣（外傳　矣毛作也）

棄予作遺（外傳七　毛作如遺案作字恐誤）

采采衣服（文選注　毛作粲粲案粲采音義相近）

辥君曰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惟塵冥冥（外傳七　毛從今文作維）

憂心且陶（陶毛作妯案陶讀如臯陶之陶與妯一聲之轉廣雅陶憂也箋妯之言悼也音義相近說文心部引作且怞）

韓詩曰陶暢也（一切經音義十二）

君婦莫莫

辥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也（文選西征賦注）

游哉優哉（外傳四　毛作優哉游哉、案外傳稷隱章辥本朔本如此）

上帝其陶（一切經音義五　案當是上帝甚陶其字誤毛作上帝甚蹈陶蹈亦通駟介陶陶傳陶陶驅馳之貌釋文音徒報反廣雅蹈蹈行也音義相近又案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

忠心藏之（外傳四　忠毛作中案孝經事親章釋文作忠心藏之忠中古通用周禮中和祇庸孝友注中猶忠也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

上天之縡（文選揚雄甘泉賦注　左思魏都賦注　詩異字異義　縡毛作載案傳載事也玉篇縡載也廣韻縡事也揚雄傳引此作縡師古注曰縡事也讀與載同音義並通又禮記中庸注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困學紀聞以爲是韓詩古載栽皆从才得聲故得通）

延于條枚（外傳二　呂氏春秋同　延毛作施案施于孫子箋施猶延也是施有延訓斯序後漢書注同作延則韓魯同也　德輝按見詩攷）

不易惟王（外傳十　惟毛作維案後漢胡廣傳亦作不易惟王注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禮記禮器　詩異字異義　毛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通禮記禮器足利本猶作猷案革棘皆借字猶猷通猶古通欲小行人剏犯令者大戴禮作欲聿本字通假字）

愷悌君子（外傳又卷阿引同　毛作豈弟案愷悌本字說苑政理國語周語及考文白虎通名號管子輕）

（重荀子禮論史記孝文紀文選注九孝經廣至德要道俱作愷悌韓魯同也）

顒顒盎盎（外傳四毛作卬卬案盎與卬音近文選班固述盛德紀第十注後漢周章傳論註引並作昂）

鳳凰鳴矣

鳳翥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文選七命注引韓詩外傳）

下民瘁癉（外傳五瘁毛作卒）

灑埽庭內（外傳六毛作洒埽與灑埽同論語當洒埽釋文正作灑埽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作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

告爾人民（外傳六告毛作質案鹽鐵論作誥爾人民誥卽告說苑作告韓魯同也德輝按見詩攷）

無言不酬（外傳十酬毛作讎案讎與酬通後漢陳球傳御覽四百七十九並引作酬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訓卽酬字義國策屬之讎作高誘注與酬酢同德輝按見詩攷）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外傳五禮記孔子閒居注詩異字異義嵩毛作崧峻毛作駿案嵩

崧通字藝文類聚七御覽三十九白帖五並引嵩高白帖五兩引御覽三十九文選注五十九並引峻極長發爲下國駿厖釋文曰鄭讀峻堯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德路史後紀作駿德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峻刑峻亦作駿淮南子天文訓曰冬至駿狼之山一本作峻是二字通也義當作峻）

四國于藩（外傳五藩毛作蕃案藩蕃通）

不畏强禦（外傳六强毛作彊案强彊通字漢書王莽傳引同）

王錫韓侯

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廣韻十九侯引韓詩外傳）

邵虎（漢衡方碑邵毛作召案邵召字同論語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國語召公告王曰後漢袁紹傳注引作邵公告王曰左傳僖公四年次于召陵史記秦本紀引作邵陵文選曹植求自試表引亦作王命邵虎）

於穆清廟

韓詩曰鬼神新居曰廟（一切經音義）

逡奔走在廟（禮大傳鄭注逡毛作駿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引周頌此句此注禮用韓說也）

無封靡于爾邦

韓詩曰靡共也（列子注）

時邁

韓詩曰美成王也（後漢書注）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錄（史記殷本紀索隱又封禪書正義引外傳小異）

偫乃錢鎛（攷工記鄭注偫毛作庤案傳庤具也爾雅峙具也文選注引郭舍人偫具事也是舍人作偫說文偫待也儲偫也庤峙並假字當作偫鄭注禮本韓詩）

帥時農夫（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薛君章句帥毛作率案帥率同）

蒸畀祖妣（外傳五蒸毛作烝案蒸烝通字）

應朄縣鼓（周禮注詩異字異義朄毛作田案鄭注禮用韓詩其箋毛詩亦以田爲朄轉字誤）

不虞不陽（漢衡方碑虞毛作吳陽毛作揚案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而左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孔氏詩正義鄭讀不虞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

阮氏三家詩補遺跋

右吾鄉阮文達三家詩補遺三卷手書眞蹟在吾友葉君煥彬處談次出示攜歸寓所讀之略得其義例所在所謂補遺者蓋補王氏詩攷之遺而作也或補錄其異文或鉤攷其遺說閒有與詩攷重見者又有从異字異義分出列入三家者葉君手自寫定一一注明雖較陳氏遺說攷詳略不同而其大綱已盡具于此書凡三卷魯多于齊韓初疑未竟之稾悉心尋繹乃知其爲完書蓋陳書以白虎通漢書鹽鐵論編入齊詩故卷第多寡三家相等此皆并作魯詩故覺其多耳文達譔此書時陳氏書猶未出其徵文攷獻則二書相同固知師弟淵源再傳一轍有文達創其始而後有陳氏要其終也書中引足利本出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又引列女傳多與時本異以文選樓繪圖本校之適相符印阮部郎跋列女傳云嘉慶庚辰轉入吾家是時文達年五十七歲（揅經室四集己卯編年下隱山三章自注云嘉慶二十四年余歲五十有六）卽此足爲晚年譔定之一證然其中有待商榷者如列女傳雖爲南宋舊槧而省俗字頗多書中無多作无卽其一事不得据爲魯詩原文又如蓼義引魯峻碑今碑本實作蓼義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引同此脫去卄頭當是誤記莫予併螽引潛夫論今汪繼培本作莫與併蠭元大德本明程榮本均同此引與作予蠭作螽不知何据又有引經無異文者下注云出某書蓋有遺說亦未錄竟若斯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肊測增刪亦班氏所云疑者則闕而勿傳之例也儀徵李智儔跋

齊詩翼氏
學疏證

齊詩敘錄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漢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㠯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㠯儒顯名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漢書列傳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奉奏封事上復延問㠯得失奉㠯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㠯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亦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㠯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㠯壽終子及孫皆㠯學在儒官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㠯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至二千[illegible]任用以太子太傅拜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望之與周堪等勸道上㠯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譖望之等免爲庶人顯等封敕令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

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

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卽位㠯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爲太子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㠯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字公仲瑯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建始中爲東平王太傅徵入爲光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事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洽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㠯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祜福尊卑者所㠯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諡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由是寖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尙書令唐

林上疏言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卽位㠯厚邱之中鄉封丹爲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漢書藝文志言禮家自漢興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翼匡受詩后氏故其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制及正南北郊議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氏義門以爲與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

勸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爲定襄太守郡中稱神明歲餘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禁中設宴飲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案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甚志敘六家秪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按儒林傳云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卽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之歟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後漢書列傳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㠯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㠯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尙書使典定舊制帝㠯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隆字伯文少㠯節操立名時張步據有齊地光武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其後爲

步所殺詔隆中弟咸收其喪目子瑗爲郎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目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目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目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目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滅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目恭爲三老年九十卒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删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又蜀郡任末巖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翼氏之學也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案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目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

敘

漢初毛詩未行魯齊韓三家並立博士自毛出而三家熄齊詩亡於魏代爲最早學者尋繹墜緒每得一義如珍拱璧宋王伯厚詩攷搜羅三家遺說頗費苦心近余仲林（蕭客）范蘅洲（家相）盧召弓（文弨）臧在東（鏞堂）王仁圃（謩）馮柳東（登府）諸君子續輯略備然學者猶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憾余友山陽丁儉卿（晏）邵陽魏默深（源）於三家詩說各有著錄丁書遂加詳覈魏書統言大義二者言各有當其書並未梓行學人多未得見至治齊詩翼氏專家之學則余同年友吳江迮青厓（鶴壽）譔齊詩翼氏學四卷於奉所言始際名義逐層疏解創爲四始圖五際圖八部陰陽相乘八部詩篇循環五紀積年諸圖其未明者復爲表例以釋之其於翼氏一家之學可謂專心致志矣吾師

恭甫夫子稽譔達恉說經諸書海內共之嘗搜討魯齊韓三家佚文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爲參互考訂然輯未成而哲人其萎其子樹滋孝廉過庭受學復卒是業成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余屢索讀因道路悠遠行笥難於攜帶憮然急欲得見甲辰春樹滋計偕來都出所刻齊詩翼氏學疏證一書讀之覺於始際之義涣然以釋其引漳浦黃忠端公三易洞璣左證謂皆本齊詩則尤確切不移發前人所未發或疑翼少君始際之說因災陳戒托言詩篇以明緯學其說涉於附會故班孟堅亦謂其假經立誼依託象數或不免乎億則屢中然漢書本傳言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知日食地震之效則五際之本齊詩無疑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詩內傳卽齊詩內傳漢紀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齊詩之有內傳五際之本齊詩明矣五際之說出於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於齊詩更無疑也且少君當元帝時因隴西地震孝武園白鶴館災上書指陳災異引詩以明師學援受不失爲直言極諫之臣後上封事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故事請都成周以應尼會必實有所見而云然元帝雖不從而光武卒應其言又安得以其近於緯學而少之昔人說詩莫過孟子孟子言孔子詩亡然後春秋作卽詩篇以言尼會始際之義實萌芽於此其卽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子親聞之而轅固生所由本歟六經奧義無所不包故漢儒治經逼其業者

類皆能推貫天人明陰陽律厤之占孟喜之於周易卦氣劉向之於洪範五行鄭康成之於尚書中候董仲舒之於公羊春秋本陰陽以推禍福其言皆驗於世則謂詩義非止始際則可謂始際必非詩義則不可謂齊詩非但說始際則可謂始際之必非齊學則不可始際之義可廢則孟子王者迹熄之旨亦可廢乎翼氏之學自漢以後絕嚮今得衍而傳之可爲翼氏功臣即可爲轅固生功臣而孔孟傳授宗旨亦可以會矣余向雅好三家說嘗采輯未成書思爲疏證而未能今得是編讀之數日實先得我心爰樂而書之并以冀各家遺說攷諸書續行付梓俾先覩爲快則幸甚幸甚是爲序道光二十有四年五月朔後三日世愚弟陳慶鏞識於京寓之實事求是齋

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

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蓺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儒說經最重家學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傅嬰三家並立學官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毛詩後出小毛公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四家之詩魯齊繫以地韓毛繫以氏者韓太傅燕人其詩惟燕趙間好之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授趙人小毛公故繫之以氏明專家之學也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其傳既廣學詩之人非獨一鄉一國是故繫之以地著經學之盛也魏晉以來三家浸微至唐而毛詩孤行於世學者循常襲故齊魯韓學肄業及之者蓋尟矣宋王厚齋詩攷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止取文字別異語焉未詳我
朝經術特隆治漢儒專家之言益衆其所著述要以尋墜緒扶微學爲功高郵宋綿初韓詩內傳徵證諸

韓氏之學而魯齊二家尙闕焉未見先大夫曩嘗鉤討魯齊韓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爲參互攷證輯而未就命喬樅卒爲之成魯詩遺說攷六卷齊詩遺說攷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尙欲細加疏釋未敢卽以問世竊惟三家齊詩先亡最爲寡證顧齊詩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攷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其間微言有幾未絕獨賴漢書翼奉傳一篇存什一於千百而已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如易有孟京卦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尙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五行之論莫不明於象數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翼氏之治詩精通乎律歷陰陽以窮極性命告往知來夫非聖門言詩之微旨與喬樅不揣固陋爲疏通而證明之其佚見於他說者併爲采錄俾齊詩翼氏之學畧存梗概亦敬承先大夫之訓云爾若曰治漢儒專家言足張一幟則未之敢任也旹太歲昭陽單閼月在畢陬福州陳喬樅譔於三山之小嫏嬛館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上

福州陳喬樅學

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漢書本傳）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情謂六情廉貞寛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律十二律也（漢書注）

案匡衡云詩者原情性而明人倫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樅謂人爲陰陽之精情性者人所稟天地陰陽之氣也觀性以厤厤居陽而治陰觀情以律律居陰而治陽律厤迭相

治也其閒不容髮此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也稚圭與少君同師詩原情性之語授受淵源其來有自矣

五行在人爲性六律在人爲情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處內御陽喻收五藏六情處外御陰喻收六體故情勝性則亂性勝情則治性自內出情自外來情性之交閒不容系（五行大義）

蕭吉曰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善者也孝經援神契云性者生之質人所稟受情者陰之數內傳著流通於五藏故性爲本情爲末性主安靜恬然守常情則主動觸境而變動靜相交故閒微密也

案孫氏淵如云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也陽者善故性善情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

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兒區與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惡哀爲陰也孫之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又言情亦兼有陰陽語皆精確足以申明翼氏之說

附白虎通義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而生內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漢書注）

〔案〕師古漢書注載晉灼引翼氏五性文誤作腎性智智行敬今據五行大義爲訂正之

〔又案〕後漢書郞顗傳顗上書言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又孔氏詩正義引詩氾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樅案四始是齊詩之說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大明詩廢則智缺而水失其性矣四牡詩廢則仁缺而木失其性矣嘉魚詩廢則禮缺而火失其性矣鴻雁詩廢則義缺而金失其性矣四始皆缺則金木水火沴土而土亦失其性矣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仁義禮智非信不立詩陳四始蓋欲王者法五行而正百官正百官而理萬事萬事理而天下治矣政教之所由出莫不本乎五行乃適於治道也

〔又案〕五行大義云鄭注禮記中庸篇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詩緯等說亦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爲智漢書天文志云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熒惑曰南方夏火於人五常禮也太白曰西方秋金於人五常義也辰星曰北方冬水於人五常智也鎭星曰中央季夏土於人五常信也鄭及詩緯於義爲乖樅謂詩緯皆用齊詩說翼氏治齊詩者其言五性以智屬水以信屬土則詩緯之說亦當與翼氏同蕭氏所見詩緯蓋

文諝耳今攷春秋元命包云脾者弁也心得之而貴肝得之而興肺得之而大腎得之而化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春秋緯亦用齊詩如演孔圖言詩含五際六情是其明驗據春秋緯以爲腎智脾信足證詩緯之說亦必以爲腎智脾信也又河圖云和厚篤信者脾之精智辨謀畧者腎之精是諸圖緯並皆以智屬水以信屬土素問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腎爲伎巧所出其性非智而何惟孝經援神契云腎信故竅寫脾智故口誨此乃轉寫者誤其文未可遽訾槩論語言智者樂水水性就下故云竅寫寫卽瀉字也信从人从言會意言出於口故云口誨文諝作腎信脾智義遂難通據此則鄭中庸注亦皆文諝（詩疏引鄭禮記說作水智土信不誤）可知也（又案易乾鑿度言北方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與諸緯說不合然據易乾坤鑿度云運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閉則終以水智土信之說爲定論也）

附白虎通義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也心之爲言任也任於

思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併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而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內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禹與[illegible]義同）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不止無所疑惑（傳本脫不字盧氏召弓校本據御覽并刪而字案五行大義作進而不止於義爲安盧校非是）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

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狠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說皆同

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子卯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賈說非也

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案〕何氏義門以爲忌子卯與吉午酉對翼氏專主二陰二陽並行而言與賈所云夏殷亡日異義張注相刑之說亦失本意從攷五行大義論情性篇引翼氏說正以子卯相刑爲忌張注卽用翼氏之義而義門譏其失本意誤矣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性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案〕漢書注金之爲性性舊譌作物據公休釋上

文水木與火並以其性言則此亦當爲性字下又言金性方剛是其證也

師古曰詩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

案惠氏定宇云穆天子傳言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此天子吉午酉之證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丑戌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以上並漢書本傳）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午酉金火之盛也盛時而被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兩刑字舊譌作利未字舊譌作亥據公休引翼氏風角言木落歸本未者木之所葬是歸其根知亥字爲未之譌也五行大義引翼氏說云木刑在未水刑在辰足證兩刑字是刑之譌

翼氏云東方性仁情怒怒行陰賊主之南方性禮情惡惡行廉貞主之下方性信情哀哀行公正主之西方性義情喜喜行寬大主之北方性智情好好行貪狠主之上方性惡情樂樂行姦邪主之貪狠主求索財物既云貪狠理然求須陰賊主於劫盜此亦不殘廉貞主上客遷召賓爲陽始午爲陽盛故稱上客既有廉貞之性理自召任高遷寬大主酒食慶善寬大多所容納故有善慶善慶必置酒食姦邪主疾病淫泆數故因邪惡而生邪惡必生疾病公正主執仇諍諫正故能爭公故能執仇讎也情好者水生申盛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爲好多所好則貪無厭故爲貪狠申子主之情怒者木生亥盛卯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卯木生於子水與卯還自相刑亥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故爲陰賊亥卯主之貪狠

必得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得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也情惡者亥生寅盛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清明精耀以禮自整故爲廉貞寅午主之情喜者金生巳盛酉金爲寶物見之者喜又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廣爲器則多容受故爲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言於午酉之日情樂者謂北與東陽氣所萌生故爲上亦主中央辰爲水窮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水窮則無隟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爲斜故爲姦邪辰未主之情哀者謂南與西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爲金窮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在午金刑在酉金火之盛而被自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性無私金性剛斷故曰公正戌丑主之

案五行大義引翼氏說理然求須句文譌脫不可讀疑當作理然求索財物然獪是也淫淫欺欺疑亦字譌原文當是奸邪主疾病淫佚淫佚故因邪惡而生其於情怒下言卯木生於子水與卯還自相刑多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與孟

注言木以陰氣賊害土者義異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多相刑二字於情喜下言金爲寶物見之者喜又言爲器則多容受於情樂下言上方亦主中央皆較孟注義爲詳備惟辰爲水窮也上脫未窮木也句當據孟注補之

木落歸根故亥卯未木之位刑在北方亥自刑卯刑在子未刑在丑水流向末故申子辰水之位刑在東方申刑在寅子刑在卯辰自刑金剛火強各還其鄉故巳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巳刑在申酉自刑丑刑在戌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寅刑在巳午自刑戌刑在未（五行大義）

案據此知王者所以忌子卯者正以十二辰中唯子刑卯卯又刑子子卯反復相刑餘辰皆無之故他辰不忌而子卯獨忌也

好則膀胱受之水好前故曰好怒則膽受之少陽始盛萬物前萌也惡則小腸受之夏長養萬物惡僞故曰惡喜則大腸受之金爲珍物故皆喜樂則胃受之土生養萬物上下皆樂哀則三焦受之陰陽之府陽昇陰終其宮室竭故曰三焦故哀悽也（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曰論衡云入五藏以心爲主心發

智慧而四藏從之肝爲之喜肺爲之怒腎爲之哀脾爲之樂故聖人節之恐傷性也王以四時論藏翼以風通六情論府脾腎二種藏府是同肝肺二藏及府不同者藏以肺有殺罰之性故怒府以合肺金珍之用故喜肝則以春氣生故喜膽則以合火能焚燎故怒二理並通翼氏又云喜氣爲暖當春怒氣爲晴當秋樂氣爲陽當夏哀氣爲陰當冬此與論衡意合樅案翼又言喜氣爲暖當春云云者專以喜怒哀樂配四時之氣立論與此六情以配六府者別爲一義不當牽彼就此求其強合也

〔又案〕翼氏云六律在人爲情諸儒之說多未闡明今爲申其義曰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婉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動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樂記所謂感者指六情而言六情言喜怒哀樂愛敬不言惡者敬心即惡之情也惡行廉貞其氣精專嚴肅故云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是則六律通乎六情也明矣翼氏言觀情以律此類之謂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陰陽各六合爲十二言律不言呂者陰統於陽舉六律即該六呂矣相訣云六府從六律（見五行大義引）按六情好則膀胱受之膀胱水之府水盛於子陽之所起則膀胱於律爲黃鍾也怒則膽受之膽者木之府少陽見於寅寅爲木始則膽於律爲太族也惡則小腸受之小腸火之府火盛於午陰之所起則小腸於律爲蕤賓也喜則大腸受之大腸金之府少陰見於申申爲金始則大腸於律爲夷則也樂則胃受之胃者土之府土總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得土之生氣則胃於律爲姑洗也哀則三焦受之三焦亦水之府水瀆非土不停三焦爲中瀆而配五藏從其藏氣爲土戌之數亦五得土之氣則三焦於律爲無射也揚子雲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得土之數（寅爲陽始申爲陰始自子數至申數九自午數至寅數亦九自辰數至申）

數（五自戌數至寅數亦五餘仿此見五行大義）故應之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六府之中水府有二水屬陰陰數偶也六府之配五藏猶六律之配五聲五聲有變宮變徵宮屬土徵屬火六律之無射爲戌位戌亦火土之鄉其義足相證明矣

〔附白虎通義〕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案常能有熱句

御覽載元命苞作常張有勢與此文微異）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寫三焦亦以湊液吐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盧抜云案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此云若竅若編疑有誤也）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之府也心者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腸爲胃紀胃爲脾府（紀舊譌作記又無胃爲脾府句段氏據顏氏急就篇注所引如此今從之）心爲支體主故有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譚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案〕白虎通言六府分配五藏與翼氏異非齊詩之義蓋主曾說也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云申謂申公也申公之說詩不言五際又六情之說與齊詩異義故演孔圖云然耳

〔附五行大義〕藏府者由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有五禀自五行是爲五性府則有六因乎六氣是曰六情肝以配木心以配火脾以配土肺以配金腎以配水膀胱爲陽小腸爲陰膽爲風大

腸爲雨三焦爲晦胃爲明夫藏者以其藏於形體之內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爲藏府者以其傳流受納謂之曰府也老子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河圖云肺合大腸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肝合膽膽爲中精之府脾合胃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爲津液之府三焦孤立爲中瀆之府五藏而有六府亦如六氣因五行生也又如五性生六情也素問曰皮應大腸其榮毛主心脈應小腸其榮色主腎筋應膽其榮爪主肺肉應胃

其榮肩主肝腠理毫毛應三焦其榮髮主脾心是身之君良是身之城郭毛是身之羽衛大腸是氣之道路也故竝相通心是火藏大腸是金府故以配焉丙辛之所主也腎水也脈是血之溝渠通流水氣色是人之光采血氣盛則容色壯悅血氣若衰則容顏枯悴腎爲水藏小腸既受盛容著水氣又是火府故以配之丁壬所主也筋是皮肉之剛強也爪是皮外之剛利也肺是金藏膽有剛精之性又是木府故以相配乙庚所主也胃能消化五穀精氣爲肉五穀從口而入故榮潤在脣肝是木之藏仁而能生胃是土府故以相配甲己所主也毫毛因藉津潤腠理本自開通脾受資味之所因資味而得津潤開通因津潤開通而生毛髮書云髮是血之餘脾是土之藏三焦膀胱竝爲水之府故以相配戊癸之所主也脾配二府餘藏配一府者脾是土藏土爲君道君卽陽也陽數一故藏不二也三焦膀胱竝是水府水爲臣道臣卽陰也陰數偶故府有二也

〔又曰〕六情通於六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

好爲陽惡爲陰怒爲風喜爲雨哀爲晦樂爲明陽氣好生是以爲好陰氣好殺是以爲惡曾子曰陰陽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激發故爲怒和潤故爲喜愁則閉塞所以爲晦樂則情舒散故爲明也服注左傳云陰作土風作木雨作金晦作水明作火唯天陽不變陰爲土者土是陰義故陰凝爲土風作木者風動也木亦動觸地而出箕星東方之宿主風又巽爲木爲風也雨作金者雨水也水性銷釋金性亦可銷釋畢星西方之宿也主雨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雨作金也晦作水者晦闇也晦闇則水生闇黑爲水之色也明作火者明照於物故爲火也皆從其類以之鄭注尚書云木爲雨金爲陽火爲燠土爲風水爲寒震主春分穀雨穀雨得天兌之氣則萬物畢生兌西方之卦是時日在昴昴西方之宿也以日在西方故謂天兌貌順木得則天兌爲和故木爲雨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也金爲陽者秋時日行東方房星之宿得天震之氣言順金得則天震爲和震爲陽也秋時物成所以燥物是其和也逆金氣則爲旱罰故金爲

陽也土爲風者傳云思心有失厥罰常風言風者土之氣也土爲君君立教令故爲風土立四季故令失則風爲災也鄭以木爲雨服以木爲風鄭以金爲陽服以金爲雨鄭以土爲風服以土爲陰兩說相反各有其意今就五行而辨服近之矣所以然者水生於金金體非陽木爲少陽不應爲雨土爲地地本是陰風自是陰陽之氣不獨生於土服以木爲風者取巽木故爲當也

五行動爲五音四時散爲十二律也（漢書注晉灼引）

案禮記月令云春盛德在木其音角夏盛德在火其音徵秋盛德在金其音商冬盛德在水其音羽中央土其音宮五行大義引樂緯云春氣和則角聲調夏氣和則徵聲調季夏氣和則宮聲調秋氣和則商聲調冬氣和則羽聲調是五行之氣動爲五聲也月令正義引樂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宏以舒其和搏以柔（案正義引作其和清以柔今據五行大義訂正蕭雖不言樂緯然與孔疏所引同蓋亦據動聲儀之文博與宏應柔與舒應作清者字譌耳下角聲云其和靜以清則宮不當言清也）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

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淸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勿久流亡（勿舊譌作當今從古微書引）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均（均舊譌作功今據五行大義訂正）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疾以虛其和短以散（齊舊作有據古微書引改之疾舊譌爲散短舊譌爲斷今並據五行大義訂正）動腎也然則五音亦各從五行以配五藏矣四時散爲十二律者攷律法十二律分十二月當月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是一律統一月也故漢書律

厤志云推厤生律律十有二黃鐘之宮是爲律本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旅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

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班志多用齊詩之說地理志兩引詩皆據齊詩可証也

續漢志注引薛瑩書載馬防奏言今樂官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又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後漢書馬防傳亦云建初五年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案防爲馬援之子援嘗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防蓋守其家學所言吹時律奏雅頌以宣氣致和義即本於齊詩王者承天心順陰陽五行之性通上下四時之氣故樂緯汁徵圖（文選注引作動聲儀）（此從初學記引）云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萬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常以度行也謂調露之樂宋均注云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其出入則無災祆也調露調和致於甘露使物楙長之樂也（七字從文選注引增）樂緯之說亦與翼氏義同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今

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

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也

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

〔案丑爲正日日字是辰之譌翼氏下言師法用辰不用日可證也

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

〔案孫氏淵如云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爲癸酉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初卽位之年叉下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叉在詔前則是癸酉歲無疑且上云風從西南來者酉在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張晏孟康注蓋誤以太陰爲在太歲後叉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下文疏謬甚矣樅案張孟二說並以太陰爲在太歲後張言歲在甲戌則以此正月爲初元之二年太陰在酉也孟言時太陰在未則以此正月爲初元之元年歲在癸酉也二說不同而晉灼以張爲是者以元年正月無癸未日也何以驗之攷通鑑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戊辰朔元帝初元元年二月丁卯朔以前後月朔日排之元年正月朔日爲戊戌中間有癸卯爲正月六日癸丑爲正月十六日癸亥爲正月二十六日

不得有癸未日明矣元帝紀元年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辛丑是正月四日宣帝崩以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臣瓚注云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也尤足爲正月無癸未日之確據故于博以爲初元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公休誤以上封事爲元年正月故於下文以正辰加邪時注云謂乙丑之日也案乙丑是元年正月二十八日與翼氏言正月癸未日顯相違戾豈足爲據孫氏譏孟注誤釋太陰而猶沿用癸酉歲之曲說何考之不審乎且元帝以歲前十二

月二十六日癸巳卽位翼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度其情事亦非在旬日間平昌侯雖以宣帝外屬侍中無繇遽卽稱詔欲從受學然則翼氏所云正月癸未日爲初元二年正月無疑也攷通鑑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癸未是正月二十二日與張說適相符合孫氏不察誣張說爲疏謬斯爲過矣難者曰孫據元帝紀關東被災詔蠲賦假貧民皆元年事翼傳於上封事後始言是歲關東大水則上封事在元年可知矣縱謂此班書屬文先後耳上言翼好律麻陰陽之占因類敘平昌侯欲學其術下言是歲關東大水郡國饑疫上迺下詔云云此又承上數言事宴見而言不當泥屬文之先後以定其年月也孫說不可從

〔又案〕太陰有三一爲太歲所在之稱一爲歲後二辰之名一爲太歲陰神之號太歲陰神謂之太陰者五行大義引九宮經云太陰三歲一徙右行十二辰卽太歲之陰神也主水雨陰私與青龍害氣及九宮之神合爲十二神九宮之所用也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太陰三歲處金則穰

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卽指此太歲之陰神故以三歲爲言太陰右行十二辰不言一歲一移而言三歲一徙者寅卯辰俱木之方巳午未俱火之方申酉戌俱金之方亥子丑俱水之方太陰右行十二辰三歲始一徙其方位故云三歲一徙也王氏伯申經義述聞以太歲陰神爲卽歲後二神之太陰又以太陰與害氣爲一其說非是王莽傳云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卽指九宮十二神之害氣而言五行大義云害氣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曰害氣太歲之陰神右行歲後之太陰左行太歲之陰神右行十二辰三歲一徙九宮之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皆顯有分別不得混合而爲一也太歲所在謂之太陰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單

因十二辰皆以次推之是太歲所在謂之太陰翼疏言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此指太歲所在猶云歲建也上封事言暴風自西南來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此指歲後之二辰卽五行家所謂天一之後二爲太陰是也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十二將者天一土將前一螣蛇火將前二朱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勾陳土將前五青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空土將天一主豐穰螣蛇主驚恐朱雀主文書六合主慶賀勾陳主拘礙青龍主福助天后猶神后天一之妃太陰主陰私元武主死病太常主賜賞白虎主鬬訟天空主虛耗前五後六者以天一爲主也淮南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云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案以青龍爲太歲見後漢書張純傳及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張純傳云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漢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後碑云永壽三年青龍建酉）論衡難歲篇云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是也天文訓云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

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又云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一舊或譌爲太一非是）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此古人以太歲所在爲天一之明證翼上封事歲建甲戌是爲天一在戌太陰居歲後二辰宜在申申爲西南之位暴風自西南來故曰以太陰下寅爲東北之位與申對衝月建在寅故曰抵建前孟說以爲太陰在未風從未下固非孫說以酉神從魁爲太陰謂酉在寅之西南尤失王氏知陰陽家有歲后二辰之太陰而誤以太歲之陰神當之亦未爲得也

〔又案〕平昌侯王臨當是王接之誤攷漢書公卿百官表初元元年平昌侯王接爲衞尉永光元年九月侍中衞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三年四月薨外戚恩澤侯表王臨以永光三年嗣侯是初元二年以衞尉侍中者爲王接非王臨也臨時尙未嗣立翼上封事何得稱平昌侯乎或曰王臨以永光三年嗣侯據通鑑永光四年正月辛巳朔癸未爲正月三日又建昭三年正月戊午朔癸未爲正月二十六日翼傳所言或

指永光四年抑爲建昭三年未可知也但臨以成帝河平三年爲太常見百官公卿表其在元帝時爲侍中於史無徵耳

又案漳浦黃氏三易洞璣云初元二年甲戌正月癸未日加申有風自西南來除前十一月丙寅日巳時冬至距癸未日申時凡七十七日小餘三得九百二十七時以八十一爻除之小餘三在豐之九三歲日俱在甲戌正西方兌辛爲主精氣不變癸與庚不破甲未與申不破戌雖有奸邪貪狠不得爲賊於是卦爻三陽再上亦

在豐之九三豐沛折肱其道无咎翼奉用之又云以法推之正月二十日癸未六十七分驚蟄至申時方交中氣風自未來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孟皆以太陰與太歲相推非是太陰爲辰辰爲客太陽爲時時爲主人辰從支支爲月之所歷時從日時爲日之所臨也故曰辰爲常事時爲一行月爲常事日爲一行也漳浦推厤以初元二年正月朔日甲子故云癸未爲二十日與諸家不同又以太陰爲辰太陽爲時其義亦異存之以俻一說

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

北與東爲邪

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

即目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

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

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

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

我小邪故也

案晉灼注當言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邪而時邪辰正矣據下文注證之可見此不具者或文脫耳

卽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

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

案此兩節孟晉二家說各不同孟以爲別言占法晉以爲申釋上文之義然上言大正大邪之見文義已明不煩申釋孟注於理爲長

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以上並漢書注）

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一实念

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

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寇

用辯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以上並漢書本傳）

案淮南時則訓云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夏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翼氏所云參之以六合五行卽淮南時則之義也

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後漢書寇榮傳注○又蔡邕傳張奐傳注引翼氏同）

案後漢書寇榮傳言風爲號令章懷注引前書翼奉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張奐上疏云臣聞風爲號令動物應氣蔡邕上封事亦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並與翼氏說同又郎顗條便宜四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稚光用齊詩其旨風者號令云云蓋本之齊詩故傳也

又案開元占經風占云凡鳴條以上怒屑[illegible]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五[illegible]

生克王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又云凡兩軍相當以分主客以日辰所得納音爲客以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方爲主若日辰納音能克時辰及方爲客勝時下支神及風來方能克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尋常家居亦以此分內外也攷隋書經籍志天文家載翼氏風占風二卷五行家載翼氏風角要候十一卷風角鳥情一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瞿曇悉達所輯風占言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疑亦採摭翼氏之說今錄其五音之法附於左方以資攷證

〔附開元占經〕五音一言宮三言徵五言羽七言商九言角乾主甲子壬午甲爲陽日之始壬爲陽日之終子爲陽辰之始午爲陽辰之終乾初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內子外午內爲始外爲終也坤主乙未癸丑乙爲陰日之始癸爲陰日之終丑爲陰辰之始未爲陰辰之終坤初在未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外主丑震主庚子庚午震爲長男乾初九主甲甲對於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與父同也巽主辛丑辛未巽爲長女坤初六主乙乙與辛對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與母同也坎主戊寅戊申坎爲中男故主中千中辰離主己卯己酉離爲中女故亦主中千中辰艮主丙辰丙戌艮爲少男乾上主壬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兌主丁巳丁亥兌爲少女坤上主癸癸對丁故主丁巳丁亥以十二辰合十干以十干所屬者命之以其言數納其音以主一日日辰相配共得一音此納音之法也甲子甲午壬寅壬申庚辰庚戌爲陽商乙丑乙未癸卯癸酉辛巳辛亥爲陰商丙寅丙申甲辰甲戌戊子戊午爲陽徵丁卯丁酉乙巳乙亥己丑己未爲陰徵戊辰戊戌庚寅庚辰壬子壬午爲陽角己巳己亥辛卯辛酉癸丑癸未爲陰角庚午庚子丙辰丙戌戊寅戊申爲陽宮辛未辛丑丁巳丁亥己卯己酉爲陰宮甲寅甲申丙子丙午壬辰壬戌爲陽羽乙卯乙酉丁丑丁未癸巳癸亥爲陰羽凡言宮商角徵羽日皆依此

〔案〕五行大義曰納音者謂人本命所屬之音也樂緯云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

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子午屬庚震卦所直日辰也丑未屬辛巽卦所直日辰也寅申屬戊坎卦所直日辰也卯酉屬己離卦所直日辰也辰戌屬丙艮卦所直日辰也巳亥屬丁兌卦所直日辰也一言得土者木命庚子子屬於庚數之一言便以得之是也三言得火者本命丙寅寅屬於戊從丙數至戊凡三是也五言得水者本命壬戌戌屬於丙從壬數至丙凡五是也七言得金者本命壬申申屬於戊從壬數至戊凡七是也九言得木者本命己巳巳屬於丁從己數至丁凡九是也六十甲子例皆如是支屬八卦爲納音者皆以次而取對衝如子午屬庚子午相對衝也餘例悉然所以子午屬庚者乾坤六子乾將三男震坎艮坤將三女巽離兌陰陽相生故就乾索女就坤索男甲陽干之始乾下三爻取之壬陽干之末乾上三爻取之乙陰干之始坤下三爻取之癸陰干之末坤上三爻取之餘六干陽付其男陰付其女甲乙之後次於丙丁故以丙付艮以丁付兌丙丁之後次於戊己故以戊付

坎以己付離戊己之後次於庚辛故以庚付震以辛付巽自小及大從微至著也震爲長子故其卦初九得乾之子九四得乾之午震干庚故子午屬庚以次推之六子併主十二辰人之納音皆所繼爲甲乙壬癸不爲納音者以屬乾坤故也其說與古經亦互相備

〔古經又云〕子爲陽宮土主帝王丑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官寺主口舌寅爲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爲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辰爲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巳爲陽角木主疾病主憂患午爲陰宮土主后妃未爲陰徵火主庶人主土功主蚤蟲主詔誥主書檄主旱申爲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酉爲陰羽水主霜雪主雷電主沈陰主雹戌爲陰商金主將主兵刃亥爲陰角木主死喪哭泣

〔案古經〕引李淳風云自子至巳皆爲陰律所生故爲陽自午至亥皆爲陽律所生故爲陰也縱攷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七事其一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案以戊

午爲徵日此納音之數也以丑寅申皆爲徵此十二辰五音之法也納音之數戊午爲陽徵十二辰五音之法丑寅爲陽徵申爲陰徵並主旱火據占經五音相動風占云徵日風從丑寅陽徵來有火災從王相來歲大旱又多火災風從未申陰徵來爲火災時加丑寅未申爲重徵爲火事其占驗之法並與顗合顗之言詩多據齊說如稱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及言四始之鈌五際之阸是其明證後漢書言顗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

今按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皆從孟喜問易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父孟卿卽后蒼所從受禮者也翼氏受詩於后蒼京與同時立朝並善風角梁有風角雜占五音圖十三卷爲京翼二家撰師法當亦相同也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下

福州陳喬樅學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㠯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㠯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㠯言王道之安危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案〕孟注所引詩內傳臧氏鏞堂云是齊詩內傳之文也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韓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孟康說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譌臧說是也少君五際之說本於齊詩內傳應劭注漢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失齊詩之旨矣

〔又案〕後漢書郎顗傳顗引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孔穎達詩正義云鄭作六蓺論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鄭以氾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革政正義引譌作改正神正義引譌作辰今並據後漢書郎顗傳訂正）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樅謂亥又爲天門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齊詩內傳本以午亥卯酉并戌爲五際也

郎顗說詩多言五際與翼氏同鄭君六蓺論亦據齊詩爲說

孔氏顨軒經學卮言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鐘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率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朞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光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

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稚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愼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

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緜爲亥季其永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采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采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惟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案後漢書郎顗傳注引詩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又小雅采薇正義引詩緯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又引乾鑿度云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今攷乾鑿度無此語以類求之知亦推度災之文今本御覽字譌誤耳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

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淸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淸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案稚讓廣雅多載三家詩義此言太初生於酉仲太始生於戌仲與詩緯義同蓋齊詩之遺說也小雅十月之交正義引中候擿雒戒云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詩三朞期十之世即氾歷樞所云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孔氏顨軒推詩三朞之法甚爲精詳以始際皆與三

朞相配於義尤允案四始以亥爲首者水爲五行之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故推三朞之數皆從亥之仲起也三朞以仲爲先者子午天地之經陽氣起於子訖於午陰氣起於午訖於子子午者陰陽二氣之所起也甲子實六旬之首又子居仲月仲者中也言位在中也其律應黃鍾黃鍾長九寸六律之本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至午而陽謝陰興雌雄代嬗故五際以午亥爲革命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

情可見矣

附三易洞璣易日也詩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故月以備日日以備星彀率其中以知其端觀於朔始相會命一以十朞以視支閏以視干而星日相差餘分之積畢可知也詩有五際三百八十歲月之從朔朔與閏叶詩自爲候候五氣舍一舍之候各五十九餘分小七自酉而未而巽而寅而壬復合於酉五舍之積二百九十五分三五微贏以爲朔實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

分起治之五以命際十以命月六百四十月而易軌以終萬八千九百四十四歲而詩易更始乘以四七則詩易春秋軌際之義皆盡矣

案漳浦學貫天人根極理數至深且奧三易洞璣雜圖經下以雜卦爲序中分乾坤上下三十二卦上爲詩之五際下爲春秋之三軌以易詩春秋合推際會之終始意即本於翼氏一際七十六歲此古法所謂十九歲爲一章四章七十六歲爲一紀者也

又曰凡詩雅頌十五國風皆自爲始際周頌三

十一篇上應紫宮清廟我將振鷺有客載芟分爲始際大雅三十一篇上應太微文王皇矣旣醉民勞崧高分爲始際小雅七十四篇上應天市鹿鳴彤弓斯干四月賓筵分爲始際以下諸風互有先[illegible]一風猶康之三誥邶與鄘衛皆在厲宣之朝至木瓜而終於齊桓之世鄭在王後猶衛之在王前寄帑虢鄶卽在幽平之際至溱洧而終於晉文之世宣王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庚寅南至爲列國之始齊魏唐秦自爲一列陳鄶曹豳自爲一列凡百三十年而齊桓始立二雅之歷盡列國之風絕故聖人以鄭衛爲同姓之夾輔以齊秦爲異姓之綱紀載驅猗嗟在襄桓之時黃鳥渭陽在穆康之際列國攻驗不出百八十三年天地之交著升降之義備矣詩之與奪與春秋相爲表裏也春秋因文於史其義已備至於詩而聖人與奪權用大著凡詩中所存侯伯之國見夷滅蠶蝕甚失德皆列爲風上下三際別爲一義與易終始鄭衛而上王室兩遷齊魏而下七雄戰始陳鄶之餘郡邑將墟自兩漢而降列國廢興猶可以義起也

〔又曰〕二雅大小百有五篇上自文武至於幽平三百八十年文王至思齊六篇在文王庚寅火始之歲日在癸亥鹿鳴至湛露十四篇應之癸亥甲木之始紫宮爲治天庭應之是爲一際皇矣至行葦六篇在成王丙午火盛之歲日在辛丑彤弓至行野十四篇應之辛丑水德之宅太微爲治天市應之是爲二際旣醉至卷阿六篇在穆王壬戌內火之歲日在己卯斯干至蓼莪十四篇應之己卯木德之榮天庭爲治太微應之是爲三際民勞至靈臺六篇在懿王戊寅火始之歲日在丁巳大東至鴛鴦十四篇應之丁巳木之再榮紫宮爲治太微應之是爲四際崧高至召閔七篇在宣王甲午之歲日在乙未頍弁至何草不黃十八篇應之乙未木德之宅太微爲治五車應之是爲五際二雅初分天門之前鬼神之所候聽也

〔案〕漳浦言詩大旨以四始五際爲宗皆本齊說亦詩家之絕學也

〔又曰〕聖人之治仰視天道俯察列國其著者在於江漢大者在於南北周室之日在於婺女南

正軒轅南北百八十度雅頌負陽列國負陰鹿鳴之治自北而南關雎之治自南而北自軒轅以東有天廟天相少微長垣明堂靈臺暨於杓北獄市環衞之所從出大儀少威王禮林樂於是乎在名星一百三十六可數者六百一十七太微天市爲之統首以命二雅自軒轅以西有樽鉞旗斿陵屏離宮暨於苑囿倉囷之所從出秦幽鬼井晉參魏畢衞宼齊虛於是乎在名星一百六十有一可數者四百有八十五車騰蛇爲之統首以命十五國故詩自鹿鳴至於何草文王至於召閔河漢之中天下汚隆所爲權始也天下之治河漢所負不在於中土則繫於首尾故騰蛇太微五車天市相次爲會列國之究爲十二次三垣夾治是則詩之疆理也河漢以內謂之三垣以外謂之列國北不舉吳越南不舉荆楚以爲內外之限自吳越而上危虛在齊室壁在衞奎婁在魯至於魯與宋直而艮坤始中南北分際自荆楚而上鬼井在秦觜參在唐畢昴在魏至於魯與周等而星張奎婁艮巽是居二南燕魯分星所屬伏見於詩亦可知矣

〔案〕詩含神務云邶結蝓之宿鄘天漢之宿衞天宿斗衡王天宿箕斗鄭天宿斗衡魏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陳天宿大角檜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詩緯以十五國之風皆上應天宿是齊詩之義也翼子所言列國分星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班志亦用齊說其以昴畢爲魏之分埜者本星經及淮南天文訓也

〔又曰〕物生於數存於德播於音數以立命德以表性音以著情理性平情以宅於命故其水土不盭星日以正文王公劉鹿鳴斯干楚茨之詩是也五詩之治各七十六歲文王治於內則二南治於外公劉治於內則邶鄘衞治於外鹿鳴治於內則王鄭治於外斯干治於內則齊魏唐秦治於外楚茨治於內則陳鄶曹豳治於外鹿鳴角也徵生於角角生於羽六八之數半用其合故其聲引羽出太簇之陰其音中於清角斯干羽也羽以生角角以生徵六九之數全用其合故其聲引徵出夾鐘之陰其音中於少羽楚茨徵也徵以生宮宮以生商九八之數全用其合故其聲引商出南呂之陰其音中於大徵故

聲生於律音生於聲律者母也音者子也太簇之陰爲羽四十八夾鐘之陰絀徵五十三南呂之陰爲商七十二文王之聲出於蕤賓之陽公劉之聲出於太簇之陽蕤賓之陽爲徵宮生於徵太簇之陽爲商商止於商故文王之宮五十有六公劉之商七十有二五詩之合損益三百列國從之或半或合圭尺所揆隆窪清濁則於是歸也故詩者呼鬼神之情推物而應之也鬼神之德集於中垣候於天門或陽或陰或高或深動其情名則響與之尋故南者音之始蘊也關雎鵲巢皆在軒轅之南宮廟所治帝后是處日在於元枵則鶉火爲主聖人之治風以爲之客南以爲之主江漢以北速滅者六未有愼其脩德者也君子之愼其脩德以夜不息火晝不舉樂而關雎用之以含其憺志肆其鐘鼓是以治則始治以亂則終亂是聖人之所懼也聖人爲詩以別垣野正中外審正（豫之正）齊物埶皆風以爲之候雅以爲之會無中聲者爲之閏有中聲者爲之主變風之不得全律則鴻雁祈父爲之主黍離在中呂之陰權輿在黃鐘之陰中呂半

之窮也黃鐘半之則未窮也其得全律則板蕩崧高蒸民爲之主東山在南呂之陽黃鳥在黃鐘之陰黃鐘之陰則窮也南呂之陽則未窮也故豳之與南王之與秦四者正變之環也律呂相吹風生其間星以紀之月以步之日以視之風以聽之四始舉中而神物之情名皆應矣

〔案〕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星者金之精風者木之精故黃子之言詩以配四始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觀性㠯歷觀情㠯律此黃子詩義之所本也

〔又案〕詩含神務云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冬之位音中羽是齊詩之說於列國之風皆著其音律也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

〔案〕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也五行大義云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此爲中道萬物盛衰出入之所故號二八之門

以當二八月也漢書天文志云日者君之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遲疾失其常則蝕蝕在交道也蝕者陰侵陽臣淩君之象也故日蝕修德以禳之月爲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猶如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君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位也其行遲疾失度亦蝕蝕者當日之衝有闇虛闇虛當月則月蝕當星則星亡月蝕者陽侵陰也故修刑以禳之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

云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肆邪臣在側則日黃無澤日以晦蝕其發必於眩惑一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則日青黑以二日蝕其發必於酷毒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則日赤鬱塞無光日以朔蝕其發必於嫌隙又引京房易傳云日蝕後雰雰不解地必震不過旬中皆足證明翼氏之義

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

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㠯庚寅初用事歷㠯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㠯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也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戊爲公正寅午爲廉貞

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

案翼氏所云太陰建在甲戌指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古人恆以太陰爲太歲爾疋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又云太陰居四仲歲星行三度太陰居四鉤歲星行二度晉灼注漢書天文志皆作太歲開元占經亦引天文篇注云太陰謂太歲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在斗牽牛開元占經歲星

占引春秋緯云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是太陰所建卽太歲之所建也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陰卽太歲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矣孫說是也公休以太陰爲歲後二辰不知歲後二辰之太陰古人用以占驗而未嘗以之紀歲况龔氏明言建在甲戌豈可舍歲建而別擇爲歲後之太陰耶

又案公休注以太歲在子故云十一月庚寅日

黃鍾律初用事庚寅是丙子歲十一月十六日也三易洞璣云以歷推之是歲太歲在甲戌先十一月丙寅冬至正月朔日卯子律不得庚寅歷不得甲午唯立春初律得用庚戌以太歲甲午元日甲子立春庚戌故曰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其實立春在辛亥不在庚戌諸術家所用各不等或先後天耳其庚寅甲午二日則決誤也縱謂庚寅甲午非屬日誤據龔氏奏事言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是指甲戌歲二月戊午言之則所云律以庚寅初用事者當指二月夾鍾之律攷通鑑庚寅是正月二十九日甲午是二月四日戊午是二月二十八日二月建卯而云律得參陽者夾鍾爲陰律陰統於陽故漢書律歷志云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律初用事日日庚寅尙屬寅月故曰參陽耳漳浦旣云以歷推之太歲在甲戌立春得庚戌下又云以太歲甲午立春庚戌說亦兩岐若謂甲午爲甲戌之誤又於情得廉貞之文無著龔氏明言情得公正廉貞戌爲公正寅午皆爲廉貞然則律初用

事爲二月夾鍾之律益昭然無疑也

又案國語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開元占經引海中占曰主好聽讒言廢置大臣女子爲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地坼今據元帝紀言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是時史高與宏恭石顯方共譖蕭望之周堪等黜免之故有此異其後連月久陰者案後漢書郞顗

傳引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元帝知望之之賢欲倚以爲相而卒不果用此陰盛蔽陽之象亂氣之徵也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

深谷爲陵小臨大皆謂詩十月之交也翼氏之說是其義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案）漢書李尋傳云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父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其異最大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李尋說詩與翼氏同意又詩十月之交正義引中候擿雒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用齊詩之說也開元占經引運斗樞曰后族專權地動搖宮又引董仲舒對災異曰地者陰之類也動者後宮臣下專主之權陰盛陽衰故致疾瘦當制後宮齊御百官以救之占應之法亦同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

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案〕後漢書郎顗傳引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章懷注引鄭注稽覽圖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又顗條便宜七事其四曰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矣案熒惑者火之精顗以熒惑失度爲後宮過制之驗與翼氏同義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㠯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㠯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

〔案〕漢書五行志洪範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春秋魯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翼氏以后黨用事親賢疏斥又後宮過制極陰生陽爲諫蓋欲孝元出後宮以損陰氣抑外戚以黜權臣用宗室之良進賢明之選以爲弭變消災之道也

〔又案〕漢書夏侯始昌傳言始昌以齊詩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其精通如此翼氏爲夏侯再傳弟子其學蓋最得師法矣

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㠯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㠯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以上並漢書本傳）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

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箋〕文王之詩毛敘不言誰作魯韓說亦無徵今據翼氏說知爲周公所作以戒成王也呂氏春秋言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引此詩文王在上云云然則齊詩之說非無據矣

奉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

國政者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箋〕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曰君行內虛外有肅敬布政修廢之名苟無至誠爲下犯冒旦晚不驚則日光冥冥鬱泱不清其有水災淫雨霧霜屢臻又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類自救以消之按洪範日月曰漢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日中時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是時宦者宏恭石顯等倚勢讒害忠良帝弱不明君義不達之應也今據翼疏言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是初元間已有此異先是蕭望之周堪等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與恭顯相表裏執故事不聽望之等欲退許史罷中書宦官恭顯譖望之等黜免之上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譖望之令自殺事在初元二年君弱不明諭見於日翼疏故以爲言周堪張猛之復進用未始非翼之啓沃君心無如羣邪害正讒詔徽明堪猛旋又廢黜永光元年復有日白無光之異天之垂戒至爲深切著明矣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箋〕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即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子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注誤奉傳中一云元帝初即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并本傳忽之已可怪

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奉言厭勝東行奏於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孫說見韙張以傳言奉上封事在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之前是年歲在甲戌則明年爲乙亥又明年爲丙子故言因今丙子之四月不知傳言明年對上是歲關東大水爲文大水爲癸酉歲事則地震在甲戌歲明甚其上封事言平昌侯班書蓋偶彙敘在前子博失於考檢耳又案元帝紀言夏四月乙未晦晦字衍文攷通鑑初元三年四月乙酉朔乙未爲四月十一日非晦日也

翼氏傳及五行志並載三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無晦字是其證矣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㠯加此（以上並漢書本傳）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

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劉向傳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蔡邕宗廟祝嘏辭昔周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據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引斯干詩爲證是魯詩說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翼傳言諸寢廟不㠯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疏請從都成周又言連年饑饉疾疫地比震動願因天變徙都與天下更始儉有五年餘蓄然後行考室之禮皆與劉蔡所云改奢即儉因運變通說相脗合足證齊詩亦以斯干之篇爲宣王遷都考室師古僅據毛敘爲言不足以證明翼說也

〔又案〕五行大義引樂緯汁圖徵云艮主立春陽氣始出言雷動百里聖人授民田亦不過百畝此天地之分黃鍾之度九而調八音故聖人以九頃成八家上農夫食九口中者七口下者五口是爲富者不足以奢貧者無饑餒之憂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此黃鐘之所成以消息之和震主春分天地陰陽分均故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音至衆也聲不過五物至蕃也均不過五爲富者廬貧強不侵弱智不詐愚市無二價萬物同

均四時嘗得公家有餘恩及天下與天地同德

今觀翼氏以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疏請正本定制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蓋初元四年太陰在子順日東行歷丑至辰竝應艮震之氣以阜民財而裕國用至七年之明歲太陰在巳循行而南南方者禮故遂以行考室之禮此誠平均天下之要道也窮經致用之學翼氏有焉

翼氏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心之官戶曹火性陽戶曹主婚道之禮肺之官金曹金性堅主銅鐵腎之官倉曹水性陰凝藏物倉曹冬收也先王以冬至閉關不通商旅愼陰凝也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稟四方功曹事君以信援教四方也尉曹以獄司空爲府主士卒獄閉逋亡與之姦則螟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則蠶食於民從類故蟲戶曹以傳舍爲府主名籍傳舍主賓客與之姦則民去鄉里戶曹主民利戶口奪民利故悉去之倉曹以廚爲府主廩假廚主受付與之奸則賊盜起倉曹收以民租侵剋百姓故窮功曹以

小府爲府與四曹計義小府亦與四府利用故小府倉出納主餉種功曹有二府所以爲五官六府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功曹職在刑罰內爲奸故虎狼盜賊殺奪於民上奸下亂也金曹以兵賊嗇夫爲府主討捕與之奸則城郭盜賊起施舍兩偏金曹主市租侵奪故上下相承市賈不平（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載翼氏說愼陰凝也凝譌作無據上文言水性陰凝藏物知無字是凝之譌與百姓通則蠶食於民蠶譌作魚案上文言與之奸則螟蟲生攷洪範五行傳時則有倮蟲之孽注云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據翼氏言從類故蟲是爲蠶食之義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狠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推類敍意探指求源皆象臣下貪狠或若蝗蟲宜救正衆邪退屛貪暴其義足與翼氏相發明矣故窮誤作竆故今爲乙正小府亦與四府利用利譌作則施舍兩偏句脫去舍字又誤作兩偏施攷風俗通

義云嗇者省也夫者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是有施舍之事也蕭吉五行大義本傳自外國中多舛誤茲校其可知者爲訂正焉

〔又案續漢百官志云太尉有諸曹掾史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又云郡皆置諸曹掾史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

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縣亦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今據翼說則是郡縣皆有此尉曹戶曹功曹金曹倉曹也韋昭辯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他皆然衞宏漢舊儀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又云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官中領平鑠署此郡之尉曹也漢書百官表云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續漢志云郡國四

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王隆漢官篇云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云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財隨時輸送詣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然則郡國有金倉二曹以主錢穀明矣知翼氏所云爲指郡縣言者案應劭漢官儀云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據翼言尉曹以獄司空爲府是指郡縣而言也東觀漢記云鮑永爲郡功曹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此郡有傳舍以主賓客也漢

書宣帝詔吏或擅繇役飾廚傳越職踰法王莽傳吏民出持布錢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此郡縣有廚以主收受也小府者猶少府也應劭漢官儀云少府府自別爲藏少者小也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田租芻稾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周禮天官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疏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詁云少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

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然則倉庫少內卽翼所云郡國之小府也功曹有二府謂庫爲一府倉爲一府故又云小府倉出內主餉種謂貸民食及穀種皆小府司其出入也漢書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功曹職在刑罰亭長游徼並禁司奸盜故屬功曹外部謂所監縣邑之屬於郡國者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功曹又主除吏故外部吏亦皆屬焉漢書百

官表官制旣畧王隆漢官篇及應劭漢官儀復亡佚僅存什一今就翼說爲之攷證郡國官屬尙可畧識梗概云

〔又案〕五行大義引洪範五行傳云甲爲倉曹共農賦乙爲戶曹共口數丙爲辭曹共訟訴丁爲賊曹共獄捕戊爲功曹共除吏己爲田曹共羣畜庚爲金曹共錢布辛爲尉曹共本使壬爲時曹共政教癸爲集曹共輸納子爲傳舍出入敬忌丑爲司空守將班治寅爲市官平準賣買卯爲鄉官親事五教辰爲少府金銅錢布巳爲郵亭行書驛置午爲尉官馳逐追捕未爲厨官百味悉具申爲庫官兵戎器械酉爲倉官五穀畜積戌爲獄官禁訊具備亥爲宰官閉藏完具以支干配官亦皆從其五行本體也翼氏五官牌取戊爲功曹餘四曹並取甲乙庚辛者木爲仁金爲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應陰陽之氣而順剛柔之體也故律歷志言律以太族爲人統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萬事各得其理亦與翼氏同恉也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馬穀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迺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

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文德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無周召之佐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案傳中有關詩義者已著於篇故此不復重錄

喬樅識

韓詩

韓詩

學有瘳於聞見而忘其初祖者漢初毛詩未出三家盛行東漢時傳韓詩者尤衆六朝始專尚毛詩而韓詩未泯唐人如顏師古陸德明李賢李善諸儒注釋經史皆引述韓詩至宋元而韓詩始佚於是兩漢諸大儒之文多有不可通者矣敬齋古今黈云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所用奚斯事蓋承班固之誤兩都賦序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奚斯作新廟非作頌之人此雖班固之失蓋承楊雄之誤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商頌那序戴公時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正考甫但爲得頌之人所謂常睎者何此雖楊雄之失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正考甫所作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詩之人司馬遷楊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愚按兩漢尤重經師諸儒皆起韓詩故遞相承述夫有所受之也茹毛飲血草衣卉服固務世所不用然初哉首基義固如此敬齋

謂馬班諸儒謬誤若此況後之學者乎愚謂典博如敬齋不知三家之學爲毛詩先河況有明三百年來專攻舉業其不聞而駭怪乎

詩從古訓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揖我謂我儇兮毛傳曰儇利也釋文曰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儇許全反韓詩作婘音權好貌愚案陸氏之意以韓詩說爲是也今以經文證之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鄭箋曰昌佼好貌昌茂與好則嫙義亦同二章揖我謂我好兮三章揖我謂我臧兮臧與好同義則婘亦同也獵者相錯於道路此譽其人爲好彼亦報前言而謂我好也三章皆一意故序曰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賢好一也韓詩作嫙毛詩作還韓詩作婘毛詩作儇師有異讀聲近借字耳再以他詩證之齊風盧令篇刺荒與還略同二章其人美且鬈毛傳曰鬈好貌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好貌然則婘卷鬈同義毛傳例不改字故隨文釋之再以傳注證之說文嫙好也廣雅嫙好也婘好也古訓相因其來有自又何疑焉

說詩之病

說詩之病有三而淺陋不與焉其一爲拘滯之病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蘇子瞻所謂吾詩必此詩也其二爲强解之病鄭氏之以禮釋詩孔冲遠之曲爲牽就是也其三爲喜新之病宋人之盡翻古序及後儒之好奇改字是也詩無達詁故素絢通於禮後孟子說詩以意逆志經傳引詩或推原本旨或斷章取義是以用之不窮若執一以爲說則窒礙多矣雪山王氏曰詩人偶見鳩居鵲巢用以起興而解者便謂鳩性拙常居鵲之成巢此說詩之病也其言可謂切中所謂强解者不得其意而

從爲之辭雖大儒往往不免惟朱子解經疑則闕如於芄蘭之篇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王厚齋謂朱子集傳闕義眇旨卓然千載之上豈阿所好哉喜新之病或穿鑿自用或道聽塗說尤不可以言詩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況五經自兩漢六朝授受淵源未有無師之學至於唐代師說漸廢然陸氏釋文雖采集諸家而於音義則曰當隨文讀之不煩改字於毛詩鄭氏箋篇題則曰相承已久不敢輒改南有喬木孔冲遠正義云方思泳思皆取思爲辭疑休息當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矜愼如此故其書足傳也至宋以後則不然家自爲書人各有說舊解棄如弁髦經文輒欲改字如王介甫一入貢院滿院皆欲更張通人卓識往往有此聖人復起必不謂然詩曰古訓是式左傳云舊章不可忘也吾謂學詩者先以陸德明孔冲遠爲法然後融會貫通以造乎孟子說詩之旨則庶乎其可矣

詩曰聿通用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以曰爲人之言釋文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愚案曰聿辭也當從韓詩大雅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又攷王逸離

騷注引詩曰子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爾雅釋親注引詩曰聿嬪于京漢書引詩曰聿爲改歲今詩皆作曰曰爲辭故古人曰聿通用

豳土晚寒

豳詩七月篇傳注言豳土晚寒者三陸德明曰晚寒節晚而氣寒也語極明曉月令仲夏鶪始鳴豳則七月鳴鶪月令仲春倉庚鳴豳則蠶月始鳴月令季夏蟋蟀居壁豳則七月在野是由節晚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豳人則正月于耜月令孟春天子躬帝籍豳則二月始耕月令季秋登穀豳則十月納禾稼是由氣寒

節晛氣寒是相因事故統言之孔氏正義謂幽處西北寒來晛非也孫毓謂幽土寒多雖晛猶寒亦非也

衛水

邶風泉水篇首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毛傳云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其末章云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正義云釋水云泉歸異出同肥以下須讀是衛邑故知此肥泉爲衛水也衛風竹竿之二章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其三章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傳云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注疏但言泉源是衛水不言何水惟水經注源委最悉今載於此

水經注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云山海經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頹波漰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闊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瀨勢同雷轉激水散氣暖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又逕南羅川東北與女臺水合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淇水又南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卽此矣有糟邱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故邑號朝歌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水同出時所浸潤水少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左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所入爲左右也淇水又南歷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

紼纚

小雅采菽篇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毛傳曰紼繂也纚緌也疏曰爾雅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郭璞曰緌繫也朱子從其說故集傳曰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纜其舟而繫之也愚按詩詞如葛藟纍縈之葛藟荒之蜾蠃負之式穀似之左右流之左右芼之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福履綏之福祿申之等詞句法皆一例無句首單一字而句中用二字複語者當以紼纚二字俱爲實字紼纚皆索也釋文引韓詩曰纚筰也筰音才各反攷說文筰筊也筊竹索也廣雅曰筊䋜

索也釋名曰引舟者曰筰然則纚與紼同紼纚皆繩索之名可以引舟可以維舟今人謂之簟纜韓詩訓義是也

黍離說

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次章彼黍離離彼稷之穗三章彼黍離離彼稷之實離離無傳孔沖遠引湛露傳云離離垂也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故箋云我以黍離之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穉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

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未周了故也謹按疏云三章厤道其所更見蓋大夫久役經歷夏秋故其言如此下云稷苗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此說甚曲未得詩指愚謂宗周者鎬京也周禮職方氏言五種雍州冀州之穀宜黍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故宗廟宮室盡爲黍稷據所見而傷之離離黍稷成行之貌玉篇有穲字云禾苗也廣韻則云穲穲黍稷行列也玉篇廣韻皆六朝人之舊其時齊魯詩逸韓詩尚行穲穲爲黍稷行列所見必韓詩語也毛詩作離離三家作穲穲音義並同周易離麗也離離即穲穲也蓋時人於黍言離離則稷之離離可知稷言苗言穗言實則黍亦由苗而穗由穗而實可知詞義上下相包古人立文之妙正在於此今謂稷苗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不亦誤乎又爲之辭曰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固矣稷先種後熟爲穉黍後種先熟爲穋首章謂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可也黍先熟則稷成實時黍已穫矣而常云離離何耶黍稷雖有穉穋然大時亦相類故小雅出車篇正宗周時詩其言曰

黍稷方華是其証矣通藝録九穀考精審詳密足正二千年之誤惟於此詩亦不能無疑故余宗孟子說詩之旨以意逆志爲程君獻疑未審於經義尚有合否

中谷有蓷

王風中谷有蓷篇首章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二章中谷有蓷暵其脩矣三章中谷有蓷暵其濕矣傳曰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脩且乾也鵻遇水則濕箋曰鵻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廣雅疏證釋草益母條下說是詩云案說文暵乾貌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暵乎火則暵即是

乾乾與濕相反既云暵其乾矣又云暵其溼矣於義固不可通草傷於水先濕後乾而詩乃先乾後溼於文亦復不順且神農本草云茺蔚一名益母生海濱池澤則此草性亦不畏濕也此由誤解濕爲水溼故致多所牴牾其言蹖矣愚謂諸家既誤解溼字并誤解乾字又以暵爲乾貌而經傳俱不可通矣此詩之旨非壽温毛傳不能明也謹案草有山草隰草水草之異山草者如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之類無傷水之說水草者如采蘋采藻于沼于沚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類亦無畏水之說若生平地及近水厓岸皆陸草也生於下溼

者爲隰草然近水旁不生水中與菡萏荇藻不同亦皆陸草也蓷之爲物郭注云今茺蔚也廣雅名益母陸璣云舊說皆云菴藺是也今按菴藺處處有之江淮間尤多然宜於下濕之地不宜傷水谷者山之窪處故曰空谷其地幽深故曰幽谷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左傳疏引李巡云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公羊傳疏引李巡曰水相屬曰谷谿澗皆山泉之水谿自達川谷水小于谿故注谿曰谷公羊傳又云無障谷欲其能注谿也中谷谷中也谷中幽溼之地草之爲物易生易長又谷中泉水滋潤不慮旱乾然山水大發滿谿滿谷則

草被掩沒水去而草病矣中谷有蓷與葛覃之施于中谷一例近水則茂傷水則萎是谷草無畏旱之義有傷水之理傳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此其義也暵其乾矣傳曰暵菸貌毛公豈未聞暵乾之訓不曰暵乾貌而曰暵菸貌說文菸鬱也一曰殘也楚辭九辨曰葉菸邑而無色兮玉篇菸鬱也廣雅蔫菸殘葾也說文蔫菸也大戴禮用兵篇草木殞黃殞與蔫同玉篇葾敗也萎菀也諸文轉相訓皆此詩乾字之義乾與蔫菀同意菸鬱之乾非日曝之乾非火燥之乾謂傷於水蔫鬱而將死耳傳文暵菸貌非單釋暵字乃通釋暵其乾矣之意並

次章暵其脩矣三章暵其溼矣之意而通釋之菸貌二字文簡而旨微乃形容語也大抵毛傳訓詁往往釋意不釋詞與爾雅一例後儒知其意者鮮矣昔程子謂毛公最得聖賢之意近程易疇謂說文爲治經津筏愚以爲二書當互證也說文暵乾也引易燥萬物者莫暵乎火此一義也又曰灘水濡而乾也引詩灘其乾矣此又一義也暵灘二文水火異義形聲異字易詩異解許君自序曰易孟氏詩毛氏皆古文也然則說文承用毛旨明矣今詩作暵者蓋古今文之傳變已久古者義由於聲聲近則義通故三家詩與毛詩異字動以百數其歸

一也後人分門別類遂多格礙非恢也毛傳曰暵菸貌說文灘水濡而乾也與易莫暵乎火異義孔疏不引說文灘字注語而引說文暵燥也易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以釋毛傳傷水之義非惑與毛公傳詩最正其時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訓詁矜慎文義通達爲言詩刱祖若首章次章皆爲乾燥祇因末章濕字遂以暵其乾矣爲傷於水前後刺謬與後之淺學望文生義者同譏何以爲毛傳次章曰脩且乾也且猶將也言蔫鬱而將先也釋文脩本作蓨釋名蓨縮也爾雅釋草脩苗（郭注未詳）說文蓨苗也苗蓨也苗音徒歷切又他六切蓨音滌又式

竹切與下歗淑爲韻苗蓨皆草色蔫鬱之名三章傳曰雖遇水則溼傳意非乾溼之濕傳文簡略若爲水溼此不待訓而知者傳文有是乎傳意謂溼者鬱也雖遇水則濕言遇水則鬱耳方言濕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失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惄郭注云溼者失意潛沮之名方言又曰鬱惄思也轉相訓則濕亦鬱也人之欲而不得者謂之溼則物之鬱而不遂者亦謂之溼矣詩人以草之不遂其生與人之不遂其生猶所謂無草不元無草不黃也三章一意傳訓亦前後一意後儒誤執說文暵乾之訓以疑毛傳又因三章溼字瞻顧傷水之說故前後窒礙於是從爲之辭所謂甚難而實非者也

夏屋

秦風權輿篇於我乎夏屋渠渠毛傳云夏大也（釋詁文）鄭箋云屋具也釋言文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王肅謂居大屋而食無餘正義駁之是也楊升菴訂譌則引字書夏屋大俎也但云字書不知何人字書恐未可信又引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爲夏屋卽房俎此亦因房屋字類而意之耳如果夏屋爲房俎諸大儒獨未聞之乎不如仍

依爾雅及傳箋正訓爲得

町疃

詩東山篇町疃鹿場毛傳云町疃鹿跡也說文田踐處曰町又曰疃禽獸所踐處也說者謂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疃說文以町疃字載於田部凡田之屬皆從田若町疃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其言似乎有理而實未通於古訓田之屬皆從田固也然田之屬不一和田謂之疁殘田謂之畸（皆見說文）又謂之畻不特此也田界謂之畔田閒道路謂之畛兩陌閒道謂之畷然則田踐處謂之町疃遂非田之屬乎左傳町原防井

衍沃凡原阜隄防之地爲之界域謂之町其地高阜往來踐履者多故云田踐處曰町也町疃雙聲一意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注云童土疃也凡不生草木者謂之童童土猶言荒野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則町疃之爲鹿場自古有之也毛許二公皆太簡其言必有所受無妄以田畝訓爲鹿跡之理且以經文比例觀之伊威之蟲本生於牆壁蜘蛛之網恆結於當戶町疃自爲獸踐熒火原是夜飛但家有人則其跡必少家無人則其類遂多鄭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側然令人感思可謂善體物情矣若如或說則町疃本田

畝耕種之地今踐爲鹿場不當有而有與上下文不一例非詩人之旨也

唐棣常棣考辨

唐棣常棣自來名實相亂注釋家未有確指其同異者今以爾雅爲宗而疏證之如左爾雅唐棣栘郭注云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玉篇栘棠棣也棠棣卽唐棣廣韻作扶栘陳藏器云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花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又召南何彼襛矣傳云唐棣栘也說文栘棠棣也然則唐棣也棠棣也栘也夫栘也扶栘也白栘也一物而有六名唐棣與常棣異爾雅常棣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常棣棣也疏引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采薇詩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常常棣也七月詩云六月食鬱毛傳鬱棣屬正義引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神農本草云鬱李一名爵李御覽引吳普本草云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爾雅疏引陸璣疏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

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右多有之顏師古急就篇注云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乎爲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又說文云棣白棣也論語疏引陸璣曰奧李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皆此本也然則常也棣也常棣也奧李也郁李也車下李也雀梅也鬱也一物而有八名但赤白異耳而豳風正義引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則是一種之中又復有異故毛傳鬱字注云鬱棣屬也足以該之矣廣雅疏證云鬱者棣之類故古人多以二物並言史記

司馬相如傳云隱夫鬱棣漢書作薁棣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榴（廣雅若榴石榴也）郁棣皆是也據此諸文則唐棣常棣之不同亦較然矣而論語疏引陸璣曰唐棣奧李也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豳風正義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皆誤以常棣爲唐棣詩考引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蕚不煒煒皆誤以唐棣爲常棣唐棣與常棣混淆是爾雅之文爲重出爲强分二物何能無辨

遷鶯出谷

詩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事論者以爲誤由唐人謂伐木之詩但云鳥鳴嚶嚶曰嚶其鳴矣鄭注嚶嚶兩鳥聲經文與注竝無鶯字及黃鳥字而唐人省試有早鶯求友詩及鶯出谷詩後人循襲相沿他書無證據故也愚按詩三百篇言鳥聲者多矣如鳳凰鳴矣雝雝喈喈關關雎鳩雝雝鳴鴈睍睆黃鳥載好其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有鷕雉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之類或聞聲而知其名或睹■而聆其音未有泛言鳥聲者詩人覽物起興各有所■故鳥獸草木引以爲喻者必著其名况鳥有四時有■大其類有美惡聲音亦因之而異爾雅釋鳥云行扈嘖嘖宵扈唶唶郭注因扈音聲以爲名也故詩咏倉庚之及時則其音喈喈咏雞鳴之不已則其音膠膠言鴟鴞作室之苦則其音嘵嘵言鴻鴈哀鳴之狀則其音嗷嗷今曰嚶鳴曰出谷遷喬曰嚶鳴求友又反復咏嘆之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詞繁不殺如此實有所見而不著鳥名與他詩獨異覺出谷遷喬殊爲泛泛其可疑一也出谷遷喬明是春景非泛言鳥也嚶字從嬰嚶嚶小鳥聲非泛言鳥聲也春鳥之類不一音亦不同詩人言春和之景取興於倉庚燕燕者居多即後世詩人春景亦多言鶯燕古今時勢雖異性情寄託則同然則詩之嚶嚶當爲鶯鳴之聲何以不著其名其可疑二也嚶字唯出於此他書亦未見其爲鳥聲與關關喈喈一例皆疊字以成文若單舉一字則不辭嚶鳴之語相沿不覺若以其例而言則曰關其鳴矣喈其鳴矣可乎其可疑三也鶯字一見於小雅桑扈篇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毛傳曰鶯然有文章玉篇廣韻竝有鶯字又有鸎字鶯字注云鳥有文鸎字注云黃鸎也其實鶯鸎竝一字故說文鶯字注云鳥名也竊疑詩詞鳥鳴嚶嚶當作鸎鳴嚶嚶或即作鶯字鳴嚶嚶與雞鳴膠膠鴈鳴嗸嗸句法一例而嚶其鳴矣嚶當作鶯鸎

字因上文嚶嚶之字而作嚶耳論者謂玉篇廣韻俱經唐宋人增脩非復顧野王陸法言之舊則鶯字或爲唐宋人所增亦未可定若說文則固以鶯爲鳥名矣但以鳥鳴嚶嚶竟爲鶯鳴嚶嚶若無證據猶應說也求之古文則有張衡東京賦云鴡鳩麗黃關關嚶嚶又歸田賦云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平子兩賦詞宗京都之賦五經鼓吹豈妄以嚶嚶屬之鸝黃與雎鳩關關之經語作對且一再用之貽誤後人乎愚謂兩漢之時毛詩未出三家盛行孔仲達云韓詩與毛詩異字動以百數平子未見毛詩賦中所用之語爲三家詩

無疑齊魯詩久佚韓詩至唐猶存自漢至唐多有承用韓詩語者至韓詩亦佚於是古文異義多不可考矣葉大慶引梁元帝言志賦云聞鶯鳴而懷友陳楊譓從駕祀麓山廟詩云鶯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自梁陳已用遷鶯事非唐人之誤葉君所言良是但謂唐人本于平子則又不知平子之語蓋本于三家也惟是出谷遷喬終無了義一日諷詠葛覃之首章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矍然曰此非出谷遷喬之證乎案葛覃之首章毛傳曰興也箋曰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伐木之首章毛傳曰興也疏曰鳥鳴與伐木連言之葛覃以黃鳥爲興亦此類也蓋二詩之所由異致而因所見以起興則同咏葛葉曰萋萋咏伐木曰丁丁皆言其所有事也曰其鳴喈喈曰鳥鳴嚶嚶因所見而連及之也曰中谷卽谷中也葛延蔓之處而有黃鳥于飛非出自幽谷乎飛而集于灌木非遷喬乎黃鳥非卽倉庚乎黃鳥倉庚非卽黃鸝乎其鳴嚶嚶非卽其鳴喈喈乎以詩證詩而千年之疑義釋矣

君子攸芋

小雅斯干篇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云

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鄭箋曰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疏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經義述聞曰按謂大謂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椓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嫩宮室曰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詞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此說確矣愚按古人於聲近義同之字往往互通非誤也釋詁曰訏芋宇幠大也訏芋聲義並同芋宇幠聲近義同君子攸芋釋文曰芋或作吁士冠禮周弁殷冔

注曰㝵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錢氏潛研堂答問云㝵當從曰吁聲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illegible]字下並作㱿曰吁是芋幠與吁㝵音近義同也芋訏㝵宇皆以于得聲于即吁字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是也檀弓曰易則易于則于注（廣大之意）然則訏也芋也宇也于也㝵也幠也皆有大義又皆有覆義又皆有居義但觀古人立言之意何如耳故以名物言則爲覆以堂室言則爲居若推廣言之則爲大知古人立言之意而會而通之則無疑於其言矣孟子謂說詩不以辭害意余謂訓詁之說亦然

古無甎字

詩斯干篇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毛傳云瓦紡甎也甎字唯見於此經典則無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又土部墼字注云瓴適也一曰未燒也按瓴適亦已燒者古人於土器之已燒者通謂之瓦故曰土器已燒之總名禮稱有虞氏尚陶則瓦之由來遠矣古者牆垣皆築土爲之故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曰築之登登曰約之閣閣椓之橐橐瓦有二用一以覆屋古制草屋與瓦屋並用考工記匠人職說築牆之事云葺屋參分瓦屋四分賈疏云葺屋謂草屋左傳云清廟茅屋漢儒說明堂之制云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是古有茅屋襄二一八年左傳猶援廟桷動於甍晉語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說文甍屋棟也徐鍇云所以承瓦也釋名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程易疇通藝錄云甍者蒙也凡屋通以瓦蒙之曰甍故其字從瓦此用瓦覆屋之證也一以爲堂涂詩陳風中唐有甓毛傳云甓令適也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涂謂之陳瓴甋謂之甓鄭注考工記匠人云堂涂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賈疏云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釋文云裓音階司馬相如長門賦致錯石之瓴甓兮漢書尹賞傳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又鄭注禮運云瓦瓴甓是瓴甓亦謂之瓦故其字皆從瓦說文所謂土器已燒之總名者是也鄭氏注禮及漢人文辭並稱瓴甋未有言甎者廣雅始云甓瓴甋甗甎也郭璞注爾雅亦云甗甎也皆取當時之名以曉人然則甎之名其起於漢魏之閒乎又井象傳井甃无咎脩井也馬融注云甃爲瓦裏下達上也廣雅甎甋甃也廣韻甎井甓也玉篇甋牡瓦也甎甋並徒紅切按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狹長者謂之甗甎按今俗呼銅瓦即古之甎瓦與其形狹而長婦女用以搓綫猶古之遺意竊謂毛詩弄瓦傳本作紡瓦後人添傍作甎

耳猶唐人作周禮疏釋鄭注令甓裓云令甓則今之塼也塼又唐以後之俗字詩集傳瓬塼也亦然然本土器作塼猶可今則俗通作磚去古益遠矣

君子如届

小雅節南山之五章曰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云届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按届字最難曉箋謂行至誠之道則至下添出誠字非詩人之意集傳謂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亦於至字上增益成語恐未然愚謂届猶夷也夷届一聲之轉皆止息之意大雅瞻卬篇曰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則古有夷届之語夷届猶夷瘳也彼注云夷常也届極也爲病于民■如蟊賊之害禾苗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正義云届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爲已已止也君子如届夷與彼文之夷届同也此詩前章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云夷平也用平則已正義釋之云言王但用平正之人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然則式夷式已與如夷如届之義又同也涵泳詩詞謂昊天乎不均降此盈訩之俗昊

天乎不順降此乖爭之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乎人耳故能止訟者君子也君子如止息之則民多訟之心自已平情者君子也君子如平易之則民惡怒之情自去注云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正義云言何不行化以反之得詩人之旨矣

小宛

小宛詩序大夫刺幽王也依注疏之說最難理■朱子以爲穿鑿破碎良然然謂兄弟相戒亦無所見愚謂抑之篇曰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此詩曰明發不寐曰各敬爾儀曰夙興夜寐曰惴惴小心曰戰戰兢兢與抑詩之旨相類所處之時亦略同當爲大夫刺幽王亦以自警也但抑詩多涉國政此詩則意在勤修以免禍此小大之分也

周宗

小雅雨無正二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序以爲刺幽王之詩毛傳簡略王肅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鄭以爲刺厲王之詩曰周宗鎬京也謂諸侯不朝王流於彘集傳曰宗族姓也言周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愚謂此解皆非也詩言周宗

不言宗周宗字當實有所指非謂其道已滅然以爲鎬京則雖厲王流彘鎬京固在共和輔政不得謂之旣滅若謂周之族姓當時同姓尙多亦不得言旣滅循誦詩人之意周宗者謂周室之宗子也周宗旣滅蓋指幽王廢太子宜臼而言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太子宜臼將殺之鄭語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亂亡之禍莫大於此故曰周宗旣滅大雅板之卒章曰懷德維寍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注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左傳僖七年晉士蔿引詩曰懷德維寍宗子維城君其務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今幽王暴虐又逐太子宜臼將殺之太子奔申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豈特城壞而已故曰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下文因言衆叛親離諸侯莫朝蓋詩人已知其必有驪山之禍矣左傳襄二十九年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此周宗則指同姓言之板之詩所謂大宗維翰者亦同若周宗旣滅則惟幽王暴虐放逐太子其事足以當之

心害

詩言螟螣蟊賊爾雅釋之皆害苗之蟲也而食心者爲首稱今詩疏引李巡曰食苗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爾雅正義云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羅說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心之蟲不可見祇視葉有纏絲卽知有蟥蟲食心矣今農人孟春月幾望然稭田野謂之照蟥蟲是亦古人卜畀炎火之遺意也愚謂豈獨苗爲人心亦有之今俗語言人心之姦慝者謂之蟲咬心又有心如蟥蟲之語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焉得有然火以燬之者哉

莪蒿

小雅蓼莪篇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次章蓼蓼者莪匪莪伊蔚毛傳但云蓼蓼長（張丈切）大貌鄭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匪莪故謂之蒿由行役憂思心不精識莪卽是蒿如箋意則本爲一物非詩旨也案蒿之種類不一其香美中啖者名菣爾雅云蒿菣說文云菣香蒿也（菣去刃切）香蒿之類有五種一曰皤蒿爾雅云蘩皤蒿注白蒿疏云皤猶白也本草云白蒿注云此蒿葉粗於靑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陸璣草本疏云蘩皤蒿今白蒿春始生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一曰蔞蒿爾雅云購商蔞註商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說文蔞艸也可以烹魚陸璣云蔞蔞蒿也其葉似

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芽生莖正白生食香美其葉可蒸爲茹一曰藾蒿爾雅苹藾蕭注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草木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一曰青蒿草木疏云詩食野之蒿青蒿也香中炙啖荆豫之閒汝南汝陰皆曰菣也一曰蘿蒿此則蓼莪之莪矣爾雅云莪蘿注今莪蒿也亦曰廩蒿說文云莪蘿莪蒿屬草木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中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似蔞蒿以上皆香蒿其蒿之不中啖者亦有四種一曰艾蒿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一曰荻蒿爾雅蕭荻注云卽蒿也草木疏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曰牛尾蒿似白蒿莖麤斜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一曰牡蒿卽蓼莪之蔚矣爾雅云蔚牡菣注云無子者說文云蔚牡蒿也草木疏云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一曰蓬蒿說文云蓬蒿也月令云藜莠蓬蒿竝興以上不中啖者皆蒿也綿初案詩人之言各有當莪本香蒿菁菁者莪取其美盛蓼蓼者莪則義取長大爾雅多釋詩辭釋草云蘩之醜秋爲蒿注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爲蒿疏云此言蘩蕭莪之類春始生氣味各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案此文正與詩人匪莪伊蒿之旨相發明蓋莪三月初生人食之以爲香美今則蓼蓼然長大而老成不復辨其爲莪而通呼爲蒿矣喻人子幼時爲父母所愛今則長大老成而不能養其父母爲可哀也匪莪伊蔚者莪三月生時本爲香菣今則蓼蓼然長大而老成則不名莪蒿而名牡蒿矣喻人子長大而老成偉然丈夫而不能奉養故繼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知蒿之醜類則詩人之旨不明然則草木鳥獸之名學詩者其可忽諸

賓之初筵

小雅賓之初筵據當時禮儀以立言鄭箋優於毛傳學詩者非詳考於禮不能明其末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毛傳既簡畧鄭箋則辭義詰屈未安綿初以爲末章武公自警之辭也今疏釋其義案詩凡五章首章因射而飲二章因祭而飲皆備言禮樂之盛鄭箋具矣三章四章言旅酬以後徹俎安坐進羞無算

爵之事故三章復以賓之初筵起之記云古者於旅也語謂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旅酬之時敬稍殺然升降揖拜執觶奠觶猶必謹於威儀故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迨說屨安坐舉觶卒觶交錯以辯於是有醉而失禮者故曰賓既醉止威儀幡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鄉射禮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以禮始以禮終故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鄉射記云大夫後出則禮飲固有後出者矣既醉則失禮彌甚故曰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極言醉者之狀而終之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可謂深切矣末章云凡此飲酒或醉或否總上文未醉既醉而言以下則武公警戒之語也韓詩以此詩爲武公飲酒悔過朱子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當從韓詩則末章正武公自警也所謂監史者傳云立酒之監佐酒之史傳義是也燕禮鄉射禮獻爵酢爵酬爵既畢工告正歌備之後旅酬之先並立司正鄉射注云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引詩云又立之監或佐之史（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令皆醉與注禮異非也）解倦失禮即此詩大怠之謂式勿猶郵勿策勵勸戒之意式郵密聲近義通虞雅言醉而不出彼醉者固不臧矣不醉者得無反以爲恥乎故監史爲之教戒從而告之使無至于大怠也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以取仇怨則將責汝以無然之事汝於三爵之禮儀尚且不能記憶況敢又多飲乎三爵鄭謂獻也酢也酬也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禮記玉藻篇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誾誾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采菽

采菽五章毛傳曰輿也鄭箋以采菽采芹皆不爲興謂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大豆之葉以爲藿次章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云芹采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鄭氏以禮釋詩故其說多泥詩人但因所見以起興無深意也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君子皆指諸侯來朝之時遠望而覩其旂漸近而聞其鸞聲既至則見其載驂載駟而戾止于斯也此言車乘下章即美其衣服威儀詩言次第如此鄭氏則以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爲王乘此驂駟而往迎之語脉隔斷非也且詩中稱王皆曰天子君子皆指諸侯而言以驂駟爲王自往迎以君子所屆爲君子法制之極迂曲不已甚乎

上帝甚蹈

菀柳三章毛傳曰興也（朱子以爲比也）上帝甚蹈毛傳曰蹈動也疏釋毛意曰甚變動而無恆也鄭箋曰上帝者愬之也疏曰訴之於天也（國語作上帝甚神集傳從國語王肅述毛以上帝爲斥王）無自暱焉廣雅曰暱病也（與次章瘵同義毛傳以爲近也）愚案序言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此說者推原詩人言外之旨若詩詞則微而婉矣詩言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欲就之止息乎以興王者本爲人所歸往也今則瞻仰上天甚變動而無恆因畏懼相戒以爲無自取病焉可矣雖王事迫我使我治之然其後必獲罪而使我困窮謂之何哉凡人窮則呼天上帝甚蹈無自暱焉猶言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也猶言蕩蕩上帝其命多辟無自立辟也極亦病也邁猶極也凶矜則病之至也三章皆一意韓詩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慆慆與蹈古同聲皆變動之意集傳據戰國策謂蹈當作神似未允末章彼人斥用事之小人如皇甫尹氏之類鄭箋謂斥王非是詩人怨而不怒無直斥其君爲彼人者

毛詩

毛傳多精粹語角弓篇四章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五章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晉風下泉篇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傳曰亨魚繁則碎治民繁則亂

陳錫哉周

大雅文王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毛傳云哉載也鄭箋云載始也文王以恩德之施造始周國孔疏云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是其通也昭十年宣十五年左傳引詩作陳錫載周爾雅釋詁哉始也是哉與載同訓爲始毛鄭詁訓皆有徵矣按哉栽載古字通用是也但陳錫始周不辭句中當增出造字且太王已始基王迹文王興周非造始也愚謂載當訓爲爲猶造也作也載周猶言造周即序文作周也益稷篇乃賡載歌史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鄭注大宗伯云載爲也釋言曰作造爲也夏本紀率作興事是爲與作同載周即作周也陳錫哉周言敷施治道以作周而子孫蒙其福也

無遏爾躬

大雅文王篇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傳云遏止也箋云當使子孫常行之無終女身則止疏云遏止釋詁文也按遏之爲止本屬通訓但於詩意不恊若如鄭說無乃迂

曲而實非乎壽釋上下文曰無念爾祖曰宜鑒于殷曰儀刑文王皆戒成王非戒成王之子孫也釋文云韓詩過病也愚謂當從韓詩玉篇亦云過病也蓋即韓詩語伊尹之戒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此詩周公戒成王言天命艱難當敬天畏天無顛越以病爾身無過爾躬猶無越厥命以自覆也下言宣昭義問而終之以儀刑文王勸戒之意深矣

生民詩姜嫄生后稷釋故

周人妣姜嫄祖后稷爲一代之大典禮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謂周人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

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其言是也毛詩篇義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經首二句特著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后稷生於姜嫄姜嫄更無所妃后稷之上更無祖是以周祖后稷推事后稷之義以事先妣其義已昭昭如揭日月矣姜嫄無所妃何以生后稷經於時維姜嫄下爲設問之辭曰生民如何蓋事異於常雖聖人難言之也下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則是由禋祀而生子也婦人無夫何以禋祀上帝何以有子若猶有夫則禋祀獲福世恆有之不得謂無父也故秦漢以來異說紛然爲治經者第一疑案原其所以致惑者有二焉一由大戴禮帝繫篇曰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也孔疏載張融說云如嚳爲稷父帝嚳聖夫姜嫄正配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俱但立姜嫄之廟乎然則帝繫所云失實之詞未可以爲據也一由緯書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也史記周本紀亦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棄鄭氏箋詩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

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後儒疑者半信者半謹按毛傳曰姜嫄配高辛氏帝焉又曰帝高辛氏之帝也不曰帝嚳而曰高辛氏帝曰高辛氏之帝與鄭箋高辛氏之世妃同意謂高辛氏子孫之妃也姜嫄既無所妃而又云配高辛氏帝者何也禮婦人無外事姜姬在父母家無故而禋祀上帝非所以爲訓也經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謂從帝行郊禖之禮此本其始事而云也難者曰若是則姜嫄固有夫矣論者以姜嫄不夫而育故有踐大人跡而忻然之

說若以爲從高辛氏之帝而見於天則后稷固有父矣經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者何謂也謹按毛公不信巨跡之說其釋詩曰從於帝而見於天謂姜嫄從帝之後踐跡而行將事齊敏以歆饗上帝爲神靈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郊禖禮畢則震動有身則早敬不怠於是乎生於是乎育是爲后稷也言姜嫄禋祀生子異於常人也難者曰如此則禋祀獲福理固有之何以弃若未嘗弃而言之是誣也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爲非父之子是惑也謹案首章經文隱約在說詩者以意逆之蓋凡人祈子必需之時月必進御于君或不應或遲之久而後應其應者以爲祥矣然實人生之也今詩於禋祀敏歆之下即繼之曰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是禋祀之後無端而有身及期而生子非理之常莫知其由也戴庶常曰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畀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可謂得詩人之旨矣詩人詠歌之體言之不足則重言之况后稷天生神聖體大義疑質言之不足故二章反復嗟嘆以明之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四句一

韻言子得易生母無病苦傳云凡人在[illegible]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后稷之生皆無之異矣又申之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寍二句爲一韻言自有身以至於彌月皆上帝之顯其神靈使其母子俱安寍也又設爲疑詞以重申之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二句爲一韻特言禋祀生子以明上文之意釋詁云康靜也傳曰不康康也言姜嫄立心靜慎禋祀上帝無人道而居然生子是其異也經文既明言禋祀生子又以居然之詞嫌重之明不由夫婦之常也疏曰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得之難者曰傳言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其禋祀也從于帝而見於天則姜嫄有夫必謂后稷無父實所未喻曰此必證之於三章之說而後明也謹案三章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曰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然則后稷之生天異之姜嫄異之高辛氏帝異之於是棄之棄之者高辛氏實無是子也高辛氏無是子而遂棄之者神之也不寍惟是負之

臨巷寒氷牛羊禽鳥亦異之神人不死遂收取之收者姜嫄也非高辛氏也神其子者異其母蓋旣棄則母子相依遂長養於后稷之母家矣下經云卽有邰家室非其明證與然則后稷之由來有邰氏之人民亦異之堯典命官帝曰棄汝后稷棄之爲弃帝廷皆知之天下後世曉然知后稷之生於姜嫄此周人所以祖后稷其上更無可推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姜嫄更無所妃職是故也生民之詩首揭其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其義大明於天下而不祖帝嚳之說可以無惑矣難者曰后稷非高辛氏之子信矣天生靈異故有感迹之祥經

所謂履帝武敏歆者是也必以爲不可信則靈異之徵不見謹案神人之生異於常人稷之名棄則異中之尤異者經生家所謂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者職此之由若必求其跡以實之非通論也集傳引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今按巨跡之有無余不敢以臆斷但三復經文凡言帝者非天帝卽人帝也據緯書履大人跡之說則詩所謂帝者天帝也天帝見形聖人所不道見巨跡而指爲天帝不亦怪乎所履者又確然爲天帝之拇不亦迂乎踐大人跡而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誰實見之其爲怪迂抑又甚焉周家累世聖人以此陳之郊廟播之朝廷示天下而垂後世舍人事言禨祥既怪且迂不亦誖乎且經文履帝武敏歆必當加是解乎楊子雲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毛公我師也吾從傳毛公傳詩遠有端緒所稱述者多先聖之遺言所引證者皆春秋之掌故於經文例不改字訓詁必悉依爾雅蓋其愼也獨此傳不用爾雅敏拇之訓其見卓矣雅頌言稷

契竝天生神聖姜嫄以元鳥至之日祀郊禖而生棄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郊禖而生契其事同雅言禋祀以弗無子頌言元鳥降而生商詞不同事則同也感跡吞卵經文所無諸儒信緯故聚訟紛紛耳夫龍漦生女乃亡國之妖孽不可以比神聖漢祖雲龍之祥後世史書無代無之不可爲聖經作證天生靈異氣化所感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周公以一代大典作歌垂信原委昭晰無虛詞假借於其閒魯頌閟宮亦仿生民而作孔子錄之以示一代之典禮學詩者依傳釋經是爲得之若夫按迹而求鑿空爲說背先師之故訓喜怪誕之謬辭前

詎未終後難復起吾無取焉

夸毗

大雅板之篇曰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朱子集傳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謹案大附之言不辭必增入大言諛言而後成語恐非其義夸毗古語當從古訓以釋之爾雅釋訓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其說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柔嘉維則若柔媚成風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雖有善人亦浮沈於其閒而無以自見故繼之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其義精矣顧寍人引夏侯湛抵疑白氏長慶集策宋史羅點傳諸文以發明之懇切詳盡眞有關世教之言非徒訓詁詞義而已學者所當詳玩又案孔子以友善柔爲損友善柔卽夸毗之義史載傳咸受父杖曰具曉所言大旨教咸諂也白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圓轉二字形容體柔絶妙又楊升菴丹鉛總録有一條云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喩之凡猫犬穴頭可容身卽過矣言雖切中未免太虐然善柔之人其弊必至於此因循惰寙亂俗賊身在上者知其害於政而屛斥之爲士者知其損於德而疏遠之則庶績熙而人品立矣

斯螽莎雞蟋蟀

斯螽莎雞蟋蟀當各爲一物五月陰生詩人序物候以明時著將寒之有漸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記所見蟋蟀在野在宇在戶在牀下記所聞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言蟋蟀倒文爾疊三在字而于十月下變文言入此古人立言之妙陸璣草木蟲魚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是也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卽此九月在戶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則七月以前不鳴也據草木蟲魚疏爾雅蜇螽蜙蝑也卽舂黍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莎雞如蝗毛翅數重或謂之天雞愚按爾雅螒天雞其卽莎雞與邱光庭謂莎雞卽絡緯其說近是朱子詩集傳謂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無明文蓋以意釋之耳

不顯不承

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按此義誠發前人所未發矣愚按不字古人有正用有反言有轉注如不忮不求不騫不崩不競不絿不可弭忘不可諼兮之類此正字也如小雅桑扈篇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大雅文王篇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不顯維德不顯其光毛傳皆云顯也此皆反言以決其意不之轉聲則爲丕敷悲切其義轉而爲大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丕顯丕承即詩之不顯不承也無字亦然凡正言無者皆無有之義若文王篇無念爾祖毛傳云無念念也服虔左傳注云不尙尙也無寍寍也爾雅勿念勿忘也郭注勿念念也與毛詩訓故同此皆反語無之轉聲則爲幠其義轉而爲大說文引洪範云庶草蕃無即作無字凡若此類學者當通其意經典之語隱文讀之不必改字陸氏之言諒矣

魴鰥

齊風敝笱篇首章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傳曰鰥大魚也箋曰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次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傳曰魴鱮大魚箋曰鱮似魴而弱鱗三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傳曰唯唯出入不制箋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愚按毛鄭釋魚大小異義鄭箋是也說文魴赤尾魚也又名鯾字又作鯿郭注爾雅曰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璣疏曰魴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據此及今日目驗則魴之爲魚非大而難制者總以鰥鱮皆非大魚可知唯唯亦非巨魚縱恣之貌韓詩作遺遺音義並同皆行相隨順意也玉篇作遺遺云魚行相隨顧野王所見亦韓詩故云古人立辭音義皆有轉注故極大之魚謂之鰥又謂之鯤極小之魚亦謂之鰥又謂之鯤蓋魴鰥對文以大小言魴大于鰥也魴鱮對文以美不美言魴美于鱮也魴喻文姜故重言之鰥鱮喻從者故更換言之唯唯則上

下相充行相隨順之貌揄文姜淫恣而從者隨從之爲惡詩人以爲易制而不制其爲魯桓病也深矣

碩鼠

草木蟲魚疏曰碩鼠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按石當作碩）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且謂此鼠（以上陸璣疏）兼明書曰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云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草木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云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即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以上兼明書）懋按鼠貪食以致肥大故謂之碩鼠其義亦通然經文首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次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正陸璣疏所謂食人禾苗者豈尋常鼠乎凡鼠無不畏人者疏云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豈非畏人乎尋常鼠不食禾苗疏云今河東大有鼠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孔冲遠云碩大也其鼠頭似兎尾黃色豈無所見而云然乎樊光謂碩鼠即鼫鼠碩鼫音義並同詩刺重斂指碩鼠而亟呼之其情迫其詞厲食黍食麥食苗其害大豈尋常鼠乎邱光庭不細審經文謂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何言之過也

韓詩內傳
徵四卷敘
錄二卷

獨山莫繩孫署檢

叙目

韓詩叙錄上
韓詩叙錄下
韓詩內傳徵國風卷一（起周南至邶風）
韓詩內傳徵國風卷二（起鄘風至豳風）
韓詩內傳徵小雅卷三
韓詩內傳徵大雅三頌卷四
韓詩內傳徵補遺
韓詩內傳疑義
韓詩內傳徵叙
後識

韓詩叙錄上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漢書儒林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漢書儒林傳）

蔡誼家在溫師授韓詩爲博士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戸（史記年表入）

蔡誼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誼待詔久不進見誼上疏上召見誼說詩甚說之擢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韓詩數歲拜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漢書蔡誼傳）

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

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漢書儒林傳）

瑯邪王吉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教授（經典釋文序錄）

朱倬曰韓詩始於韓嬰而盛于王吉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理韓詩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後漢書郅惲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陰陽災異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時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後漢書薛漢傳）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

惠棟曰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回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名曰杜君注（後漢書杜撫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受業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

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怒稍解竟貰之（後漢書廉范傳）

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東觀漢記）

趙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業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稱頌焉（後漢書趙長君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語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章和二年爲光祿勳（後漢書召馴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肅宗拜什邡令寬惠勸課掾史子弟悉令就學通明經術者顯之由是義學大興後爲閬中令（後漢書楊仁傳）

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見趙長君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拜謁者西域副校尉道路清夷恩威並行遷武威太守（後漢書李恂傳）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始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後漢書鄭康成傳）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歎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禮云甸讀與維禹敶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

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書盧植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康成本傳曰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更下已意案鄭箋宗毛然有間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阻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後漢書廖扶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習韓詩（後漢書廖扶傳）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後漢書廖扶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講授門徒常千餘人建武中拜郎中卒諸儒謚曰宣明君子（後漢書夏恭傳）

侯包

案侯包爵里無攷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撰詩正義引侯包說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蜀志杜瓊傳）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齊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

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韓詩敘錄下

韓家詩經二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右漢書藝文志

薛漢韓詩章句

杜撫詩題約義通

張匡韓詩章句

趙長君詩細

歷神淵

右後漢書本傳

趙長君詩譜二卷（即詩細）

歷神泉一卷（即歷神淵）

右七錄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長君撰亾

右隋書經籍志

杜瓊韓詩章句

右蜀志

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外傳十卷

卜商集序二卷

翼要十卷

右新唐書藝文志

韓詩圖十四卷

右張彥遠名畫記

韓詩外傳十篇

右崇文總目

韓詩外傳十卷

右陳振孫書錄解題

歐陽脩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攷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又曰漢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

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又曰毛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鷄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艸佛典引外傳文云老菅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王應麟詩攷

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

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道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佚傅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趙懷玉校刻韓詩外傳十卷

序曰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

四十一卷隋志廑有內外傳內傳蓋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鋟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並列爲雅學罣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考改竄而坿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時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

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則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

案外傳自有完書今所集者內傳無外傳之文其諸家評論外傳取其與內傳相發明者著於篇若專論外傳則不復具載

韓詩內傳徵卷一

高郵宋綿初

周南召南

韓詩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水經注江水下）

關雎

韓詩序曰刺時也（王應麟詩攷六）（鄭樵六經奧論曰漢興三家之詩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序之有無未可知韓詩得序而首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蔚宗之徒皆以二南作於衰周之時此韓學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州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詔注馮衍傳注）

窈窕淑女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

惟葉萋萋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文選楊雄羽獵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萋萋盛也（文選潘岳籍田賦注）

是刈是濩

韓詩曰刈取也濩瀹也（釋文）

頃筐

韓詩曰敧筐也（釋文）

金罍

韓詩曰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釋文）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卷耳正義疏周禮司尊彝尒疋釋器疏）士用梓無飾（三禮圖十四）（詩正義曰司尊彝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

兕觥

韓詩曰觥容五升（釋文）五經異義引韓詩說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

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酒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詩卷耳正義禮記禮器正義左桓二年疏）韓詩說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周禮梓人疏）韓傳曰五升曰觥（儀禮大射儀疏）韓詩曰四升曰散（廣川書跋十）

（案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爵盡角觸聲相近觚寡觶適散訕觴餉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觥从光得聲廓从郭得聲光郭一聲之轉下轉爲廓說文光明也觥从光聲亦即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袤大即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云何吁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文選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

南有枓木（釋文）

（釋文曰樛馬融韓詩並作枓音同說文以枓爲木高　詩正義曰毛詩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肅肅兔罝施于中馗

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文選鮑照蕪城賦注王粲從軍詩注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

（王給事懷祖云毛詩施于中逵逵尤韻字故與公侯好仇韻也韓詩作馗馗音同逵从坴得聲說文坴讀如逐也馗从首九九亦聲今韻馗逵二字並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如其說）

芣苢

韓詩序曰傷夫有惡疾也（文選劉峻辨命論注）傷夫也（詩攷一）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苢澤舄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同上辨命論注）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釋文陸佃埤雅十六）韓詩曰芣苢木名實似李（說文繫傳通釋）

漢廣

韓詩序曰說人也（文選曹植七啓注）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韓詩外傳一）

（釋文曰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正義曰泳思方思之等皆取思爲辭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末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案孔說是也其云未見如此之本及陸本不得明云古本皆爾則知唐以前已承其誤在毛傳本不誤也詩攷序云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是朱本集傳猶爾今案集傳先釋喬木云上竦無枝曰喬下卽釋思字云語詞也篇內同下方釋漢有游女云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是本本作休思無疑今本仍作休息是後人據孔陸之本而改訂者也毛傳旣爲䟽論者錯改于前集傳又爲傳說者錯改于後不考韓詩何以讀毛詩乎）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文選曹植七啓注謝脁齊敬皇后哀策文注稽康琴賦注）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亾矣回顧二女亦卽亾矣（文選郭璞江賦）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亾矣回顧二女亦不見（初學記七御覽六十二）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鬽服（說文鬼部鬽字注）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御覽八百二）

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文選曹植七啓注謝脁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文選稽康琴賦注）

（劉向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見琴賦注）

江之羕矣不可方思

薛君曰羕水長也（文選王粲登樓賦注）

（惠棟曰說文羕字下引詩江之羕矣韓詩同小疋云羕長也郭璞注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　案永羕二字古多通用尔疋永羕長也以俱是長義故字得兩通說文永字下引詩曰江之永矣此从毛詩于羕字）

（下引詩曰江之羕矣此从韓詩永羕聲近義同故兩引異文以明古訓說文凡引經多類此永古音余兩切與養同音永古音余亮切與羕同音永羕一聲之轉故齊侯鎛鐘借羕作永謂羕乃古永字者非也謂韓詩从古文故作羕說文永部不當別載羕字者亦非也是皆不可以語韓詩之古音古義）

汝墳

韓詩曰辭家也（後漢書周磐傳注）　思親之詩（歷史中）

惄如調飢（釋文）

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惄　說文曰惄憂貌从心弱聲讀與怒同

魴魚赬尾王室如㷇雖則如㷇父母孔邇（韓詩外傳）

韓詩章句曰赬赤也燬（案當作㷇）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往（詩攷作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韓詩曰紂作炮烙之刑（江休復醴泉筆錄下）

說文㷇火也詩曰王室如㷇又云燬火也皆許偉切玉篇㷇同燬則㷇燬音義同

于嗟麟兮

韓詩章句曰于嗟歎辭也（文選謝朓八公詩注）

采蘋

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薸（釋文今本釋文薸誤作藻）浮者曰薸

詩攷六

（爾雅萍蓱其大者蘋注曰萍水上浮蓱江東謂之薸詩鹿鳴釋文云蓱本又作萍江東謂之薸）

于以鬺之惟錡及釜（漢書郊祀志注）

（鬺毛詩作湘云亨也正義曰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爾漢書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小顏云鬺亨煮而祀也案鬺亨疊韻故毛傳訓亨也鬺湘同部故鬺亦作湘也）

蔽芾甘棠（韓詩外傳一　詩攷）

勿剗勿伐（釋文）　勿剗勿敗（集韻上聲五　詩攷一）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韓詩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渙傳注）

逶迤

韓詩曰公正貌（釋文）

費鳳別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

禕隋

（案禕隋漢隸字源上平五作禕隋云出韓詩詩攷曰禕隋郎委蛇出韓詩內傳隸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

莩有楳（莩見孫奭孟子音義上　楳見釋文）

（列女傳引詩曰墓門有楳）

迨其吉矣

韓詩曰迨願也（釋文）

實命不猶

韓詩曰實有也（釋文）

江有渚

韓詩曰水一溢而爲渚（文選張衡西京賦注）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何彼茙矣（釋文）

騶虞

韓傳曰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鍾師疏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六）

柏舟

韓詩曰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也（李黃集解一）

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阮籍詠懷詩注嵇康養生論注）

（案通俗文曰雷聲曰殷玉篇曰磤雷聲亦作𥗄毛詩召南殷其靁音隱北門憂心殷殷釋文殷於巾反又音隱此云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通也）

胡戜而微

韓詩曰戜常也（釋文）

燕燕

韓詩曰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李黃集解一）定姜歸其娣（范處義補傳篇目）

報我不術

韓詩章句曰術法也（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注）

（案術述音義同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省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齊陰吏士歌術功稱萬世常存韓勑修孔廟後碑異人同心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僤術樊敏碑臣子褒術刊石勒名義皆作述唐君頌耽樂道述義又作術是其證也）

終風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復隆（文選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謔痕笑傲

韓詩曰痕起也（釋文）

㙪㙪其陰

韓詩章句曰㙪㙪天陰塵也（讀詩記四董氏云　詩攷）

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釋文）

于嗟夐兮（釋文）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御覽九百二十三）

（金壇段大令若膺曰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當本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爾按段說是也簡與睍同部字其下字當必係與睆字同部與簡字雙聲御覽影宋本但有簡字無簡字重文弟二字空白知其不作簡簡明矣但未審當係何字錄存誤文以待參攷）

雄雉

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

深則厲

韓詩曰至心曰厲（釋文）

煦日始旦

韓詩曰煦煖也（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周禮媒氏疏）

（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　案詩正義謂荀卿家語未可據信然家語誠王肅僞撰荀子乃當代儒宗王伯厚謂申毛之詩皆出荀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此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其言非無自矣正義申毛意云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仍同韓說又案白虎通德論曰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周官曰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皆主仲春爲昏期然民間昏娶孔多一年之中何獨限以仲春一月乎）

招招舟子

韓詩曰招招聲也（釋文）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僶俛也（文選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

（毛詩小雅黽勉從事漢書引作密勿從事）

中心有違

韓詩曰違很也（釋文）

無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釋文）

賣用不售

韓詩曰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御覽八百九十五）

有洸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方將萬舞

韓詩曰萬大舞也（初學記十五）

碩人扈扈

韓詩曰扈扈美貌（釋文）

右手秉翟

韓詩曰翟以夷狄大鳥羽（詩簡兮正義）

祕彼泉水（釋文）

飲餞于坭（釋文）

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謝靈運送孔令詩注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釋文）

室人交徧謫我

韓詩曰謫就也（釋文）

亦已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一）

靜女其姝

韓詩曰靜貞也（文選張衡思元賦注曹植雒神賦注宋玉神女賦注）

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文選張衡思元賦注何劭贈張華詩注嵇康琴賦注向秀思舊賦注）

（左思招隱詩注）

韓君曰躊躇躑躅也（文選禰衡鸚鵡賦注）

新臺有漼河水浘浘

韓詩曰漼鮮貌浘浘盛貌（釋文）

嬿婉之求

韓詩曰嬿婉好貌（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得此戚施

韓詩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御覽九百四十九）

（說文曰鼀圥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圥圥詩曰得此䶂䵷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說文敘云其偁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攷之其文多異得此䶂䵷爲蟾蠩頊大且䗪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韓詩內傳徵卷一終

韓詩內傳徵卷二

高郵宋綿初

實惟我直

韓詩曰直相當値也（釋文）

中冓之言

韓詩曰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惠棟曰中冓之言玉篇引作冓云中夜之言也韓魯同廣雅曰冓夜也）

不可揚也

韓詩曰揚猶道也（釋文）

委委佗佗

韓詩曰德之美貌（釋文）韓詩曰委佗德之美皃也（唐釋元應衆經音義三）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取也（釋文）（尔正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好援毛詩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案韓詩取當作助字之譌也與毛詩音義並同）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韓詩曰奔奔彊彊乘匹之貌（釋文）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韓詩外傳九）

星言夙駕

韓詩曰星精也（釋文）（案史記天官書天精而景星見注云精明也）

蝃蝀

韓詩序曰刺奔女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並後漢書楊震傳注）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韓詩外傳一）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無禮節也（釋文）（案毛詩傳止所止息也鄭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箋用韓詩說較毛傳義爲長）

歸唁衛侯

韓詩曰弔生曰唁（衆經音義十三）

大夫跋涉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毛詩作爾）不臧我思不遠（外傳二）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赴也（衆經音義九）

無我有尤

薛章句曰尤非也（文選）

綠𦷈猗猗

韓詩曰𦷈篇蓄也（釋文）𦷈篇竹（李匡義資暇集上）

有邲君子

韓詩曰邲美貌也（釋文）

如錯如磨（御覽九百六十四）

（案束皙補亡詩白華篇曰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韓詩之語與李善注引毛詩如琢如磨未之攷也）

瑟兮僩兮

韓詩曰僩美貌（釋文）

赫兮宣兮

韓詩曰宣顯也（釋文）

綠薄如簀

韓詩曰簀積也　薛君曰簀綠薄盛如積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考槃在干

韓詩曰干墝埆之處也（釋文）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都賦注）

（又讀詩記六）

考槃在阿

韓詩曰曲京曰阿（衆經音義一）曲景曰阿（文選班固西都賦注）（案曲京曰阿義極精確文選注作曲景乃傳寫之譌）

碩人之儦

韓詩曰儦美貌（釋文）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釋文）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釋文）

濊濊

韓詩曰流貌（釋文）

鱣鮪鱍鱍（釋文）

庶姜钀钀

韓詩曰钀長貌（釋文）（毛詩作孼孼韓詩作钀牛遏反長皃呂覽云宋王築爲蘖臺高誘注蘖當作钀蘖與钀其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

庶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釋文）

氓之蚩蚩

韓詩曰氓美貌（釋文）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釋文）

垂帶萃兮

韓詩曰萃垂貌（釋文）

能不我狎（釋文）

（惠棟曰芃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芃蘭詩甲字韓詩本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偈兮邦之傑兮

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宋玉高唐賦注）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

（詩注）

薛章句曰諼草忘憂也（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

有狐綏綏

韓詩曰狐水神也（御覽九百九）

黍離

韓詩曰伯封作也（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伯封事惟見於此）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

之甚也（御覽四百六十九）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釋文）

君子陶陶

薛章句曰陶暢也（後漢書杜篤傳注　文選枚乘七發注）

屯舍

（吳棫韻補曰舍春遇切釋名庫舍也故齊魯謂庫爲舍也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戍韓氏作屯舍按吳氏所引韓詩未知其據今附載于此以質之博雅君子焉）

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釋文）

有蓷

韓詩曰蓷益母（陸璣疏上）茺蔚也（釋文）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外傳二　詩攷一）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有兔爰爰雉離于罿（御覽八百三十二）

韓詩曰爰爰發蹤之皃也（衆經音義二十三）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　禮部韻略一）

薛君注曰張羅車上曰罿（詩攷一）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釋文）

兩驂鴈行

薛君曰兩驂左右騑驂（文選曹植應詔詩注）

叔在藪

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二矛重鷮（釋文）

（釋文曰重鷮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二）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方言曰恂信也宋衛汝潁之間曰恂案毛詩云侯君也朱子集傳云侯美也用韓詩說）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外傳二）

摻執子之袪兮

薛章句曰袪去也（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雜佩以贈之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天官玉府注疏）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靖善也言東門之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類聚八十七）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御覽九百六十四）

東門之墠

韓詩曰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八）

子寍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聊樂我魂

韓詩薛君章句曰魂神也（釋文　文選曹昭東征賦注鮑昭舞鶴賦注又鮑昭東武吟注）

青陽宛兮（韓詩外傳二　詩攷一）

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

青揚𩈹兮（玉篇面部　集韻上聲五）

溱與洧方洹洹兮（釋文）

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御覽八百八十六）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後漢書袁紹傳注）韓詩傳曰三月桃華水（漢書溝洫志注）三月桃花水時（韓鄂歲華紀麗一）韓詩注曰洹洹盛貌（宋本御覽三十）

方秉蕑兮

韓詩曰蕑蓮也（釋文）

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拂除不祥之故也（初學記三十六）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文選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宋書十五）

韓詩傳曰秉執也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執蘭而拂除（御覽九百八十三）祓除歲穢（宗懍荊楚歲時記）祓除氣穢（黃朝英緗素雜記四）秉蘭水上（輔廣叶韻攷異）祓除氛穢（羅願爾雅翼四）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時贈此草也（釋文）薛注曰勺藥離草（補傳七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十三）

溱與洧瀏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瀏清貌也（文選張衡南都賦注）

雞鳴

韓詩曰讒人也（御覽九百四十四）韓詩章句曰說人也（玉海三十八）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御覽九百四十四）

子之嫙兮

韓詩曰嫙好貌（釋文）

並驅從兩肩兮

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揖我謂我婘兮

韓詩曰婘好貌（釋文）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薛章句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文選宋玉神女賦注顏延之秋胡詩注曹植美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詩注）

在我闥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橫由其畝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衆經音義三六二十四）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惠棟曰齊子發夕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也）

舞則算兮（詩攷作纂）

薛章句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傅毅舞賦注張衡日出東南隅行詩注）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薛章句曰纖纖女手之貌（並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外傳二）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初學記十五）

嗟予子行役

韓詩曰二十從役（詩擊鼓正義周禮樂師疏）韓詩說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王制疏詩擊鼓正義）

不素餐兮

薛章句曰素質也（文選傅毅舞賦注曹植七啟注）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曹植求自試表注）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五）薛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文選謝莊月賦注）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外傳二）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外傳二）

（案新序節士篇引詩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與此相屬今毛詩作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拔文當從韓詩爲得）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文選郭璞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張載詠史詩注沈約鍾山應教詩注學省愁臥詩注謝僕射遊覽詩注陸機長歌行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役車其休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

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御覽六百三十七）

見此邂遘

韓詩曰邂遘不固之貌（釋文）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釋文）

生于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釋文）

寺人之伶

韓詩曰使伶也（釋文）

俴駟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宛在水中沚

薛章句曰大渚曰沚（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注）

顏如渥沰

薛章句曰沰赭也（釋文）

顏如渥赭其君也哉（外傳二）

鴪彼晨風宛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外傳八）

（案字書鴪音聿疾飛皃木華海賦鴪如驚鳧之失侶今毛詩作鴥廣韻鴪鳥飛快也字異音義並同　宛今毛詩作鬱外傳本亦作鬱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通韓詩

多古字鄭氏注禮多韓詩說則此當作宛字也）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外傳二）

（鄭氏毛詩箋曰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　文選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鄭氏云云樂與療音義並同　唐韻正十八療力召反說文云療治也或作療）

歌以誶之

韓詩曰誶諫也（釋文）

誰侜予媺

韓詩曰媺美也（釋文）

心焉惕惕

韓詩曰惕惕說人也（爾雅釋訓注）

碩大且醶

薛章句曰醶重頤也（御覽三百六十八）

（說文引詩同王應麟曰皆韓詩之說也）

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文選張華雜詩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外傳二詩攷漢書王吉傳）

（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采采衣服

薛章句曰采采盛貌也（文選禰衡鸚鵡賦注）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繕脩之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霤也（釋文）

塞向墐戶

韓詩曰向北向窗也（釋文）

六月食鬱及藿（爾雅釋艸疏）

（說文引詩同）

鑿冰冲冲

韓詩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七）

（案七月篇韓詩多有可攷而鄭樵六經奧論謂魯韓詩無七月篇不知何據）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萷風至萷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釋文）

（案方言曰東齊謂根曰杜注引詩曰徹彼桑杜是也義同）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釋文禮部韻略一）

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釋文）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張華情詩注）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釋文）

又缺我銶

韓詩曰銶鑿屬也（釋文）

烝在漻薪（漻力菊反）

韓詩曰漻薪聚薪也（釋文）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外傳二）

薛章句曰縭帶也（文選張衡思元賦注）

九罭之魚鱒魴

薛章句曰九罭取鰕芘也（御覽八百三十四）

韓詩內傳徵卷二終

韓詩內傳徵卷三

高郵朱錦初

承筐是將

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

周道威夷（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陸倕石闕銘注潘岳金谷集作詩注）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孫綽遊天台山注）薛君曰威夷險也（同上潘岳金谷集作詩注）

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顏師古注）周道倭夷（釋文　文選嵇康琴賦注）

周道倭遲（文選顏延之北使雒詩注）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外傳七）

夫栘

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八十九　讀詩記十七）

夫栘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藝文類聚八十九）

賓爾籩豆飲酒之醧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班固東都賦注）韓詩曰能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文選左思魏都賦注）

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也（釋文）

伐木

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文選謝混遊西池注）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初學記十五）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文選潘岳閒居賦注）

相彼鳥矣

薛章句曰鳥微物也（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　禰衡鸚鵡賦注）

吉圭惟饎（儀禮注作爲饎）

韓詩曰圭絜也（周禮秋官蜡氏注　儀禮士虞禮注）（案蠲與圭古字通用釋文蠲舊音圭絜也呂覽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文選潘岳金谷集作詩注　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釋文）薛章句曰依依盛貌（同上　文選）

檀車棣棣（釋文）

（儀禮注曰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　疏曰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　詩譜序正義曰詩三百十一篇皆

子夏爲之作序而史記云三百五篇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惟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云三百五耳　案此則韓詩及齊魯皆無笙詩篇目）

和鸞雍雍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春秋左傳桓二年疏）韓詩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周禮保氏疏　又大馭疏）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讀詩記十八）（孔穎達左傳疏曰鸞和所在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氏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也）

愔愔夜飲

薛章句曰愔愔和悅之貌（釋文　文選左思魏都賦注　嵇康琴賦注）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離離長貌（初學記二十八　詩攷一）

蓁蓁者莪

薛章句曰蓁蓁盛貌（文選東都賦注）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汲鄭列傳注）

元老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一）

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

薛君注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文選西都賦注　後漢班固傳注）韓內傳曰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

四牡奕奕

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

騂騂騃騃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

薛章句曰趨曰騂行曰騃（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文釋）

百堵皆興

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詩鴻鴈正義　春秋左傳隱元年正義）韓詩傳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公羊傳隱元年注　詩攷一）

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詩攷一）

鶴鳴于九皐

韓詩曰九皐九折之澤（文釋）

（惠棟曰鶴鳴于九皐韓詩章句曰九皐九折之澤楚辭章句澤曲曰皐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數碑云收九皐之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非也皐卽皐字馬文淵所謂皐下羊也案文當云四下丰丰音工刀反从冂丰聲漢時已誤丰爲羊故文淵辨之）

有母之尸雍（外傳七）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

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文選西都賦注　陸士衡苦寒行詩注）

（惠棟曰韗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今詩穹作空）

如矢斯朸（玉篇十二）

韓詩曰朸隅也（文釋）

如鳥斯勒（詩攷作翱）

韓詩曰勒翅也（文釋）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下）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

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文選棗據雜詩注）

載衣之禘（釋文）

韓詩襲要曰禘示之方也（詩斯干正義）

孔穎達曰禘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說文引詩作禘

或寢或譌

韓詩曰譌覺也（釋文）

譌古訛字薛注云譌覺也毛詩云訛動也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尚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

節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釋文）

憂心如炎（釋文）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庸

韓詩曰庸易也（釋文）

蹙蹙靡所騁

薛章句曰騁馳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王粲登樓賦注）

夢夢

韓詩曰惡貌也（釋文）

又窘陰雨

韓詩章句曰窘迫也（讀詩記二十）

速速方穀天夭是椓（後漢書蔡邕傳注）

繁惟司徒（釋文）

顧炎武曰漢書古今人表皮師古曰鄭詩十月之交所謂番維司徒者也按今詩作番音婆儀禮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今文皮為繁漢書御史大夫繁延壽繁音婆按此則鄭番蕃繁四字皆得與皮通以皮字音婆故也（案繁之音婆番之音波猶儺字从難得聲音牛何反衞風竹竿與巧笑之瑳韻也元寒與歌戈聲相近故音多轉入于歌戈難字係元寒部內字小雅隰桑與阿何韻桑扈二章與那字韻此番字所以作繁音婆也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釋文）

（案大雅抑戒國語作懿懿意同聲毛詩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元戴侗六書故曰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蓋抑意一聲之轉也

不憖遺一老

韓詩曰憖閻也（釋文）

惠棟左傳補注五十一年經厥憖釋文云憖魚靳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憖讀為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憖从心猌聲又犬部云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憖為銀

讒口嗸嗸（釋文）

雨無極

韓詩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並朱子詩集傳五）

韓嬰章句曰雨無正無衆也（讀詩記二十）

劉安世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若此無罪薰胥以痛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蔡邕傳注）（漢書敘傳第七十下身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論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悲懼曰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云傅說殷之胥靡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

謀猶回敹（文釋）謀猷回泬（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薛章句曰回邪僻也（幽通賦注）韓詩曰歒僻也（文釋）

潝潝訿訿

韓詩曰訿訿不善之貌（文釋）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外傳六詩攷序）

（詩攷序曰漢廣不可休息朱子從韓詩作不可休思小旻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熊朋來五經說曰是用不集當從是用不就以韻爲證顧炎武毛詩本音曰集字非韻宋王應麟言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案今集傳仍作是用不集非朱子之傳與漢廣不可休息同毛傳云集就也集亦訓就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是集訓爲就音各不同）

民雖靡膴

韓詩曰猶無幾何（文釋）

翰飛厲天

韓詩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哀我疹寡

韓詩曰疹苦也（文釋）

宜犴宜獄

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文釋）（案周禮注引詩曰宜豻宜獄此從韓詩也今詩作岸岸訓訟無攷當從韓詩）

惄焉如疛

韓詩曰心疾也（文釋）

靡瞻匪父

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文選王褒洞簫賦注）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外傳七詩攷一）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外傳七詩攷一）

僭始既減

韓詩曰減少也（文釋）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四詩攷一）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傳注）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文釋）

出此三物

許慎引韓詩曰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羊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毛詩曰三物大豕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投畀有北

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信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上）

將恐將懼

薛章句曰將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楊雄甘泉賦注）

棄予如隤

薛章句曰隤猶遺也（文選陸機歎逝賦注）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怙賴也恃負也（釋文衆經音義）

嬥嬥公子

韓詩云嬥嬥往來貌（釋文）

跂厥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薛章句曰襄反也（文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

四月

韓詩曰歎征役也（讀詩記二十一）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腓變也（釋文）薛章句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令詩注）

亂離斯莫爰其適歸

韓詩薛章句曰莫散也（文選潘岳關中詩注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

眷眷懷歸（文選王粲從軍詩注）眷眷懷顧（文選王粲登樓賦注張衡思玄賦注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陸機答張士然詩注）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四詩攷一）

鼓鐘

韓詩曰昭王時作（玉海三十八）鄭康成中候握河注曰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魏都賦注）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

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陳禪傳注）

韓詩曰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隋書志十）（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靺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蔡邕獨斷上四夷樂之別名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而歌之以管籥爲之聲）

禮義卒度（外傳四詩攷一）

馥芬孝祀

韓詩薛章句曰馥香貌也（文選蘇武古詩第四篇注）

維禹敶之

韓詩曰敶乘也（周禮稍人注）（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敶曰乇）

（詩云惟禹甸之不爲敶者蓋先遵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敶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畋云乘不爲甸也　顧炎武詩本音曰顏師古急就章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故陳敬仲奔齊改爲田氏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敶也　惠棟曰案敶古文敶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敶田字同敶又訓乘又與甸通）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韓詩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自上而下曰雨雪（藝文類聚二）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外傳四詩攷一）

（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菿彼圃田

韓詩曰菿卓也（釋文爾雅釋詁疏）

（爾雅釋詁菿大也音罩疏引韓詩云菿彼圃田說文云菿从草到聲　釋文菿音同倬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韓詩菿彼圃田菿卓也爾雅釋詁菿大也郭璞注云菿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　顧炎武唐韻正曰倬竹覺反去聲則竹到反案韓詩云菿彼圃田說文鯙引詩烝然鯙鯙从魚卓聲今詩作罩罩呂氏春秋齊淖齒作卓齒又說文掉淖啅踔皆以卓得聲）

攸介攸止

薛章句曰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卜畀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釋文）

有弇淒淒興雲祁祁（外傳八漢書同詩攷一御覽八百七十二作有弇淒淒）

（說文有渰淒淒　呂氏春秋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隸釋曰顏之推謂　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常是興雨趙氏據無極山碑云漢以前本皆作興雲因顏氏改之予按左雄傳已作興雨祁祁則漢代言詩者自不同由唐以來定本始以興雨爲正非因顏氏也）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釋文）

莝之秣之

韓詩曰莝委也（釋文）

（毛傳曰摧莝也釋文摧采卧反則摧與莝音義同也　釋文委紆爲反猶食也）

先集惟霰

韓詩曰霰英也（宋書二十九）薛注曰霰霙也（文選雪賦注）

（沈約曰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飄是也然則霰爲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

德音來括

薛章句括約束也（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陸機辨亡論注）

以慍我心

韓詩曰慍恚也（釋文）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衞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

（朱子曰毛氏序曰衞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衞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

（俗過之作宜从韓詩）

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韓詩曰不知其爲惡也（並上左右秩秩同後漢書孔融傳注）

威儀昄昄

韓詩曰昄昄善貌（釋文）

有頍其首

韓詩曰頍衆貌（釋文）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釋文）

（左傳引詩曰便蕃左右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秩字伏生作便秩爾雅云便便辯也毛詩作平平云辯治也便平聲相近故通用也）

紼纚維之

韓詩曰纚筰也（釋文）韓詩曰纚繫也（文選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福祿肶之

韓詩曰肶厚也（釋文）

人之無良相怨一方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章帝紀傳注）

如食儀傴

韓詩曰儀我也（釋文六）

雨雪麃麃曣晛聿消（外傳四詩攷一）

韓詩曰曣晛日出也（釋文）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外傳四）

（外傳曰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上帝甚慆無自瘵焉（外傳四詩攷一）

都人士

（緇衣引都人士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鄭氏注云此詩毛詩有之三家則亡　毛詩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薄言觀者（釋文六）

泱泱白雲（釋文六）

（案毛詩作英英說文英从艸央聲出其東門詩正義引白旆央央作英又出車詩旂旐央央本亦作英文選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注引毛詩英英白雲云泱與英古字通也）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翼要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十五之二）

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外傳四）

（外傳曰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覛我怖怖

韓詩曰意不說好也（釋文）

（說文十下怖恨怒也从心市聲詩云覛我怖怖蒲昧切　顧氏詩本音曰念子懆懆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字吠反入韻今作懆懆不入韻案釋文毛詩覛我邁邁韓詩作覛我怖怖顧說誤）

緜蠻黃鳥

薛注曰緜蠻文貌（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閻百詩曰緜蠻黃鳥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然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

何人不餘（詩攷）

韓詩內傳徵卷三終

韓詩內傳徵卷四

高郵宋綿初

無遐爾躬

韓詩曰遐病也（釋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外傳五）

天難諶斯（外傳十詩攷一）

韓詩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史記封禪書注）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五）

（外傳曰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

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釋文及正義）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外傳三）

亮彼武王

韓詩曰亮相也（釋文）

緜緜瓜瓞

薛君曰瓞小瓜也（釋文文選潘岳在懷縣作詩注）

周原膴膴（釋文）

周原腜腜堇荼如飴（文選魏都賦注）

（詩本音曰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腜莫來反入韻今作膴不入韻　案釋文云膴音武韓詩同則本亦作周原膴膴矣腜膴音相近故韓詩小旻膴與謀韻毛詩作膴餘腜與飴謀時茲韻韓詩作腜或作膴或作腜皆入韻顧氏之說非也）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塡也（釋文）

皐門有閌

韓詩曰閌盛貌（釋文）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外傳五）

（案荀子王制引詩云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韓詩作亹亹正同）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泉中（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注）

清酒既載

薛章句曰載設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刑于寡妻

韓詩曰刑正也（釋文）

古之人無斁（詩攷一董氏云）

（鄭康成毛詩箋曰古之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

其葘其殪

韓詩曰葘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塡下也（釋文）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正義）

韓詩曰莫定也（釋文）

（詩正義曰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

（詩本作文王是異讀之驗顏左傳集說韓詩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義并一師故字異也）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韓詩曰畔援武強也（文釋） 薛章句曰羨願也（文選孫綽登天台山賦注）

誕先登于岸

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文選陸雲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注）

無矢我陵

薛章句曰四平曰陵（文選楊雄長楊賦注）韓詩曰曲京曰阿（眾經音義見上考槃今竝識于此）

與爾臨衝（文釋）

（案古音東之與僕音相近大雅思齊三章隔句爲韻肅肅在廟與四句保字韻雝雝在宮與二句臨字韻雲漢二章臨與蟲宮躬韻其文字之見于往籍者此詩臨衝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由聲相近故通用也臨隆一聲之轉即此可以知韓詩音義之妙）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文釋）

於牣魚躍

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

於樂辟廱

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詩靈臺正義）

矇瞍奏功

韓詩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陸機連珠注）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外傳五）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文釋）

築城伊洫

韓詩曰洫深池（文釋）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文釋）

皇王惟辟

韓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白虎通下王溥唐會要七）

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韓詩說曰三王各正

其郊（禮記正義詩攷）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陸雲讌會詩注）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文釋）

或舂或抌（詩攷一）

（儀禮有司徹禮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云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抌疏曰讀从詩或舂或抌彼注抌抒臼也今詩云或舂或揄毛傳云揄抒臼也不作抌者周禮地官女舂抌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董氏引韓詩揄作抌鄭先通韓詩故讀从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惠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从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酒醴惟醹

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南都賦注）

鳧鷖在亹

韓詩曰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芮阸之卽（漢書地理志）

（地理志右扶風汧原注汧水出汧山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　師古曰芮鞫韓詩作芮阸讀與鞫同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間）

誘民孔易（外傳五）

天生烝民其命匪訦（外傳五）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外傳八）

（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外傳八）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釋文）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二十六）薛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張載七命注）

殷監不遠（外傳十）

抑

韓詩翼要曰衞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正義）

（楚語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作懿以自儆韋昭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爲懿　孔穎達曰係包亦取楚語爲說）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外傳六）

荒湛于酒（外傳十）

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外傳六）

嗚呼小子

薛章句曰嗚歎辭也（文選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聿喪厥國（釋文及正義）

（毛詩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案王逸離騷注引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爾雅釋親注引詩曰聿嬪于京漢書引詩曰聿爲改歲今詩皆作曰）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外傳五）

對彼雲漢

薛章句曰宣王遭亂仰天也（文選注）

（王懐祖曰對乃蔚字之譌蔚倬古字通故毛詩作倬倬彼甫田蔚彼圃田卽其證也薛章句云云乃專釋詩辭非專釋蔚字）

蘊隆烔烔（釋文）

圭璧旣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正義　詩攷）

秏斁下土

韓詩曰秏惡也（釋文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傳注）

滌滌山川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何休公羊解詁一）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何休宋蜀本公羊解詁二）

宮室崇與（公羊解詁二）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後漢書章帝紀傳注）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瞻卬昊天

韓詩曰萬人顚顚卬天告愬（文選任昉勸進今上牋注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鄭氏禮記注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正義曰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　閻百詩曰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蒙後漢注五十七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又五十九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賁幹周邦注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輔士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注曰翰幹也蓋皆韓詩之說）

夙夜匪解（外傳八）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釋文）

仲山甫徂齊

韓詩曰封於齊（漢書杜欽傳並注）

（漢書　六十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書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　師古曰韓詩旣有明文而欽引以爲證則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日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宋洪适隸釋一漢孟郁脩堯廟碑仲氏所自出本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居於成陽因氏仲焉釋曰右碑漢威宗永康元年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成陽令丞率掾史佐之仲氏宗家共作作文者旣褒揚守令丞尉羅敘仲氏之美也杜欽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云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韓詩誤以爲封於齊而欽引之顏師古曰韓詩旣有明文未可專非杜氏此碑云山甫受封於齊周衰失爵後嗣遂居成陽蓋同韓杜之說）

有啍其道

韓詩曰啍明也（釋文）

韓侯受命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疏）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幹不庭方

薛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十）

肈敏戎公

韓詩曰肈長也（釋文）

自召祖命

詩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詩外傳八）

敷敦淮濆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民民翼翼

韓詩曰民民靚也（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六）

伊胡爲懕

韓詩曰懕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我居御卒荒（外傳八）

曰辟國百里

韓詩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

維天之命

韓詩曰維念也（釋文）薛章句曰惟念也（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

無封靡于爾邦

薛章句曰靡好也（文選文賦注）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案此以彼岨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辨見後補遺）

韓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並後漢書蠻夷列傳）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同上）

（王應麟曰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外傳八）

薛章句曰振猶奮也（文選甘泉賦注張載七命注）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懷柔百神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北堂書鈔八十九　釋文）

貽我嘉麰

韓詩薛章句曰𪌭大麥也（文選班固典引注）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文選秋興賦注）

薛章句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文選東都賦注）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後漢書曹昭傳注）（顧炎武詩本音曰在此無斁韓詩作射中庸引此亦作射）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釋文）

涔有多魚

薛章句曰涔魚池也（釋文　文選長笛賦注）（爾雅槮謂之涔郭注曰作槮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昺疏曰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槢槢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潛有多魚是也潛涔古今字　案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索隱云涔亦作潛）

文武惟后

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通典四十九禮書七十一）

鞗革有鶬

韓內傳曰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盧辯大戴注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鴰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廣韻十三末）

耆定爾功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嬛嬛予在疚

韓詩曰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弗時仔肩（外傳三）

予其懲

韓詩曰懲苦也（釋文）（左傳昭二十八年吾懲舅氏矣惠棟補注曰列子曰北山愚公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注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自求辛螫

韓詩曰螫事也（釋文）

翩飛惟鳥

薛章句曰翩飛貌（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衆貌（釋文）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

自堂徂基

韓詩說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八）

自羊來牛（外傳三）

於繹思（般釋文）

（釋文曰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本有是采三家之本）

有駜

韓詩曰白馬黑髦（釋文）

以車繹繹

薛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賦注）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釋文）

（爾雅云屈聚也注引詩云屈此羣醜）

鬄彼東南

韓詩曰鬄除也（釋文）

（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鬄解也今文鬄作剔剔與鬄同大雅抑詩云用遏蠻方魯頌泮水云狄彼東南箋云遏狄皆當作剔）

獮彼淮夷

韓詩薛章句曰獮覺痞之貌（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枚枚

韓詩曰閑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稙穉

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釋文）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外傳三）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注）

韓詩薛君傳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後漢書曹褒傳注）薛章句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王逸魯靈光殿賦注　王楙野客叢書十四）

孔曼且碩

薛章句曰曼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商頌

韓詩章句曰商頌亦美襄公（史記宋世家注）薛章句曰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傳注）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文選東京賦注）

（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法言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案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大夫正考甫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氏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若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于襄公之時乎後漢書曹褒傳奚斯誦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楊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薛章句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注）

大糦是承

韓詩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文釋）

率禮不越（外傳三詩攷一說苑漢書同）

至于湯躋（外傳三）

韓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于徵今扶風徵陌是也（御覽八十三）

（鄭康成禮記注曰齊爲躋升也湯升爲君）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外傳八）

韓詩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文選閒居賦注）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外傳三）

（案今詩作載旆詩攷引韓詩外傳作發與荀子同從之曷荀子作遏）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文釋）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文釋）

奮伐荆楚

韓嬰詩敘曰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詩攷一）

勿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文釋）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曰翼翼然盛也（後漢書樊宏傳並注）

松柏丸丸

薛章句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

（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刻鏤攢笮五臣注曰丸折挺直也善注曰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

旅楹有閑

薛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內傳徵卷四終

韓詩內傳徵補遺

編襄之書搜羅貴富囿于聞見不無缺失積日而增補其未備別紙錄之以待後得高郵宋綿初

將子無怒

薛章句曰將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楊雄甘泉賦注）

吁嗟女兮（外傳二）

弗曳弗屢（外傳二）

悠悠倉天（外傳二）

穀旦于差（釋文）

莘莘征夫（詩攷引外傳）

且以酌醴

爲酒爲醴

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張衡南都賦注）

斯干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文選張衡東京賦注）

百川沸騰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詩注）

畬畬原隰（周禮疏）

延于條枝（詩攷據外傳）

無言不酬（詩攷引外傳）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外傳三）

（已見卷四據後漢書並注矣王應麟以朱子从韓詩彼岨者岐按韓詩作徂薛傳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是以彼徂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毛詩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鄭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讀外傳益明矣薛傳又云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又韓詩傳云岐道難僻而人不遠是言有仁義之道易往故不覺岐道之險僻非訓徂爲僻也集傳訓岨爲險僻讀彼岨者岐爲句與韓詩迥別王以朱子从韓詩彼岨者岐誤也）

繹繹其逵

薛章句云盛皃（文選楊雄甘泉賦注）

遂憮大東（尔正釋詁注）

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書證）

韓詩內傳疑義

起漢之世三家竝立說詩彬彬言繇義審自時厥後雖善無徵諸子義疏統存其名選注說部無所增益凡此之類槩從闕疑大雅宏通別而白之高鄭朱綿

初

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歌詠之（詩攷引說苑以爲韓詩）

憲憲令德　禮記正義云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韓魯與毛詩不同也

盧泠泠（詩攷引董氏云）

爲下國畷郵　禮記正義曰引齊韓魯詩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皃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載生載育

異義引齊魯韓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詩生民正義）

靁雷也（廣韻六脂靁字注云出韓詩）

靡共也（易中孚九二釋文）

韓詩內傳徵敘

漢三家詩佚久矣然齊魯雖亡韓詩猶雜見於他書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說嘗欲寫出王伯厚因其意輯詩攷於韓詩蓋詳用以扶微學廣異義歎古人之用心勤也然其中殊多脫漏引書則篇卷不明雜文與傳注相汩又勵存字句既不測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無徵不信學者惜焉至鄭氏雖從張恭祖受韓詩但其學該博不名一家如箋詩宗毛有不同則下己意注禮時未得毛傳大率皆韓魯家言若確然定爲韓詩之說恐未必然也（綿初）擬更掇拾備西漢一家之言披覽有得輒筆之於書王氏所遺者補之略者詳之疑似者去之

羣書相發明者諸家有攷正者旁搜博采引證以窮其歸趣久而成帙顛末略存於是唐宋不傳之書宛然可見亦一適也王伯厚謂朱文公集傳多從韓詩今案不可休思毛傳舊與韓同彼岨者岐集傳與韓義迥別至如爾雅釋詁字兼承蒙漢書郊祀義著鬺亨說文是正檜音郭璞不解尌字攷諸韓詩則古音古義粲如矣笙詩六闕鄭氏未曾聞都人首章服虔以爲逸承學之士抑又忽諸兩漢文章六朝詞賦藝林誦習中閒引用事典每與今訓棖觸不攷韓詩則古書之義多不可得而通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此書參之毛傳證之百家其諸好古之君子或

亦有取於是與漢志韓書凡四種隋志止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今書載薛注甚多而統曰韓詩內傳從隋志也高郵宋綿初

後識

家大人襄韓詩成授（男保）習之以其古音古義之粲如也當擇善而從矣竊以漢三家詩立于學官毛最晚出自毛傳盛行于世而三家微齊魯早佚韓自宋無徵然毛詩多有與韓詩合者如緜蠻黃鳥韓詩云緜蠻文皃毛傳云小鳥皃其不以雙聲疊韻字象聲同也嬿婉之求韓詩云嬿婉好皃嬿婉與睍睆聲同義近故睍睆黃鳥毛傳亦訓好皃東門之墠韓詩云墠猶坦也毛傳云除地町町者也椄除地町町即是坦一義深則厲韓詩云至心曰厲毛傳引尒疋由帶以上曰厲椄由帶以上與至心同磬天之妹毛傳云俔磬也纖纖女手毛傳云摻摻猶纖纖也亹亹文王綱紀四方毛詩作勉勉我王傳云我王謂文王也文王傳云亹亹勉也徹彼桑杜韓詩云杜桑根也毛詩作土訓與之同何彼襛矣毛傳云襛猶戎戎也天行艱難之子不猶韓詩云于我身不我可也毛傳云猶可也是用不就毛傳云集就也能不我狎毛傳云甲狎也揖我謂我嫙兮韓詩云嫙好皃毛于碩大且卷傳云卷好皃莖之秣之毛傳云摧莖也棄予如隤韓詩云隤猶遺也此其訓詁之同者也至夫黽勉密勿一聲之轉尷逹隴甸二體之殊音字雖分義訓則一其有可以正毛傳相沿之誤字者不可休思毛本作思今則相承作息不敢輒改致亂其體例矣緜蠻猗猗當

从篇菉今則相承作竹同于籊籊竹竿之竹致有淇奧綠竹之說矣有渰萋萋興雲祈祈本作興雲故傳云渰雲興皃萋萋雲行皃祈祈徐也言行雲之徐也下方云而我公田先雲而後雨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祁祁徐靚也其證一大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其證二今則相承作興雨致興雨二字難以屬文矣凡此皆毛同于韓而急宜改正者讀韓詩瞭如矣毛公本通韓詩後以其有未安又見三家互有踳駁因爲詁訓傳于其家自後河閒獻王得而獻之立于學官于時學者皆退韓而宗毛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其來自矣亦安知毛公未立傳之先之宗韓學也哉且夫實事以求其是斯兩說不妨

並存如韓詩云聿辭也將辭也抑意也此則較毛傳爲優鄭康成注禮宗韓箋詩宗毛其不同下以已意然亦閒有用韓說者義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若夫湘之作鬺番之作緐碩大且儼作嬙憬彼淮夷作獷在彼空谷作穹緜緜之爲民民膴膴之爲腜腜平平之爲便便儦儦之爲駓駓芮鞫爲阮臨衝爲隆孔冲遠謂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古音古義之存關于文字聲音詁訓之大者夫訓詁生于文字文字起于聲音古人之文其音同音近者義每不甚相遠即韓詩以引而信之觸類而求之而聲音訓詁之道昭然矣爰以所聞于庭訓者著于簡末（男保）謹識

韓詩外傳疏證

韓詩外傳疏證序

退食之暇偶取所藏韓詩外傳諷觀之竊慨其字句多脫誤而未有以正也一日舉以語陳虞部恐谷虞部遂言曰是書舊無善本豎爲增訂之虛非闕疑之義而亦有不必然者嘗檢本書所記凡三百九十餘條而互見於諸書者蓋不啻十之七八今但節舉以觀則其文義自明家琢軒先生因嘗爲之究迺出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以本書爲綱而取諸書之互見者備錄於左方其原有注者間亦摘附其下卷次一如其舊而簡牘增數倍焉李善之注文選也自標其義例曰諸引文證或舉先以明後或引後以明前或文雖出彼而意微殊茲編所錄有在韓氏前者有在韓氏後者有事雖異而文則同者蓋亦李氏之遺意大抵周末洎漢初諸子據事類義多從同同而傳聞異詞於世次之後先名氏之出入異同詳略蓋多有之而醇疵疎密抑緣以見焉各從其舊錄之善學者可以靜觀而有得也已琢軒諱士珂蘄水宿儒由歲貢生舉乾隆丁酉鄉試戊寅之夏其文孫國錄流庶常諮以假歸舉是書付剞劂氏且來請序余因述其書之梗概俾弁諸簡首他日依此例盡取諸書互爲主客於以化專己守殘之陋與入主出奴之私不亦善乎

嘉慶二十有三年季夏月撫楚使者海鹽張映漢撰

韓詩外傳疏證

蘄水瑑軒陳士珂輯　男光詔金門　孫治際安

澤蘭階

沆秋舫　同校

溎大雲

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三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卷五　二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敘錄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史記儒林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漢書儒林傳）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同上）

韓詩二十二卷韓詩外傳十卷（隋書經籍志）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同上

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唐書藝文志）

隋唐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際韓詩亦亡（通志藝文略）

韓詩外傳十卷（宋史藝文志）

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雖非解經之深旨而文辭清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

互見諸書目錄

經部

尚書大傳

春秋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繁露

禮記

大戴禮記

禮緯含文嘉

孝經

孟子

爾雅

史部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列女傳

吳越春秋

子部

管子
晏子春秋
老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尸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說苑
新序
孔叢子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窶其身而約六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列女傳）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珮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鄙野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列女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

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孔子家語五儀解）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

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文子符言篇）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荀子天論篇）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扁善之度（揚注扁讀爲辨）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智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荀子修身篇）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栁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栁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說苑立節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莊子讓王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者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汙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和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楊注潐潐明察之貌子誚反）受人之掝掝（楊注掝當爲惑）者哉（荀子不苟篇）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某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某故不爲軾也（說苑立節篇）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愛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淮南子詮言篇）

善怒者必多怨善予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卽無害不求福卽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文子符言篇）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者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以治顏貌顏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尚書大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說苑建本篇）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禮記雜記下）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穆伯之喪敬伯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孔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

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禮記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國語魯語）

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補注人字乃八字之訛）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戰國策）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髑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

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顱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說苑辨物篇）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善哉（新序義勇篇）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宋人殺昭公趙宣公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國語）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陁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絃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說苑政理篇）

水濁者魚驗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阤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琴大絃絙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淮南子繆稱訓）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欲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

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說苑修文篇）

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卜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新序節士篇）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

世思而歌詠之（說苑貴德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宣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何注堙上城具）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春秋公羊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騾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失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列女傳卷三）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列女傳卷四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新序雜事一）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宜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季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列女傳）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戰今先王之

言勝故肥（尸子太平御覽引）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韓非子喻老篇）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治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琢如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荀子天論篇）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黨見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不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同上）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土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荄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說苑建本篇）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遠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篇）

夫雪霜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施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摋法（高注厭持也摋分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

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淮南子詮言訓）

傳曰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夗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莊子達生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

服八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荀子哀公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五）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讒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

氏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家語顏回篇）

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

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新序義勇篇）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記循吏傳）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返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補注揉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孔子家語弟子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人可也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踖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家語致思篇）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刧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大也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君子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荀子不苟篇）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記會注考

傳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

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罪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傳）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新序節士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

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往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列女傳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新序刺奢篇）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盡歸於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尚書大傳）

伊尹去夏人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

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說苑政理篇）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

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說苑立節篇）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過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頳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子夏讀書已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孔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尚書大傳）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强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强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强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

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生之術也（荀子修身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禮記學記）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掩一國身有至貴之爵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尸子太平御覽引）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禮記曾子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禮記郊特牲）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禮記昏義）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

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文子符言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盐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聖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說苑君道篇）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尚書大傳）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而祥桑枯死而去（史記）

殷本紀

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說苑敬慎篇）

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君道篇）

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同上）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

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

交諸侯仿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殀也（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荀子王制篇）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撟飾其情性（楊注撟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智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荀子儒效篇）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璜勃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說苑臣術篇）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於下如是則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侯嗣（公楊注皆[illegible]衛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者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篇）

禁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制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說苑君道篇）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孔子家語正論解）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蹷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蹷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

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癃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禮記經解）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說苑權謀篇）

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

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尚書大傳）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

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禮記樂記）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記曲禮上）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然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禮記學記）

下當有宋字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禮記學記）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莊公十一年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春秋傳）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擕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尊賢篇）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絕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游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是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君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必不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既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史記循吏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新序節士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

隄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無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宥坐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說苑政理篇）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服舜之德（說苑君道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新序見後漢書陳寵傳注）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下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於山者也（尚書大傳）

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嵲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收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說苑雜言篇）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呂氏春秋不苟論當賞）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說苑復恩篇）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閒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

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乎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度久而絕（荀子非相篇）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楊注宥與右同）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荀子宥坐篇）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說苑敬慎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孔子家語三恕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子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巵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中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文子十守篇）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

者桀紂是也可不慎與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說苑敬慎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君子行不貴苟難（楊注行如字）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

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說苑說叢篇）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君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楊注裾裾衣服盛貌）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爲方舫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楊注維與唯同）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滿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楊注猶若安舒之貌）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楊注皆矜伐之意）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無不足哉（孔子家語三恕篇）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楊注財與裁同）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楊注歸讀爲饋）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荀子王制篇）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如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投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

戚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人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荀子議兵篇）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已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子之無衣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新序節士上）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新序節士上）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楊注復報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

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與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楊注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此云紂未知孰是）可謂國賊矣（荀子臣道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帷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楊注健羨之人）無取詌（楊注未詳或云捷給鉗人之口者）無取口啍（楊注啍與諄同或曰口啍謂口教言心無誠實者）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楊注有讀爲又）譬之其豺狼也不可

以身尒也（楊注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楊注謂管仲寺人勃鞮也）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王注妄對不謙誠）無取啍啍（王注多言）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近身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胷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獨與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拂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𤸷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說苑權謀篇）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不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淮南子詮言訓）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說苑貴德篇）

部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禮記樂記）

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

之刑殺戮無時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煩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賞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趣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者治辨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紂剄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荀子議兵篇）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形義立教成俗深禮樂交通故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

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荀子君道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玉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王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注錯置也質讀爲贄）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荀子大略篇）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比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佞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也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

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惟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荀子君道篇）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問楛者勿告也（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楊注傲亦戲傲也）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楊注匪交當爲彼交）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荀子勸學篇）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說苑建本篇）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淮南子繆稱訓）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楊注報孝養也）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家語三恕）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即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

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即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假令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楊注梟與澆同）欺惑愚衆矞宇嵬瑣（楊注矞與譎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楊注它囂未詳）忍情性綦谿利跂（楊注綦谿未詳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楊注紃與循同）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理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楊注溝讀爲怐音冦猶音柚）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乎世之俗起焉（楊注佛讀爲勃）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楊注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荀子非十二子篇）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愚卽端愨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達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愨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

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弃而儑（楊注儑當作濕方言濕憂也字書無儑字）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敬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强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爲書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審也此比爲刼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閭姝子都莫之媒嫫毋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爲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此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

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兮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之記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韓非子姦劫弑臣）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楊注閭娵古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字誤爲奢）嫫母力父是之嘉也（楊注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荀子賦篇）

蒐苗獮狩之鄉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多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心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買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荀子修身篇）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楊注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

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楊注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補注邑邑憂貌）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昏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欲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說苑指武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强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荀子王制篇）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彊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荀子君道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振拔法而度之奄

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

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篇）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天道篇）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斵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爲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

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某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孔子家語辯樂解）

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慘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丈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新序刺奢篇）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紬繆論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淮南子泰族訓）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荀子修身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

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尙書大傳）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於宗廟周旣衰於是稍絕（同上）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說苑辨物篇）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若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莢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湊竝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帷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新序雜事篇）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淩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以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春秋繁露實性篇）

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工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則不可使鄉方（淮南子泰族訓）

疆 殭之游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隷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隷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

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士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

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賈誼新書）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邱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

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說苑尊賢篇）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絶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本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淮南子繆稱訓）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楊注挾讀爲浹）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荀子致士篇）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欣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荀子非相篇）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孔疏弛本作矢）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於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爾雅釋地）

北方有獸名曰蹷鼠前而兎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蹷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呂氏春秋愼大覽順說）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

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復恩篇

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跗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雜事五）

堯學於君疇（楊注漢書作尹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荀子大略篇）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堯師子州支父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禰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洊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躧舄視不出閣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絫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荀子君）

道者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新序雜事五）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孔子家語正論解）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江蘇國學圖書館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韓非子難一）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爵祿吾庸敢驁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呂氏春秋愼大覽下賢）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新序雜事五）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固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尙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

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荀子君道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淸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家語辨政篇）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尚書大傳）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與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說苑修文篇）

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辯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跡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高下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說苑敬慎篇）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謝校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與語同皆以爲發聲）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楊注臑同蝡）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荀子臣道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聞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

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惽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

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鋭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䭇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

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寤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賈誼新書先醒篇）

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佗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陳恆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佗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佗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佗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新序義勇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與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荀子勸學篇）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孔子家語致思篇）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告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變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厮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旣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

按：今本雜事五無

一二〇四[illegible]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其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春秋公羊傳）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

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强猛毅靡所不信（楊注信讀爲伸）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君子詘以義屈伸變應故也（荀子不苟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遺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

戚於閭巷之閭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卞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也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某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法古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匡人解甲而罷（孔子家語困誓篇）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施厚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疆垂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

國莫不趨使如赤子遇慈父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併之是猶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屈要橈膕（楊注要讀爲腰）君盧屋妾（楊注盧當爲廬）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

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求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

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新序雜事四）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文子精誠篇）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高注意恚聲戴嘆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誋（淮南子繆稱訓）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道應訓）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閒如雷擊之如牆厭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閒則散非劫之以形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致畏嬴則傲上執拘則聚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賁讀爲憤）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荀子彊國篇）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新序雜事一）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說苑尊賢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

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說苑修文篇）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諭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說苑奉使篇）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遣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縕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縕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而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淮南子氾論訓）

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久矣意者尚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之知也使驥不得伯樂

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知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於天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

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女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

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

能稽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孔子家語在厄篇）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存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莊子寓言篇）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以亡武王諤諤以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新序雜事一）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熱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聽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祭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說苑政理篇）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知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新序義勇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語曰繒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

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荀子堯問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列子說符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淮南子道應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志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文子符言篇）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勝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尙可爲王破吳而彊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說苑復恩篇）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趙魏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干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

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賈誼新書）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昌失賢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說苑尊賢篇）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㕙蓋一日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新序雜事五）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善說篇）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士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戰國策）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味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說苑尊賢篇）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新序雜事二）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韓非子外儲說左）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說苑復恩篇）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禮記檀弓下）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賈誼新書）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盧注彌當聲誤爲迷也）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靈公造然失容（盧注造然驚慘之貌）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大戴禮記保傅篇）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之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孔子家語困誓篇）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汨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荀子堯問篇）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說苑臣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卯其志而無所吝爲人下者以此也（孔子家語困誓篇）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昔者南瑕子過程本子本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臣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孔子家語賢君篇）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否同）回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淸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記義）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淵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徙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議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弒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失之謂也（說苑立節篇）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誹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何注齊人語側手曰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春秋公羊傳）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宙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

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說苑辨物篇）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諸侯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爲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緤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駃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說苑奉使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孔子家語辯政篇）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後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戸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戸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禮緯含文嘉）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同上）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同上）

一穀不升謂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范注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注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祲（范注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春秋穀梁傳）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黜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尚書）

大傳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春秋穀梁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杜注重載之車）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杜注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春秋傳）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新序雜事一）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苑敬愼篇）

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文子符言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

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列子天瑞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楊注嵮與塡同）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

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

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孔子家語困誓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

賈封千戸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做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閒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之以曾子之材又居夫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孔子家語六本篇）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阿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此弓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列女傳）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則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史記樂書）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淮南子人閒訓）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郤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淮南子人間訓）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齊王使爲相（說苑書說篇）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正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盜竊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列女傳（案此節引）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媿慚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卽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尙吾志間君事親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謝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孔子行由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而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敬慎篇）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與曾不我卹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

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謂無孝名乎（孔子家語困誓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曲曲每奏鍾子期輒

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列子湯問篇）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說苑尊賢篇）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王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列女傳卷五）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顔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

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大夫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君無禮無以使其下下

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晏子春秋外篇）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新序刺奢篇）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詩曰邦之司直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

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說苑正諫篇）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寛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己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說苑至公篇）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其讐以爲且幸釋己也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證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呂氏春秋不苟論貴當）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也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楊注端讀爲喘）蝡而動亦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楊注韓侍郎曰則當爲財與纔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荀子勸學篇）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城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

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桀紂堯舜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說苑指武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家語致思篇）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老子道德經）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以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卷一）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某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某與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與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

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史記索隱引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孔子家語困誓篇）

修身不可不愼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患成患生於忿怨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向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說苑敬愼篇）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沉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

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說苑尊賢篇）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見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列女傳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亡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

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韓非子十過篇）

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

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

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發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闞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縮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埶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說苑反質篇）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於倫逆古之道乎（晏子春秋外篇）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邱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新序雜事四）

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桴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

若也（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桴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管子小匡篇）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

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春秋傳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韋注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國語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

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誠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旣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楊注接讀爲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

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荀子大略篇）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史記田敬仲世家）

東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邱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

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椒邱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邱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闕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

也愼無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

古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吳越春秋）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獲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奉使篇）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

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記滑稽傳續）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以變童子哉扁

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嘯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

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姓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記扁鵲傳）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轝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

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神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說苑辨物篇）

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郝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昔者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新序雜事五）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張注稜當作棧）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張注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

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列子力命篇）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必有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晏子春秋外篇）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荎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

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呂氏春秋仲秋紀愛士）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淮南子氾論訓）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方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說苑復恩篇）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鬭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殁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新序義勇篇）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

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孝經）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裦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敬愼篇）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黙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來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說苑奉使篇）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聊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說苑正諫篇）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說苑反質篇）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新序雜事五）

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爲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志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說苑立節篇）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

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高注覲裁也）三十四世而亡（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斗（淮南子齊俗訓）

韓詩外傳佚文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循吏孟嘗傳注同）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昭明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

而數者萬數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昭明文選南都賦注引）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引）

自上而下曰雨雪（同上）

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雨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同上）

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太平御覽引）

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納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初學記引

豳風廣義

昔周公相成王述后稷公劉之風化而作無逸豳風無逸以匡君德固宜知稼穡之艱豳風以敍民事則并舉蠶桑爲重考后稷封有邰卽今之武功公劉始遷豳卽今之邠州等處皆秦地也余奉

命來此由臬而藩而撫于今五稔喜民風敦樸猶近於古嘗巡行鄉井見夫播種芸田築場納稼大略與東南各省無殊若詢以執筐載績授衣爲裳諸事則迥不如東南之盛或謂蠶宜溫煖此地唯興漢向獲其利西同鳳三郡閒有業者至延榆綏鄜一帶地氣高寒實不宜此余聞而韙之及見茂陵楊雙山豳風廣義一書而乃知其非矣其言

樹藝畜牧等事甚悉而其所著意者尤在蠶桑言北地可興者證據有六大利于秦者四繪以圖輔以說言之不足申以歌謠使賢者誦其詞明其旨愚者聞其說羨其利婦人孺子亦指點其形似而歆動之所以振聵發蒙者用心亦良苦哉省中向有緜桑總局爲譚文卿制府所設旱後桑萎事幾息余擬整理及之得此書足佐文告之不逮因字迹漫漶且版藏其家不能徧布重付剞劂俾家喻戶曉知蠶事之興不以地限也樹桑之利不僅田功也紬繹其義而推廣之將豳民蠶績之休風不難復覩于今日也此書自　朝邑相國頒來相國重農務本具有深心各牧令能體此心時時與民董勸日新月異漸收衣被關中之實效是余之所深望也夫是余之所深望也夫

頭品頂帶兵部侍郎撫陝使者皖懷葉伯英書於節署之望嶽亭

豳風廣義弁言

天生蒸民畀之食以養之畀之衣以被之蓋食出於耕衣出於桑二者生民之命教化之原缺一不可者也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再衣則寒飢之於食寒之於衣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耕桑之所係大矣哉是以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教民稼穡禹勤溝洫萬邦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皆以耕桑爲立國之本故孔子籌保庶先富而後教孟子陳王道先桑田而後庠序古者天子躬耕后親桑爲天下先重本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耕桑不舉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不知者

反視耕桑爲鄙事曰君子自當爲其遠且大者嗚呼此亦弗思之甚也夫經世大務總不外教養兩端而養先於教尤以耕桑爲首務古聖王之治天下也養之以農衛之以兵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生民之道畢矣吾儒儲學者卽學此農兵禮樂爲治者卽運此農兵禮樂四者乃天德之實王道之本萬古莫之易也若舍此而求奇索隱談玄說妙無非英雄欺人之語有何遠大之可爲且世之人終歲皇皇經營籌畫其塗雖殊其實同歸於衣食獨不思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於農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昔聖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者故宅不毛者罰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卽其歿也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衣無帛不畜者祭無牲不樹者無椁不績者不衰其加意養道如此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則食足躬桑則衣備樹則材有出畜則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諸用俱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若棄自然之美利圖難必之貨財縱聚珠盈斗積金如山飢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故諺有之曰百年無金珠何傷十日無粟帛身亡是以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饑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餐故明王

貴粟帛而賤珠玉重農民而輕商賈我
皇上宵衣旰食首重農桑使倉有餘粟篋有餘帛登斯民於富壽之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不仰體
聖意留心本務但秦人自誤於風土不宜之說知耕而不知桑是有食而無衣至於樹畜失法又乏資助之益故每歲之中必賣食以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又兼諸凡之費莫不取給於一耕四者缺三烏得不窮所以豐兇俱困衣食兩艱稍有荒歉則流亡載道人但知兇荒始於無食而不知其實胎於無衣余詳考屢察深知其故每思所以治衣之法試諸木棉麻苧厥成維艱殫思竭慮未得

其善因誦豳風一詩及孟子陳王道諸章頓有所悟夫豳岐俱屬秦地先世桑蠶載在篇什可考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與余因而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頗得其要自樹桑數百株歲在己酉始爲養蠶其年蠶成所繅水絲光亮如雪能中紗羅綾緞之用迄今十有三載歲歲有成親經實驗已獲其益仰體我
皇上加意農桑愛養斯民之至意不忍私諸一身竊願推以及人因彙是編顏曰豳風廣義若家戶行之則稼穡之外復增利一倍每樹桑一畝歲可得絲九斤若樹桑十餘畝歲可得絲百除斤不特五十之老可衣帛即賦稅婚喪

之費亦可取給於此豐衣足食之樂可立而待矣然桑蠶旣舉而孕字之事缺焉不講何以佐農桑之不逮衣帛之老又何能食肉乎余特揀採善法精尋實效求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者猪羊雞鴨之法俱親經有驗連類而備載之能依法牧養則孳生不窮不特七十之老足以食肉即入口之家亦有餘甘矣更思秦中園圃久廢樹藝失法追做素封之意自制一園名曰養素已見實效附於蠶畜之末以公同志是編也始以桑蠶補歲計之不足繼以畜牧佐農桑之不逮終以園制爲士人養高助道之資此余殫十餘年之苦心親身經歷而輯成者非徒抄撮成說道聽耳聞者可比授之剞劂用廣同人敢自附於作者之林乎亦庶幾利用厚生之一助云爾

乾隆六年季夏上浣茂陵楊　屾雙山氏題於會心齋舍

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監生楊屾謹爲敬陳桑蠶實效廣開財源以佐積貯裕國輔治以厚民生事恭惟我朝定鼎以來皇恩屢沛厚澤深仁淪肌浹髓屾雖跧伏草莽敢忘雍熙大化念野人曝背食芹猶欲上獻今有桑蠶美政已獲親經實效上廣倉廩之儲蓄下備生民之衣帛開利之源莫大於此實有補於國計民生豈能隱忍不言然事雖平常實係生民重大之務非三申五令遂可成功若非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建功立業之賢忠君愛民之誠豈能任斯勞苦以行永久屾夙懷此願未敢輕舉今欣逢憲天大人學宗東魯德備中和建伊傅之事業著周程之文章特簡撫秦保赤爲懷痌瘝在念想桑蠶美政久在仁心籌畫之中屾非爲名亦非爲利緣仰體大人愛民至意採訪之殷謹攄愚者一得之見敬陳利弊願獻芻蕘之言伏祈俯覽竊惟經國之大務無過於農桑二者乃斯民衣食之源王政之本是以古來聖君賢相莫不以此爲急務

故孟子陳王道亦必以農桑爲政首七篇之中丁寧反覆皆不出此我聖祖仁皇帝念切民依垂訓十六條倫常而外首重農桑嘗刊耕織圖頒行中外使知務本之至意蓋未有農桑二政缺一而可以興道致治者也而承流宣化之賢莫不欽奉聖諭留心本務農桑並舉固已民安物阜矣獨是秦人自誤於風土不宜之說知農而不知桑是有食而無衣二者缺一則民失一倍之資至於木棉麻苧又非秦地所宜絲帛布葛通省無出雖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自桑蠶一廢五穀之外百無所生究不能全獲地利常有飢寒之患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通省之不績乎雖有數縣木棉之出然不過一縣中百分之一不足本地之用豈能廣布通省是以秦人歲歲衣被冠履皆取給於外省而賣穀以易之穀賣之於遠方是穀輸於外省矣絲帛木棉布葛之屬買之於江浙兩廣四川河南是銀又輸於外省矣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夫農一歲之入能有幾何貢賦賴之入口賴之婚喪賴之兼之一歲之衣被仍賴之焉得不豐歉並困而

衣食兩艱耶豐則粟賤金貴而公私並需一糶無餘歉則室如懸磬而流亡過半無衣之害一至於此倘望其有餘積乎古者耕三餘一而秦人之積無異酌涓水而實漏卮矣屾生長於斯深知秦人兩困之原雖自無衣且嘗親受其累每思所以治衣之法試諸木棉麻苧厥成維艱竭思殫慮十餘年來考諸詩書傳紀方知蠶桑乃秦人本有之業但因往代兵燹之後砍伐始盡物易人遷樹桑養蠶之法盡失其傳後世習而不察誤爲風土不宜之說因而棄置不講所以桑蠶之業久廢女工之事不作無人焉以倡率開導之遂棄無窮之地利委諸土壤以自有之衣具仰給鄰邦甚屬可惜屾因博訪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無不按其規程盡其法則先自樹桑數百株於己酉年始爲養蠶鄉人每有笑其迂闊難成者屾亦弗之顧惟日夜經營無少懈怠旣而蠶成及繅水絲之日鄉人乃共相環視見其絲堅韌有色光亮如雪靚所未見莫不驚異由是鄉鄰之中多有倣之養蠶者迄今十有三年歲歲見收近來鄰邑亦有慕倣者但欲養蠶者雖多而樹桑者甚少徒作羨魚之歎而罕結網之思若能設法勸誘力加開導使桑蔭布滿於阡陌則蠶事自興於民間而秦人之富可立而致也然秦人多疑南北風氣之殊天時寒熱之異以爲桑蠶非北地所宜又謂卽或偶爾有成不過一偶之地恐非通省所宜此亦靡所考稽之故也屾請以北地桑蠶可舉者證據有六其大利於秦者有四並將桑蠶易舉及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悉爲

憲天大人詳陳之考自伏羲採嶧山之繭抽絲爲絃以定音律而天下化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爲室養蠶表繭繹絲製衮冕定儀度別尊卑垂衣裳而天下治是爲衣冠之祖夫伏羲黃帝皆都於北而未都於南則蠶事之興不始於南而始於北明矣此可證據者一也又嘗考之於詩無處不言桑而詠於北方者居多以秦論之豳風七月之篇言蠶桑者屢屢矣有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此治桑也卽所以治蠶夫豳地卽今邠慶三水等處地近邊壤亦云寒矣其田高燥瘠磽而周先王當日諄諄誥誡不遑暇逸者誠以農桑爲王政之本女工乃衣被之原男力乎耕女事乎蠶男女各勤其職而民以富實上下雍睦庶姓休和載諸經史斑斑可考豳地尙然而類於豳者在在皆然況臨渭一帶沃壤千餘里勝於豳者多矣豈不能樹桑養蠶以興

萬世無疆之利此可證據者二也又考之孟子言王道諸章開陳列國無在不言桑岐與齊梁皆屬北地反覆言之何有南北之分推而廣之能行天下繼續而傳之可垂萬世豈有亞聖之識以迂闊難成之術教當時及後世哉此可證據者三也又稽之郭子章之蠶論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桑蠶本一氣蠶卽生於桑有桑之處便可成蠶猶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極寒之處猶可耕且穫也此可證據者四也又察諸天時陝西出地平三十六度已在北道之北一十二度半自春分之日日行北道晝漸長夜漸短陽漸多陰漸少積陽之氣漸盛至夏之熱甚於南方況蠶屬純陽喜燥惡濕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三變而後消陰生而後死自秋分之日日行南道晝漸短夜漸長陰漸多陽漸少積陰之氣漸盛至冬之寒甚於南方此時織工興而蠶事畢矣又養蠶之時各省不同然不論節氣寒熱自有一定之候但看桑上葉如茶匙大則蠶自生於室內卽古人云木華於春粟芽於室同類相感有自然之理何有南北寒熱之可疑此可證據者五也又驗之於今秦中無處不有桑但只不廣有桑一株便可養蠶成繭近歲以來豳之鄰境皆有養蠶者但樹桑稀

少不能大獲利益然曲箔數筐亦可得絲歲歲有成已獲實效恐疑書生之見摭拾浮詞無足憑信謹將今歲所繅之絲並所織之絹帛一並呈

驗再俟養蠶之月

大人委員至家驗試事若涉虛治以欺誑之罪此尤近事之確然可證據者六也詳此六證據則知蠶桑乃天下通宜之物並知古昔聖王以農桑命名之深義不惟秦可行之而無疑凡北地皆可行之而無疑也若桑蠶一舉其大利於秦者有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而秦尤非他省可比壤接三邊首稱要地兼之水路不通輓運維艱積貯之道所當更重鼂錯曰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開其源節其流則財恆足矣若徒節其流而不開其源則財終匱所以開之之要在乎務民於農桑秦人知農棄桑衣源未開利缺其半況今昇平日久生齒益繁仍守一耕治生無增歲計無加諸凡之費皆取給於此所以衣食兩艱豐凶並困然則凶荒雖起於乏食而其實早胎於無衣若衣有所出自不輕糶粟麥餘一餘三何慮饑饉欲爲秦謀積貯之道農之外無過於桑若舍桑而言積貯無非挹彼注此何能分外加益誠能因地之利盡民之力無論牆下路

旁墝畔田邊悉皆種植旣不侵地又不妨農曠土皆化爲錦繡之資每家歲能取絲三五斤便完通省賦稅有餘且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木棉二十斤足中人闔家一歲之衣若能取絲數十斤便爲中人之富矣況桑無水旱風蟲之災卽歲遇荒歉五穀不成桑卻無害養蠶取絲以補歲計可必而可久又桑子熟於青黃不接之月亦可充飢數旬其利最溥功與農配故曰農桑是以古聖王籌國計立民命首重而不敢忽若能懇懃開導不過數年之間蠶事大興爲農家更添一倍之利仰事俯畜賦稅雜費皆有所出自然穀無所費漸

至餘饒積貯盡在民間比戶皆樂盈寧豐歲習於禮義荒歉免於流亡以慰
大人保赤之素志以紓
上西顧之宸衷此其大利於秦者一也夫伏羲生於秦地始畫八卦創立文字爲理學之原後世賢傑代不乏人可謂衣冠文物之地矣宜乎家絃戶誦人文蔚起何其讀書者寥寥其弊由女廢織於內男力耕於外一歲畎畝之入不足供一歲諸凡之費因而修脯無資膏火難繼往往有造之材學將明過之候父兄多有驅之而逐末者豈其父兄喜子弟初學而惡將成敗良爲飢寒所逼不能終其業也若桑務一舉男女各有所職民得衣食不缺自有暇日使子弟盡趨於學耕讀兼營教養並舉人人得沐詩書家家不廢誦讀文人才士濟濟輩出
上爲
國家儲養人材下爲秦民廣其教化此其大利於秦者二也夫民可使勞不可使逸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周公無逸之詩魯母績愆之辟良有以也秦人於農忙之外冬春二季毫無所事男逸於外女逸於內往往相聚嬉戲奢靡賭賽久無事事流入遊惰良由桑蠶之教不興男女之職曠廢有以使之然也

不然何其於農忙之月此風全無乎若桑蠶一舉正月理蠶室二月織箔曲製什物三月養蠶四月繅絲五六月農忙七八月續絲織絹九十月栽桑冬寒修樹身有所事心有所向則親正務多而遊戲少勤日長而惰日消自然衣食足而禮義興仁讓之風日在民間養蠶不惟有以厚民生而兼有以善民俗也此其大利於秦者三也秦素無楩柟豫章之材松杉漆竹之屬一望蕭然若桑樹繁滋則阡陌如雲墝頭似綺菁葱蔚茂不但美觀兼有八宜皮可抄紙材堪爲弓水造車桌枝編筐笆根皮爲藥散木作薪椹可充飢能救荒歉豈但葉可飼

蠶衣被無窮此其大利於秦者四也請再陳桑蠶易舉之由樹桑者不過一夫之力樹成之後可享數十年之利採後復生不勞更種又無耕牛子種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所謂一勞永逸比之棉麻逸勞十倍至於養蠶桑成之時不待教而自興飼養得法不過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功雖一月其實用力於七日卽獲一歲之利雖係生民重大之務舉之並無難事又將古今教民桑蠶有成效而遺澤後世者列陳於後昔茨充爲桂陽令俗疑於風土不宜之說不知種桑無蠶織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紵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出血盛冬

皆然火燎炙充始教民種桑養蠶織履數年之閒大獲利益今江南享蠶織之利者皆充之教也蜀王蠶叢都教蜀人養蠶鑄金蠶數千春月集蠶市將金蠶給之民閒以爲蠶瑞誘而教之數年之閒其政大興至今嘉定保甯成都每歲所出之絲獲利不下數百萬金明洪武取淮徐桑子二十石命種辰永寶衡之閒數年之中民大獲利康熙三十二年漢中府郡守滕天綬教民栽桑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後附勸民栽桑歌詞等差獎賞力加開導惟洋縣令鄒溶仰體郡守良法美意奉行罔懈遍勸境內無不栽桑二年之閒共勸栽過桑一萬二千

二百餘株嗣後猶歲歲督勸不已年年增益今漢南九署桑蠶大舉獨洋縣最盛而民富皆鄒溶首倡之力也其事載在洋縣志可考今漢中一歲所出之絲其利不下數十萬金豈非哲人開導之力乎是以未教之先皆疑風土不宜亦猶今秦人未樹養而自疑其地之與南方異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臣旣躬親其事實受其益不忍私諸一身遂將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集爲一書繪圖詳解名曰豳風廣義每勸秦人爲之但人情好逸惡勞者居多怠惰因循者不少聞見甚喜而力行甚稀其桑樹之未廣人人罕受其益若非當

事設法勸課何能利遍秦中臣不揣愚昧敢竭鄙誠謹此上陳伏乞

鈞酌設法廣布俾秦中農桑並務三年可以定規五載卽獲成效數歲之閒蠶絲之利布滿秦中養元氣於

國家付大造於庶衆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五袴興歌人人挾纊衣食足而禮讓興共樂昇平咸遊大化立萬世不朽之業成一代郅隆之猷皆沐

大人之恩澤視功德於無旣矣伏惟

電鑒施行

計粘條件一摺謹呈豳風廣義書三册

一秦中蠶桑一興民得衣食兩全荒歉有備此乃重大之務必須設一永久之法使千萬世長享休和之福昔明洪武以此政教成七十年之後樹老漸砍去不卽補其政遂息夫民之趨利猶水之就下既享其利何至復廢以民情多好逸惡勞怠情因循種桑三十日獲利尚有無桑食之人一歲失耕性命攸關尚有荒蕪其田之人況桑三年培植五載獲效添一株不見其益去一株不見其損因而不知不覺由多至少由少至無漸積之勢然也是故樹桑最易垂久甚難故古聖王立勸農課桑之條田畯之官令甲桑麻之數時專經理故民得豐衣足食本固邦寧奠安永久今大人將此政檄行州縣賢司牧實力勸導自然有成但不日大人內佐聖主賢司牧依次陞遷繼事者非關考成或未能於簿書紛紜之中急急乎此此政又何能以行久遠再三思維莫若先檄行州縣以種桑之多寡爲殿最再行題請定規嗣後州縣陞遷卓異必列勸課桑蠶歲歲增益實有成效一條或設專管之員專董其事更無推委

疎忽如此永爲定例則官無不勸民無不從則萬世裕國富民無弊之政永垂不朽

一秦中桑蠶久廢人以爲固然今一旦振興民必疑慮須如漢中滕公教民規程刻爲便民通示一單將利弊開載明白後附勸民栽桑歌詞並曉示桑不起稅之說每家各給一張令鄉約每月初一宣講使人通曉民栽桑一百株者以勸民注册優待二百株者花紅鼓樂迎送三百株者州縣給以匾額五百株者據實報府府給匾額花紅鼓樂奬賞六百株以上者申報大憲給以入品農官頂帶優同紳衿每歲以桑之數目造册報上差官驗看查桑之多少卽爲有司之殿最

一舉桑務必先買子養種然後化導勸課其政立成不然總立善法無樹可栽徒爲空言無補於實事或在漢中四川潼川保甯議買桑子數十石或再在秦中有桑之處於小滿之時採買分各州縣令地卑井淺之處養種三年後可令布通縣若慮其子種人功之費先借公項銀兩俟樹成之後賣樹還項有餘官民兩便

一水深土厚之處更要加意教樹凡水深土厚之處地

瘠民貧校之沃土尤甚婦子更無所事事惟有廣樹其桑可補歲計但灌溉不便樹不速茂令其緩樹不在三年之例或數家合造一水庫多注雨水九十月栽桑一冬不過澆二次來春亦不過澆二次即便生活以後不用人功無論極高燥之處人若懇懇經理斷無不成之事不過數年之間便可成林

一一切士庶有犯法輕罪當笞者計笞罰樹栽活方准其樹即令栽自己地邊無地者令其栽於官地或官道之旁

一栽桑先教栽於牆下路旁壠畔田邊墳園場界城壕

家宅門前不使有尺寸閒土三年後不栽桑者每歲罰出布一疋

一桑中樹木多被盜斫令其出示嚴禁如斫桑一株察出重懲

一秦人農忙在五月女工養蠶在三月至小滿便可畢工並無妨於農事而一歲獲兩春之利以上數條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鴻裁

凡例

一是書事係平常言亦不文然實爲治生要務夫治生之書貴淺顯詳明一目了然試有實效若恃奇好博雕琢字句力求備該古奧雖嘗能飾智驚愚而無實效亦何益哉凡我秦人能依此書家戶力行歲取絲三五斤便能完通省賦稅有餘況水絲一斤貨銀一兩四五錢能買棉花二十餘斤足中人闔家一歲之衣若能取絲百餘斤即可爲中人之富矣焉有飢寒之苦流亡之患然至淺近之事有至著之道在往往讀書之人切於功名之大成專心時藝而忽於耕桑之本務多棄農書鄙致

富而輕積貯舍實事而好虛文豈不思河濟江淮聚而成海農兵禮樂明而爲道農書爲治平四者之首尤爲學者之先務乃實落經濟非徒空言而無補於事者可比故先儒有云學者以治生爲先必使先齊其家而後治其國況荒歉饑饉世所難免失於防備性命攸關即如秦中明季與三十年天道大旱農失其業素無蓄積之家父子不相顧夫妻離散彼學窮二酉之士束手無策胸藏錦繡之能亦成餓殍由是觀之治生之道蓋可忽乎哉凡我學人案頭須置農書論文之餘即教子弟反覆披閱記誦詩歌論說以明治生之本達而在上以

此治國國無不富窮而在下以此治家家無不昌進則有爲退則有守將來學問淺深不等總不失爲孝弟力田之人

一農桑著述頗多但知文者多未親身經歷親身經歷者多不知文所以多略而不詳繁而不要用之多無實效總由於耳聞而未嘗身試也余斟酌去取諸法皆已親經實驗見者勿視爲空談

一是書本之農書棄其短取其長試有實效者擷其精以纂成之非臆說也

一諸法或得之古書或訪之南人或出之己見酌古準今乃秦地蠶桑之程式也行之無疑

一樹桑養蠶之法織工繅絲之具俱列圖形使人一見了然

一是書辭近俚鄙語多重複未免見哂於大方然田夫野老稺子僮僕人人可曉見者幸勿沒其本意

豳風廣義目錄

卷之一

豳風王政圖說　終歲蠶織圖說
郭子章蠶論　水深土厚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宜樹桑說　河決水淹處宜樹桑說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栽桑說
種桑法　盤桑條法
壓條分桑法　栽桑法
郭橐駝栽樹傳　栽樹桑法
栽地桑法　修科法
接桑法　擇桑法
附種柘法

卷之二

蠶說原委　淮南王蠶經說
王氏先蠶壇序　王氏蠶館序
什物宜預說　預收蠶食
預收簇料　預收火料
預收蓐草　預置火具
預織蘘薦　預織箔曲
預編蠶筐　預編蠶盤

預造蠶槌　預造蠶架
預織蠶網　蠶匙
葉篩　蠶椽
蠶杓　蠶室
祭先蠶圖說　立蠶母說
論蠶　擇種下子
浴蠶種法　養蠶總要
初蠶下蟻法　辟蟻法
頭眠飼法　停眠飼法
大眠飼法　上簇法

摘繭法　蒸繭法
附養熱蠶法　繅水絲法
繅火絲法　謝蠶神說
解桑多蠶廣做法

卷之三

織紝圖說　脚踏紡車圖說
綿繭蒸紡法　解絲圖說
經絲圖說　紉床圖說
織紝圖說　緯車圖說
附養槲蠶說　紡槲繭法

畜牧說　畜牧大略
論猪　擇猪種法
養猪七宜入忌　飼豚子法
收食料法　飼肥猪法
治猪病法　論羊
擇羊種法　治圈法
牧放法　收食料法
鉸毛法　飼肥羊法
治羊病法　論鷄
抱鷄雛法抱火法　圈放法穀產鷄法

飼鷄易肥法　治鷄病法
論鴨養鴨法　相鴨生卵法
卵不遺失法
養素園圖未刻

豳風廣義卷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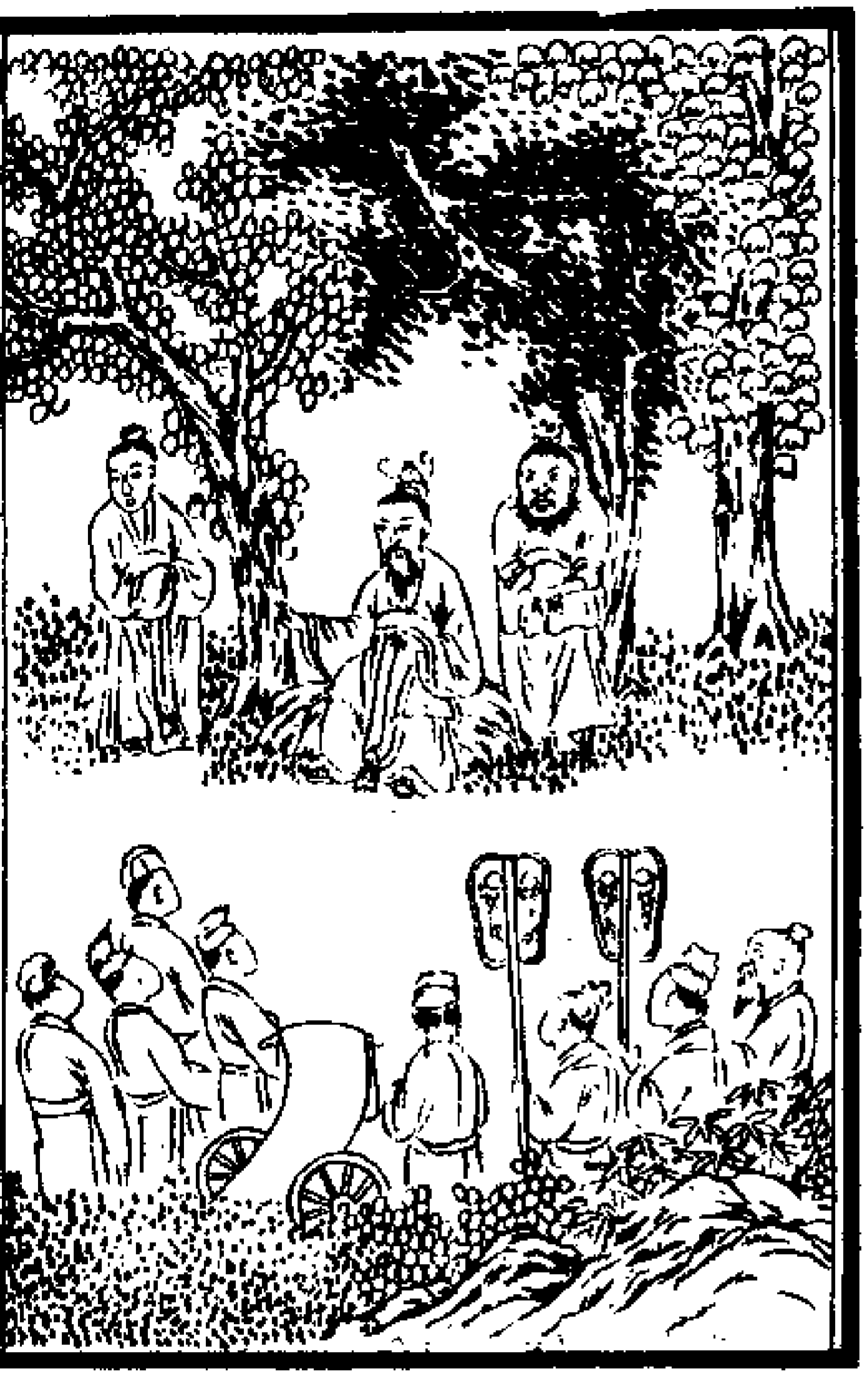
茂陵楊　屾雙山氏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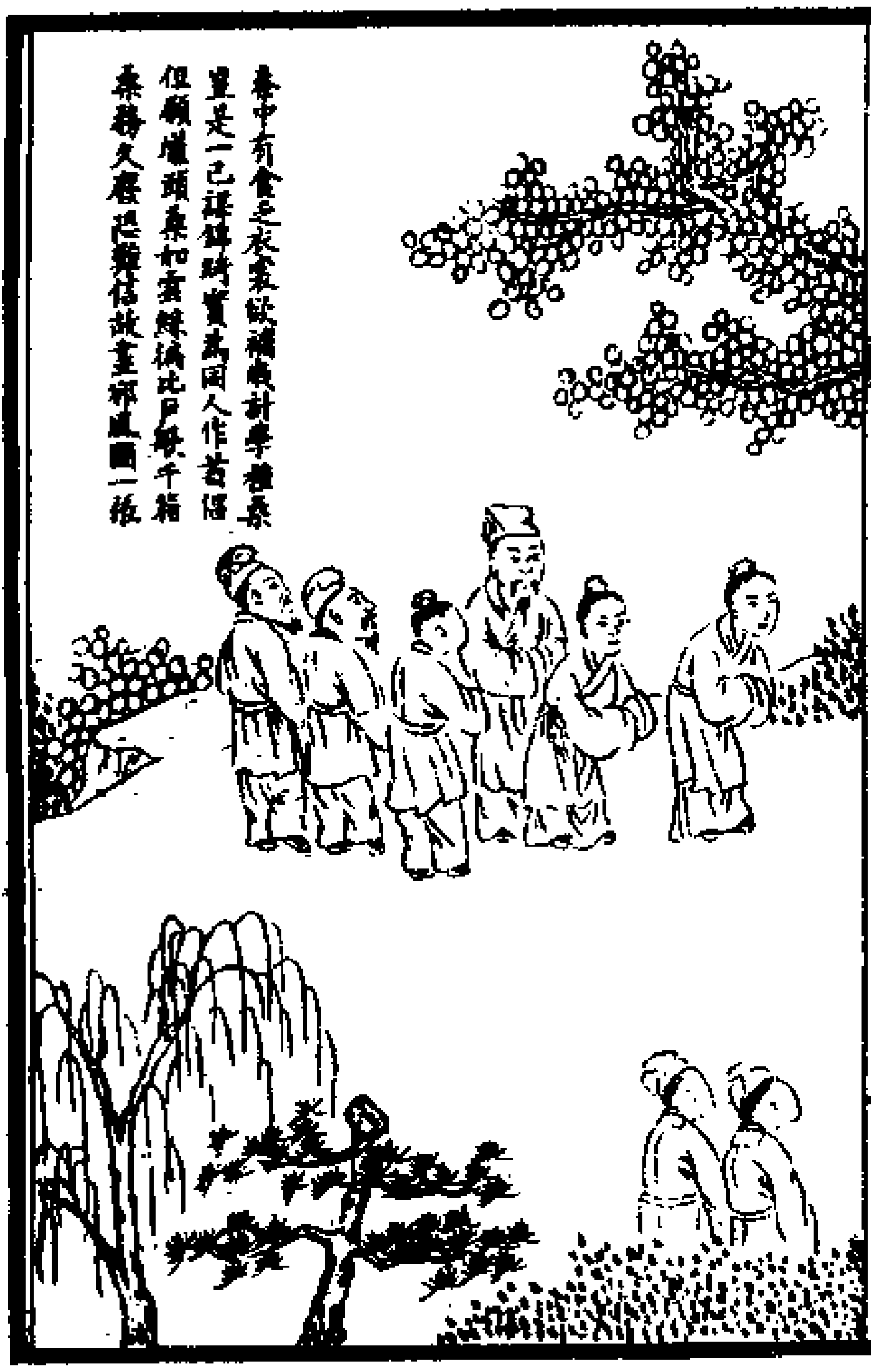
豳風王政二圖說

秦中桑蠶之政久矣失傳邇來生齒日盛費用浩繁衣被不敷閭閻漸艱若非力爲振興歲計何能有補因思古先聖賢以詩書垂訓原欲教人力行實事非徒爲章句之說而秦之桑蠶載諸豳風王政昭然紙上余敬遵而實效之果然大獲其益目覩同儕衣缺食艱者願共此溫飽急欲推廣其法徧及全秦以追效古人民胞物與之意第恐事經久廢遽難取信於人遂將豳風王政畫圖編首以爲考證又合二章之意繪出田園廬舍雞犬桑麻周歲蠶織之圖解以俚句俾我同人觸目興思以啟其樂爲之心余素不工文詞不能琢練成章直書鄙拙之語以達其意不過使農家通曉余之苦衷無非勸人力業欲家家享上產之奉人人蒙自然之利衣食兩足風俗淳龐成一太和景象幸同好者諒之

豳風圖說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以下數章不具述）此詩乃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前段言衣後段言食以明農桑爲政教之首務夫后稷封於有邰即今武功等縣公劉立國於豳即今豳州諸處俱屬秦地當日諄諄誥誡不遑暇逸肇農桑樹畜爲養民之本開女工蠶織作衣被之源男女各勤其職而民以富實上下雍睦庶姓休和化行俗美漸及南國載諸經史班班可考余友人高子嘗南遊至嘉湖見桋桑密布園圃如綺絲隨畝畝塊頭似雲機聲午夜與舂聲相答深羨南地女工之勤而嗟我秦人之惰偶採勝地有名人題咏夫耕婦蠶各勤業儼然豳風好畫圖之句其嘆慕豳風如此而我豳地之人反漠然不知桑蠶之利徒興無衣之嘆是以自有之良害而廢爲烏有歲歲衣帛仰給於遠方雖日誦豳風而誤於南北風氣各殊之說究莫肯一試良可慨也余故述其成效特錄七月之章繪圖編首庶幾開卷觸目感發實行豳原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矣願共勉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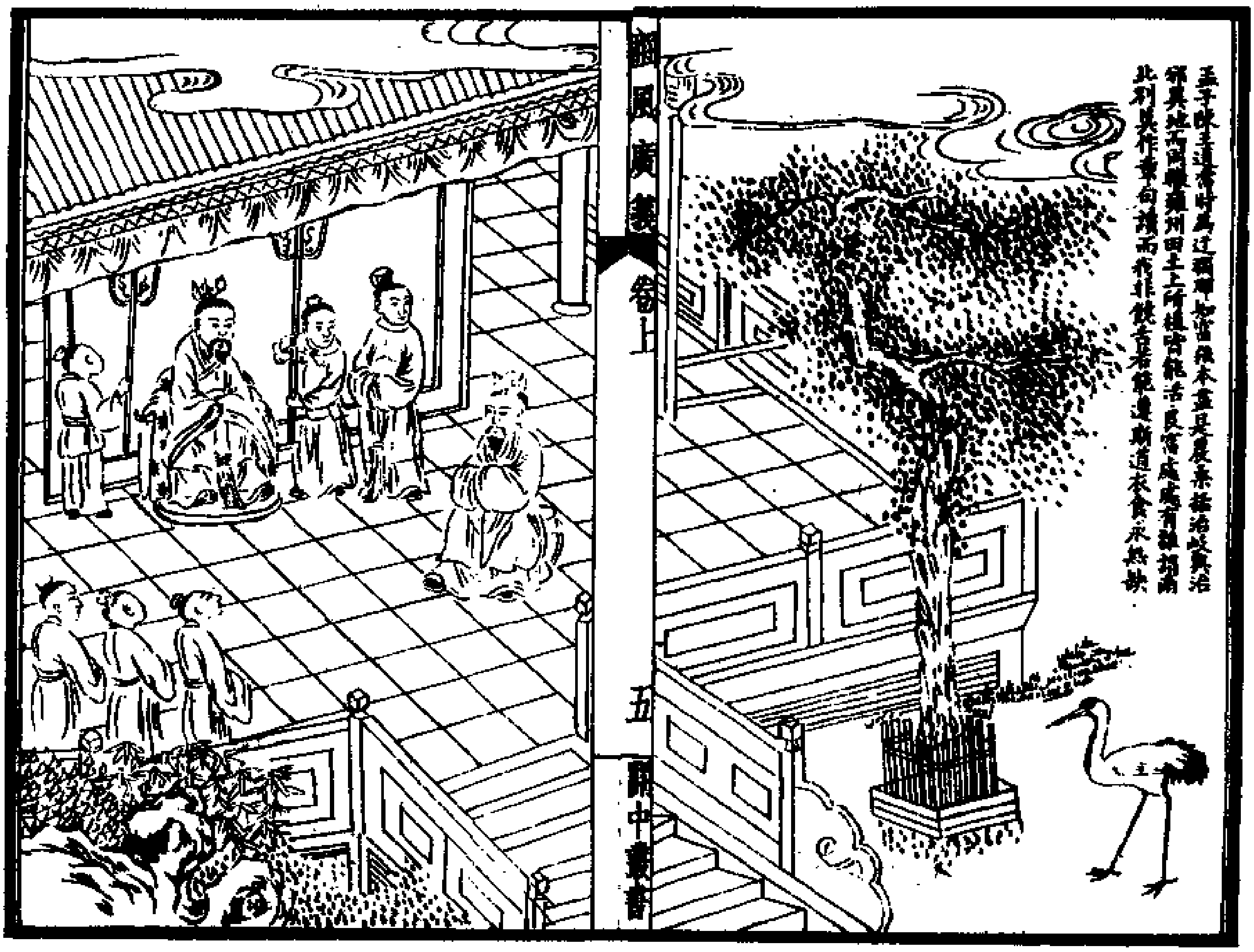



春中有食足衣裳餘補蠶針學種桑
豈是一己謀饑飽實爲國人作苦忙
但願壟頭桑柘密繅絲比戶軼千箱
桑務久廢起難信故畫豳風圖一張

孟子陳王道圖說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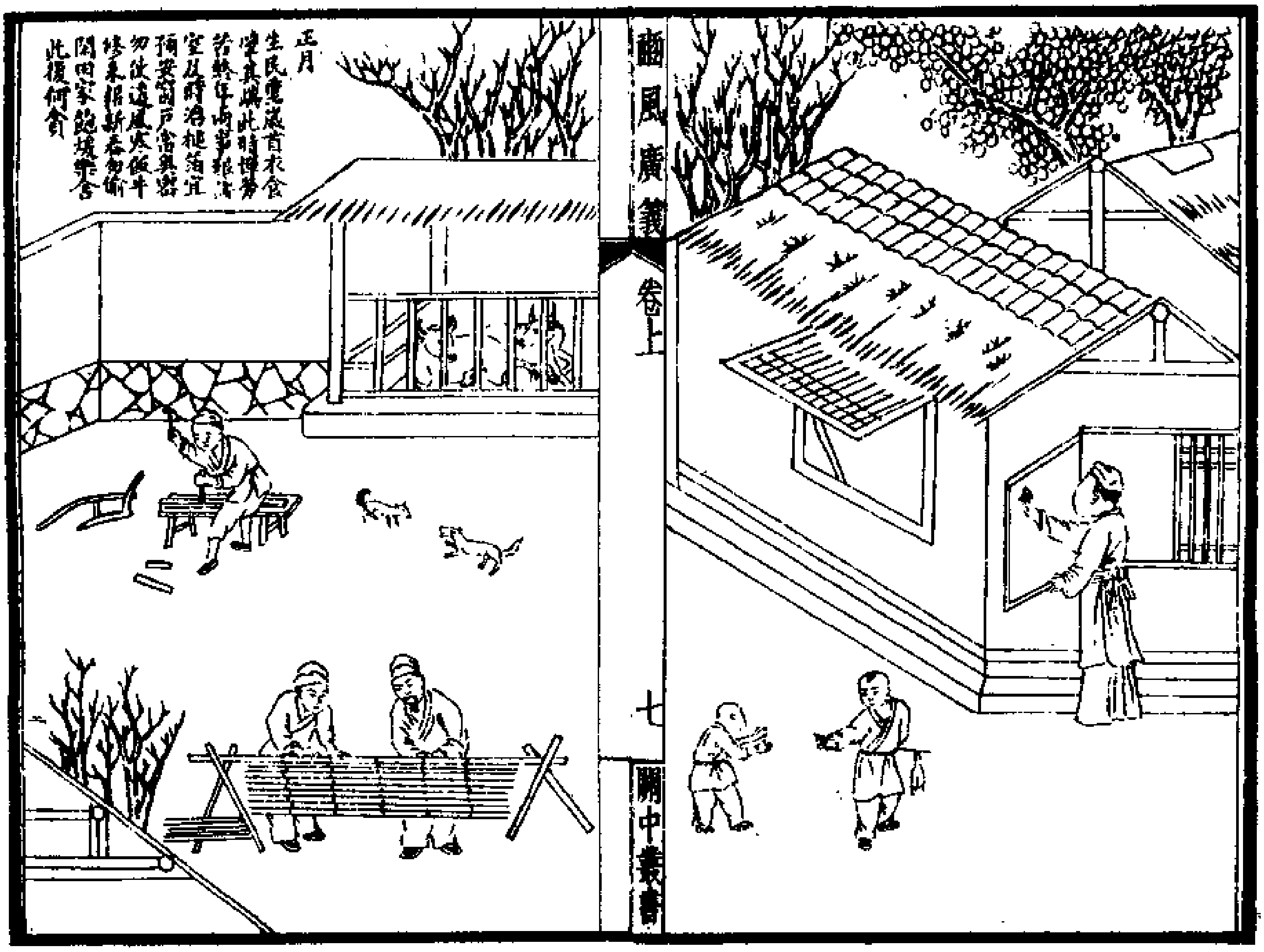
夫孟子亞聖也以經天緯地之學其備陳王道立法垂世不過教養兩大端七篇之中語雖不同然反覆丁寧總不外此蓋農桑爲養之源庠序乃教之始農桑生於地人能力取自然用之不竭是爲良富孝悌忠信出自性天教自君父人能率循自然天祐人助是爲良貴能遵斯二者生民之道盡矣舍此而外皆爲逐末而人多視爲平淡無奇遂作章句讀過所以罕覩實效余於誦讀之下俯而思之牆下樹桑不過片刻之力畜鷄養彘祇是朝夕微勞行之最易而其功最著養老恤幼豐歉有備皆在此樹畜之中事雖平常實係教養大政故繪其圖於豳風之次令人興觀感之思凡我同志教子弟誦讀卽率子弟以力行則豐裕可臻德品可立教養兩全豈不美哉


孟子陳王道首爲過羽聊知當務本盡是農桑莊治岐周沿
郛異地方同豳州田土上所植皆能吾良實成焉有雜羽崗
北利其作業向精而有非饑寒者能遵斯道衣食永無缺

終歲蠶織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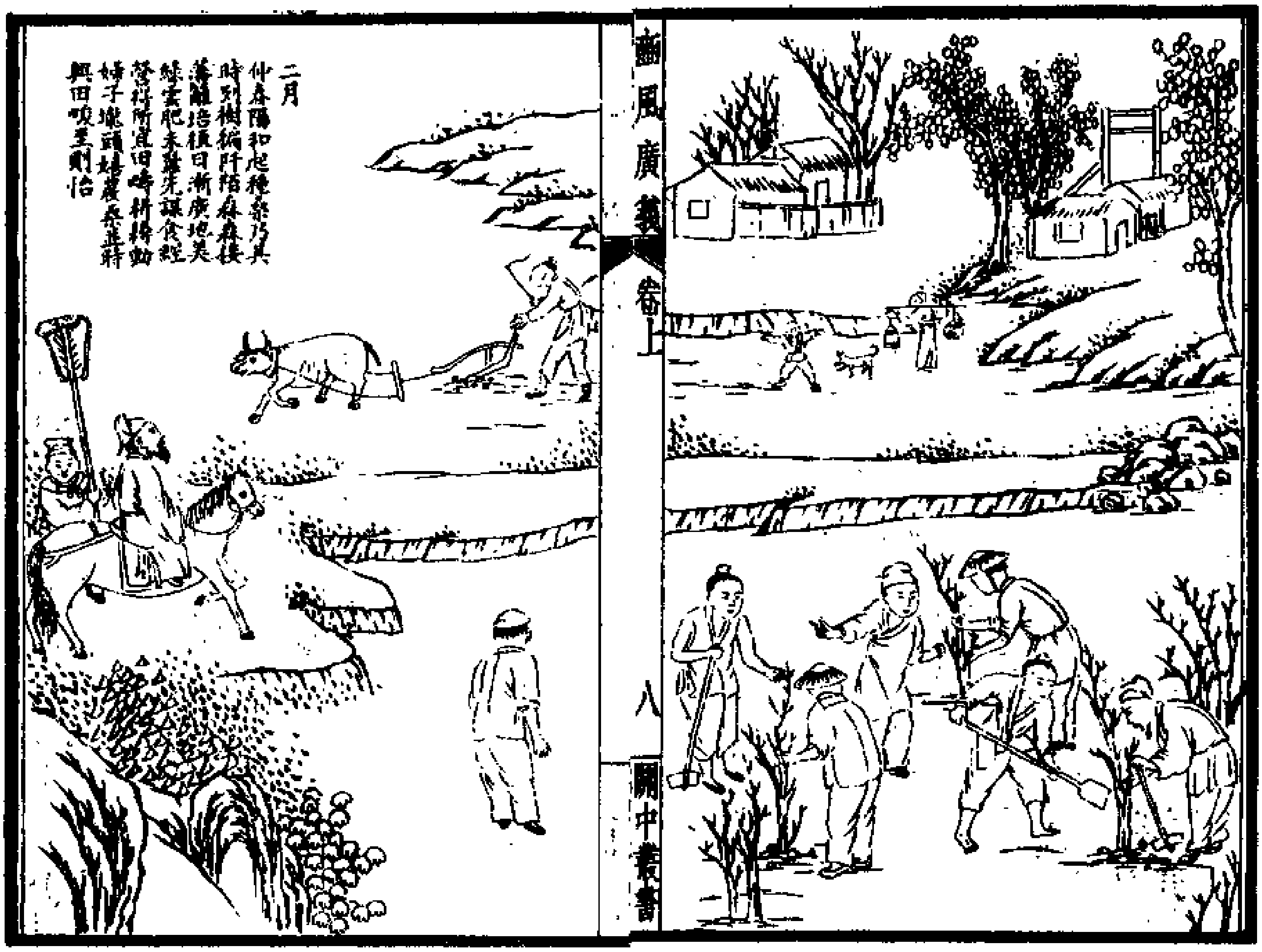
聖王教民春作秋成冬則闔戶遂養安享休和以順天道故於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使民以養陽伏陰得盡天年今我秦人往往於朔風凜冽衝寒冒雪尚逐逐不息良由一耕不足一年之用焉得不營營外求予特繪終歲之圖解以俚句月月警醒使知桑蠶之利足遂闔戶之養能臻熙皞之盛又總十二月之意謹編一歌易於誦讀以爲觀惺之一助　歌曰

種桑好種桑好要務蠶桑莫潦草無論牆下與田邊處處栽培不宜少君不見豳風七月篇春日載陽便起早女執懿筐遵微行取彼柔桑直到杪入月萑葦作曲箔來年蠶具今日討繅絲織組漸盈箱黼黻文章兼績藻本來婦職尚慇懃豈但經營誇能巧老衣帛幼製襖一家大小偕溫飽春作秋成冬退藏闔戶垂簾樂熙皞更得餘息完課糧免得催科省煩惱天全美利人不識枉費奔馳徒擾擾我勸世人勤務桑務得桑成無價寶若肯世世教兒孫管取喫著用不了各書一通曉鄉鄰方信種桑眞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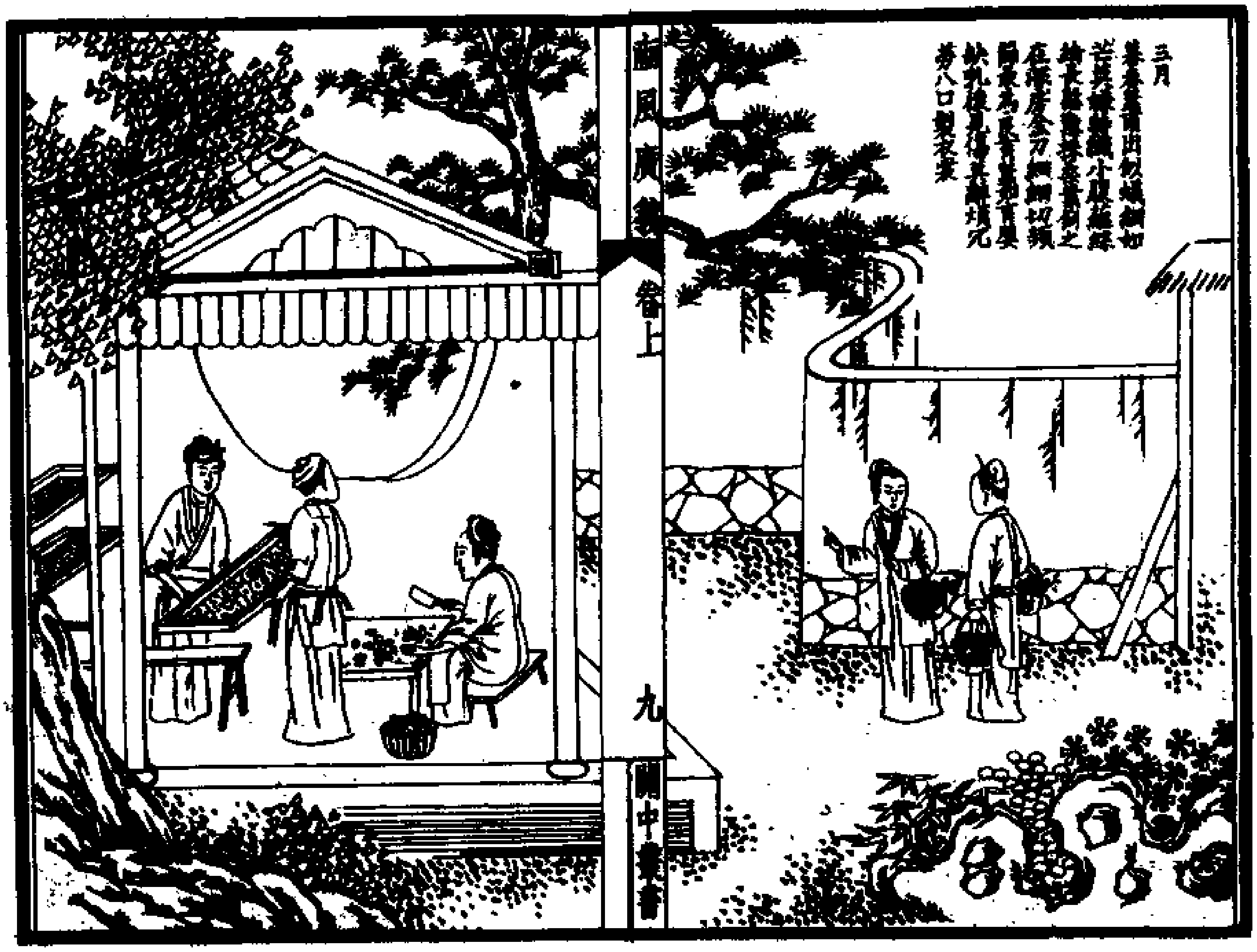
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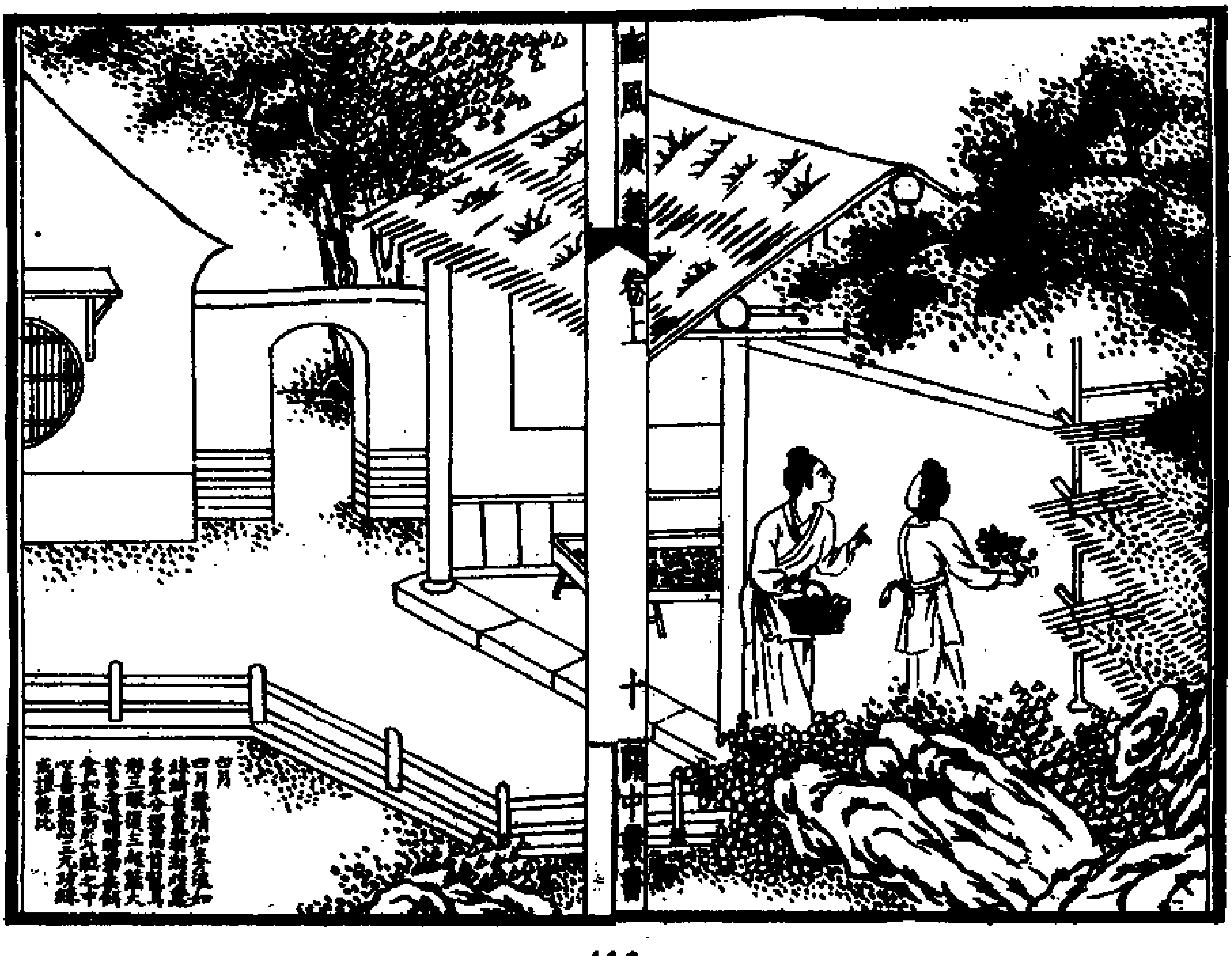
生民重歲首衣食
肇其端此時講蠶
務繫年尚寒報蠶
室及時治植箔宜
預要窗戶當嚴密
勿使透風寒飯牛
修耒耜新春勿偷
閑田家飽煖業舍
此復何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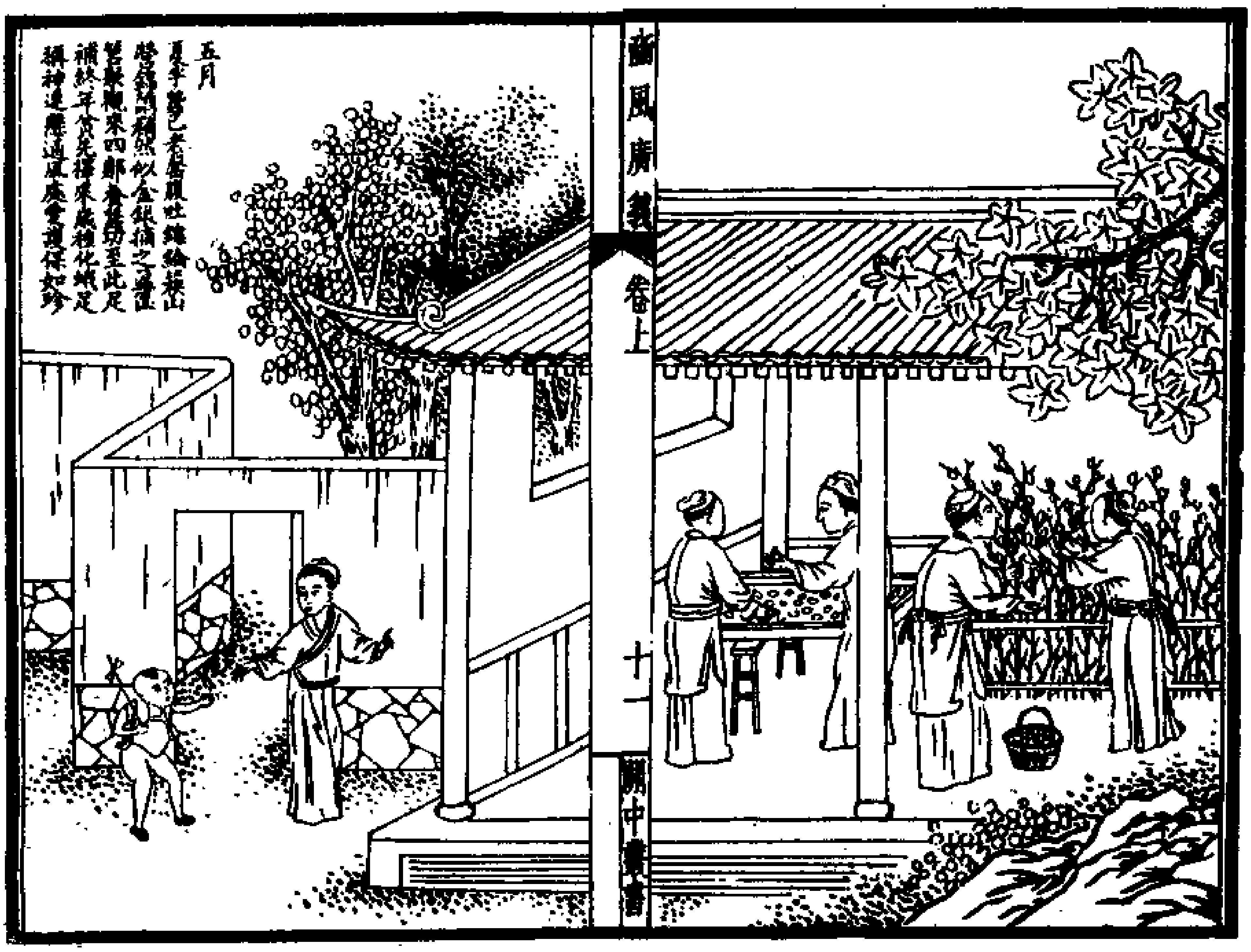


二月

仲春陽和起種桑乃其
時別樹編阡陌森森接
藩籬培植日漸廣地美
綠雲肥未蠶先謀食經
營得所宜田疇耕耨勤
婦子壠頭嬉農桑並肆
興田畯至則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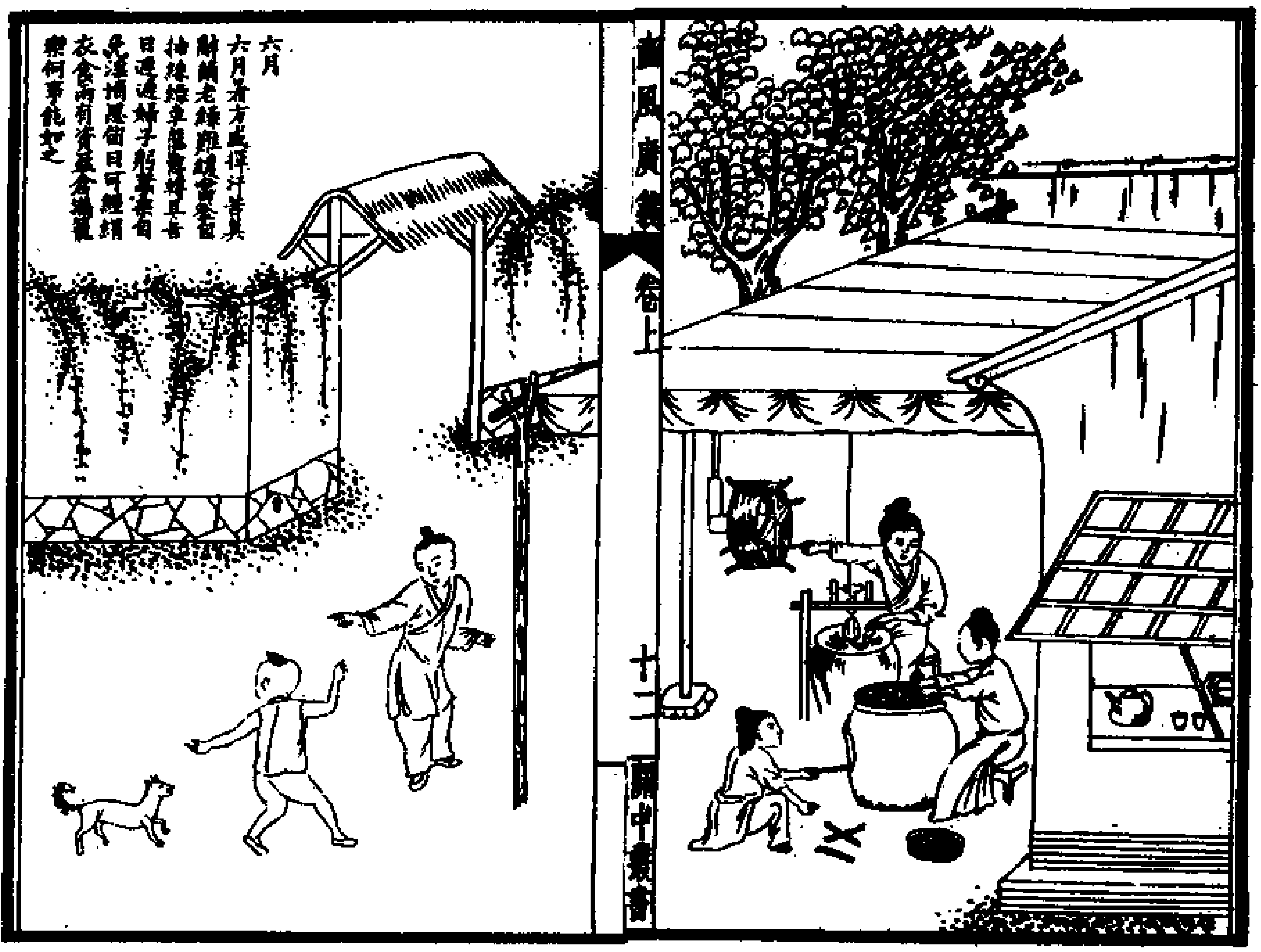

三月
[illegible]
豳風廣義
卷上
九
關中叢書


四月
[illegible]
豳風廣義
卷上
十
關中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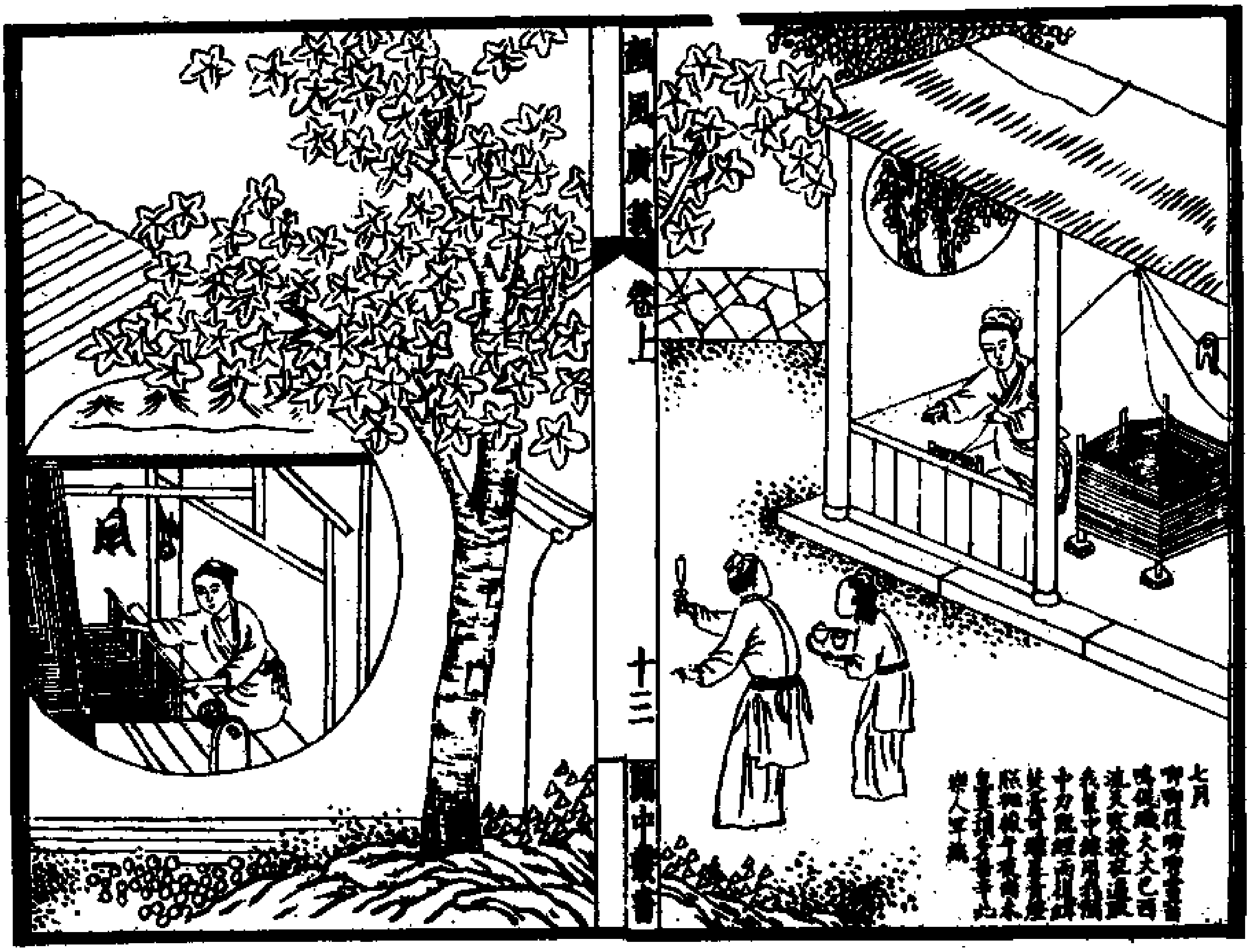
五月

夏季蠶已老簇頭吐絲綸採山
營繭熟似金銀摘之筐
碧簇纍果四鄰拿蠶至此足
補缺年食先擇采蠒種作蛾足
稱神速靡過庶會貢保如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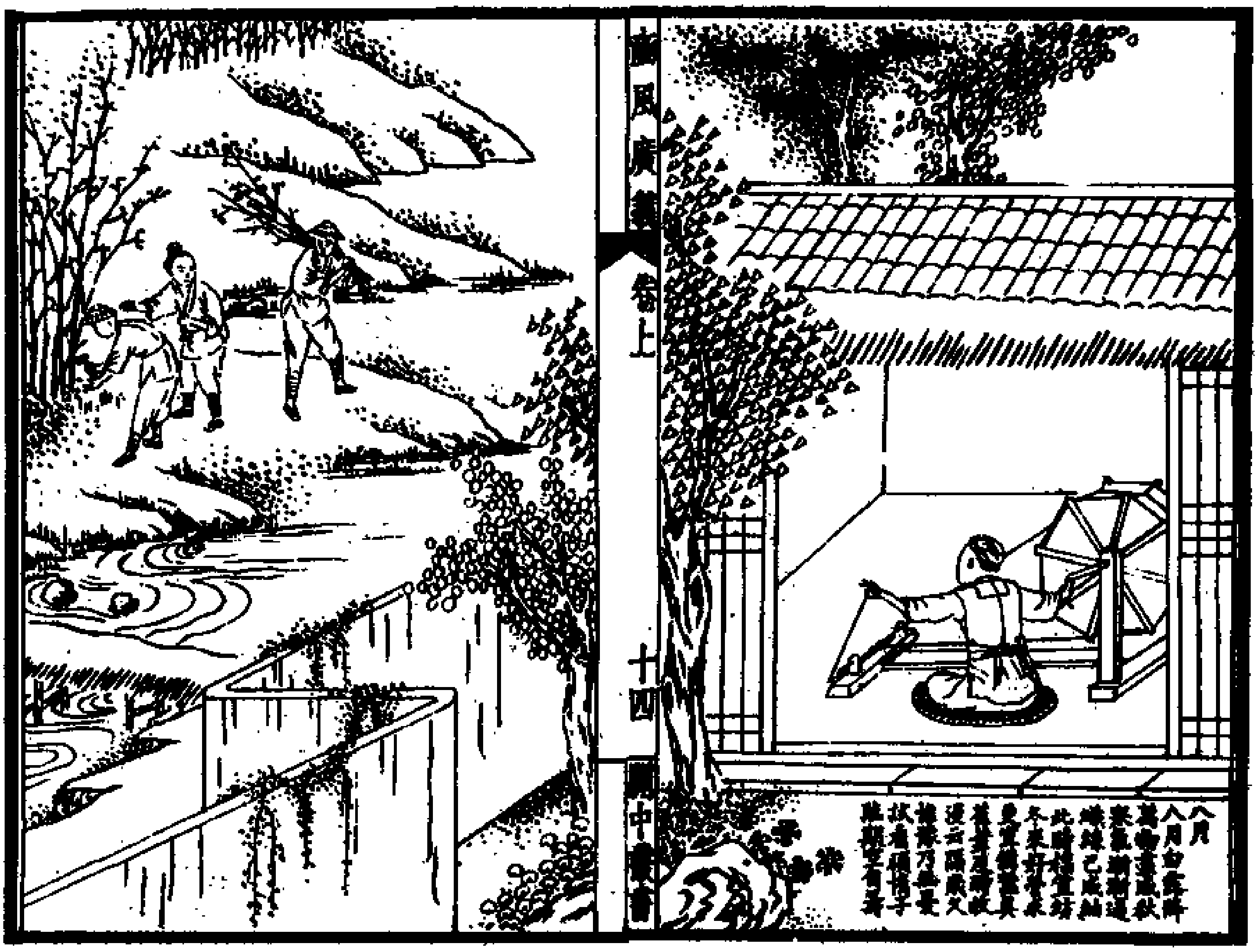
六月

六月暑方盛擇汁青異
斛斛老綠雖碧黃蠶畜
抽繹綵車廉聲且合
日遲姊子般羣蠶留
兒漾摘展留日可經絹
衣食兩相資蓋禽獨寵
樂何事能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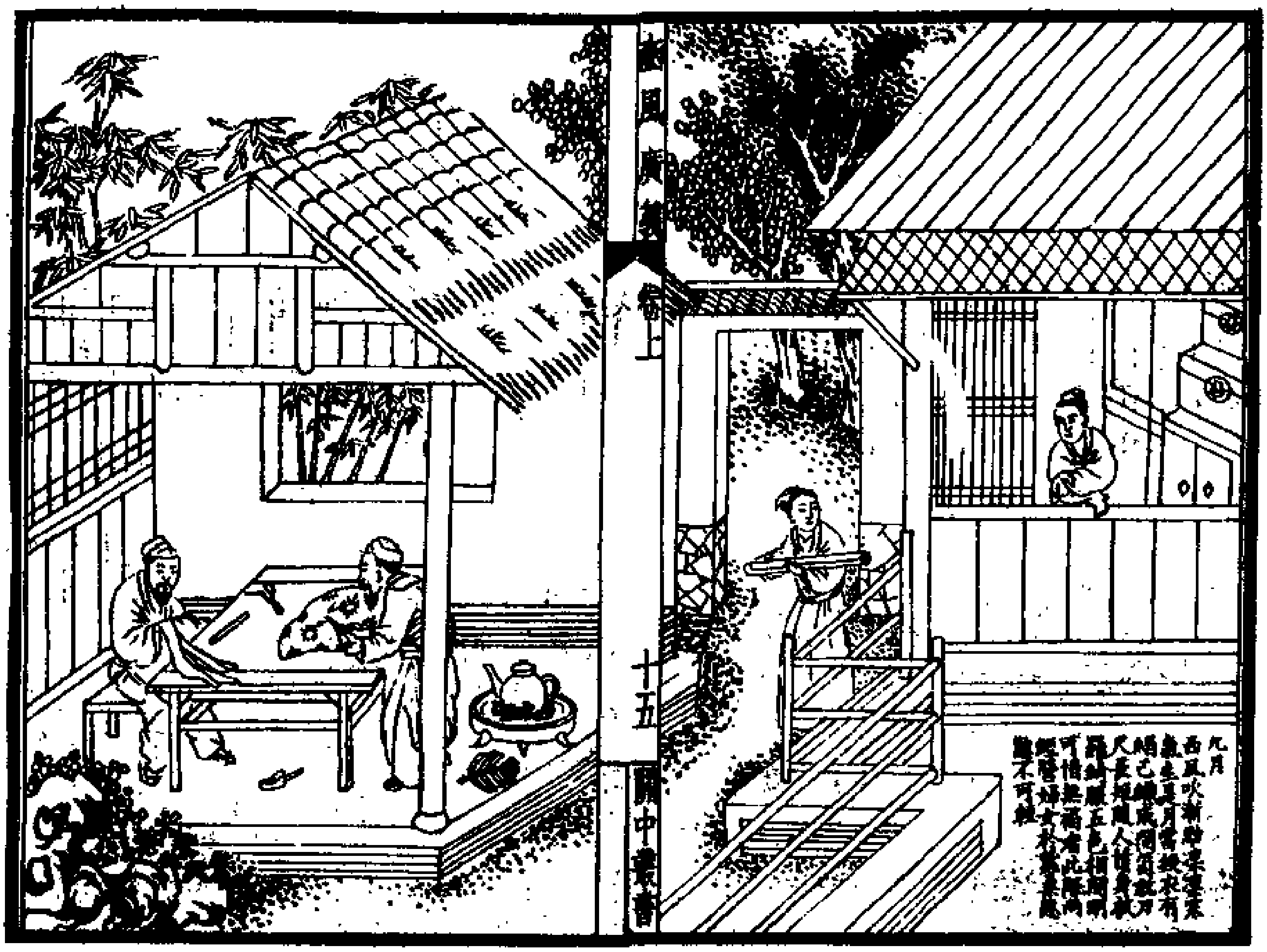
豳風廣義　卷上　十三　關中叢書

七月
[illegible]
鳴[illegible]大火已西
[illegible]
衣裳中[illegible]
十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婦人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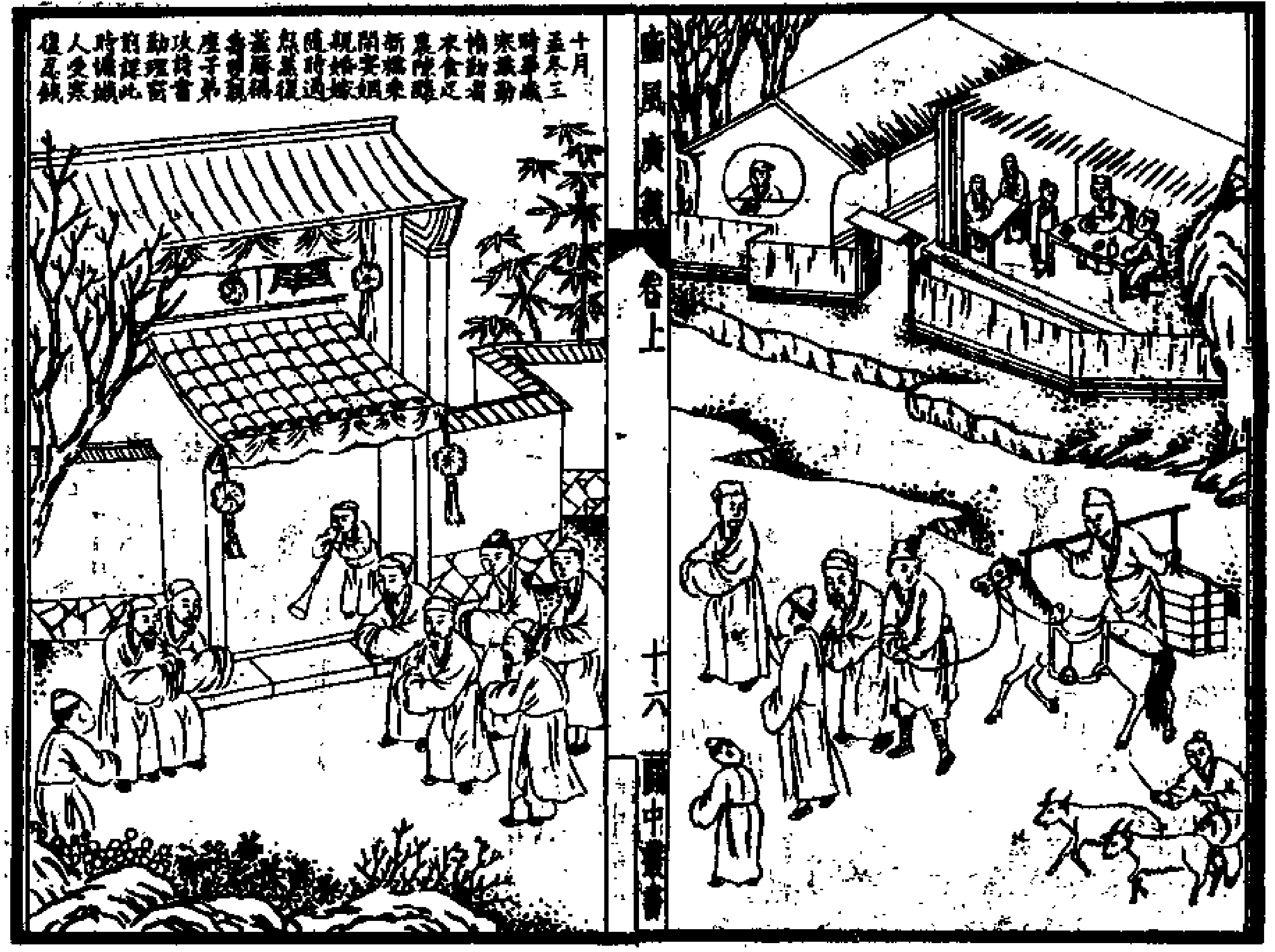
豳風廣義　卷上　十四　關中叢書

八月
八月白露降
萬[illegible]盡[illegible]秋
寒氣漸漸逼
[illegible][illegible]已成紬
此時[illegible][illegible]紡
冬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還云兩歲又
機杼[illegible][illegible]要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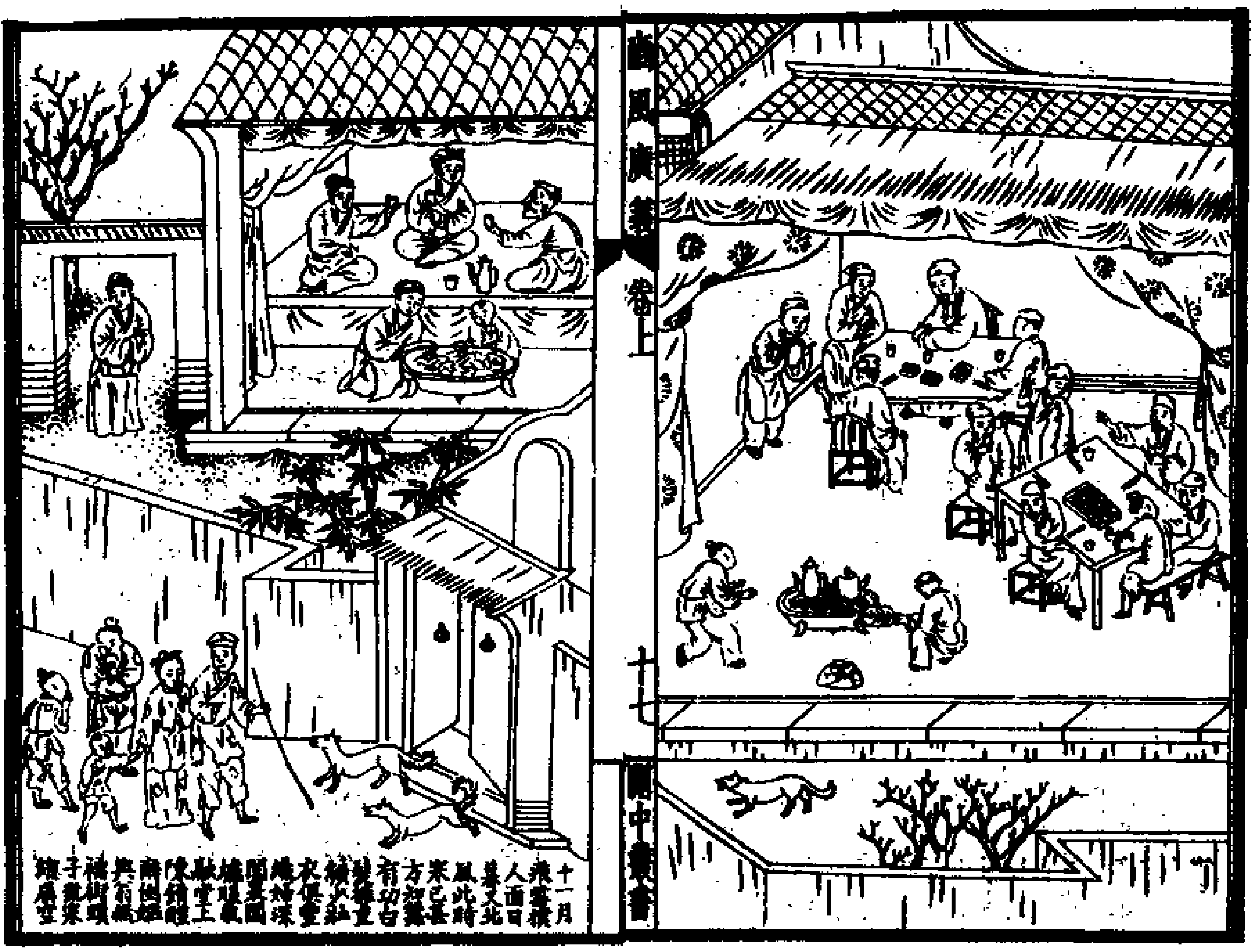
豳風廣義　卷上　十五　關中叢書

九月西風吹新[illegible][illegible]氣生是月需裁衣有綃已織成[illegible]衣為尺丈短長人舊衣剪針線五色相間可惜無禱者此師經營婦女[illegible][illegible]難不可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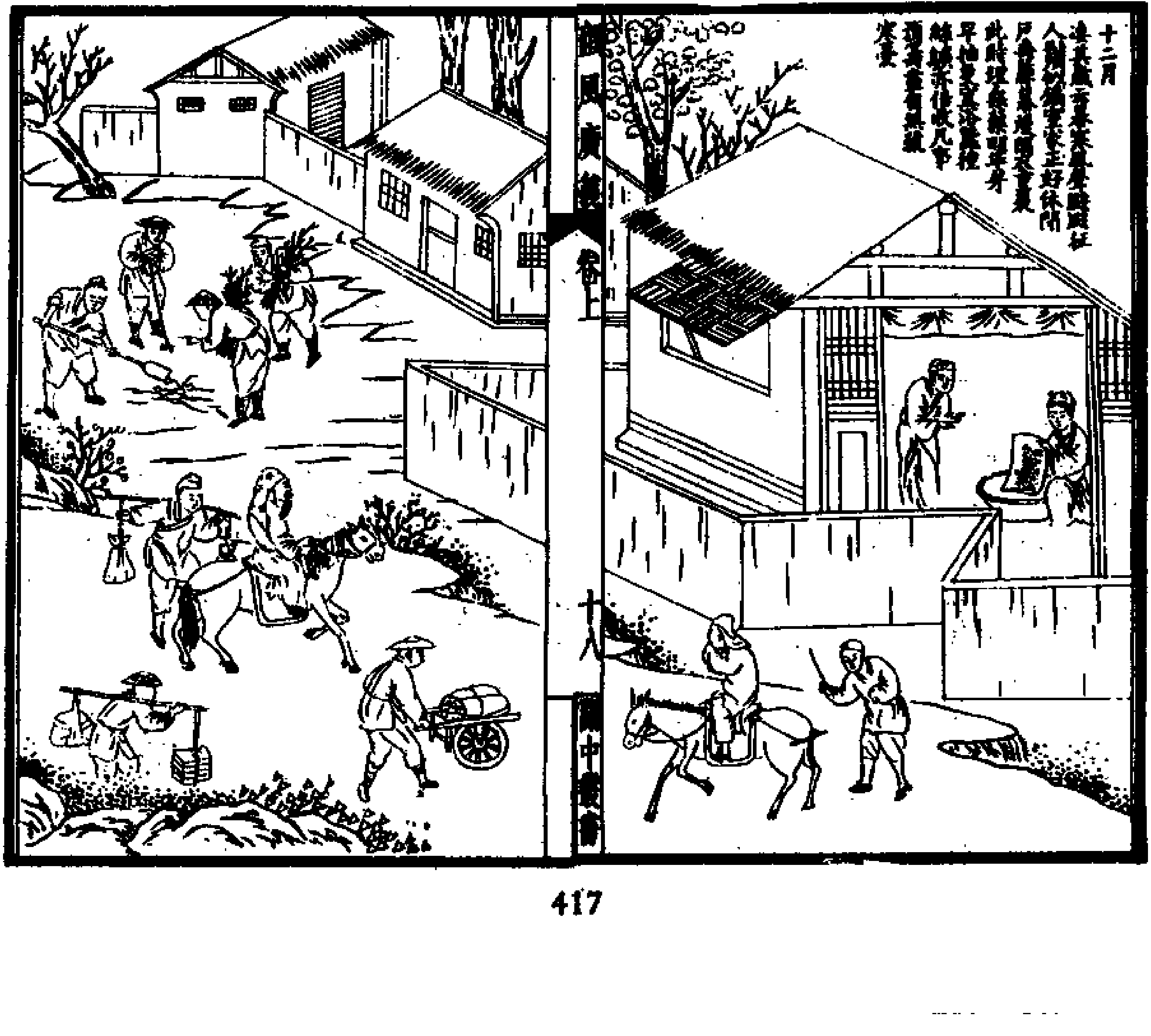


豳風廣義　卷上　十六　關中叢書

十月孟冬至時畢歲家業勤惰勤者衣食足褒陞酺祈媒采開宴飲觀婚嫁隨時適然蒸復蓋厥稱壽觴觴座子弟攻詩書勤理舊蔚課此時備織人受寒復且餒



十一月
飛[illegible][illegible]
人面日
[illegible]文北
風此時
寒已甚
方[illegible][illegible]
有[illegible]台
[illegible][illegible]臺
[illegible][illegible]紅
衣[illegible]臺
[illegible][illegible]深
開[illegible]圓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室上
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街頭
手[illegible]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十二月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好休閒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此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凡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郭子章桑論

郭子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邠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閒桑者閑閑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蠶事疎闊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閬繭予道湖閬女桑桋參差牆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勤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爲所蠱蝕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貿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毋亦蠶教不興使然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

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卿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今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水深土厚高寒之處宜樹桑說

西安近地其宜桑不待言矣即延慶平鞏等處無不宜桑觀其一株能成推而廣之則千萬株可例矣夫深山僻隅離通都大邑甚遠難以貿易諸凡俱不活便至於豐稔之歲糧食甚賤無處貨賣隆冬歲暮衣無所出苦寒者甚多此處田土必賤若能勉力樹桑數千株一則歲不乏衣二則絲可遠貨糧賤則食足桑多則衣備衣食豐饒教子弟讀詩書習禮讓豈非莫大之益若以高燥無水不便灌溉宜榿杵造大澇池（或鑿地作氷庫腹大口小內周圍用木橛釘孔填以硬泥築極實連填築數次以不漏水爲止上用板蓋以蔽風日消耗）引積雨水以便澆灌桑乃易生之物冬澆一水春澆二水夏澆不過三水便活以後不用澆矣歲歲樹之數年之閒可成桑林人若肯懇懃培植任是高燥焉有不成之理有疑天氣寒涼養蠶不合時節者不知

天下養蠶之處節氣原自不同廣東立春四川驚蟄江浙清明河南陝西在穀雨前三四日其時雖不同總之有一最的實證驗但看桑上葉如茶匙大是其時也蠶不待煖而自生內外相應此自然之理也居水深土燥之地者宜詳之勿自誤

地卑水淺處甚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種桑最易生活或插條或種子或壓枝不過三年即可獲利夫居濕地其田必貴恆種麥穀每畝即收二石豐年不過值銀一兩有餘若使樹桑每畝歲可收絲九觔值銀十餘兩如有田四五十畝可栽桑十餘畝即逢歉年賣絲買穀豈非大益

河決水淹之地急宜樹桑說

每見沿河之地七八月間往往霖雨日久河水暴漲漂沒田禾惟桑柳雖被泥壅卻自無恙若水浸之地使盡栽桑樹每歲養蠶收絲反獲大利焉有乏食之苦意外之災蓋養蠶在春時多無雨水即三月有水桑亦不畏誠能廣布歲歲收絲即禾苗難成亦補缺乏況蠶絲之利更數倍於五穀果肯依法培植雖沃土種穀者亦不及也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桑乃裕國福民之大寶豈他木可比家中樹桑多者不惟得絲且宜婦人蓋桑本箕星之氣下映而生者箕乃女相之星下映其室婦人少病而無夭折之患況桑又能袪邪逐邪者用桑弓即此義也如有陰陽衛士妄談桑與喪同音樹之不吉者此愚迷無識之輩不可聽信孟夫子言王政必教以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豈有心通造化亞聖之識以不吉祥之事教天下哉再於路旁門前場圃城壕悉爲種植不使有尺寸曠土則遍地皆錦繡之資矣

栽桑說

民生濟用莫先於桑謀衣者不艱於養蠶而難於樹桑若桑務一舉則蠶事自興故首述而備論之種子盤條壓枝栽接修科之法詳列於後資生者當留心焉

種桑法

桑乃箕星之精其字從叒叒乃東方之地多生榑桑乃蠶食葉之神木故叒下加木以別之爲衣被之源其功最神爲世大寶種類甚多有柔桑葉如紬帛豐厚而軟有檿桑即山桑葉尖而長絲中琴瑟有桋桑樹小而條長便於女採一名女桑有白桑葉大如掌而厚有雞桑葉花而薄並有子桑先椹而後葉各處所產殊異不可盡述總名之曰荆桑魯桑（秦中桑務久失無人種植幸而其種皆在余近歲覓訪得絕佳桑種其葉豐肥勝於南桑）荆桑多椹魯桑少椹凡枝幹條葉堅勁其葉小而邊有鋸齒

者皆荆之類也凡枝幹條葉豐腴其葉圓大厚而多津者皆魯之類也荆桑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桑（樹桑者長成大樹也）魯桑之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地桑者稠栽每年割取不使成大樹也）然荆之條葉不如魯之條葉茂盛當以魯桑條接荆桑之身則茂盛而亦久遠魯桑其葉肥厚柔軟多津宜飼初生之蠶荆桑葉堅硬少津宜飼大眠以後之蠶（初蠶不可多飼荆桑葉多飼則有裂贓之患但於大眠後與魯桑間飼則其絲頭必硬而堅韌）種法俟桑椹熟時先熟者不用後熟者不用惟揀中熟肥大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用之蓋兩頭其子差細種之則成雞桑花桑（二種葉薄而澁少津蠶食之則結繭亦薄）中間之子氣足堅實則生氣旺而葉

必肥厚收來握爛以水淘洗陰乾臨種之時先一日用水漂去輕秕不實者（輕秕亦能生苗然終成雞桑花桑不堪用）用柴灰拌之放一夜次日種之種時須在芒種前後十數日之內爲上時夏至之後種者爲下時次年二三月亦可種若陳久則多不生（須將子收葫蘆內放高燥之處亦可生）未種之先將地耕二次將土塊打極細上熟糞厚四五寸許（熟糞是窩過的不是孫過的）再耕一次打土塊極細用杷子摟成闊二尺長一丈的畦子有雨便種如無雨用水灌溉俟二日後土散不粘用杷子摟起以灰拌椹子勻撒於畦內用杷子輕摟一二次（不可深了深則子細難出）再上打細的熟糞一指厚用木輥子碾一次上搭矮棚（棚用葦箔最妙便於捲舒其棚之高不過三四尺）遮蔽烈日晝舒夜捲（若不遮蔽桑苗初生極嫩一經烈日曬乾地皮將桑苗夾成細項遇猛風一吹盡皆摧折若經三四日一澆使地皮常濕亦可不用棚遮）處暑後不須遮蔽種後每日早灌溉一次及苗出之後春種者三日一澆夏種者二日一澆勿使地皮乾裂及苗長五六寸時常芸草極淨及苗長尺餘或三五日或六七日澆一次及至冬月苗長三四尺高至十月半間再上熟糞一二寸厚用麥草撒入畦中厚一二寸許逆風放火燒之桑苗焦枯次日用利鐮靡地刈之根樁不可露出土外再撒麥草或野地柔草易於起火者一二寸厚仍逆風放火燒之此爲三耕二燒之法燒後用糞蓋一二寸厚再用爛柴草厚

蓋更好至春月摟去冬月若無雪雨再澆二三次至次年發生甚旺一根可長數芽揀旺者留一本其餘摘去旱則澆之至冬月可長七八尺或爲地桑或爲樹桑或遠近移栽此爲養種廣布第一法也（或不能遵依此法只照尋常種菜法種之亦可不燒但不及此之長速而且旺也）

盤桑條法

柔桑多無子必須盤條秋暮農隙時預掘成區（每區相去五尺一畝地桑共該二百四十區如在地畔路傍其區亦相去五六尺）藉地氣經冬藏濕其區廣深各二尺上熟糞一二升與土相和納於區內宜北高南下以留冬春雨雪（取其向陽雪易消也）於臘月揀肥大魯桑或絕好

的柔桑總要肥大葉厚多津者素日驗看停當嫩條二三枝通連爲一科用快刀砍下每四五十條與稃草相間共作一束臥於向陽坑內（深長各三四尺當預先掘下防冬深地凍難掘如桑條多更掘大些）（不必太拘）以土覆起高堆俟春分前三五日取出坑內桑條卽將預先掘下區子跑開下水三四升撒粟二三十粒將桑條盤成圓圈以草索縛定臥放區內外露出稍尖三四寸塡土尺餘厚宜築令實仍以虛土另封條尖枝上芽生虛土自脫先於區南種蓖麻以遮烈日（若不遮蓋三伏必死）地宜常常陰濕如乾卽澆（若久乾則死）芽條長高砍去旁枝數年則成矣或卽作地桑亦可

右古法也十可五六活不活者次年補之頗費功力且種蔴遮蔭亦覺煩瑣余試得一捷要之法於九十月間揀最好的柔桑條子或單枝或二三相連砍來將園中地造成畦子其闊二尺餘其長一丈將地掘起打細再用糞與土相和每相去八九寸盤一條每畦兩行須築令實少露桑條稍尖隨卽澆過次日再蓋浮土一層冬月可澆一二次以腐草苫蓋迨至春月摟去三四日一澆立夏以後二三日一澆總不使地皮乾燥上搭矮棚遮蔽烈日晝舒夜捲處暑後撤去此法十活七八（三年後遂可移栽）正二月亦可如此盤之有一人倣余盤栽桑條諸法皆備但不曾搭棚爲烈日所晒其後只十活一二　桑乃極易生之物余於六月間根接桑數十株隨斫本樹枝稍插於周圍以遮烈日時遇連雨數日不料至七月間所插枝稍大半皆活以此觀之插桑亦不拘時○士農必用有埋條的法將桑條截作一尺長兩頭用火烙過春分之日埋之用水澆之余依其說後無一活者惟臘月埋條春栽之法並九十月盤條之法余所驗過者從此二法最穩

壓條分桑法

春月或九十月將桑樹上近地的條子地下掘一渠深二三寸將條攀下臥於渠內用木鉤搭子長數寸將條向地

鉤住釘於渠內使不得起以土築實須將條上所有的枝稍盡扶端露出土外但得雨水卽使生根春月壓者當年九十月起冬月壓者次年九十月起於近樹身處斫斷掘出渠內條子將枝稍之間以利刀劙斷俱如拐子樣有幾稍劙幾截拐上皆帶根鬚移栽卽活

已上種子盤條壓枝三法養種分樹可謂備矣何用多贅以下皆栽植修葺之法

栽樹法

柳宗元作郭槖駝傳曰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亦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

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深得至理之言細思之自明）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根不可窩拳）其培欲平（不可陷下亦不可高凸）其土欲故（不可另用生土）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當珍愛不可草率了事）其置也若棄（不可掘看搖動）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識栽至理）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是不順物性也）其培之也若非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驗其疎密（人多犯此諸病戒之戒之）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

此傳深得格物至理勿徒作文章看過凡有心樹藝者詳味玩索自見其妙

栽樹桑說

築牆成園小大任意將園內地耕熟或栽行桑（每株相去一丈橫直成行以便耕種行間或種菉豆黑豆豌豆芝麻糜子及瓜茄菜蔬無不可者上擽桑葉下種豆蔬可謂兩益且發桑但不可種麥穀令桑不旺）或栽牆下桑或栽門前家庭阡陌道旁城壕壝園場圃其法先掘地一坑深三尺寬窄量樹大小務要寬綽有餘九月至二月半栽之皆活（古人云惟十一月栽之不活余每於十一月內栽之皆活）或種出者或盤壓成者皆可移栽魯桑宜多荊桑少栽時記號南枝不可錯了原向（陰面若受日晒則焦枯如樹甚小亦不必拘）且忌大風（風能燥物恐耗散脂液則不長旺）掘時務要掘大些不可傷著小根（古人云栽樹莫巧勿令樹知則可耳）將掘下坑內下熟糞四五升和土令勻（如有龜殼根下置一個則桑更茂）入水一桶調成稀泥將樹根坐於泥中按至坑底提三五次（欲令根鬚皆順）扶端樹身填土與地平擁周圍熟土令坑滿次日方可築實（周坑四邊須築實若不實則根土不相著多死）[illegible]上復用土封身尺餘高周圍自成環池（無雨澆之可以容水）如在園外路旁場畔者須護以棘以防牲畜咽傷孩童戲折二年不可採葉（樹小傷生氣多不旺）其上糞九月至正月皆宜三月至八月不宜（恐糞氣傷損嫩根）或豬羊牛馬之糞油渣亦可棉子

油渣性燒冬壅其根更好旱則數日一澆三年之後長如椽大可以採葉飼蠶矣

栽地桑法

濟急救困莫如地桑之速凡河決水湮之地地少人貧之處地桑一畝歲可收絲九觔布後次年即可飼蠶三箔二年後可飼五六箔其法築牆成園將園內地耕熟相去五尺掘一坑（每畝該掘二百四十區）廣深各二尺每坑內下熟糞三升合土令勻下水一桶調成稀泥將畦內種成魯桑（不用荊桑）連根掘出一科自根上留身五六寸其餘截去每一坑栽二根將根坐於泥中（欲速見功者栽三根）按至坑底提三五次按桑身

略與地平擁周圍熟土令坑滿次日築實再擁熟土輕築令平滿（附身土不可築實實則芽難生）用虛土封堆如鏊背子樣可厚五六寸周圍自戌環池（亦可容水）芽出土長三四寸時節揀不旺者掐去每一株止留旺者一二寸（澆鋤如法當年可長五尺高）次年附根劃條到家揀葉飼蠶（割須用厚背鋼鐮一割要斷若鈍鐮不能遽斷則傷根皮有雨則根必傷蓋地桑不要放出身來只要從土中長出若身出土名爲脚高條既不旺又多被風雨擺折）劃過處每一根盤周圍生出數芽每一科可留六七條餘者減去年年附地劃之愈劃愈旺留條漸多有一種野魯桑亦可移植冬春上糞旱則澆灌年年茂盛（三年後正長旺六年後根相交根交則不旺春時將相交根斫斷掘去添上糞土或得雨或澆過即復長旺大後斟酌其根漸大壓成栽子園別園如前法栽之三年後新桑茂盛養蠶斫桑時將舊桑根上只留一條隔年自成一株分出栽爲行桑如此傳轉無有盡期然魯桑飼蠶其絲不堅韌可斟酌栽荆桑樹數株俟蠶大眠後採葉與魯桑相間飼之）地桑須於園內栽之有草則鋤無雨則澆比及蠶生可澆三次其葉自然早生（桑種自有早生葉遲生葉者須擇其早生葉者爲地桑）其行間宜種豆兩不相妨且豆性發桑勝於芝蔴瓜蔬

散種地桑法有地或三五畝或十數畝耕三次上糞五六寸再耕一次打耱極細摟成畦子（或高燥之地無水澆灌之處不必作畦漫種亦能生活）每畝用黍子七合（黍即糜子）製淨椹子一升（魯桑者佳）黍椹相合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須稀疎調適（大概二尺一苗）黍熟時刈去穗子俟經霜後以利鐮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放火燒之再上糞一二寸旱則澆之次年春生芽數條每株只留二條其餘掐去三四月常鋤令草淨空處點種菉豆黑豆等物不可種麥穀至秋收畢將地又鋤一次過年桑長漸大劃取飼蠶每畝可飼三箔蠶又過一年可飼蠶五六箔又移栽小桑樹小根少上無寸土但經路遠風日耗竭脂液栽後難活即活亦不榮旺凡栽小樹取之地方者通約十餘株爲一束於根蘸糞沃稀泥泥上糝土包以柔草包內另用厚泥固封搵按車箱內令樹身順臥護閉兩頭不透風日上以蓆草覆蓋又須預於栽所掘區下糞樹到栽依法不苟無不活者九十月以後雖行千里亦不妨

又取野荊桑魯桑入園中養者如其身乾枯或不端直或參差亂枝栽如上法栽畢用快刀摩地砍去樹身俟生出樹芽揀旺者留一本即成端正好樹且旺異常蓋桑闌鐵腥愈旺地桑是其驗也凡園內一切樹栽後二年不旺者或樹身不成材參差不齊者俱用快刀砍去樹身去地半指糝土封其樹樁俟其芽生止留旺者一本（此法但可施於九月以後二月以前）

修科樹法

樹桑長六七尺高便斫去中心之枝其餘枝餘條自向外長臘月及正月間科令稀勻得所剪去冗枝內可容立一

人周圍枝稍皆順如一大傘之狀使條有定數葉不煩多衆葉脂膏聚於一葉其葉自大飼蠶自然絲纊倍收足中紗羅之用

士農必用曰科斫樹桑惟在稀科時斫（依時斫也）使其條葉豐腴而早發不致蠶之稺也（稀則條自豐葉自腴今年科不過時則長條豐美明年之葉自然早發而又腴潤也）

又科砍之利惟在不留中心之枝容立一人於內轉身運斧條葉偃落於外比之擔負高几遶樹上下採有心之樹者一人可敵數人之功條不可冗冗則費芟科之功葉薄而無味是故科斫爲蠶事之先務時人不知預治於農隙

之時而徒費功力於蠶忙之月人則倍勞蠶復失所如得其法使樹生好條條長好葉蠶不急需乎葉而葉以時至又其葉潤厚農語云鋤頭自有三寸澤斧頭自有一倍桑

按農政全書載秦中舊有一法名曰剝桑臘月中悉去其冗所存之條甚疎又於所存條根之上僅存四眼餘皆掐去其所留者明年則爲柯其眼中所發青條可長三四尺其葉倍常光潤如沃蠶近老而手採之獨留一向外之條滋養及秋其長以至尋丈臘月復科之如前歲久則所留之科重繁復從下斫去周而復始自成圓樹如傘蓋樣洛陽河東亦同山東河朔則異於是必留明條疑風土所宜（以此觀之則秦古桑之法可謂精工矣今之烏有者因兵燹之廢後世不察也）

又科樹法自樹長五七尺高便割去中稍既不留心其條自向外長樹長大中心可容立一人如長成樹當中復生正身及枝者亦須斫去凡科法當去者有四等一瀝水條（向下垂者）一刺身條（向裏生者）一駢指條（相併生者科去其一）一冗脞條（雖順者卻稠冗）

科時臘月爲上正月次之其所科之條當取皮以備抄紙之用（臘月津脈未上科不傷樹但剝皮不利今人春月科樹只爲皮利不顧傷樹而不知自有取皮良方其法臘月或正月科下條子埋於向陽坑中俟過年二月剝之自利如欲速用將條截作三尺長縛作一大束與大鍋口一般大鍋內添水一二桶將桑束立安鍋口勿令下鍋用稻草繩一條如小椀口大長數丈纏桑束周圍自鍋口纏繞到頂令密使氣不得走泄上用鍋板蓋之蒸至皮利爲度取出剝之蒸取構皮皆用此法）

接桑法

務本新書曰桑以接博爲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取其速肖之義也（接桑飼蠶一株可當數株之用又且多絲而柔和有色但不可飼初蠶須於大眠以後方可飼之）凡接枝條必擇其美者（宜用向陽宿條庶氣壯而茂新陰條不堪用）根株各從其類（魯桑仍接魯桑則葉愈厚而多津荊桑接以魯桑則椹少而葉亦厚矣然魯桑宜多接荊桑宜少接至於接果杜梨樹可接梨白果樹可接懶果海棠可接檳子軟棗可接柿樹桃接桃杏接杏皆以接而愈美）接之器具用細齒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把總須應手又必趁時（古法以春分前後十日爲宜又不拘南北惟視桑條上青眼微動時爲的期余於此時接諸樣果樹皆活獨接桑百不一活不知是風氣使然否後於小滿後桑椹熟時接之方活五六七月接之亦活若接諸樣果木須在驚蟄至春分前後皆可活惟是接桑秦中必在小滿後至七月皆可接余累試

（驗此法最的不可有誤）一經接換二氣交通以彼易此變惡爲美其利有不可勝言者矣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如樹長盤口大不可就地接須用身接用細齒鋸截去原樹身作砧盤高可及人肩以利刃小刀於砧盤傍向下一寸半皮肉上以刀尖向上左右斜劈豁兩道至平面其下尖其上闊中間劈豁斷者剔去如烏鴉觜樣渠子兩壁有斜面無平底其尖淺向上漸深至頂可深至半指許接頭俗呼眼子須要揀肥大好魯桑向陽枝條大如中指以下長可尺許將槎頭一寸半用利刀左右削兩刀成蕎麥楞樣令頭尖如烏鴉觜與樹身上劈割成烏鴉觜樣子大小相符遂槎於老鴉觜渠子裏務要緊密總要皮對皮骨對骨與樹身一般無痕跡爲妙一如不合式再削眼子下烏鴉觜要刻渠子務要緊密合式砧盤可接四個原樹小者止接三二個接訖外用綿紙包再用構皮或桑皮或萆麻纏縛牢固鬆則皮肉離脫不[illegible]能活矣然亦不可太緊緊則將皮勒壞津脈不通亦不能活纏畢又用牛糞同泥封塗周圍又用破蓆片包裹如仰盆樣內盛潤土將接頭埋合略露稍一二寸如數日土乾則澆水少許其接頭發芽時亦不可取去蓆土至秋長定然後將蓆土去之）二曰根接（用之於小樹去地尺許截成砧盤接法與身接法無異接畢攢土埋合微露稍一二寸芽出之後俱要倚柱扶持四五月間常看根下如有芽生即便拔去）三曰劈接（惟此法省功易活予每用此法百接百活如身接根接亦用此法最穩不拘樹身大小皆可用將樹用小鋸截成砧盤其頂利刀削平隨以利刀按樹中心用斧背將刀背一擊樹身劈爲兩半拔去刀中心用木釘一插其縫自開將接頭根下劈用利刀削兩面成蕎麥楞樣令接頭尖如烏鴉觜長短須量劈縫不可過長過短插入縫中兩邊務要兩皮相著如不合式拔去再削務要合式如樹稍大徑寸餘或二寸者十字劈開插四接頭中間木釘拔去先以紙裹後以桑皮或萆麻縛之外用濕土封固微露其稍俟芽長三四寸時常起土看原樹根底發芽盡行拔去仍封土如故將所纏裹的皮子解去不然久則長成藥葫蘆樣豈能成樹待長三四尺高恐風擺折用一竹竿子或木杆子插立於旁以長繩繫定然亦不可太緊一年後樹不畏風可以去之）四曰枝接（俗呼爲渡樹要美惡兩樹相近者方可爲之如渡菓樹盆栽移近美者將美惡兩樹枝條一般大者條中間將皮身各削去一半長可二三寸將兩半相合成一枝務要皮對皮骨對骨用桑皮或萆麻纏縛外用牛糞合泥封固俟長三五月之後津脈已通遂將美樹下枝連削惡樹上枝漸削俟其長定便解去纏縛俟入九月間方斷美樹枝下畔此法須春分前後爲之妙）五曰靨接（將美樹枝條之上長就小靨如麥子大未發出芽者將此靨周圍方方一寸用快刀刻取連皮肉揭下於口內噙少時取出於惡樹上揀一未發芽的小靨子如麥子大者一個將口內靨皮取出貼印濕痕於惡靨皮上以利刀依痕刻斷惡樹靨處大小如之將惡靨皮揭去不用遂將美靨合貼惡靨刻痕上務要將美靨裏面空尖子合在惡靨上的小骨尖上如樺卵之相合要緊在四圍皮對皮無少閑隙兩頭用溼綿包裹桑皮纏之不鬆不緊仍用牛糞泥一封之但須露芽尖在外縛樹枝葉遮蔽烈日再將惡樹上一切枝條盡行砍去又將其餘惡靨子一切掐去令津脈盡升於所接之靨上及靨發上尺餘便可解去纏物此法接諸果樹須在豌豆開花時若接桑無論撇接靨接必須在二伏日初伏接者枝稍向下長中伏接者枝稍平長末伏接者枝稍向上長其餘諸月接皆難活亦不論下弦上弦月明月暗但入伏接之皆活桑惟靨接最穩十活八九然須用當年所生新條如小指大者周身有葉每一葉蒂下有一小靨如麥子大掐去葉蒂刻取靨子如上法接於新生惡條靨子上即活若撇接不過十活三四）六曰搭接（將美惡兩枝俱削如馬耳皮骨相對縛泥如上法但此接多難活）

擇桑之法不可不知凡本粗皮皺者其葉必小而薄白皮而節疎芽大者爲柿葉之桑其葉必大而厚堅韌而多絲枝如藤蔓葉如紬帛謂之柔桑飼蠶多絲而堅韌有一種木理極粗葉如扇面光如沃油謂之鳥桑甚宜初蠶有一種紫藤之桑枝如紫色之蔓高大而葉肥厚飼蠶最好有一種白桑其葉厚大得繭重實絲每倍常余近得土爾番白桑種今已種成其形如馬乳色如珍珠其味甘美異常椹爲佳菓葉可飼蠶兩有益也子可種條可壓亦能廣布

總勿用雞脚之桑（即花桑葉邊有缺齒）其葉薄飼蠶便成薄繭又勿用毛背之桑其葉濇而有毛蠶多不食又桑葉忽生黃衣而皺者木將就槁名曰金桑蠶則不食此乃蠶絲不成之年故古詩云桑華腐蠹衣微如絡女工不成絲帛如玉（叶）此之謂也有一種先椹而後葉者其葉必小宜接之接過則椹少葉多且大矣

以上種桑修科栽接四法俱備人能依此飼蠶自然絲纊倍收亦且堅韌有色可中紗羅綾緞之用

附種柘法

柘亦飼蠶之物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柘字從石其此義與柘木有紋理亦可旋爲器其葉可飼蠶曰柘蠶（柘蠶亦另有柘蠶種先出先眠先起先繭如無柘蠶種以桑蠶飼以柘葉亦可得絲甚少）然葉硬而薄小不及桑葉（桑葉大而豐肥多津故多樹桑少樹柘柘宜山麓之人不勞種植而獲利）處處山中有之喜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團而有尖飼蠶成繭冷水繰飼謂之冷水絲作琴瑟絲清響異常亦可織紬且韌爾雅所謂棘繭卽此蠶也此柘諸山皆有最多且茂惜乎近山之人多不知此美利無有爲之者若在山麓之下蓋草房幾間內多置蠶種廣採山中野柘飼蠶其利可勝言哉無樹桑占田之累修接糞澆之勞豈非坐而獲利且蠶種廣布無窮而野柘多採無盡勝於深山採木幽鑿負薪之勞遠

矣何憚而不爲（予近教盩厔山莊上人有幾家歲歲採柘飼蠶收絲纖纖）

種柘法耕地令熟摟耩作壠柘子熟時多收（要揀無刺葉圓大者方好如身有刺葉小薄者勿用）以水淘洗令淨曝乾臨種時用水浸一夜用柴灰拌勻散於畦中摟杷蓋之苗出後時時鋤草令淨不可荒沒移栽者不可太稀大約三尺一株若在山田令其多布又須歲歲採葉餇蠶如一歲不採次年葉生有毒蠶食之不旺且多死如欲養蠶者先年夏月將柘葉打落次年生葉方無毒可飼蠶

柘蠶之種其時卽生柘樹上乃柘之氣化生者人若細心於夏秋閒年年在柘樹葉上撥看常有結成繭子可取以爲種但有無多寡年年不同（柘蠶亦食桑葉且得良繭桑蠶不可飼柘葉食之多結薄繭）

以上樹柘諸法若能件件遵依再如法養蠶自然繭堅而多絲以之造綾緞紗羅無不盡善若不能依法樹藝只照平常栽法如多且旺亦可飼蠶然其絲粗硬僅可織縑絹而已

今人多不肯樹桑者以爲五七年以後方可成樹方可獲利我豈能待獨不思我卽年老遺澤子孫爲世守之業亦何不可先世早樹至我豈不大享其利我今仍舊不樹將來子孫蠶織終無望矣所謂及今不畜艾七年之病終不

痊者此也故玄扈先生曰恐不能待者急樹之便是妙方桑乃蠶食故居蠶先今樹桑之法已備方可以言蠶事矣

蠶風廣義卷之上終

豳風廣義卷之中

茂陵楊　屾雙山氏編輯

蠶說原委

粵自伏羲氏採嶧山之繭抽絲爲絃以定音律而天下化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爲室養蠶煑繭繹絲制衮冕綉九章定儀度別尊卑垂衣裳而天下治蠶之爲功於世由來久矣今日北人雖知重農而不知養蠶其亦未明其說乎蠶屬氣化純陽無陰喜燥惡溼食而不飲自卵出爲蟻蟻而眇眇而蛻爲蠶蠶而繭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蟻亦有胎生者與母同老北蠶三眠三起南蠶四眠四起總之二十七日而老奈何北人視爲迂遠而不肯爲乎彼百工商賈殫終歲之勤動以求利益而所獲之多寡尚未可知養蠶者不過費三十日之辛勤而卽獲一歲之利益精絲造綾緞上可完賦稅粗絲織絹帛下亦能衣被一家綿可使高堂溫體絮可令妻子禦寒蠶之有功於人如此何憚而不爲哉或曰君子宜養仁心煑繭繹絲傷殘物命恐非仁者所宜爲嗚呼此豈明上帝生物之意乎天地乃吾人之大父母也父母之治家百物而爲之備皆有職分焉凡生殖萬物皆是爲人而設三才無人天地亦爲虛設造化亦爲虛施萬物亦爲虛備天之愛人無異慈父愛子雖

曰無心而成化實則有心爲周備旣造飲食之物以養身復造衣服之物以蔽體五彩以彰身花卉以養目木石以作宮室銅鐵以爲器用高田生麥低田生稻陸生草萊水生蟲魚如此之類不可盡述至大至細皆有切於人用豈非慈父有心而爲之者哉人能順承天命（天之所命率循不違）者用得其當（以穀充饑以衣被體之類）率循有道（牛耕田馬服遠犬守夜蜂取蜜蠶取絲皆顯其命而用之不可有違）萬物皆爲我用事事皆以養仁是爲上帝之肖子人若違棄天命（用物不能順天）用失其道（牛馬驢騾本爲耕田服乘而設而反宰殺以食其肉粟本養體而反飼馬肉本養老而反餵犬錦繡紗羅本是彰身禮服之用而乃以錦作襠以紗糊窗彩作鳥籠緞包泄便之器如此之類皆是用失其道）暴殄天物（拋棄五穀非禮宰殺以有用之材木作薪無故剪裁之類）享用過分皆謂之違仁卽爲違上帝之命以故帝不眷佑降之以殃非當用者而用之斯有罪戾也如云萬物之生非以爲人何以五穀春生夏長時至黃萎自然枯竭豈非草木順天命而盡職分乎牛耕田馬服遠雞司晨犬守夜猫捕鼠蜂釀蜜受其馴習能爲我用豈非鳥獸昆蟲順天命而盡職分乎人爲上帝之子萬物之尊苟無衣服蔽體何以禦寒何以別儀制而明等威是知蠶之吐絲衣人以補造化之不及在蠶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正蠶之順天命而盡職分也若果有害於仁義黃諸聖早已不爲況后稷以農桑開國後世大昌孟子陳王道必以蠶桑

爲首務古聖先賢豈皆以不仁教後世哉世人誠能勸農之外家家養蠶自然衣食足而仁讓興唐虞三代之風日在民間是養蠶不惟厚民生而兼有以善民風也余不揣固陋嘗搜羅古法輯訪當世因得其說以告同志

淮南王蠶經說

淮南子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謂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去容飾也）省婦使以勸蠶事（婦使謂之縫綫紐串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親蠶之事昭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

王氏先蠶壇序

王氏曰先蠶猶先飯祀其始造者壇築土爲祭所也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卽先蠶也（按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始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蠶稱絲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養蠶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禮月令季春是月也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祭於北郊漢禮儀志皇后祀先蠶禮以中牢魏黃初中置壇於北郊依周典也晉置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皇后至西郊親祭躬桑北齊先蠶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各五尺外兆四十步面開一門皇后升壇祭畢而桑後周皇后至先蠶壇親饗隋制宮北三里壇高四尺皇后以太牢制幣而祭唐置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圍二十步皇后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宋用北齊之制築壇如中祠禮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獻夫蠶祭有壇稽之歷代雖儀制少異然皆遞相沿襲餼羊不絕知禮之不可獨廢

王氏繭館序

王氏曰繭館皇后親蠶之所古公桑蠶室也周制天子諸候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后妃親蠶儀曰皇后躬桑始捋一條執筐受桑捋三條女尙書跪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以桑適金室前漢文帝紀詔皇后親桑以奉祀服景帝詔后親桑爲天下先元帝王皇后爲太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夫人桑明帝時皇后諸侯夫人蠶魏文帝黃初中皇后蠶於北郊遵周典也晉武帝太康中立蠶官皇后親桑依漢魏故事宋孝武立蠶觀后親桑循晉禮也北齊置蠶宮皇后躬桑於所後周制皇后至蠶所桑隋制皇后親桑於位唐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蠶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

並見親桑禮玄宗開元中命宮中飼蠶親自臨視宋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后親蠶祝辭此歷代皇后親蠶之事採之史編昭然可見茲特冠於篇首庶有按圖考譜知繭館之不徒虛名也賦曰惟蠶有功於世歸美廣物產之貨資作人生之衣被仲春之月天子詔后以躬桑大昕之朝內宰告期而命祀於是詣靈壇降寶殿翠障夾乎道周鳳輦翔於畿甸順春氣於東方朝先蠶於北面具夫青縹之服（皇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侑以芳馨之薦九宮傾動藹然致祭以陪班三獻禮成沛然迎祥於回眷嘗其疊成寵命適對韶光擇世婦於吉卜受鞠衣於明堂所以崇開禁館始入公桑捋條有三聽女尙書之勸止執筐不再受宮大人之是將體之以坤儀之柔順視之以母道之慈良破蟻以來庶養至於千箔獻繭之後諒化被於多方是以命繅治之成絲就趨工而俟織玄黃朱綠染各精明黼黻文章參同品色

什物宜預說

欲事蠶者須於秋冬農隙之時預置蠶具什物自不至臨時忙迫失措凡蠶食簇料火料蓐草火具蠶薦曲筐盤槌蠶架砧刀撞網葉篩椽杓蠶室必先精製習熟而後可望其獲利今條列各件一一備述使世之繪續其身者皆知其所自出云

預收蠶食

務本新書曰深秋桑葉未黃如有春蠶食不盡的葉夏採者更好若二番生者不可夏採須待秋採多廣收拾曝乾搗碎於無烟處收頓至臘月內搗磨成麪淨磁瓮收貯俟過年春蠶大眠後用之（臘月內製者能消蠶熱）又十二月初八日將菉豆用新汲水浸半日（每箔約用豆半升）薄攤晒乾又淨淘白米（每箔約用半升酌量次年如養蠶十箔當備五升）控水晒乾與菉豆俱陰處收頓以備大眠起拌葉飼蠶

預收簇料

士農必用曰預收黃蒿豆秸桑稍穀草黃野草蓬蒿稻草其餘稍勁不臭氣者亦可用余嘗試之以上諸簇皆不甚善惟有地膚子作簇甚妙（一名千頭子俗名獨蓆掃竹）蓋其玲瓏內空生涼無鬱浥之患死蠶旋墜無汚繭之憂沙汁不住無瘢痕之疵乃天生簇蠶之物夏月田間多種或家庭多藝多收次年蠶大勝諸物

預收火料

蠶室用火以牛糞爲上炭火次之（牛喜食桑葉並蠶沙並食蠶蠶亦喜牛糞氣大約蠶牛一氣）宜冬月預收牛糞堆聚一處（恐臨時缺少碎難收拾）春暖踏成墼子晒乾收起待臨近穀雨生火蠶室暖而宜蠶　又當備牛糞乾末以待用冬月收拾牛糞晒乾收藏成堆至

春月聽用如牛糞太溼難以成墼者亦用此乾糞末攙攪少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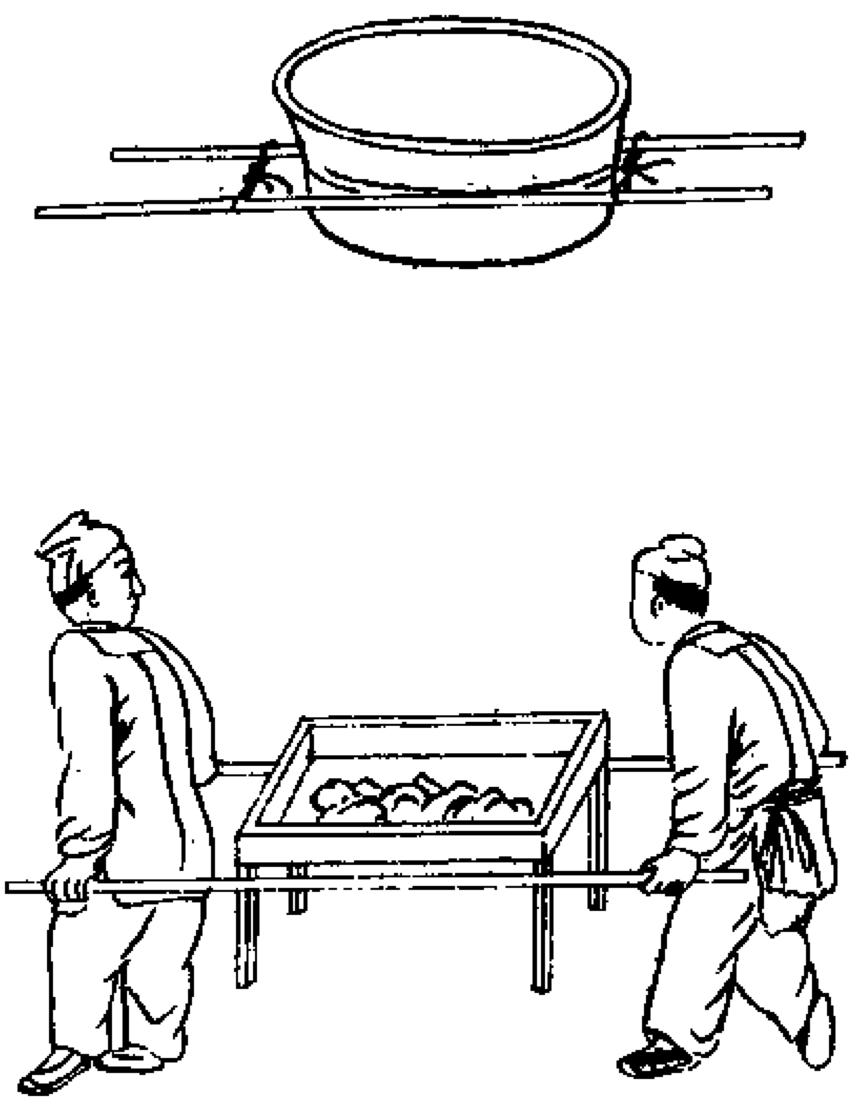
預收蓐草

蠶初生時筐底鋪細軟柔草草上鋪細軟綿紙紙上置蠶取其溫軟之義也臘月刈蒿爲上稻草次之麥草爲下臨時搗極軟綿爲妙

預置火具

農書曰蠶火類也宜用火養之但蠶最畏烟薰若近蠶處旋燒柴薪烟氣薰籠蠶綴熱毒多成黑蔫今制爲擡爐先自外燒過薪糞待烟盡舁入室內各龕（是室內預先造成放糞火的龕子室大者四倉室小者一倉）火之大小當隨寒熱添減務要溫和若忽寒忽熱是爲不均後必眠起不齊擡爐之制一如矮床（如火盆架子樣）內嵌燒爐兩旁出柄二人擡以出入無爐者或以舊破鍋銅鐵盆亦兩旁出柄亦可擡以出入送火亦妙蠶成於一室之功全賴此火出入加減涼暖用得其法自然絲纊倍收不論風雨晴明寒熱晝夜總要室中加減一樣溫和倘火候失調則絲便減少可不慎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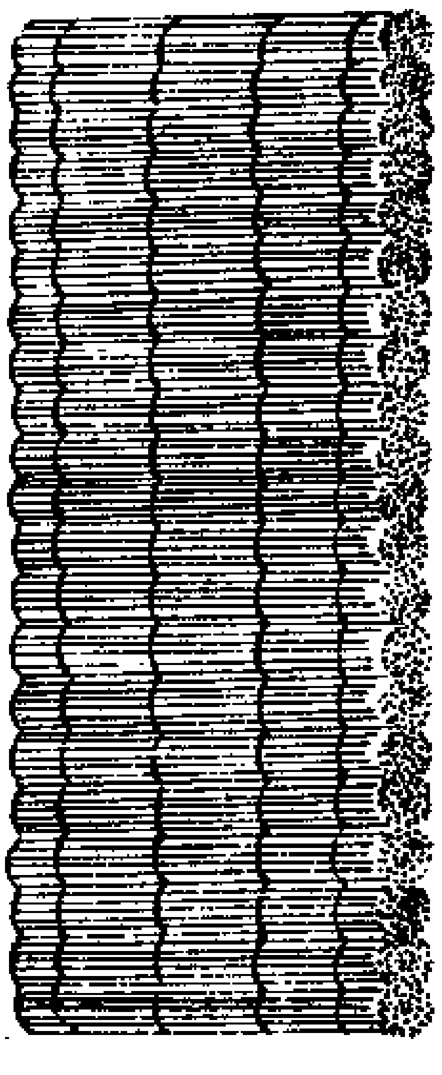
擡爐式



預織蓁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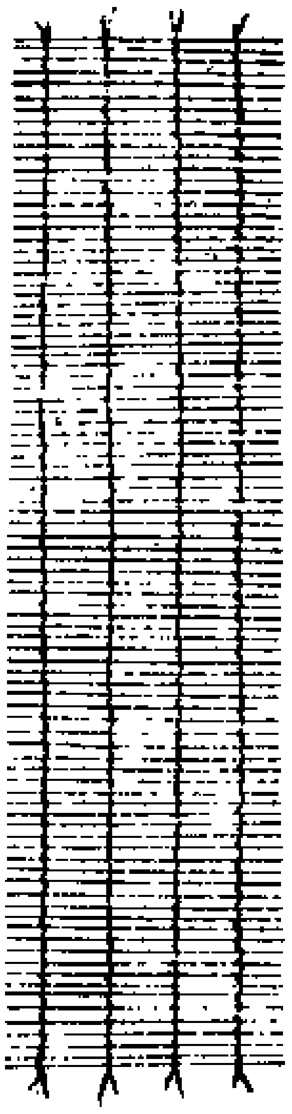
蓁薦者蠶初生之時天氣尚寒用薦掛門窗遮蔽風寒蒲草稻草爲上麥稈子穀草次之織法每稻草十餘根爲一束如編葦箔法

蓁薦式



預織箔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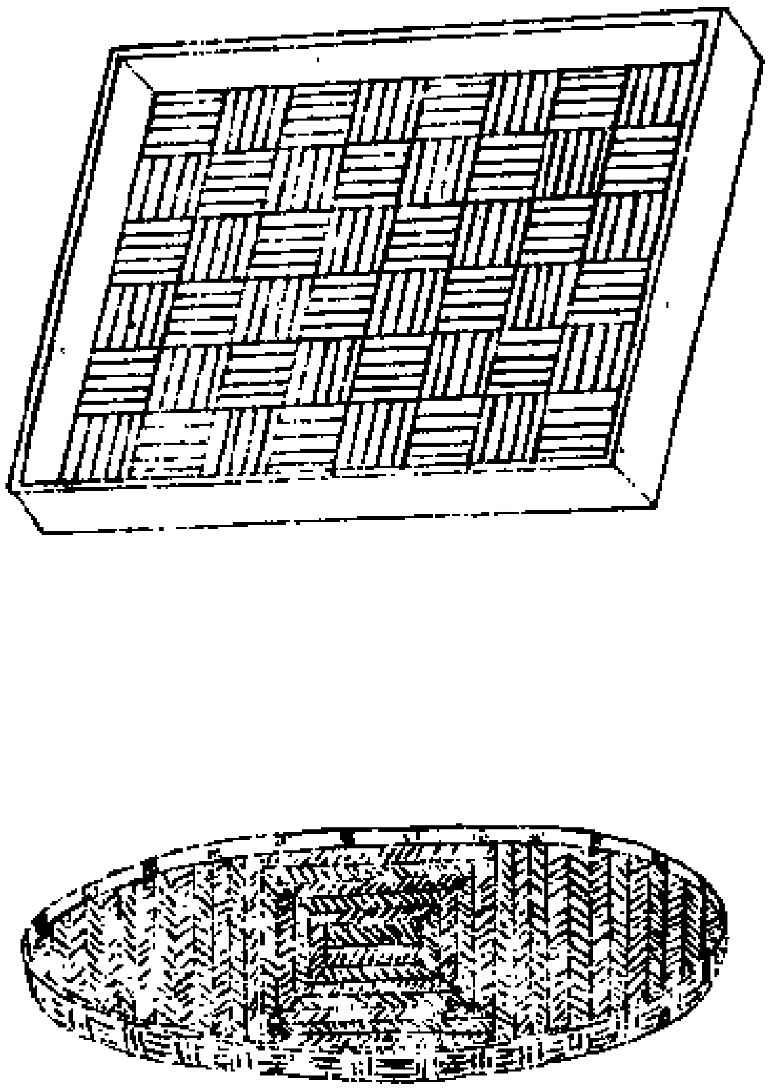
曲箔承蠶具也禮具曲植曲卽箔也顏師古註云葦箔爲曲北方養蠶者多於宅院後或園圃間多種萑葦以爲箔材秋後芟取或山中松花細竹子皆可自織（或冬月或正二月皆可織）其制闊五尺長一丈以二椽棧之懸於槌上至蠶分擡去蓐時取其易卷舒以廣蠶事



預編蠶筐

筐者古盛幣帛竹器也今用育蠶其名亦同蓋形制相類圓而稍長淺而有緣適可居蠶闊三尺長五尺（南筐皆長八尺闊六）尺以竹編之余家每用鷄柳木作方筐闊三尺長五尺亦輕便但木性軟弱經溼葉久蓋則底捩（音列）磽（音敲）不平不若用木作筐架以葦薦作底周圍用竹篾子壓住葦薦四邊錠在框架上薦底用順木枕三道錠住自然挺硬堅久亦且輕便蟻蠶及劈分時用之擱於架上易於擡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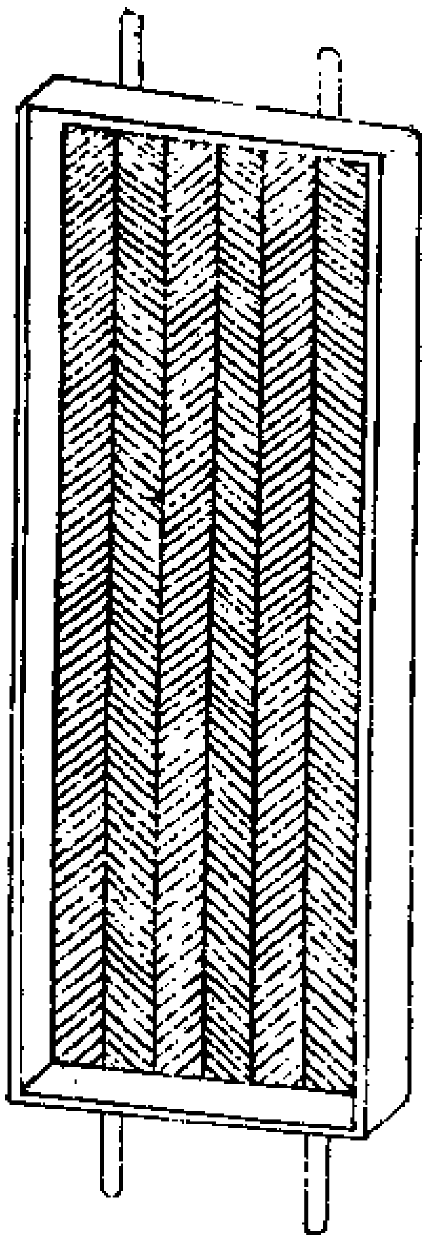
蠶筐式



預編蠶盤

蠶盤盛蠶器也移蠶上簇皆可用之或以竹編或用木框以疎簟爲底長七尺廣五尺出入擡便用

蠶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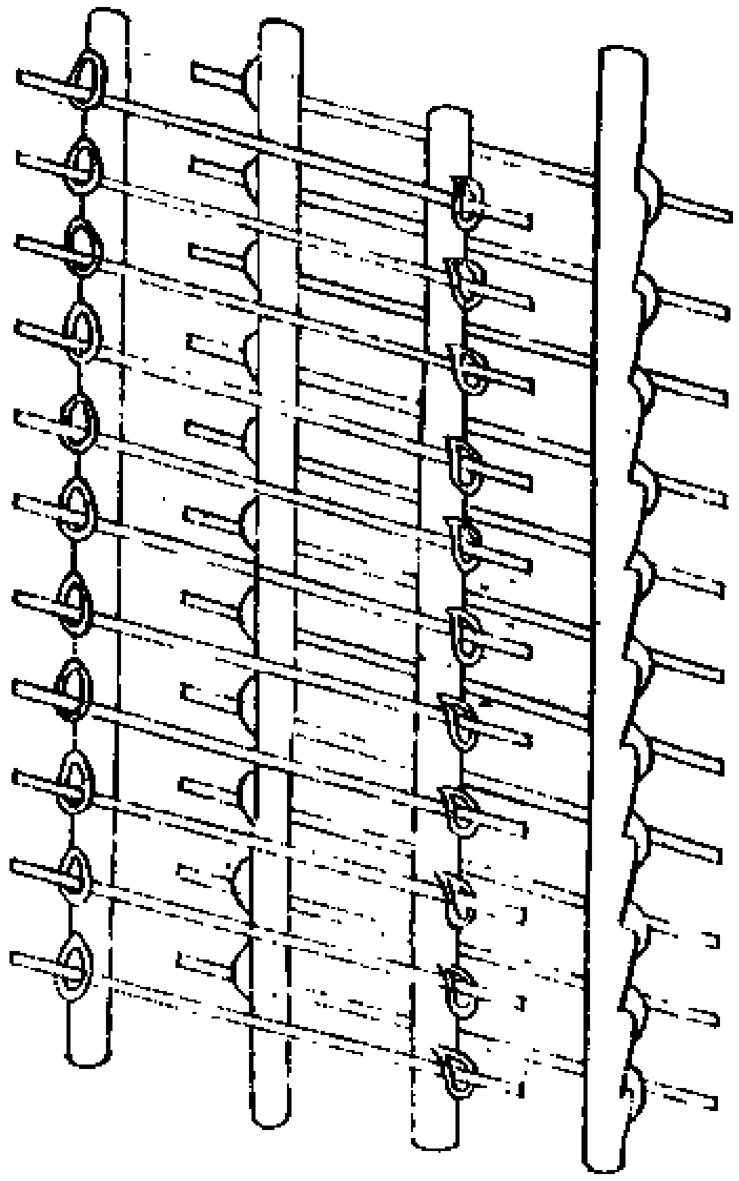


預造蠶椎

禮季春之月具曲植植即槌也務本新書曰穀雨日竪槌立木四莖各過梁柱之高其槌隨屋每間竪之其立木外旁刻如鋸齒而深每莖各刻齒十一層每層相去一尺每齒上掛桑皮繩環一個環內橫貫長椽稍鋪鋸齒之下椽上平鋪葦箔凡槌十懸中空九寸以居擡飼之蠶移之上下皆可農桑直說每槌上中下間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溼潤中備分擡及至蠶老九箔皆滿獨留一箔以備擡蠶擡畢二人餵之餵畢二人將椽箔掌起轉移頂頭齒環內下箔層自高明仍復餵之餵畢仍掌起移上二層如此層層

擡餵上移及至就地仍留空箔在下不可移動俟其再餵之時又層層下移復空上箔如此周而復始餵之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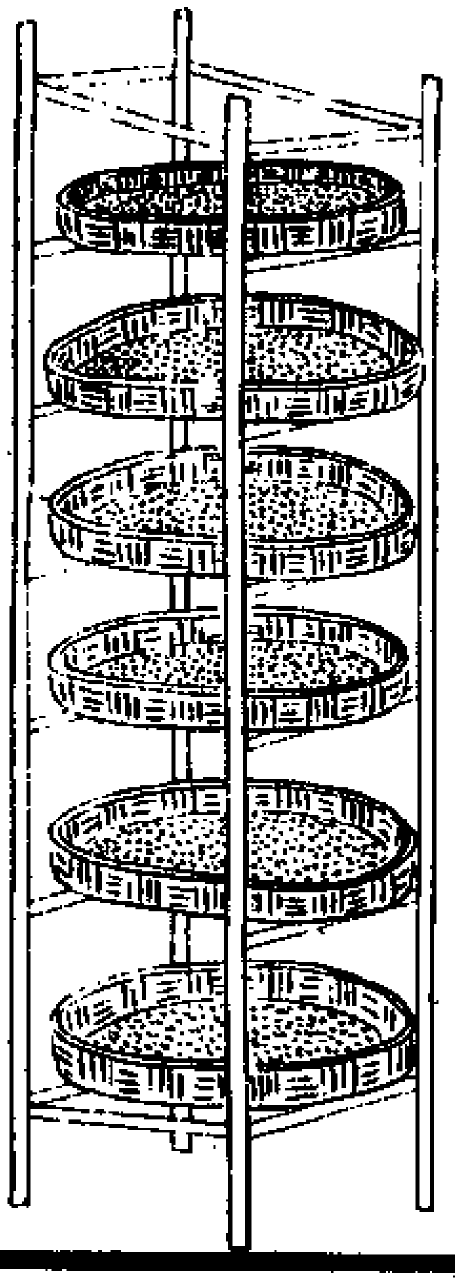
蠶椎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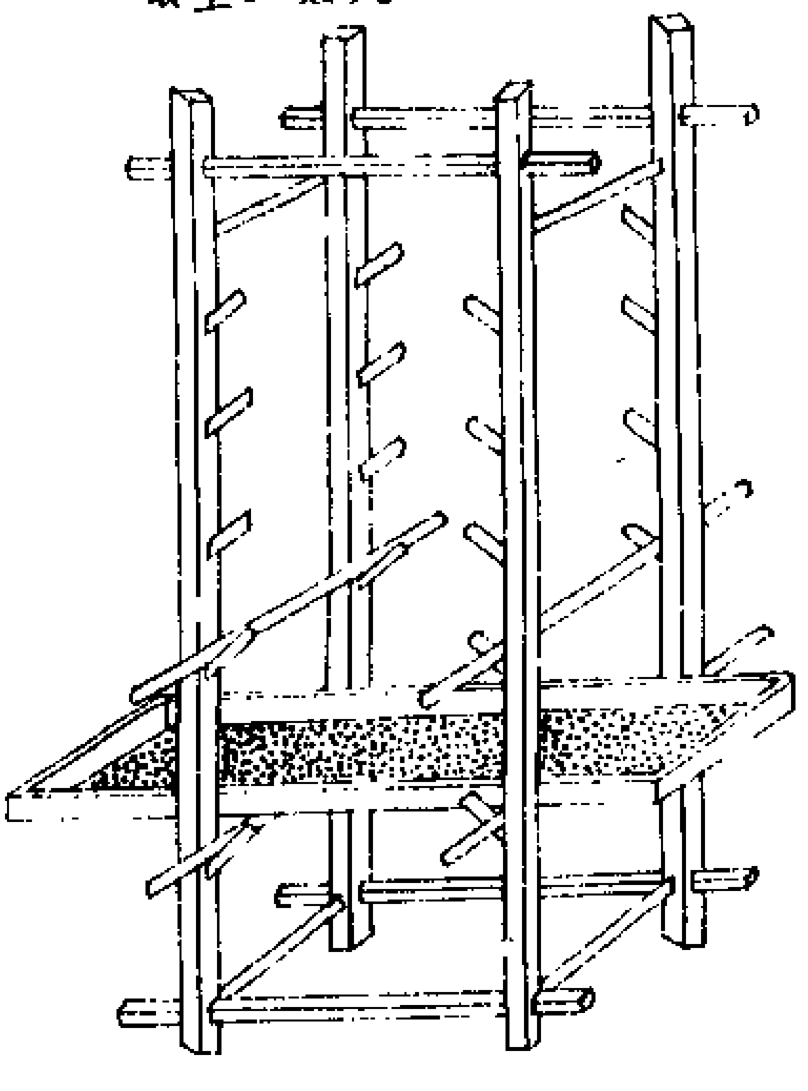
預造蠶架

蠶架擱蠶盤筐具也以細枋四莖竪之高可入九尺上下以竹或以木棍作桄十層每層皆擱養蠶盤筐隨其大小蓋筐用小架筐用大架

小蠶架式



余製此蠶架每柱裏邊各錠長鐵釘十層每層橫擔細木棍二根竹竿更好以擱蠶盤飼時二人擡之上下挪移最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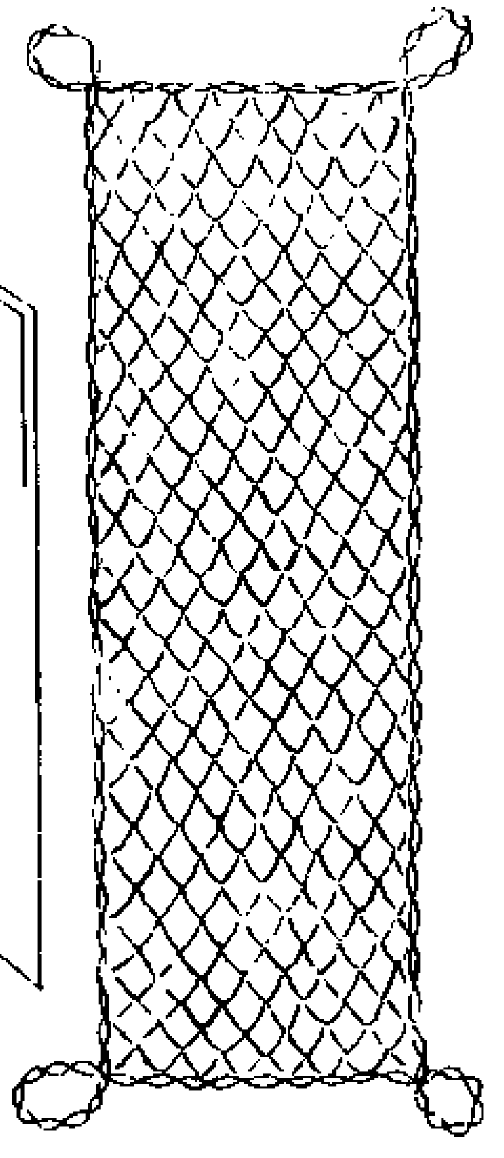
預編蠶網

蠶網者擡蠶除沙之網也爲蠶事要具養蠶諸事皆易惟除沙揀蠶甚是勞苦（往往婦女以手歐蠶頭臉時久則面目皆腫且蠶堆聚一處熱蒸汗出後結薄繭）所以養蠶不多惟嘉興湖州用網擡蠶故歲有收絲數百斤者其餘諸省皆不知也其法以二網輪流擡換（於沙燠已厚當除時待蠶食葉已盡將網蓋於蠶上以桑葉撒在網上蠶聞葉香自穿網而上二人執網兩頭連蠶擡起一人掃除下面蠶沙殘葉卽將網連蠶輕輕放下不可移動洽飼一晝夜沙燠厚時又將網一扇蓋蠶上撒葉如前待蠶上網仍擡起一人方撒下面網並掃去沙仍將網連蠶輕輕放下如前總之一網常在蠶下共用二網輪流替換若只用一網擡者蠶足攀網以手摘取不惟費功而且傷蠶）捷便甚妙卽養數百箔亦無難矣（網用上牲細麻繩纏在竹敘上編如鵝網樣孔如鷄子大以熟漆漆過陰極乾則不腐壞如不漆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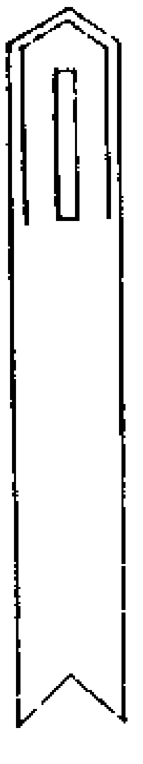
可用但不耐久耳農書有蠶性畏麻之說余累試之無妨故繼改用麻繩最好若未頭眠時劈分用匙頭眠後用麻孝帽布孔如豌豆大者橫裁與筐等一布當用數扇熟漆漆過亦以兩扇輪流擡換二眠後用麻布孔如小指大者爲之三眠後方可用網如蠶在箔網制長五尺闊三尺五寸每箔當用網三扇擡放甚便若大與箔等遂難以用擡不可漆網甚費漆如漆難得以猪血和石灰塗之亦可不如○耐久其法搽猪血一升以稻草挭開羅子過之將塊子石灰爲末和入半合少頃攪之漸稠陸續入水二三盌緩緩不住手打到以成稀糊爲度塗網一二次晒乾聽用魚網亦如此製）

竹杈長尺餘闊四五分中心細如錐子扳之可上捺之可下翻轉以掛線繩一纏線數丈右手執之以圓頭出入網孔略無掛礙如尚有疑往問打魚網打鵝網或編篳絡人便知其詳

蠶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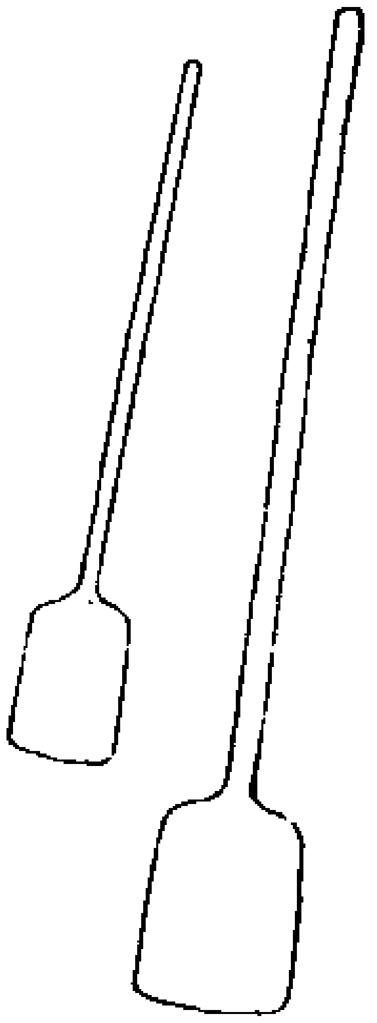
蠶匙



此劈分黑蟻匙也蠶初生三四日之間沙厚恐溼熱薰蒸生病宜急分劈用織下密網擡則跌落驚傷後多不旺宜用竹片或桑木削爲方寸杴樣大小不等各數張欲分劈

時將葉厚篩蠶上片時待蠶已上葉用匙輕輕挑起須薄帶沙燠分布於淨箔內相去二三分許置一匙箔滿篩葉餇之一日夜卽可滿箔待蠶大方用網擡此匙古法未用余家於蠶小時亦嘗用網其後見傷制此蠶匙輕便無損遠勝網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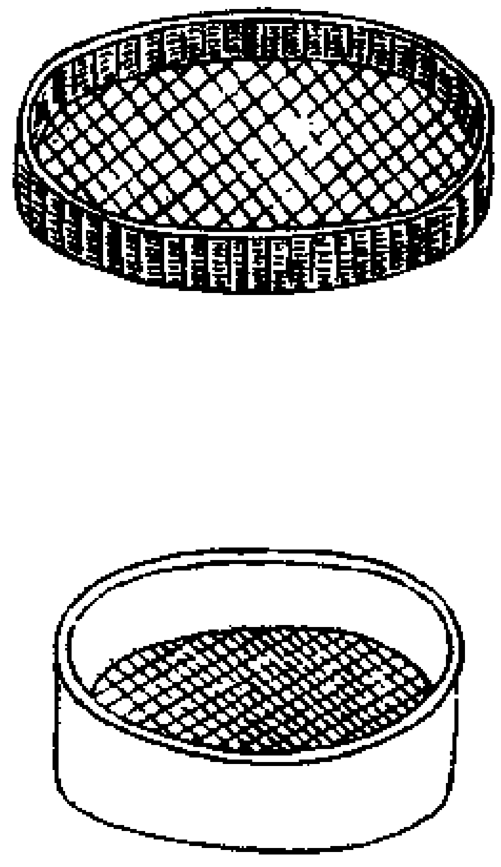
蠶匙式



葉篩

此餇蠶布葉篩也蠶小時用手撒葉未免厚薄不均壓傷小蟻宜用竹編小篩徑五六寸孔如胡椒大將葉以利刀切碎置篩內細細匀篩不可過厚須頻頻篩之蠶食均匀自然眠起皆齊更有一法余家每用小木羅圈一個將孝帽麻布孔如胡椒大者緊羅圈上以熱糨子糊粘周圍沿邊再以紙條蓋糊令不銳卸以生漆將羅底塗過蓋蠶惟畏麻漆之則無麻氣又且耐久然又須制一大篩俟蠶稍大時用之其孔可容黃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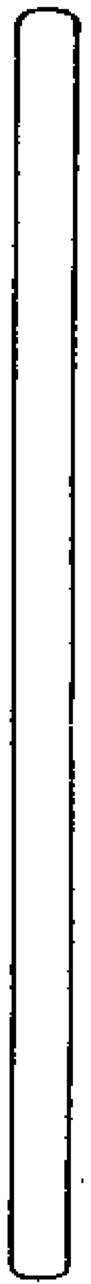
葉篩式



蠶椽

蠶椽架蠶木也或用竹長一丈二尺每層皆以二條和對架於槌上以擱蠶箔須直而輕者爲上今秦中細松椽便好總不可用雜木恐蠹蛀蟲屑墮葉上蠶食之有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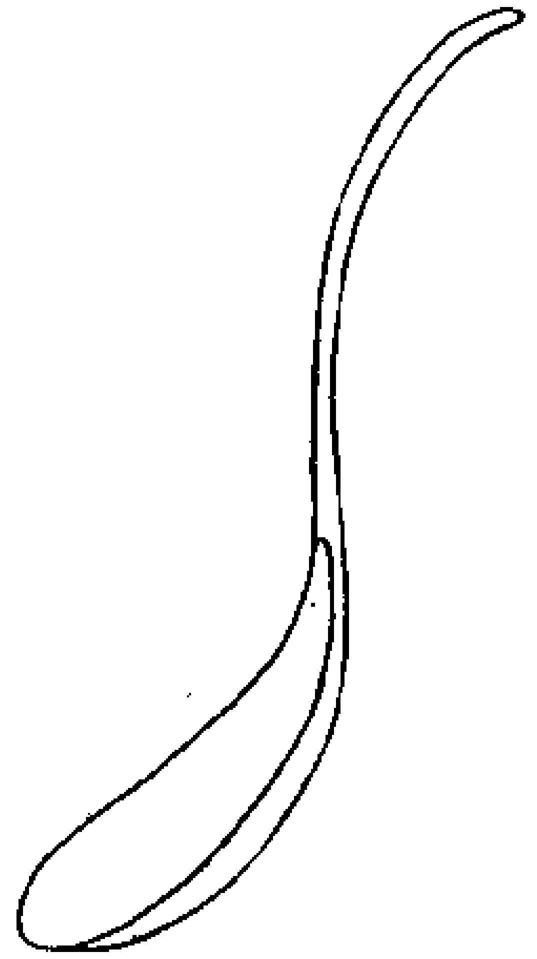
蠶椽式



蠶杓

此布蠶杓也刳桑木爲之或無氣味之木亦可其首大如酒杯柄長三尺許如盤蠶空隙或撒葉不匀則必以杓挹盛以補其處至蠶老歸簇或稀密不匀亦用均布倘有不及更以竹接柄

蠶杓式



蠶室

蠶室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三宮之夫人及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此公桑之蠶室也其民

間蠶室坐北向南者爲上向東者次之向西者又次之締搆之制或瓦房草房俱以泥塗材木以防火患其大小廣狹任人之力務要間架寬廠（每箔長一丈闊架可寬丈一二）可容槌箔易於轉動每間兩頭各置大熖窗每臨旦暮以助高明易辨眠起大眠之後可通風涼總用紙糊周窗中糊捲紙一大方後可啓閉外掛草薦若卑溼之地須附地列置風竇（每壁底門坎之下各開一穴大五六寸以磚合封以防啓閉）以除溼鬱高燥之處不必用此凡蠶室之內務要製造火倉隨室大小以爲加減如三間四椽房者四角各置一火倉方四尺深二尺坑周圍用土墼或磚坯接壘高二尺長粘泥泥了通計深四尺如屋小者當中置一火倉制如上法坑底先鋪預收細碎乾牛糞一層厚三四指再將帶根節粗乾柴塊於糞上鋪一層（柴塊須徑五寸以上者凡桑榆槐及山中條木檞樹清剛之類堅硬無氣味之木皆可用）柴上又鋪糞一層於柴空隙之處築得極實（不可虛虛則火熖易起恐傷屋又恐熱火不能長久）糞柴相間塡坑令滿再築極實上復用糞厚蓋一層約蠶生前七八日（今我秦中只在穀雨前九日是其然火之時）糞上煨火必有黑黃烟起令閉蠶室不可令煖氣出外凡五七日於蠶蟻生前一日少開門令烟出盡隨即閉之其柴糞陷下已成熟火（蠶火畜也甚喜暖初生之蠶更宜暖但怕烟不可用生火又生火忽大忽小不能均勻此火旣熟絶無烟氣一兩月不滅人不起動便如無火若用柴枝挑撥烟氣即起坑上必壘高二尺者欲使火氣上騰散布室中又防夤夜人行

誤陷入也）其屋乾透其壁皆暖黑婆蚊蠅諸蟲盡可薰死牛糞薰屋大宜蠶也（蠶喜牛糞氣）薰後門掛簾薦或布簾或毡簾不宜捲起須防蚊蠅入內（倘有竄入者急宜捕殺若留在裏面蠶上簇時生蛆於蠶身後必穴繭而出則繭不能繅絲矣）其糊窗之紙舊黑須用白紙替換（糊窗時外掛草薦旋扯故紙旋糊新紙不使熱氣出外）蠶室務須早治室舊者預期泥補塞絕鼠穴（鼠食蠶咬繭室中宜育貓捕殺凡簇箔之下宜留貓道）若臨時修治牆壁溼潤非所利也下蟻前一日將屋上壁間及地上塵埃務要刷掃潔淨下蟻之後不宜掃動矣蠶室一切禁忌開列於後

蠶屬氣化香能散氣臭能結氣故蠶聞香氣則腐爛聞臭氣則結縮凡一切麝檀零陵等諸香並一切葱韭薤蒜阿

魏等臭並有氣息之物皆不可入蠶室（此係專備蠶室費工蠶治者能各於）

（居室之中察其寒熱開閉窗門進退炭火勤謹飼養自可成熟）

忌西南風（大傷蠶氣若有西南風閉戶下薦勿令風入或預在室西南四五步作壁以禦之）

忌燈火紙撚於室內吹滅油烟之氣

忌敲擊門窗箔槌及有聲之物

忌夜間燈火光射入蠶室窗孔

忌酒醋入室並帶酒人　忌煎炒油肉

忌正熱忽著猛風暴寒　忌側近舂擣

忌蠶室內哭泣叫喚　忌穢語淫辭

忌正寒驟用大火　忌放刀於箔上

忌不潔淨人入蠶室　忌水潑火

忌燒皮毛諸骨臭物　忌當日迎風窗

忌一切腥臭之氣　忌燒石灰之氣

忌燒硫黃之氣（卽趙燈子之類）　忌倉卒開門（暗值賊風多生紅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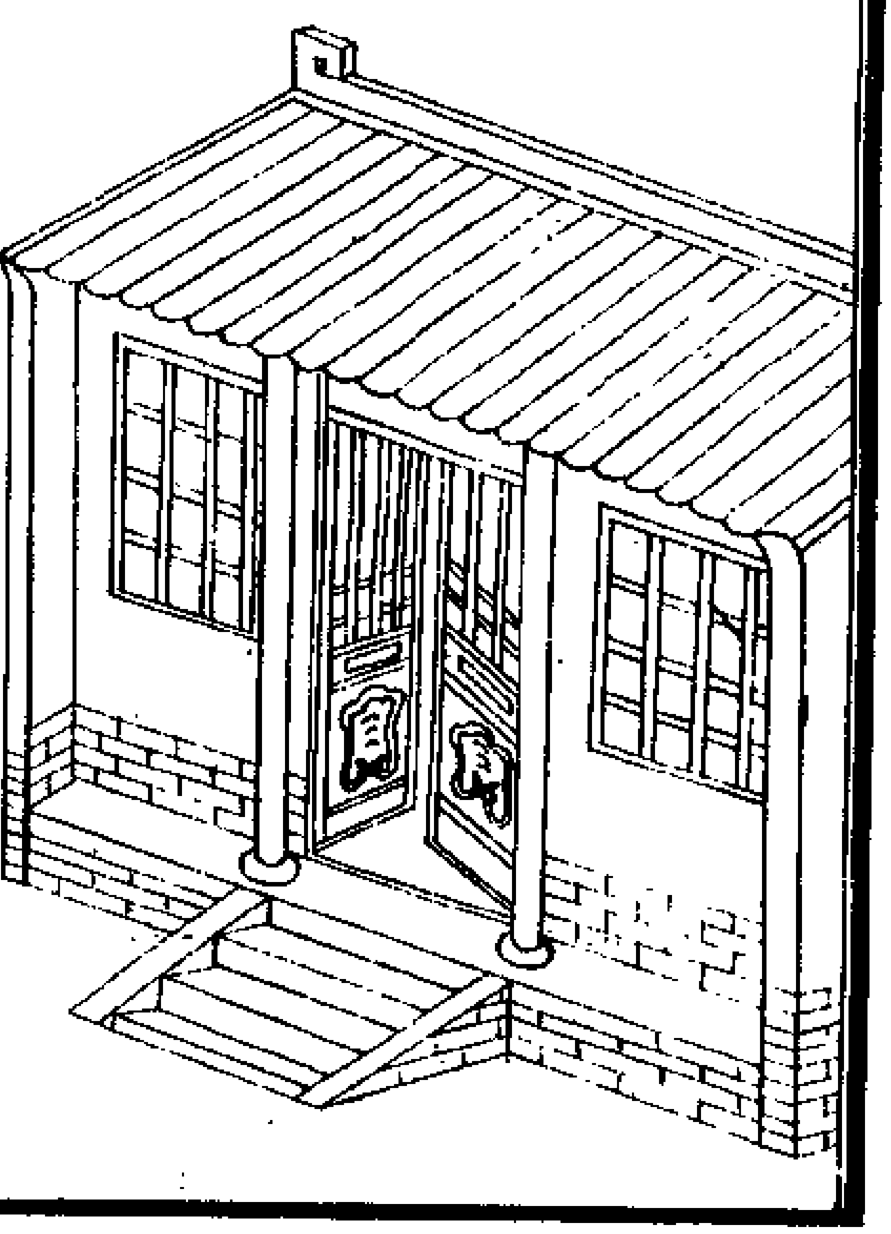
忌高拋遠擲（蠶與箔相擊後多不旺）　忌溼水葉（食則生脫肛）

忌飼冷露溼葉及乾葉（食則必頭大腹結尾尖）

忌沙燠不除（沙乃蠶屎燠乃沙葉相合粘連一片者久而不除發熱薰蒸多生白殭）

以上諸忌須宜慎之否則蠶不安箔多遊走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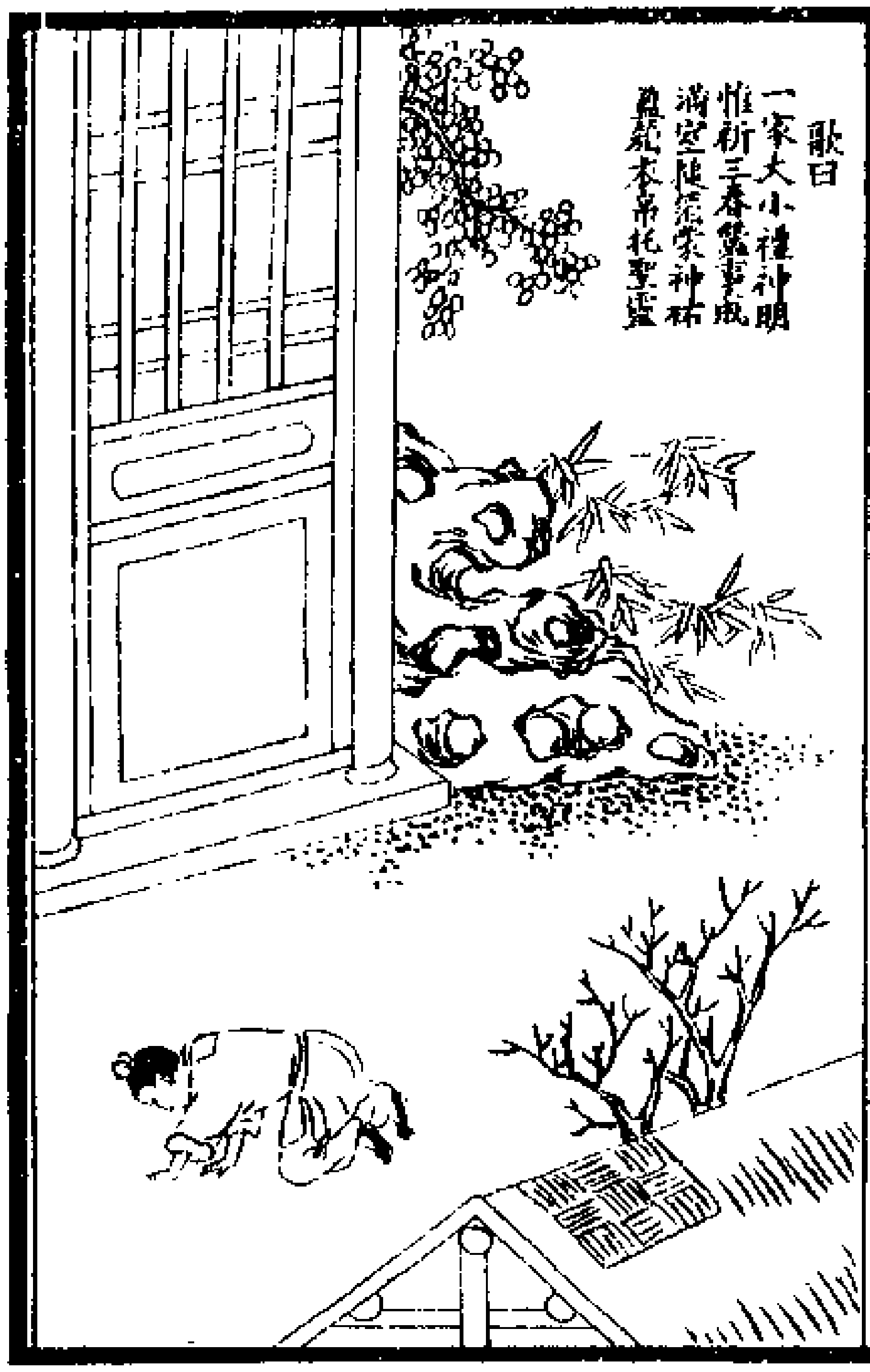
蠶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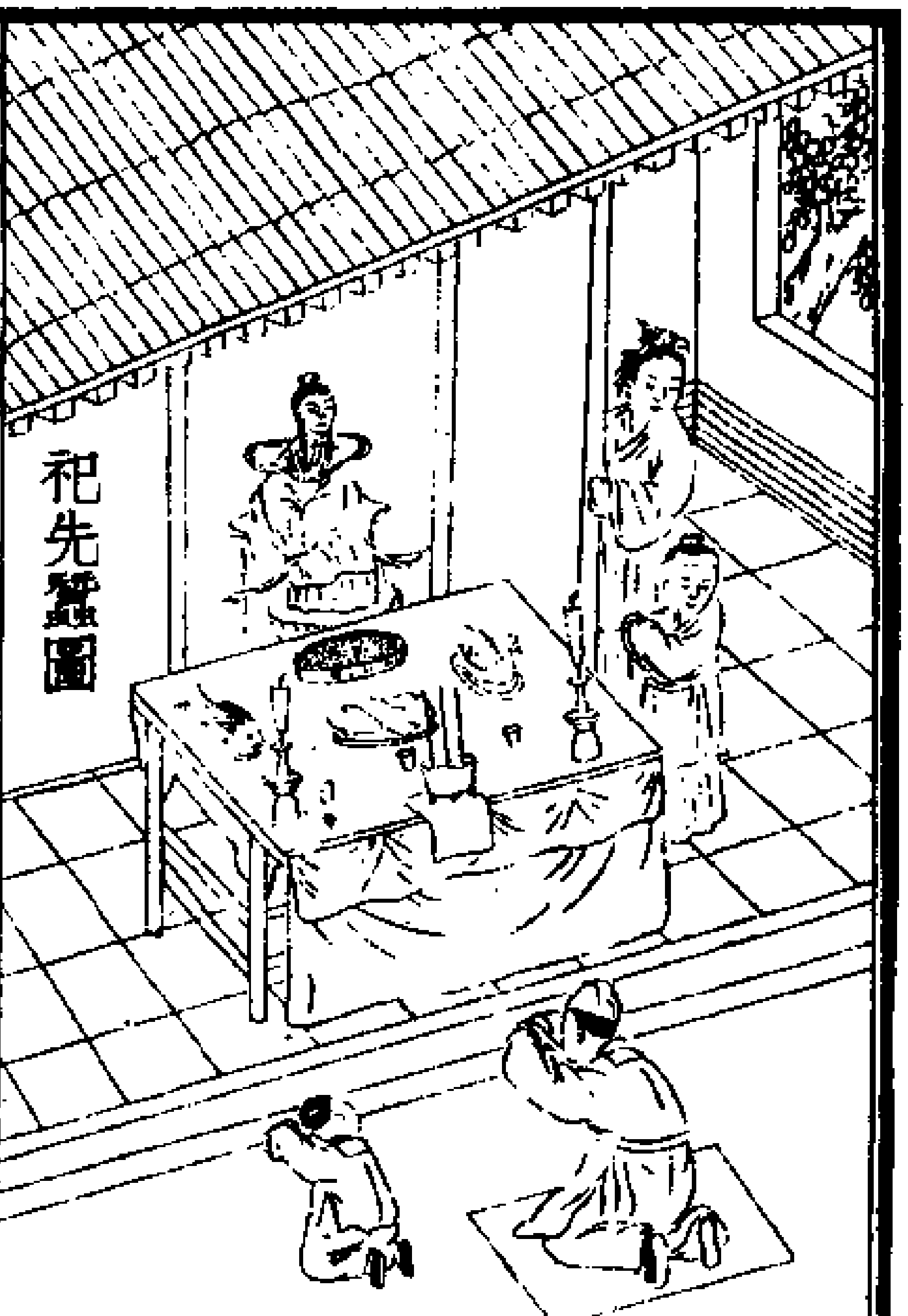


祭先蠶圖說

蠶室備內設先蠶位不忘本也歷代所祭不同卽如漢祀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三娘爲蠶神者又南方祀蠶花五聖者此後世之溢典也夫農桑天畀養民重寶必有所司之神以主之所司者卽始爲開導者故農祭先農蠶祭先蠶神農始敎稼穡是爲先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爲室養蠶是爲先蠶專蠶者先立先蠶木主當書先蠶神位畫像亦可安之蠶室高潔之處稽古制祭先蠶壇壝牲幣如中祀禮此后妃祭先蠶之禮也蠶書云臥種之日割雞設醴以禱先蠶此庶人祭先蠶之禮也自

天子后妃至於庶人之婦禮雖不同而敬奉之心則一凡養蠶家下蟻之日蠶多力厚者設三牲酒醴蠶少力微者割雞設醴點燭焚無氣味之香將蠶蟻之筐置先蠶几案蠶母率闔家奠醴拜讀祈祝之文曰惟蠶之原伊駟有星蠶事之興聖母肇成氣鍾孕育惟神適從保之佑之有箔皆盈尚冀終惠用彰厥靈簇老獻瑞繭盆效功敬獲吉卜克契心盟神其來享爰祀惟誠奠拜畢將蟻筐上架飼之此祭先蠶之章程也


歌曰
一家大小禮神明
惟祈三春蠶事成
滿堂陡添榮神祐
蠶花本帝托聖靈


祀先蠶圖

立蠶母說

蠶母者乃主蠶室率領飼蠶者每室必立一人以腹節飢飽以身測寒熱愛護珍惜如慈母育嬰故有母稱男婦皆可爲之男忌臭穢女忌產婦務要慇懃之人（最忌懶惰貪眠之輩）熟記其法能按規程飼養者身著裌衣（不論新舊務要潔淨）以候涼煖己身覺熱蠶亦熱宜退火己身覺寒蠶亦寒宜進火務使室中溫和始終不知有寒熱之苦不得頻換顏色衣裳洗手當要潔淨不可手搯苦菜食生姜葱蒜香椿大豌豆並飲酒又不可親身拌醋燒石灰衣染惡氣愼之

以上一切忌惡之事邪穢之氣辟除獨潔夙夜齋敬不致

褻慢能依此法自然宜蠶不必聽信陰陽師巫並愚婦之言某人命裏不宜蠶某相屬不宜蠶豈不知農桑一理世無不宜農之男焉有不宜蠶之婦乎至使攺門換戶詭禱神祇虛費財用實無所益故先儒有銘以爲業蠶者戒銘曰世業農桑既與我室比臨蠶月復事塗飾桃茢祓除神主斯立曲植既具錡筐乃集連蟻方生若不厭密婦以母名育有慈德爰求柔桑入此飼食寒燠身先是爲體測上無踈薄下無溼浥簾箔垂門龕火在壁夜窗或遮風實時窒頗忌北風空障西日他工莫與外人莫入庇護攸安漸至捉績祈祀以時願獲終吉神實相之簇如雪積分繭稱

絲來告功畢

論蠶

欲事蠶者先樹桑次製什物修蠶室安蠶神立蠶母數事備而方可以言蠶矣夫蠶爲衣冠文物之祖所係不綦重哉考我中國自草服後皆務桑蠶以絲帛爲衣自炎宋時棉花之種傳自海南始入中國率土共仰其利而獨不宜於秦秦之桑蠶又久失傳秦人衣被皆仰給外省蠶之名義俱失今特表而出之

蠶乃天駟之精孕絲蟲也衣帛所出功與穀對非他蟲可得而比形乃氣化（蠶卽生於桑余家園中種桑五分許高可六尺餘於庚戌夏四月忽生小蠶滿園余收而養之得良繭以此傳種與家蠶無異方知古來蠶種所出皆氣化而成況氣無停止觀蠶身之中閃爍不

定如湯面集氣之象時時變換一日一小變七日一大變凡七變而息）性屬純陽（喜燥惡溼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生於三春陽息於陰生故蠶死於夏至之後）種類甚繁五方所產各殊一種四臥一生蠶（南蠶多四眠四起余家亦養此蠶得自南方歲獲作繭蠶亦無南北之分）一種四臥再生蠶（一四眠四起歲兩生）一種柘蠶（生於柘上卽棘繭也）一種䳡山蠶（食樗作繭者）一種蚢蠶（食蕭葉作繭者）一種槲蠶（食槲櫟作繭者三種皆山蠶一歲再生樹放而蠶繭細者）海南橫州一種風蠶絲作釣緡員嶠之山一種冰蠶（長六七寸黑色有鱗甲以雪覆之則作繭長尺許抽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卽火浣紗也堯時海人獻之其質輕暖柔滑亦雪蛆之類此尤蠶之異者也）廣東二種入蠶原蠶（原者再也謂一歲再養者原子爲珍珍子爲愛三月至十月能生入輩）又有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灰兒蠶老秋兒蠶錦兒蠶秋末老獅兒蠶同繭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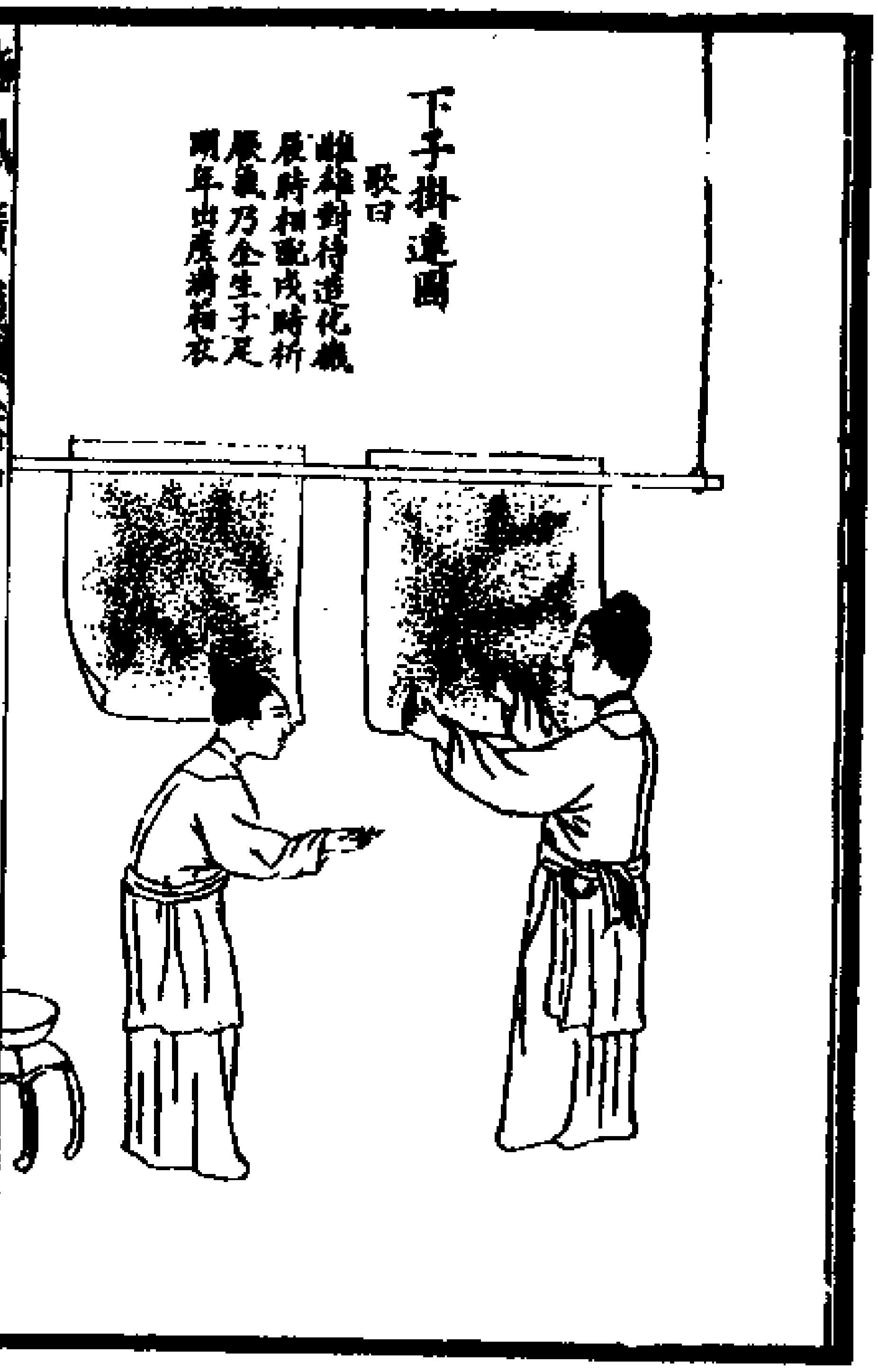
可盡述我秦中一種三臥一生蠶（北蠶皆三眠三起南方亦有養之者）有大小白烏班色之異繭有青黃白綠之殊自卵生爲蟻蟻脫爲𧉧𧉧脫爲蠶蠶脫爲蛹蛹脫爲蛾蛾脫繭復卵蠶屎名爲蠶沙蠶皮爲蠶蛻蠶紙爲連蠶臥曰眠蠶已脫殼爲起蠶臥之蓐曰沙燠不論南北之異四眠三眠之殊總之一七而變四變而老七變而死蓋氣化神物也乃資生要理安可不知哉

擇種下子

養蠶之法擇種爲先如五穀然倘繭種薄則蛾多病雖生子來春養之其蠶必病若收種不得其法生子不齊來春

養之則眠起不齊將來上簇必不齊其爲患也大矣惟在謹於謀始如胎教然開簇時須擇簇中近上向陽堅實好繭雌雄相間而收（雄繭緊細尖小雌繭圓漫厚大）摘出於通風涼房內淨箔上一一單擺不可堆聚恐罨厭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亦病理固然也待七日之後其蛾自生若有拳翅禿眉焦脚焦翅焦尾熏黃赤肚無毛黑紋黑身黑頭並先一日出者名苗蛾末後生者名末蛾俱揀出不用（在室一角空閒處豎立柴草將此揀出不用之蛾置於其上不可令禽蟲傷食及人踐踏俱爲不吉至十八日後蛾自死擇淨地掘一坑貯蛾其中用原柴草蓋蔽以土封之蠶有功於人理當如此）只用次日並第三日出的完全肥好蛾子令雌雄相配辰時至戌時方析開（當日亦宜提掇去其便尿）厥氣乃全生子氣足款款摘去雄蛾（放在揀出不用之蛾一處）將雌蛾勻稀布於連上（連須桑皮紙爲上構皮紙次之不可用麻紙連須用厚紙若紙薄不耐浸洗連取挂時二紙相連之義）將連鋪於無風涼房中淨蠶盤內上再用盤覆之令暗則生子不遊散生子數足更令母蛾就連上覆養三五日則氣完固然後將母蛾摘去（放在摘出不用蛾一處待老死後同埋之）每日所出之蛾下子爲一輩不可將數日之蛾混在一處下子連上須記寫日子來年養時將同日所下之子生蟻爲一等養之自然眠起皆齊若將數日所下之子混在一處生蟻同養則眠起必不齊極爲患害蠶連懸掛於通風涼房內忌煙薰日晒預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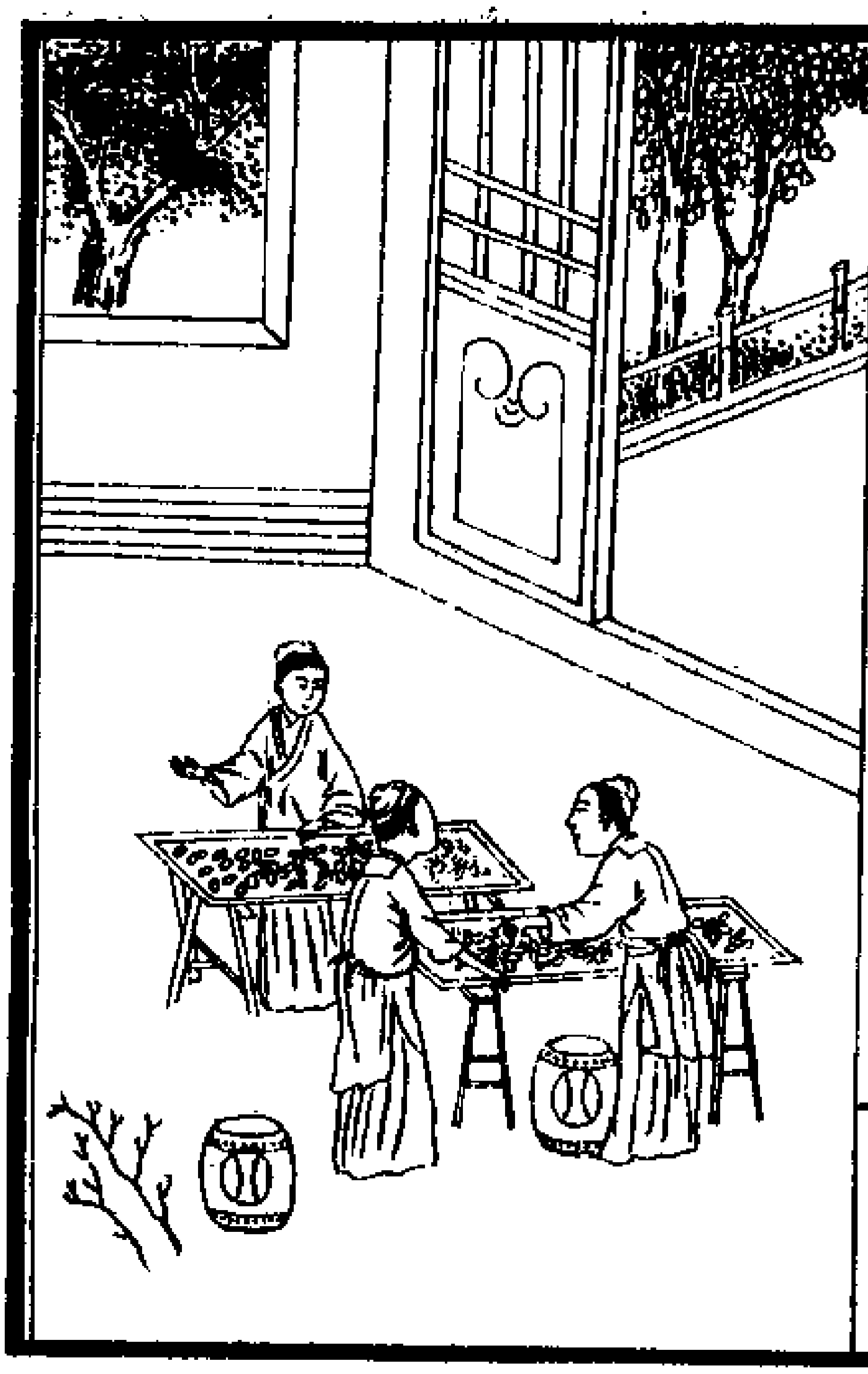
將繩子編緊兩背相靠蠶子向外勿致風磨損傷其子



下子掛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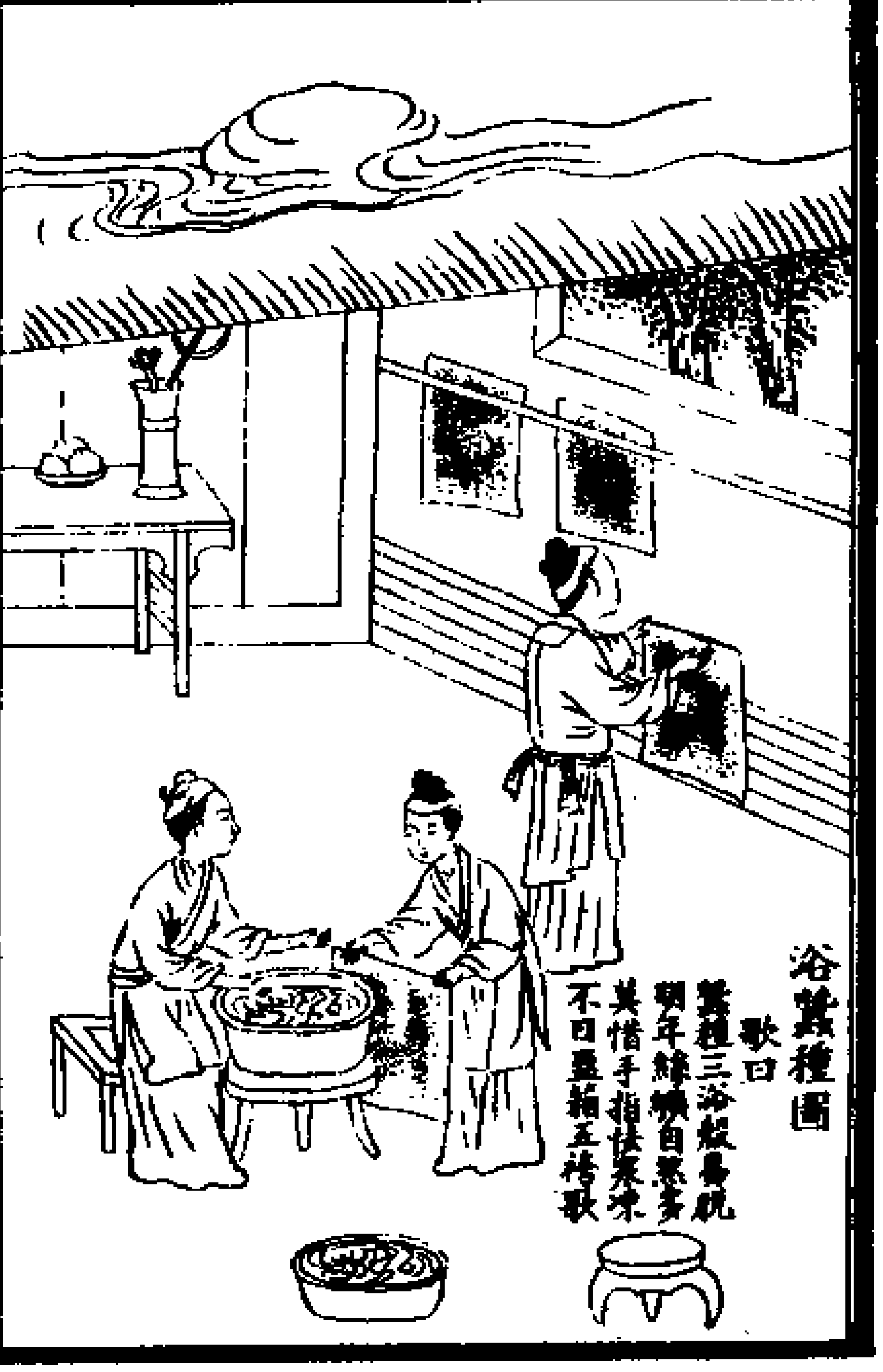
歌曰

雌雄對待造化機
辰時相配戌時析
厥蟲乃全生子足
明年出產將稱衣



浴蠶種法

蠶子自初生至一十八日後取下蠶連用井華水（乃清晨初汲者）浸洗去便溺毒氣仍復掛起待十二月初八日仍用井華水浸一二時（南方有一法於臘八日將蠶種以鹽水浸三日夜取出懸院中高竿上三晝夜仍懸室中次年耐養子初得其法疑子被鹽漬恐不能出蟻後依法試之亦能生活但後來繭成與水浸者無異似不必用鹽）取出懸乾再用長竿懸蠶連於上置院中日晒月照一晝夜使受日精月華之氣則耐養復懸室中立春日用新瓮一個（大小不拘如蠶連數張或新瓦罐一個亦可多者用大瓦瓮或大磁瓮）將蠶連竪立其中須使虛鬆玲瓏每十數日於巳午時間取出瓮中蠶連展開一二時復收竪立瓮中如有雨待雨止後亦宜取出少通風日仍入瓮中至清明日取出用韭葉柳葉桃花並桑子花揉碎於井華水內浸浴之懸乾（不可見日）移於溫室中懸掛此浴種法也



浴蠶種圖

歌曰

蠶種三浴殺毒氣
明年絲繭自繁多
莫惜手指挨寒水
不日盈箱五倍收

養蠶總要

蠶種備方可言下蟻養蠶未下蟻養蠶先講養蠶總要飼蠶必晝夜無閒故頓數多蠶疾老頓數少蠶遲老古人云養蠶莫巧食到便老若懸歇布葉按時飼養蠶室温暖不惟繭堅多絲亦且省葉絲韌若怠惰因循或飢一頓飽一頓緊一頓漫一頓寒一時熱一時不惟繭薄絲少亦且費葉絲腐難上機杼若蠶二十五日而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而老一箔可得絲二十兩若月餘或四十日而老一箔只得絲十餘兩大約飼蠶者愼勿貪睡以致功廢於半途事雖一月其實要緊只在大眠後七日受此七日辛苦即獲一歲之利可不猛醒務本新書曰蠶有十體寒（在連宜寒）熱（下蟻宜熱）飢（眠起宜飢）飽（向食宜飽）稀（布之宜稀）密（下子宜密）眠（臥為眠）起（脫殼為起）緊（臨眠上簇宜緊飼）漫（方起宜漫飼）

蠶經曰蠶有三光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皺為飢黃光以漸住食蠶有三稀下蟻稀上箔稀上簇稀蠶有五廣一桑廣二人廣三屋廣四箔廣五簇廣

韓氏直說曰蠶有八宜方眠時宜暗起以後宜明蠶小並眠時宜暖宜暗蠶大並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通風（但忌小孔賊風吹入）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漫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反此者為逆必無成理

蠶室須知加減涼暖（蟻初生時宜極暖蓋是時天氣尚寒大眠後宜涼蓋是時天氣已暄又風雨陰晴不測朝暮晝夜不同一或失宜蠶病即生惟在蠶室得法周置捲窗中伏熱火如蠶欲暖而天氣寒者閉窗門外掛簾幕內加炭薪熱火則外寒不入和氣內生若遇大寒苦窗撥火不能勝其寒者則用擡爐外燒木炭火料置蠶室四隅火氣自然熏蒸覺熱則去餘火蠶欲涼而天氣熱者蓋閉火倉捲起窗紙涼氣外入熱氣內消若遇大熱閉火捲窗不能解其熱者則去其窗紙下開風眼窗外及槌下俱灑新水涼氣自然透達熱退則糊補其窗閉塞風眼使其蠶自初至終不知有寒熱之苦病少繭成一室之功也然寒不可驟加熱當漸而益火寒而驟熱則生黃軟等疾熱亦不可驟通風涼當漸而開窗熱而驟通風涼則變白殭此又不可不知也又正熱猛著寒氣便禁口不食即用擡爐盛無烟牛糞火用杴撥火於槌箔下往來肆去寒氣則蠶自然食葉）

眠起取齊法（蠶若齊眠齊起自然上簇便齊不惟省功省葉且堅繭多絲或有眠起不齊者病原於初今既然矣當從此以治之如於純黃之中間有退白而向黃者是與純黃不相遠須頻飼以督之則速其眠猶可相

（及如已見純黃又多青白此與純黃皆遠雖飼之頻則亦莫及蓋蠶之變色爲變之小纔食退肩爲變之大爲蛹爲蛾則變之尤大而至於化也凡至純黃則結葉不食而眠如人之大病周身氣血爲之變換一晝夜安靜不擾則眠爲得所今以青白者尚多飼而亂之動而擾之則眠而失其所矣及其青白者變黃向之眠者至此已起起者如病人新愈欲得少食以接氣血但後眠者不能食若先起者先飼則先老上簇便不齊焉得個個細揀若待後眠者起而同飼則先起者已經飢損多病少絲端爲可惜故蠶經云眠起不齊絲減少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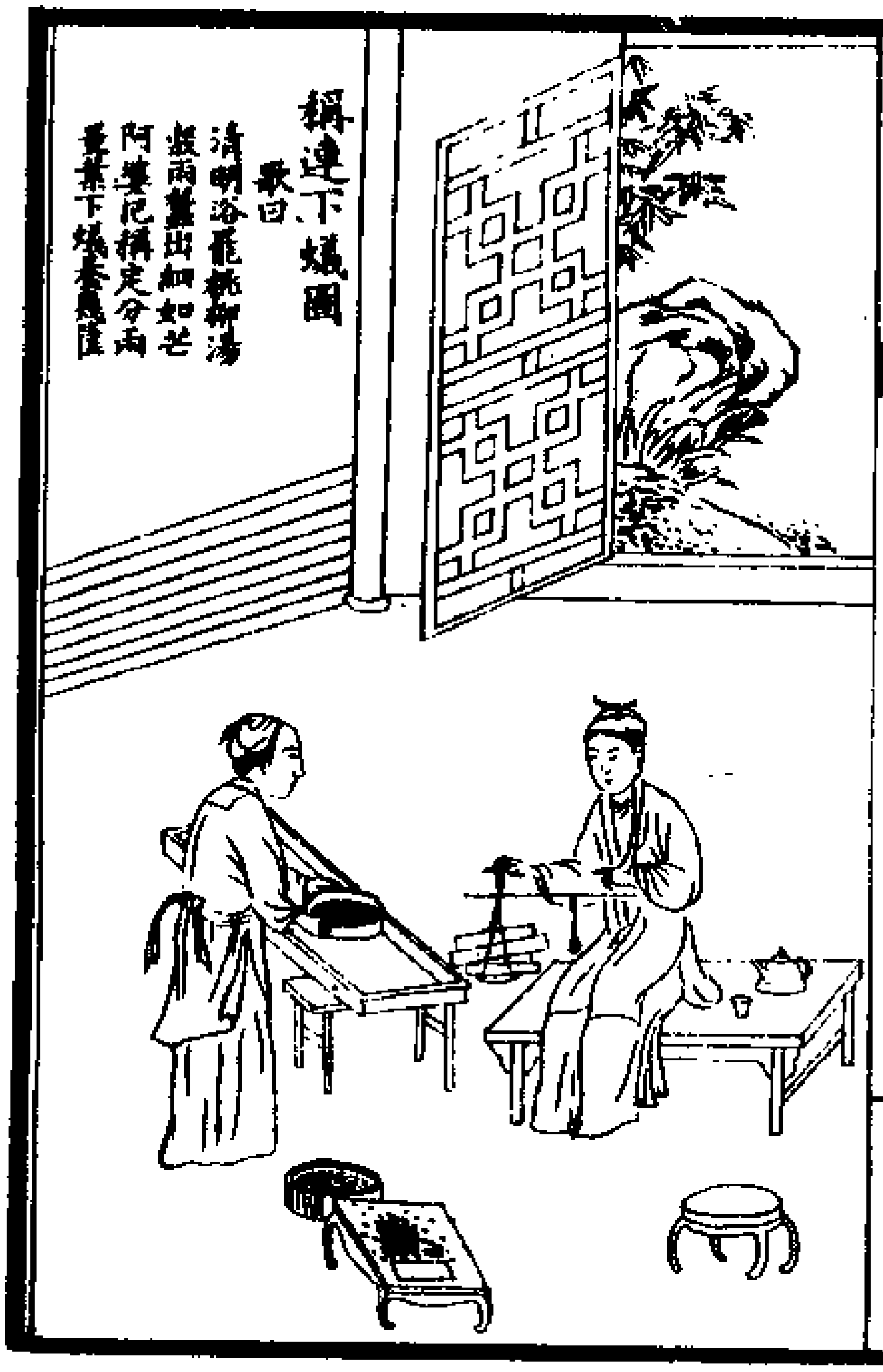
又要量葉下蟻不可貪多如己力只合放蟻三兩（二兩蟻老可三十箔就用箔二十簾椽六十條房三間桑五畝人八個牛糞一車提繩鋪紙蓐草俱要預算）因爲貪多便放四兩以致桑葉房屋椽箔人力糞薪俱各不給因而兩失慎之

初蠶下蟻法

凡各省養蠶下蟻之時不同（自秋分之日日行南道極南而返故冬至之日日復北行所以陽和之氣自南而漸及於北）廣東立春（廣東北極出地平二十三度半在北道之內故先暖）四川驚蟄（北極出地平二十九度半故次暖於廣東）江浙清明（浙江出地平三十度江南出地平三十二度半又次暖於四川者）我秦中在穀雨前三四日（西安出地平三十六度又次於江浙至於山西三十八度北京四十度又次於陝西者當在穀雨之後至於山東三十二度半河南三十五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廣三十一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雲南二十四度貴州二十四度半皆以廣東順序退日養蠶卽得正時）今人不知其時往往在清明日便暖蠶種及其蟻出桑葉未生每飼以榆葉不知蠶小受饑終不能成絲凡養蠶者須在清明日取出奩中所收蠶連按上法用葉花水浴過遍於無風溫室中間懸挂（太高傷風太下傷土）每日轉動蠶連以左者向右以右者向左使受寒熱均平變色必齊自此以後蠶蟻之生遲速由人欲遲生者將蠶連緊捲用紙數層包裹收入甕中密封不可開看能遲十日半月欲早生者須看桑上葉生如茶匙大是蠶生之候（不論各處寒熱節氣但以桑上葉生爲準秦中只在穀雨前後數日）將蠶連收來以二連相合層層平鋪連背向外用棉花包裹厚三四寸外再用被蓐或淨棉襖包裹共厚四五寸置溫室暖匠上外再用衣被覆之（古法有日中晒連提摋變色生蟻之法余屢試不善惟此棉包暖蟻之法最好）常以手試蓐底有溫和之氣（如雞抱卵之溫和）不可熱熱則蟻死不出（卽有出者亦終焦枯不旺）不可寒寒則遲出不齊（亦不可乍寒乍熱多致壞卵）每日夜翻轉棉包十餘次（常要溫和之氣不絕）以向下者復向上又要早午晚三次取開棉包提摋蠶連將中間者換在兩邊將兩邊復換在中間（取其受氣均勻出則必齊）仍包裹溫暖開包時忌見風日（否則殼乾燥難脫）又要看蠶種變色（蠶子本青色將出先變灰色潤和肥滿再變尖圓其中如春柳色再變蟻蟠其中如遠山色此必收之種也若頂平焦黑蒼黃赤色便不可養此難成之種也）若暖之合時如法不過三四日卽出（不知時者有在清明前暖至十數日焦枯不出者有清明暖至八九日方出者皆謂之失時不能成絲若合時得法三日出者爲上四日出者得中五日出者爲下六七日出者不堪養多不能成生蟻惟在涼暖知時閑措得法使無先後參差之弊自然眠起皆齊無病多絲）若見蠶種十分皆變灰白色次日蠶蟻必出先將蠶室東邊一間掃除潔淨遮蔽門窗內添熱火使之極暖（凡蠶室或三五間另砌東邊一間務要周密不通風寒以爲養

（蠶之所東間者取其太陽先照之義另隔一間者取其室小易於放火生暖況養蟻止用一間足矣或另修一間在穀雨前七八日放火生暖專爲養蟻之所蟻生五六日後再於大蠶室內放火及烟息室暖正蟻大分箔之時移入大室暖氣尚勝若同在穀雨前放火至蟻大分箔時暖氣已微矣）候次日東方白時將棉包取開提掇鬆活仍覆以輕棉待半頓飯時見有黑蟻出者將蠶連單鋪室內匾上或箔上（此時要極暖如寒者當更加炭火）少間黑蟻齊出（若有先一日生者或末後一生者皆不可用後必眠起不齊不忍棄者另作一棚養之不可混在一處）將連同蟻稱之記寫分兩（如蠶連共蟻用戥子稱得九兩待蟻下之後再稱空連多少卽知蟻數）先將蠶筐或箔用前所收蓐草搗極輭綿勻鋪筐底或箔上再鋪厚綿紙一層（紙用桑皮或構皮者佳用時須粘連成一片）再將柔桑葉採來（貯懷中令暖去露溼惡氣或葉多不便懷暖放溫蠶室內薄攤令晾去寒溼如露氣太盛將葉同細白米共入甑內搖動令米收乾葉上露氣甑是圓竹架如無只用木架亦可）用刀理齊細切如髮（須用極快刀方不傷桑葉津液）用葉篩勻勻篩於筐內蓐紙上卻以帶蟻蠶連以蟻向下覆於葉上其蟻聞葉香自下食葉（不知此法者往往以鷄鵝翎掃撥或用桃條在連背下打落又有掃聚一處以紙包裹稱其分兩布在箔上者節節病生多因此弊）或有多時不下緣於連背翻過自下又不下者並連取去此殘病蟻也（蠶連不可輕棄蠶上簇時有雷聲以此覆之可免驚傷之患）待蟻下之後將空連一稱卽知蟻之多少如蠶連共蟻稱得九兩今蟻下之後空連只稱得六兩便知下蟻三兩（三兩蟻至老可分二十箔每蟻一錢可老一箔箔長一丈闊五尺如箔小可減蟻不然蠶稠必爲後患如養蟻過三兩者可更加箔如養蠶少者用筐筐可也總以三兩一箔爲差）均在一箔惟在詳款稀勻不至稠

疊驚壓上用一箔遮塵土下用一箔隔溼氣中箔養蟻時（是蠶母沐浴淨衣入蠶室祀神儀注詳前又用炭火燒棗子一二枚以辟邪惡之氣又將院內雞犬畜類逐向遠處恐驚新蟻）



秤連下蟻圖

歌曰

清明浴罷桃花湯
穀雨蠶出細如芒
阿婆把稱定分兩
晝葉下蟻養蠶筐

劈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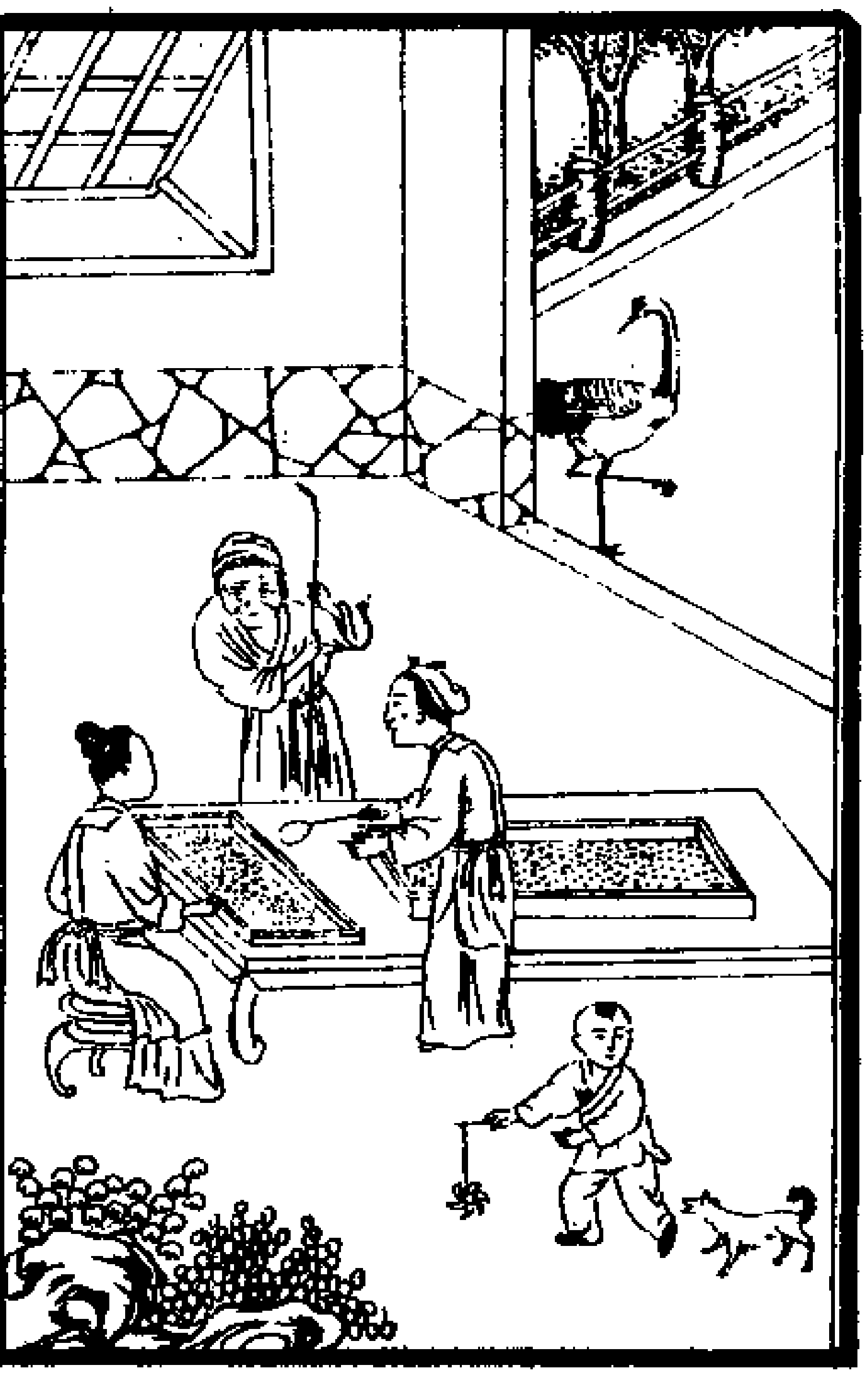
蟻既下連用快刀切桑葉極細以葉篩篩於蟻上務要薄而勻（勻薄如微雨之狀又臨下蟻時桑須澆過二三次方好以後漸摘漸澆則桑多液切葉必細者恐蓋蠶也必篩者恐不勻也不勻則食葉有偏偏則眠起不齊然葉槎微液不能久存少頃之間卽便乾枯故須頻切而頻篩也此時不可飼以接桑葉飼則多病須在大眠後用之）第一日不住頻飼一時當飼一頓一晝夜通飼一十二頓（甚要勻薄勿憚煩冗蓋新蟻惟食桑葉津液若頓數不多譬如寸乳嬰兒小時失乳後必羸弱病生）蠶室宜極煖極暗（大凡初蟻宜暗眠宜暗將眠及眠起宜微明向食宜明後做此）第二日減飼至八頓（葉微加厚）第三日又減飼六頓（又稍加厚此時沙燠已厚急宜擡蠶除沙不然溼熱薰蒸蠶必病生擡蠶除沙者俗爲敗蠶也後皆做此）於巳午時間復用蓐草綿紙另鋪一箔先將細切桑葉篩於

蟻上較前稍厚些待黑蟻上葉時用蠶匙薄帶沙燠輕輕將蟻款手挑起分如小圍棊子大布於新安箔上盈滿一箔（先下蟻留箔周邊今布滿全箔）

分蟻圖

歌曰

蠶至三日宜劈分
勿使沙蒸熱氣熏
煖處頻除葉頻上
時時用意要慇懃



頭眠飼法

劈分盈箔之後可漸漸加葉早晴可捲東窗苫（自此以後常宜如此若天陰及日暮不宜捲每日至夜則垂薦凡迎風草薦並西照窗薦切不可捲後皆做此）第四五日每日夜可飼五六頓（葉漸加厚）第六日蠶將眠之時身肥皮緊飼之宜薄宜頻一日夜可添飼至七八頓漸變黃色隨色加減其食第七日蠶皆變黃蠢結嘴不食是爲頭眠（蠶眠者乃脫殼之候也蠶食至此身肥皮緊色帶微黃嘴亦縮入若不脫換必不能長故身硬靜臥如睡眠一般一日一夜不食不動至於脫殼復起食之甚急一日之間長大數倍乃靜化自然之妙三眠皆此理也正眠之時不可驚動擾亂眠安得所自然蠶旺眠亦不拘定七日若室煖飼緊則早眠一日室寒飼慢遂遲眠一日以七日而言者蠶屬純陽一七而變四七而老七七而死是常道也室煖飼緊陽氣先得充盈故二十五日而老蠶肥絲多室寒飼慢陽失培助故

（月餘四十日而老蠶度絲少總之不論眠之遲速只從眠前臨眠既起三法飼之自然不錯）眠有抽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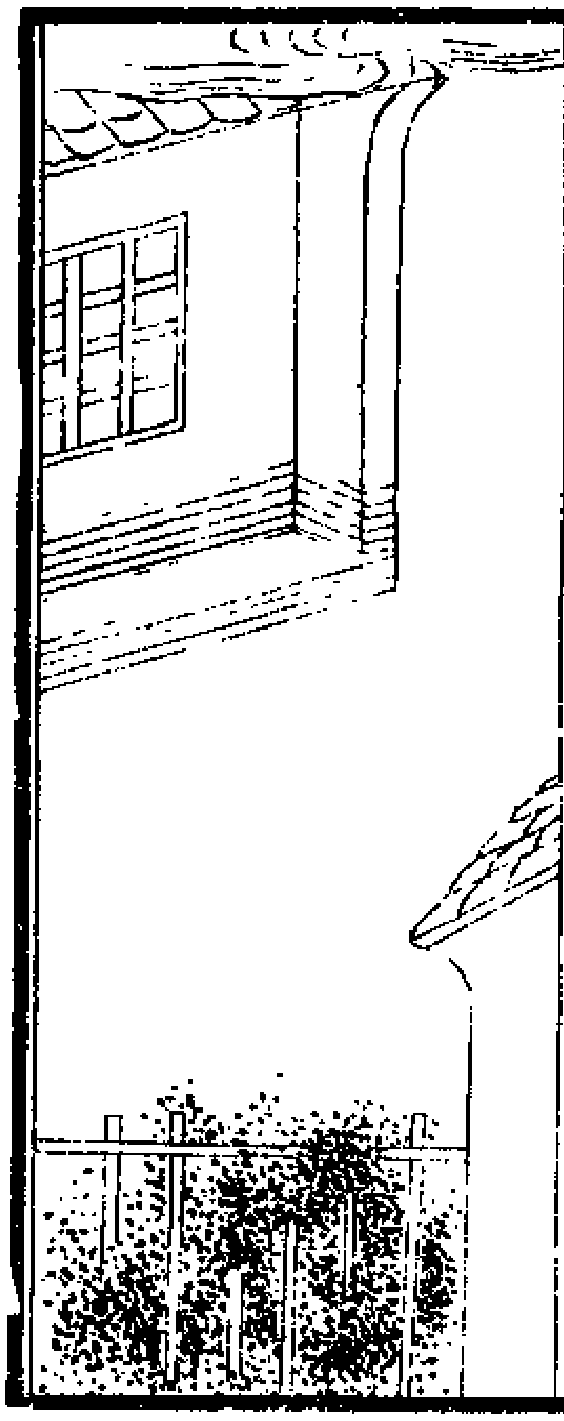
斷眠之法（謂抽減眠蠶之葉不致覆壓惟專飼未眠之蠶使之速眠不惟眠起得齊且無葉罨燠熱之病古人云學得抽絲斷眠法年年歲計得絲蠶後停眠大眠上簇皆做此不可不知蠶向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飼之葉漸次細切薄篩頻頻飼之如十分中有三分黃光者卽十分中減葉三分比平常稍宜細切薄篩頓數亦宜稍頻如十分中有五分黃光者卽減五分葉比先又細切薄篩其頻數亦宜加頻如十分中有八分黃光者卽減去八分葉比先又切令極細篩令極薄其頓數亦宜極頻）不論陰晴早夜急須擡過（擡時蠶小用匙大則用網宜預鋪葦於別箔上分揭如劈蟻法但蠶漸大分塊亦宜漸大如大團棊子空亦宜漸寬每塊各相去二三分）擡畢急須細切頻飼候十分盡眠不食方住投葉（一日一夜不食不動此時要極暖暖則一日一夜可脫殼若寒則不止一日夜或一日半或二日方能脫殼）第八日頭眠之蠶脫殼盡起（蠶眠一日夜驚裂蛻殼而出身白皮皺食葉甚速移時而長大一倍乃蠶之一大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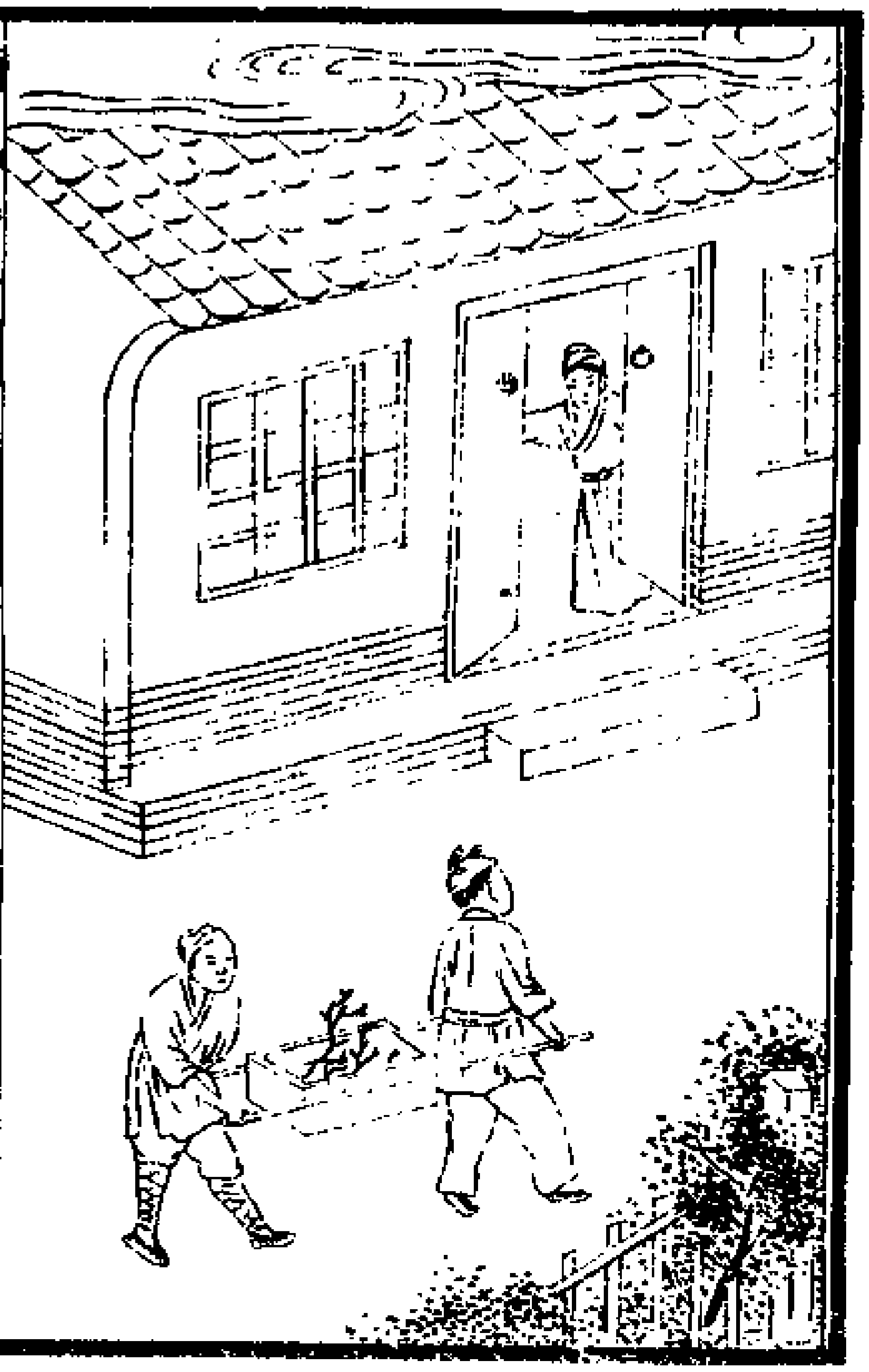
頭眠圖

歌曰

一眠一發一番新蠖形脫換見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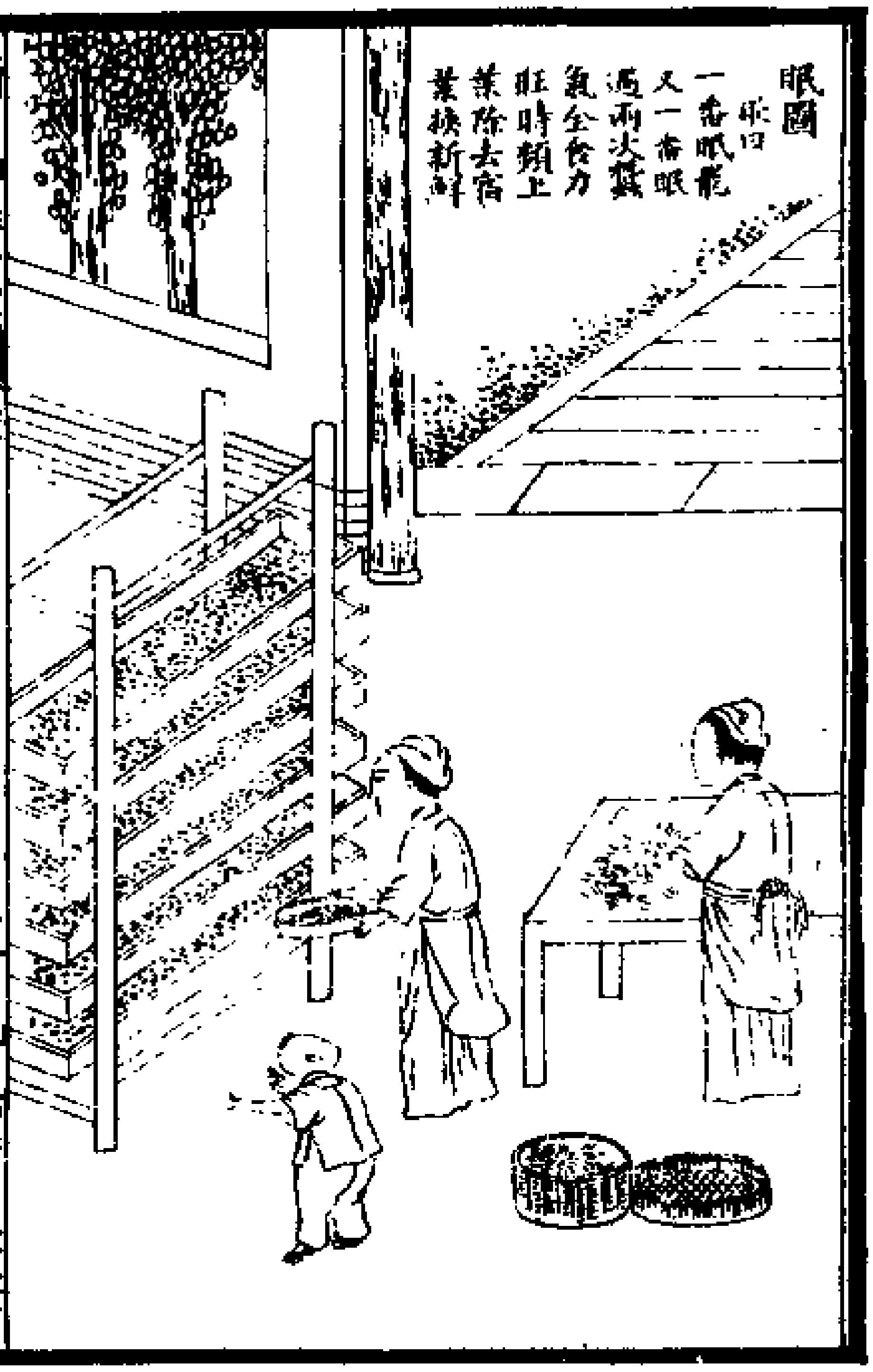
室中宜暗常加煖此時愛護惜如珍





停眠飼法（停眠卽二眠）

頭眠初起將葉細切薄篩飼一頓（亦如人之病起欲得少食以接元氣若葉厚食多必至內傷後必食漫）一日夜飼四頓第九日擡蠶分箔（用葦紙另鋪二箔辰巳時厚飼蠶正食時用匙薄帶沙燠將蠶揭起分如象棊大相去三四分滿二箔漸加葉一日夜飼十五六頓）第十一二日每日夜飼五六頓十三日分揭如上法（劈如小錢大布滿三箔一日夜飼二十二頓）第十四日蠶復將眠（辨色加減其食如上抽飼斷眠法）宜極煖候蠶變黃色不論陰晴急須擡過（擡如上法布滿六箔宜頻飼候盡眠任食）眠一日夜十五日蠶復脫殼盡起是爲二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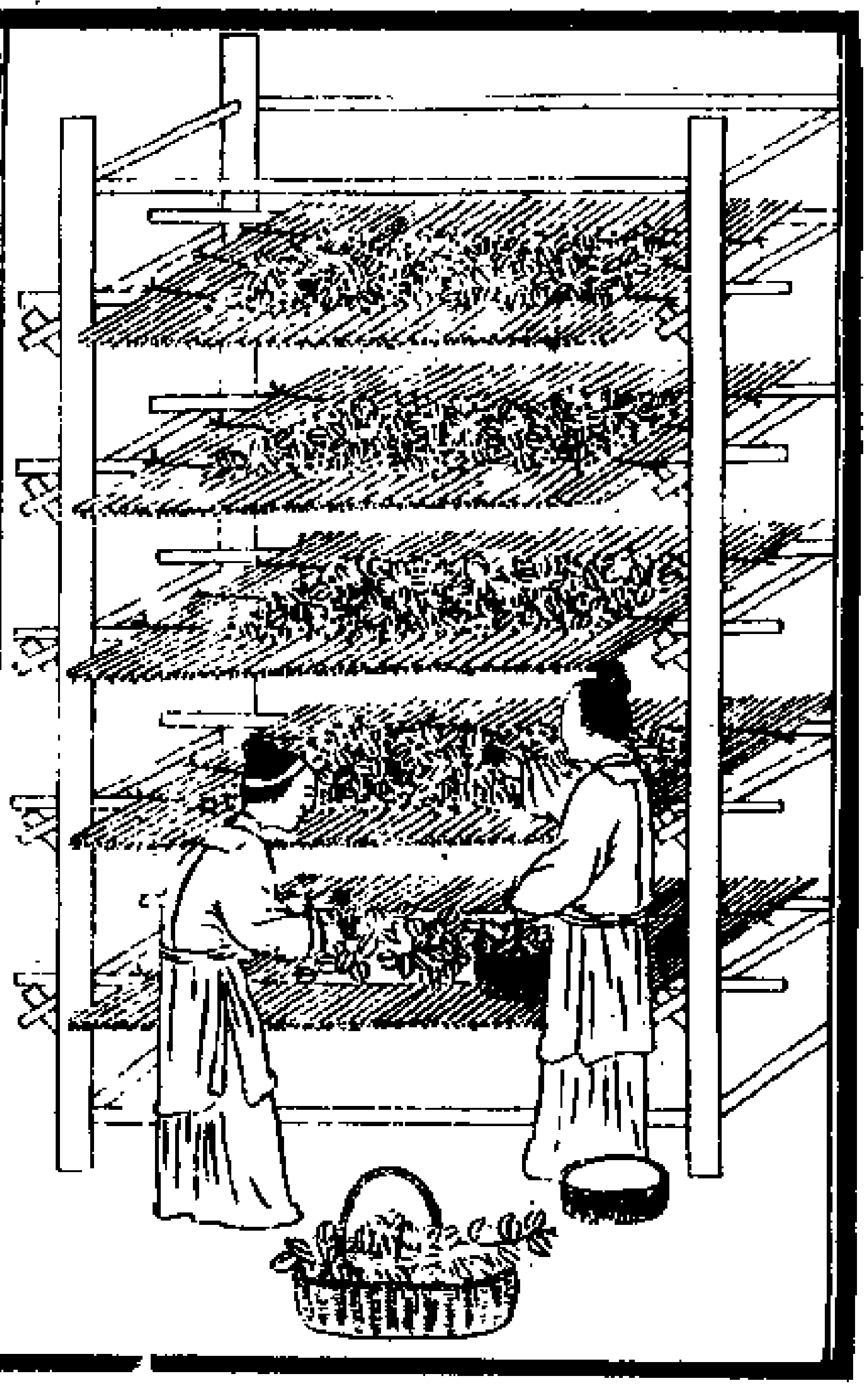


眠圖（歌曰 一番眠罷又一番眠遇雨次寒氣全食力旺時頻上葉除去宿葉換新鮮）

大眠飼法

二眠初起一日夜飼四頓（宜薄）第十六日宜漸加葉可飼至五六頓第十七八日宜飼至七八頓（宜厚加葉）此時宜分擡（如擡上法擡時要天氣晴明若陰寒不宜）可布滿入箔第十九二十日每日仍可飼六七頓至二十一日蠶復將眠宜微煖（辨色加減其葉如上抽飼斷眠法）候蠶變黃光不論陰晴急須擡過可布滿十二箔細葉頻飼候蠶盡眠方住食眠一日夜第二十二日復脫殼盡起是爲三眠（一名大眠北蠶皆三眠三起自此以後不復眠矣）大眠起再飼切葉三頓以後不用切連枝飼

大眠圖歌曰（守過三眠大起時全在七日費心機老蠶正要連連餧半刻光陰莫教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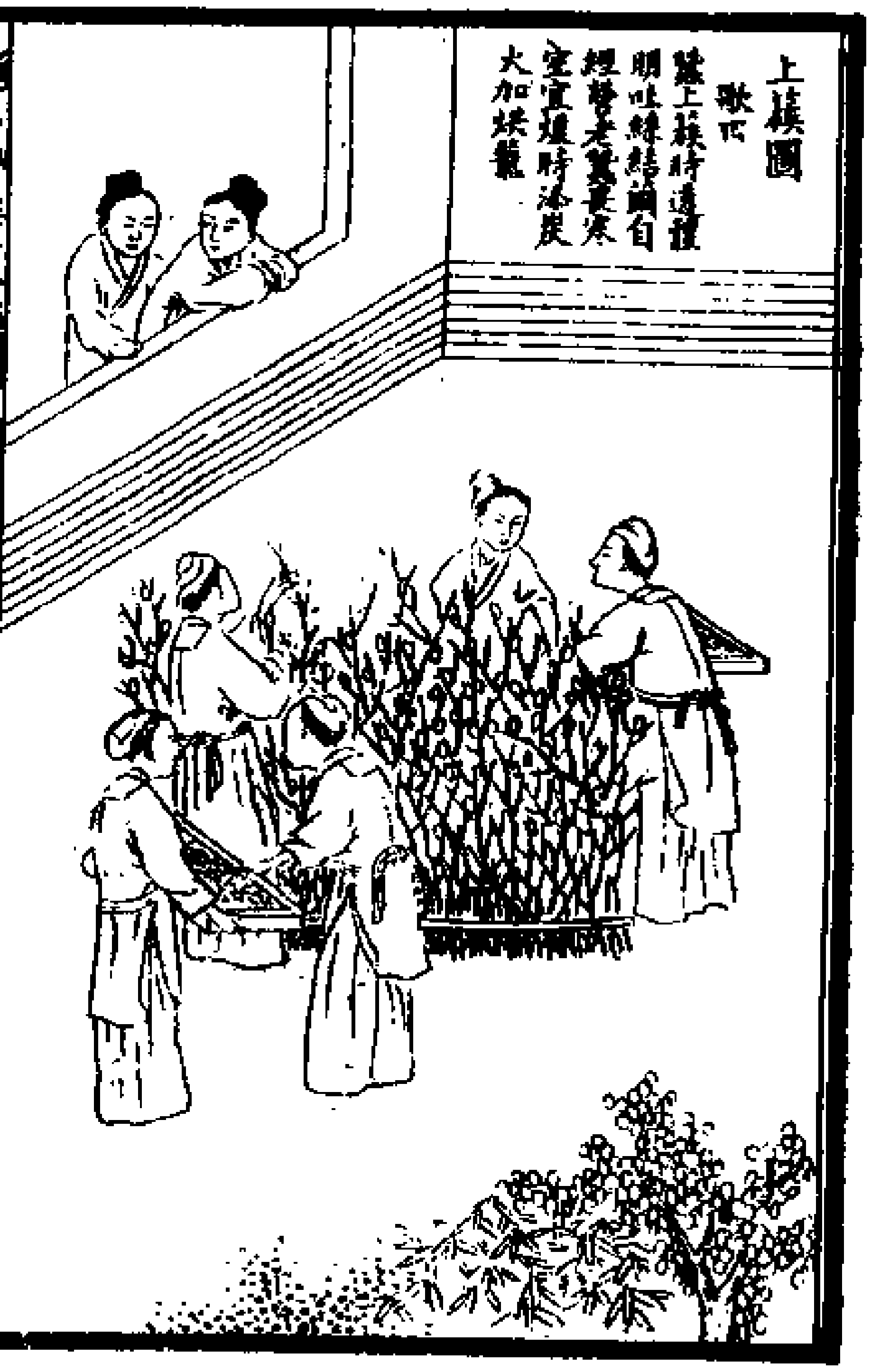


上簇法

大眠既起一日夜可飼三頓第一頓宜薄（但令覆白）第二頓比前更薄（仍覆白）第三頓如第一頓（此三頓如不短葉則必至老食漫）二十三日一日夜可飼七八頓此日早飼一頓再至辰巳間取臘月所藏菉豆預先溫水浸生芽晒乾磨作細麵將桑葉切碎攤在筐內新水灑拌極勻每箔以菉豆麵半升拌於葉上令極勻以蠶網覆於蠶上將所拌之葉布於網上蠶上網食葉殆盡復布純桑葉一層至第四頓復如上法切葉拌白粳米麵子半升又飼一頓此時方擡網（要衆手疾擡若堆積多時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隨擡減耗總有老者多作薄繭）布滿二十五箔（要稀每蠶相去各二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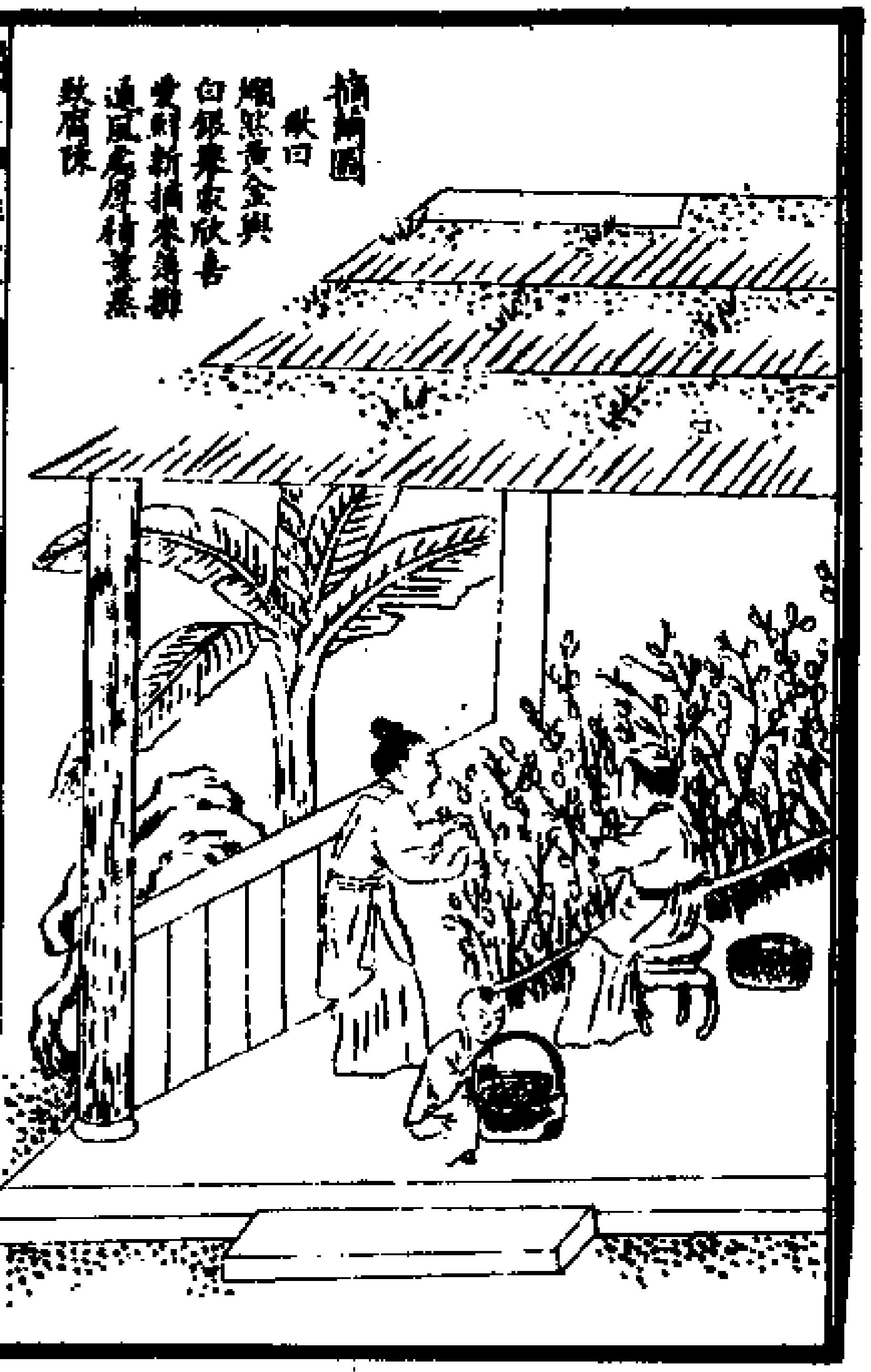
此時方去蓐草至第五六七八頓皆飼純葉至第二十四日辰巳時復如上法拌臘月所製桑葉麵子一頓（如大眠後蠶盛葉闕間飼四五頓不妨不闕者不必用）食葉盡時又將桑葉用新汲水噴令微濕如細雨之狀（噴時用新水漱口數遍）再飼一頓（不用拌麵子蓋已住用火令復用水者取其陽不離陰水火成功之意也飼水葉時須要天氣晴明若陰雨不可俟次日晴明再飼）此時用網分擡可布滿三十箔（蠶自大眠以後一日一擡除去沙煩自然無病）自此以後不論日期頓數復要急飼不可缺葉缺則絲遂少矣此時漸暄蠶室覺熱者可全開捲窗外挂竹簾（以防蠅蟲入內生蛆蠶身後必咬孔而出夜則宜閉窗門以防蚊蟲入內傷蠶）若熱甚則更劖開窗紙室內再用水缸但有猛風暴寒又宜閉窗薦門戶略用微火若有雷鳴須密閉窗門勿使電光射入周置水盆炭火以解其畏（過後取去）時時揀葉遶箔巡視但見箔上有空隙處即以葉補合（大眠後食無停止缺一分葉即減一分絲故但見有空隙處是蠶先食葉盡也即用葉補合晝夜巡視全在此數日否則繭薄）飼至身肥嘴小絲喉漸亮（蠶將老時先自喉間明亮漸及通身蠶肥身硬蠶將老身漸軟及至通身柔軟明亮便可上簇）蠶將老之時也飼之宜薄宜頻（養老如養小亦如人老多食傷脾若不薄頻則食不淨葉溼薰蒸其所結之繭亦必濕潤抽絲最難）宜微煖（如老不耐寒然亦須量度天氣涼煖消息斟酌比大眠後未老時宜微煖）不過一二日之間便可上簇矣得絲多少全在此數日（按法飼養只在二十六七日便可上簇若日數愈多桑愈費而絲愈少也）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宜薄宜頻候蠶盡皆身體透明不食遊走者（蠶性聚而不散守而不走如有遊走者是病蠶也棄之今蠶老絲成遊走上椽尋簇作繭造化自然之妙）乃是作繭也急宜撥之上簇

造簇之法南北皆不同（前人言南人蠶少多室內造簇規制狹小殆若戲技故獲利亦薄北人蠶多簇大多院中造簇其弊須多蒿薪積疊不無壓覆之害風雨浸浥亦有翻倒之虞以此觀之足徵蠶始於北漸及於南）古法有圓簇方簇馬頭長簇余俱未試每於蠶上簇時用千頭掃竹子（即地覆子用時須要將上面葉蒂摔極淨）以椽作層架縛掃竹子於中每掃竹子心內分開實以稻草（或以軟草）內可盛蠶其下周圍布以稻草以承墜蠶將老蠶用盤擡來一把一把另放於掃竹子心內自能散而結繭如無者用稻草縛如鐘口大分如傘樣用椽板作層架豎立其上布蠶甚好或穀草乾竹稍皆可爲之如蠶多者將稻草疏摔潔淨截一尺二三寸長將上稍縛住約五六十根爲一束分如傘樣豎立於老蠶箔上又每一空處仰立一束上復薄撒亂稻草一層不可厚了一箔上可簇兩箔之蠶（上簇之蠶不可稠了稠則二三蠶合結一繭絲混不利難繅甚則積累厚壓薰蒸罨熱蠶死繭朽俗呼爲傾簇即作綿亦不堪用）此時宜極煖（房大簇大者用炭火入盆房簇俱小者用火六盆日間大煖火宜小些夜間氣寒火宜大些務要簇室晝夜有人以防火患）若上簇蠶寒不惟作繭遲而且少絲又難於繅如上簇時遇雷須密閉門窗覆以蠶蛻紙周圍用水盆以止其畏用火要兩晝夜則繭成矣繭成之後大開門窗以通風涼七日而摘


上簇圖
歌曰
蠶上簇時邊籠
明吐絲結繭自
經營老蠶最寒
宜煖時添炭
火加烘籠

摘繭法

上簇六七日之間方可摘繭摘時將堅實良繭另放一器將薄繭兩頭薄的繭有孔的繭二三蠶相合的繭血蠶繭擇出另放一器製作綿用（良繭繰絲最利而且勻淨若雜以病繭不惟繰絲絆拉而且蠢惡不勻若惜病繭則反壞良繭求多絲而反少絲）凡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靑葱者[illegible]絲之繭（絲以白者爲上黃者次之）摘下攤於通風涼房內箔上厚二三寸不可過厚厚則發熱絲腐難繰五六日之間方可繰絲（若早繰則繭嫩不利若白繭更遲一日）遲至七日後則蛾生（若繰之不及有蒸餾之法）


摘繭圖
歌曰
繰絲黃金與
白銀舉家欣喜
當時新摘來薄攤
通風房厚積蒸
致病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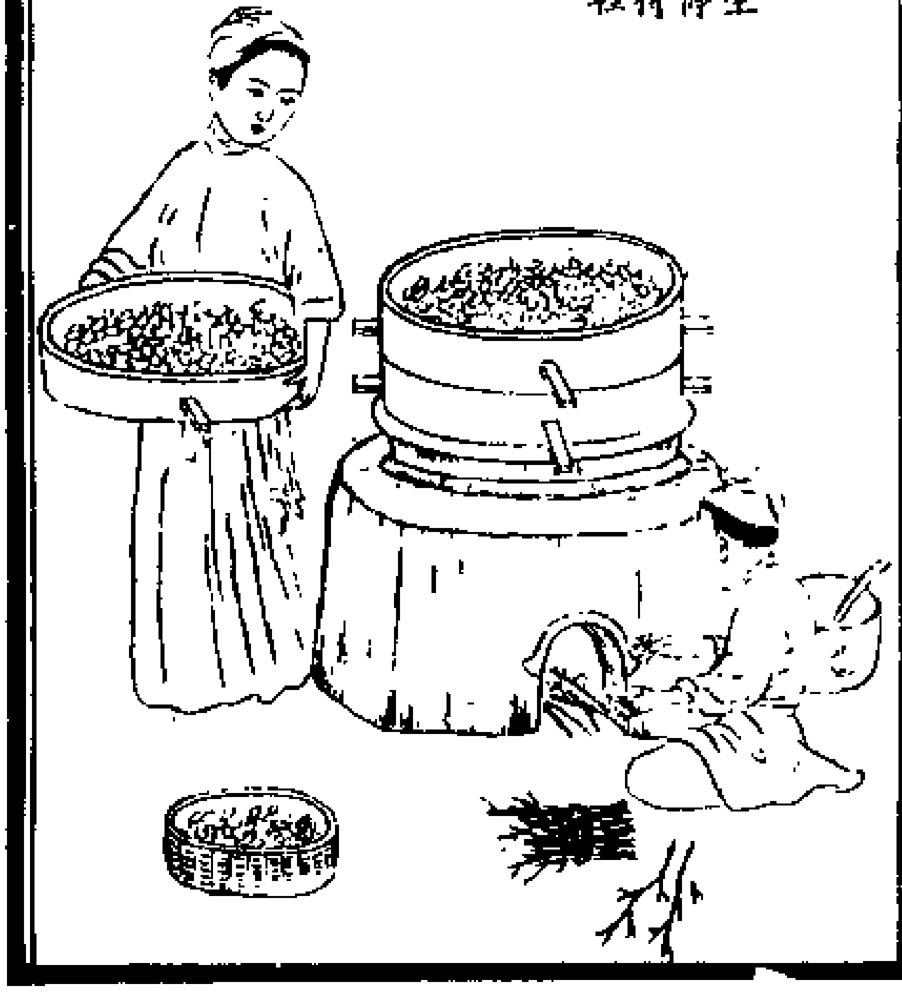
蒸繭法

繭以生繰爲上若繰之不及古人有鹽醃甕泥日晒之法余試之未善余家用蒸餾之法最好其法先將繭外蒙茸之衣拉淨（是蠶初營繭而作者收此衣甚暖）用蒸籠三扇將繭鋪於籠內厚四指許以籠兩扇安於鍋上蒸至熱氣透出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即拉去底扇卻續添一扇在上鋪繭如上法不要蒸得過了過則軟了綿頭亦不可不及不及則蛾仍生如手背不禁熱方是蒸得合宜將蒸下繭子盡攤於通風涼房內箔上用鐵刀撥動厚三四寸候冷定用細柳稍微覆之（若欲久留時常攪撥陰乾）大約一日之內須要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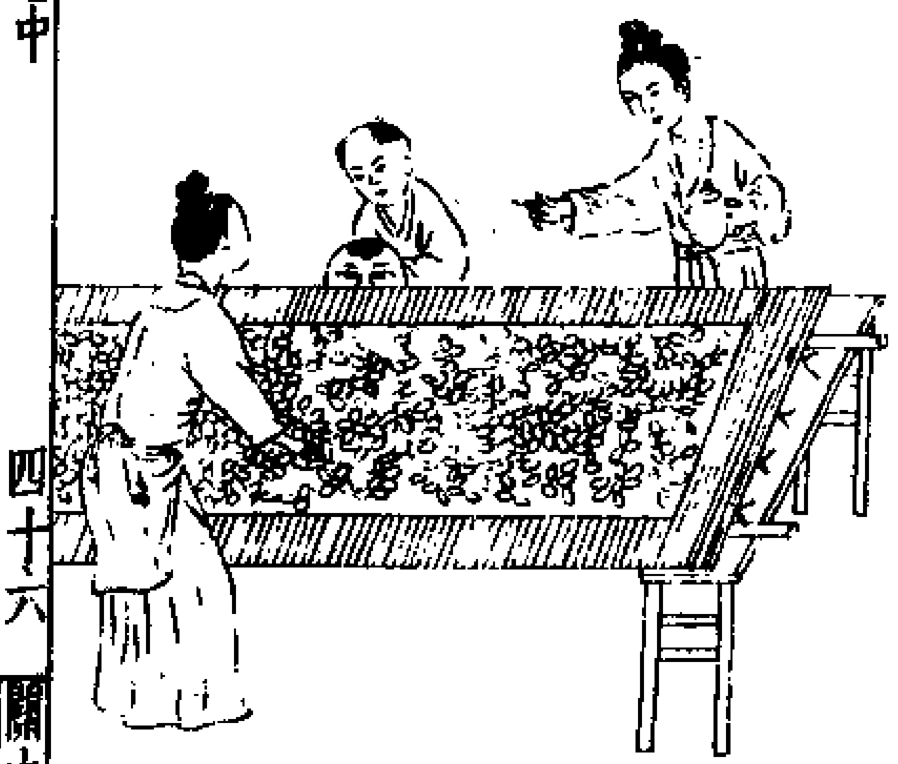
盡（蒸時須在繭摘六七日之間）不然恐來日蛾出如法蒸晾雖徐徐繅至數月亦無妨但蒸過之繭日久必乾繅時須油鹽方得絲頭順利如繭少者不必用籠余嘗只用大竹篩一箇鋪繭於內亦厚四指許繭上置鮮椿葉一箇以布單覆篩安鍋上蒸至椿葉變色爲度取下攤晾如上法摘繭蒸餾之法已備方可以言繅絲矣

蒸繭圖

歌曰
摘繭七日蛾自生
急須蒸餾莫消停
箔攤風乾稍久待
月餘繅絲利且輕



晾繭圖



附養熱蠶法

原蠶（原者再也一歲再養者一名夏蠶一名熱蠶廣人呼爲細蠶一名二蠶原子爲珍珍子爲愛三月至十月能生八輩此另是一種出自廣東秦中桑少人不知養余曾託人在廣東帶來養之得良繭惜桑少不能月月養之遂失其種桑盛之時何難於廣東再帶蓋彼處有一歲三生四生八生者我處只取得三生者佳春養出夏種夏養出秋種秋養出來春種不可有闕闕則絕種我處春蠶亦偶爾有夏生者余家庚申歲四臥一生蠶忽生原蠶甚多養之亦得良繭但出無定時不限多少又非人力所能不可爲常）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有言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者爲傷馬與此見理不明乃謬言也特以桑不宜斬伐太過太過則次年葉便遲生恐誤春蠶故禁之）倘春蠶不幸偶遇天災夏秋養之以補歲計其法於立夏前三四日將蠶連（卽原蠶種）以綿花包裹置溫處一二日卽生蟻養法與春蠶

無異一十八日而老上簇六日而摘繭七日而蛾出生卵又七日而卵自生蟻是爲原蠶其飼法必勤而無間（葉盡卽添）毋使饑呑火氣而病但夏月天氣大熱蠶室務要通風涼房南北開窗糊之以紗或用密孝帽麻布糊之或門窗俱挂細密竹簾或荻葦簾亦可務使通透風涼不令蚊蠅入內（蠅於蠶身生蛆蚊能叮傷蠶膚最能壞蠶始終不可捲起門簾並窗扇致令蠅入慎之蠶沙每日早晨撿除勿令濕生白殭秋蠶亦宜如此三眠後常飼以菉豆麪以解熱毒將菉豆用溫水浸生芽晒乾磨爲麪用葉一筐切碎灑以新水拌菉豆麪五六兩三眠後間飼三四頓又飼水葉一頓）室內多用水缸日換新水不可令雜人出入其蠶最小十八日而老見利甚速夏蠶亦不可多養只須些少以度秋種秋月養之比春更穩

但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正與春蠶相反（春蠶初宜暖後宜涼秋蠶初宜涼後宜暖因天氣故也但夏秋蠶蓐草須用陳稻草搗令軟爛爲之勿用麥菅）初糊窗以紗漸漸天寒復用紙糊之及至臨老上簇之時天氣更寒室中亦可用火至於上簇繅絲其法與春蠶皆同

繅絲法（俗呼爲打絲）

繅絲法古今南北甚多不可盡述只就余家用過二法言之今盆絲爲上火絲次之二法詳列於後

繅水絲法

水絲者乃冷盆所繅之絲也精明光彩堅韌有色絲中上品錦繡紗羅之所出也雖曰冷盆亦是熱釜提頭摘去黃絲亂茸單留清忽送入温水盆中以數忽相合成絲自然光淨勻細勝於熱釜其法用小鍋一口徑一尺餘者（銅鍋爲上砂鍋次之鐵鍋爲下鍋小則下繭少旋下旋繅則絲性不損若鍋大下繭必多繅之不及煑傷絲性腐爛無力且成充瘠粗漫）周圍用土墼泥成風竈（如泥燒鍋油鍋之法）火門向上（如湯碗口大如）（不能作風竈者只照平常泥鍋法但多用一人燒）火柴往下燒火焰遶鍋底而後出鍋後相去六七寸再安一小鍋（火從下過鍋水亦熱以備換鍋內盆中之水）後作長烟洞（用椽二條長一丈斜安在鍋後對接烟洞高四五尺二椽相去闊一尺椽上平鋪土墼一層兩邊側立磚坯上復平蓋一層以泥泥之便成一長臥烟洞）使烟遠出免致熏偪繅絲之人鍋高與繅人坐而心齊（坐高一尺）左邊安大水盆一口較之鍋高二三寸（盆口寬二尺餘今飲牛磁頂盆最好如無卽用大瓦瓮一箇內置溫水九分滿）盆上

橫安絲車一箇（古法以竹筒貫一鐵條或用木棍軸貫鐵環內轉動沈滯響甚聒耳猶未爲善余製一不響之車其法用一木樁削方徑寸半高過繅盆五六寸插在盆邊地上近頂處安一橫杌杌亦削方徑一寸三分長與盆齊其橫杌當盆之中竪安兩小柱高四寸兩柱相去三寸餘在近上橫安一細竹條如簪幹壯貫一輕軳輥軸軳卽葫蘆皮其制用軳二員片徑寸餘兩片相去三寸近邊一遭俱插細掃竹幹亦如簪幹壯成一圓籠樣兩軳片當中鑽一孔樓一竹筒貫於細竹條上令其滾轉活動無滯軸下木杌當中鑽一孔內樓一小竹筒孔如豌豆大杌下露出三四分此車不用鐵眼繅時將絲頭用掃竹芒子從孔中引過上軸掏交此絲車緊無鋸鐵滾轉最輕快利無比總無響聲）靠盆邊又立插一木棍名爲絲老翁以挂清絲頭繅盆右邊安置絲軖離繅盆三四寸（軖式最多有重大繁難者布交不清解絲不便余製一簡便絲軖一周八交易於尋頭一手攪軖一手添絲頭遲速由人較之腳踏大軖甚便其制用立木樁一根徑三寸高五尺下作木架立安其中頂頭安一橫杌長三尺五寸以懸搭絲竿樁中間安一木軸徑寸半

（輪上貫安絲軖軸如車輪有頭有輻頭徑五寸周匝栽輻入行每行二輻上安平材輻高一尺五寸材長入寸安雙輻者七材椎一孫只用單輻將單輻中間斜鋸成兩截如馬耳樣用時相合以麻繩扎緊待絲滿軖解去扎繩其材自脫絲遂可卸頭後邊豎立一圓木樧高五寸徑三寸底微尖如鍋底樣中間豎安一細柄高二尺柄頭安三寸長拐一拐頭平串連搖絲竿竿以竹片為之長三尺五寸中間鑽一銅鉤子以提絲擺交其橫桄近稍處縛一竹圈貫搖絲竿於內令其擺搖活動無滯又於輻條中間安一木樧長四寸手握攪之則木樧自轉搖絲竿自能擺動其絲根根相為斜壓略無分毫紊亂後日絡車解絲時頭自在交中不難尋覓雖夜間亦可解之）繅時用一人提絲頭先將鍋下燃粗乾柴（柴細則火忽大忽小水則忽冷忽熱）燒水至大熱（但不可滾滾則傷絲）方將繭子一大把投入鍋內用筯輕輕挑撥令繭滾轉遍勻又以筯左右亂攪數次挑起自然帶出絲頭以手撚住於湯面上捉掇數度如有破頭壞繭不利者盡行摘去（先提掇起粗頭泥絲不可輕棄用一木板寬五六寸以手纏在上面他日績粗紬作緯用）提掇纏攪清絲已出將粗頭摘斷用漏瓢舀繭送入溫水盆內（瓢用瓜罐將底多鑽孔眼）將清絲挂在盆邊絲老翁上此時繅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數根（絲之粗細由人細絲不過十一二根粗絲二十餘根白繭絲細黃繭絲粗繅時斟酌上頭不可不知）總為一處穿過絲車竹筒中扯起從前面搭過輥軸從軸下面掏來於輥軸上拴一迴再從拴過中掏繳一迴不可拴成死過須令扯之滑利活動（成絲全在此處絲係散忽用絲車拴掏成交如紡車紡綿上紡一般永不散脫古書所載繅絲之法多是耳聞軖圖繅法俱無繅車豈能成絲）將絲挂在搖絲竿銅鉤中又將絲頭拴在絲軖平桄上此時攪動軖輪絲車隨之輥轉搖絲竿自然擺動其絲

勻勻綳在軖上一手攪軖一手添續絲頭其快如風自然之妙甚是美觀軖轉絲上時時下繭提頭繼續不絕常要照看撥掠絲窠內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下者有絲頭斷了繭浮出絲窠外者其絲窠便減少卽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絲窠常勻（眼專看手頻撥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粗了如添不及手攪慢些如添太過攪緊些一務要絲條通勻）繅絲貴細圓勻緊使無褊漫節核纇惡不勻添絲要訣務將絲窠分開以手中食二指（食指係手二指）撚取絲老翁上清絲三四條以手在絲窠將絲頭向絲眼上猛一提頭隨絲綸自然夾帶上去去絲頭便在裏邊外自無接頭疙瘩此名全繳圓緊通勻是上等如將清絲頭纏在絲窠外邊帶上去便有接頭疙瘩絲便減價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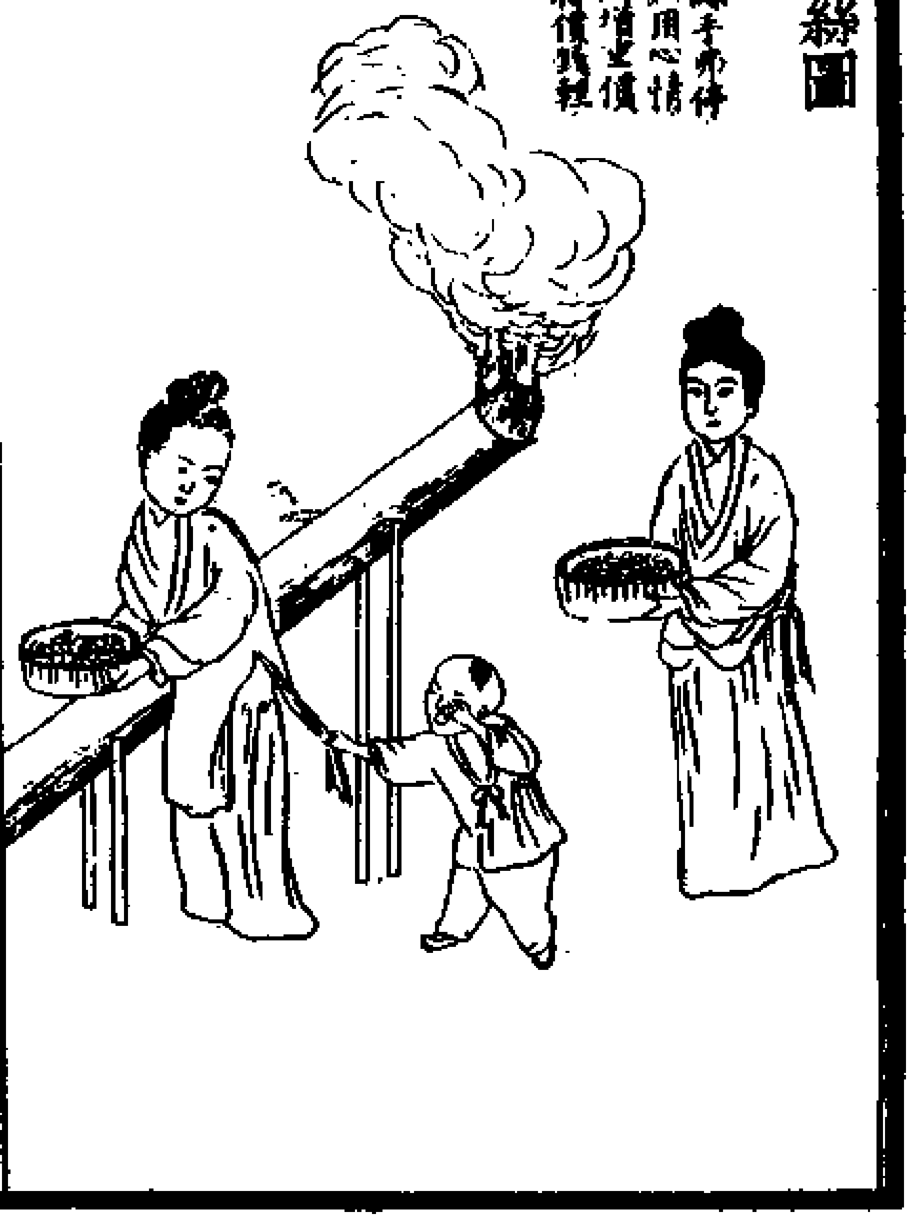
一軖上絲約有四五兩便可卸卸時將單輻扎繩解去其桄自脫徐徐取下挂通風處晾乾每絲一軖用紙撚四條勻布拴之不使散亂輕輕擰成把子包裹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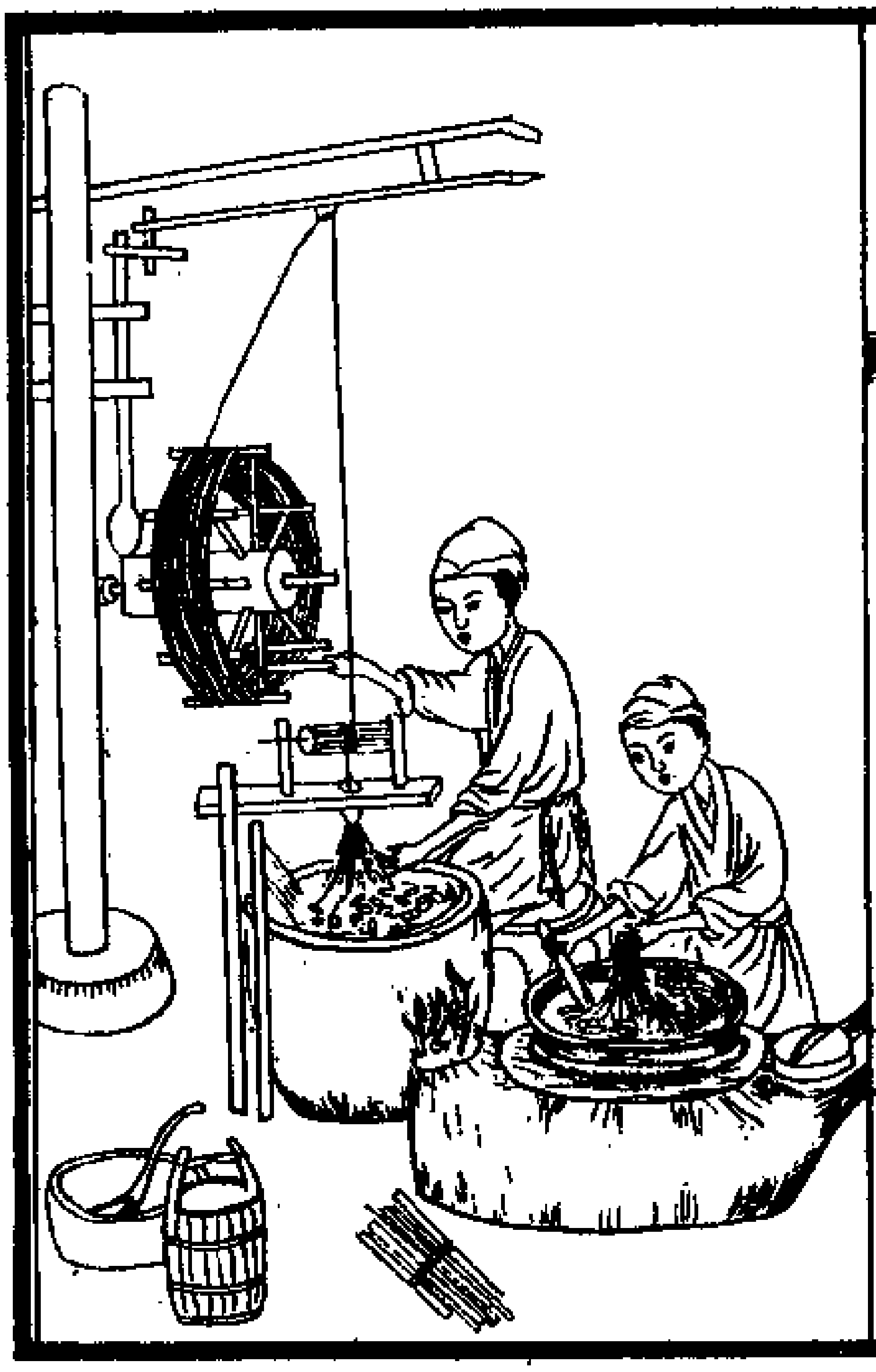
繭多者作雙頭繅之更好一軖可繅兩軖之絲只將軖桄造長一尺四五寸能擺絲兩行搖絲竿上並錠二銅鉤相去三寸餘絲車亦並造二輥軸相去三寸餘並上兩條頭一人照看撥掠繅如上法功必倍之

繅水絲圖

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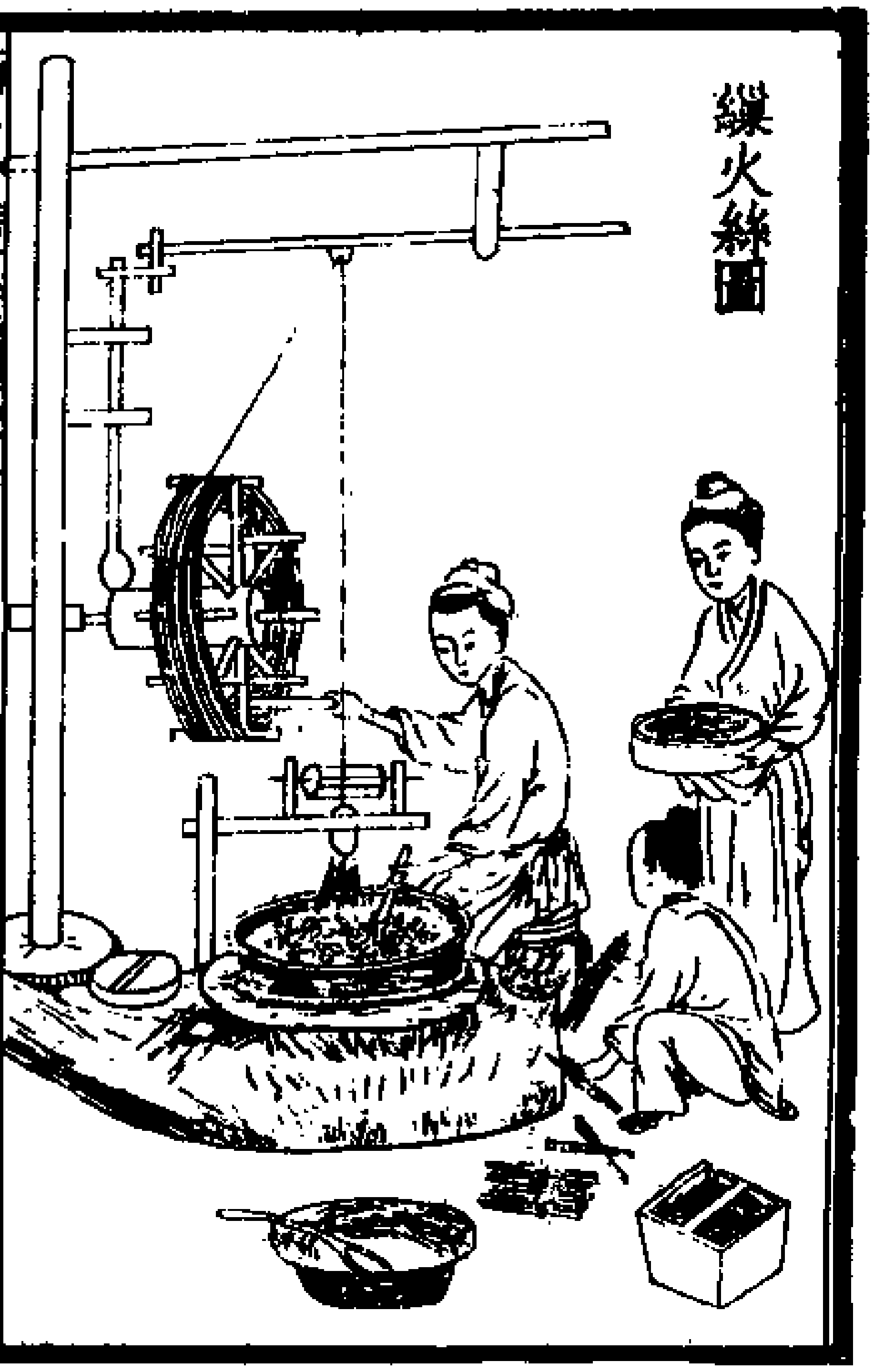
煮繭繅絲手弗停
要分粗細用心情
上好細絲增上價
粗絲賣得價錢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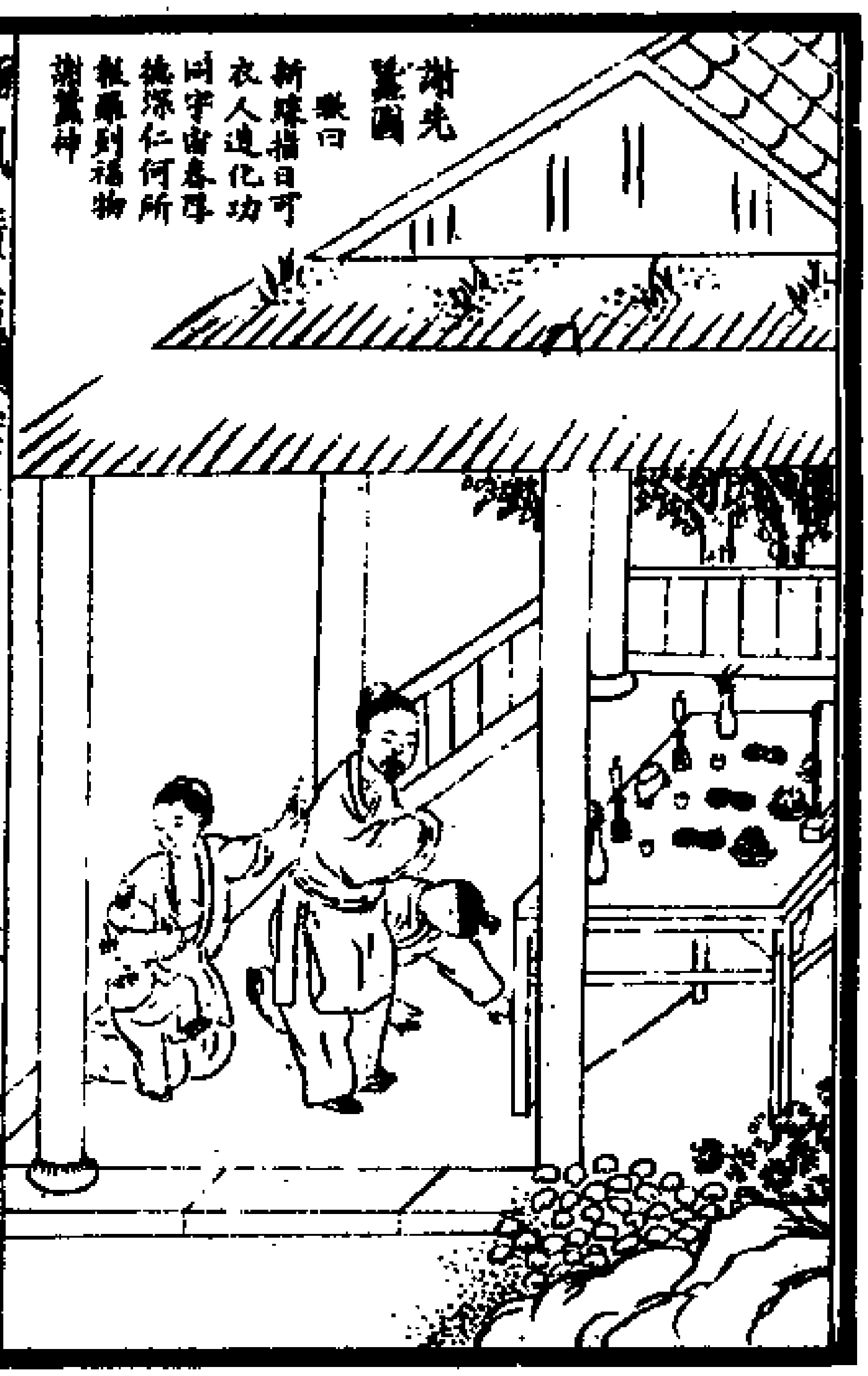
繅火絲法

安絲如上法亦作臥烟洞使烟氣遠出繅人自得安詳鍋上橫安絲車一箇其制亦如上法鍋右邊安絲軠亦如上法繅時將水燒令大熱（不可滾滾則煮損絲性）將繭投入鍋內以筯撥攪提起絲頭用手捻住穿過錢眼（繅火絲頭不用在竹筒中穿過只將絲車）（下桄前面平安一錢令緊將桄頭從錢眼穿過）扯起搭在輥軸上又從下面掏過拴在輥軸之上一迴又於拴處再掏絞一迴不可死拴以致不能滑利輥轉（絞法與繅水絲無異）將絲挂在搖絲銅鉤上再將絲頭拴在橫桄上一手攪動絲車隨絲而轉其絲自然上軠其快如風搭頭時頻以筯攪撥將絲窠分開以筯挾亂絲從中向錢眼猛提其頭自爲衆絲帶上自無疙瘩若從絲窠外邊纏遶而帶上其絲便粗惡不勻欲作粗絲者多下繭鍋宜熱些欲作細絲者少下繭鍋宜溫些時看絲窠頻以筯撥上頭斟酌下繭定住火候勿使忽粗忽細以致絲不堪用（新繭生絲爲上如蒸過日久恐絲頭乾燥不利者不論火絲冷盆絲俱於初下繭時入鹽一兩油半兩於鍋內須先以枝條一攪打半轉令水與油鹽爲一然後下繭如繭多者斟酌油鹽旋入）


繅火絲圖

謝蠶神說

絲已登軖蠶事畢矣古有謝神之禮示不忘本也如絲多者當用三牲酒醴絲少者或止劏鷄焚香奠醴可也先設先蠶位陳獻新絲於神前敬設牲醴香燭率闔家長幼跪讀報祝之文曰龍精一氣功被多方聖母作則降福無疆錫我繭絲製此衣裳室家之慶閭里之光敬帥長幼虔誠升香設殺於俎奠醴於觴工祝致告神德彌彰讀畢斟酒闔家下拜此謝神之禮古今皆然


謝先蠶圖
歌曰
新絲擢目可
衣人造化功
同宇宙春厚
德深仁何所
報羅則福物
謝蠶神

解桑多蠶廣做法

或畏其桑多蠶廣功大難成一家人力有限婦工無幾何能任此勞苦而獲斯大利是不知江浙有歲可收絲數百觔者豈可盡靠女工蠶雖婦事而實得力於男子南方至蠶忙之月官長停其徵訟里民停其婚喪親友息其往來專心事蠶里有蠶市春日賣筐箔簾薦一切蠶事器具賣桑樹賣蠶連賣蟻賣桑葉賣繭賣絲無不備具來傭功者成都市卽日用百餘人登時俱有更有包箔者每箔蠶至蟻至老傭價不過錢餘量力包飼數箔各自經理主人只是熟記養蠶之法坐而提調至於蠶多之家傭功者甚衆

卽飲食亦是僱覓人做女工豈能任此南方蠶月正是種稻插秧之時內外並忙猶不肯失此美利况我秦中三月正是農閒之月卽僱覓人工一月不過費錢三四百文人若將此養蠶之法熟記胸中多僱人工不過用心提調教他採桑布葉除沙擡網擡爐用火安箔盤簇使一人各執一事有何不能卽養至數百箔亦爲極易卽如我處農忙之月亦有遠方之人皆來傭工包穫麥包鋤地至於農家什物器具自有貨賣者誰使然與良由此感彼應自然之理也若桑多蠶廣之時傭工什物繅絲之人無不畢至勿嫌其室窄不爲而失此大利卽於小室中作層架少養將

所獲之利積二三年便可如法造蠶室火倉一切什物可爲世守之業一勞永逸享利如江浙矣有桑而能養蠶固好若不能養蠶葉亦可賣錢養蠶而能織綢緞綾紬其利更作卽不能織賣絲亦得重價余家嘗將所繅之絲以二絲相合上紡車成綫織成堅重綫紬余現衣之數年猶然完好貨之價同緞價若果桑蠶大盛絲廣之時便有江廣巧匠來開織房不待招而自至矣南方二忙故人得豐衣足食所以富稱東南秦只一農忙僅可自給若再得一蠶忙復增利一倍便可富甲天下矣當共勉之

豳風廣義卷之中終

豳風廣義卷之下

茂陵楊　屾雙山氏編輯

織紝說

昔黃帝命伯餘制帛作布織紝之功因之而始衣冠文物之所出也傳曰一女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由是觀之織紝之係於民重矣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自制紘綖命婦成祭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富貴家務之不惟重本防佚又使知服被之所自不敢易也故農家春秋績織必有其具秦中桑蠶久廢織紝之具盡失所以衣被不敷日甚兩歉予屢事桑蠶已獲實效若織紝不講終屢無衣

因而詢及紡絡經緯之法梭維機杼之具穿絲貫緒莫不留意提綜躡交思之精勤自製平機絹機提花綾機俱有成式織爲綾絹紗紬等物不減南工爰將紡絡織諸法繪其圖形解以尺寸詳述作法備載於後庶使資生者一見了然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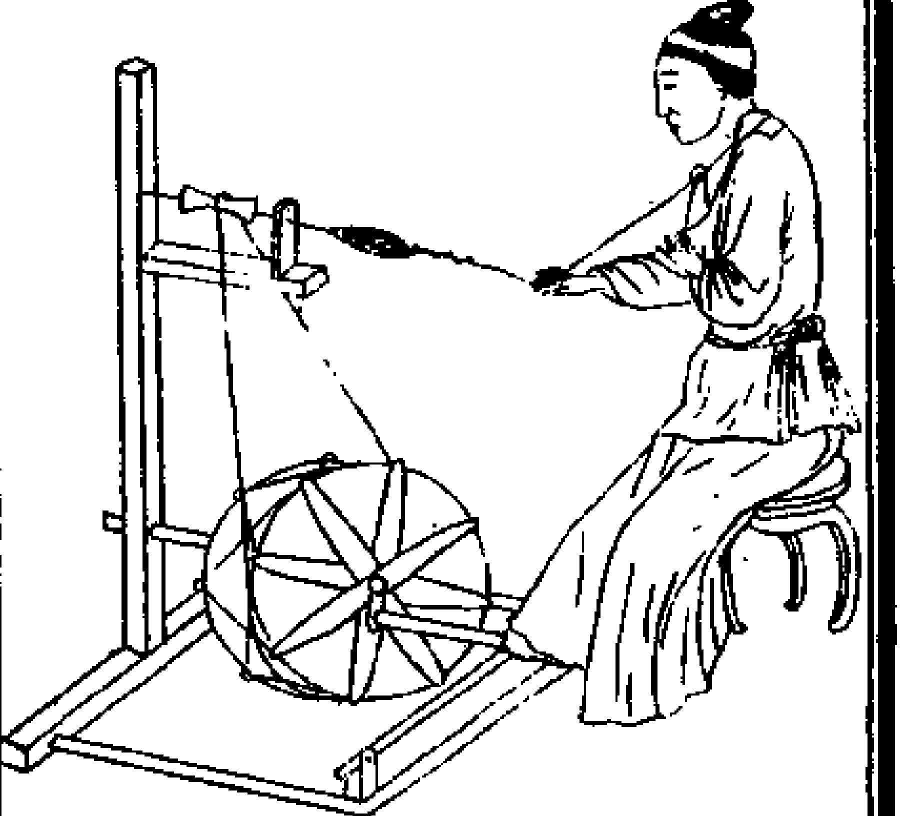
脚踏紡車

繅軖紡車乃織具之先上繅軖已備方可以言紡車矣凡繭子頭破者繅絲不利者並出蛾之空繭俱宜製造上紡車成線然後可授今機杼西安近地亦有紡車乃紡木棉之車不可以紡絲綿也蓋木棉芒短易扯故一手攪輪一手扯棉筒（俗曰撚子）便可成線若繭綿力勁芒長扯不利必須用脚踏車轉車一手執繭一手扯絲方能成線（此車若紡木棉更好上並安二定以兩手並扯棉筒則成二線功加一倍若紡績成麻縷上並安三定以麻縷夾三指縫中紡之並上三線功加二倍）其制用木造成地平方架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五寸於二尺五寸中間安一方木樁高三尺徑二寸半於近上三寸處安一橫木長五寸徑一寸五分（此是安定處若欲紡棉安二定者橫木宜闊三寸立樁亦宜闊三寸若欲安三定橫木當闊六寸樁亦闊六寸）稍頭留寸許安一立木牌高二寸厚七分闊與橫木齊上刻一小口如豆大（如欲安二定者刻二口）以容鐵定頂對牌口後樁上鑽一孔內樓細鐵筒（約深三分）以容定尾定長一尺中間硬安一木轂轆子（長二

寸徑一寸）周圍刻渠子二道以承轉絃樁下離地八寸安一鐵軸（長九寸大如小指）軸上貫以車輪（輪制用木板六個俱長一尺四寸厚七分闊一寸二分以三板正中斜鋸扣子硬安成輪子以二輪相去四寸中安木撑桄六個便相合成一輪周圍用皮絃攀緊以承轉絃）絃用棉線繩一條（用蠟揩過狀如貫錢繩）將輪與定攀住令其活轉又在前面地平木上復安一橫桄（長與地平木等闊二寸半厚一寸半兩頭用立柱高二寸）桄中間安一鐵橛大如小指長六七分以承脚踏版（形如鞋底厚一寸中間刻一小窠如指頂大深二分活安在鐵橛上令其活動）版一頭中間安一鐵攪杖（狀如細筆幹長六寸）攛於輪版近軸處孔內（孔係輪上預先鑽下去軸寸半）

脚踏紡之

脚踏絲車圖



綿繭蒸法紡法（俗呼爲蛾空子）

綿繭以出蛾者爲最繰之不利瓮中撈出者次之薄繭並血蠶繭俱不堪用其法將好空子扯淨麩戎稱足一斤温水泡一日握洗去濁水盛篩中以水四升入蒲鹻四兩煎滚潑之數十次（鹻湯仍淋鍋內）以手試扯絲開爲度將篩安鍋內蒸之（如水將乾再添水一升）約一鍾茶時（如蒸之不及則生而難紡如蒸之太過則絲腐而無筋）取出翻於箸頭上（每箸可套二十個）温水中手握洗去黃水乘溼紡之其法以葦筒帶節安於鐵定上令緊露出定尖二三分右脚踏轉攪版脚稍向下一踏輪自轉動又脚跟在版後一踏自然一上一下其快如風習之三五日自熟左手執繭箸右手輕輕橫扯絲頭紡之指縫夾一箸以上緣如女人脚小須兩脚踏版右脚在前左脚在後亦甚順便紡成維子約重一兩可卸○如蒸之太多紡之不及或在夏月恐腐壞者可將空子晒乾收藏臨翻然後溼之如翻在箸上太多紡之不及者亦可晒乾收藏紡時再以温水泡洗更好○又煮成張綿亦可乾紡其法將好蛾空温水浸溼翻在箸頭上（口小難翻者剪破）厚者二三個一套稍薄者三四個一套隨翻隨卸浸温水盆中數日換水數次揉洗令淨每斤用蒲鹻四兩滚水三四升化開煮之兩鍾茶時取出再用清水淋去鹻氣懸乾收貯臨紡逐個揉扯令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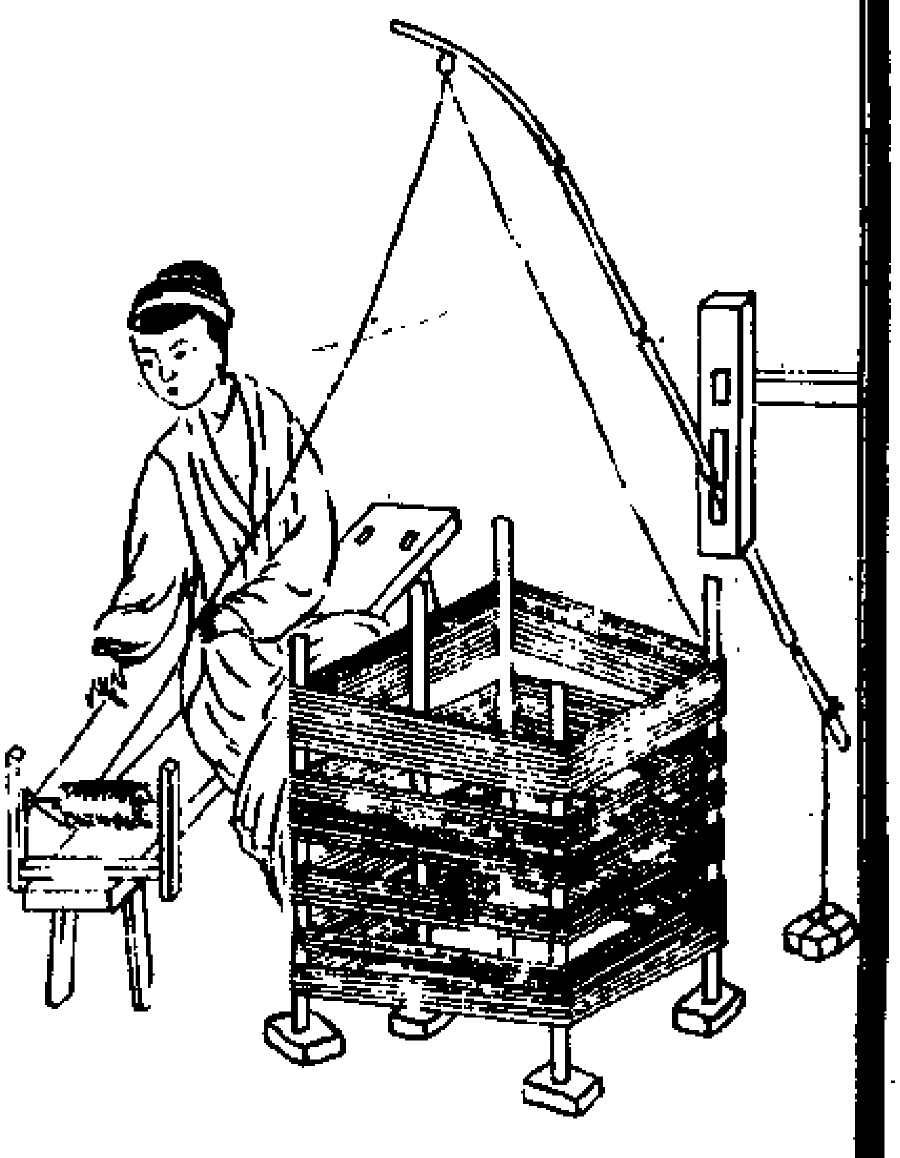
紙張於綿竿上左手執之右手扯紡○凡欲作綿維衣者不必翻只將繭子入鍋內煮如上法取出用清水淋去鹻氣晒乾植過用（凡血蠶繭及最薄俱不堪紡只宜作綿維衣）不欲織綿紬者如以生絲作經以所紡者緯之既省功且光平亦更耐久（煉法每生絲經綿紬一觔用蒲鹻三兩水五大碗化開入綿紬在內提擺煮兩鍾茶時以紬柔軟色變爲度取出將猪胰子用稻草裹揉成胰汁將紬浸入胰汁內一半時但看紬上發光明亮即取出再用清水洗數次上捲軸輕張卸下即光平堅韌遠勝他省所織）

解絲圖說

解絲惟絡車最便爲理絲先具南人皆掉籰解之終不若絡車之安且速也其制用二木椿徑一寸一長一尺五寸

近頂鑿一通楷長三寸以容絡軸之大頭（絡軸俗名絡尖）一長一尺一寸近頂向裏鑿一孔勿透以容絡軸之末二楮下截連安二桄相去二寸長一尺二寸套安板凳一頭以楔偪緊將絡軸穿籰令緊貫於兩柱之閒大頭略高於小頭大頭楮頂錠一鐵釘繫一細皮條（麻繩亦可長二尺餘）纏於絡軸從裏面自下絞上以右手牽扯一縱一扯則軸籰忽上忽下隨手旋轉如風絲自上籰解時先將軖絲張於四柱（柱用木竹長三尺餘各安大瓤上四方分立將軖絲端緊）又另置二柱以分交最易尋頭（二柱以用竹棍同安於一瓤相去五寸分交法二人將絲兩邊信手中分自有交出安於二柱之中偷頭緒斷時只從交中一提得）自上作懸鉤（以竹竿爲之如邊竿樣下墜以瓤塊柱絲時將竿繩一扯頭自下垂挂舉丢脫竿自竪立稍鈒一鐵絲鈎）以引絲上下纏於籰上然後可排籰經縷矣

解絲絡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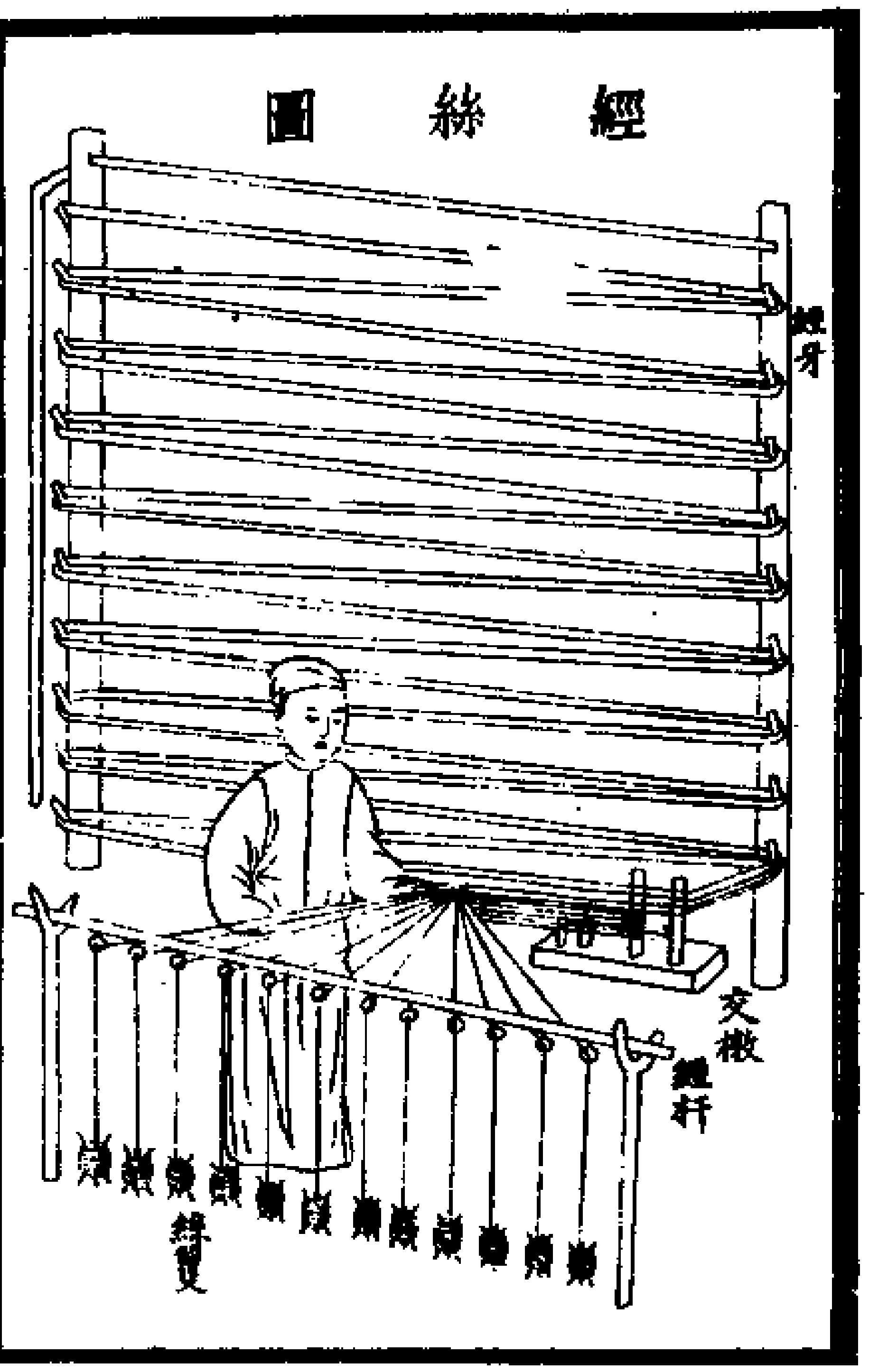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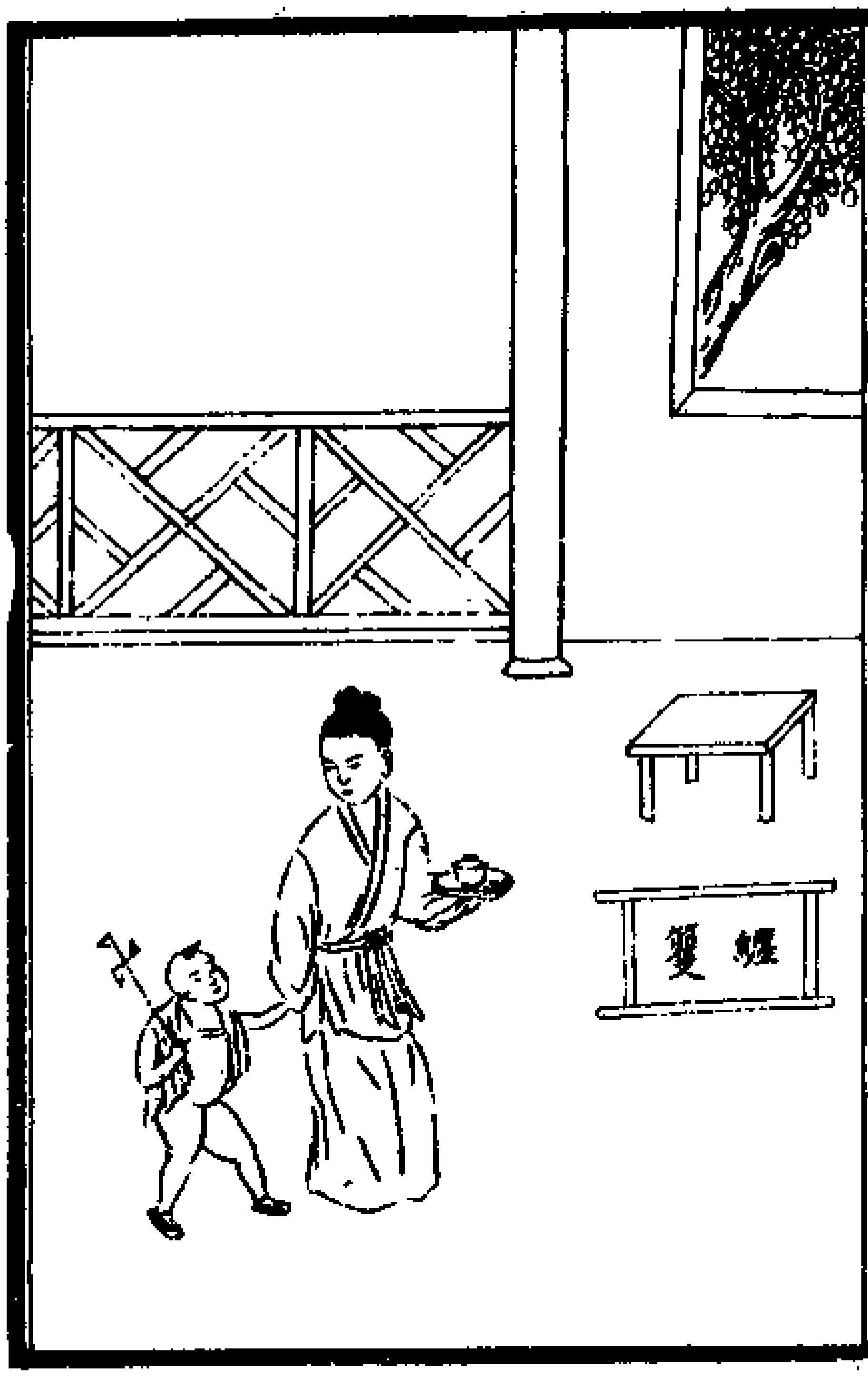
經絲圖說

絲已上籰方可經縷而經必有其具先造經牙一副（用方木楮二根長八尺密鈒二寸長木橛一行相去寸餘每根可鈒橛六七十上下安撑桄二道闊一丈左邊木楮外側近頂五寸鈒一木橛下去地五寸亦鈒一木橛）用時倚牆斜立經牙之下近右楮一尺五六寸地上置交橄一個（用木板一塊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中安竹棍一行五根俱高一尺以左三根端大交以右二根挂小交）對經牙相去五尺用繩懸經竿（長一丈上鈒小鐵環五十個）略與人肩齊下置絲籰五十個密擺二行將籰上絲頭提起貫入經竿環內總收一處挽成一結挂在交橄右邊第一竹棍上一人手牽絲絡又挂在右邊楮下第一木橛上復牽挂在左邊楮下第一橛上如此往來牽

挂層層至頂橛盡處（如經纊只有二三十叉當間一挂之）又將絲絡牽在左樁外側木橛之外邊引至樁下橛上復牽往右行至中間以左手提住絲絡以右手大指食指向上將絲頭在二指虎口內一左一右拾成交挂在交檄竹竿上（以左邊三竹棍編大交以右邊二棍挂拾下的小交）復挂在右樁下第一橛上如前層層經挂迴迴拾交週而復始以足數而止（絲頭或一千五百或二千三千酌量所織之輕重以爲多少）經畢在交檄外右邊空處剪斷將交用絲繩貫在兩邊拴緊（若繩脫交亂則滿架經縷無用矣）將兩頭俱挽一結再用繩拴緊然後用纏籰一個（用木四根各長二尺造成方架闊一尺八寸內鑚一釘）將有交一頭以壯繩子拴繫釘上一人執定纏籰緩緩將經牙上絲

絡旋卸纏纏訖再上絅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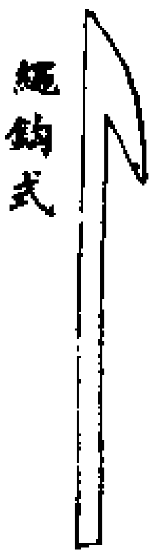

經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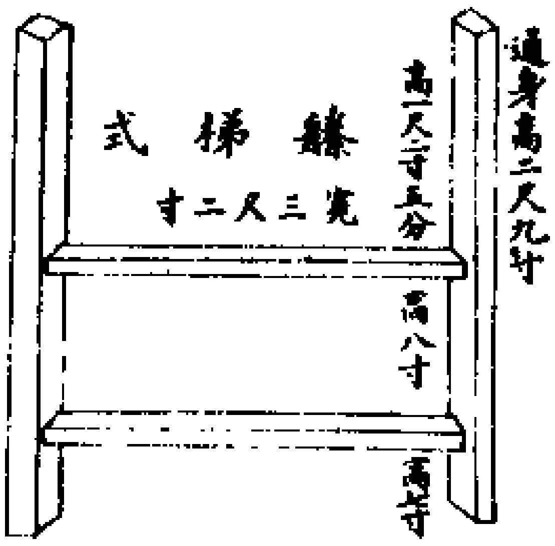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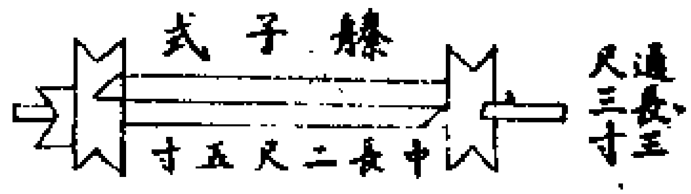
絪牀圖說

絪牀之制用本四根徑三寸後二根高二尺六寸前二根高三尺四寸從二尺六寸處順安二大平桄（徑三寸長三尺五寸）下用撐桄四道安成方架（長三尺五寸闊二尺五寸）於前樁平桄以上高出八寸勒成扁榫鑽一大孔以套壓天篗的架子二大平桄上中間相去三寸各安二擒齒以承天篗（天篗者至大之篗也將纏篗上經縷復纏於此然後可以紉刷其制用木一根長二尺五寸徑六寸削爲八面每面安輻二條高八寸輻上安順桄一道其八桄十六輻湊成輪子放在擒齒內又將纏於軸上中間鏇一鐵釘子繫麻繩一條以拴經縷）將纏篗上收下經縷無交的一頭拴繫天篗釘上一人搬轉天篗一人兩手執住纏篗旋放旋纏緊緊又纏在天篗上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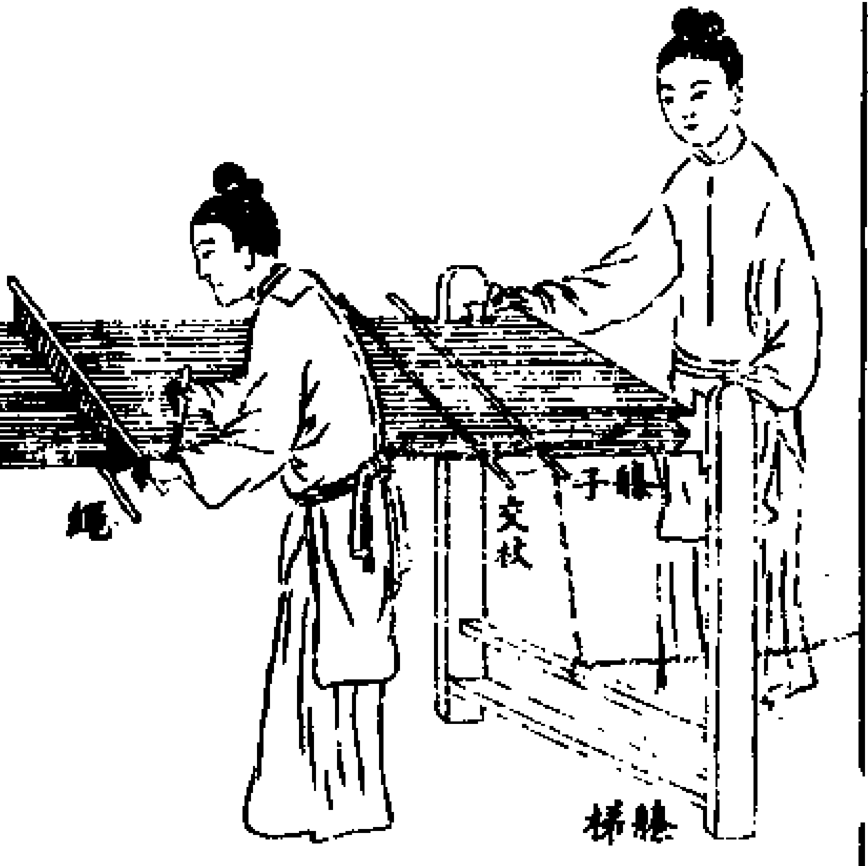
有交處方止然後將壓天篗架子（制用木二根長三尺五寸於一頭並安二撐桄成一方架闊與絪床齊一頭鑿四寸長卯用時套在勒成扁榫上）套在前樁扁榫上橫貫一細棍使不上脫又以石版壓住架尾方不浮起交用二竹棍（長二尺壯如大指）從交兩邊貫過交夾在二竹棍之中竹棍兩頭用繩子繫住不可令脫一人撥交（從交棍中將絲頭一上一下分清白挂在繩鉤之上）一人執繩貫頭（繩即竹篾擰成齒眼或八百或一千或千五隨紬輕重酌量多少）貫法用薄竹篾刻一鉤搭子從繩齒眼透過一人將絲頭二根（如絲綾有用四根五根者綴有用八根者惟人所便）挂在繩鉤上扯過齒眼收住挽一結齒齒貫畢用縢梯一個（其制用木二根長二尺三寸一頭子六寸處安撐桄二道闊二尺六寸樁頂刻二圓口）將縢子橫擔其上（縢子用木一根徑四寸長二尺七寸兩頭各安撥板四齒長七寸）令縢梯去絪牀三丈將底桄以繩繫住再將貫過經縷以數十絲挽一結用一竹棍貫住牽絪至縢梯將竹棍橫架縢子上一人搬轉縢子一人手執撥簪（用扇子邊股將一頭削光如扁簪形）往來在經縷上撥挑如有粘絡結絲俱用撥簪排開繩齒一過遂搬轉縢子容將經縷綳緊如有漫處下面用紙一墊務要平緊一樣隨撥隨捲盡捲在縢子上可以言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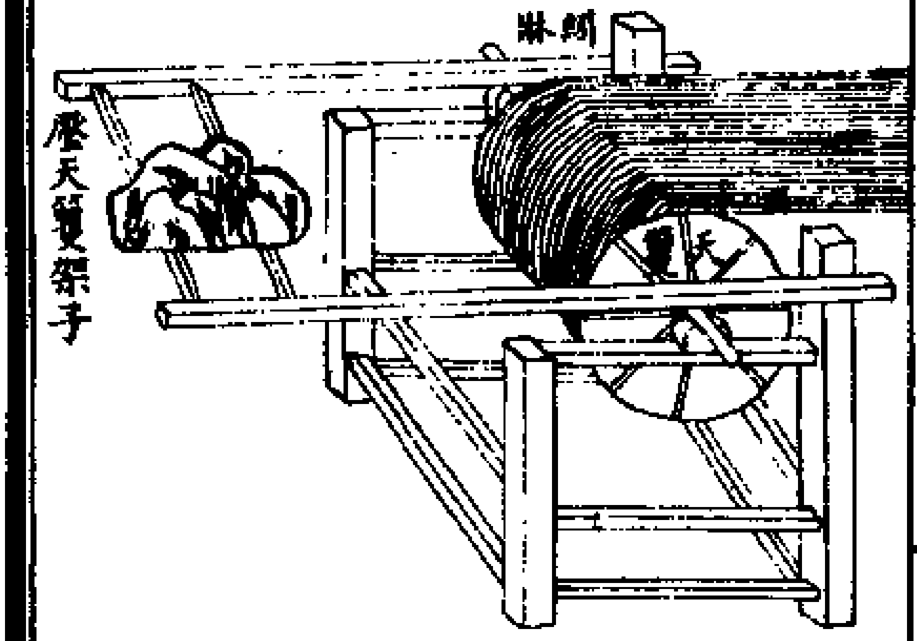






紉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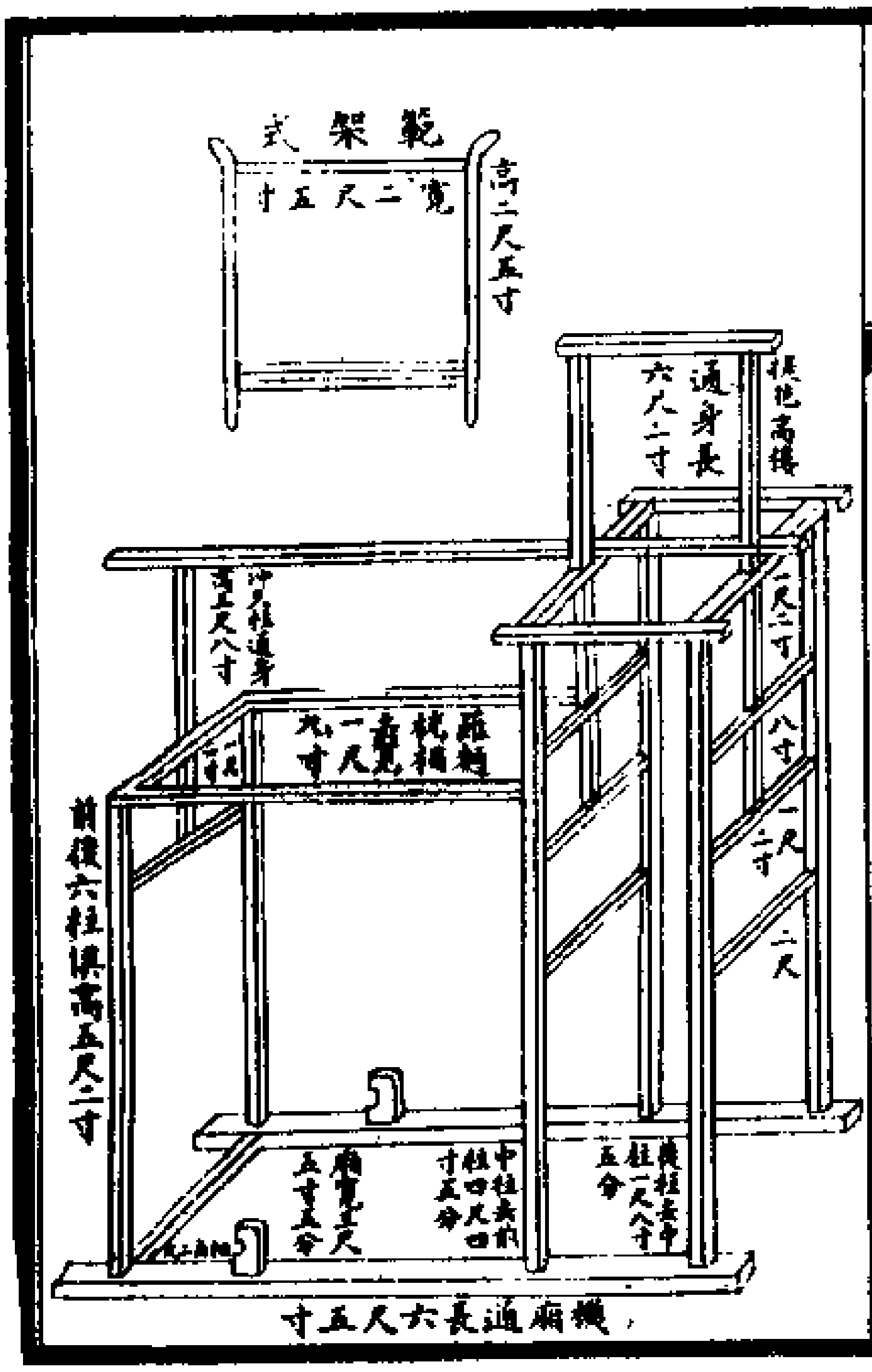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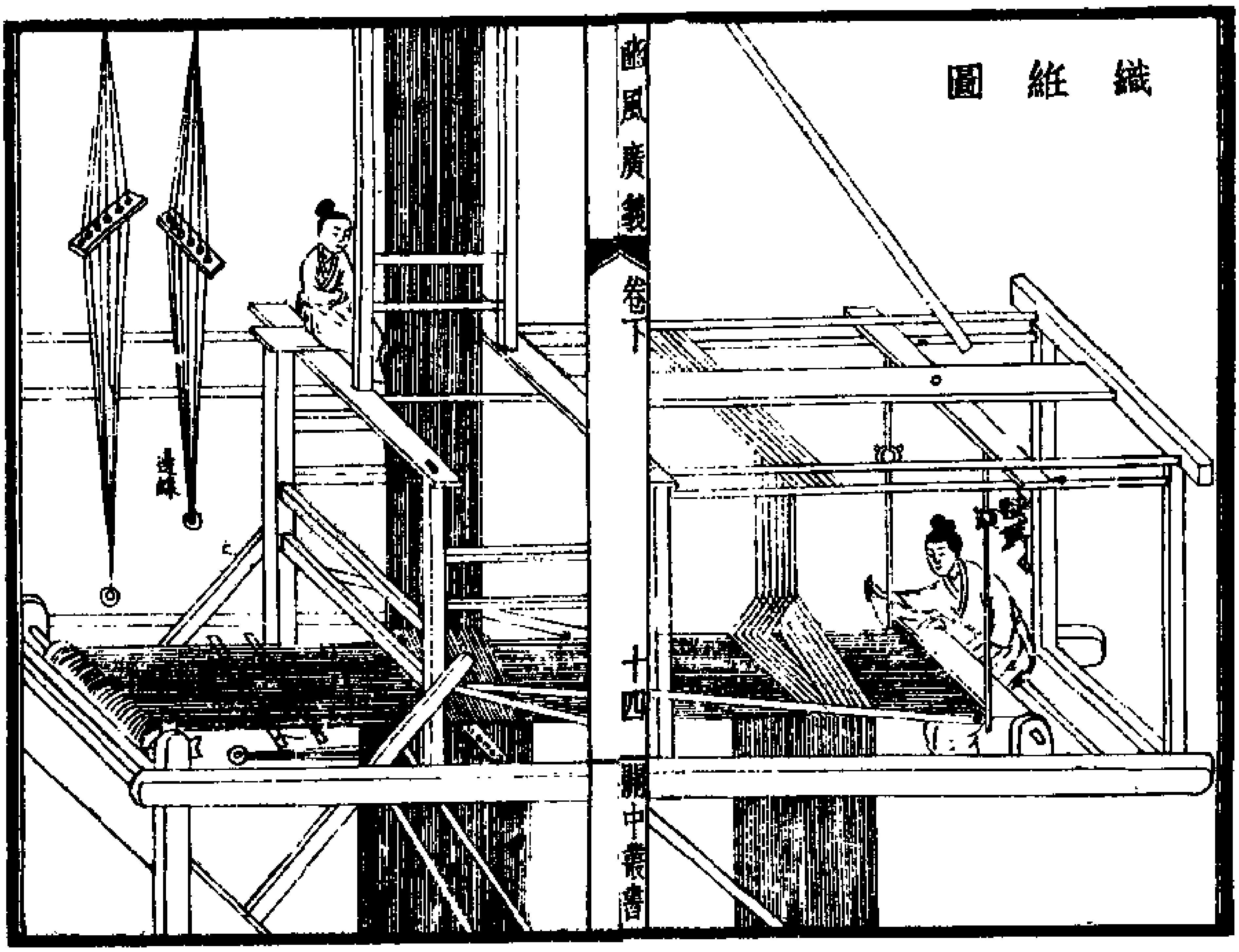
織紝圖說

經縷捲在樣子上可授之機杼矣機制甚多不能盡述只就余家用過簡便機言之亦能織提花綾絹紬紗但其制難以筆罄故列圖於後就圖詳解尺寸業織者自能一見了然織時將經縷根根穿過綜環（綜俗呼爲繒綜制用木五根徑六分造成方架闊長各二尺中安一梁二人對坐以綜線二環相套縛於架上或一千或千五或二千足數而止再用細竹竿二根大如小指長二尺二寸將綜線兩邊領起卸去綜架挂在機頂羅麵梲之上每綜一付下用脚竿棍一根安在機之中間以便踏交若織無花絹紬只用綜二付若織提花綾緞將綜線縛於範架之上用十付下用脚竿棍十根又將渠線從花樣中穿過挂於花樓之上花之式樣隨人所便乃江南織工以絲線盤結而成者其價上好花樣三兩有餘其餘小花不過一兩有餘織時一人坐在花樓之上手提渠線一人坐在捲幅之後以脚次第踏竿旋提旋織自然成花）又將經縷前後二根相並穿過繩齒以數絲拴一結復貫在小竹棍子上（長與捲幅齊）牽引經縷縛在捲幅之上兩邊再拴邊線十二根（織不另挂邊線緯束經線窄小必不能織須用雙絲合成壯線經挂拾交如上法收在邊籆之上在後邊在捲外側釘一鐵環將邊線從環中穿過牽引至前樣子對高梁上再定一鐵環復穿過引下將邊線停分闊用竹片二個長六寸上各鑽六孔將線後穿過孔中引至綜環分左右各貫六環復穿過繩邊齒三眼內緊、繫捲幅上織時用瓢一塊約用斤餘用再繩子拴在邊籆之上自然邊線繃緊緯不能束邊易織）紬面用撐幅二根（用竹片二個闊二指長與幅等厚二三分兩頭各鑽半截釘三根長二分）緊撐在幅上機制經緯安頓停當然後推撞拋梭自然成幅織具無他奇惟人自便智者斟酌損益而爲之自見其妙若肯親身經歷未有不能者事雖瑣細實係資生要務能

耕能織衣食兩有世不求人治生者不可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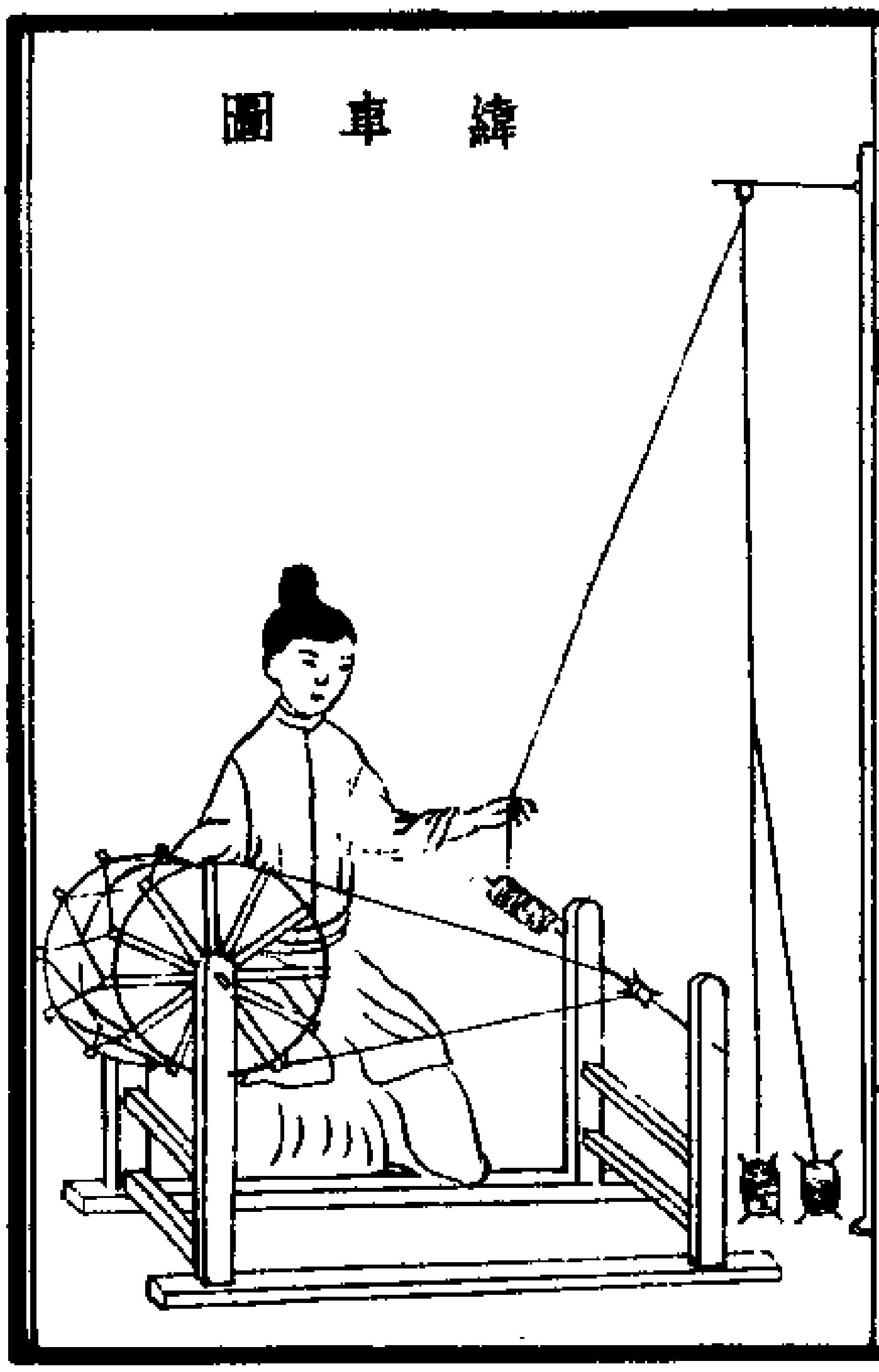

籰架式
寬二尺五寸
高二尺五寸
提花高樓
通身長六尺二寸
沖天柱通身高五尺八寸
羅頭枕桶高寬一尺九寸
一尺二寸
八寸
一尺二寸
二尺
前後六柱俱高五尺二寸
廂寬二尺五寸五分
中柱長前柱四尺四寸五分
後柱長中柱一尺八寸五分
機廂通長六尺五寸

織紝圖



緯車圖說

織必用緯其法用細竹筒壯如筯子長三寸貫在緯車鐵定之上用絲籰二個以水潤溼將二頭提起穿過竿上鐵環以右手攪輪左手捻搖絲頭纏在緯筒上約如大指壯便可卸下緯車之制茲不詳解見圖自明但輪徑一尺二寸爲則（前圖腳踏紡車亦可用之）緯筒已就然後貫在鐵梭內穿經往來自成錦繡



緯車圖

附養槲蠶法

槲蠶始自明末卽今之織繭紬蠶也此蠶本生於槲樹之上古人未有知而養之者至明洪武中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始知有此蠶又至永樂十一年十一月山東有民獻野蠶繭者羣臣奏賀瑞應上特命織帛製衾以薦以爲瑞降自天未有知人力能廣布而爲之者故古書未載此法後明末之時有神人在山東教民始牧養此蠶至今率土受益蠶雖生於槲樹而靑剛橡葉皆食之其結繭一也今山東此蠶甚盛秦中終南山亦多有槲橡靑剛樹但人不知養此蠶之利鮮有留心者余於雍正乙巳年

買得山東蠶種並招致養蠶之人因得其法立春日山根之下窨室中將繭厚攤於大筐內閉其門窗勿使通風以乾硬柴然火常令室中暖如三月至春分前五日共四旬晝夜不可間斷天寒加火天暖減火若室中大熱則生子焦黑暖氣若微則出不及日凡四十日則蛾出於辰巳時令雌雄相配申時摘去雄蛾以椀兒稍或圪麥條編成大筐幾個徑三尺深一尺又編一蓋將雌蛾百餘放筐內以蓋合定令其下子於筐內三五日後去蛾不用將筐別懸於無煙涼房內待山中陽坡槲橡等樹葉長寸許便將前温室中仍以硬柴燒令温暖須閉門窗以炭火繼之亦不

可太熱將蠶子筐懸於室中（亦不可近火）凡五六日時時溫暖蠶自生於筐內於辰巳時將筐（或七八筐或十數筐）安置峪口揀寬平處一方在水渠中（筐底支以石勿令水壓）取槲樹枝稍插於筐之周圍水中（若非插在水中片時葉即乾）蠶聞槲氣自出筐上葉餘未出者至午後將筐取回仍懸暖室中次日又出仍如上法以筐中子皆盡出方棄筐不用常常插換新槲葉勿令蠶饑插稍時須令新稍挨着舊稍待蠶上新稍然後拔去舊稍又在蠶傍搭一草菴日夜看守（須防鳥雀蜂蟲傷害）時時換葉待槲葉稍大陰坡葉亦生此時方可轉移上樹使自食葉移時將蠶帶着槲稍款款放在提籃箞子內（或竹或樹條皆可編徑二三尺深三寸上有筐系跨於臂上以便提攜）提至山中有葉槲樹下量樹大小（高不過五六尺）斟酌將蠶連稍放於樹上令其自然上葉時常看蠶食將盡又用極利大剛剪即將蠶連枝剪下放於箞中移置有葉樹上（或橡樹或青棡皆可）若此處葉盡更移放他處但此蠶亦三眠三起眠時不可移動須要晝夜看守以防白日飛禽啄食夜間蝙蝠傷害彈弓鳥鎗時常擊打如一朝無人看守滿坡盡爲烏有矣此蠶亦耐風寒三月間有雪蠶亦不至凍死（昔日養此蠶三月大雪蠶凍成硬冰人皆以爲死矣次日雪消蠶竟復活）但怕久雨多不旺盛到夏至後自結繭於樹上摘來攤於涼房內箔上數日蛾自生寅卯時令雌雄相配午後析開摘去雄蛾不用將雌蛾以麻線縛一腿拴一槲樹上（線須放長）量樹之大小以爲多少或拴數十或拴數個次日自下子於樹上待入伏後五日其蠶自生便能食葉至於看守轉移俱如前法待白露後自能結繭一一結成摘取收貯至次年立春日溫養如前法歲歲之生發不窮其利不可勝言此繭不能繅絲必須於出蛾後製而紡之

紡槲繭法

先將木炭灰以滚水潑之淋得極釅以舌試餂螫舌甚烈爲度將繭子盛於竹篩內一斤許將灰水入鍋內燒滚勻潑繭上數遍將繭篩置鍋上淋入鍋中再取潑數次手試扯之以絲開爲度又將篩置鍋內蒸少頃取出翻於筋頭上層層相套一筋可套十數個浸於淨水盆內以手握洗十餘次以去其煙垢灰水之氣於繭外橫扯起絲頭用前所圖紡絲綿脚踏紡車上紡之層層扯紡不可亂了色道若或扯亂則織成繭紬遂無色道可觀矣其法將葦筒貫於鐵定上以線纏紡於葦筒之上既成線取下候紡數十線貫於經板之上來往牽引經之經成經縷收於絍牀之上撒放二丈餘中架一梁如四丈長者架二梁將經縷勻擺梁上手執鑪刷（鑪刷乃疏布器也束黃白菅根爲上或硬草根皆可爲之縛如大鍋刷樣柄可長尺許圍尺餘其形扁）蘸稀糨水或糯米汁刷之合勻務要經縷條

條疏通或日晒或風吹將乾須要繩過一遍庶無糊絡不至粘連後用油水相合（芝麻油最好菜油次之每水一斤用油四兩）攪打百餘次使油水相混不分用縷刷輕輕蘸而刷於經上不可太多多則油大不堪用矣但使光滑易織可也待乾捲於機縢之上或平機或高機或紬機皆可織惟人所便

又有糨線一法更穩將紡成的繀子用楞子楞成把子重四五兩卸下用糯米熬汁無糯米用麵糨子亦可將線揉糨令勻挂在椽上再用石杵子挂在線把一頭旋扭旋捽令線乾散爲度再上絡車纏在籰子之上經同上經紬法

畜牧說

昔先王之教民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盡人之力始事農桑繼勸孳字若農桑已舉而畜牧之道闕焉不講則衣帛之老者何由食肉乎予將畜牧之法附於桑蠶之後使資生者樹畜兼營自然衣帛食肉成一豐亨景象但畜牧甚夥秦中人稠地狹開墾無餘又無湖泊水灘閑曠之土卽有其法而無其地畜牧之道亦難周詳而悉備莫若取其切於日用家家可畜人人易牧者力舉而行之則亦可馴致富饒而無難孟子曰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夫孟子以亞聖之才經天緯地而其留心王政無

過養民數大端利民之術養老之典亦惟母雞母彘無失其時而已後世畜牧不講孳字失時無怪乎棄本有之良圖事規畫之末技往往力倍功半罕睹實效反視王政大務爲平淡無奇其亦弗思之甚矣余因悉採農書究心法制只將畜牧猪羊雞鴨四條已親經實效有裨農家日用者一一詳述而備載之願我同志共相從事不但奉高堂而享肥甘亦足佐蠶桑而滋餘利其益於人世寧有旣乎爲列其條如左

畜牧大略

畜者養也牧者守也養而守之如郡縣之親民慈愛之珍

惜之以身測其寒熱以腹節其饑飽自然生息日蕃資財漸廣昔陶朱公語人曰欲速富畜五牸五特者牛馬猪羊驢之牝者也西安諸州縣無山澤曠土不便雜畜（五畜家戶皆有但地狹不便廣畜耳）舍三畜而專言猪羊雞鴨亦資生之一法也大約不過用二萬錢之資而數年之間其利百倍惟多種苜蓿廣畜四牝使二人掌管遵法飼養謹慎守護必致蕃息仍量其所能而授以便業或拈綿或編竹爲飲食之資又多得糞壤以爲肥田之本所有猪羊雞鴨之名義飼法開列於左

論猪類

猪類甚多各處不同稱名亦異牡曰猳亦曰牙猪牝曰彘亦曰豝猪去勢曰豶四蹄白曰豥猪高五尺曰䝈猪之子曰豚一子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豵末子曰么生其實一種也生於青兗徐淮者耳大生於燕冀者皮厚生於遼東者頭白生於江南者耳小生於嶺南者白而肥生雍梁者足短猪乃水畜性趨下而喜穢在天應室在卦屬坎乃北方之獸也南方之猪味酸冷而有小毒食之動風生痰弱筋骨虛人肌不可久食北方水深土厚風氣高燥其肉味甘性平無毒大能補腎氣虛損壯筋骨健氣血而秦中之猪甲天下尤非他處可比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論擇種法

母猪惟取身長皮鬆耳大嘴短無柔毛者良嘴長則牙多飼之難肥猪以三牙爲上有柔毛者治難淨猪孕四月而生母猪懷子時不可餵以細食恐猪肥油大則生子難活猪忌五月配圈恐九月生子少腦難成生子後母猪當餵以細食生乳以奶豚子

養猪七宜八忌

一宜冬暖（臥處宜向陽嚴冬宜遮蔽）夏涼（夏日圈中當積水池使得避暑再圈中傍牆多栽樹木亦好）一宜窩棚小廠以避風雨一宜飲食奥濁（和食不可用生水清水常宜食令酷臭）一宜細篩揀柴（凡草末糠粃一切食料務宜細篩揀柴乾淨食粗者宜碾令極細）

一宜除虱去賊牙（猪身生虱者用菸筋或菸輪泡水刷之卽除槽牙後有賊牙者卽打去之）一宜藥餌避瘟（猪惟有瘟症最惡任任有淨圈者須預防之宜蒼术貫衆擣爲細末三五日和入食中一飼足以避瘟）一忌牝牡同圈（牝牡同圈則亂鬬甚聚不食豚子六十日卽可擇出雄者另飼雄猪不必多留一雄可配羣雌）一忌圈內泥濘（泥濘則多疾不長）一忌猛驚擾亂一忌急驟驅奔一忌飼餧失時一忌重擊鞭打一忌狼犬入圈一忌誤飼酒毒（猪臟最軟餧酒醉時有酒味厚者便能毒死或種烏藥南星半夏處不可牧放任任誤食毒死不可不知）

飼豚子法

豚子初生宜煮穀飼之或大麥屑或豆屑蕎麥穄秫屑務宜煮熟少加草末糠麩飼之不可與母猪同食或置木柵

欄留空只容豚子出入或圈牆下開一小竇令豚子出外飼之亦可六十日後閹之（俗呼爲騸猪）閹了則骨細肉多易長易肥必須截去尾尖閹不截尾則前大後小豚子閹後待瘡口平復取巴豆兩粒去殼擣爛和食中飼之半日後當大瀉其後則易長肥大十二月生子者必須置溫暖處常以火烘之或將地下掘空如匠樣下煨以火不然則腦凍不合出旬便死欲養肥猪者須於豚子中擇長大皮鬆嘴短牙少毛稀者其共食乳時居下者最佳揀取別飼之宜將碎小不堪牙多食少者早賣之

收食料法

養猪以食爲本若純買麩糠飼之則無利大凡水陸草葉根皮無毒者猪皆食之唯苜蓿最善採後復生一歲數剪以此飼猪其利甚廣當約量多寡種之春夏之間長及尺許割來細切以米泔水或酒糟豆粉水浸入大甕窖內或大藍瓮內令酸黃拌麩雜物飼之（亦可生餧） 欲積冬月食料須於春夏之間待苜蓿長尺許俟天氣晴明將苜蓿割倒載入場中攤開晒極乾用碌碡碾爲細末密篩篩過收貯待冬月合糠麩之類量猪之大小肥瘦或二八相合或三七相合或四六或停對斟酌損益而飼之且飼牧之人宜常採雜物以代麩糠拾得一分遂省一分食稍有空閒之處即可牧放放得一日即省一日之費總要慇懃細心掌管自然其利百倍矣

飼肥猪法

欲餧肥猪先擇佳種至三五十斤者猪多則總設一大圈內又分小圈每一小圈止容一猪使不得鬧轉則易長肥飼法用貫衆三兩蒼朮四兩黃豆炒一斗芝麻炒一升共爲末拌入細食內飼之食後每猪再餧生大麥一升不過半月即肥又方用麻子二升擣爛鹽一升和糠三升煑熟雜入細食內飼之即肥

治猪病方

猪有病時割去尾尖及耳出血即愈若瘟疫用蘿蔔及梓樹葉與食之即愈不食者死又猪纔病不食即用滾湯一椀沃其頭半日即食又猪將肥時內生水鈴每食數口即遊走不食用鍛下磨子的石渣子爲細末羅過拌食中飼之不過數頓即愈

論羊

羊祥也故吉禮用之在畜屬火故易繁而性熱在卦屬兌故外柔而內剛其性喜燥惡濕其味甘美豐厚內則謂之柔毛又曰少牢五方所產不同而種類甚多哈密一種大尾羊（尾重一二十斤）大食一種胡羊（高三尺餘尾大如扇土人歲取其脂不久復滿）臨洮

一種洮羊（重六七十斤尾小）江南一種吳羊（頭身相等面毛短）英州一種乳羊（身肥而無血肉之分）我秦中一種綿羊（頭小身大尾長多脂最美其毛柔軟一歲三剪以爲氈物涇渭兩岸其毛更細可作緞襪氊衣衫等物絕佳）一種羖攊羊（俗名駒攊羊項下有鬚毛粗長作沙毡避濕氣性捷善緣屋壁其味亦美）同華之閒一種同羊（甚大供饌又勝諸羊）大抵南方之羊少味發病北方之羊味厚大補蓋土地使然也羊之牡曰羖曰羝牝曰羘曰牂白曰羒黑曰羭去勢曰羯羊子曰羔羔五月羜六月䍪七月羍未卒歲曰䍮諸羊孕四月而生其目無神其腸薄而縈曲食鉤吻而肥食仙茅而肪食仙靈脾而淫食羊躑躅而死物理之宜忌不可不知者也

一擇種

羊種以十二月正月生者爲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其餘之月生羔則皮毛焦卷骨髓細小不堪爲種欲畜羊者須在九十月間於羊市上揀買肥大毛粗尾長懷羔母羊一二十口（同州者爲上西北山者次之）羝羊一口（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者必瘦瘦則非惟不蕃息經冬則死羝以無角者更佳）依法牧養冬月漸次生羔（若值嚴寒夜間必須然火不然多凍死綿羊二三日即母子俱放羖攊羊一二日即放生之羔宜責穀豆飼之）及至春月可得羊五六十口便成羣矣（羊之生息易蕃獲利甚速但我處無湖灘牧養土不能廣畜爲可惜耳）

一治圈法

圈與人居相連必須開窗向圈（羊性最弱不能禦物任其狼犬入圈咬傷殆盡）性惡濕利居高燥作棚宜高（架北牆爲廈宜寒涼熱則生疥癬冬月入田尤不耐寒）圈內常撒乾土積糞以爲膏腴之本無令停水勿使糞污（穢則污毛停水則跌蹄腿濕則腹脹）圈內須並牆樹柴棚令周匝（不樹柴者羊揩牆上毛皆成毡若不揩土毛長自淨又豎欄出牆虎狼犬俱不敢踰）

一牧放法

羊必須老人及心性婉順者放之方得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者（若使急性人及小兒攔約不得必有打傷之災或嬉戲不看則有狼犬之害懶不驅行無肥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惟遠水爲良二日一飲（俗云水馬旱羊西北缺水處羊甚多或十日半月不飲亦無妨若頻飲則傷水而鼻膿今近水之羊甚瘦者多以此）

故緩驅行勿停息（息則不食而羊瘦急行坌塵而羊顛也）春夏宜早放秋冬宜晚出（二月以後氣熱所以宜早夏月盛暑須得陰涼若日中不避熱則塵汗相滯秋冬之間必致疥癬入月以後霜露氣降必須日出晞解然後出放不爾則竜毒氣令羊口瘡腹脹又綠蜘蛛在露草上羊食之多死日照則匿去）每於羊羣之中擇其肱而大者立之主一出一入使之倡先則魚貫而行免踐害路旁禾稼又在春月羊食青草時將鹽礬末薄撒於甎石上令羊出入少食則易肥而少病

一收食料

畜羊必積食料若不預算以至冬雪滿地或大雨連綿不能出放無物飼養以致餓損不惟不孳息往往有斷種者

須在三四月間以羊之多少預種大豆或小黑豆雜穀並草留之不須鋤治入九月間帶青色穫取晒乾多積苜蓿亦好或山中黃白菅並一切路旁河灘諸色雜草羊能食者於春夏之間草正嫩時收取晒乾以備冬用若值羊不能出放之日須於高燥處豎立雜木作數圓柵各五六步許將草堆積柵中雖高一丈亦無妨任羊遶柵而食竟日通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如不作柵假有一車草擲與十羊口亦不得飽羣羊踐蹋而已圓柵之制所費有限所得甚多不可不知

一鉸毛法

綿羊三月得草力毛壯勁則鉸之鉸時先將羊用水洗淨晒乾以鐵抓子抓之令毛和軟然後鉸鉸畢將羊又以水洗之則生白淨之毛六月毛長復鉸仍如上法至八月初胡枲子未成時又鉸如上法（若天氣覺寒不用洗若胡枲子成然後鉸者非值著毛難淨又歲稍晚至冬寒毛長不足令羊凍損）

一飼肥羊法

羊須騸過最美（羊生十餘日後騸名曰羯羊）飼時不拘多少初飼時將乾草細切少用糟水拌過飼五六日後漸次加磨破黑豆或諸豆並雜穀燒酒糟子稠糟水拌每羊少飼不可多與多則不食浪棄草料又不得肥勿與水與水則溺多退膘當一日上草六七次勿令太飽亦不可使饑攔圈常要潔淨勿餧青草否則減膘破腹不肯食枯草矣亦間飼食鹽少許不過一兩月卽肥

一治羊病法

羊有疥者另置一處否則相染以致合羣俱病不可不知治羊疥方疥先著口者難治多死用藜蘆根搗碎以米泔水侵入瓶內塞其口置於竈邊常令溫暖數日瓶內泔發變酸便可用先以甎瓦片刮疥令赤再用葱白湯刮洗令淨拭乾以藥汁塗之再上卽愈若多者不可通身盡塗須節節治若通身盡塗羊皮不堪藥力則死矣又方用臘月

猪脂調熏黃末塗之卽愈（熏黃卽雄黃色黑氣臭者）凡羊經疥得瘥者至夏後肥時便賣不然來年再發必死治羊脾脹方其症來時肚脹眼大亂跑用大針一個在左邊前夾第二根肋枝縫中以針刺入一二寸卽愈

治羊膿鼻眼不淨者以湯和鹽研之極鹹塗眼鼻再將清鹽水用小鐵灌角灌入兩鼻內半鍾不瘥再灌五日勿見水

凡羊倒圈者乃瘟症用獼猴一個置圈中高竿上頭以避惡氣又用雄黃藜蘆蒼朮乳香火硝細辛甘松川芎降眞香等分爲末不論有病無病凡羊兩鼻中用竹筒各吹一

遍

治羊兒風用艾在頭中旋內灸五六壯卽愈

治羊漏蹄方羖羊脂煎熟去渣取鐵箭一個燒大熱將羊脂油塗箭頭烙患上勿令見水治之不愈者挑出蹄甲內毛蟲兩個再烙卽愈

一羊肉食忌　天行熱病人新愈勿食羊　獨角者勿食食之生癰　不可用銅鍋煑肉能損人　又不可同蕎麵豆醬食食之發痼疾

論雞

雞類甚多稱名亦異雞者稽也能稽時也大者曰蜀小者曰荆初生曰雛一名鷇今處處人家畜養五方所產大小形色各殊朝鮮一種長尾雞尾長三四尺遼陽一種食雞一種角雞味俱肥美南越一種長鳴鷄晝夜啼叫南海一種石鷄潮至卽鳴蜀中一種鶤鷄楚中一種傖鷄並高三四尺江南一種矮鷄脚高二寸許江西一種太和鷄按時而鳴我秦中一種邊鷄一名鬭鷄脚高而形大重有十餘斤者不杷屋不暴園生卵甚稀欲供饘者多養之又有一種柴鷄形小而身輕重一二斤能飛善暴園生卵甚多欲生卵者多養之鷄在卦屬巽在星應昴無外腎而虧小腸膀胱所以便而不溺凡鷄有五色者玄身白首者大指者四距者死而足不伸者並不可食食之傷人食抱卵母鷄令人作癰小兒五歲以下者不可食鷄肉食之多生寸白蟲成積有風病之人不可食能動風也此皆不可不知

抱鷄雛法

抱母鷄一隻（母鷄須用數年者抱之方工新鷄不堪伏卵數起者不任為抱食卵者易之或常常餧之）大者可覆二十二卵小者可覆十八卵（卵須用雌雄相配而生者方能出雛）窠忌近打鼓紡車砧杵脚踏羅舂搗及振動有聲之處（卵被震蕩雛多不成）形窠不宜低低則恐有蟲害母鷄伏四五日令起與之食飲（久不起者饑羸身冷難伏無熱氣卵難出且往往有餓死者）伏至二十一日而雛出（亦視乎涼暖暖則生速涼則生遲）雛出之時不可用手剝取須聽其自出（若用手剝殼則形未定而多死）既出之後飼以小米乾飯一頓（若飼以濕飯則臍膿多死）次後飼以小米飲以溫水候五七日方可下窠任食無妨一歲可抱數次晚抱者形小而多骨生卵欲廣雛而取利者後有火抱之法

火抱法

抱時用密室一間內分左右盤二大匝匝上周圍泥小牆裏面鑲稻草或麥菅編子一匝匝上鋪搗爛軟麥菅一層厚三五寸將匝用糞煨至溫不可熱（熱則卵壞矣若夏至熱之時不用煨匝只用熱熅糠煖亦自能生）將雌雄配過所生之卵或鷄或鴨蛋須得一千或五六百方可少則易冷難成先將稻糠皮或粗穀糠（若鴨

（蛋用乾牛糞爲末焙温暖他更勝於糠乃物性相宜）（鍋內烘熱不可大熱只用温熱）先鋪於右邊糠上一層厚二三寸次將卵密密排一層又鋪熱糠三四寸又鋪卵一層如此相間或入千一萬皆可鋪畢上再用熱糠厚蓋一層糠上再厚覆稻草或麥菅一層時常以手探試不可令內熱亦不可令內寒常要裏面温温有和氣方好或二三日覺上面及中閒有涼意如前法復倒於左邊匟上將上面要倒在下面二三日之閒如覺又涼復倒於右邊匟上如此六七遍是雛成形之時大約鷄在二十一日鴨在二十八日將卵或放羅底上或放温水內試之見卵自動搖不定者是雛將出之時也分於兩匟之上

温養如上法俟雛有一二出者將卵用熱糠單排温室中（此時室中宜放炭火令其温暖）不過一半日之間皆可出矣（火搧莫巧只要人慇懃看）（守温和之氣不絕不惟出齊亦且速而無壞卵若乍寒乍熱不惟出之不齊卵亦多腐壞不成）出齊時（忌燒）（柳柴煙熏之則死）用小米蒸成乾飯不可粘了飼二三頓不可令出房外室中常須用火温暖不可使冷以致凍死新雛或置之匟上日飼以生小米飲以温水十餘日後置園中放之令其自食

園放之法

園闊六七丈或十餘丈上用葛條或葦子作繩或樹皮作繩在牆上斜綳如網樣以防鳥鳶將園中間順界短牆一道分爲兩院先將糜子磨麵或稌秫麵皆可煑成稀糊潑於右邊園內以散草覆之不過三四日便可生蟲驅雛食之又如上法潑於左邊俟右盡而驅左如此週而復始不過一兩月便可貨賣夜防貓鼠須收入密室温暖處及鷄大時或用苜蓿煑熟拌以麥麩或糜麵秫麵皆可或粟豆或農忙之月場邊掃積五穀草子皆可飼之中用長槽盛水令其便飲若生卵時在牆周圍離地尺餘鑿牆爲窠內鋪軟草令生卵其中日日收取周圍竪架令棲其上冬月宜棚下以避霜雪若遇大寒多凍瘦損不可不知園內糞宜掃擁田極肥上百合更妙內有善飛者剪去六翮（不可剪深）

（深則不旺只剪去六根長翎則不能飛矣）

又穀產鷄子法

欲供常食者將雄雞擇去另籠單飼羣雌令足其食料一鷄一次能生百卵只不能出雛食之亦能益人

又飼鷄易肥法

欲鷄易肥者以油和麵捻成指尖大小日與數枚食之又以小米蒸飯拌以硫黃細末四五分飼數日卽肥又將小麥水浸蒸熟飼之三七日卽肥

飼鷄不菢法（菢俗呼爲罩窠）

欲鷄不罩窠於下卵時食內加麻子餧之則常生卵不菢

若有抱而不起者冷水中猛淹之則迷其抱

治鷄病方

凡鷄有雜病者以眞麻油灌之立愈若有瘟疫者預用吳茱萸爲末以少許拌乾飯上餧之又以雄黃末拌餧飯之皆能不病若已病者以蒜瓣一粒餧之

論鴨

鴨類不繁只有家野之別近來有西洋一種洋鴨鷄頭鴨身善鬭其餘各處皆同但稱名則異一名舒鳧一名家鳧一名鵝鴨一名鶩鶩者木也鶩性質木而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故曲禮云庶人執匹匹者雙鶩也匹夫卑末故廣

雅謂鴨爲鵝鴨禽經云鴨鳴呷呷其名自呼故謂之鴨格物論云鴨雄者綠頭文翅雌者黃斑色有純黑純白又有白而烏骨者藥食更佳鴨皆雄瘖雌鳴重陽後乃肥腯味美清明後生卵伏二十八日而雛生鴨乃水禽也治水病利小便最宜故水腫人多食之卵不宜炒食多食發冷氣小兒多食令足軟惟鹽醃食之益人生瘡毒者不可食食則冷惡肉突出

養鴨法

抱鴨雛與鷄同卵用五雌一雄者抱之能成原來是鴨抱鴨卵但窠須平地護持難窮故後人以鷄抱之最穩欲啟

雛取利者用前火抱法（用乾牛糞末俱勝他物）鴨雛出時頭一頓用粳米煮粥令飽食之名曰塡嗉（以後食物則無傷）然後以小米飯切苦菜蔓菁苜蓿飼之飲以清水濁則易之不易恐泥濁塞鼻則死一二十日之後靡不食矣於初出下窠時看尾尖下有硬毛一根須拔去不然則自刺而死至於草菜魚蟲青泥皆食之雛出窠之時便可驅入水中少刻宜驅出（鴨雖水禽不得水則死但雛臍未合在水中久冷亦死）夜收於溫暖處下厚鋪軟草（恐臍冷則多死）

飼鴨與鷄同用粟豆飼鴨其利有限不若細剉苜蓿煮熟拌糠麩飼之價省功速亦善法也

相鴨生卵法

鴨頭欲小口上齕有小珠滿五者生卵多滿三者生卵少擇其多者養之

又穀生卵法

純飼雌鴨無令雄鴨入內足其食料常令肥飽一次便生百卵

卵不遺失法

鴨喜浪生每常遊走生卵遺失在外每至生卵之時按每日所生之候驅至園內多用軟草就地作窠先將白木刻成鴨卵形每窠中各置一枚以誑之鴨遂上窠無疑矣

養素園序

園圃之制昉自上古帝王以之養聖聰而同民樂富貴家以之識稼穡而爲遊息之所文人學士以之暢達襟懷煥發神采高人逸哲以之作助道之資託爲隱處農家以之樹桑麻布果蔬爲衣帛之藪且逍遙其中故稱田園之樂古者人皆有園以爲樂利之本奈我秦中久廢其制士失爲學之資農乏日用之需予嘗閱太史公治生論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也）牛蹄角千（一百六十七頭也）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也）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河濟之閒千樹梨陳夏千樹漆齊魯千樹桑渭川千畝竹及千鍾之田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言耕桑樹畜布置得法歲獲大利白衣無爵祿之位而有封邑之入故稱素封園林之益載諸史册昭然可考後人何得棄而不復哉試觀古之賢哲隱君子皆藉園田以爲養素之資所以成其高若從事岐途則物欲擾雜機械縈心烏能涵育天和求志樂道爲潔身立德之士乎是以曾子有三省園（曾子居魯食力養志躬耕親桑常耘瓜蒔蔬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君即不我驕烏得無畏乎自是甘貧樂道力食以養親每飯必有酒肉然日三省其身於聖人之道每事精察力行以求至乎其極故孔門一貫之傳惟曾子獨得其要養親明道皆藉此園之力也）顏子有屢空園（孔子謂顏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爲娛所學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終身無患難不亦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也若回者其至矣乎觀顏子開口先道田園二事足知田園乃養道之本也顏子得保全聖德育養天和已臻聖人之域者皆藉屢空園之力也）邵子有安樂園（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遊歷四方定居於洛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皆制園自娛雅敬堯夫恆相從遊爲市園宅自名其園曰安樂園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曰安樂先生與其子親耕躬桑種蔬蒔藥食力自養四十年來未嘗皺眉嘗讀書至夜深命子煮菜蔔芥辛食之甘美歎曰味含土膏甚可人口膏粱者豈能知此味也遂有菜蔔生兒芥生孫之句嘗作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分明寫出浩然之氣天然之趣嘉祐熙寧中屢詔稱疾不之官智慮絶人遇事能前知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觀其所學至誠之道也惟賴安樂園修養之力也）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閑居賣蔬德操之採桑飼蠶（昔司馬德操採桑龐士元見而問之曰大丈夫生於斯世當懷金衣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作蠶婦之事哉德操曰居吾語汝子適知捷徑之速而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出則肥馬侍妾數十然後爲奇此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息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某生處邊陲寡見大義若不叩洪鐘伐雷鼓則不知其音響也）林逋之計日樹梅（林公樂道獨善終世不娶嘗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植梅三百六十計一梅所出約足一日之用隨梅子所收之豐歉以爲自養之厚薄終身坦然自得略無營求世利之意）皆取自然之衣食作養德之實具超然物表淡然象外養素之道誠無有加於此者他如韓康之鬻藥老萊

之織屨君平之賣卜常常交易日日營物以之養素豈能純白乃衷何如園圃之事得之分內無欲自足蓋其制田少而易辦功倍而業精古云務廣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甽伊尹作區田負水澆稼盡力盡法不務於多人得豐衣足食先世成效難以盡述予感慕興起實踐其事自制一園名曰養素用田十餘畝依法培植比之常田歲利十倍數十年之後歲利百倍不惟資身樂亦在其中矣外周以桑課之以蠶利內樹雜果滋殖無窮中造水車灌溉蔬藥井養不窮少布花石點染園林景色幽然後造大窖冬暖夏涼上構一亭四時登眺前接長廈旁開大牖內積詩書圖史以廣博覽每集良朋嘉友暢敘幽懷使令有童子奔走經理有園丁效力至於繁蔭綺綉堪爲樂賞春花秋實亦可娛目一草一木物物會我天機一飲一食在在安吾素位得性情之本樂貧生之正務雖有瀛洲閬苑莫之易也予已早獲其益不欲自私謹列園制於左以公同志凡我寒素之士各制一園不過一夫之力可以代百畝之耕不惟衣食有賴亦可教授生徒爲儲學育才之一藉鄙意原欲謀養助學非徒悅目賞心但有春花而無秋實近於浮僞者皆闕而不錄其叮嚀周至無非出息之物每事直指不尙浮詞覽者無或嗤焉

園制

負郭之間得田十餘畝若去城市稍遠者更益其數田多者可作素封（負郭之間易於得糞果蔬便於發賣而且價高故園田不待多若離城市遠者糞不可多得果蔬之價又賤故田不可少若田更廣能樹千株桑果者即爲素封可享利如千戶侯矣若水深不便灌溉蔬菜者多植桑果夏則積水擔澆冬則掃雪擁根亦能大茂成林）田少者繚以垣牆（務使西北之牆高以遮蔽西北之風）園大者培植柘牆（其種法詳種柘門中行之寬窄樹之稀稠科壠之法與枳牆同南方汝潁間桑園有大十餘畝者縱橫成行整齊可觀行間蓋種雜豆肥壯異常而周圍種柘編爲籬牆以荊爲門司園者守之名爲柘牆蓋柘身有刺盜採不易而一切牲畜不得入內既爲桑障又益春蠶且易生倍於桑惜乎北人不知樹之）或棘牆（須十畝以上或二十畝者周圍耕作三壠相去各二尺五寸入九月酸棗熟時用背籠一個以木杖將酸棗枝入背籠內用杖一振則棗自落入背籠中收來種於壠中須稠次年春生苗秋高二尺許掘出惡者只留身端茂盛者每八寸一根務要勻停但直行貴如矢橫須相錯以斜視成行爲佳若二根正對便勸稀疏至明年春用利刀科去近地旁枝但須留距不可削之太平便傷其身不然逢大寒即枯此科樹常法不特酸棗爲然也科訖即編爲笆籬內外以夾幹夾之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又至明年春更科去旁枝又編又夾可高六七尺欲再高者亦任人意如此聯爲一片即砍賊數根亦仍如故玄扈先生贊曰匪直奸人慚笑而返狐狼亦息望而迴行人見者莫不嗟嘆不覺紅日西移遂忘前途尚遠盤桓瞻矚久而不能去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俟二年之後秋月酸棗熟時收如前法堆聚一處以柔草覆之窨數日遂爛春去爛皮晒乾將炕燒太熱鋪酸棗炕上極乾以薄石磨子播破以數升置水缸中棗仁大半浮於水面殼沉缸底以笊籬撈取棗仁再揚再撈以取盡爲度晾乾收藏如已編笆不能以背籠收取當以長棍揭下掃而取之十畝周圍每歲可得棗仁石餘能值銀十餘兩足一歲僱覓園夫之費並田之正賦況棘牆又能遮霜花果以棘圍之更茂）或枳牆（秦俗呼爲榜子種植法科法編法夾法俱與棘牆相同九月間取熟者剖開取子種之三壠相去各二尺每根相去一尺五寸旋科

（蔽編尋常不科編者甚繁亂且近地人能識法鑲過不然或砍去數株便無遮蔽其結實亦可作藥品於枳子大如指頭時劈成兩半曬乾爲枳實稍大切兩半曬乾爲枳殼每斤亦可值錢數分秋後黃熟以兩板壓去其子晾去水氣以砂糖厚拌捺缸中數月食之亦能利氣消痰如無砂糖可用蜂蜜）中設總門上起門樓外懸園名扁額（任意起名不必拘定）門樓內作園夫夜間瞭望之所以防小人盜竊蔬果葬後棘牆中間向南造連三大窨（甎石甃成者固好但貧者力不能爲只造土窨尋常以土墼壘成者不能堅久不若純以土泥築之方成一塊自無傾圮破裂之患其法先以濕土築成四道土墩南北長三丈先築一尺高或尺餘極堅實曬二三日不漏不乾再築一層仍曬數日再築層層須極其堅實至八尺高方命匠人編成卷子以椽順鋪於四道土墩上以硬泥填厚尺許曬次日踩實又曬又踩至將乾再如此築之至與墻平遍填硬泥築之徐徐築至四五尺厚方任動工以後如有雨須苫蓋之無力作亭者頂作鐵背形雨亦不能深入中窨闊九尺兩旁窨各闊八尺中窨近後東西各開一門以通左右二窨二窨口各安大揭窗窗下盤大炕窨口外接蓋小矮椽廈房前面布置冬月花草菜蔬俱要有出息之物下雪時撐起揭窗窗上擁爐賞雪亦作冬時消遣中窨下陳列詩書文具造此窨貴在二三月九十月方能冬暖夏涼若在五六月造者夏雖涼而冬則冷）上構一亭窨前接蓋廈房三間門前作甬路兩旁置四時花木（俱要有出息）前堆假山山下造蓮池池前造臺級一方有力者構四明講亭一所無力者培植葡萄架一所下設瓦坐石桌或甎桌亦可（此處焚香啜茗月夜會談）左右兩旁多結草廬有力者瓦房更勝以爲廚竈茶司之所中造水車以備灌溉多收糞壤以爲膏腴之本（多取牛馬猪羊人糞務要合土罨過造成熟糞油渣更好上油渣時不可擁著樹菜根不然則爛傷如菜地須上底糞菜出一二三寸高須上浮糞如桑果之類上糞須在冬月或正二月盡三四月間嫩根發生糞氣能傷不如澆肥一次可旺數年澆肥者將煑肉湯帶油氣晾冷澆之也園以積糞爲首務諺曰積糞如積金不可有怠）僱覓園夫經理桑果蔬菜（須要愿朴實之人或合夥亦可勿惜人工之費總在主人運籌之妙用得其法糞精而出產亦廣所得自借於所費利即在其中矣）覓一童子以給手下使令（焚香煮茗割菜種韭之類）牆內樹桑一周以收蠶利（相去五尺一株一周可樹一二百株科如傘樣或再種地桑一畝一歲可收絲二十斤能給一歲之衣樹桑法已見前）中可植梨樹三四十株（秦地甚宜梨通省皆有其栽法接法與桑無異梨乃百果之宗古云園植千樹梨與千戶侯等而種類甚多有一種大梨形大而味美但不能久放有一種小梨味木而實繁日久不壞能放至次年三四月二梨間植可也三年之後便可開花頭一次開花盡行打落以後結果不歇四五年便可獲利每株能賣錢一二百文十數年後每株可賣錢千文二十年之後每株可賣錢七八千文至於年久樹老有每株得錢萬餘者不可心急任任有十五六年後方能結果大繁但易生蠹看樹身上有斑痕蠹孔用壯鐵絲追取之或灌以百部濃汁或灌桐油若樹老皮粗厚者冬月用鐮刮去外面粗皮勿傷裏肉若樹茂而不結者於元日五更以斧背亂砍斑點則子繁而不落謂之嫁果又十二月晦日以石塊安樹丫中亦結又有雄樹不結者將身鑿方寸孔以雌木填之令實即結元日五更並清明五更用大火把照樹下則不生蟲災又法將不結實的樹旁掘一阬深尺餘尋見正中主根鑿去謂之騸樹留周圍亂根勿動仍用土堅築如故則結實遂肥大有十分不結實者掘去可也若衆雌中留一雄樹更妙諺云羣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取陰陽相感之義此果最美諸蟲飛鳥皆會臨熟時常常看守用彈弓鳥鎗打死飛鳥挂在樹上則羣鳥不敢來又有金巴牛攻梨數十攢聚一窠先將地下掘一小阬用接長柄鉗子夾取梨蒂輕輕勿使蟲知即置阬內急以土填之處暑以後便可摘賣先摘二三同蒂者只留一枚若高枝遠揚手摘不便者用長竹竿一根稍頭劈成杈闊一二寸中間橫安刃片如推剗狀縛緊下接一鐵圈麻絡認定一梨蒂一推則梨自墜於麻絡內欲久貯者輕輕摘下堆聚一處以草覆之數日出汗勿打動動則爛俟至水乾變黃色方有香氣若不會亦不能香須在秋社後摘取經霜者可久貯法用麥糠或穀糠與梨層層相間至五六日一倒揀有斑損者隨即貨賣如用白萊菔皮包裹能藏至次年四

五月又植櫇果檳子二三十株（櫇果樹接用白果樹接檳子用海棠樹接二果皆北果也秦中處處皆成但不可另栽一處必須與梨樹相間栽之以防日後蟲蛀樹死及雖不結實者於樹大時自顯地窄可掘去懸者數年之後便可獲利樹大時一株能賣錢七八千文欲久放者須在八九月間輕輕摘下勿致撞損於屋下掘作深陰阬內作小窖鋪軟草置櫇果檳子於其上不須覆蓋至過年二三月亦能不壞以上二果花開甚早須防春霜一預於九十月間將樹上落下葉子或稍柴爛草皆可收積一處次年花將開時如有雨後値西北風可知次早必然有霜夜深時將年前所積樹葉堆聚果樹之下上風頭更多堆五更時放火以煙火之氣熏之如寒甚再續火一把命園夫遶林蹤之待天明而後止連防一二夜則免霜害桃李諸果皆如此法）

植葡萄十數架（樹未成蔭隙中先種葡萄十數架二年之後便可獲利十年以後成樹蔭時葡萄已老可掘去矣種須用土爾番白葡萄味甚甘美能得重價但經雨則爛須於將雨時以蘆蓆苫之次以山西漫朵墨葡萄經雨不爛二者可兼種之盤時須在九十月間用當年大條盤入地中外少露其稍冬月用柴草蓋之勿致凍損俟驚蟄後揭去柴草時常澆之卽活年年冬月落架用土埋合春月上架卽旺不然冬月凍損便不結子矣用架引蔓易長若無架則不長三四月葉旺時恐葉厚不通風日以致結子甚少卽多結亦多壞爛須將厚葉摘去幾分以通天氣七八月熟時隨摘隨賣欲久收者俟霜下時將地下掘一阬深三尺闊二尺長一丈用新斫來柳棍大如鍾口截長四尺周身用大鑽左右鑽成孔竅將葡萄蔕用刀削圓插入孔中橫懸地阬覆以草上蓋以土俟年終或正月遂賣鮮葡萄可得重價欲作乾葡萄者用窰室一間內作層架將葡萄懸至屋頂盤下作地爐以藍炭火熏之數十日以乾爲度收藏可久）

栽石榴數株（此果無風蟲之災十栽九成但用者甚少不必多植惟擇大軟子並白玉子者方佳盤須在九十月之間最易生活次年以葦遮蔽烈日處暑後去之甚害水澆且日中澆之易旺不結實者用斧將了中劈破次年卽結）

閒種紅果白果之類（恐梨櫇葡萄不收之年用此等常果以補歲計）

須種韭一二百畦（二月下旬種子六月分栽其畦須深每歲可翦三四次最忌日中每翦遍一次卽上澆一層至正月掃除畦中陳葉以鐵杷耬起地皮如乾卽每一水再加熟糞又入九月間將老韭根掘出擘去老根每五六枝栽爲一攏深二三寸次年可用壅糞韭黃之法園夫皆知無容復贅）

至百合三四分（真百合其葉短而闊微似竹葉白花四垂根似蓮花其中只一心者百合也葉細花紅者山丹也花紅黃而四垂上有黑斑點其子先結在枝間者卷丹也其根似百合而中有數心非如百合止一心也秋分時先將地耕一遍加雞糞甚妙或豬糞亦可再耕極熟耬成畦之闊二尺深七八寸順畦兩邊耬下小渠兩道深二三寸用大百合一個將瓣子零取下相去四寸一瓣種小渠內埋實再上糞一層過年三月發芽苗漸生又次年便可開花清香可食九十月其根可用予初疑瓣子無心不能生芽及苗出時掘視之生小百合大抵生意與山藥同每分可出數十斤藥品蔬菜皆須之此物始終不喜澆灌澆則敗如遇甚旱只於行間正中耬一小渠徐徐令水漸漬不可直澆其根）

山藥四五分（春分時治地種法與百合同冬月掘出山藥將根上蘆頭折取五七寸長埋阬內次年栽時取出魚鱗相次臥種畦內如無蘆頭卽將山藥折二三寸長臥栽畦內埋實上糞一二寸厚十日以後便可澆灌個個可活且每截只出一苗三月蔓生畦中插樹稍一行以引蔓上出自然易長若無枝引蔓則山藥不成入九月葉間生子如豆大煑粥食之或蜜蒸最佳甚益人亦可作一種當年苗生次年移栽卽可成大山藥掘法從畦中間剝一長渠深二三尺剝取其根不難矣乘時澆鋤上糞其長甚速）

春種豇豆刀豆瓜茄秋種蔓菜（種蔓菜須七月下旬未種之時三浸三晒將種之時晝浸夜攤於地上俟芽生將地用肥糞上厚耕治甚熟耬成畦子將子撒於畦內勿用土蓋只用水一澆自然生根時常灌溉勿使地乾常常鋤之冬月可食若入月種者則遲而不長冬月不得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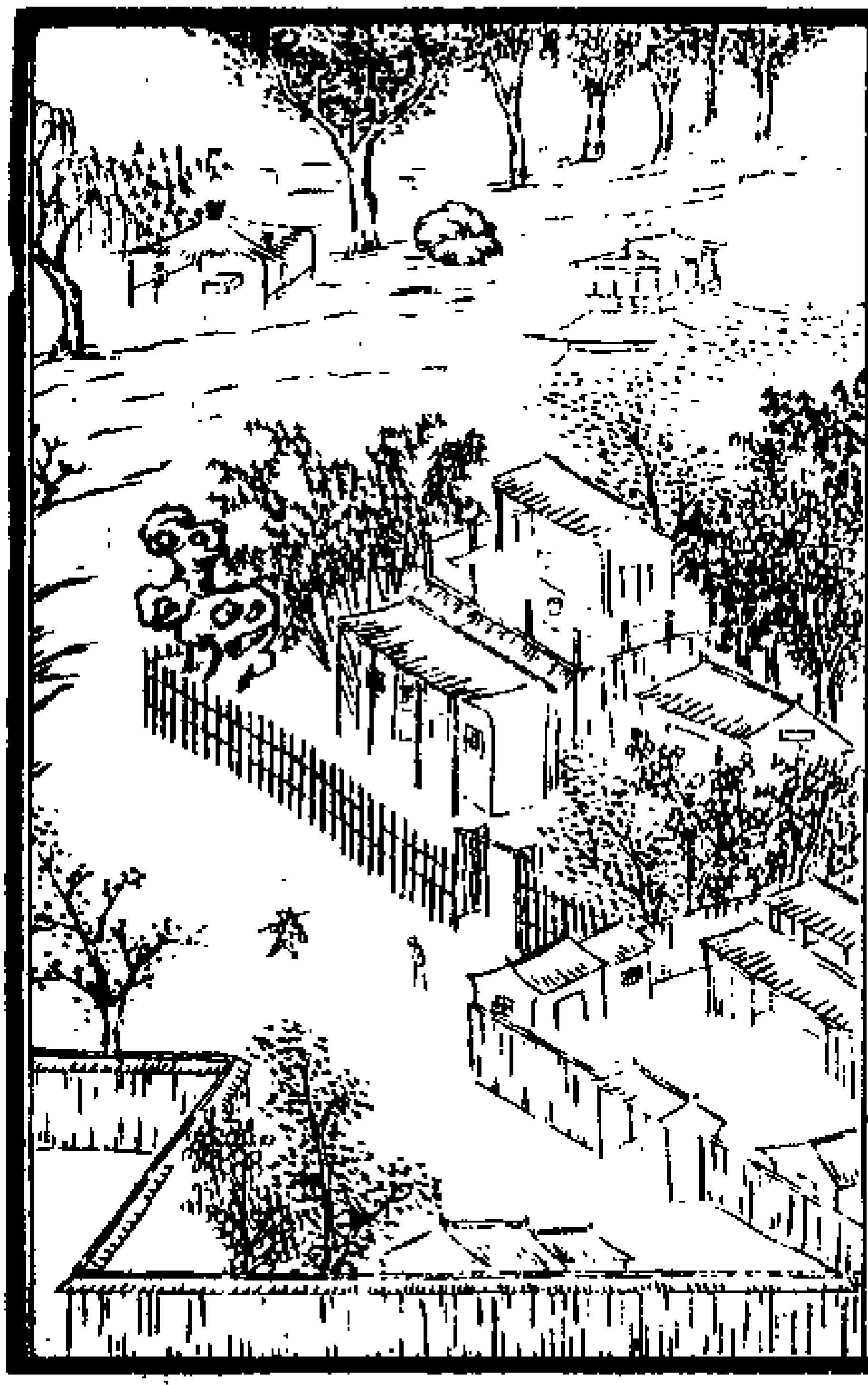
麥葱萵筍蒝荽萊蔔白菜（種白菜須在中伏要託人在安肅帶來者爲眞京白菜子六月將地用肥糞上厚耕六七次耬作深畦種之苗長三四寸再上油渣一遍卽用水澆過數日之間再上豬糞一遍澆一次耡一次至九月能長一二十斤如生蟲用灰撒之今西安一帶所賣菜子俱非安肅眞種是逵河一帶所出者名娃老漢頭類京白菜但有絲且草氣其重亦不過三五斤此余所親手經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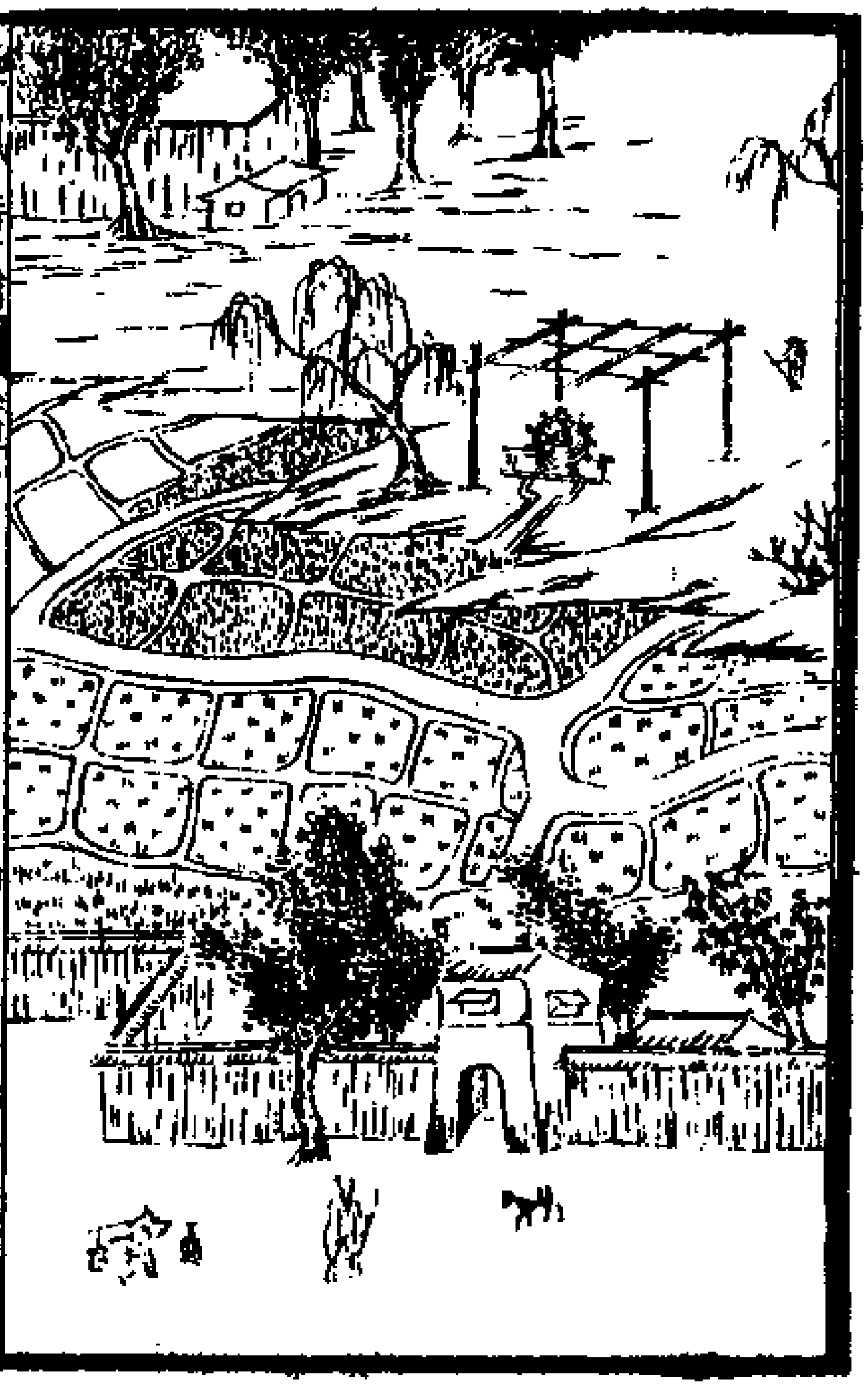
如有河水種蓮畝餘（藕花子藥皆可貨賣如無河水用輒水磨之砌小池丈許內實淤泥一二尺正月用水車戽水浸之俟春分前去水將淤泥耬成渠子揀取大藕三節無損者臥於渠內頭向南芽朝上用豬毛蓋一層）

（上再蓋淤泥五六寸七日勿下水七日之後用水車戽水浸漬勿令水乾當年花開甚茂常上猪毛油渣更旺無藕處八九月收取蓮子堅黑者於瓦上磨其大頭令薄春月置水泥中令薄頭向上易於生芽次年方能開花方丈之池雖不能取利然一以增助園林之景一以實根花葉皆不可缺少之物也）如地多者更可蒔藥春種草決明青箱子胡蘆巴紫蘇牽牛之類秋種益母荊芥（耕地甚熟耩成畦子入月將荊芥子撒於畦內輕輕微撥不可深埋深則不得出又子須用新者陳亦不出次年五六月間候穗生方可收晒乾賣之尋常每分可賣錢數百如逢缺時可賣數兩）白芷（每畝用子二升須新者若隔年則不出宜下濕油沙地八月間將地一耕二三次上糞一層候寒露後將子以溫水浸濕灰拌之一夜次日將地耕平浮撒蘸之深則難出過年二月手薅草一遍三月上糞耡之相去七八寸一苗秋社後剜其葉掘出根去蘆頭切寸許攤場中曬入分乾收貯置樓版上更好每畝地肥者可得四百斤留數十苗勿掘次年七月開花結子秋社後黃色折來曬乾收入葫蘆內）又於僻處作一小圈歲飼猪一二口（園中所棄菜根菜葉壞瓜老茄或生餧或以水會缸中每年可餧一二口肥猪一歲肉食不用錢買矣其飼法見上畜牧門）以上諸物皆秦中之所生者至風土之異燥濕之宜方所之用在智者斟酌而損益之卽如黃壤宜桃（桃以連核種者爲上不惟長遠榮旺而且早實肥大不失原味種時揀桃中熟肥大圓滿甘美者數百枚蘸以糞汁免人竊食治畦種之相去七八寸埋一枚上用糞蓋次年春月苗生數日一澆常上熟糞及至冬月長高五六尺再上糞四五寸又至次年春發更旺時常澆灌及至冬月長高七八尺遂可移栽縱橫成行相去二丈餘行間宜種雜豆諸瓜勿種麥穀使桃不旺常鋤草淨冬月亦宜上糞旱則澆之惟結果時不可多澆三年後便可開花結果如用核澆成果味不佳者俱用美枝接過更大更美接如接桑法或根接或劙接皆可活冬月斫去梢枝則氣脈上達而旺至於花開時須防春霜燎薰同梨花）磽田宜李（李可根分亦可連果種如種桃法一法將李根掘來不拘大小截長二三寸畦種皆活糞澆如糞桃法三年可移栽亦可接接過更美亦可接桃桃亦可接李名曰李光桃更佳此果摘

下食之最美若放二三日香味皆失至於修治防霜法同桃樹）白墳宜麻（俗謂線麻古人作布皆績麻爲之其衣被之功惟亞於絲今秦人盡蓄之麻種以韓城爲上其餘皆油麻子不甚爲種地須肥熟每畝先上底糞五六車後耕五七次清明後得雨卽種無雨則澆過候土散耕之以耮擺種一畦一耮種後未出遇雨急宜用把輕摟一遍使地鬆活易出不過三四日苗便生須防麻雀啄食每日看逐待三五日葉生則不畏矣候苗高三寸用手拔撥相去三寸一苗候長一尺五六寸每畝再上油渣入九十斤先用長木刀削去枝葉斫來細把如箕碗大不可停留卽入淨甕池內設法壓定然後放水勿令浮起以淹過數寸爲度不過一二日晚泛小水泡漸漸泡密及至麻熟泡漸減少若在伏天不過三日若七月內須延至五六日總要不時照看以手試剝其節皮如利骨節取出去大頭細繩留上稍細繩撒曬濕地日曬夜露總要晴明無風不時撥曬候盡乾收房內閒時剝之）沙土宜棉之類（木棉始自海南諸國至宋末始入江南今則遍及宇內不蠶而棉不麻而布衣被天下其益大哉惜秦地多不宜藝之少成惟在沙土下濕亦能有收其法先將地深耕四五次精治土細候穀雨前後天氣溫和得雨便種種時先取中熟青白好棉子置滾水缸內急翻轉數次卽投以冷水攪令溫和如有浮起輕秕不實棉子務要撈淨只取沉底好子漉出以柴灰揉拌灌田畦種旱田漫種每畝約種淨棉子六七升待苗出三十日後方可鋤初鋤只去草並稠簇次鋤則稍密以備死傷三鋤則定苗一宜疎不宜密大約地薄者每苗相去七八寸地肥者相去一尺五六寸更有甚肥者相去二尺五六寸斷不可以兩苗相並並則直起而無旁枝中下無棉桃種不宜晚晚則秋寒棉桃不開亦不可早早則棉桃不成打尖時須在伏中晴日巳午時掐去中天心及旁枝長大者若值雨暗打尖則灌聳而多空幹若旱則宜肥不然久旱得雨則棉桃脫落種棉花大法總要地肥稀種稠則有四害苗長不作蓓蕾花開不結棉桃一也花開結子雨後鬱蒸一時脫落二也根淺近不耐風旱三也生蟲暗蛀四也今人往往於肥田密種苗長四五尺枝冗葉破花子脫落棉桃蟲蛀皆責之地肥之弊而不知其是稠之弊也若地肥稀種則四面通透風日根株自實花收倍常不可不知又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蕪秕者種子不實密者留苗太稠瘠者上糞不多蕪者鋤除不數除須七八遍苗高七八寸再上糞一層自然桃大子堅花多絨長故先儒有匯花四言真訣人能

（遵依未有不成之理訣曰精揀核時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此至言也）若天道大旱改菜畦而種麥穀所收更倍尋常相其宜而消息之皆可資身助道矣





豳風廣義卷之下終

跋

右豳風廣義三卷興平楊雙山先生著其時已由當道刊行於世閻文介相國因其推行未廣甚珍惜之以授葉冠卿中丞中丞敘而重刊俾廣流傳凡以利吾秦也書綜諸家論說證以一己經歷節短取長精益求精凡育蠶之法樹桑之要抒種置具繅絲織紝諸事以及園林畜牧有關於民家生計者罔不考驗精詳繪圖立說盡力提倡其原文與凡例中又將蠶桑之興廢利害條分而縷析之均能切中時弊可謂苦口婆心啓迪後人者矣爰檢是編另行付梓以廣雙山之傳亦以繼閻葉二公之志願我秦人熟讀深思急起直追勿僅爲終歲之勤而昧十年之計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渭南武樹善

毛詩古義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四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毛詩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王伯厚云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棟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

首案其文云康王晏起與魯詩同淚思古道又同韓詩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爲事不經見非也經典序錄云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此傳及行葦傳蓋用其師說王伯厚曰毛傳以平平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孫堅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後儒以爲毛萇作詩傳非也）

肅肅兔罝椓于中逵韓詩作中馗薛君曰馗中設九交之道也案說文馗正字也逵或字也當从韓詩（玉篇馗古文作𩠐）釋草云中馗菌釋文云郭音仇舍人本

作中鳩是馗有鳩聲與仇協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案韓詩外傳息作思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息作諰說文云諰思之意从言从思禮記多古文或思息通也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說文于羕字下引詩云江之羕矣韓詩同尒疋云羕長也郭璞云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齊侯鎛鐘云士女考壽萬年羕保其身又子子孫孫羕保用亯是羕乃古永字韓詩从古文故作羕說文永部別載羕字未之攷也）

采蘩云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云𡖋夜在公郎夙字說文曰𡖋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義雲章及古鐘鼎文皆作𡖋徐鉉曰令俗作夙譌（春秋有季孫夙左傳作宿从古文）

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云湘亨也正義云尒疋無文傳以當時驗之案漢書郊祀志云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小顏云鬺亨煮而祀也韓詩采蘋曰于以鬺之唯錡及釜湘訓亨無攷當从韓詩作鬺廣雅云鬺飪也音傷

白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戰國策曰錦繡千純高誘曰純音屯束也左氏傳云執孫蒯于純留漢書作屯留是古文皆以純爲屯（古文純作屯見虢姜敦）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案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云算數也與毛訓同（漢書車丞相贊云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古選與撰通周禮大司馬云撰車徒鄭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

日月云報我不述傳云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棣案術古文述薛夫子訓爲法非也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鄭氏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云畿門內也案呂覽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士冠禮注云闑門橜也闑閫也古文闑爲槷閫爲蹷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禮記云內言不出于閫蹷即橜也或蹷字之誤是蹷閫字通蹷即閫也）椉輦于宮中遊翔至于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

畿此不過蹷之謂畿與機古字通

旄丘云狐裘蒙戎蒙徐邈音武邦反春秋傳作尨茸故讀从之棣案蒙本與尨通管子五輔篇云敦懞純固義作敦尨荀子引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今詩蒙作尨小戎詩云蒙伐有苑箋云蒙尨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呂氏春秋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大毛公與呂氏同時葢皆有所受之也

赫如渥赭堯廟碑云赫如屋赭案易鼎九四曰其形渥鄭元本作剭音爲屋云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古形與刑通見漢碑）又傳氏易萃初六一渥爲笑（今易作握）鄭元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葢古文渥字或省文或屋字反从水旁（五帝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故諸儒訓詁各異也

北風云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曹大家注幽通賦引作徐葢三家之說也弟子職云志無虛邪亦讀如徐虛徐狐疑也

柏舟云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高誘注呂覽云特猶直也棟案直猶犆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犆爲特故韓詩作直義得通也穀梁傳曰犆言同時本亦作特玉藻注云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是犆與特同又讀爲直士相見禮曰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

特（義雲切韻特作犆）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玉篇引作冓云中夜之言也韓魯詩同廣雅曰冓夜也大元元攤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故下云言之醜也

不可讀也傳云讀抽也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籀籀讀也从竹㨨聲㨨卽古抽字（皆依說文爲說）棟案說文云籀讀書也又手部㨨或从抽大史公曰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紬亦讀抽也王莽傳云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與抽同（呂覽十月紀云涉血盩肝高誘曰盩古抽字）

象服是宜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案說文曰襐飾也史游急就篇云襐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襐盛飾也象本襐字古文省疏以爲象骨飾服失之

鶉之奔奔高誘注呂覽引作賁云色不純也左傳禮記皆作賁案漢有虎賁舊作奔古字通白駒詩云賁然來思傳云賁飾也鄭箋引周易賁卦以釋之徐邈音賁爲奔眞得古音矣今人以賁卦之賁及詩賁然來思皆音彼義反失之詳易攷（朱育集字奔作驞）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傳云虛漕虛管子大匡曰狄人
伐衞衞君出致于虛注云虛地名
于茷云素絲祝之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鄭氏攷工
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
地於楚高誘曰注屬又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劀殺
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
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
祝禮記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云祝或爲鑄
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

反未詳

考槃在澗韓詩澗作干棟案澗當作閒與寬諼協韻
閒與干古今字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
閒可也注云古文閒作干文選注五卷引韓詩云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庶姜孽孽釋文云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钀牛
遏反長貌呂覽云宋王築爲蘖臺高誘曰蘖當作
钀蘖與钀其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長貌也

芄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
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
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毛傳如汝濆愁如調飢
調朝也小星維參與昴（集韻引作昴）昴留也騶虞彼茁
者葭茁出也谷風亦以御冬御禦也葛屨摻摻女
手摻摻猶纖纖（說文作攕攕）宛丘子之湯兮湯蕩也東
山烝在桑野烝寘也破斧四國是皇皇匡也（齊詩作匡）
常棣烝也無戎烝填也蓼蕭爲龍爲光龍寵也（左傳
作寵）六月如輊如軒輊蟄也正月褒姒威之威滅也
（左傳作滅）小旻是用不集集就也（韓詩作就）小弁譬彼壞木

壞瘣也（說文作瘣）鴛鴦摧之秣之摧莝也文王陳錫哉
周哉載也（左傳國語作載）大明俔天之妹俔磬也（韓詩作磬）棫
樸追琢其章追彫也文王有聲遹求厥寧遹述也
（孫炎尒疋注云遹古述字）王后維翰翰幹也（同音寒）卷阿似先公
酋矣似嗣也蕩矦作矦祝作詛也崧高往近王舅
近已也烝民古訓是式古故也我儀圖之儀宜也
江漢矢其文德矢施也（禮記作弛與施同）閔予小子繼序
思不忘序緒也良耜畟畟良耜畟畟猶測測烈祖
鬷假無言鬷總也長發率履不越履禮也（韓詩作禮）如

此類不可悉舉皆音義相兼者芄蘭詩甲字韓詩本作狎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為狎古文省少以甲為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為非何也

清人云河上乎逍遥釋文曰逍本又作消遥本又作搖說文新附曰逍遥猶翱翔也徐公文曰詩只用消搖字此二字字林所加棟案後漢崔駰撰張平子碑已用逍遥字不始于呂諶也作經典中只合用消搖耳（近有傖父作字書名正字通謂莊子消搖游篆文已从辵其妄若此）

羔裘（字亦作求）云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王肅云舍受也棟案舍猶釋也管子小問曰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周頌載芟曰其耕澤澤尒疋作釋釋今亦讀為釋康成周禮注曰舍卽釋也又士冠禮注云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卽舍命也蓋古有是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列子云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舍皆讀為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為棖棟案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魯峻碑）是堂本與棖通故讀為棖非鄭之改字也

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棟案張有復古編云紟衣系也从糸今古作紟別作衿非又云裣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裣與襟通與衿異正義混衿襟為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裣得之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商頌箋曰

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為云也韓詩作魂案魂亦與云通中山經曰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魂魂猶云云也呂覽圜道篇曰雲氣西行云云然（云亦古文雲字）薛夫子訓魂為神失之（春秋正義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是魂與云通云動也易繫辭云動靜云為）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箋云鰥魚子也（古魂反）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今尒疋作鯤）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棟案說文鰥从魚罤省聲罤本昆弟字（古魂切）周人謂兄曰罤（尒疋

作鼻从弟爲罤从魚爲鮷與鯷同物同音非通用字也汗簡云古論語昆作鼻又云石經鮷作鼻

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下經云齊子愷悌尒疋云愷悌發也郭璞云發發行也）

河水清且漣猗釋文云漣力遷反案說文漣卽瀾或

字也音洛干切尒疋釋水正作瀾（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漣卽瀾字故一作瀾陸氏音連亦誤）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棟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卽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卽下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

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外傳國語云入宦於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嘯堂集古錄有臣敦卽其字作臣敦）貫當讀爲宦徐邀音官此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葢本尒疋而與宦義亦通婁壽以爲宦卽貫字恐未然也

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

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棟案鄭氏此說葢从魯詩（見士昏禮注）焦贛曰素衣朱襮衣素表朱也

見此粲者傳云三女爲粲案說文云三女爲妓妓美也从女奴省聲字林从女奴不省廣韻引此傳亦作𡜎（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詩云見此奴者俗用粲非）

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傳云噬逮也韓詩噬作逝云及也案尒疋釋言云遾逮也與毛傳合从辵不从口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逮通語也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朱子謂以車載犬休其無太恐非重人賤畜之義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獵獢寧得謂以副車載犬邪葢文似相連而意不屬耳

小戎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齊語及管子云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韋昭曰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棟謂韋氏所據乃司馬灋云六月詩所謂元戎也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其周之制與

無衣云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案說文釋絝也絝爲脛衣非褻衣也釋名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汗衣滋液故謂之澤毛說是也釋文不云鄭異字正義謂易傳爲釋非也

宛丘云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陸氏曰舊音他浪反棟案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皃也古文論語云君子坦蕩蕩鄭康成注云魯論作坦湯是古皆以湯爲蕩（古又以蕩爲湯地理志河內蕩陰縣小顏音湯）或音他郎反者非

穀旦于差王肅音嗟韓詩作嗟古嗟字或省文作差然此詩差字仍當从鄭音初佳反

可以棲遲嚴發碑云西遲衡門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从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後漢志注博物記云卭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詩云卭有旨苕防有鵲巢

胡爲乎株林毛氏傳云株林夏氏邑劉昭曰陳有株

邑葢朱襄之地

有蒲與荷正義曰如尒疋則夫渠之莖曰茄（見釋草）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尒疋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者者案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譜

檜王符潛夫論云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亾余案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亾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宋衷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

素冠云棘人欒欒兮傳云棘急也棟案棘古瘠字義雲章作瘠義雲切韻又作脨（見汗簡）字相似因誤爲棘呂覽任地曰肥者欲棘高誘曰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

東山云零雨其濛（王逸引作溕云盛皃）說文引作霝从雨㗊象零形石鼓庚文云霝雨奔流又鐘鼎文皆以霝爲令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則是皇讀爲匡尒疋皇匡皆訓爲正白虎通曰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又作主）

伐木許許傳云許許柹皃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从斤戶聲（許所古通字）尋詩意毛說爲長朱子詩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案邪許者舉木之聲非伐木也（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禮說曰所者削柹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者以伐木之柹與縮酒之茅）

天保云俾爾單厚傳云單信也或云單厚也箋云單

盡也棟案王符潛夫論引此詩本作亶故傳訓爲信鄭本作單故爲盡亶與單古今字（周頌云於緝熙單厥心單國語引作亶）

吉蠲爲饎釋文云蠲舊音圭案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

采薇云歲亦陽止又杕杜云日月陽止案董仲舒雨雹對云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鄭

采薇箋用董說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宜東晳補亾詩引作儀李善注云毛萇詩傳儀宜也倉頡篇曰宜得所也此與角弓如食宜饇文王宜鑒于殷皆當从韓詩禮記作儀訓爲宜尙書般庚曰若顚木之有甹蘖說文由作甹云古文作由木生條也是由訓爲生故序稱萬物之生徐鍇曰由本古文甹後人通用爲因由等字

爲龍爲光傳云龍寵也案龍讀爲寵昭十二年傳云

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焦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鳴鸞噰噰福祿來同是書傳皆讀龍爲寵王肅周易師之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訓爲寵今易作寵知龍爲古文寵故傳云龍寵也商頌長發曰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六月云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攷工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注云摯輖也輈人云軒摯之任淮南人閒云道者置之前而不⿱執車錯之後而不軒高誘曰⿱執車音志从車不从手（既夕禮云志矢一乘軒輖中鄭氏云輖⿱執車也是⿱執車又作⿱執車）

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棟案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芊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惡虫蔽狩婁壽曰蒐作斃獸若經文作搏獸鄭氏之箋不已贅乎（唐石經仍作搏獸）

旣伯旣禱說文引云旣禡旣禂云禱牲馬祭也周禮

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卽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甸祝又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詩云旣伯旣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棟案尙書無逸曰譸張爲幻馬融本作輈尒疋及詩又作侜（毛傳云侜侜張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宼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然則禂侜禱侏同字皆音

同

吉日庚午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棟案穆天子傳云天子命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此王者吉午酉之證也穆天子書出於晉代而奉說與之合當亦傳之先達者

鶴鳴于九臯韓詩章句曰九臯九折之澤楚辭章句澤曲曰臯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孫叔敖碑云收九罭之利婁壽曰本澤宇去水省非也罭即臯字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也（案文當云四下丰丰音工刀反从四丰聲漢時已誤丰爲羊故文淵辨之）

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案靈臺碑云與威繼絕騶氏竟銘云胋虜殄威詛楚文伐威我百姓皆以威爲滅

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案魯國有蕃縣應邵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旣夕云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案披从手皮聲（見說文）藩與蕃同故以披爲蕃聲之誤也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今文皮樹爲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白裒魯國記云陳逸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白裒晉人未識古音故有是說（古蕃繁皆音婆春秋傳有蓬罷音皮公羊作頗是皮亦有婆音）

家伯維宰案古今人表有太宰冢伯是家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豔妻煽方處（說文煽作傓）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中候擿雒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穎達云剡豔古今字以剡對姬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从魯詩爲厲王時事是也（下經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汲郡古文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于向鄭氏詩序箋云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毛公秦人必有所據未可盡非）

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徐邈

音噫韓詩云抑意也案意卽噫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大雅有抑篇外傳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

雨無正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云薰胥以痡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是其大甚（後漢書注）漢書敘傳云烏乎史遷薰胥已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从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籀曰韓詩淪作薰薰者相薰蒸

諫謂薰閽也春秋傳云以韓起爲閽薰與閽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虞翻本又作閽胡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荀爽本云厲動心注云互體有震震爲動古動勳字每相亂樂記讙以立動注云動或爲勳淳于長夏承碑云策薰著于王室劉向說苑曰太王有聖人之恩故事熏育）

小明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作就（見外傳）尚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案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詩杜元凱注云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不得於道衆無適從顧炎武云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棟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雨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顧又云古有以匪字作彼者襄廿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又荀子勸學詩云匪交匪紓天子所予今采菽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

小宛曰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曰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于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于猪肩芉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糈王逸郭璞皆音所莊子云鼓筴播精司馬彪曰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則當作數精非也此必稰字之誤王伯厚曰文選注作播稰故音所崔譔云鼓筴播精言賣卜說文曰窮財卜問曰貺从貝疋聲讀若所然則日者傳奪稰當作奪貺胥與疋同聲墨子曰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精者精鑿米也漢書五行傳云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說者以爲策者精米）

巧言曰譖始既涵傳云涵容也鄭音咸云涵同也韓詩作減減少也棟案古咸字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諸本咸或作減說文云涵水澤多也毛既訓涵爲容當从省文作函函本與咸通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云咸讀爲函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閎可械劒蘇林曰械音函容也毛音含訓爲容鄭音咸訓爲同義並得通薛君以爲減少之減失之

何人斯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熊氏經說云舍與車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定六年齊人弒其君荼（音舒）公芊作舍字音舒自古有之棟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大田云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俶戴爲熾留棟案詩俶

載字不作戴春秋戴國陸氏釋文作載石經作戴戴與載字本通緇衣詩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載州顏籀以爲誤而駁葢未知字之相通也（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去其螟螣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卽生螟蟘蟲食苗葉者（釋蟲云食葉蟘）吏乞貸則生蟘（吏乞貸者周書所謂奸吏濟貨也）詩曰去其螟蟘棄螣古文作螣見朱育集字與毛詩合唐公防碑作蟘孫叔敖碑作貸與說文略同呂覽五月紀曰百螣時起高誘曰螣讀

近殆兖州人謂蝗爲螣其音與說文說亦同

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矦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云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矦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又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矦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棟聞之尒疋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又云以蜃者謂之珧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

桑扈云兕觥其觩說文引云兕觵其斛从角丩云角皃良耜云有捄其角箋云捄角皃穀梁傳云展斛角而知陽范甯云斛球球然角皃則觩與捄皆當作斛周伯琦六書正譌云斛从角丩聲俗作觩非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王逸楚辭章句引云樂酒今昔云昔夜也昔夕古字通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崔譔莊子注云昔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注云昔昔夜夜也）

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曰白頭皃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案尒疋釋詁曰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鱻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雨部云䨮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旋沈約子）

漸漸之石云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案昭七年左傳云隸臣僚服虔解誼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尞勞古音同故潦水亦作澇水師古注上林賦潦音牢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僚與遼皆從尞聲知古字通也

文王云於昭于天正義曰尚書注云（鄭注尚書）於者嗚聲則於嗚古今字案說文及義雲章古烏字皆作於烏本嗚呼字古文春秋傳皆然於於字相似因譌爲之

大明云俔天之妹傳云俔磬也說文曰俔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傳不訓爲譬而云磬者葢讀俔爲磬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說文引此詩會作旝春秋傳云

旝動而鼓杜元凱以旝爲旃故馬融廣成頌曰旃旝森其如林

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小疋出車云旂旐央央傳云央央鮮明也棟案漢有鮮明騎見魯峻石壁殘畫又朱浮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皆見隸續）司馬彪輿服志云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史記褚少孫撰任安傳云小史上書言任安受太子節發兵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云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此與皇矣箋以畔援爲跋扈（畔援亦作畔換敘傳云項氏畔換注云猶言跋扈）皆當時之語（跋扈將軍見漢人所撰梁冀別傳范氏作漢史采入傳中）

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甲朝者一朝也古皆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書曰壹戎殷言役不再籍也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高誘曰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

紂故曰一日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朝也後人泥于訓詁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公之意

古公亶父古公者故公也說文云古故也穀梁傳云踰年不卽位是有故公也猶言先王先公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

周原膴膴此名國之始也汲郡古文云武丁元年邠遷于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高誘呂覽注云岐山

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

乃慰乃止傳云慰安案方言也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是慰與止同義

皇矣云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李巡尒疋注云以當死害生曰菑棟案菑者側立之象木死不臥以根著于地故謂之菑鄭氏周禮注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葴博立梟棊亦爲菑菑猶事也

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案董仲舒云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常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鴟鴞革響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㥦𠁰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串通楊南仲訓爲毌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地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鄭訓爲善非也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王氏地理攷亦未及引書博物之難如此

與爾臨衝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案文當云隆

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臨慮屬河內郡亦作林高誘注淮南仍作林）隆之字曰盛故伏隆爲伏盛（見東觀漢記）孔穎達以爲臨者臨下之名失之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釋文云說文作幢陷陳車也衝車隆高口故可焚

下武云昭茲來許傳云許進訓許爲進未詳所出案後漢志載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

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棟案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从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既醉云永錫爾類傳云類善也王逸曰類法也案荀

卿子禮論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襄廿三年傳云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明之類良子明子是類爲子呂覽權勳篇云齊王謂觸子必剗若類又云若殘豎子之類皆謂類爲子周語叔向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韋昭云言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後漢書劉平傳曰平抱弟仲女云仲不可以絕類郅惲傳鄭敬云今幸得全軀樹類注云樹類謂有子嗣故鄭箋改傳以爲族類是也

假樂云民之攸塈傳云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棟案說文塈仰涂也非休息之謂又說文口部引詩云犬夷呬矣東夷謂息爲呬正義以塈與呬爲古今字未知何據釋詁云憩休呬息也（尒疋釋文云憩本或作愒）玉篇云㞃息也今爲憩㞃與塈字相似毛公傳詩多據尒疋說文無憩字則釋詁憩字當依玉篇作㞃故某氏于此下引詩云民之攸塈大疋民勞云汔可小愒傳云愒息甘

棠詩云召伯所憩釋文云憩本又作揭揚雄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棃師古曰偈讀曰憩說文心部云愒息也从心曷聲徐鉉曰今別作憩非是然則甘棠詩憩字當作愒假樂詩塈字當作㞃（詩同又谷風詩伊余來塈皆从土既或古字假借以塈爲㞃）

公劉傳云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甗音彥甗甑也甑一孔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尒疋云小山別大山鮮與毛傳異毛於皇矣傳仍用尒疋此傳或別有所據

汔可小康箋云汔幾也釋詁曰譏汔也譏古幾字見碧落文汗簡云

板詩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棟案欣讀爲軒古憲獻二字皆有軒音樂記曰武坐致右憲左鄭注云憲讀爲軒劉熙孟子注（文選注引）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鄭注內則云軒讀爲憲二字又反復相訓（吳時姚信有昕天論云昕讀爲軒見月令正義說文昕讀若希與此異）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傳云牖道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說文曰牖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棟案甫上日从昏而明道民以禮義猶昏而照之以天光也（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隣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羑本古文誘字正義云牖與誘古今字韓詩外傳牖作誘）

抑詩云用逷蠻方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士喪禮云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棟案逷古文逖（見說文）義雲章又作愁訓爲剔左氏僖廿八年傳云糾逖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慝逖訓遠見尒疋或从狄省文也

桑柔云靡所止疑傳云疑定也正義云疑音凝棟案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从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皃音魚乙反正義音凝非也

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棟案漢書强禦字皆作强圉又管子書多以圉爲禦

雲漢云耗斁下土箋云斁敗也棟案斁當作殬汗簡云古文尚書斁作殬故春秋繁露引此詩云耗射下土射與斁通斁本訓厭毛詩古文作殬鄭隨文釋之故訓爲敗

崧高云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䢋从丌从辵丌音基辵音綽今作䢋音記字譌作近不敢改也說文云䢋者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䢋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作近此傳寫之誤（鄭讀如彼記之記者王風揚之水云彼其）

（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故毛訓爲己鄭讀爲記）

烝民云古訓是式傳云古故訓導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說文引詩作詁訓（言部）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郭氏尒疋有釋詁釋訓樊孫等尒疋皆爲釋故（見詩釋文）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唐石經及正義皆作詁訓釋文作故訓正義云定本作故）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小顏曰故者通其指義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謬與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荀卿子引傳曰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皆謂不式古訓者也（正義首卷詁訓傳下）（亦引是詩以爲證與此疏異者顧君寧人所謂諸儒異疏不出一人之手是也）

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當作悈）音義同案釋言云悈褊急也注云皆急狹鹽鐵論引詩云獫允孔熾我是用戒戒卽悈也毛詩戒作棘是棘與戒古字通

瞻卬云蟊賊蟊疾釋文蟊作蛑云本又作蟊棟案蟊本作蟊从蟲不从䖵（昆）古文蟊作蛑从虫从牟釋文是也

淸廟釋文云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棟案士冠禮廟字亦作庿說文云庿古文廟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釋文洛作雒云本亦作洛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剋火故改爲各傍佳棟案陸氏此說見魚豢典略然案朱育集字以雒爲雒則古本有此字非始於後漢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棟案說文以字从反巳漢書皆作㠯與已同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本以皆作似斯干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正義曰直讀爲巳不云字異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

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溢我誐嘉善也廣韻引云誐以謐我左傳又云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毛傳云假嘉

溢愼案誐與何音相近故譌爲何溢與謚字相類
謚又與恤通皆訓爲愼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
伏生尚書恤作謚此其證也

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
天降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
之來棟案郭㬎卿字指（後漢仲庶子）釐字从釐徐仙民
讀與來同

載芟云有略其耜（俗作耜）傳云略利也釋文云字書作
䂞棟案䂞本籀文鋝字故釋詁云䂞利也耜有鋒

鋝乃能熾菑其田畝略無訓利之文當从字書作
䂞唐石經亦作略非

萬億及秭廣韻秭云千億也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
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
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

良耜云以開百室周書作雒曰都鄙不過百室以便
野事都鄙謂采地井田六鄉則一族六遂則一酇
皆百室也周禮百室之制都鄙與鄉遂同也

絲衣鼐鼎及鼒釋文云鼒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
曰鼒从鼎才聲郭音是也史記音義引此詩鼒作
㦲云㦲音資案㦲與才通張平子碑云往才女諧
邢昺曰㦲古文作才鼒省文作才音資失之

酌告成大武也案儀禮漢書作勺（禮樂志獲赤鴈歌云勺椒漿靈已醉）
（是勺與酌同）左傳作汋周禮士師云八成一曰邦汋先
鄭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陸氏詩釋文云酌亦
作汋正義云古今字

保有厥士棟案士古文土見周牧敦史記云有邦有
士告汝祥刑今尚書呂刑士作土呂覽任地云后

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
土

泮水云薄采其茆傳云茆鳧葵也周禮醢人有茆菹
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說文引詩云
言采其茆徐仙民音柳與說文合案汗簡云古文
尙書以茆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莤莤與茆同
與鄭大夫說合不得訓爲鳧葵矣茆本从茆不从
茆周禮茆菹北人皆音柳非也（律歷志云冒茆與卯）

閟宮曰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

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尒疋釋詁曰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社稷幾不血食至於大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於文王三分有二尚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見周書程典篇）武王初循服事之誠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大王之緒也（楊愼據說文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以爲大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案說文戈部云戩滅也宋本亦然說與鄭氏合爲訓戩爲福之文惟尒疋及天保傳云戩福也然實始福商其說大鑿恐未然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矦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荊荼是徵裴駰注毛傳云應當也鄭元云徵艾尒疋云應當也故傳从之說文云膺受也又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葢沿孟子之誤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玄鳥云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棟案域當作或說文曰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字作有有字作又亦作或（許尚書攷）商書云九有以亾又云以有九有之師皆九州也（上云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案域亦當作或）

武王載旆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旆說文引作坺治也荀子引作發坺與發通（公孫文子名坺或作發見檀弓注）瑰下協韻（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沛與旆皆音浦貝反與茇舍音通是旆亦讀爲坺古音通也）

惠棟曰王伯厚謂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案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盧君謂盧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也續漢

書盧植與鄭元俱事馬融同門相友元本傳云元又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記注多依韓說六蓺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案鄭箋宗毛然亦閒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从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鄭漁仲以素衣朱綃爲齊詩未詳）

鄭漁仲云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㮨案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觧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時始行于世耶漁仲又謂詩序作于衛敬仲亦臆說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薛夫子名方同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跋

漢代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各有師承齊詩自漢書翼奉傳所述五際而外流傳絕少魯申培詩說又係俗儒僞造韓詩內傳雖亡然如薛夫子章句之類時時見于載籍惟毛詩則小毛公之傳鄭康成之箋家有其書但其字義有與三家迥異者今得松厓先生是書可以互相攷證矣翠嶺沈楙悳

毛鄭詩釋

四卷

六藝堂詩禮七編敘

鄉先生北海鄭君經傳洽孰為世儒宗其所注易書論語皆佚今所傳者詩箋禮注而已自後儒空言義理而鄭君之學微然王禕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朱子論孟精義序云漢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孟子集注以柏舟為衞之仁人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毛鄭舊說至儀禮經傳通解徵引三禮備載鄭注讀經而不由鄭學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山陽丁儉卿同年覃精研思諸經皆有譔述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致力尤深以毛公之學

得聖賢之正傳其所假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鄭君申暢毛義修敬作箋孔疏不能尋繹謬謂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鄭恉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譔毛鄭詩釋四卷鄭君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有通志堂刊本譌脫踳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譔鄭氏詩譜攷正一卷鄭君兼采三家詩王厚齋有三家詩攷附刊玉海之後舛繆錯出世無善本迺蒐采原書校讐是正譔詩攷補注二卷補遺一卷鄭君注禮至精去古未遠不爲憑虛肊說迄今可考見者如儀禮喪服注多依馬融師說士虞記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德喪服變除周禮大司樂鼓鼗注依許叔重說與先鄭不同小胥縣鐘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劉向五經要義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劉向五經通義射人注稱今儒家依賈侍中注考工記山以章注作獐依馬季長注禮記檀弓瓦不成味注當作沬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綏小綏注當爲緌依劉子政說苑玉藻元端朝日鄭讀爲冕依大戴禮朝事義祭法幽宗雩宗鄭讀爲禜依許氏說文鄭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確有據依凡此釋義補賈孔之闕遺皆前人未發之秘疏通證明灼若爟火譔三禮釋注共八卷深明小學刊正舊文申與析疑平易純實無穿鑿傅會之辭亦無高遠龍併之論俾學者循覽易曉

訓詁既定義理斯明其有功於經學匪淺尠也儉卿著書甚夥既輯鄭君年譜又署其堂曰六藝取鄭君六藝論以志仰止之思余錄其釋詩禮者彙刻六藝堂詩禮七編於以翼贊箋注嘉惠來茲而鄉先生北海之學亦藉是以闡明也已

咸豐壬子秋九月年愚弟聊城楊以增敘於南河節署

毛詩古學原序

自孔子以詩三百五篇親授子夏五傳而至荀卿親授魯人大毛公亨爲故訓傳漢世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惟毛公之學獨得子夏荀卿之傳爲後儒言詩者所宗又身爲獻王博士多得秦以前經傳古文其所譔述實六藝之指南百氏之淵藪也漢三家詩多從今文而毛公皆依古文其曰故訓者古言也明其信而好古不敢以肊見厠其間也班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鄭志荅張逸云詩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子夏得聖人之傳而毛公又得子夏之傳王肅蕭統沈重陸德明孔穎達並謂詩序子夏作范蔚宗乃謂衛宏作誤也爾雅或言子夏所足今毛公詁訓多依雅故亦淵源子夏之證草蟲傳婦人歸宗則喪服傳文也絲衣序靈星之尸則高行子說也大雅傳一取九女小雅傳大庖三田合於公羊車攻傳詳田獵之文雲漢傳載歲凶之禮合於穀梁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也周頌言天命魯頌言禖宮皆孟仲之緒言亦西河之私淑則謂傳自子夏者信也唐陸氏孔氏皆謂荀卿爲毛公師今案頃筐傳云易盈束矢傳云五十行葦傳依天子彤弓之制巷伯傳援柳下後門之文並與荀子脗合毛以追琢爲彤與荀書彫琢其章合毛以秋冬爲昏與荀書霜降冰泮合富國篇引詩云歸哉蓋卽盡也大畧篇引勿用爲笑用卽以也古篆戹字通而榮辱篇引駿戹作蒙古隧遺聲近而非相篇引下遺作隧荀引亹亹作勉勉而文王傳亹亹勉也荀以平平爲治辨而采菽傳平平辨治也殷武傳賞不僭刑不濫致仕篇文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儒效篇文莫非本於孫卿著之詁訓又威儀棣棣傳富也左右趣之傳趨也並見於賈誼新書賈誼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貫長卿亦毛公弟子賈與毛同出荀卿故其言詩多相符也芄蘭傳稱射御佩韘絲衣傳稱先小後大素冠傳述閔子援琴之事大雅傳述虞芮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詩於荀卿門人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詩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間罔羅遺失左右采獲今見於詁訓者可案也大車傳毳冕司服文蟋蟀傳役車巾車文行露傳純帛五兩媒氏文駉傳諸侯六閑校人文公劉傳新國則殺掌客文常棣傳燕則尙毛司儀文騶虞傳冬獻狼夏獻麋獸人文七月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生民傳嘗之日以下肆師文雲漢傳

圉凶荒以下大司徒文秦風傳車旅六命出於典命無衣傳冕服七章出於大行人正月傳言圜土則稱大司寇之文齊風傳言告時則稱挈壺氏之職是時周官初出於山巖屋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獨毛公爲獻王博士獲覩古籍識其爲成周致治之書於詩傳動見稱述而後人猶疑周官爲漢末增竄其亦弗思耳矣又無衣傳引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尺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考工記弓人文考工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引用之禮記正義謂孝文博士所作非也伏生治書爲秦博士遭秦滅學伏生壁藏之漢定獻王始得尙書今考彤管傳書進御湛露傳戒潦宗縣傳閒田之化車攻傳射澤之儀並與書大傳同蓋伏生以廿九篇之文教於齊魯之間大毛公魯人習聞其說傳所依用蓋先秦老師授受之說也獻王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正同考雞鳴傳言纚笄七月傳言纁裳賓筵言燕射之禮鼓鐘言笙磬之樂邶風傳納采用雁東山傳施衿結帨葛屨傳夏葛屨冬皮屨魏風傳婦至門夫揖入皆據儀禮之文碩人傳褧襌卽士昏禮穎襌之異文也采菽傳羊苦卽公食禮羊苄之異文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徵引儀禮如此而宋樂史乃謂班固七畧不著儀禮（班志禮古經卽儀禮）又謂魏晉梁陳之閒儀禮始行斯誠疏陋不學之瞽說也記百三十一篇亦獻王所得而毛公親見之吉日傳外事以剛日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以下緜傳君子將營宮室以下皆曲禮文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王制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元鳥至以下皆月令文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草蟲傳嫁女三日不息火皆曾子問文碩人傳聽朝路寢候人傳一命緼芾以下皆玉藻文揚之水傳繡黼丹朱中衣既醉傳恆豆之菹以下皆郊特牲文大雅傳殷冔夏收周冕（古弁作覍與冕相似）夏醆殷斝周爵商頌傳夏足鼓殷置鼓周縣鼓皆明堂位文葛覃傳女師教婦德以下采蘋傳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皆昏義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至僅有存焉錄射義文瞻卬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至敬之至也錄祭義文簡兮傳引祭統畀煇炮翟闇寺葛生傳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衾東山傳引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樂黃鳥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旱麓傳言上下察也本諸記大學中庸其說經得聖人之旨歸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故毛公多引用其文後儒有謂禮記爲漢儒作者亦失之不考耳至若小弁傳言親親之仁緜傳言遷岐之事皆據孟子北山傳云賢勞烝民傳云述職民勞傳賊義曰殘文王傳盛

德不可爲眾也皆詁法孔孟之言以爲訓釋此毛公之學所以能高出漢儒而又非宋以後鑿空之學所能企也獻王好左氏春秋與毛公並立博士今二子乘舟傳言伋壽事甚詳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俱左傳文左氏引荷天之寵而毛公讀何爲荷左氏引褒姒滅之而毛公訓威爲滅左氏以哉周爲載周而傳卽訓載左氏以干城爲扞城而傳卽訓扞方西京之世左氏未顯於時而毛公識其爲古文舊書首先采用然後歎毛公之學極博而其識至遠也凡此所引經記子傳皆聖賢

之遺典向非獻王實事求是固無由盡得其書而非毛公之深知篤好亦無由發其秘藏而著之竹帛也且毛詩所以獨傳至今者以其義理度越乎三家而其詁訓又兼綜乎三家也以韓詩考之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狎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就率履不越傳履禮也韓詩作禮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韓詩作莪音戎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韓詩作纖纖綠竹如簀傳簀積也終日七襄傳襄反也屈此羣醜傳屈收也百川沸騰傳騰乘也他如魚勞尾赤鸛鳥長鳴施施難進唯唯不制類皆兼取韓生廣徵訓義又毛詩多古文而三家多用今文載衣之裼韓作禘裼古文禘今文也秣之摧之韓作莝摧古文莝今文也臯門有伉韓作閌伉古文閌今文也福祿膍之韓作肶膍古文肶今文也韓詩宜岸作宜犴岸犴古今字韓詩來牟作嘉麰牟麰古今字漢石經魯詩殘碑惟是褊心毋食我黍惟與毋皆今文毛詩作維作無皆古文也蓋古文多假借不失六書之指許叔重說文敘偁詩毛氏爲古文其書援引毛傳甚夥畧舉一隅如展衣傳爲丹縠琫珌傳據逸禮孔疏所不能詳者皆具於說文則毛公之學古矣又簡兮傳動於近成於遠與淮南合干旄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與呂覽合以禦務爲

侮以忠信爲周旣醉以壼爲廣周頌以熙爲廣葛覃傳王后織元紞以下綢繆傳三女爲粲那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並與國語合外傳呂覽皆秦火以前書淮南亦漢初人書皆與毛公合足徵毛公卓然古學其所稱道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惜古書散亾什不存一無能盡知其原本而表出之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灼然見其爲子夏荀卿之傳故訓所徵皆獻王蒐集之古文七十子之徒所傳述程子謂毛公能得聖賢之意其言純粹明白質而不蕪約而不肆學詩者於毛公之學紬繹而有得焉詁訓通而義理明義理明而心術正其於孔子無邪之言直一以貫之矣

區區章句云乎哉淮安山陽丁晏謹識

毛鄭詩釋自序

余年十五始得見毛詩注疏受而讀之其間故訓古文多所疑滯久之得陳氏稽古編惠氏古義戴氏詩考正疏通隱義啟迪蓬心然古義古音猶有未能盡釋者暇日以鄙見鈎稽記於簡札積久成帙爲毛詩古學後又兼及鄭義覃思博考用力綦勤迄今歷十有四年所得滋多因取舊稿刪存什之五以少年精力所寄不忍棄擲聊過而存之自知譾陋其於陳氏諸家之書無能爲役然纘述之苦心頗爲矜慎至於勦說雷同鑿空肊造二者之譏庶知儆爾錄既畢釐爲二卷改題曰毛鄭詩釋仍以毛詩古學舊序冠於前志不忘初也道光壬午秋八月十九日淮安山陽丁晏識

毛鄭詩釋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葛覃薄汙我私傳汙煩也箋煩煩撋之釋文撋諸詮之音而專反何允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畧煩撋猶挼莎也挼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　案考工記鮑人進而握之注謂親手[illegible]之廣韻二仙撋而緣切摧物也二十二元頫挼[illegible]戈挱手挼莎也說文手部挼推也從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

葛藟荒之傳荒奄　案釋言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說文荒一曰艸淹地也奄覆也大有餘也東萊說亦云荒

芘覆也

葛藟縈之傳縈旋也　案說文引詩作䕊草旋皃也縈字注仍引作縈釋文縈本又作帶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扞城其民　案左氏成十二年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引詩公侯干城又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下公侯腹心傳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並與左氏合毛公左氏皆古文舊書故其言往往相符

不可方思傳方泭也正義曰釋言文　案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從水作汸

惄如調飢傳調朝也　案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惄如旦飢漢東方朔傳注啁與調同以偏旁考之調朝亦一聲之轉

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案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赬赤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是毛與韓同

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　案黃鳥傳亦云婦人有歸宗之義喪服子夏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父雖卒猶自歸宗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用禮服傳文

召伯所茇箋云茇草舍也　案說文引詩作废艸舍也鄭

本許君

勿翦勿拜箋拜之言拔也　案廣韻十六怪扒拔也詩勿前勿扒拔本亦作拜與拜音同扒正字拜叚借字

召伯所說傳說舍也　案文選應詔詩注引毛傳說猶舍也

何以速我獄傳獄埆也釋文盧植云相質觳爭訟者也崔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正義曰鄭駁異義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案說文犾部獄确也從犾從言二犬所以守也釋名釋宮室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

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領也圉禦也
領錄囚徒禁禦之也
迫其謂之箋云謂勤也　案鄭本釋詁文疏未引
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　案說文襛衣厚皃從衣農聲
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作茙音戎與毛義同
威儀棣棣傳棣棣富而閑習也　案賈誼新書容經引此
詩云棣棣富也與毛公同
其心塞淵傳塞瘞也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曰定本
塞瘞也俗本塞實也　案舜典正義曰詩正義訓塞爲
實定本作瘞非是說文心部𡫳實也從心塞省聲文選
舞賦注引詩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定之方中云秉
心塞淵鄭箋云塞充實也當以崔靈恩本爲長正義曰
其[illegible]誠實而深遠則仍從俗本作實也
逝不古處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　案今釋言作噬與
逝通用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云及也
自詒伊阻傳伊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案蒹葭白駒
所謂伊人東山伊可懷也正月伊誰云憎箋並同釋詁
伊維也郭注發語辭毛公本雅訓古伊緊通用史記周
本紀恭王緊扈立索隱曰系本作伊扈唐人亦作伊扈
漢書揚雄傳伊年莫春師古曰伊是也伊本有是義故

鄭讀爲緊仍訓爲是
執轡如組傳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
案淮南子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謂動於近成文於遠
與毛公合
終寠且貧傳寠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案說文宀部寠
無禮居也從宀婁聲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
寠廣韻九麌寠貧無禮也或從穴作窶非
其虛其邪箋邪讀如徐　惠棟曰曹大家注幽通賦引作
徐蓋三家之說也弟子職曰志無虛邪亦讀如徐晏案
邪古音徐與下只且叶駉之四章思無邪思馬斯徂亦
然管子水地篇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淮南子
時則訓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易林剝之需上
下惟邪寡婦無夫太元經法次八正彼有罪格我無邪
並讀若徐爾雅釋訓其虛其邪威儀容止也箋謂威儀
虛徐寬仁義本雅故
貽我彤管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
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正義曰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　案周禮有女史八

人鄭注女奴曉書者尚書大傳云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伏生所說與毛公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毛傳生子月娠又引五經要義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作娠爲是藝文類聚后妃部卷十五引五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君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太平御覽百四十五引劉芳義疏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夫人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後漢書皇后紀論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劉熙釋名謂止御以丹的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此是漢法與古制用環異也（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自王后以下有子月辰女史皆以金環止御）

說懌女美箋說懌當作說釋　案說文無懌字新附有之懌悅也經典通用釋言部說說釋也漢書王尊傳姦邪消釋師古曰釋解也音懌文選琴賦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六書正譌云釋別作懌非

新臺有泚傳泚鮮明貌　案說文玉部玼玉色鮮也（釋文引作新色鮮也）從玉此聲詩曰新臺有玼君子偕老傳玼鮮盛貌釋文引字林新色鮮也泚玼聲近叚借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貌　案爾雅釋丘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毛以洒爲高峻與雅故合說文屵部岸六厓洒高者

籧篨不殄箋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案考工記輈人輈欲欣典先鄭云典讀爲殄高誘注淮南子云殄讀曰典

髧彼兩髦傳髦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案說文髟部髳髮至眉也從髟敄聲詩云紞彼兩髳或省作婺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　案襄除釋言文出車傳亦云襄除也說文衣部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是字云攘之別之孔疏謂攘除攘從手襄聲六月玁狁于襄釋文襄本或作攘舊唐書陸贄傳引作玁狁于攘攘襄古通用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　案方言抽讀也古讀字音逗與抽聲相近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案內司服注鄭司農云褕狄闕狄畫羽飾說文衣部褕翟羽飾衣羽部翟山雉尾長者

副笄六珈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　案周禮追師副編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釋文云繇本或作搖禮記明堂位副褘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續漢書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舉漢法以況古也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正義曰丹縠亦不知所出　案依字當作襢說文衣部襢丹縠衣從衣㠭聲綠衣釋文引馬融云色赤亦與毛合廣韻二十三綫襢周禮王后之六服其一曰展衣襢上同陟扇切

是紲袢也傳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正義曰袢延是熱之氣也　案說文衣部褻私服從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徐鼎臣曰從熱省乃得聲袢衣無色也從衣半聲一曰詩曰是紲袢也讀若暜（日部暜日無色也）　袢褻衣近汗故素質無色類篇亦云袢延衣熱也說文䘸重溫也

卜云其吉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案初學記文部文章類云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古升登通用故徐堅作登

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　案呂氏春秋盡數引詩執轡如組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與毛公合楚辭王逸九歎章句織組者動之於此成文於彼蓋漢儒相傳之古義也正義謂二句家語文家語乃王肅所爲襲用詩傳此語孔疏反謂毛本家語其誤甚矣

素絲祝之箋祝當作屬屬著也　惠棟曰鄭氏考工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地于楚高誘曰注屬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祝或爲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反未詳晏案儀禮士昏記酌元酒三屬于尊鄭注屬注也周禮匠人水屬不理孫鄭注屬讀爲注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周禮司服正義引賈逵注注屬也定十四年傳屬劍於頸師屬之目釋文又音之住反晉語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韋昭注屬注目也宋庠補音屬音著釋名祝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

也荀子禮論篇紸纊聽息之時楊倞注紸讀爲注注纊猶屬纊也古同音多叚借故鄭轉祝爲屬允明讀祝如今音失之

綠竹猗猗傳竹萹竹也　案釋文云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間人所引蓋熹平后經漢后經爲魯詩是魯韓毛義並同藩正字竹叚借字毛詩古文故多同音叚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案說文骨部䯤骨擿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詩曰䯤弁如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綦鄭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

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語謂反紒爲䯤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䯤會古今字

綠竹如簀傳簀積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曰綠藩如簀積也薛君曰綠藩盛如積也藩音竹是毛韓義同

說于農郊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釋文說本或作稅　案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從衣兌聲稅襚稅聲相近西京雜記趙后女弟遺書曰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則后服通稱襚不獨送死之禮也故鄭說莊姜之服亦曰襚也文選上林賦注引詩稅于農郊

朱幩鑣鑣傳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名排沫　案說文巾部幩馬纏鑣扇汗也從巾賁聲詩曰朱幩鑣鑣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赤扇汗王公列侯絳扇汗卿以下緹扇汗

鱣鮪發發傳發發盛貌　案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廣韻十三末鱍北末切魚掉尾也說文魚部鮁鱣鮪鮁鮁從魚友聲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詩鱣鮪潑潑鮁鱍潑發聲相近孫愐鮁音北末切商

頌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坺荀子作發

隰則有泮箋泮讀爲畔畔涯也　案隸釋史晨碑飲酒畔宮任伯嗣碑修庠畔校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泮畔古同音叚借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　案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從人難聲引詩此文說文敘稱詩毛氏皆古文故多與故訓傳合

容兮遂兮箋遂瑞也　案小雅琄琄佩璲傳璲瑞也本釋器文

觿則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

沓手指　案車攻傳決所以鉤弦也說文韋部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從韋枼聲引詩此文或作弽說苑修文篇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義與毛合玉篇韘指沓也說文揩縫指揩也一曰韜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　案說文方部斻方舟也從方亢聲亦作航方言舟或謂之航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案釋文引說文同今本說文無此文蓋傳

寫脫耳舟部舠船行不安也從舟刖省聲讀若兀太平御覽引釋名作舠初學記引埤蒼云舠吳船也玉篇舠小船形如刀舠舠皆後來俗字古止作刀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　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引韓詩曰焉得諠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是毛韓義同說文艸部藼令人忘憂草也從艸憲聲詩曰安得藼草或從蘐或從萱白帖初學記引詩焉得萱草爾雅釋訓釋文詩云焉得蕿草毛傳蕿草令人善忘與今傳文小異

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案孔叢子記義載孔子此語卽襲用毛傳文又稱孔子說二南諸篇亦因此語而傳會正義不當引以爲證說苑貴德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與毛公引孔子語相類

曷其有佸傳佸會也　釋文韓詩至也案說文人部佸會也從人昏聲引詩此文佸會一聲之轉士喪禮注古文營皆爲括釋名釋兵栝會也與弦會也尚書栝柏卽檜柏也上文曷至哉韓詩訓至亦通下羊牛下括傳括至也括與佸通用車舝德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佸說文言部話籀文从會作譮

左執翿傳翿纛也翳也　案說文𦒉翳也所以舞也從羽㲃聲詩曰左執𦒉字與翿同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案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往䢋王舅傳䢋己也箋䢋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今作近誤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說文作䢋今作近音記字譌作近）說文丌部䢋从辵丌丌亦聲（墨子書其字多作亓與丌同）讀與記同玉篇䢋今作記韓詩外傳引詩汾沮洳椒聊羔裘彼其之子皆作彼己晏子春秋內篇襍上引詩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新序節士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釋

文己音記禮記表記引詩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國語晉語引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文選求自試表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又吳趨行注引毛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詩注引毛詩彼己之子美無度古其記己近忌並同皆語辭也

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案說文水部灘水濡而乾也從水鷬聲詩曰灘其乾矣俗從隹作灘艸部菸一曰殘也楚辭九辯葉菸邑而無色廣雅菸慈也一切經音義曰關西言菸山東言蔫江南音殘

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　釋文脩本或作蓨案乾脯曰脩引伸之草乾亦曰脩大徐本說文蓨音徒聊切與下歗協

尙無造傳造僞也　案釋言造爲也古爲僞通用唐風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白帖九十二引作僞言

葛藟序傳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　案序下例無傳文此傳當作箋正義謂鄭用古尙書說甚明毛本作傳誤也今木瀆周氏刊本作箋

毳衣如菼傳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　案傳本釋言文爾雅釋文作騅如騅馬色也說文糸部緂帛騅色也從糸

剡聲詩曰毳衣如緂艸部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從艸剡聲

毳衣如璊傳璊頳也　案說文毛部𣯛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𣯛虋禾之赤苗也從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𣯛王部璊玉赬色也從玉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與毛義同璊𣯛相近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　案廣韻十八尤留亦姓韻會留出會稽本衞大夫留封人之後吳志有左將留贊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二矛重喬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釋文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案說文鳥部鷮長尾雉走且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從鳥喬聲鄭以重喬爲雉義本韓詩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　案說文擥撮持也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

無我魗兮傳魗棄也箋魗亦惡也　釋文魗本亦作𣪘又作𢿤案說文攴部𢿤棄也從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曰無我𢿤兮與毛訓合陸氏謂本作𣪘是也鄭讀𣪘爲醜

故轉爲惡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正義曰釋木無文未詳其所出也釋文蘇徐音疎扶胥木也無小字案說文木部枎枎疏四布也從木夫聲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疏司馬相如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揚雄傳枝葉扶疏古疏蘇胥通用若姑蘇一作姑胥赫胥氏一作赫蘇氏可證也緜云予曰有疏附後漢書何容傳注引作胥附扶胥狀木敷布之形非小木也當从陸氏本

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案說文艸部蕣木菫朝華暮落

者從艸舜聲引詩顏如蕣華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橓一名橓橓木槿也蕣橓皆後來字古文作舜

子之丰兮傳丰豐滿也　案說文生部丰艸盛丰丰也從生上下達也豐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戴侗曰唐本曰從豆從山丰聲蜀本曰丰聲（方言趙魏燕代之間曰丰或曰丰郭注言丰容也音蜂）

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　惠棟曰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堂之欲是堂本與棖同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晏案申棖史記弟子傳作申黨黨皆從尚聲釋元應大莊嚴經論音義說文樘柱也又作棖堂棖聲相近

入實迋女傳迋誑也　案左氏定十年傳是我迋吾兄也杜注迋欺也

縞衣綦巾傳綦蒼艾色女服也　案說文綥帛蒼艾色也從糸畀聲詩曰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或從綦周禮弁師注薄借綦卽許君所謂不借綥也

方渙渙兮傳渙渙盛也　案釋文云韓詩作洹太平御覽引韓詩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是毛韓字異而義同吳淑事類賦春賦注引韓詩章句方渙渙兮此後人據毛詩妄改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　釋文韓詩云蓮也臧氏鏞堂曰蕑與蓮是兩物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蕑蘭也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晏案臧說非也古蘭蓮聲同通用澤陂箋云蕑當作蓮釋草邢疏引詩作有蒲與蓮御覽九百七十五亦引詩作蓮以偏旁考之伐檀河水清且漣猗釋水作瀾漪漸漸之石箋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漣一本作瀾釋名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說文瀾或作漣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協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流潺湲兮光風轉蕙汜崇蘭兮經堂入

與朱虡筵今以蘭與湲筵協足徵古蘭亦有蓮音故稍
通用熊氏古今韻會亦引韓詩傳蕑蓮也與釋文正同
陸氏未嘗誤也

遭我乎猺之間兮傳猺山名　案釋文崔集注本作嶩漢
地理志引齊詩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嶩山名也廣
韻六豪嶩奴刀切平嶩山名猺上同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　案七月獻豣于公傳三
歲曰豣周禮大司馬注引詩作獻肩古豣肩通用說文
豕部豣三歲豕肩相及者從豕幵聲詩曰並驅從兩豣
兮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傳獸三歲曰肩是毛
韓義同豣正字肩叚借字也（大司馬先鄭四歲爲肩與毛許異石鼓文作豣）

東方未明箋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案卽玉藻辨色始入
古辨別通用

葛屨五兩　案說文糸部緉履兩枚也從糸從兩兩亦聲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案釋文引
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由亦從也釋元應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又妙
法蓮華經音義引韓詩傳南北曰縱東西曰橫漢書項
籍傳注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

甫田箋積小以成高大　案古易如此詳見周易釋詁

其人美且鬈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正義曰巧言云
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案鬈權聲相近說
文齒部齤從齒类聲讀若權淮南子修務訓啳䐢哆嗚
高誘注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張參五經文字權從
手者古拳握字今不行俗作權譌據此則鄭箋當從手
作攉攉卽拳之異文故孔疏引無拳無勇則正義本不
誤後來注疏刊本譌從木耳文選吳都賦注毛詩無拳
無勇拳與權同此權字亦攉之誤後漢書西羌傳恃其
權勇通鑑作拳古髮字省作卷（鄭人士云卷髮如蠆）卷與拳通用
漢書賈捐之傳敢味死竭卷卷師古曰讀與拳拳同文
選報任安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說文手部捲
气埶也從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今齊語作拳勇目部
䀠讀若書卷之卷夰部羼或曰拳勇字史記孫吳列傳
解雜亂紏紛者不控捲後漢書張堪傳捲握之物足富
十世皆以捲爲拳鄭以卷拳叚借故讀爲攉非改字也

盧重鋂傳鋂一環貫二也　案說文金部鋂大瑣也一環
貫二者從金每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五灰鋂大環說文
瑣字疑環之譌詩正義亦引說文鋂環也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　案說文人部偲
彊力也引詩此文廣韻十六咍偲倉才切多才能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　案釋文云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是毛韓義同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案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毛韓義同楚辭招魂章句引詩明發不寐王逸云發旦也

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正義曰說文云圛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

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晏案說文圛回行也從口睪聲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叔重從賈侍中受古學故與鄭君所引合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圛疏引鄭注洪範云圛色澤而光明也史記宋世家圛作涕蓋悌之譌史公從安國問從古文作悌爾雅釋言愷悌發也詩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漢書司馬相如傳昆蟲闓澤師古曰闓讀曰凱史記作凱澤呂覽引旱麓豈弟君子作凱弟漢書引青蠅豈弟君子作愷悌古豈凱愷闓聲近通用

齊子翺翔傳翺翔猶彷徉也　案釋名翔佯也言彷佯也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楚辭招魂彷徉無所倚後漢東平王蒼傳消搖彷徉集韻彷徉徘徊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　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于樂節也案周易說卦傳齊乎巽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漢上易引鄭注風搖動以齊之也說文選從巽巽聲古選巽通用若選耎一作巽耎可證也毛公傳蓋本易文文選傳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選纂聲相近

周禮大司馬鄭注撰讀曰算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相傳引作何足選也說文籑或作饌古聲近之字多叚借也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　案說文手部攕好手貌詩曰攕攕女手從手韱聲又戈部𢧵讀若攕攕女手文選古詩十九首纖纖出素手注引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是毛韓義同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　案釋訓媞媞安也詩正義引釋訓作提提說文女部媞諦也從女是聲楚辭七諫章句引詩好人媞媞（王逸訓媞媞好貌不合雅訓）禮檀弓吉事欲其折

折爾鄭注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古媞提通用媞正文提叚借字也

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案初學記歌類引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合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　案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算經有三數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

河水清且淪猗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案釋文引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從流而風曰淪釋名水小波爲淪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案漢書地理志文選西京賦注引此詩並作媮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音偷坊記鄭注言不愉於死亡釋文愉音偷本亦作偷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又作偷漢書韋賢傳我王吕媮師古曰媮與愉同賈山傳媮合取容師古曰媮與偷同說文愉薄也從心俞聲媮愉偷三字通用古並音俞羔裘云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舍命不偷

弗洒弗埽傳洒灑也　案說文水部洒滌也從水西聲古文以爲灑埽字毛詩先秦古書故多古文

素衣朱襮箋繡當爲綃　詳見禮記釋注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　正義曰茲此也案說文口部嗞嗟也從口茲聲廣韻七之嗞子之切嗞嗟憂聲也茲卽嗞之省文正義訓爲此恐非

有杕之杜傳杕特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說文木部杕樹貌從木大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二霽杕特計反木盛貌家訓又引毛傳作獨貌獨亦特也

獨行睘睘傳睘睘無所依也　案文選思元賦注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注俱引毛詩獨行煢煢洪範正義引亦作煢煢釋文睘本亦作煢又作焭廣韻十四清煢獨也焭上同說文目部睘目驚視也從目袁聲引詩獨行睘睘走部赹獨行也從走匀聲讀若煢漢李翊夫人碑魂魄孤兮獨煢煢隸釋云煢卽煢字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　正義曰盬爲蠱字異音同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案采薇箋盬不堅固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先鄭注苦讀爲盬典絲則受良

功而藏之後鄭注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鹽盬之功典枲受苦功賈疏鹽盬之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故毛以爲不攻緻

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拔栝也　案釋名釋兵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說文木部栝檃也從木昏聲一曰矢栝檃弦處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拔括疊韻叚借

載獫歇驕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案說文猲短喙犬也從犬曷聲詩曰載獫猲獢爾雅畜注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猲獢釋文歇本又作猲驕本又

作獢

五楘梁輈傳五五束也楘歷錄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案說文木部楘車歷錄束文也從木敄聲引詩此文革部鞪車軸束也從革敄聲釋文楘本又作鞪

鋈以觼軜　案說文觼環之有舌者從角敻聲或作鐍莊子因扃鐍釋文崔云鐍環舌也

厹矛鋈錞傳厹三隅矛也　正義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案釋名釋兵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敵之矛也與毛言三隅矛合厹仇聲同叚借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正義曰左傳及旄邱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爲雜色故轉蒙爲厖案長發爲下國駿厖荀子引作駿蒙大戴禮引作恂蒙古蒙厖聲同釋文伐本或作瞂說文盾瞂所以扞身蔽目象形瞂盾也從盾犮聲廣韻十月瞂盾也或作瞂玉篇盾部引詩蒙瞂有苑瞂正字伐叚借字（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郭注瞂音伐）

竹閉緄縢傳閉紲緄繩縢約也　案儀禮既夕記注引詩竹柲緄縢鄭云柲弓檠也周禮考工記弓人注引詩竹䩛緄縢鄭云紲弓䩛

百夫之防傳防方也　案釋文引徐云毛音方比方之義漢書功臣表記防肅侯雍齒史記作方古方防通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　案說文鳥部鴥鸇飛貌從鳥穴聲詩曰鴥彼鸇風釋文稱說文作鴪詩攷載說文亦作鴪今本說文作鴥是近人所妄改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曹顏遠感舊詩注俱引詩鴪彼晨風爾雅郭注亦引作鴪則古本皆作鴪也韓詩外傳引詩鷸彼晨風此據詩攷（今外傳八仍作鴥是後人據毛妄改）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作鷸木元虛海賦鷸如鷩鳧之失侶李善注鷸疾貌蜀都賦鵰鶚鴪其陰劉淵林注鴪疾貌也鴪鷸音義同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釋褻衣近污垢正義曰釋袴釋也　案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賈疏引詩與子同襗說文衣部襗絝也從衣睪聲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尺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廣雅釋袍長襦也廣韻十九鐸襗褻衣曲禮疏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

東門之池序箋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案此係釋文引秦誓僞孔傳文汲古閣本誤作箋閩氏尚書古文疏證亦

引作箋因毛本而誤也說詳論語孔注證僞

東門之楊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正義曰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今大畧篇作殺內）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在焚書之前必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案焦氏易林復之履曰十五許室柔順有德霜降歸嫁夫以爲合中孚之坎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霜降既同惠我以仁夬之復曰霜降合好初學記婚婣引董仲舒論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曰霜降而送女冰泮而止殺周禮媒氏疏引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子韓生所說並與毛同（初學記十四又引聖證論嫁娶古人皆以秋冬）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舒遲也　釋文佼字又作姣僚本亦作嫽同案文選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兮注引毛傳曰嫽好貌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並引詩姣人嫽兮方言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之嫽郭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嫽釥廣雅嫽好也

有蒲與蕑箋蕑當作蓮　案蕑蓮古聲近叚借說詳見前

棘人欒欒兮傳欒欒瘠貌　案說文臠臞也從肉䜌聲詩

曰棘人臠臠兮臠欒聲相近臠正字欒借字

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正義曰檀弓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鄭以毛公嘗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案說苑修文篇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

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劉子政所說與毛公合蓋皆有所受之也正義謂毛公當有所憑據甚是檀弓孔疏謂當以詩傳爲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　案楚辭九辯紛旖旎乎都房王逸章句引詩旖旎其華九歎章句引同旖旎卽猗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注旖旎阿那也漢書作猗柅師古曰猶阿那也文選上林賦作猗狔張揖曰猗阿那也東方朔七諫拔搴元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以旎與荷叶以旖旎讀如猗儺也說文㫃部旖施旗貌木部檹木旖施貌禾部移禾相倚移也旖施倚移皆猗儺之轉也廣韻四紙旖旎三十三哿𣠲橠木盛貌袲裹衣好貌婀娜美貌皆取疊韻同意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　案韓詩外傳國無道則飄風厲疾引詩匪風發兮漢書王吉傳上昌邑王疏曰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𢡃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𢡃古怛字儒林傳趙子事燕韓生授蔡誼誼授王吉吉學韓詩而所引之說與毛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

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　案說文口部嘌疾也從口𤐫聲卽詩此文正義曰上章言疾驅此言無節度由疾故無節度是毛許同意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　案說文手部摡滌也從手既聲詩

曰摡之釜鬵釋文云溉本又作摡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　案說文黹部䵵合五采鮮色（釋文引說文會五綵鮮色也廣韻引說文同）從黹虘聲詩曰衣裳䵵䵵廣韻八語楚䵵皆創舉切同音段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　案說文土部堀突也從土屈聲詩曰蜉蝣堀閱容閱雙聲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閱解而容閱此與箋義正合孔疏又謂形容鮮閱失之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葱珩　案玉藻作幽衡鄭注幽讀爲黝義本毛傳玉藻芾作韍珩作衡古今字說文韋部韠韍也一命緼韠再命赤韠

其弁伊騏傳騏文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案書顧命四人綦弁釋文馬本作騏詩正義引書亦作騏古騏綦通用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後鄭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爲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釋文璂本亦作璂說文玉部璂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璂鄭以騏爲叚借字故從正文定作綦

一之日觱發傳觱發風寒也　案說文仌部滭風寒也從仌畢聲冹一之日滭冹從仌犮聲觱發叚借字當依說文作滭冹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　案釋文說文作颲颲風部颲風雨暴疾也從風利聲讀若栗颲烈風也從風列聲讀若列又仌部凓寒也瀨寒也瀨亦烈也古厲烈瀨並通用（論語鄭注厲讀曰賴段氏說文注改瀨作洌非也）

四之日舉趾傳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案太平御覽八百廿三引韓詩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是毛韓義同也漢食貨志引詩作舉止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釋名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說文無趾字古省作止（漢禮樂志刑法志皆以止爲趾）

田畯至喜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　案甫田大田箋同釋訓饎酒食也釋文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詩疏引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疑李本亦作喜喜卽饎之省文鄭從正字定作喜毛傳無訓釋文稱王申毛如字是王肅私定以難鄭也

取彼斧斨傳斨方銎也　案說文斤部斨方銎斧也從斤爿聲詩曰又缺我斨

四月秀葽傳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案夏小正王萯秀秀幽卽鄭所云秀葽幽葽聲相近爾雅釋地疏引李巡云幽要也廣雅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則幽卽葽明矣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蘻葽郭注葽秀屬引詩四月秀葽與鄭說合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葽狗尾艸也（毛以葽爲艸與鄭同意）太平御覽引韋曜毛詩答雜問云甫田維莠今之狗尾也葽莠一物異名鄭意秀葽卽小正之秀幽幽亦葽也以王萯同在四月故連引之非謂葽卽王萯也正義謂鄭疑王萯與葽爲一未免誤讀箋文矣且鄭注月令王瓜引王萯豈得謂葽卽王瓜之屬乎（汲古閣本鄭箋作莠葽）又

說文艸部蔞艸也從艸婁聲劉向說此味苦苦蔞也蔞艸即毛詩說漢書楚元王傳少受詩於浮邱伯子政爲元王之孫所說殆魯詩歟

言私其豵傳豕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　案騶虞傳亦云一歲曰豵說文豕部豵生六月豚從豕從聲一曰一歲豵尙叢聚也周禮大司馬先鄭注一歲曰豵與毛公合鄭君據釋獸文

塞向墐戶傳向北出牖也　案釋文引韓詩云北向窗也說文片部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是毛韓義同說文宀部向北出牖也從宀從口引詩此文士虞禮疏引作塞

鄉墐戶向鄉古今字（明堂位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

以介眉壽傳眉壽者豪眉也　案文選南都賦注引毛傳豪眉也南山傳眉壽秀眉也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郭注秀眉也

八月斷壺傳壺瓠也　案爾雅釋木壺棗郭注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楚辭招魂元蠭若壺王逸章句壺乾瓠也鶡冠子學問篇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亦謂瓠也壺卽瓠之叚借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　案說文又部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或作村（釋言筑拾也金縢馬融注菽拾也筑菽叔亦聲相近）

予手拮据傳拮据撠挶也　案說文手部挶戟持也從手局聲据戟挶也從手居聲拮口手共有所作也從手吉聲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口足爲事曰拮据（說文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

予所蓄租傳租爲　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　案釋文租本又作祖爲也韓詩云積也正義謂租訓始則作祖字矣注疏本作租誤也廣韻十一模租積也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貌桑蟲也　案說文虫部蜀葵中蠶

也從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爾雅釋蟲釋文引說文蠋桑中蟲也莊子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豆藿中大青蟲也然則蠋葵藿皆有之毛公以下云烝在桑野故指爲桑蟲也蜀本從虫後人又加虫旁非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古者聲寘塡塵同也　釋文寘音田又音眞一音陳字書云寘大千反從穴下眞寘塡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案下文烝在栗薪箋烝塵常棣烝塡無戎傳烝塡箋古聲塡寘

塵同南有嘉魚箋云烝塵也桑柔云倉兄塡兮傳塡久久也正義曰釋詁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釋文塡音塵瞻卬云孔塡不□傳塡久正義曰釋詁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故以爲久釋文塡音塵下篇同（下篇亦有此句）說文寘塡皆云塞也田陳也象形急就篇顏注古者田陳聲相近定之方中以倌人與桑田叶焦氏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鄭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以田與民身叶韓退之越裳操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旣均越裳是臣以田與臣叶古田有陳音也易林大東多塵

小人傷賢班彪北征賦忽進路以息節兮飲余馬兮洹泉朝露漸余冠蓋兮衣晻靄而蒙塵以塵與賢泉叶古者寘塵同音也

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案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迆後鄭注栗讀爲裂繻之裂大東傳云律律猶烈烈也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是栗裂同聲

鸛鳴于垤傳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　案文選張茂先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注引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是毛鄭與韓詩說同說文雚雚爵也（本或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引）從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釋文鸛本又作雚玉篇雚水鳥雚本從隹後人又加鳥旁俗體字也

旣破我斧傳隋銎曰斧　案說文銎斧穿也七月傳斨方銎也毛以此詩斧斨對文故以方銎爲斨隋銎爲斧釋文隋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月令鄭注隋曰竇方曰窌釋文隋謂狹而長禮器棜禁注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字又作橢釋魚蟦小而橢郭注橢謂狹而長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　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　案釋

文引韓詩錡木屬銶鑿屬也管子輕重乙篇一車必有一鑿一銶注銶奇休切鑿屬說文木部梂、曰鑿首許君從韓詩說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　案文選辨亡論下注引詩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周書謚法解遵循也焦氏易林剝之升云鴻飛循陸）

毛鄭詩釋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周道倭遲傳倭遲歷遠之貌　案釋文韓詩作倭夷文選稽叔夜琴賦臨迴江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倭夷潘安仁西征賦登崤阪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引韓詩同）孫興公天台山賦路威夷而修通注韓詩曰道威夷者也陸佐公石闕銘注引韓詩周道威夷顏延年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注韓詩曰周道威夷又北使洛詩威遲良馬注韓詩曰周道倭遲（此倭人據毛詩妄改當作倭夷）威倭聲相近夷遲通借漢婁壽碑徲復衡門卽棲遲之變體也廣雅釋邱威夷險也義本韓詩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自注引詩周道郁夷師古曰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倭郁亦一聲之轉（淇奧傳奧隈也）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案說文疒部痑馬病也從疒多聲詩曰痑痑駱馬又口部嘽喘息也從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漢書大人賦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史記司馬相如傳痑作壇古痑嘽聲相近廣雅痑痑疲也與馬勞同意漢書敘傳顏注引詩作驒驒喘息之貌

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　案常棣和樂且湛釋文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矣

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　案說文𠌶部韡盛也從𠌶韋聲詩曰𠌶不韡韡文選宣貴妃誄注亦引𠌶不韡韡藝文類聚引韓詩夫移之華𠌶不韡韡鄭以鄂爲𠌶義本於韓詩也釋文柎作柎字又作跗說文木部柎闌足也玉篇跗花𠌶足也管子地員篇朱跗黃實注跗花足也文選束晳補亾詩白華絳趺李善注引此箋云跗鄂足也跗與趺同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周禮司服疏引賈逵服虔注跗謂足跗六月正義引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古幅字讀若富同與跗聲相近也又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水經注濟水注華不注山靑崖翠發望同點黛李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皆言華跗之狀也（四牡傳鵻夫不也釋文不音芳浮反與趺音同焦弱侯曰吳興傑不溪作趺音讀）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案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醧飫聲相近初學記服食部酒引韓

詩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說文酉部醧私宴飲也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貌　顏氏家訓書證篇後漢書楊由傳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柹貌詩云伐木滸滸毛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叚借爲肝肺字晏案漢書楚元王傳肺謂斫木之肺札也此卽顏氏所謂借爲肝肺字也說文木部柹削木札樸也從木巿聲陳楚謂櫝爲柹釋元應見正經音義引蒼頡篇柹札也謂削木柹也瑜珈師地論音義引三蒼柹札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爲柹關中謂之札（字本作柹隸變作柿又作抪實一字也）　廣韻二十廢柹斫木札也晉書王濬傳濬伐吳造船木柹蔽江而下魏書太祖紀營梓宮木柹盡生成林五代史周顯德六年役徒削柹爲匕柹乃削木之名故毛取以況伐木之貌也　又案說文斤部所伐木聲也從斤戶聲詩曰伐木所所古所許通用檀弓鄭注謂高四尺許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劉義慶世說張元與王建武初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杜少陵詩今復在何許言何所也

釃酒有藇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正義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釋文釃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盝（音鹿）酒湑本又作醑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案說文酉部釃下酒也從酉麗聲水部[illegible]釃酒也從网從水焦聲大徐曰以縑帛漉酒湑莤酒也從水胥聲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正義謂用草者用茅也與許君合下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也從酉古聲小徐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又醴酒一宿孰也漢食貨志引詩無酒酤我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孟堅亦以酤爲買是鄭君所本也晏子春秋曰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訓酤爲買亦通

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　案釋文蹲本或作壿說文士部壿舞也從士尊聲詩曰壿壿舞我釋訓壿壿喜也釋文引舍人云舞貌又引說文壿士舞也今說文脫士字

吉蠲爲饎傳蠲絜也　釋文蠲舊音圭案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鄭注蠲讀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云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宮人除其不蠲鄭

注濁猶潔也詩云吉圭爲饎儀禮士虞禮記哀子某圭而哀薦之饗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古蠲圭聲同通用尙書多方不蠲烝釋文一音圭左傳成九年鄭人使伯蠲行成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釋文又音圭呂氏春秋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

羣黎百姓傳百官族姓也　案堯典平章百姓史記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孔疏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韋昭注百姓百官也丹鉛總錄引唐張說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

如月之恒傳恒弦　正義曰集注定本緪字作恆釋文恆本亦作緪同案說文二部恒古文作𠄨從月引詩如月之恆劉熙釋名釋天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白孔六帖引詩作如月之緪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楚辭九歌緪瑟兮交鼓注緪急張弦也廣韻十七登緪絙同

廱室廱家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北狄今之匈奴也

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孟堅以采薇爲懿王時詩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蓋指此也與毛序文王時不合疑馬班所據者三家詩也（釋文玁狁本或作獫允）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箋柔謂脃腝之時　正義曰定本作脃腝之時案廣韻二十三問莬亾運切新生草也脃上同

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案周易集解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侯果曰坤十月卦也

彼爾維何傳爾華盛貌　案說文艸部薾華盛從艸爾聲詩曰彼薾維何薾正字爾借字

檀車幝幝傳幝幝敝貌　釋文韓詩作繟音同案說文巾部幝幝車敝貌從巾單聲引詩此文糸部䌰偏緩也從糸美聲繟帶緩也從糸單聲廣雅繟䌰緩也又繟繟䌰䌰緩也義本韓詩

魚麗于罶傳麗歷也　案麗歷雙聲釋名釋言語詈歷也以惡言相㜷歷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子

鄒穀梁傳作麗廣韻鄺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鄺從麗聲亦讀如歷（周書王會解江歷孔晁注珠名龍解角得也楊慎曰卽江鼉也又案）小弁正義曰離者謂所離歷小明載離寒暑正義曰至於今則離歷其冬夏寒暑矣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正義曰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

魚麗傳庶人不數罟　正義曰庶人不總罟集注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案九罭傳緵罟釋文字又作總罟羔羊傳總數也東門之枌傳鬷數也烈祖傳鬷總也聲近義同轉相訓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　正義曰

釋器云樔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案釋文樔字或作罺同今釋器作罺郭注亦云今之撩罟本孫炎說也文選吳都賦罺鰝鰕劉淵林注抑魚之器也廣雅撩取也廣韻五肴罺抄網

翩翩者鵻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案說文鵻祝鳩也或從隹一作隼從一一者謂壹宿之鳥也釋文鵻本亦作隹爾雅釋鳥鵻其鳺鴀釋文亦作隹隹皆當作隼從隹一傳寫誤作隹也

不醉無歸傳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案尚書大傳宗將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白虎通宗族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並與毛公合漢儒去古未遠夫有所受之也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　案楚茨傳侑勸也右卽侑之叚借

菁菁者莪傳菁菁盛貌　案文選班孟堅靈臺詩注引韓詩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桃夭傳蓁蓁至盛貌蓁菁聲相近義與毛同集韻菁將先切詩菁菁者莪李舟說作葏葏廣韻二仙葏子仙切草茂貌

六月序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案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與毛義同

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　案白虎通引曾子曰師三十里

織文鳥章箋織徽織也　案周禮司常疏引詩識文鳥章識古幟字詳見禮記釋注

元戎十乘傳元大也箋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案史記三王世家裴駰集解引韓嬰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

啟敵家之行伍也與毛公訓元爲大合鄭君謂啟突敵陳亦本於韓詩也

如輊如軒傳輊摯也　案說文車部𨏼抵也從車埶聲繫傳云潘岳曰如𨏼如軒軒舉也廣韻五寘𨏼車前重也輊上同又作𨏼集韻𨏼車前重也考工記輈人大車之轅摯又曰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鄭注摯輖也說文輖重毛訓爲摯亦謂車前重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　案說文車部軝長轂之軝也從車氏聲引詩此文烈祖箋云約軝轂飾也

如霆如雷　案文選南都賦注引詩如霆如雷毛傳雷出地奮震驚百里今傳無此文殷其雷傳有之李善引作此傳誤也

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御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正義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案穀梁昭八年蒐于紅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又云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范甯注葛或作褐疏引徐邈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是傳亦作褐與毛公同穀梁爲子夏門人（釋文引風俗通說）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所說符合蓋皆孔門授受之緒言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獸禽其下是韓詩亦與毛同

東有甫草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正義曰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釋文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案鄭說本韓詩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曰東有

甫草駕言行狩薛君傳云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馬融傳注亦引韓詩東有圃草水經注王逸九歎章句引詩俱作圃皆本於韓詩也

決拾既佽傳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案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賈疏此篇及大射將射云袒決遂訖則云說決拾于公雖射亦謂之拾說文佽便利也從人次聲引詩此文（周禮繕人注引詩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絃彄也拾謂韝扞也）

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舉積禽也　案柴叚借字依字當

作𢪛說文手部𢪛積也從手此聲詩曰助我舉𢪛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李善注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廣韻五寘胔𢪛同疾智切（馮惟訥詩紀石鼓文有𢪛字宋薛尚功款識本無之）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案公羊桓四年傳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何休解詁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䯚中心死疾鮮潔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䯚中腸胃汚泡死遲穀梁昭八年傳曰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尚書大傳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中不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公穀及伏生何休皆與毛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周禮小宗伯鄭注引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亦與毛公合賈疏不言是毛詩傳蓋鄭注禮時先通韓詩未得毛傳所引詩傳疑韓詩傳文也（玉府注引詩傳亦韓詩傳文）

其祁孔有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其麎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曰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晏案釋獸邢疏亦引詩其麎孔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五歲爲慎後鄭云

慎讀爲麎麎麋牝曰麎釋文云麎字林上尸反聲與祁近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　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曰駓駓俟俟文選西京賦羣獸駓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趨曰駓行曰騃與毛公訓趨行合駉云以車伾伾釋文字林作駓走也廣雅駓駓走也王逸招魂章句駓駓走貌也說文人部俟大也從人矣聲詩曰伾伾俟俟馬部騃馬行仡仡也從馬矣聲許君本韓詩說也

鴻雁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正義曰今泰誓文案鄭詩譜序云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攻有居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鄭云未渠央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王楙野客叢書曰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夜未渠央其據切（見釋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艷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

邪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遽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傳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晏案史記張儀傳且蘇君在儀□渠能乎渠亦讀爲遽南史文學傳高爽書鼓云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陶淵明雜詩嚴霜結野草枯悴未渠央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李善注引鄭箋未渠央荀子修身篇其義則渠渠然楊注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　案說文厂部厝厲石也從厂昔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

祈父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　案周語宣王二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注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說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商頌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史記匈奴傳氏羌注姜姓之別故毛以姜戎爲羌戎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　案釋詁穹大也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曰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曰在彼穹谷考工記韗人注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呂覽伊尹生于穹桑即空桑也古穹空通用

不可與明箋明當爲盟盟信也　案釋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說文作盟從囧皿聲篆文從明作盟古文從明作盟

成不以富　案論語作誠禮記經解鄭注誠或作成

秩秩斯干傳干澗也　案干澗聲相近考槃在澗釋文引韓詩作干文選吳都賦引韓詩考槃在干易漸卦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干山間澗水也聘禮記鄭注古文間作干

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瘉疾也　正義曰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案鼓鐘其德不猶箋同周禮春人注引詩或春

或抌釋文抌音由又音揄今生民作或舂或揄釋文音由又以朱反禮記檀弓咏斯由鄭注猶當爲揺聲之誤也秦人猶揺聲相近玉藻夫人揄狄鄭注揄讀如揺說文手部揄從手俞聲沖遠謂猶瘉聲近得之（周禮大宗伯釋文揄李一音由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俞旬又作由旬或作由延）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案裳裳者華傳似嗣也江漢召公是似傳似嗣良耜以似以續傳嗣前歲續往事也似嗣同音叚借古讀巳午之巳已止之已同史記律書曰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臧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正義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古似已通用故鄭讀似爲已

約之閣閣傳閣閣猶歷歷也　案周禮注引作約之格格釋訓格格舉也郭注舉持物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　案釋詁訏幠大也訏與芋同方言芋大也郭注芋猶訏耳又訏大也中齊西楚之間曰訏郭注訏亦作芋音義同耳又夰（音大）幠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夰或曰幠說文巾部幠覆也廣雅同士冠禮鄭注冔名出於幠幠覆也釋名冔幠也幠之言覆言以覆首也訏芋冔幠並聲相近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　案釋文韓詩作䩐云翅也與毛義同說文羽部䩐翅也從羽革聲廣雅䩐翼也皆本韓詩

噦噦其冥傳冥幼也　正義曰冥幼釋言文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於義實安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案崔靈恩音杳甚是說文冥幽也從日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亦夜也玉篇冥窈也夜也王肅妄改毛爲幼而郭璞注雅誤從之當以崔本爲正與孫炎合

載弄之璋傳半圭曰璋　案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白虎通文質引禮曰半圭爲璋毛公據古禮文也

朱芾斯皇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案說文市韠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

載衣之裼傳裼褓也　釋文韓詩作褅音同案說文衣部褅緥也從衣啻聲詩曰載衣之褅集韻褅或褅字毛作裼叚借字當依韓詩作褅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　案說文寸部專一曰專紡專缶部䍌瓦器也從缶爲聲廣韻二十二霰䍌紡錘集韻䍌曰紡甎說苑千金之寶用以間紡不如瓦塼曹昭女

誠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專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其耳濕濕傳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釋文呞本又作齝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爲齥音漏洩也案釋獸牛曰齝羊曰齛釋文齛郭音泄息列反齝字林以爲古齝字說文齒部齝吐而噍也從齒台聲玉篇呞牛噍也廣韻七之齝牛吐食而復嚼集韻齛或作齥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　釋文韓詩作炎案說文火部灵小爇也從火干聲詩曰憂心灵灵又心部惔憂也從心炎聲詩曰憂心如惔廣韻二十四鹽灵字林云小熱也

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氐當作桎鎋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案正義引說文今本無之說文氐至也從氐下著一一地也聘禮記鄭注今文至爲砥桎從至聲氐桎亦聲相近（說文車部輊抵也禹貢覃懷厎績史記作致績）

俾民心闋傳闋息也　案說文門部闋事已閉門也從門癸聲玉篇闋息也後漢書楊璇傳剽入盜邑者不闋時月注闋息也

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案文選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騁馳也箋本韓詩

方茂爾惡傳茂勉也　案傳本釋詁茂與懋同漢律志顏注楙古茂字

天之扤我傳扤動也　案說文扤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扤鄭注動搖貌方言扤不安也文選吳都賦劉逵注扤搖也李善引詩傳此文

執我仇仇傳仇仇猶謷謷也　案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皆傲慢賢者釋文敖敖本又作謷舍人本傲作毀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說文言部謷不肖人也從言敖聲廣韻謷不肖語也楚辭九思令尹兮謷謷王逸章句不聽話言而妄語也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　案廣韻二十文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從貝口聲數有增多之義引申之故爲益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　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杜注云猶旋旋歸也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之形古文省作云云象回轉故毛訓爲旋取旋轉之象此云之本義也

佌佌彼有屋傳佌佌小也　案說文人部佌小貌從人囟聲詩云佌佌彼有屋細亦從囟聲故爲小貌玉篇㜸小也亦作佌廣韻四紙佌斯氏切小貌詩云佌佌彼有屋本作佌佌㜸小貌與佌音同

蔽蔽方有穀傳蔽蔽陋也箋穀祿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　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速速方穀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與陸氏方穀本合李賢訓穀爲車轂異於毛鄭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正義曰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又曰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

引之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案鄭君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小宛爲刺厲王漢書谷永傳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監注引魯詩十月之交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則知箋本魯詩非鄭君之臆說也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此下引十月之交篇甚詳毛以此爲幽王詩子政兼言幽厲（又曰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蓋中壘世傳魯詩參用中公說也又案鄭氏謂毛移篇第正義謂韓詩次第亦與毛同是毛韓本合也漢書古今人表下下皇父卿士司徒皮（毛詩作番音婆韓詩作繁古讀繁皮皆音婆）大宰家伯膳、夫中術內史掫子趣馬蹶師氏萬（顏注萬讀曰禹）並繫幽王之下仍從毛公說

百川沸騰傳騰乘也　案文選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騰乘也與毛公合易咸卦滕口說也釋文滕九家作乘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僻　釋文遹韓詩作鴥義同案文選

西征賦注引韓詩謀猶回泬薛君曰回邪僻也幽通賦曹大家注引謀猶回穴云僻也是毛韓義同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大明傳集就

翰飛戾天傳戾至也　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翰飛厲天薛君曰附也卷阿亦傳于天傳傅猶戾也菀柳亦傳于天箋傳至也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爲言睇視也　案說文目部睼迎視也從目是聲廣韻十二齊睼遠視也廣雅睼視也說文見部䚦顯也從見是聲題卽䚦之叚借字潛夫

論讃學引詩顧彼鶺鴒徐幹中論貴驗引詩相彼脊令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　釋文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初學記獄類引詩宜犴宜獄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豸部豻胡地野狗從豸干聲或從犬詩曰宜犴宜獄周禮射人鄭注豻讀如宜豻宜獄之豻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宜犴宜獄文選范蔚宗皇后紀論注亦引毛詩宜犴宜獄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楊倞注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後漢書崔駰傳獄犴塡滿注引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梁書武帝詔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高彪碑獄犴生少卽犴字也毛公作岸叚借字依字當作犴皇矣箋云岸訟也義本故訓

惄焉如擣傳擣心疾也　釋文本或作痔同韓詩作疛案說文疒部疛小腹病從疒肘省聲玉篇疛心腹疾也廣韻四十九宥疛直祐反心腹疾痔上同毛作擣叚借字

譬彼壞木傳壞瘣也謂傷病也　正義曰爾雅注某氏曰譬彼瘣木案釋木釋文稱樊光引詩譬彼瘣木沈旋疑非光注故沖遠渾言某氏也說文疒部瘣病也從疒鬼聲詩曰譬彼瘣木許氏所引與故訓正合

尙或墐之傳墐路冢也　案說文歺部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從歺堇聲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殣之荀子禮論篇以昏殣楊注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殣之九經字樣亦作殣與說文引詩同墐叚借字依字當作殣

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正義曰皆孟子文案毛公多引傳記說詩最爲近古東漢以後以注附經古意淺微矣緇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韓詩外傳稱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釋文序錄引徐堅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高行子當卽高子高子爲子夏弟子孟子稱之曰叟有以夫（子夏猶及見魏文侯故其弟子得與）

（孟子同時）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小弁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與毛詩不同王充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又中山靖王勝傳聞樂對曰伯奇所以流離下引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蓋三家之說也伯奇乃尹吉甫子（文選笛賦注引琴操路史發揮引曹子建惡鳥論並謂尹吉甫子後漢書周舉傳注引說苑謂王國子此傳聞之異）而邵武士人僞疏乃云伯奇宜臼也亦太憒憒矣

哆兮侈兮傳哆大也　案說文口部哆張口也從口多聲金部鉹一曰詩云侈兮哆兮繫傳鉹一曰若詩曰侈兮之侈同大徐本誤倒經文當以小徐本爲正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詩考補遺引說文鉹兮哆兮當是鉹若侈兮之訛也（詩攷多訛字別有校注本）

哆兮侈兮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擿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正義曰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案家語好生篇襲用毛傳而小變之王肅僞撰不足據也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浸淫叔子遠其類李善注引毛詩傳顏叔子事張平子東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展季卽柳下惠也（李善注引家語）是漢儒多用此事荀子大畧篇子夏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後門卽所謂嫗不逮門不見疑卽所謂不稱其亂毛公親事荀卿淵源子夏其所傳述蓋西河授受之緒言也又案後漢書崔駰傳展季効貞於門女章懷注引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是韓詩亦有此文與毛詩同今本外傳無之傳寫脫也焦氏易林隨之謙云顏叔子夏（徐幹中論貴驗云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其亂焉列女傳齊威虞姬傳柳下覆寒女而不亂）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　釋文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

音挑案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作嬥嬥李善云佻或作嬥以偏旁考之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顧命王乃洮頮水鄭注讀洮爲濯（見吳志虞翻傳注）是從兆從翟之字古通用也廣韻二十九篠嬥嬥往來貌韓詩曰嬥歌巴人歌也韓詩曰三字當在往來貌之上

行彼周行箋送轉餫因見使行　釋文餫音運案說文食部餫野饋曰餫從食軍聲左傳成五年宣伯餫諸穀杜注野饋曰餫運糧饋之黍苗箋云營謝轉餫之役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

廣川書跋伯庶父尊敦銘曰伯庶父作王姑月姜尊敦朱鮪集字月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月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又史伯碩父鼎銘王母月母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晏案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當爲舟堯廟碑委曲舟帀隸釋云以舟爲周說苑立節篇有華舟卽華周也說文裘古文省衣作求然則鄭君所據皆古文也

跂彼織女傳跂隅貌　正義曰說文云攱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案說文匕部攱從匕支聲引詩攱彼織女匕頭頃也頃頭不正也織女三角攱然不正如隅也毛許同意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正義曰謂從日至暮七晨而復反於夜也案文選顏延年夏夜詩注引韓詩終日七襄薛君曰襄反也與故訓傳合是毛韓詩同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案爾雅郭注云晨見東方謂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引韓詩太白星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毛韓義同廣雅太白謂之長

庚傳庚續本釋詁文說文以庚爲古續字書臯陶謨正義引詩西有長賡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爰曰也　案文選關中詩注引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讓吏部封侯表注引韓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左傳宣十二年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說苑政理篇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漢以前古本皆作爰王肅家語辯政篇妄改爲奚而集傳誤信之

百卉俱腓傳腓病也　釋文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運

迻孔令詩注引韓詩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李善此說甚明釋詁痱病也郭注痱見詩玉篇引詩百卉俱痱傳訓爲病當作痱爲是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　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案史記漢興諸侯年表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後漢馮異傳忸忕小利注忸忕慣習也王肅改爲廢大也定本誤從之非也

不出於熲傳熲光也　案說文火部熲火光也從火頃聲

偕偕士子傳偕偕強壯貌　案說文人部偕彊也從人皆聲詩曰偕偕士子一曰俱也徐鍇繫傳曰彊力也能皆同於人是彊也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案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菀柳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蹈悼妯音近義同故箋以妯爲悼方言妯擾也人不靜曰妯郭注謂躁擾也妯音迪廣韻二十三錫迪蹈也妯與蹈亦一聲之轉釋詁妯動也疏未引說文心部怞朗也從心由聲引詩憂心且怞許君訓朗未聞疑有訛誤

以雅以南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

之樂曰禁　案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鄭注引詩以雅以南周禮韎師鄭司農說以明堂位云韎東夷之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賈疏引孝經緯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旄人疏文王世子引孝經緯作佅明堂位正義作昧佅古通用）南夷之樂曰任（明堂位正義引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佅離北夷之樂曰禁（文王世子正義作僸）文選東都賦注引毛詩傳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詩釋文作韎云本又作昧古南任聲近通用也後漢書陳禪傳以雅以南韎任朱離章懷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亾竊謂韎任朱離乃故訓之辭李賢以爲詩之逸文誤矣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與毛義合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是毛韓義同白虎通禮樂引樂元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南夷之樂曰兜（明堂位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樂元語爲河間獻王所作（漢食貨志鄧展注）毛公爲獻王博士其言德廣所及與樂元語同說四夷之樂不同者傳聞異辭賈公彥（鞮鞻氏疏）引虞

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是伏生所說與獻王相符也又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公羊昭廿五年注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劉向何休所說與樂元語同

獻酬交錯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案特牲禮交錯以辨鄭注交錯猶言東西

既齊既稷傳稷疾也箋稷之言即也　夢溪筆談卷廿六

曰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

既優既渥　案文選塘上行注引詩既霑既渥毛傳渥厚也今傳無此文說文水部瀀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瀀既渥

先祖是皇箋皇之言暀也　案泮水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釋詁暀暀皇皇美也說文作暀光美也少儀祭祀之美穆穆皇皇鄭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周禮保氏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釋文皇又音往釋名往暀也歸往於彼也故其言之卬頭以指遠也

或耘或耔傳耔壅本　案說文禾部秄壅禾本從禾子聲廣韻耔壅苗本也周禮甸師注耨芸芓也賈疏芓擁本也漢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芓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班云附根猶毛云壅本也三公山碑或芸或芓耔秄芓聲同通用

大田箋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正義曰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案周語韋昭注亦引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月令孔疏云先師以爲氾勝之書

以我覃耜傳覃利也　釋文覃以冉反案釋詁剡㓞利也郭注引詩以我剡耜說文刀部剡銳利也從刀炎聲文選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李善注覃與剡同

俶載南畝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　正義曰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惠棟曰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甾載聲相近戴與載通晏案中庸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釋文菑本或作甾同孫音災詩疏引孫炎曰菑謂始災殺其草木也古菑載裁災

聲近通用凡入地深而建立者皆曰菑考工記輪人鄭司農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截博立梟棊亦爲菑弓人菑栗不迆先鄭注菑讀爲不菑而斧之菑漢書張耳陳餘傳注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管子輕重篇春有以剚耕夏有以没耘又傳戟十萬釋名釋言語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菑事傳剚音近義同皇矣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韓詩云菑反草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勸民懇草發淄淄菑音）義同

既方既皁箋方房也　案古方房通漢書高帝紀沛公攻胡陵方與注音房

鞞琫有珌傳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　正義曰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惠棟曰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又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云以蜃者謂之珧並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案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與毛公合

戢其左翼箋戢斂也　釋文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案捷插也（集韻捷與插同）插猶斂也與鄭同意

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　案釋文莝韓詩云委也是韓詩作莝毛詩皆用古文三家詩皆用今文故箋云今莝字也說文艸部莝斬芻從艸坐聲萎食牛也蔌以穀萎馬置莝中萎卽委也說文繫傳引詩芻之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作秣之剉之白孔六帖九十六引詩秣之秣之芻秣莝剉音義同

蔦與女蘿傳蔦寄生也　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案說文艸部蔦寄生草也從艸鳥聲引詩此文或從木作樢費鳳碑樢與女蘿廣雅釋木亦作樢爾雅釋木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蔦是釋木有此文也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　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定本慰安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

說文心部慍怨也怨恚也韓詩訓爲怨恚與毛公異說文又云慰安也從心尉聲一曰恚怒也許君序稱毛氏古文故前一說從毛義後一說則兼采韓詩馬季長習毛詩訓安正與毛合文選詠懷詩注引毛傳慰安也應德璉建章臺集詩注引毛傳慰猶安存之也王肅申毛爲怨恨因井改傳爲怨孫毓朋於王故用王本陸氏誤從之非也當以正義本爲正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案論衡商蟲篇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後漢書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漢書武五子傳引詩止于藩昌邑哀王髆傳引詩至于藩說文言部謍小聲也從言熒省聲詩曰謍謍青蠅爻部棥藩也從爻林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棥

構我二人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案釋文引韓詩構亂也箋本韓詩

左右秩秩傳秩秩然肅敬也　案後漢書孔融傳引韓詩言賓主初就筵之時秩秩然俱謹敬也與毛義同

發彼有的傳的質也　案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玉篇的射質也釋元應瑜伽師地論音義云的射質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有壬有林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　案史記律書壬之爲言任也壬任聲相近

賓載手仇箋仇讀曰斞賓手挹酒　案大東毛傳挹斞也少牢饋食禮鄭注枓斞水器也釋文斞劉音苦侯反斞仇聲相近故鄭讀仇爲斞士冠禮鄭注勺尊升所以斞酒也說文斞挹也從斗臾聲徐鍇繫傳云張衡思元賦斞白水以爲漿廣雅斞酌也

有頒其首傳頒大也　正義曰釋詁墳大也頒與墳字雖

異音義同　案說文頁部頒大首也從頁分聲詩曰有頒其首書盤庚疏引作有賁其首易賁卦釋文引傅氏曰賁古斑字賁墳頒斑聲相近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案內則偪鄭注偪行縢釋文偪本又作幅左傳桓二年帶裳幅舄杜注幅若今行縢者劉熙釋名釋衣服偪所以自偪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

殿天子之邦傳殿鎭也　案釋文鎭又音眞本作塡古鎭

字讀如塡與殿聲相近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案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便蕃左右釋訓便便辯也書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索隱曰今文作辯鄭注亦作辯古平便辯通用故毛以便便爲辯治
紼纚維之傳纚緌也　釋文纚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案爾雅釋水紼縭維之縭緌也縭纚聲近義同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纚繫也繫謂以笮繫之也說文竹部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劉向九歎云濟楊舟於會稽兮注楊

木之舟輕而易浮必竹笮維繫以制其行孔疏謂縭訓爲緌緌又爲繫與韓同意
福祿膍之傳膍厚也　釋文韓詩作肶注同案釋詁肶厚也說文肉部膍或作肶
騂騂角弓傳騂騂調和也　釋文說文作弲案說文弓部弲角弓也從弓肙聲角部觲用角低仰便也從羊牛角讀若詩曰觲觲角弓許云低仰便猶低昂便也與毛公調和同意（說文無騂字馬部新附有之云從馬觲省聲）
民之無良箋良善也　案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

怨之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　釋文韓詩作曣見日出也曰消韓詩作聿消劉向同案漢書劉向傳引詩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瀌瀌宴然聿消古曰聿通用說文日部晛日見也從日從見見亦聲引詩見晛曰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遺讀曰隨婁斂也　案周禮遺人先鄭注遺讀如詩曰棄子如遺之遺釋文遺司農音維雲漢以遺與雷摧協古音與隨近荀子非相篇引詩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楊倞注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

文選歎逝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隤猶遺也古隧隤隨遺聲相近大雅草不潰茂傳潰遂也說文𠂤部隤下隊也士喪禮注遂之言遺也
謂之尹吉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案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姞其一也漢書古今人表姞人棄妃潛夫論志氏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姞氏封于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鐘鼎款識故義母作旅匜寅簋云叔邦父叔故叔猶敦云叔猶生作尹坆尊敦卽尹

姑之異文

垂帶而厲箋厲字當作裂　案思齊烈假不瑕鄭作厲假古厲烈通用祭法厲山氏國語作列山春秋隱二年紀裂繻釋文裂或音厲內則注引詩作垂帶如厲箋云而亦如也古而如通用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　釋文韓詩作泱泱同案說文泱滃也雲氣起貌文選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徐爰注泱音英李善曰泱與英古字通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　釋文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

很怒也案今說文作恨怒也毛用叚借字作邁韓許作怖怖是正字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案淮南子齊俗訓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惠棟曰爾雅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曰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雨部𩆵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左傳釋文引賈逵亦云思白頭貌

炰之燔之傳毛曰炰加火曰燔　案文選西都賦注引毛詩炰之燔之毛萇曰去毛曰炰去毛加火對文毛傳多此句法孔疏謂傳直言毛曰炰是合毛而炰之與李善所見本異周禮封人毛炰之豚鄭注爓去其毛而炰之言去毛亦得通也釋元應五分律音義引毛詩以毛曰炰（說文炰毛炙肉也）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　案說文牂牝羊也牡字轉寫

之訛初學記羊類集韻並引說文牂牝羊也則牡字之誤無疑矣爾雅釋畜牡羒牝牂廣雅其牝三歲曰牂釋元應引字林牂牝也並與毛公合（近刻段注說文亦改作牝羊惜不引初學記集韻正之）

毛鄭詩釋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聿修厥德傳聿述　案漢東平王宇傳引作述修厥德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　正義曰以一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案釋元應大集日藏分經引詩太任有娠佛本行集經音義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動也娠謂有胎懷孕者也廣雅娠傳也今皆作身兩通前世三轉經音義引詩傳娠動也說文女部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　釋文韓詩作磬磬譬也案說文人部俔譬諭也從人從見引詩俔天之妹許君用韓詩說也

纘女維莘傳莘太姒國也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㜪姒氏之女廣韻十九臻㜪所臻切有㜪國名古莘㜪聲同通用

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　釋文引韓詩云瓞小瓜也案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注引韓詩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說文瓜部瓞瓝也從瓜失聲引詩此文瓝小瓜也與韓義同

緜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案伏生書大傳呂氏春秋俱有此文不獨孟子也毛公先秦古書故所引多傳記文

周原膴膴傳膴膴美也　釋文韓詩同案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周原腜腜小□國雖靡膴韓詩作靡腜膴腜古通用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　案東京賦注引毛傳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皐門有伉傳伉高貌　釋文韓詩作閌云盛貌案漢書揚雄傳閌閬閬其寥廓兮師古曰高門貌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閌李善云伉與閌同吳都賦高闈有閌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閌伉閌古今字說文𨸏部阬閬也門部閬門高也阬郎伉之正文說文無閌字廣韻四十二宕閌閬門高

混夷駾矣傳駾突　案說文駾馬行疾來貌從馬兌聲詩曰昆夷駾矣趙岐孟子章指亦引詩昆夷駾矣釋文混

音昆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　正義曰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方言㾳極也郭注江東呼極爲㾳倦聲之轉也又𣩵倦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𣩵外傳曰余病𣩵矣廣雅𣩵極也玉篇㾳困極也廣韻二十廢㾳困極也引詩昆夷㾳矣本亦作喙𣩵上同

虞芮質厥成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正義曰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案尚書大傳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說苑君道篇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

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並與毛公合（正義引家語不足據）

芃芃棫樸傳樸枹木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樸包木也

薪之槱之傳槱積也　案說文槱積燎也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槱積也引詩薪之槱之

左右趣之傳趣趨也　案賈誼新書連語引詩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容經引詩同與毛傳訓趨合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案荀子富國篇引詩彫琢其章毛公親事荀卿故訓本於師說也說苑修文篇亦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質言文質美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案荀子富國篇引詩亹亹我王文王毛傳亹亹勉也亦本於師說也韓詩外傳亦引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枚下而茂盛　案呂氏春秋恃

君覽知分引詩延于條枚後漢書黃琬傳注同韓詩外傳引詩亦作延鄭君釋施爲延蔓本韓詩說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

魚躍于淵箋魚跳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文選四子講德注引韓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踊躍於淵中與箋義合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案白虎通姓名文王十子引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班氏所引疑三家詩傳文史記成叔名武霍叔

名處漢古今人表同與詩傳所言互異南季管蔡世家作冉季古楠字本作枏或作柟故冉亦誤爲南劉向列女傳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以周公爲管叔兄與班引詩傳及趙岐注孟子合

烈假不瑕箋厲假皆病也　案鄭讀烈爲厲古厲烈通用集韻引詩厲假不瑕從鄭讀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毛本誤作老也）箋耆老也　案周頌武云耆定爾功釋文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老也韓詩音同鄭云惡也王符潛夫論班祿引詩云上帝指之憎其式惡

其葘其翳傳自斃爲翳　釋文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案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彼言維此文王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案樂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則鄭所据詩亦作文王鄭注禮多依韓詩與毛不同又徐幹中論務本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杜預多同王肅說見桓五年疏）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　釋文貊本作貊左傳作莫韓詩同云莫定也案釋詁貉嗼定也正義引作貊莫定也

四方以無拂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　案考工

記察其葘爪不齵注葘與爪不相佹賈疏不相佹戾鄭注禮記亦云拂猶佹詳見禮記釋注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　案呂覽季夏紀注引詩鼉鼓韸韸釋元應維摩經音義亦引作韸韸廣韻四江韸鼓聲也韸上同逢卽韸之叚借

矇瞍奏公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案文選連珠注引韓詩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不同春官大師注鄭司農注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晉語韋昭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釋名矇有眸子而

無明蒙蒙然無所別也說文瞍無目也並與毛合當以毛義爲長漢樊安碑以公德加位特進隸釋云以公德爲功德詩以奏膚公王公伊濯肇敏戎公訓皆爲功公功古通用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引詩矇瞍奏工楚辭九章章句亦作奏工（呂氏春秋達鬱注引詩矇瞍奏功楚辭九章章句引詩矇瞍奏工周禮肆師先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

昭茲來許傳許進　惠棟曰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案廣雅許進也義本毛傳續漢書祭祀志注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

築城伊減傳減城溝也　釋文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　案說文古文閾從閾減洫古通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　案史記周本紀引韓嬰章句姜姓原字漢禮樂志古今人表俱作姜原不加女旁

克岐克嶷傳嶷識也　案說文口部㘈小兒有知也從口疑聲引詩克岐克㘈淮南子注軫䡅之䡅讀如克岐克㘈之㘈是漢人多作㘈費壽碑岐嶷有志鄭固碑善性形於岐嶷仍作嶷又劉熊碑誕生岐㘈武斑碑其在孩提岐㘈發蹤馬江碑岐㘈有度童子逢盛碑亦作岐㘈書作山旁漢人分隸往往移易如此

種之黃茂傳種雜種也　正義曰其苗實癕種而肥又曰莊子說木之肥大云癕瘇無用故以種爲癕瘇謂苗之肥盛也又曰傳言癕種是肥充之貌案正義則毛傳本作癕種後人訛爲雜耳

或舂或揄傳揄抒臼也　案周禮舂人注抗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抗釋文抗音由儀禮有司徹注挑讀如或舂或抗之抗說文臼部舀抒臼也從爪臼詩曰或簸（當作或舂）或舀舀或從手宂作抗或從臼宂作𦥷廣韻十八尤抗抒臼揄舀上同古抗揄聲相近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　案楚辭招魂章句引作

肆筵設机涉上二句而誤也古書几多作机渙九二渙奔其机虞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釋文机音几左傳襄十年投之以机釋文机本又作几莊子齊物論隱机而噓釋文机李本作几州輔碑有机杖之賜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己乃及於天下　正義曰周語引此章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案周語韋昭注壼捆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義本鄭氏孟子滕文公篇音義引埤蒼云捆緻也

公尸來燕來宗傳宗尊也　案說文宗尊祖廟也白虎通

宗者何宗有尊也初學記引釋名宗尊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　釋文亹音門案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亹水流進貌與故訓合漢書地理志浩亹師古曰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引詩此文趙充國傳至浩亹師古曰音門水名也後漢書馬援傳毛聚冠鈔拒浩亹臨李賢注音告門屬金城郡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亹也詩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亹門音義同故箋訓爲門

芮鞫之即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　案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注汭在豳地引詩汭沉之即漢書地理志孟堅自注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阸之間耳爾雅釋邱厓內爲隩外爲隈邢疏隈當作鞫傳寫誤也釋文作鞫引字林作坭云厓外也詩正義引爾雅亦作鞫（李巡孫炎本同）廣韻一屋阸居六切曲岸水外曰阸坭上同

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　案茀芾通甘棠傳蔽芾小貌韓詩外傳蔽茀易釋文引子夏傳豐其芾芾小貌故毛公亦訓茀爲小釋詁祓福也郭注引詩祓祿爾康矣生民箋云弗之言祓也

憯不畏明傳憯曾也　案說文曰部朁曾也從曰兓聲詩曰朁不畏明入部曾詞之舒也

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　正義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云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釋文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加庶反義亦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案集韻伽均也人余切音如通作如秦誓其如有容焉公羊文十二年傳作其能有容古能如多通用故訓能爲伽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　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也從水曰說文口部呭多言也從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言部詍多言也從言世聲詩曰無然詍詍荀子解蔽篇注引詩無然詍詍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謷謷也　案正義引釋訓囂囂傲也今本作敖敖釋文本又作謷又作囂同小雅讒口囂囂漢書劉向傳作讒口謷謷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　釋文云說文作唸呀案說文唸吚呻也從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唸吚五經文字屎說文作吚則唐本說文作唸吚

牖民孔易、案韓詩外傳作誘民傳牖道也召南傳誘道也古牖誘通用劉勰新論從化引詩誘人孔易

會是彊禦傳彊梁禦善也、案莊子山木篇以其彊梁隨其曲傳釋文彊梁多力也漢書注引詩作彊圉烝民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引作彊圉桑柔箋云圉當作禦古字多通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彊梁者不得其死漢書河閒獻王所得古書老子其一也毛公爲獻王博士故依用之

女炰烋于中國傳炰烋猶彭亨也、案易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引干寶云彭亨驕盛貌類篇彭亨驕滿也韓退之城南聯句苦開腹彭亨用毛公語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烋劉淵林注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引詩咆烋於中國

內奰于中國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　案文選魏都賦奰冋內贔劉逵注不飲酒而怒曰贔詩曰內贔于中國西京賦巨靈贔屭薛綜注贔屭作力之貌也釋元應宏道廣顯三昧經音義贔古文奰說文贔壯大也謂作力怒也今說文大部奰壯大也從三大三目二目爲䀠三目爲奰益大也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即詩傳文也廣韻六至奰平秘切怒也一曰近也（當作迫也）奰上同見經典省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　正義曰未知何方也案文選五等諸侯論注引詩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今傳無此文傳寫脫也丙子學易篇引蒼頡篇鬼遠也文選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在夏后之世箋近在夏后之世、案周語引詩近在夏后之世

靡哲不愚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案毛公避漢高祖諱改邦爲國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　案緇衣作有梏德行鄭云梏大也直也古覺梏聲相近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　惠棟曰泮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士喪禮云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說文逷古文逖義雲章又作悐訓爲剔左傳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漢都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慝逖訓遠見爾雅或從狄省文也　晏案書牧誓潛夫論勸將引詩用逖蠻方逖矣西土之人郭註釋詁引作逷矣西土之人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書皆作逷邢叔明爾雅疏云逷古文逖也瞻卬云舍爾介狄傳狄遠也集韻云說文引詩舍爾介逖許君

云遠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師古曰即簡狄也廣雅狄逖也王充論衡狄牙之調味也即易牙古易狄聲相近

倉兄塡兮傳倉喪兄滋也　釋文倉初亮反兄音況本亦作況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案倉喪同音叚借說文心部愴傷也從心倉聲兄讀與況同小雅況也永歎傳況兹出車僕夫況瘁箋云況兹也大雅職況斯引職況斯宏傳況滋也又亂況斯削箋云而亂滋甚古兄況兹滋通用沖遠訓況爲賜又轉爲嘉貺之貺其說非也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　正義曰疑音凝疑者安靜之義故爲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惠棟曰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貌音魚乙反正義音疑非也晏案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鄭注疑正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西階上疑立釋文疑魚乙反陸氏得之

至今爲梗傳梗病也　案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引楚辭梗其有理王逸云梗强也亦害也病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　正義曰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釋文赫毛許白反　也與王

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案毛傳本訓光王肅改毛爲炙以合已說且以難鄭也莊子秋水釋文嚇一本作呼許嫁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已也故鄭謂以口距人一切經音義引詩作嚇

國步斯頻傳頻急也箋頻猶比也　案說文目部矉恨張目也從目賓聲詩曰國步斯矉莊子天運釋文引通俗文曰蹙頞曰矉古矉頻通用

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釋文蘊紆粉切韓詩作鬱同蟲蟲爾雅作爞云熏也韓詩作烔音徒東反案蘊當作薀說文艸部薀積也廣韻薀俗作蘊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暍楊注宛讀爲蘊暑氣也引詩蘊隆蟲蟲內則注宛或作鬱鄭人士箋云苑猶屈也積也釋文苑徐音鬱古薀宛苑並通用讀如鬱廣雅烔熱也廣韻一東烔熱氣烔烔徒紅切毛作蟲蟲叚借字也

后稷不克箋克當作刻刻識也　案劉熙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史記孔子世家有顏刻論語包注作顏尅

耗斁下土傳斁敗也　釋文耗韓詩云惡也案後漢書竇

皇后紀引薛氏韓詩章句秏惡也唐石經亦作秏說文無秏字當以石經爲正春秋繁露郊祀引詩秏射下土古射斁通用

先祖于摧箋摧當作嗺嗺嗟也　案易晉初六晉如摧如釋文鄭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李氏集解虞翻曰摧憂愁也與鄭訓嗟同意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案說文艸部蔋艸旱盡也從艸俶聲詩曰蔋蔋山川廣韻二十三錫蔋艸木旱死徒歷切音與滌同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　釋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案

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作如炎如焚上文赫赫炎炎釋文或作惔古惔炎通用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正義曰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曲禮疏引作損撤雉兔）四穀不升去圂獸（曲禮疏引作損圂獸又五穀不升不備三牲今白虎通文下具）案穀粱襄二十四年大饑傳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范甯注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即毛公所謂弛兵穀粱毛詩源皆出於子夏蓋七十子傳授之微言也韓詩外傳云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是毛韓說同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　案周禮鄉師而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釋元應維摩經音義周古文賙同詩靡人不賙大智度論音義引詩靡人不賙傳賙救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　案角弓云如食宜饇釋文引韓詩作儀古宜通用

榦不庭方箋作楨幹而正之　案西京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箋本韓詩

鉤膺鏤鍚傳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案說文金部鍚馬頭飾也從金陽聲引詩鉤膺鏤鍚巾車鄭注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賈疏眉上曰鍚故知當顙盧左傳桓二年鍚鸞和鈴杜注鍚在馬額文選東京賦注鏤彫飾也當顱刻金爲之續漢書輿服志青柀尾當盧文髦釋元應樓炭經音

義當虛字宜作顱同力胡反言馬面當顱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　詩地理考濡水李氏曰同州郿谷說文邑部郿在馮翊郃陽亭

祁祁如雲傳祁祁徐靚也　案司馬相如上林賦靚裝刻飾後漢書南匈奴傳豐容靚飾廣韻四十五勁靚疾政切裝飾也

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實是也　正義曰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案釋詁寔是也郭注引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周語咨於故實韋昭注故事之是者也周策是攻用兵高誘注是實也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作實唐石經衞氏集說作寔小星云寔命不猶釋文韓詩作實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傳九命錫圭瓚秬鬯　案韓詩外傳引傳曰九錫秬鬯

來旬來宣箋旬當作營　案周禮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營從田熒省聲營從宮熒省聲古書熒惑一作營惑虞翻易注坤爲營公羊疏引爾雅孫炎注營州受性平均古旬均營營熒並聲近通借

矢其文德傳矢施也　正義曰定本爲弛字案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詁矢弛也

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　案說文言部警言之戒也從言敬敬亦聲小徐繫傳引禮曰先鼓以敬戒周禮注引詩既儆既戒古儆警通用隸僕注儆蹕釋文儆字又作警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徐方繹騷箋繹當作驛　案載芟云驛驛其達釋文爾雅作繹繹云生也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繹繹盛貌廣雅驛驛盛也駉云以車繹繹釋文崔本作驛後漢書郭伋傳駱驛不絕卽絡繹也隸釋丁魴碑亦以駱驛爲絡繹古繹驛通用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　案漢書揚雄傳敦萬騎于中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應劭曰敦音屯釋文鋪韓詩作敷後漢書馮緄傳亦引詩敷敦淮濆古鋪敷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緜緜翼翼傳緜緜靚也　正義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靚也案賈誼鵩鳥賦澹乎若深淵之靚揚雄甘泉賦稍暗暗而靚深師古曰靚卽靜字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案漢
郊祀歌青陽開動根荄以遂遂即茂意（韓退之文根之茂者其實遂）
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彙作𡩋艸木𡩋字之貌（韓詩外傳作潰）
（茂疑潰之譌）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　釋文張揖字詁云
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案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頻顰
不前而止從頁從涉徐鼎臣曰今俗別作水賓非是瀕
濱古今字采蘋北山傳皆云濱厓也劉向列女傳引詩
作濱與鄭君合蓋漢人多用今文故箋易作濱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　案說文言部誐嘉善也從言我

聲詩曰誐以溢我廣韻引詩誐以謐我左傳襄二十六
年引詩何以恤我古假與遐通揚子法言寡見篇假言
周于天地贊于神明注假作遐（漢禮樂志注徦即遐字楊統碑繁陽令楊君碑
皆以徦爲遐廣韻三十五馬假說文作徦）古遐胡同音士冠禮注胡猶遐也
表記注瑕之言胡也桑柔箋胡之言何也伐檀箋胡何
也魏風何不日鼓瑟魯詩石經殘碑作胡左氏作何許
君作誐皆音近叚借也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古
謐恤亦通（戴氏謂春秋傳作何傳寫譌失恐非）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　案後漢書莋都夷傳引
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
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
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沈括
筆談引作朱浮傳誤案此朱輔上疏引詩非朱浮也薛君曰徂往也沈括引作岨亦非）說苑君道
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亦引詩岐
有夷之行是韓詩皆以岐字屬下讀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密口也箋云
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案賈誼新書容經叔向引詩
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口也億也命者制
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
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賈太傅直以成王爲周成王與鄭不同周語叔
向曰引此詩云云是道成王之德也賈唐鄭韋注俱謂
成其王功（詩正義引）非周之成王恐非外傳之旨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箋云廣當爲光固
當爲故字之誤　案荀子禮論篇澤厚者流澤廣大戴
禮記作光古光廣通用說文廣從广黃聲黃從田作炗
炗古文光也周語引詩緝熙之廣也韋昭注鄭後司農
云廣當爲光虞翻同後司農即康成也禮投壺鄭注固
之言如故也史記晉世家咨于故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國語作故古固故亦通敬之毛傳允廣也緜毛傳肆故今也並與鄭合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傳震動疊懼　案後漢書李固傳注引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以時邁爲成王時詩與箋言武王不同

思文后稷　案魯語展禽曰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魏志杜襲傳注亦稱韋昭引毛詩傳同）今毛傳無此文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山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東漢馬融亦作毛詩傳見後漢書荀爽亦有詩傳則稱傳者不獨毛公詳玩韋宏嗣所引疑非故訓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案文選典引注引韓詩外傳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師古曰飴讀與貽同孟子趙岐注白帖八十一皆引作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縫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麰麥也從麥牟聲或從艸作䔉牟䔉麰麰並同毛從古文省

無此疆爾界　釋文作介　案魏都賦注引韓詩介界也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薛君章

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以西雍爲辟雍與毛鄭不同（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詩于彼西雍）

潛有多魚傳潛槮也　釋文槮也舊時傳並作米傍參韓詩云涔魚池案文選笛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涔魚池也音岑正義曰涔潛古今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揵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說文米部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米粒也從米甚聲籀文作糣古文作糝陸氏作米旁是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潛作涔古字通用

鞗革有鶬傳言有法度也箋鶬金飾貌　案說文玉部瑲玉聲也從玉倉聲詩曰鞗革有瑲小雅有瑲葱珩傳瑲珩聲也商頌八鸞鶬鶬傳言文德之有聲也鶬叚借字依字當作瑲釋文鶬本亦作鎗故鄭以爲金飾

嬛嬛在疚　釋文崔本作煢案漢書匡衡傳引詩煢煢在疚文選揚荊州誄潘安仁河陽縣作注並引詩煢煢在疚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引詩亦作煢煢說文宀部宊貧病也從宀久聲引詩煢煢在宊左傳亦云煢煢余在疚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　案說苑韓詩外傳並引詩弗時仔

肩古佛弗通用

拚飛維鳥箋猶鶴之翻飛爲大鳥也　案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引韓詩薛君章句翩飛貌陸士衡贈馮文熊詩劉越石答盧諶詩注俱引詩翻飛維鳥廣雅拚飛也拚即翻之叚借毛詩作拚韓詩作翻古今字也拚從弁讀如翻猶弁緐從弁讀如煩皆音之轉也（說文拚拊手也）

有嗿其饁傳嗿衆貌　案說文口部嗿聲也從口貪聲引詩有嗿其饁廣韻四十八感嗿衆聲烏感切

緜緜其麃傳麃耘也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衆貌　案大雅緜緜翼翼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同緜民聲相近

其鎛斯趙傳趙刺也　案考工記粤無鎛鄭注引詩其鎛斯捎賈疏捎刺也釋文捎音趙集韻三十小捎刺也詩其鎛斯捎或作趬通用趙

載弁俅俅箋載猶戴也　案爾雅釋言注引詩戴弁俅俅玉篇引詩亦作戴弁古載戴通用

自羊徂牛傳言先小後大也　案劉向說苑尊賢篇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是毛韓義同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　案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不驁古虞吳通用國語虞山漢地理志作吳山公羊傳伐鮮虞釋文本或作吳音虞虞從虍吳聲足徵古本皆作吳不當如何承天說誤作吳矣　釋名釋州國吳虞也漢衡方碑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之異文說文亦作不吳不揚孔疏本娛作吳

酌釋文字亦作汋　案儀禮燕禮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內則亦作勺漢禮樂志武王作勺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讀與酌同左氏宣十二年傳荀子禮論篇又作汋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爲和訓則未聞案長發傳龍和也廣雅龍和也玉篇龍和也易乾爲龍乾道保合太和故爲和也一說龍與厖通玉人上公用龍注謂雜色非純玉龍訓和猶亂訓治也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　案說文金部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鉞之鉞非是廣韻十四泰鐬鈴聲此即大徐所謂俗體也目部眓讀若詩施罛濊濊大部奯讀若詩施罛泧泧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　案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是毛韓同義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　案澤陂云傷如之何爾雅郭注引
詩陽如之何古揚陽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正義曰荀卿論兵
云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
束也案說文手部搜衆意也從手叜聲引詩束矢其搜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　釋文憬說文作㦗音獷云闊也
一曰廣大也案陸引說文與今本異說文心部㦗覺悟
也從心憬聲詩曰憬彼淮夷瞿部矍讀若詩云穬彼淮
夷之穬文選安陸昭王碑文引韓詩獷彼淮夷薛君曰
獷覺悟之貌許於憬下依毛詩矍下引韓詩憬與穬獷

聲相近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箋閟神也　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引詩祕宮有侐傳祕神也傳乃箋之誤
奄有龜蒙　案文選責躬詩注引詩奄有龜蒙毛萇曰奄
大也今傳無此文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　案文選策魏公九錫文引韓
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傳域有也祭法共工
氏之覇九州也曾語作霸九有漢律志作霸九域古字
通用
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案說文

口部圓讀若員元鳥傳員均也隕卽員之叚借古員圓
通用
百祿是何傳何任也　案左傳隱三年引詩百祿是荷荷
讀如荷任之荷與毛公合
元王桓撥傳撥治也　案釋文韓詩作發發明也古發讀
如撥與撥通用
率履不越傳履禮也　案韓詩外傳引作率禮漢書蕭望
之傳亦引作禮宣帝紀同隸釋周憬碑帥禮不越並與
故訓合
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　案荀子榮辱

篇引詩爲下國駿蒙楊注駿大也蒙讀曰厖厚也毛公
親事荀卿故訓多本師說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
詩爲下國恂蒙盧辯注恂信也今下國信蒙其富今案
盧說非也古恂駿聲近叚借論語恂恂祝睦後碑鄉黨
逡逡可證也蒙厖亦通用小戎箋云蒙厖也大戴所引
與毛詩正合呂氏讀詩記稱董氏引齊詩作駿駹謂馬
也齊詩魏代已亡非宋董逌所及見此齊詩卽董氏所
僞托以詩文從馬謬爲此說而朱子集傳誤從之遂廢
漢以來經師之訓故是可嘆也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箋龍當作寵　案大戴禮衞將軍文

子篇引詩何天之寵傳奏其勇鄭君依大戴文也書禹
敷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古敷傅通用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　案荀子議兵篇引詩武王載發注
發讀爲旆說文土部坺治也引詩武王載坺坺與撥同
鳥部䳊讀若撥長發傳撥治也坺墢發撥聲相近
苞有三蘖傳蘖餘也　案漢書敘傳注引詩包有三枿李
善東京賦注蘖與枿古字同詳見禮記釋注
罙入其阻傳罙深箋罙冒也　釋文罙說文作冞從冈米
云冒也案說文网部冞周行也從网米聲引詩冞入其
阻廣韻五支冞冒也冞深入也冒也周行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　案後漢書樊準傳
引韓詩京師翼翼是毛韓同義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　案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與毛公合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　案說文見部覒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玉篇引詩左右覒之芼覒音義同

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正義曰勢辱之事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尊敬師傳服澣濯之衣習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本毛詩序傳文

施于中谷傳施移也　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古移弛通釋詁弛易也故毛訓爲移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　案後漢書王渙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與毛義同

素絲五緎傳緎縫也　案說文黑部黬羔裘之縫也從黑或聲

于嗟洵兮傳洵遠　釋文韓詩作夐亦遠也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引詩于嗟夐兮夐大也遠也高誘據韓詩也與毛訓遠合

邶釋文本又作鄁　案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邶字或作鄁漢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即鄁之省文

如有隱憂傳隱痛也　案文選養生論勸進表詠懷詩注引韓詩如有殷憂古殷亦讀如隱

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　案說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從水從石詩曰深則砅或作濿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砅禹貢礪砥砮丹一切經音義引作砅砥汗簡云砅古文礪王逸九歎章句濿渡也由膝以下爲濿也

有洸有潰傳潰潰怒也　案經本一字而傳重文中之如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條條然獻也慄慄懼也毛傳多此文法韓詩亦云潰潰不善之貌與毛公同

出宿于泲傳泲地名　詩地理攷曰地理志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泲東郡臨邑有泲廟注泲亦濟水字蘇氏曰書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故濟水及衛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楚子發母下引詩出宿于濟飲餞于禰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亦引毛詩出宿于濟玉篇泲古文濟字足徵蘇說之確

飲餞于禰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　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引韓詩章句送行飲酒曰餞

飲餞于禰　釋文韓詩作坭案士虞禮鄭注引詩飲餞于坭古從爾之字多與從尼字通如繫于金柅一作檷詳見周易釋詁

問我諸姑　案史記吳世家索隱宋衷引毛讀姑爲諸今傳無此文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案文選神女賦注引韓詩靜貞也與毛義同

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　案周禮追師注引作不屑鬄也

說文髟部鬄髲也從髟易聲或作髢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也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　釋文韓詩作援援取也案釋訓美女爲媛釋文作援說文女部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從女爰聲引詩此文毛韓同意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案說文木部椅梓也檹字注賈侍中說檹卽椅木可作琴

終然允臧　案毛本注疏然誤焉唐石經作然不誤漢白石神君碑終然允臧蔡中郎集濟北相崔君夫人誄終然允臧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箋載之言則也　案七月春日載陽沔水載飛載止小宛載飛載鳴賓筵皇尸載起湛露在宗載考江漢王心載口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箋皆云載之言則也四牡云載飛載下箋猶則飛則下四月云載清載濁箋云一則清一則濁傳言辭箋言則則亦辭也箋申毛義文選高唐賦注引廣雅載則也

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　案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弔生曰唁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從口言聲引詩歸唁衛侯

何以畀之傳畀予也箋又欲以善道與之　釋文畀與也注予同案論衡率性篇本性篇兩引詩何以與之與箋

義合

考槃在阿傳曲陵曰阿　案文選西都賦引韓詩曲景曰阿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韓詩曰曲京曰阿阿謂山曲隈處也皇矣傳京大阜也爾雅釋地大阜曰陵元鳥傳景大釋詁京大也景從日京聲古陵京景並通用毛韓同義

譚公維私　案白虎通云覃公維私覃于也說文繫傳引覃公維厶古文私

體無咎言　釋文韓詩作履履幸也案禮記坊記注作履無咎言鄭依韓詩也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作下禮

古履禮亦通

啜其泣矣傳啜泣貌　案韓詩外傳作惙釋名啜惙也心有所念惙然發此聲也

雉離于罦傳罦覆車也　案說文网部罬覆車也從車包聲詩曰雉離于罬古從包之字與從孚之字多通詳見禮記釋注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皦白也　案釋文皦本又作皎列女傳引詩作皎文選寡婦賦引韓詩謂余不信有如皎日皎皦音義同又劉公幹贈徐幹詩注引謂余不信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有如皎日月賦注引詩月出皦兮今詩作皎曲禮注余予古今字

適子之館兮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案漢書金日磾傳小疾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後漢書班固傳周廬千列李賢注謂宿衛之廬周於宮也鄭云諸廬舉今制以曉古也

抑釋掤忌傳掤所以覆矢　釋文馬云櫝丸蓋也案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從手朋聲詩曰抑釋掤忌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預注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正義賈逵云櫝丸蓋也北堂書鈔引劉楨毛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筩蓋也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晉語韋昭注引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亦韓詩傳文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初學記佩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横以衝牙以蒼珠爲瑀徐堅所引蓋三禮舊圖非宋聶氏圖也

東門之墠傳除地町町者　案釋名釋州國鄭町其地多平町町然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第八引韓詩墠猶坦也謂除地平坦與毛同意

零露漙兮傳漙漙然盛多也　釋文漙本亦作團案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詩謝元暉京路夜發苦寒行江文通雜體謝惠連七月七日詠牛女詩注並引毛詩零露團兮匡謬正俗曰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零露團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若團圓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

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兖反此字本作⿱雨專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兖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圍義矣廣韻二十六桓漙詩零露漙兮⿱雨專露貌並度官切

且往觀乎　案說文且部⿰虘且且往也從且虘聲集韻⿰虘且才布切且往也廣韻十一暮⿰虘且注也（當作往也）字彙補⿰虘且昨娛切往也⿰虘且即⿰虘且之譌文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　案玉篇面部云⿰面宛於遠切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面宛兮與毛故訓合猗嗟傳婉好眉目也韓詩外傳作青陽宛兮文選射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青靜也

維是褊心　案隸釋漢蔡邕石經魯詩殘碑維作惟惟維古今字

是以為刺　案石經殘碑刺作刾廣韻五寘刺七賜切刾俗五經文字引蔡邕石經頗多俗體省筆不合六書此亦其一也

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　案說文水部溼漸溼也從水㬎聲

河水清且漣猗　案漢石經猗作兮秦誓斷斷猗禮記大學作兮古猗兮通

不素餐兮傳素空也　案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坎坎伐輪兮　案漢石經作欿欿易坎卦京房劉表作欿古字通

無食我黍　案漢石經無作毋又夙夜無已猶來無死並作毋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毛詩從古文魯詩從今文

山有樞　案石經殘碑作蓲爾雅釋木釋文樞本或作蓲同

何不日鼓瑟　案石經殘碑何作胡伐檀箋云何胡也

寺人之令　釋文韓詩作伶云使也案說文人部使伶也從人吏聲許君本韓詩說

厭厭良人傳厭厭女也　釋文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案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列女傳賢明傳引詩愔愔良人今詩作厭厭說文心部懕安也從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左傳昭十二年新招之愔愔杜注愔愔安和貌愔厭懕聲相近

誰侜予美　釋文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案說文女部娓順也從女尾聲讀若媚周禮嬍為古美字廣韻五旨美嬍同娓即嬍也古書尾與微通若孳尾一作字微微生

一作尾生可證也
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忉忉也　案釋訓惕惕愛也郭注韓詩以爲悅人故云愛也漢書敘傳引孟康曰姼姼惕惕愛也一切經音義引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切切也匡謬正俗曰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切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切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叨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据顏氏此說則元應引作切切爲長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　案太平御覽引韓詩碩大且㜝薛君曰重頤也五檢反說文女部㜝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㜝廣雅釋詁㜝美也皆据韓詩禹貢厥篚檿絲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酓古儼檿㜝酓聲相近

婉兮孌兮傳婉孌少好貌　案說文女部𡣪順也從女𤔔聲詩曰婉兮𡣪兮又孌字音同

鳲鳩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案說苑反質引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一儀也列女傳母儀傳詩云尸鳩在桑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風俗通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與劉子政同釋文鳲本亦作尸漢書鮑宣傳後漢書袁紹傳注淮南子時則訓注俱引詩作尸鳩說文廣雅亦作尸鳩

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　案周禮職內疏引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漢書丙吉傳有少內嗇夫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劉昭注嗇夫十一人儀禮覲禮嗇夫承命鄭注蓋司空之屬也左傳昭十七

年引夏書曰嗇夫馳則此官不始於漢矣後漢書鄭本傳少爲鄉嗇夫是嗇夫之職鄭君身爲之

小雅鄭譜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　案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鄭言正小雅篇數與服畧同正大雅增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篇與服小異鄭又以小雅六月以後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雅詩大序亦言變風變雅是鄭所据依也

鹿鳴之什　釋文以什篇編爲一卷名之曰什案毛鄭分

什小雅則鹿鳴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谷風甫田魚藻是也華黍箋謂毛公推改什首非孔子之舊正義推衍孔子十首南陔第二彤弓第三鴻雁第四節南山第五北山第六桑扈第七都人士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朱子集傳又因孔疏而小變之分鹿鳴白華彤弓祈父小口北山桑扈都人士爲什首考呂覽音律高誘注數讀如文王之什周禮樂詩注雍詩在周頌臣工之什是漢儒傳詩篇什本有定次未可以後人之臆見而改漢以來經師之舊第也（文選謝靈運傳論紛披風什）又案毛公信而好古其學具有傳授斷無私爲改竄之

理鄭氏見笙詩次第與儀禮不合遂疑毛公推改什首然古人奏樂之次不必盡依詩次如閒歌奏小雅而合樂則奏二南豈得謂二南在小雅後乎鄭君臆度之言斯不然矣鄭又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公移其篇第遂改爲刺幽王然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是毛詩之次乃漢經師所共傳之本也鄭君據魯詩刺厲王而疑毛公移篇第余未敢信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引服虔注鹿得美艸呦呦相呼義本毛詩

承筐是將箋書曰篚厥元黃　案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篚厥元黃（正義曰鄭禹貢注引允征篚厥元黃）此即孔氏逸書十六篇之文也魏晉間古文竄入武成正義據僞古文反斥鄭引張霸僞書其誤甚矣

示我周行箋示當作寘寘置也　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案易坎上六寘于叢棘釋文寘置也劉表作示范甯穀梁注引亦作示古示寘通

死喪之威傳威畏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　案續列女傳引詩死喪之威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與毛鄭

合

神之弔矣傳弔至也　案說文辵部遇至也從辵弔聲釋詁作弔古文省

蓼蕭云和鸞雝雝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案商頌箋云鸞在鑣說文金部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從金鸞省許君自序偁詩毛氏古文此謂鑣八鸞正依故訓續漢志注二十九引傳元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亦用毛傳此毛詩之說也禮記鄭注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正義曰韓詩外傳文（當作內傳今外傳無此文）周禮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引韓詩傳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左傳桓二年正義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荀子正論篇楊倞注引韓詩外傳（外當作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韓詩之說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魯詩之說亦與韓詩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曰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賈誼新書容經篇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並與韓魯詩合漢時三家立學官毛詩不得立故多依用韓魯說也駟驖箋云置鸞于鑣異於乘車也正義謂乘車鸞在衡鄭君注禮時先通韓詩故周禮禮記注並依韓說至箋詩宗毛仍爲兩解鄭意亦不廢韓詩也晉崔豹古今注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此謂衡上鑾亦韓詩之說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應劭漢書注鸞在軾和在衡與韓魯詩互易應仲瑗漢人必依三家詩李善所引誤倒也又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則又服杜之新說與魯韓毛並異不可承用諸說不同然秦風云輶車鸞鑣是鸞在鑣經有明文當以毛詩說爲正（大取）（賈疏引毛云鸞在衡此誤以韓詩爲毛詩）戴氏謂在鑣之說誤恐非（說苑說叢篇鸞

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而和應）

我是用急　案鹽鐵論繇役引詩我是用戒說文言部諽從言革聲讀若戒爾雅釋言悈急也大雅匪棘其欲箋棘急禮坊記引詩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采薇出車箋並云棘急也古急棘革戒悈並同音段借（戴氏毛鄭詩考正謂詩作急恐非）

路車有奭傳奭赤貌　案簡兮傳赫赤貌奭即赫之段借也小雅韎韐有奭白虎通爵位篇引作韎韐有赩李善文選注亦引毛傳赩赤貌

元戎十乘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　正義曰司馬法文也案今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有此文周禮鄉師注又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與毛引異毛所引者戎車鄭所引者輦車故不同也明堂位鉤車鄭注鉤有曲輿者也釋名釋車鉤車以行爲陳鉤般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元戎車在軍前啟突敵陳周所制也與箋義合釋文作鉤股音古爾雅釋水鉤般李巡作鉤股古股般形相近詳見周易釋詁

采芑云鴥彼飛隼箋隼急疾之鳥也　案釋元應觀無量

壽經音義引詩鴥彼飛鶽箋云鶽急疾之鳥也隼本從隹俗又加鳥旁

鶴鳴于九皐傳皐澤也　案離騷章句引詩鶴鳴于九皐王逸云澤曲曰皐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王充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本韓詩說又案古書皆無于字說文鶴字注引詩鶴鳴九皐王充論衡藝增篇應劭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注月賦注潘安仁爲賈謐作注並引詩鶴鳴九皐唐石經有于字誤

如矢斯棘傳棘棱廉也　案釋文引韓詩作朸隅也抑傳隅廉也毛韓同意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案漢書劉向傳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與序言宣王時合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　案說文山部岊陬隅高山之節從山從卪文選吳都賦夤緣山嶽之岊劉逵注許氏記字曰岊陬隅而山之節也節即岊之叚借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　案釋詁文爾雅釋文監字又作䁕說文目部䁕視也從目監聲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毗厚也　案荀子宥坐篇引詩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楊注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漢校官碑卑爾熾昌古卑俾通用

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　案釋詁癙痒病也（疏未引）釋文引舍人曰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癙者畏之病也字林音怒詩作鼠雨無正云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鼠即癙之省文

四國無政不用其行箋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案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集融上書曰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馬季長所引傳昭七年左氏傳文鄭爲馬之弟子所說亦同

弁彼鸒斯傳弁樂也　案釋詁般樂也說文日部昪喜樂也弁昪般同音叚借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師古曰卞音盤晉語譽有卞費左傳作弁費論語卞莊子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成十八年左傳弁糾御戎釋文云本亦作卞同

哀我塡寡傳塡盡也　釋文韓詩作疹苦也案雲漢云胡口瘨我以旱釋文韓詩作疹云重也塡瘨疹聲相近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

其職事又爲王所病　案韓詩外傳引詩匪其止恭維王之卬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箋本韓詩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　案說文大部戴大也從大𢦏聲讀若詩戴戴大猷走部⿺走戴从走戴聲讀若詩威儀秩秩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古秩程戴聲相近也少牢饋食禮鄭注秩或爲戴栢舟云胡迭而微釋文引韓詩作戴漢書地理引詩四戴即四驖驖亦从戴聲古戴遞驖秩戴迭並聲近叚借

躍躍毚兔傳毚兔狡兔也　案說文㲋部毚狡兔也兔之駿者從㲋兔史記注春申君列傳引韓嬰章句毚謂狡兔義與毛同

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　釋文麋本又作湄案爾雅釋水注引詩居河之湄文選別賦注引詩亦作湄魏都賦注引毛傳水草交曰湄古金石文多以麋壽爲眉壽

我心易也傳易說　釋文韓詩作施施善也案大雅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釋詁弛易也古施弛通用（論語君子不施其親注施易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案曲禮正義稱異義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左傳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衞伯姬盟孔悝以猳毛公謂雞犬豕近是韓生謂以牛失之

旣其女遷箋云遷之言訕也　案說文訕從山聲古山遷聲近釋名仙遷也遷入山也廣韻二仙仙僊同

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　案說文手部將扶也從手爿聲玉篇將古文將字

至于芃野傳芃野遠荒之地　案說文芃遠荒也從艸九聲引詩此文

苾芬孝祀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漢田君碑芬

馨馥芬膠東王君廟門斷碑有馥其馨即詩有飶其香之異文毛傳飶芬香也古飶苾馥聲相近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　釋文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案釋詁菿大也邢疏引韓詩同引說文菿艸大也桑柔箋云倬明大貌說文倬箸大也從人卓聲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案老子第三十一章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毛公本此老子爲獻王所得古書毛公仕于河間間引用之然獻王所得禮經傳記之屬或訓引用最多其依用老子者惟此及强梁一語豈非以其學

涉虛無不可以訓經典哉然則毛公之議亦卓矣注（檜詩表尙右右陰吉尙左左陽也）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案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公親事荀卿從師說也

天子葵之傳葵揆也　案說文手部揆度也又木部楑一曰度也廣雅終楑椎也考工記注作終葵古字通用

角弓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案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云云（楊倞注俞讀爲愈）毛公傳本於荀卿亦師說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本韓詩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　案說文䯾髮多也從髟周聲彡部㐱稠髮也

緜蠻黃鳥傳小鳥貌　案說文系部緜聯微也從系帛廣雅緜小也緜傳緜緜不絕貌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周書和寤解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漢書淮南王安言粤人緜力薄材皆小貌也又文選景福殿賦緜蠻黮䨴注引韓詩緜蠻黃鳥薛君曰緜蠻文貌王元長曲水詩序亂鶤聲于緜羽注引韓詩同與毛詩異禮大學作緡蠻正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亦用毛詩序爲微臣刺亂故托於小鳥以喻微賤之意

令聞不已　釋文聞音問案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曰令問不已卷阿令聞令望釋文聞本亦作問荀子正名篇引作令問令望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　案說文攴部𢿢數也從攴麗聲方言亦云𢿢數也麗與𢿢同麗兩也兩數之名也引申之故訓爲數

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　案白虎通三正云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使不挾四方　案韓詩外傳作俠法言淵騫篇滕灌樊酈曰俠介注俠與挾同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

其會如林　案風俗通林引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韓詩外傳卷五云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應氏所引本韓詩傳文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　釋文韓詩作亮亮相也案書畢命

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應劭風俗通三王引詩亮彼武王小徐說文繫傳引作亮

自土沮漆傳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師古曰縣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與毛不同鴟鴞云徹彼桑土釋文韓詩作杜郭璞方言注引作徹彼桑杜古土杜亦通借

聿來胥宇傳胥相　案新序雜事引詩聿來相宇

遐不作人　案潛夫論德化引詩胡不作人古遐胡通用

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　案廣雅拂祓除也卷阿茀

祿爾康矣郭注釋詁引作祓此章茀厥豐草韓詩作拂云拂弗也古祓茀弗拂皆通用竝讀如廢（易既濟婦喪其茀釋文子夏作髴荀爽作紱）

戢震戢夙箋云夙之言肅也肅戒不復御　案說文夙早敬也從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古文作佰又作俩徐鼎臣曰今俗作夙譌又肅持事振敬也從聿在淵上戰戰兢兢也徐楚金繫傳通論曰肅之爲言夙也早也恆夙具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古夙宿肅竝通說文鹽字注古者宿沙初作鬻海鹽卽夙沙也宀部宿從宀佰聲佰卽古文夙也

誕實匍匐箋云實之言適也　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注竝爲適案箋云是時聲音則已大矣當從定本韓　箋實當作寔寔是也

載燔載烈箋云烈之言爛也　案廣雅烈爇也一切經音義又引廣雅爛爇也烈爛義同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釋文敦音彫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荀卿毛公之師也公羊傳何休解詁云禮天子雕弓文選西京賦彫弓斯彀薛綜注彫弓謂有刻畫也說文弓部弴畫弓也敦卽弴之叚借

舍矢既均箋云舍之言釋也　案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

射儀獲而未釋獲鄭注竝云古文釋作舍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注舍卽釋也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大祝反行舍奠釋文舍音釋甸祝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大史飾史舍筭注舍讀曰釋禮記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釋文舍音釋祭統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舍當爲釋聲之誤也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仲春紀作舍菜三國志魏少帝紀嘉平五年詔用孟子舍生取義作釋生古舍釋通用四牡傳云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陸氏亦音釋

下民卒癉傳癉病也　案禮記緇衣引詩下民卒癉士冠禮注古文亶爲癉

洒埽庭內傳洒灑　案韓詩外傳作灑掃古今字

無言不讐傳讐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貴物惡則其售價賤　案韓詩外傳引詩無言不酬後漢書明帝紀注陳球傳引詩俱作酬文選思元賦注引詩無言不酬據韓詩也戰國策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讐柞注與酬酢同鄭君作售史記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注讎亦售也古讐售酬並通用（表記引詩無言不讐鄭注讐猶答也列女傳節義傳引詩無言不讐讐與酬同）

敬恭明神　釋文作明祀本或作明神案漢西嶽華山碑白石神君碑兩稱敬恭明祀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書亦引作明祀

于邑于謝　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引詩于邑于序鄉射禮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古序謝聲近通用

仲山甫徂齊　案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注鄧展曰韓詩以爲封于齊隸釋漢孟郁修堯廟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亦據韓詩說也

簟茀錯衡箋云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　案周禮巾車漆車藩蔽鄭注蔽車旁禦風塵者藩今小車藩漆席以爲之方言轓謂之輫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續漢書輿服志有畫轓黑轓朱轓說文無轓字車部軒字注曲輈藩車也當以藩爲正轓俗字也

武夫洸洸傳洸洸武貌　案鹽鐵論繇役作武夫潢潢潢洸古形聲並近

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傳說赦也　案潛夫論述赦引作汝反脫之說脫古通用

闞如虓虎傳虎之自怒虓然　案說文虎部虓虎鳴也從虎九聲虍部虖哮虖也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唬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文選七啟哮闞之獸注哮與虓同漢嚴訢碑威如哮虎武班碑哮虎之怒

日辟國百里傳辟開　案文選上林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天保傳除開也與毛同意

大王荒之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曰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案吳越春秋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居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李善注新序曰大王亶父止
于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
單厥心傳單厚　案國語作亶厥心王符潛夫論慎微引
詩傳爾亶厚胡福不除今夫保亶作單胡作何古胡何
通用史記歷書端蒙單閼二年注單閼一作亶案士冠
禮注古文亶為癉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儀善刑法靖謀也　案左
傳昭六年引詩正義引服虔注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
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義本毛詩

簫管備舉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　案周禮
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宋于京詩簫
聲吹暖賣餳天劉筠詩餳市喧簫鼓是後世猶沿漢俗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案白虎通王者不臣引詩云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莫予荓蜂傳荓蜂𢯱曳也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掣
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案說文彳部𢓜使也
從彳甹聲𢓱使也從彳夆聲讀若螽即荓蜂之異文桑
柔傳云荓使也荓甹𢓜同聲叚借故許君亦訓為使又
手部𢯱引縱曰𢯱從手瘳省聲皆掣曳之意

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案通典四十四靈星禮引
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傳
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依高子說也
思樂泮水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
均也泮之言半也　案白虎通辟雍引詩訓曰水圓如
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箋說本此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案周禮內宰先鄭注
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注引詩作穜稑釋
文穜本又作重音同說文禾部穜先穜後熟也從禾重
聲稑疾熟也從禾坴聲引詩黍稷穜稑或作穋

新廟□□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案文選西都賦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篇新廟□□
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然盛
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
歌其路寢注引韓詩同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
詠殷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同揚子法言正考甫常晞
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注正考甫作商頌
奚斯作閟宮之詩漢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遷
碑奚斯讚魯考甫頌殷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綏民校
尉熊君碑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迫羨遺績紀述前勳楊

統碑庶考斯之頌儀張納碑庶慕奚斯口口之美其論
敘紀著休烈刋口口頌匡謬正俗引陳思王承露盤銘
序曰奚斯頌魯野客叢書引宋鮑昭河清頌藻披歌頌
則奚斯之徒此皆韓詩之說與毛不同漢世毛詩不行
故遵用韓說近段氏玉裁刻毛詩傳改作是廟爲作是
詩謂毛傳與韓詩同至鄭箋始爲異說可謂不知而妄
作者矣（野客叢書引毛傳作是廟）

賚我思成箋賚讀如往來之來　案說文貝部賚從貝來
聲下武昭茲來許釋文來鄭音賚下篇來孝同賚筵徂
賚孝孫則頌賚序昔湯誓予其大賚汝古文武成大賚

于四海徐邈並音來（見釋文）仙民多識古音故與鄭君合
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大雅釐爾圭
瓚洗重音賚（亦見釋文）古賚來釐並聲近通用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　案韓詩外傳稱孫卿引詩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此謂湯武之兵也與故訓合毛公親事
孫卿從師說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案文選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
牋揚子雲解嘲二十八將傳論運命論辨命論揚荊州
誄褚淵碑文凡七引詩實維阿衡左右商王下句並無
實字

不僭不濫傳賞不僭刑不濫也　案左傳襄二十六年善
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引商頌曰不僭不濫荀卿致
士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荀卿本從左氏毛公親事荀
卿亦從師說也

穹窒熏鼠傳穹窮窒塞也　正義曰大寒將至故穹塞其
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案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晏子
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
韓非子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恐焚木韓詩外
傳說苑並作燻是古者有熏鼠之事

予之佗矣傳佗加矣　案易訟卦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

作拕徒可反項安世玩辭引鄭元曰三拕三加之也拕
佗聲相近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　案古假與嘏通玉篇嘏固也

生民傳以太牢祠于郊禖　案月令作高禖呂氏春秋仲
春紀祭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

小子蹻蹻傳蹻蹻驕貌　案劉向新序引詩老夫灌灌小
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與傳訓
驕合

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　案古抑懿通故毛以爲美

襃如充耳傳襃盛服也大夫襃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

也　案漢書董仲舒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師古曰褎然盛服皃也引詩褎如充耳班固敘傳樂安褎褎古之文學師古曰褎褎盛皃也集韻四十九宥褎褎盛飾皃余救切

呦呦鹿鳴傳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白虎通文質云卿大夫贄古以麑鹿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焦氏易林同人之蹇曰鹿得美草鳴呼其友升之乾曰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焦贛漢初人與毛義合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食而相呼也

庤乃錢鎛傳庤具錢銚鎛鎒　案攷工記注鎛田器詩曰偫乃錢鎛說文人部偫待也儲偫也金部錢銚也古田器从金戔聲引詩庤乃錢鎛鎛田器从金尃聲引詩亦同爾雅釋詁供峙共具也郭注皆謂備具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偫李善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是舍人本峙作偫亦訓爲具與毛故合又周語偫而畚挶韋昭注偫具也

願言則嚏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案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野客叢書引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蘇子瞻、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今世猶有此語、

書段氏挍定毛詩故訓傳後

金壇段氏玉裁校定毛詩故訓傳合傳爲一篇寘於經後以復古經傳別行之舊甚盛事也間或考訂譌文疏通古義其大要亦頗詳審顧其間竊有未安者有出於臆改無據者是不可以不辨也防有鵲巢傳昔久也段改爲夕謂誤作久案箋云自古昔之時常然申毛訓久之意正義亦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賈疏言昔爲久酋亦遠久之意也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讀澤爲醳謂昔酒也釋文引隱義云腊久也釋名曰醳酒久釀酉澤也古昔有久義故毛訓爲久段改爲夕非也伐檀傳寘置也段氏爲寘者窴之譌文窴塞也案鹿鳴箋云寘置也大司寇鄭注寘置也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虞翻注寘置也釋文寘張瑨作置古寘置通用毛取同音訓爲置段改作窴亦非也生民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段謂假達爲沓重沓而生案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羊部羍小羊也讀若達達本說文挑達字毛意叚達爲羍故訓爲生但傳文質畧箋更申言如達之生非有異也引申之則凡物之生皆曰達載芟云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云達出地也正

義曰苗生達則射而出毛鄭同也段於車攻傳曷達履謂達沓古通䨼下曰曷猶可言也至此傳亦襲前說爲重沓謂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說文段注詩當作羍傳羍達也又自背其說然則改經文亦非）無乃郢書燕說歟閟宮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此毛鄭之說與韓詩說奚斯作頌者不同段氏改傳云作是詩與韓詩同尤武斷之甚者也皇矣傳多据左氏文其有不備箋更足成之段氏謂心能制義曰度至經天緯地曰文凡八句皆傳文各本以德正應和以下五句誤係之箋段之說亦想當然耳果何所据而爲是說乎韋昭國語注引毛詩傳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今傳無此文此說見山海經海內經其文不雅馴與故訓文不類或馬融詩傳之文亦未可知（後漢書馬融注亦稱毛詩傳）段氏以此十字補入生民傳下斯爲妄矣說文爲六書之宗旨然所引詩或兼取三家不必盡依毛氏段於克岐克嶷謂嶷乃淺人改之當依說文作㠜考漢婁壽碑岐嶷有志則嶷亦漢世通行之字也豳風二之日栗烈段氏改作㮚冽又謂說文冽譌爲瀨案說文風部颲讀若栗颲讀若列栗烈即颲颲之叚借不必改從㮚冽也古烈厲聲同（思齊箋以烈假爲厲假論語鄭注厲讀爲賴）瀨亦冽也段氏謂冽

譌爲獨未免不諳古音矣車舝傳慰安也段依釋文作怨也案王肅申毛爲怨恨孫毓朋於王亦爲怨也凱風傳云慰安正義作安是也崧高傳贈送段依集注本作增也案渭陽傳贈送也女曰雞鳴韓□箋並云贈送也當以作送爲長甘棠傳依集注增召伯以下三十七字四牡傳依集注增無私恩以下二十八字皆過信崔本輕改孔疏節南山庶民弗信引日本古本作弗谷風傳据日本古本改無有不作無不有竊疑日本書爲好事者依托其所稱古本尤多傳會古書不可据段氏引之亦輕信之過也又傳斯方銎也段銎下增斧字衮衣卷龍也段龍下增衣字古文簡質無庸添設他如兩驂不猗改作倚予維音嘵嘵增之字之類皆當存其原本著其異同今段氏皆徑改經文殊失古人傳疑之旨段所作說文亦多意必之說故特著之使後之讀段氏書者知所謹擇焉

詩序證文

案詩常棣正義引鄭志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魏王肅梁蕭統沈重陳陸德明唐孔穎達皆謂詩序子夏作獨後漢書儒林傳稱衛宏作詩序後儒多爲所惑今案華黍箋云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則毛詩本有序不始于衛宏明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詩書序其志詩序書序著于西漢之初烏得謂爲東漢人作乎原其致誤之由衛宏本傳毛詩古文並述詩序蔚宗不學遂誤以序爲宏作儒林傳中誤以漢一字石經爲古文篆隸三體又誤以大毛公爲毛萇其紕繆大率類此漢魏以來說詩者多遵詩序唐韓愈始疑之至宋鄭樵掊擊尤力謂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其言之狂悖如此樵又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詩序至是始行考漢世文字引詩序者凡十有五漢書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張晏三國時人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並引酌序文一也文選王子淵講德論引傳曰詩人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注謂樂緯動聲儀亦有此文與大序同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魚麗序文三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車攻吉日序于周詩馬季長傳毛詩亦稱詩序四也孫瑴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曰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陶宗儀說郛引含神霧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並大序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詩緯經始靈臺天下附也依靈臺序文緯候皆漢以前書五也蔡邕獨斷云清廟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

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維天之命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祀先王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郊祭天地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祭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烝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雝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繹賓尸之所歌也酌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並與周頌序三十一篇同六也左傳服虔解誼載馳五章許穆夫人閔衛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載馳序文襄二

十九年傳服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車鄰序文周頌譜正義引服注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烈文序文七也劉向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序文八也桓寬鹽鐵論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北山序文九也劉熙釋名釋典藝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大序文十也漢禮樂志注應劭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大序文十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朱東注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還序文十二也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序曰下

以諷刺上抑正義引侯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亦選登石門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侯包著韓詩翼要亦依抑序文（劉元城引韓詩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後人傳會不足據）十三也儀禮鄉飲酒禮鄭注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德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大射儀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燕禮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賈疏謂鄭君注禮之時未得毛傳而所說並與序同十四也正義稱張逸問有

女同車序云齊女賢趙商問長發序大禘張逸問定之方中序仲梁子何時人鄭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逸又問緇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鄭答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張逸趙商皆漢末人鄭之弟子十五也漢世之引詩序彰彰如是鄭樵淺躁之徒不能研究古書遽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作詩辨妄以攻序而不自知其言之妄也或問予曰書序詩序皆漢世所傳述何以史漢引書序甚多而引詩序卒少予曰書序古今文所同故漢儒多依用之至詩序則齊魯韓毛序各不同漢時三家置博士而毛詩不得立故其序

不爲當時所重至東漢衛賈馬鄭諸儒表章古學毛詩始顯於世其後吳韋昭鄭語注引序秦仲始大初學記引韋昭答雜問時邁之詩巡守告祭柴望也魏左思三都賦序引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通典禮二引晉太康十年詔曰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晉束皙補亡六詩皆據詩序干寶晉紀總論引行葦序葛覃序六月序七月序文隋志周續之雷天宗孫暢之皆有毛詩序義阮珍之陶宏景皆有毛詩序注顧歡毛詩集解序義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劉瓛毛詩序義疏劉炫毛詩集小序注北史有劉獻之毛詩序義注蓋

詩序於是乎盛行矣或問班志何以不載詩序予曰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古經傳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本文也三十卷者依經立傳增小序爲一卷也（經義考分載漢志毛詩爲毛序故訓傳爲毛萇大謬）毛雖引序分置篇端而猶仍原序一卷以存子夏之舊鄭箋所云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正指此也後儒篤信詩序者莫如宋程子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大序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若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烏虖可謂知言矣至若左傳爲古文舊書漢世所不行而詩

序卷耳碩人載馳渭人黃鳥桑柔及曲沃州吁衛伋鄭忽等事並與左傳合又鴟鴞序與金縢合東方未明序與周官合都人士序與緇衣合商頌序與國語合北山序與孟子合先儒論之詳矣茲不復述

毛傳格言錄

王伯厚困學紀聞於王輔嗣易注錄其善談名理者余謂毛詩格言尤多且其傳述皆聖賢之遺訓非輔嗣之學襍老莊者比也茲綴而錄之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殷其靁傳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野有死麕傳非禮相陵則狗吠匏有苦葉傳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又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谷風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靜女傳女德貞靜而有灋度又云彤管以

赤心正人也相鼠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竹竿傳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芄蘭傳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伯兮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女曰雞鳴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又云閒於政事則翺翔習射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又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又云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陟岵傳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無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衡門傳可以樂道忘飢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伐柯傳禮義者亦治國

之柄又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遂求也鹿鳴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四牡傳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伐木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采薇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出車傳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沔水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鶴鳴傳言身隱而名著也又云錯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十月之交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雨無正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小旻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谷風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大東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白華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緜蠻傳鳥止于阿人止于仁卷阿傳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烝民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瞻卬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有駜傳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又鄭氏柏舟箋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氓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又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四牡箋云無私

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亦名言也

清歙汪龍著

毛詩異義附詩譜

安徽叢書第一期影印

民國二十一年安徽叢
書編印處據南陵徐
氏藏絜齋鮑氏刊本

毛詩異義序

說詩之家有二失一在穿鑿一在鹵莽穿鑿甚而不求甚解之說興鹵莽甚而宜略識字之譏起二者交病不求其安遂使和平之音異義林立善乎孟子之言說詩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文辭之害以普天之下四語沍臣父後世何譏焉詩宗毛鄭是已然生民詩箋履帝武敏屬下歆字為句謂履跡歆然有感然則帝非高辛氏乎元鳥詩謂吞鳦卵安知元鳥非古諸侯如爽鳩氏乎穿鑿鹵莽關係甚鉅讀詩者安能守一家之說於義之未安者不訊其異不要其同以衷於至是哉歙有汪子龍叔辰氏者鄉舉未仕著書自娛予守是邦見所緝新安郡志藁知非無本之學曾一造其廬而訪之粹然儒者也乃不數月而叔辰歿矣其子寶書府學生今將奉叔辰所著毛詩異義四卷暨鄭氏詩譜付梓問序於予予既傷叔辰之不可復見復重其請爰卒讀之見其於傳箋與諸家之異同者辨別論定詩譜之脫誤者詳加攷正以免穿鑿鹵莽之病非精心瘁力歷數十年不能至是不特有功毛鄭即質之朱子亦將心許焉此真嘉惠來學之書宜付梨棗故特就所見弁於簡端而歸之道光四年九月

賜進士出身
欽加道銜徽州府知府前詹事府春坊中允
薰充
實錄館提調總纂脩官長白麟慶謹序

新安為人文淵藪自子朱子後以理學為教者不下數十家近則崇经學者推江慎修先生嗣是而戴氏東原金氏輔之程氏易田類皆湛深經術卓然成家余既讀其書而知其人矣甲申春請假家居新安紳士辱以古紫陽主講之命既至有素衣冠見者汪生寶書也其先人艸辰先生為郡中名宿敦品

勵學窮年著述余既知其人思讀其書則以及門魏生方渠將為刊毛詩異義對悉索觀之其所以為書意具詳自序中余不贅論而徵引確當斷制精嚴發明墜義羽翼經傳則衡其與江戴諸書並傳無疑也獨恨余生也晚江戴諸君不獲師事如艸辰氏又前數月下世亦不得朝夕講明切究以增長學

識徒於遺編之際穆然想見其為人然猶幸莊止名區得汪生絕生皆執贄於余因以知其父其師之著作且於未刊布之始爭先快覩不禁欣然而書其簡端

道光四年歲甲申四月婁東錢寶琛拜序

毛詩異義述

毛詩自子夏遞傳至大毛公為詁訓傳三十卷漢時小毛公受其學河間獻王得之而立毛詩博士嗣是為訓者有謝曼卿作傳者有馬融二家後不傳傳者北海鄭司農詩箋唐作正義宗焉孔氏正義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陸氏釋文引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謹案鄭注周禮封人設其楅衡不從先鄭杜子春注而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夏而楅衡則同傳以為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說文解字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衡字注云牛觸橫大木其角是楅衡本一事禮注分之不若詩箋為當矣然則鄭於傳義其有不同殆非苟為異者顧棫樸箋不以六師為六軍孔氏稽之鄭志謂非定解由所注者廣未及改正即是以思其得無異所不當異者乎而正義申述又或異其所同或同其所異是益不可以無辨也鄭箋之外述毛者魏晉而下世不乏人正義主宗毛鄭唯鄭與毛異乃取王肅諸人之說以申傳否則略焉今諸家述毛其書已亾釋文閒存各家音義

於孔氏所遺尚可尋討中国有失經傳之意者亦有優於鄭義者而孔氏陸氏所據經本復各不同其所申解亦或有異且有誤解經義而自異於毛鄭者是又不可以不攷也龍不揆愚昧掇取傳箋與諸家述毛及正義釋文異同著於篇凡說可兩通則存而不論若義當一是而意有從違乃加辨斷其有前人所論定者采錄其語定而從之述爲毛詩異義四卷復攷正鄭氏詩譜附於篇末昔許叔重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五經異義鄭氏有駁異義今茲名書蓋本許氏亦以俟窮經稽古學爲儒宗者爲之駁正焉

嘉慶三季秋七月歙汪龍述

目錄

卷一
國風
卷二
小雅
卷三
大雅
卷四
三頌 附詩譜

十八季獲交金壇段懋堂先生讀其所注說文鄉所疑義得補正者若干條重寫此爲定本叔辰氏識

毛詩異義卷一

歙汪龍述　受業鮑方架校刊

周南

關雎　敘以關雎爲后妃之德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無傷善之心故傳三章皆主后妃思得淑女言鄭以既得言因改敘哀字爲衷以成其說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敘義正本此改哀爲衷恐非　傳云窈窕幽閒也又云幽閒貞專之善女是指言淑女之德鄭云幽閒處（昌與切疏義讀昌慮切則不辭）深宮貞專之善女鄭意亦以德言但以處深宮逆通下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語脈

耳不得泥靜女箋貞女在窈窕之處以解此也此箋若指深宮則當云處幽閒深宮之善女矣疏彊釋傳箋以窈窕爲淑女所居之宮既失傳意亦未得箋旨　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語本揚雄正幽閒之義疏誤指居處故以揚語爲非　君子好逑　釋文云逑本亦作仇案箋云怨耦曰仇而不言逑當爲仇則作仇仇之本正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傳逕用雅義此經及兔罝以好仇秦無衣同仇小雅賓筵賓載手仇大雅皇矣詢爾仇方皆訓爲匹毛義當矣箋據左傳怨耦曰仇釋爲和好衆妾之怨與敘以配君子之義不合　箋云左右助也義本爾雅案說文左手相左助也（徐氏曰俗別作佐）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氏曰俗別作佑）ナナ手也又手也陳氏稽古編云今用左右爲ナ又手字別作佐佑字以當助義詩無佑字佐字見六月下武韓奕三詩餘則手義助義俱溷用左右字蓋衛包改經字有未盡故雅俗互見其言良是此經左右疏從箋訓以申傳義最當釋文云左右王申毛如字鄭音佐佑玩其語意王作ナ又字解疑魏末ナ又字已通作左右然王說不如箋義優　寤寐思服　傳云服思之也疏引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據爾

雅訓服爲事義得兩通　傳三章皆主思得淑女書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則豫計得時當如是友之樂之也鄭主已得言琴瑟鐘鼓祭時所設善乎孔氏之申毛也曰琴瑟樂神何言友樂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　左右芼之　傳云芼擇也疏用雅義申傳案說文玉篇有覒字訓同傳說文不引詩玉篇則引詩云本亦作芼顧梁人其所見經本必確疑經本作覒其作芼或通借也至爾雅芼訓搴搴乃拔義孫炎以爲擇菜似依此傳以注爾雅恐非正解又說文芼字引詩訓芼爲艸覆蔓則與傳異　疏曰自古而有篇

章之名那敘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敘曰一章言其究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引論語左傳證之然則章句之辨由來已久毛公分章當依於古非獨是其本意鄭君閒有不從者如此篇分五章章四句取章句整齊及流求得服側采友芼樂各自分韻也然章句多寡與一章上下易韻詩中多有二章求之不得竪承寤寐求之三章友樂爲一事似不得分（疏引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證句六字與本經異疑誤文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卽六字不必遠引召旻也）

葛覃　首章傳取興之意鄭毛異義疏引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案王義本唐葛生傳視鄭形體浸長之說爲優也萋萋之爲茂盛則以喻女子可嫁之時黃鳥于飛以下又自以喻才美之遠於遠方耳孔氏以重複疑之非也釋文云施毛以豉反鄭如字然則鄭以谷中喻女在父母家正與傳移去之義異鄭義或非毛意　薄澣我衣傳以衣爲私服總名蓋以公服不澣也箋謂褘衣以下疏申箋言不必六服皆澣三狄不可澣鞠衣以下得澣是已然害澣害否依傳爲詩人商度之辭則經文上下皆順依箋爲無所偏否則與上二句義複而本句似贅矣至傳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是論澣否之事非詩問而畣不如疏所難

卷耳　云何盱矣傳云盱憂也本爾雅釋詁文（邶注引詩云何盱矣邢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孔疏於傳訓與爾雅同者皆引雅爲證而此獨闕今經傳盱皆譌作吁又何人斯都人士二篇盱字傳不復釋者蒙此傳也彼箋皆訓爲病蓋從憂義轉

樛木　福履將之傳云將大也義本爾雅箋云猶扶助也俱通

桃夭　古人嫁娶之期年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時自季秋至仲春從鄭義遲則亦可至仲夏此篇傳以桃少華盛喻女年十五至十九首章宜其室家二章宜其家室爲得嫁娶之時言男有室女有家也末章宜其家人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兼承二章有蕡其實及本章其葉蓁蓁之喻言閨門雍睦也三宜其本一義傳於首章明嫁娶之時末章言家人以爲宜互舉以明之也范氏補傳曰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亦皆相宜也可以申成毛意鄭據周禮禮記年數昏時皆與毛異末章宜其家人不從傳辭而謂家人猶室家則有蕡其實之喻婦德其葉蓁蓁之喻至盛其義不見矣

兎罝　箋唯好仇與傳異義干城腹心大旨相同但傳謂武夫可以爲公矦之干城好仇腹心箋則言公矦任用武夫使之爲民禦難和好敵仇策謀制勝於經文多一轉折而然亦因好仇異訓不得不如此解要在此經義亦可通　施于中逵傳云逵九逵之道疏用雅義申傳引杜預左傳注謂以鄭之城內言於爾雅不合蓋不從其義也釋文引杜注而不致辨非　施于中林施沈以豉反（釋文引）謂移林中也勝讀如字

漢廣　不可休息疏以傳先釋思後言漢上又以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經休與求爲韻息當作思但未見有如此本故不敢改其說最爲詳愼釋文謂本或作休思是以意改蓋以古本皆作息作思者出於時之近本故云然然不言息宜作思則有未審

召南

鵲巢　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釋文云架俗本或作加工案月令十二月鵲始巢淮南天文訓云陽生於子故冬至鵲始巢始者初事於此之辭架之正始作巢也加工似非始矣疏申箋文作加工疑據俗本　百兩御之傳云諸矦之子嫁於諸矦送御皆百乘釋文御王肅魚據反云侍也案魚據反本古音（顧氏詩本音云古牙字不入麻韻其讀迓卽同御音）訓侍則非傳義　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釋文云將如字沈七羊反案七羊反義訓顧請沈音央之　百兩成之疏謂傳箋異義案傳云能成百兩之禮箋云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傳特以能字見夫人之德成之自當爲武夫入與箋意亦不甚殊（箋上云是子有鳲鳩之德宜配國君或正申傳能字）

采蘩　首章傳釋于在釋蘩下是唯解于沼于沚于字其于以采蘩于字略不釋（桃夭傳已訓于爲往）箋補云于以猶言往以疏謂傳訓于爲於不辨上下甚未明傳意

草蟲　傳以秋冬爲昏時首章草蟲阜螽兼記時也二三章采蕨采薇則爲託興箋以仲春爲昏時首章草蟲阜螽爲託興而采蕨采薇則爲在塗所見在此篇義各可通但昏姻之時當以傳義爲正

采蘋　敍注引內則織紝組紃疏云紝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又引內則注紃條也謂組亦條之類禮疏亦云組紃俱爲條皇氏謂組是綬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條其言詳且確矣釋文訓組爲綫誤　于以采蘋傳云蘋大蓱也案釋草云苹蓱郭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又云其大者蘋郭注引詩于以采蘋疏引爾雅申傳含上下兩文於一還郭上注於下而刪其

引詩之文稽古編謂似以蓱釋蘋矣又春秋（隱三年）及禮記月令疏引舍人爾雅注皆云苹一名蓱大者名蘋此獨節去下句俱欠分晰　雖其尸之有齊季女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疏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教成之祭故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案祭與醴女截然兩事傳豈合之傳言禮之於宗室當謂教成之祭行禮於宗室故曰將嫁曰必先下言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本昏義文正謂教成之祭也（首章箋云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蓋謂示女以禮也即傳禮之之意）

若父醴女而俟迎則當嫁之夕非將嫁之謂矣又父醴女文本作醴傳文作禮（疏引定本作醴疑從大誤改）雖醴禮古通用要非傳意也傳訓尸為主少女為微主則謂季女主設羹矣其禮之非言父禮女也明甚但傳文簡質故箋亦難之至王肅述毛以為大夫妻助夫氏之祭其誤誠如孔駁然其解傳禮之於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解傳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之祭則仍有取焉（王釋傳禮於宗室如以教于公宮三月言則於傳文不相違屬疏引未明為識疑焉）

行露　首章傳以行人之畏露與貞女之畏禮義本正大鄭必傳合昏姻之時夫禮不足而彊委禽豈復論時之可否乎疏謂因過時假多露以拒之甚曲為回護耳

羔羊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云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疏申之云少儀朝廷曰退退者自朝之辭故公謂公門行可從迹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從迹傚故又釋文引韓詩云委蛇公正貌得與傳義相成唯公正故言行正大始終如一可為人法即敘云正直也箋訓委蛇為委曲自得疏以心志既定神氣自若申之義亦得與傳通呂氏詩記云唯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是也至鄭以退食

為減膳意在發明敘節儉之義然古人所謂節儉非必貶損也記曰國奢示之以儉豈所論於文王之世乎王肅云自減膳會聖人有通下之識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皆不從鄭義　疏通攷裘服其說與禮記疏多岐玉藻疏以熊氏言五冕及爵弁皆用狐青裘為是而以劉氏羔裘之說為非又云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此疏從劉氏以六冕及爵弁同用羔裘引司裘文為難明狐青非冕服之裘正與彼相反案冕服皆元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纁

裘狐青元衣之裘則熊氏之說爲得其正王制疏謂諸侯田獵亦用韋弁則服裘當同兵事（狐裘及經裘疏黃衣二字疑衍）而此乃謂服芙裘司服凡甸冠弁服謂天子（覲眡朝會言皮弁服可知）不通及諸侯也天子冠弁服以田其裘亦不服芙裘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對大裘言則君當謂天子（注謂國君有黼裘非）大裘天子祀天所服時王服以誓省故曰非古（注謂諸侯僭天子時大夫又有大裘則皆僭之大者記不得但言非古）則天子田獵當服黼裘黼裘以芙與狐白襍爲黼文唯天子有之所以別於祀天之大裘而與冠弁服爲稱疏亦謂服芙裘皆非也其韋弁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所服之裘則如疏說（旄邱疏謂狐青爲大夫元端之裘仍皇氏劉氏以元衣爲元端之誤）鄭氏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其注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云乃外宜相稱也冕服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中衣用布又注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云袒而有衣曰裼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然則中衣卽裼衣以有上服故曰中衣以袒而露見故曰裼衣疏引崔靈恩等以中衣外加裘裘外加裼衣二劉等以中衣在裼衣上分中衣裼衣爲二皆與鄭

違異江氏鄉黨圖攷云玉藻言以帛裏布非禮而皮弁服用錦衣裼狐白者錦衣非通身用錦唯以錦爲緣曰錦衣仍是素衣又云素雖是白繒而素衣麑裘之素衣恐只是白布衣亦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之嫌其言與禮合可以辨正劉氏之失

殷其靁

何斯違斯傳云何此君子也箋云何乎此君子皆釋經何斯謂君子也傳旣以此字代斯字故下又總解之曰斯此箋云適居此復去此是總釋違斯欲言所違必先言所居也疏謂傳訓斯爲此在何此君子下何此君子是解何字此非經中之斯箋適居此是解經何斯去此是經中違斯失經及傳箋之意

摽有梅

傳以梅落與年箋以梅落與時疏申說兩家之義亦略備矣但謂孫卿家語未可據信又引越王下十七之期爲疑夫家語爲王肅所私定以爲不可據信猶可若孫子大略篇戴記多采錄之獨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二語乃不可信乎氓篇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匏有苦葉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經已明言之矣越王喪敗其時民人嫁娶必不得其時十七之令亦是約舉其中以爲斷且限以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則不待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矣是

爲欲速爲昏不得據以難毛也大戴禮男八歲而齔十六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墨子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蓋男二十而冠仕爲人父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此爲事舉其端至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則禮言其極內則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非嫁娶之常鄭所據者周禮禮記然此篇若依箋說以時言則至仲夏以年言則末章以爲女年二十而無嫁端是爲不及時矣非敘意也而疏則云及者汲汲之辭又昏義疏引異義禮爲夫姊之長殤（諸本作夫爲婦之長殤汪衡齋集曰此引喪服緦麻章當作爲夫姊之長殤從改正）則以爲事關異代又云或有早娶孔氏此言失之矣

小星．抱衾與裯傳訓衾爲被裯爲禪被箋訓裯爲牀帳疏謂鄭以衾既爲被裯不宜復爲禪被遂世名帳爲裯故以裯爲牀帳案說文裯字云衣袂祇裯則不以爲寢具而衾則云大被釋名不釋裯而衾則云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意衾之爲被特大故傳復以裯爲禪被乎釋訓云幬謂之帳（說文幬禪帳也幬裯音義同）箋訓本爾雅非徒因於遂稱（補傳引齊詩作幬注云帳也齊詩三國時已亡宋世所傳葉氏夢得謂贋偽未可知此與商頌駿厖引齊詩作駿駹皆未可據）

野有死麕　有女懷春傳箋異義（傳謂女年期盡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暇待秋箋謂思仲春正昏之時）各從其所據昏時也在此經俱可通

何彼襛矣　疏引崔靈恩差次諸侯夫人嫁時所乘之車謂二王後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襲夫人乘重翟其說非是疏言王姬雖嫁於王者之後亦爲下嫁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非下嫁以其不得敵天子也又言二王後用先代禮樂唯祭爲然則夫人始嫁安得乘其先王之上車乎明堂位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與祭統言夫人副褘立於東房皆爲尊尊及亡王後重其祭禮不得以例乘車謂襲夫人始嫁得乘重翟

也賈氏巾車疏云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斯言近得其實（賈氏士昏禮疏謂侯伯子男夫人乘翟車則與鄭巾車注違異當以巾車疏爲正）

騶虞　壹發五豵傳云一歲曰豵義本七月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及大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箋云豕生三曰豵義本爾雅稽古編謂七月言公私正以一獸而分大小見豳民之愛君其說良是先鄭注大司馬引七月詩釋之亦言一歲爲豵唯肩爲四歲與毛異（七月傳三歲曰豣）要亦言其大於豵也

邶

柏舟　傳文汎汎流貌釋文作汎流貌謂本或作汎汎流貌者從王肅注加案正義標起止汎流至濟渡是正義本亦不重汎字陸氏言是也至何彼襛矣傳訓襛猶戎戎疏謂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汎汎之義則又據王本爲說矣（書禹貢疏引傳作汎汎流也）

綠衣　綠爲閒色黃爲正色此興義之最明切者首章以表裏喻隱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三章以女之治絲本末不可亂喻公之定分嫡妾不可踰末章以絺綌不以當暑喻公於嫡妾不以其禮傳義本正大明順箋改綠爲褖不無彊經從己而三四兩章首二句

皆以責妻亦不若傳以責公爲優蓋妾之上僭公使然也

燕燕　二章遠于將之傳以將爲行箋以將爲送（孫炎注爾雅云將行之送也）末章仲氏任只傳以任（釋文入林反）爲大（[illegible]肅雍王義通謂有大德行）箋以任（釋文而鴆反）爲以恩相親信義各可通又傳訓塞爲瘞釋文引崔本作實疏以爲俗此經箋不解塞義於定之方中訓爲充實而疏於兩詩皆以誠實申說瘞義別無發明案說文𡨄窒也塞隔也𡨄實也經言秉心塞淵塞當作𡨄𡨄本有實義傳訓爲瘞者爾雅釋詁云瘞微也邢疏云瘞藏之微釋言云瘞幽也郭注云幽亦薶也說文云瘞幽薶也蓋薶藏於實義爲近故疏以誠實申傳與別作實之本不可謂非（書溫恭允塞疏云詩毛傳訓塞爲實則以崔本爲是）

日月　敍以至困窮之詩也疏謂俗本如是釋文謂舊本皆爾俗本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案文勢陸說爲是又蜀本石經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疑因疏改從俗本　逝不古處釋文云處昌慮反又昌呂反案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則當讀昌慮反疏云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則讀從昌呂反疏又書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此亦宜云不

及我以故處雖倒義與鄭同則孔氏所讀之音非傳箋之意但其義得通（釋文昌呂反一音在後疑諸家述毛之義）逝不相好釋文云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案如字則當訓善義亦通

終風　惠然肯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但解惠義未解肯來故箋申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之爲可本通言傳故略不釋）疏不以箋申傳而謂時有順心然後肯來是莊姜望州吁之來矣左傳（隱三年）曰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姜之惡州吁久矣況躬行弒逆之後日見侮慢之時而反望其未見

乎且如疏說不唯於經文莫往莫來不接即於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貫（疏謂來復侮慢何以言有順心）　願言則嚏嚏字後人從鄭改也釋文云疐本又作嚏又作疐鄭作嚏其作疐乃崔本引傳訓疐為故云人志倦則故嚏疑疐之異文其作疐據疏乃王本傳訓為跲釋為劫而不行二家經傳字異義殊而於不能加以毋道則一鄭所見本當亦作疐故讀嚏咳之嚏（說文引詩作嚏）（疑非原文）但鄭此解又似莊姜望州吁思己與下願言則懷易傳傷義為安皆與上箋不欲見其戲謔自異

擊鼓　三章與子成說傳訓說為數謂死生相救士不離散成其軍伍之數箋以為皆相說愛末章不我信兮傳訓信為極（謂性命不得伸極）信伸義同也箋如字訓為親信義皆通

雄雉　自詒伊阻傳訓伊為維為語辭箋改伊為繄訓為是義小異而不甚相遠

匏有苦葉　首章傳專為興喻（首二句喻禮不可越下二句喻用禮隨宜）箋兼記時（首二句謂八月可行納采問名之禮下二句喻配耦隨宜）義俱通　有鷕雉鳴鷕從唯得聲釋文以小耀皎戶了三反皆誤　濟盈不濡軌傳由輈以上為軌箋必濡其軌軌乃軓字之譌疏引說文少儀皆證明軓義釋文載舊音龜

美反（謂車轊頭疑誤讀少儀注禮疏亦謂轂末為軌詩疏謂軌字誤當為軓詩疏是）云依傳意空音犯亦以作軓為正也段氏音均表云軓合韻牡讀如皐改為軌以韻牡者非其說本是後從戴氏言改從軌謂軌非車轍專名傳本作由輈以下為軌以車之高下言高誘注淮南兩輪之間為軌以車之廣狹言由輈以下謂輈之在輿下軸上者古者輿下兩輪之間正空處曰軌斯言也殆不然傳唯釋軓故言由輈以上以明之若釋軌或言車轍或如高誘注可也何必曰由輈以下乎軌車轍之名兩輪之間轍所由生是以誘謂兩輪之間為軌至高下空處與軌不相涉且兩輪空處正無可濡經何以言不濡箋何以言必濡也　士如歸妻婦人謂嫁曰歸歸妻謂親迎鄭昏時不從傳故以為請期

谷風　中心有違傳訓違為離箋訓為徘徊言不忍離也義相申成　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疏云箋述婦人以涇比己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下疏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二謂字本亦譌作渭）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孔正從作謂本也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皆於義為明順陸意殆謂涇

入渭故渭亦濁以涇比新昏以渭爲舊室自比下湜湜其沚（說文引作湜湜其止）則舊室自言其潔耳若然則箋上句當作渭水以有涇也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是不謂渭濁矣陸於傳箋似皆未審　何有何亡傳以有謂富亡謂貧箋云有求多亡求有正申說貧富富益求多貧則求有也　不我能慉釋文云慉毛與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疏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據疏則釋文與也與當作興𣘦本譌耳興與說文起義同箋云驕當謂寵異之於興義得相通也而疏以爲非其申箋則云由養之以至於驕義頗牽合今本傳文作養蓋由疏說遂以王注當毛義矣（小雅蓼莪箋云畜起也以畜爲慉之假借字也）

式微　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疏申之云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箋以式爲發聲案敘云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旄邱敘云衞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蓋狄人破黎入而不言黎侯有國可歸然新破之後不能自振望衞脩方伯之職以存救之而衞不能黎侯猶寓于衞以待救（鄭注餱云衞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蓋訓式爲發聲故如此解）則恐久之地爲人有將無國可歸矣故勸之歸而言君用在此而益微也旄邱疏引宣十五

年左傳伯宗數赤狄之罪云奪黎氏地言此時黎爲狄所逐更侵其國則黎侯感於式微之言知衞不足恃而自歸於國可知傳義爲長

旄邱　首章傳以葛之蔓延興諸侯國相連屬義本平正箋以葛之闊節興臣子疏廢君事而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雖美惡不嫌取喻然不見方伯連率憂患相及之義矣（疏申箋言此下皆責諸臣案二章正是責君之辭）　三章靡所與同傳云無救患恤同謂不救患分災恤同國之憂也箋云不與諸伯之臣同語意回遠於敘責衞伯義皆不甚合至末章傳箋異義稽古編已辨之其言曰毛以流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衞臣不知救患恤鄰苟安旦夕始雖愉樂終必衰微因息衞不救黎狄患終及衞衞宣之時君臣荒情其勢必趨於亡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爲喻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鄭謂衞臣初許迎援黎侯既而背之似流離之始美終惡所見已私不如毛也傳訓褎爲盛服充耳爲盛飾褎字从衣元訓爲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注云褎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充耳節瑱施於冕服故爲盛飾詩言充耳無取聾義者箋耳聾多笑之說其義纖巧（案三章狐裘蒙戎亦是舉大夫冕服言與褎如充耳同義箋因經文如）

（字故以褎爲笑貌然如猶然也傳義本順南有嘉魚箋曰褎然猶言久如是然如可互訓或問陳氏言黎臣見微知著則何以使君失其國曰此可無疑也衛之爲狄所敗也以文公之賢猶必得齊桓之救始能自立黎侯寓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而終克復其國黎國無人焉能如是乎意者黎侯始不售而用其人至爲狄迫逐而後任之也作式微旄邱詩者皆黎之賢臣乎觀其勸君之歸與譏衛之臣則必有碩謀遠慮之識矣而黎侯終能任之亦可謂善補過者矣）

簡兮　首章傳訓簡爲大謂大德之人指敎賢者言也其爲舞有三方爲山川之舞日中敎國子之舞公庭宗廟之舞箋訓簡爲擇方字疏申箋爲有方且祭祀之時則義與將同言君擇人於方將祭祀時使之爲舞其爲舞止二而無四方一舞二義皆可通但傳視

箋於舞數爲該備至萬舞兼干羽而鄭主公羊傳專指干舞讀詩記非之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也籥舞文舞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去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詩記商頌萬舞仍箋義蓋公劉次章以下未及箋定也）日之方中疏據王肅申毛爲一日之中謂日中爲期欲其徧至說雖可通然不若箋春入學舍采合舞其義爲長莊二十九年左傳

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古人言春秋分爲日中也傳云敎國子弟以日中爲期語意正同左傳當從箋義申毛王語或非傳意（疏謂春秋日夜中不當言爲期恐非）

泉水　首章聊與之謀傳訓聊爲願箋訓聊爲且略之辭義俱通　三章不瑕有害傳訓瑕爲遠害如字言不遠於禮義而有所害也箋訓瑕爲過害（音曷）爲何言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則經文有害下必補出止我語意方足與二子乘舟有害下當補不去（彼箋云二子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同一未竟不若傳解於經語爲完成也（二子乘舟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古遐字通作瑕此及二子乘舟則因箋訓尚仍其舊）

北門　王事敦我敦傳如字訓爲厚謂役使之事厚集於我也箋都回反訓爲投擿室人交徧摧我傳以摧爲沮箋以摧爲刺譏之言俱通而摧之爲刺譏得與沮義相申成（疏釋王事謂非天子之事與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顯違辨詳秦風無衣篇）

北風　其虛其邪釋文引傳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一本非也虛大丘傳名此虛爲謙虛故云虛虛也

靜女　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案說文懌字在新附云說也經典通用釋則鄭此讀非破字也毛不解說懌懌作釋本古所通用當與箋同王肅述毛就懌字爲義釋爲喜樂其成女美非古義矣後人但知

毛不破字而不改於古遂以王義同之於傳非也

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傳義爲不徒說女之色而美其能遺我以法箋義爲非女是美美人能遺以美女傳言非美其色結上二章之言其姝其孌而歸重於城隅之高峻彤管之法度及本章之歸荑取興於有始有終箋言遺我以賢妃結首章之言愛而不見而與本章自牧歸荑相應但詩人極言女德不得言非女是美竊以傳義爲長

新臺　二章蘧篨不殄箋謂殄當作腆（與首章不鮮同訓不善）以腆與殄古通用也傳依字訓爲絕（謂行倿據而不止）疏以此

推首章不鮮傳義當爲少各通（傳訓絕殄必是正字然箋義得通）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傳以願爲每言爲辭（疏曰每有所言思此二子）箋以願爲念言爲我云念我思此二子似泥爾雅言我之訓而爲此解於文義不若傳優也

鄘

柏舟　補傳曰共伯之死史記以爲其弟和以賂襲攻共伯自殺和卽武公有攻兄之惡衞人豈以爲賢謂之睿聖武公詩敍第云蚤死不言被篡當以經證史之誤詩記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卽位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則共伯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共伯時旣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髧彼兩髦是武公未有篡弑之惡也案疏依衞世家釋敍言世子謂繫之父在之辭蚤死謂不得爲君不必年幼釋經言髦爲追本父母在之飾曲護史記誤解經敍當以范氏呂氏之言正之（淇奧敍疏謂美武公逆取順守與敍以禮自防違悖）

君子偕老　傳義舉善以刺惡箋則指言宣姜案敍言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則傳義當矣疏申箋以人君之德謂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似難強通又首章

經言如山如河不取於容潤則行步舉動何以言山河也三章展衣傳謂以丹縠爲衣（說文同孫毓從傳）箋謂展衣宜白（從先鄭內司服注）皆無明文說可兩是至傳釋首章象服謂尊者所以爲飾次章翟爲羽飾衣疏謂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引孫毓書以羽飾衣不可舒卷而不知其誤也傳之釋象服也曰尊者所以爲飾不曰以象骨爲飾惠氏詩古義云說文曰褖飾也急就篇褖飾刻畫無等雙漢書外戚傳褖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褖盛飾也象本褖字古文省然則傳言尊者爲飾益謂盛飾其解翟爲羽飾衣與碩人傳夫人以翟羽

飾車不同彼有以字此止言羽飾衣也則當同謂畫翟刻繒爲飾（鄭注內司服闕翟刻而不畫疏引注三翟皆刻畫之失鄭意）雉爲羽蟲故傳以羽言之鄭明傳意其釋象服曰謂褕翟闕翟（箋引書予欲觀古人之象則解象字與傳少有不同但象物制服分別等差尊者則飾盛義得與傳通也）其釋翟曰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皆申傳之辭並不與傳象飾羽飾爲異說文禕字注云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內司服先鄭注禕衣畫衣當與後鄭同據畫翬賈氏謂先鄭意非翟雉其說非先後鄭所異者惟闕翟畫與不畫耳）褕字注云翟羽飾衣其設文與傳同與先鄭內司服注揄狄闕狄畫羽飾可以互證蓋古人言畫言飾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秦復陶翠被杜注秦所遺羽衣又曰以翠羽飾衣則時有以羽飾衣者然此與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鷸冠同爲末世不衷之服非禮服所宜然）又首章傳解笄爲衡笄衡即次章之瑱釋笄而並言衡者因追師成文引之見笄以玉爲之非合衡笄爲一也疏申傳亦衡笄並言引追師注則遺去笄卷髮句又於祭服有衡下衍笄字疑涸不清嚴氏詩緝遂有毛鄭異義之辨（穀梁傳九年疏吉笄以象爲之詩云象服是宜毛傳云尊者所以爲飾鄭解象服異以傳釋象服爲釋笄更謬）三章箋釋文有参衣一音據疏乃俗本

桑中　敘云刺奔也則經皆刺者之辭故傳箋釋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曰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曰淫亂之

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經期我乎桑中三句乃刺者詳其事以醜之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亦言淫亂者之意耳疏誤會箋此句自云誰之思以下皆述爲淫者自言謂陳其辭以刺之殆非

定之方中　疏據傳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謂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爲得其制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得其制然又申傳曰既得其制則得其時可知是傳箋之義本通（傳言南視定箋無易傳之文疏謂鄭意不然又云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徒泥考工記文及注耳詩記載劉氏云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室傳不分宗廟居室然曲禮言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此定制也箋實衷明傳義　末章說于桑田箋辭說之解似迂迴疏以箋義申傳與碩人說于農郊語同而異訓未合釋文云說毛始銳反舍也得之　傳馬七尺以上曰騋疏謂定本云六尺恐誤釋文作六尺誤從定本

相鼠　儀不僅在威儀止不僅在容止故傳訓無儀爲闇昧之行止爲止息言無定則也箋以儀爲威儀正爲容止者由外而知其內也故又申無儀之義曰傷化敗俗則容止當與韓詩無禮節同（見釋文本焉作箋於容止可觀下衍無止至禮節也共十字）亦傳止息之義也稽古編非之過矣

干旄　傳以在浚爲卿會邑於浚次章干旟與首章干旄末章干旌皆一人所建（凡旗干首注旄建旌敘言多好善傳唯指卿者蓋以卿之尊而如是則下此可知舉一人以見其餘也）干旄不言旒縿故指言大夫之旂平居之所建也出軍則建旟指所得建以見其人也三章三四兩句則爲賢者告之以善道（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愈治民化立於己德加於民）箋以在浚爲來浚見賢以敘言多好善不指爲一人首章干旄兼舉旂物指卿大夫所建次章干旟州巷之屬所建每章三句皆以總紕旌旗之旒縿言各成一義說皆可通唯第四句箋釋爲褒善馬以見賢者之數於經語似割裂不若傳以執轡之法喻治民爲得

載馳　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則亦辭箋特申明辭義疏以爲異非（菁菁者莪疏則謂箋傳皆以載爲則）

衛

淇奧　疏辨正陸璣以奧爲水名以綠竹爲一艸其說是釋文引其語而不加辨未當（博物志言澳水入淇水經注已疑之）

二章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段氏說文注曰此傳蓋淺人改竄也皮弁者諸侯所以視朔及與諸侯相朝聘非爲會髮之用也云所以會髮殊不辭矣說文䯤骨擿之可會髮者鄘風象之揥也傳曰揥所

以摘髮摘本又作擿䯤所以會髮與揥所以摘髮訓釋正同䯤與揥一物而少異釋名曰揥擿也所以擿髮也導所以導擽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擽鬢以事名之也然則揥一名擿鄘風所云也導一名擽鬢漢魏已後多云玉導簪導今人之抿簪詩禮之䯤也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璂注曰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䯤先鄭之說云會者蓋由會髮之器謂之䯤因之束髮謂之䯤與儀禮之檜同今士喪禮作鬠注云古文鬠皆爲括骨擿猶象揥也必云骨者爲其字从骨䯤者獸骨之成器者也說文多沿毛傳其云可會髮當必本毛傳蓋毛詩本作䯤弁傳本云䯤所以會髮弁皮弁正同周禮故書皮弁䯤五采謂先束髮而後戴弁其光耀如星也自鄭箋毛詩易䯤爲會（先生周禮漢讀攷云箋䯤讀爲會之云今本佚奪）釋爲弁之縫中與注周禮從今書不從故書正同後人據箋改傳致有此不通耳

考槃　傳文質略疏據王肅述毛申解傳義最合（以大德之人窮處澗阿不忘先王之道不敢過差而無所告語述其事則君不用賢刺譏之意見於言外矣）箋

釋碩人爲形貌大人與敍吾賢者不合（簡兮碩人義從傳則此亦自異）以寬邁軸爲碩人虛乏飢病之狀而釋弗諼弗過弗告爲誓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告君以善道非唯無以見其人之賢亦且於義有害　傳訓軸爲進疏謂傳軸爲迪或疑毛不破字不然疏說案迪从由得聲大雅桑柔十一章與復毒爲韻正音軸傳於彼訓迪爲進疏正據此申傳軸迪音同通用非破字也但孔謂箋以軸與陸韻而不辨迪讀軸則與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及桑柔篇從徐氏音迪徒歷反同一未攷古音

碩人　傳釋碩人以德吾箋以貌吾案敍云莊姜賢而不荅傳說是也三章說于農郊傳不解說字疏引孫毓述毛訓說爲舍據以申傳得之（孫義及定之方中釋文皆本甘棠傳）箋改說爲襚以襚乃贈死者衣名因又曰今俗語然恐漢末方言亦未可以道古也　傳釋鱣爲鯉與魚麗傳釋鰋爲鮎元本爾雅舍人孫炎皆無異義說文鯉與鱣且互相訓而鮎亦爲鰋郭璞注爾雅始以後世種類形狀別異之然爾雅之作所以釋也豈空列物名而待後人爲之釋乎古今名物不同稱謂各異郭注爾雅而與經違孔執郭注而謂傳誤謬矣釋文於此云鱣與鯉全異於魚麗云或古今名異逐世移耳陸之矜慎遠過於孔　爾雅云鮥鮛鮪傳釋鮪爲鮥與爾雅同也陸璣疏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案說文於鮪字注云鮥也於鮥字注云叔鮪也蓋以大小別之則有王鮪鮛鮪之殊統名之則通曰鮥孔引陸疏而謂鮪鮥爲異魚亦誤　七月傳云薍爲萑葭爲葦則毛於蘆薍二草本有分別大車傳以菼爲蘆之初生或是舉類以曉人郭注爾雅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曰似葦則雖有大小之別於其初生當不甚殊又大車以菼狀毳衣之青者本以色言而菼乃萑初生之名傳故假蘆以言之疏援大車傳謂毛以葭菼爲一草未審（大車疏同七月疏申傳爲二草）

氓　首章將子無怒傳訓將爲願箋訓將爲請義通三章傳以桑之未落興女色之盛四章以桑落喻女色之衰箋則以爲記時傳義與敍華落色衰合其三章于嗟鳩兮以下四章自我徂爾以下皆當以箋義申傳三章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耽非禮之樂其義一也疏申傳謂女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蓋泥傳鳩食葚過醉而傷性與箋鳩以非時食葚之異遂爲此辭不知傳醉而傷性是興喻耽

字箋之非時是與喻非禮非禮卽在耽字中見箋以桑未落爲仲秋時桑無葚故假言會之非時箋記時之說與傳異耽非禮之樂則與傳傷性義通若依疏申傳則士之耽兮不可通矣四章自我徂爾二句毛無傳自後追溯之辭言自我往歸爾家之時其下則當從箋義疏用王肅述毛則此婦以會貧見悔非以棄背見悔矣恐未得傳意也又以經文通篇思之氓之貿絲也雖以爲誘然託業於此其貧窶可知女說其蚩蚩之敦厚許之以身因以賄遷故三歲爲婦無居室之勞有偕老之約三歲會貧自是婦未奔以歬

事老使我怨則色衰見棄困而自悔也　末章傳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疏作陂）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案坡陂二字說文皆訓阪故通用王氏述毛之言今無攷然經有岸有泮對言自以淇隰之有限域反喻人心之無拘制王作破必非毛旨

竹竿　二章右與母韻本作遠父母兄弟者誤（釋文音遠字標遠兄二字是唐初經本作遠兄弟父母也段氏音均表引唐石經宋本集傳明監本注疏皆然）

芄蘭　傳以敘言刺惠公驕而無禮故以芄蘭與君德當柔潤溫良以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謂不自謂無知不自謂不習以見其驕箋以大夫刺君故以芄蘭喻君當任臣以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謂不如臣之所知不如臣之狎習其言君當任臣義得兩通但大夫刺君而謂君不如我則君之驕慢未見而臣之驕慢先見矣此則傳義爲長至傳以容爲容儀與昭五年左傳晉侯謂昭公爲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同意箋以容爲容刀而總言德不稱服於敍無禮意亦不顯若韘之爲玦爲沓皆無明文說文云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與傳同陳氏禮書則是鄭而非毛許玦之內則言右佩玦捍並無佩沓之文則傳義爲有據

伯兮　傳以伯爲州里之伯言其官也箋以伯爲字疏謂婦人稱夫宜呼其字不當言官蓋右鄭也然歬驅之士不止一人豈皆處長容亦有仲叔季者敍言刺時則詩乃刺者所作非一婦人之辭傳以官舉爲得

甘心首疾傳訓甘爲厭（當作猒厭訓笮非猒足之猒俗通作厭非）箋訓爲心不能已二義通也說文猒从甘从肰甘之故不能已不能已必求猒足疏申傳謂息之不已乃猒足於心又別異傳箋謂甘心未得爲猒蓋誤解傳爲已猒足耳　焉得諼草傳云諼草令人善忘明以諼爲草名也疏引釋訓云諼忘也謂諼非草名案釋訓萲

諼忘也郭注義見伯兮考槃詩是此經諼本作藼藼从艸則爲草名無疑其作諼蓋通借也陸氏釋文於爾雅藼字引詩焉得藼草於詩云諼本又作萱然則經本不唯作諼矣陸氏又引說文相證其意以諼爲草名見勝孔氏（疏引考工記六建既備謂此篇兵車有夷矛與清人閟宮疏異辨詳清人）

木瓜　報之以瓊瑤據疏傳訓瓊瑤爲美石（說文同）據釋文則爲美玉當從釋文（公劉傳瑤言有美德疏云玉君子比德瑤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

王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房傳訓由爲用言用此以爲招

也箋訓由爲從言招之使從也俱通　其樂只且釋文云且子徐反又七也反案箋云道不行其且（本或作自誤）樂此而已則七也反是鄭義此經無傳疏同之箋釋文子徐反一音在肯或爲傳音則且爲辭義通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傳義爲反興箋義爲實喻以激揚之水而謂其實不能流移束薪不可也傳義長矣三章蒲之爲草爲栁非大義所關不妨兩是疏申箋謂薪是木名不宜爲草然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亦草也安在蒲草之不可言薪乎又孫毓以蒲草之蒲聲與許不協則釋文已謂二蒲之音未詳其異（孫毓謂蒲柳之蒲讀上聲然詩之四聲通韻者多矣）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釋文引說文暵作灘云水濡而乾也其義與傳菸貌陸草傷於水之解同暵訓乾燥傳不應釋爲菸貌疑經文本作灘後譌作暵也疏依暵字牽合菸義似失傳意且於末章暵其濕矣亦不可通（濕者傷於水疏云由於航至乾燥則濕不得言暵）陸氏引說文爲得其解　末章箋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釋文引沈云徒當作從案從訓自於箋語意爲合（疏從徒字中箋言君子於己自薄空假凶年爲辭非箋意亦與下疏蓷之傷水始濕久乾猶夫之於婦初衰久甚婦既見棄先舉

其重後本其初見夫過己用凶年深淺爲厚薄相異）

兎爰　首章箋有所操躁釋文云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疏謂義竝得通疏說是　三章尚無庸傳云庸用也箋云勞也案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事則勞二義相申足

葛藟　二章箋王又無母恩也疏云又者亞前之辭上言王無父恩此責王又無母恩則箋文定作又也疏又引定本及諸本又作后謂義亦通恐非

大車　毳衣如菼傳云毳衣大夫之服以毅言陳古大夫以刺今故言大夫又以周禮卿大夫之服自元冕

而下不服毳冕故重言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其曰出封正指封爲諸侯其曰如子男之服者卽典命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之如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大夫出封始得服毳冕則此大夫而言毳冕其爲子男入爲大夫可知故略而不言而箋則申之曰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義相接成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誤矣此亦如唐無衣次章無衣六兮傳止言天子之卿服毳而賈公彥疏周禮據爲毛君之義出加入減同一

不審　說文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段氏注兩一曰謂薍之二名也釋言云菼騅也菼薍也王風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箋菼薍也案毛釋爲騅恐其與萑無別也故申之曰蘆之初生者也菼別於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菼亦稱蘆鄭恐萑葦無別也故又申之曰薍也薍與騅皆言其青色薍言其形紬薹穠密許言萑之初生亦以正毛也　毳衣如璊傳璊赬也段氏曰赬下脫玉字

邛中有麻　敘云思賢也賢人放逐國人思之故傳以麻麥草木見留氏之治以施施爲難進來食爲民得食貽我佩玖爲思其美玖次言曰男子與婦人桑之謂思本此意也箋以邛中爲太治卑賤之職則所謂放逐者但不得立於朝耳又以施施爲來見己來食爲己厚待之末章言留氏於思者爲朋友之子則是察友相念之私情非舉國望治之公義矣傳義與敘合　首章傳境埆之處釋文云埆本或作遠（本作遠者誤）此從孫義而誤疏申述作境埆又引定本云邛中境埆（埆字疑衍）遠盡有麻麥草木則定本從孫毓也疏又云與俗本不同則與陸氏意異陸說是　將其來施施釋文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案次章箋云言其將

來食則鄭讀將亦如字　將其來食釋文食如字一云鄭音嗣案箋云言其將來食正讀如字（疏申箋來食謂己得食之又云思賢之至欲飲食之是中箋厚待之義箋於經自如字）

鄭

緇衣　傳以改衣授粲爲鄭民欲王如是釋授粲爲采祿箋以爲民改之民授之釋授粲爲飮食疏申傳謂衣服采祿非民所能改授申箋謂愛之則願爲之改作與之飮食非卽實與之說皆可通而傳義爲正大蓋改衣授粲出自王朝則爲隆禮重任而民之願亦非虛辭也疏又申箋易傳之意以言予者爲鄭人所

自目因引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證小民愛君願
飲食之然彼箋是欲王以饗燕之禮迎周公也彼我
不必爲周大夫自致饗燕此予何必定出自鄭人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釋文以好爲衍字疏申
解從有好字本亦通　首章叔于田釋文云本或作
大叔于田者誤疏從有大字本謂作者意殊見與陸
異陸說是（敘言大叔以別上篇後人因於首章誤加）　將叔無狃傳訓狃
爲習箋訓爲復義同（疏云復亦貫習之意）　兩驂如手傳云進
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案驂馬
頸不當衡尤難於調習故傳解如手爲如御者之手

見御之善箋義亦通
清人　駟介旁旁疏據北山傳義釋爲馳驅不息勝王
訓旁旁爲彊（王語見釋大）　二矛重喬傳云重喬累荷也
疏申之曰喬高也重喬猶重英二矛建於車上五兵
之最高者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言累荷謂
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其申箋縣毛羽之說
則曰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蓋不謂然
也然不言箋與傳異釋文喬鄭居橋反雉名所以縣
毛羽也韓詩作鷮然則傳之釋喬也爲高箋之釋喬
也從韓詩爲雉羽矣其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者以

識毛羽所縣之處百重喬傳說爲是釋文又釋傳荷
字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
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疏引侯人傳以荷爲揭義
與沈同但沈云兩矛之飾是顧上章重英言不若疏
刃有高下之說爲正至舊解則非傳意　河上乎逍
遙釋文逍遙本又作消搖案說文逍遙二字在新附
徐氏謂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蓋自隸變以
後經多俗書賴釋文所載閒存古體此其一端也（經自
衛包改字益非古矣後世經文蓋有不勝正者）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以
爲一軍之事左旋謂講兵右抽抽矢以射高克居軍

中爲容好箋以爲一車之事左旋謂御者旋車右抽
謂車右抽刃高克居中央爲軍之容好將潰之師軍
無紀律二說皆可通但經云中軍作好則傳以一軍
言之較勝釋文引說文抽作搯（段氏云說文引抽證搯非謂詩作搯也搯
與抽同於六書爲假借然自陸氏時已誤）　云抽刃以習擊刺也義與傳箋
抽矢抽刃同　疏引考工記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
兵欲長謂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
又引魯頌二矛是酋矛有二與此異彼疏亦引考工
記謂當戒狄懲荊舒是往伐之明止有酋矛二疏皆
不誤但伯兮乃衛人從王伐鄭亦是攻國彼箋言兵

車六等不數夷矛而疏因六建與六等不同乃謂彼有夷矛則與此篇及閟宮所言自相異矣考工記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是舉六建以見車之善非謂兵車必備五兵如此篇則五兵皆備如伯兮及閟宮則止合有酋矛

羔裘　舍命不渝釋文引王云舍受也與箋處義通

遵大路　不寁故也釋文云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爲寁作兮則經文體例乃一當是古本　無我魗兮傳訓魗爲棄音市由反箋訓爲惡音醜疏申爲醜惡可棄是說小異而大同然案說文引詩魗作𢾂云棄也

从攴𠷎聲市流切醜从鬼酉聲昌九切二字迥異疏謂魗與醜古今字恐非魗本俗書釋文引本亦作𣀣又作𣀣𣀣卽說文𢾂字隸變𠷎爲壽也其作𣪘則又𣀣之破體是亦古經文之僅存於釋文者（上篇釋文褎字或作求此則要屬古文不可執以相律矣）

山有扶蘇　傳以山隰之生草木高下各得其宜反興昭公之用人賢不肖之易其位義本平正箋泥扶蘇爲小木荷華爲茂草因以上章喻置小人於上位君子於下位爲用之失所又所見本橋松作槁松而以游爲放縱遂以下章喻在上位則無恩以養之在下位則驕其縱恣爲養之失所上下兩解自相違戾故孫毓已具難之疏雖曲爲分說終難強通也孫又謂傳以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不若箋指小人爲長其言亦是然以傳義求之疑傳文有誤也傳以章首二句爲反興則下二句義當接成且屈伸理對言伸必有屈傳釋子都爲美好子充爲良人正指君子則狂且狡童當指小人用舍失當反正對言合敍所美非美之義無由以狂且狡童目昭公也傳如以目昭公亦必於釋狂且下著之不應於下章始言又上章解狂且之義而狡童之義於狡童篇釋之似此傳狡童

昭公也係彼傳上文後脫誤移於此耳彼敍刺忽不與賢人圖事爲賢人指昭公之言故曰狡童昭公也昭公有壯狡之志傳以狡童之義在後總釋此困略而不言不然於此言其人於彼言其義傳文何襍碎乃爾彼此參校知不如是也稽古編攷諸家引毛傳與今本不同及傳文無者載李氏文選注（西京賦注引鱣鮪發發傳云體似鮎上黃鱗鹿鬐詩箋注引胡不遄死傳云胡顏而不速死也東京賦注引急奉左右以奉天子傳云縣會於王之左右其轅則直傳云不失其轍晝之宦也崇牙封羽傳云翼羽於柎上以爲飾也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注引敦天之屆傳云屆極也又西京賦注引傳虢鞹虎皮也不知何篇之傳）賈氏周禮疏（巾車疏引漸車帷裳傳云幃容）童懷後漢書注（孔融傳注引巷伯傳）

（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竝讀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先式）（紀注引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箋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韋氏國語注（魯語）（注引傳稷勤百穀飢於夏水之山不知何篇之傳）謂諸條多是引者之誤唯韋注最古必不誤而今遍其文以此推知傳文有闕可證此傳之譌（陳氏所引各條間有與文知體似鮎李注本作鮪似鮎但陳注云傳作鯖）（箋則非轉寫之誤當由陳氏錯記耳此無關要義故各仍其元文而姑舉此以識其誤其胡不遽執致天）（之異二條未注篇名今補）

盧氏釋文攷證云箋不言橋當爲槁是經本作槁松不作橋松王肅云高也是作喬作橋皆王肅本蓋毛詩作槁三家詩作橋肅據改以難鄭也龍謂不然首章傳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若作槁

松則傳義不可通矣釋文云毛作橋不害王作橋也又云鄭作槁是作槁正鄭義但鄭不害橋當爲槁則所見本自作槁耳謂鄭非改字則可謂王據三家改槁作橋則不可（橋槁字相似鄭所據恐誤本）

蘀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責臣之辭義與敘不倡而和合箋以叔伯爲兄弟之稱因易爲羣臣相謂蓋謂諸侯於其臣同姓長少稱曰伯父叔父異姓長少稱曰伯舅叔舅也不知詩人便文省父舅字耳

褰裳　豈無他事段氏說文注曰古借事爲士故傳云事士也箋則承傳而申之曰他士猶他人也疏又發

明傳義曰傳言事士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後人因箋改經傳及疏而義不可通矣（龍案此經因箋誤改亦由因有桃謂我士也驕東山勿士行枚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箋傳皆訓士爲事遂書此與之同不知彼箋傳訓釋乃六書之轉注也又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亦是經文作事傳作事士也與此經同爲後人所改）

丰　俟我乎堂兮毛無傳疏用王氏升堂以俟之義視孫氏門側之堂之說爲是（釋文堂門堂也則用孫義）箋改堂爲棖謂待於門棖詩古義引古文論語申棖史記作申堂謂堂棖古本通用是已然以棖爲門義似迂曲　三章箋志又易也疏以變易爲志申解得之釋文音易以豉反則義當爲難易之易疑誤

東門之墠　敘云刺亂也故傳以經首二句興昏姻之際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下二句首章言無禮則室邇人遠下章爲無禮則貞女不從以刺不待禮而奔者箋乃云此女欲奔男之辭是爲淫奔之詩而非刺亂之作矣

子衿　敘云刺學校廢也是責人學業之不習故傳解不嗣音爲不習音樂（不來疏準傳爲不來習業）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廢義與敘合箋釋不嗣音用韓詩義爲不嗣續傳音問於己（釋文引韓詩嗣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不）

（朱疏準箋爲不來見己）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爲思之甚則爲朋友思念之情而已不見刺廢學校意矣　傳青衿青領也疏引釋器衣眥謂之襟云衿與襟音義同詩古義曰張有復古編云紟衣系也从系今古作䘳別作衿非又云䘳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䘳與襟通與衿異正義涵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䘳得之（釋文載本亦作襟雖屬別作之字然於義尚是）

揚之水　傳云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疏申傳爲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是固得爲一義矣然不若以興忽爲人君不能舉賢用良以至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於敍閔無臣之義要合而經文上下勢相連接也又箋政令不行於臣下其義亦可取以申傳（激揚之水能流漂束楚喻君之尊政令能行於臣下）

出其東門　傳以如雲爲衆多如荼取其色白言皆喪服箋以如雲爲如雲之從風無定如荼取其性輕爲飛行無常二義俱可通其匪我思存以下則傳與敍閔亂之義合傳釋匪我思存（思音如字次章思且音徂爾雅云存也）曰思不存乎相救急言相棄者多非己能救閔之也其釋縞衣綦巾二句曰縞衣男服綦巾女服願室家得相樂也言己既不能救故願其夫婦得相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亦所以閔之也箋釋匪我思存（思息嗣反）（次章思且且子徐反語辭）爲非我思所存釋末二句以縞衣綦巾爲作詩者之妻所服言時亦棄之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如其言則於時悲哀之不暇何樂之可言乎敍云民人思保其室家者指當時民人之情而言彼作詩者固閔亂之人非卽棄妻之人也又傳以闍爲臺與爾雅同箋轉闍爲都亦未安至釋茹藘爲茅蒐染巾甚旣以縞衣爲女服故從上綦巾同以爲巾亦義有不得不然者

野有蔓草　章首二句傳云興也疏據王氏述毛爲以興民之所以能蕃息由君有恩澤之化義與敍合箋不取興意以爲記時著男女之失時益以敍言君之澤不下流爲男女失時之故於經無所當故爲是解於義得通

溱洧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釋文蕑蘭香也韓詩云蓮也釋文攷證臧氏云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蕑蘭也此蓮也當作蘭也今注疏本毛傳亦有譌釋文本毛傳必本是蘭香草也故又引韓詩之蕑以明同異龍謂箋云託衆芬香之草疏云執芳香之蘭草兮蘭卽香草也（澤陂傳亦作蘭蘭也詩記引傳皆同）澤陂箋破蘭爲蓮似用韓

義（與忌發箋破龍爲寵同一以訓義破字）釋文蘭下衍香字或陸以香草釋蘭今本脫𠫔草字　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案且徂二字古本通用依陸義經文語意方足疏從徐音作語辭不如陸優

齊

雞鳴　會且歸矣釋文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案箋云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則且當七也反沈音或非

著　傳分三章爲士卿大夫及君以黨爲象瑱青黃爲玉瑱瓊華等爲佩箋以三章共述一人以黨青黃爲縣瑱之紞以瓊華等爲瑱王肅孫毓皆難鄭而是毛

然王氏以石飾象之說不合傳旨而紞唯一色見駁於王基若孫氏充耳即瑱之言疏雖曲爲鄭回護要不可易也又一紞耳分黨青黃爲女所見之先後詩人立言何如是之纖邪不若傳舉瑱及佩以見盛服之爲得也　傳門屏之閒曰著當參用爾雅李注申傳益著有二此經之著是門內兩塾閒傳引爾雅成文以著其名昏禮在廟廟門無屏不嫌與朝位之著相涉也疏引李注不加分別（李注正門謂應門非廟門）又竝引孫注則溷覶朝之著於門塾之著矣

東方之日　傳義爲陳古時君臣明盛化民以禮故民皆依禮嫁娶以刺當時不然箋則正指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以東方之日月爲喻君臣之不明疏引昭五年左傳以申其義然傳言旦日明而未融非不明也月出東方是既望盛時亦不得以不明言之又以爲女之訢男與叙言男女淫奔不合疏則曰詩人假言以見男之彊梁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訢男也如其言是經文爲飾辭矣曷若陳古刺今之義安乎（詩國）（有叙言者有女同車是也此篇叙云刺衰又曰男女淫奔非其類矣）

南山　首章首二句傳以南山興國君尊嚴以雄狐相隨失其匹興襄公與文姜失其匹取義正大箋以爲

雄狐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可惡以喻襄公淫泆其可恥惡如狐義雖通然少佻矣曷又懷止與二章曷又從止一例從爲襄公從文姜淫泆則懷當爲襄公思文姜經首又以喻襄公不宜易傳思義爲文姜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傳意但謂冠屨不宜同處以喻兄妹不得通淫也箋謂文姜與姪娣傳姆五人爲奇襄公從而雙之疏雖不別異同竊意毛公未必如此解　曷又鞫止鞫傳訓爲窮箋訓爲盈各通（疏中傳謂窮極鞫者文姜使窮極邪意中箋謂窮極盈縱文姜則字訓異而義可通）

盧令　稽古編曰其人美且鬈毛訓鬈好貌鄭破字爲

權云勇壯也疏謂好與美是一故易傳不知美是美德好是儀容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則又有其政鬈則有其容偲則有其才容貌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也美與好何嘗一乎

敝笱　其魚魴鰥傳以鰥爲大魚與次章以魴鱮爲大魚同疏引孔叢子證之失傳意經以敝笱喻魯桓微弱魴鰥魴鱮自以喻文姜彊盛箋釋鰥爲魚子則非其比也其魚唯唯傳謂出入不制釋文引韓詩義亦同箋謂行相隨順亦非其比也其從如雲與如雨如

水皆言其盛春秋桓公三年經書齊侯送姜氏于讙左傳曰非禮也則姜氏爲釐公寵女可知庶姜庶士盛如雲雨賦有如孫毓所云者桓以弒凡篡國求昏於齊以自安驕縱文姜有所自來而箋竝以如雲如雨比從者亦隨文姜爲惡因一人而棄及其餘不亦誣乎姜之與襄通也左氏繫於桓公如齊之末季年（南山之詩當作於此時此篇敘言淫亂爲二國患錄其終事言之非據時節然於經無所當也）六年經書子同生公羊傳曰喜有正也其莊元年傳言姜氏譖桓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者殺爲譖之之辭耳徐氏尚恐人疑爲之疏曰夫人加誣此言蓋姜氏以三年九月歸桓六年九月生莊公已肯無如齊之事桓無自疑同非其子也猗嗟敘言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其上明言曰失子之道謂莊公不能防止其母聽其會齊侯于禚言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于穀受制齊侯不當齊侯之子乃甚之之辭非目之之辭也鄭注南山敘謂襄饗與姜氏淫通正與此釋如雲謂從者隨文姜爲惡誤同彼疏援公羊傳猗嗟敘證成鄭說與此疏謂詩人厭文姜敗損族類皆不審之言（穀梁子同生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謂聖人因時有齊侯之子之言舞其疑而書子同生其發明聖人筆削之旨又是一義楊疏襲鄭注饗與淫通之誤更謂文姜適魯襄仍往來其謬尤甚）

載驅　二章齊子豈弟豈弟傳解爲樂易與下二章翱翔游敖爲類鄭讀爲闓圛解爲開明發行與上章發夕爲類義俱可通

猗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傳訓選爲齊謂齊於樂節訓貫爲中謂中於正鵠箋以選爲上選貫爲習貫不若傳義優也疏謂選之爲齊其訓未聞案文選舞賦注引韓詩選作纂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說與毛同可見古人詩義本如此

魏

汾沮洳　疏引集注敘作君子儉以能勤言今定本及

諸本敘直云其君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案經

云殊異乎公路箋云采萁之事非公路之禮也無刺

其君之意疑定本脫子字君雖儉嗇何至親爲采菜

故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矣末章藚爲水舄孔誤隸

引陸疏詩緝已辨之

園有桃　傳以桃可爲殽興民可爲用箋不以爲興謂

魏君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有是事乎疏所以不敘

定汾沮洳之敘爲刺大夫者正以此箋謂君止食桃

上篇當謂君親采菜徒以傳箋兩無明文不能遽斷

其意不以王氏孫氏之說爲然也然此箋不若傳義

之當矣　彼人是哉傳以彼人爲不知我者言彼人

以君之行爲是箋以彼人謂君（傳證經與上文略斷箋則連讀）子曰

何其傳義曰爲辭（言子之歌扶何爲乎）季箋訓曰爲於（言君之行是子）

（於此憂之何乎）說雖異於義大同

伐檀　詩古義曰河水清且漣猗釋文云漣力纏反案

說文漣卽瀾或字洛干切爾雅釋水正作瀾（元注漸漸之石）

（箋云與采涉入水之波漣漣卽瀾字故一本作瀾陸氏音連亦誤也）又曰胡取禾

三百億兮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賈逵唐固

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案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

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

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

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

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

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

也甄鸞曰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卽中數也鄭注云十

萬曰億此卽下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

數宏廓世不可用　不素飧兮傳云熟食曰飧箋旣

易之矣其荅張逸又自著其易之故曰禮飧饔大多

謂傳所言爲掌客飧牢之禮也（疏同）案傳意與小雅祈

父篇熟食曰饔同與大東篇飧熟食謂黍稷也異

碩鼠　詩古義曰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國語云入宦

於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當讀爲宦徐邈音官此

宦字之誤傳云貫事也葢本爾雅而與宦義亦通

唐

蟋蟀　傳釋職思其外謂禮樂之外其憂謂可憂則傳

意以其外爲禮樂之外之事其憂爲可憂之事王肅

述毛謂外爲思無越於禮樂憂謂越禮樂則可憂皆

於經文不順非傳意也首章其居準二章傳爲以禮

樂自居得與箋政令之義通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

樂正是政令之事末章箋釋憂謂鄰國侵伐之憂則

正申傳義唯釋外謂國外至四境與傳異義得各通

好樂無荒傳釋荒爲大箋釋爲廢亂義亦得通

山有樞　釋文云樞本或作蓲案漢石經魯詩作蓲又樞當作蓲自唐石經譌作樞後皆沿其誤（爾雅經文及釋文尚不誤）

首章他人是愉傳訓愉爲樂箋讀愉爲偷言爲他人所偷取（偷古作愉）與二章是保傳訓安箋訓居皆通

傳訓栲爲山樗元本爾雅說文栲作柷亦云山樗也陸璣獨以方俗無名樗爲栲疑之此與秦晨風隰有六駮謂駮爲梓楡疏皆不合采入以異傳箋唯陸謂許慎讀栲爲糗則與杻協是爲古音又樗俗誤作

栲

弗鼓弗考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案疏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是經本作弗擊弗考故傳云考亦擊也（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注引詩作弗擊弗考引傳作考亦擊也孔疏所據正此本故引定本以別其異）疏謂竝通是矣陸氏以爲非或未審

揚之水　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案疏鄭從魯詩也釋文云衆家申毛竝依字疏謂下章傳曰繡黼也是以繡爲義則衆家與傳合

椒聊　疏據箋義申傳釋文引王肅孫毓申毛訓朋爲比者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正合經與意視鄭平均不朋黨之義爲是又箋釋經首二句謂一梂之實蕃衍滿升意在言其非常目然疏引王氏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說正近理案椒叢生如蓄薇本非木故經言遠條且說文作茮入艸部卷大亦成木故爾雅在釋木然不甚大又少實種一實卽生而蕃衍滿一升斯其盛矣孔氏所駁或有未通（疏云種一實卽成一封非徒一升而已）

段氏說文注云一章曰遠條且傳曰條長也二章曰遠條且傳曰條言馨之遠聞也今本二章皆作條則毛公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本尚可證經首傳者枝

條之長言條者芬香條暢之謂也傳馨字今譌聲龍謂傳言聲之遠聞也本與條長也皆屬首章後人誤分之目條長釋椒言聲之遠聞則以襃桓叔之政敎足利本所列異文改之孔疏正當時俗本不可據也

綢繆　此篇傳義之優於箋不獨昏時也傳以綢繆束薪與男女待禮而成故曰綢繆猶纏綿箋以爲實辭謂束薪者於野見心星之在天（傳以三星爲參則經謂昏姻正時）文累然無義矣敘言不得其時本刺昏姻之失時經文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見而不可得箋乃爲斥嫁娶者之辭夫周禮有奔者不禁之文國家衰亂過時而

昏賢者貴人亦當未滅何如是之終無已也疏中箋於摽有梅則曰蕃育人民於此則曰違禮文王之世過時尚以爲美晉亂反以爲刺此義之兩不可通也

杕杜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是甘棠爲赤棠又名杜其白者則名棠也草木疏云甘棠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者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上以甘棠爲赤棠下又以甘棠爲白棠語自相反必有譌誤孔氏於甘棠篇不引陸疏蓋以其與爾雅毛傳異也此篇引之又節去首甘棠字致疑亂不

淸　次章其葉菁菁菁菁本盛義箋以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因易傳盛義爲稀少之貌然傳意與上章訓湑湑爲枝葉不相比互明已通（疏謂箋不取葉爲興於經不順）

稽古編曰綢繆杕杜羔裘三詩敍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鴇羽之間槩判爲昭公時殆不然也鴇羽敍云刺時並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亂極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傳雖云晉始亂然昭在位僅七年迫潘父弒之亂斯甚耳昭公時未至大亂致民昏姻失時父母莫養也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不得爲薄其宗族也昭之後歷孝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併於曲沃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二君之世此時晉亂已久容有昏姻失時父母莫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五服之外則所謂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屬而言義無不通也疏誤解敍意矣案陳氏據昭公封成師而斷杕杜非刺昭公其言最當但孔疏乃依鄭詩譜左方爲此次又杕杜箋云昭公遠其宗族孔氏承用鄭說不能正其誤耳綢繆以下四詩時世當如陳氏所言

鴇羽　稽古編曰敍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以昭公

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爲五世非也敍旣云昭公之後不應併數昭矣朱子初說不數昭而數緡最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衣之詩不容言晉亂者反闕緡而不數也

采苓　傳以采苓爲細事以喻小行首陽爲幽辟以喻無徵由君聞小行之事於言語無徵之小人此讒言之所由興也箋以采苓者皆言於首陽似若可信然未必實於首陽喻事之似是而非以明讒言不可信疏引鄭荅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然

如傳辭未見不爲好聽讒也至傳訓苟爲誠箋訓苟爲且義得相通　人之爲言釋文云爲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疏則據定本僞字申說案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則疏未合箋意也據箋經上爲言當于僞反下爲言總承上善言譌訓二者或當如字讀

秦

駟驖　輶車鸞鑣鸞和所在經無正文鄭君注禮依韓詩內傳及大戴禮謂乘車鸞在衡蓼蕭傳曰在鑣曰鸞箋不之易烈祖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此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孔氏於蓼蕭疏言箋不易傳者於此已明彼從可知也於烈祖疏言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解案桓二年左傳言錫鸞和鈴杜氏注云鸞在鑣孔氏申之曰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孔氏此疏可斷先儒異義（和在軾諸家皆同杜謂在衡非也）

小戎　釋文云小戎王云駕兩馬者案經言四牡王顧與經違非是　陰靷鋈續傳靷所以引也段氏說文注引荀子楊注云說文靷所以引軸也左傳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棄材兩靷皆絕是靷之任力幾與輈等靷引軸在輿下而見於軓前設環以續靷而繫於衡也疏謂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誤矣

蒹葭　章首二句傳以霜降物成喻國家得禮則興箋以霜降則蒼蒼彊盛之蒹葭亦成而黃以興能用周禮則民之不從者皆服取興雖異大旨相同下六句傳以禮言所謂伊人爲得人心言逆禮則難順禮則易箋則以人言所謂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不敬順求之則難見敬順求之則易得蓋謂用禮治國必得賢人爲輔也二義各通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梅枏也案枏非酸果之梅與楳有梅之梅異木（酸果之梅說文作某古文作槑今通作梅俗誤）郭注爾雅云似杏實酢本非疏誤引又釋文載沈重駁正孫炎語詳沈意及疏引孫注當作孫炎稱荆州曰梅揚州曰枏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枏今釋文刻本於孫注梅枏字互易必轉寫者誤也又孫意是謂一木二名荆揚人稱之不同沈意謂揚州人不名酸果之梅爲枏蓋誤解孫注而亦未辨梅與果爲二木也

黃鳥　傳以黃鳥止于棘爲得所反興三良不以壽命終爲不得其所箋以黃鳥止棘本以求安不安則去

喻臣之事君亦然使臣從死非其本意穆公使臣從死固非事君之本意然鄭注敘謂三良自殺以從死則鄭之取與與其注敘不大相符矣　仲行傳無釋伯仲叔季自是字稱疏以傳釋奄息爲名謂仲行亦爲名非　百夫之防傳訓防爲比箋訓爲當各通

無衣　傳以章首二句爲興書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人君與民同欲王于興師謂征伐自天子出以刺康公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箋以首二句爲責康公不與民同袍疏申之曰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共袍者以上當恤民假同袍以爲辭耳若

然則詩人似失立言之體矣疏申箋釋王于興師謂于王法興師言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案鄭譜北門爲衛宣公時詩隱六年左傳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桓五年經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皆衛宣時安知北門不作於此二役也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是時晉大亂鴇羽之詩當作於此時國家多難擁戴天子所立凡有征役王法宜然得以王事言也夫諸侯奉天子之職守所行固其非王事然春秋之世不遵王命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正大司馬所當伐者康公之用師見於左傳者唯令狐之役其曲在晉他則不免爲報復侵陵之師矣豈得以王爲言孔氏誤解北門鴇羽二詩又援以證此經非也此篇經義斷以傳爲正　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澤（今本作襗誤詩記詩緝引箋皆作澤）褻衣近污垢疏及釋文皆引說文襗絝也爲證（轉本皆誤作袴今據說文改正）案說文絝爲脛衣孔陸皆誤證也（釋文但云說文作襗不書鄭作襗疏謂鄭易爲襗更非）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又名鄙

襢又名羞襢劉氏此釋可通毛鄭兩解傳云潤澤非如疏甘雨潤物之說箋云近污垢其解澤與曲禮并飯不澤手之澤同

權輿　每食四簋段氏說文注云秦風傳曰四簋黍稷稻粱周禮掌客注簋稻粱器也簠黍稷器也毛意言簋可以該簠鄭注則據公食大夫禮分別所盛也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簠盛稻粱公食大夫禮經文左擁簠粱是也許云黍稷者統言之也如毛傳四簋黍稷稻粱也周禮舍人注方曰簠圜曰簋與許不同者師傳各異許說簋爲方器蓋以古文匭

从匸也周易二簋可用享鄭注離爲日日體圜巽爲木木器圜簋象聘禮竹簋方注云竹簋方者器名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賈疏云凡簋皆用木而圜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元注宋刻單行疏內簋字凡四見今本依釋文改經注疏皆作簋字非也）已上可證鄭謂簋爲圜器也周禮舍人疏云孝經陳其簠簋注云內圜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圜孝經鄭注說者謂鄭小同之注賈所引文亦不完則無用演求矣而秦風釋文有內圜外方曰簠內方外圜曰簋之文蓋本孝經注聘禮釋文方圜字皆互易之自相乖刺聶崇義曰舊圖內方外圜曰簋外方內圜曰簠與秦風釋文合廣韻曰內圜外方曰簠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外方內圜與聘禮釋文合案圜器之內爲之方方器之內爲之圜似以木以瓦以竹皆難爲之他器少如是者恐孝經注不可信許鄭皆所不害也鄭注禮曰飾蓋象龜蓋者意擬之辭注禮器云大夫刻爲龜形可證也聶氏陳氏禮圖皆於蓋頂作一小龜誤解一蓋字耳簋以木爲之大夫刻其文爲龜形諸侯刻龜而飾以象齒天子刻龜而飾以玉其後乃有瓦簋乃有竹簋方圜製从竹之簋字木簋竹簋禮器瓦簋常用之器也

陳

宛丘　傳以東門之枌疾大夫淫亂此經與之相類故解經之所陳是大夫之惡由幽公淫荒昏亂化之使然故敘云刺幽公箋以經之所陳卽是刺幽公義得兩通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釋文云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王音嗟（釋文引韓詩作嗟王音蓋從韓）徐七何反義皆難曉釋文於差字引沈云毛意不作嗟謂毛無改字宜從鄭讀（初佳反擇也）則旦亦不應作且疑是誤本　越以鬷邁傳訓鬷爲數（疏云鬷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疏用王肅述毛申傳言假有績者亦於是以麻縷而行箋訓鬷爲總本商頌烈祖傳然傳於此必訓爲數者蓋以經云越以鬷邁言以則有所以也如箋云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則經以字當訓與乃可通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經言洋洋傳云廣大俱正指泉水言與上兩句喻意相申明也言橫木爲門雖至淺陋賢者可以游息見興治致政不必大國也泉水廣大出之有本樂道者可以忘飢見人君端化則國治而不敝也箋於上二句補出賢者傳於此二句補

出樂道皆於喻意中指明正意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戲得之矣鄭本樂作濼故有飲水濼飢之異然申明正意大義亦不甚殊疏別異傳箋又引孫毓難王不以王義申傳別爲解曰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則於經文傳意皆迂曲不合矣

東門之池　可以漚菅釋草云白華野菅郭注曰茅屬陸機曰菅似茅然則菅不名茅也已漚者名菅未漚則名野菅疏云未漚則但名爲茅與郭陸異蓋因白華次章箋云華彼可以爲菅之茅而爲是說不知彼箋本誤也釋文茅已漚者爲菅與疏誤同

墓門　戴氏聲韻攷曰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誶字之譌也王逸注楚辭引詩誶予不顧廣韻六至誶字下引詩歌以誶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異三百篇唯不可休息息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龍案釋文訊本又作誶徐息悴反是唐初經本尚有未譌者）

月出　聲韻攷曰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虐耄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畏咎釋文反音並同不知皆懆字之譌也懆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懆懆此一處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懆慘之爲二字矣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詁慘憂也釋訓慘慘慍也皆懆字之譌抑詩疏引李注亦當作懆懆段氏音均表曰慘本音在第七部月出合韻照燎紹字正月十一章沼樂炤虐爲韻抑篇作懆引吳棫曰關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懆（龍案北山篇釋文慘字又作懆是唐初經本亦有未譌之處白華篇釋文懆懆亦作慘慘則又轉據誤本）

株林　首章上二句是正問下二句是反詰疏引王氏述毛言孫毓以王爲長是也讀詩記亦謂鄭不當以下二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何觝拒之有至次章棄我棄駒傳明言大夫棄駒則王氏所述更合傳意箋以敘止言刺靈公故棄駒亦指靈公言然孔寧儀行父之惡靈公爲之也傳義爲允

駒釋文作驕云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案說文駒爲二歲馬驕字注云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與箋馬六尺以下曰駒義同釋文所據本爲得其正（皇皇者華釋文當作驕本亦作駒今驕駒互易蓋後人誤改）

澤陂　傳爲憂思時世淫亂之詩箋爲男女說愛之詩案敘云刺時也則詩爲刺者所作下云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著淫亂之由也云憂思感傷爲著作詩者之情也傳義當矣箋讀敘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爲一句解經傷如之何不從傳爲傷無禮而謂男子傷不得見有美之一人是爲淫奔之詩非刺淫之詩矣而疏乃云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此何獨傷其無禮孔於桑中誤會箋思孟姜之愛厚己一語不知失傳箋之意至溱洧言士與女言女曰士曰言雖士與女伊其相謔顯出於刺者之口不可以例此箋也又次章箋破蕑爲蓮疏申其意言上下皆言蒲荷此不宜別據他草又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稽古編云蘭雖陸草亦生水菊何妨於澤陂咏之至三章同物徒取文義完整古人不以此泥拘也傳義爲正　又案此篇箋義當是準月出篇爲說但彼經上三句止言婦人形貌美好故勞心句得爲男子憂思不見陳其事而不好德而好色之刺自明此篇首二句已於興意見男之說女下當爲作詩人之憂傷時世經文語氣固自不同（首二句取興箋以喻男女相說義通）

檜

羔裘　狐裘以朝箋以狐裘爲黃衣狐裘疏云知非狐白狐青者諸侯服狐白唯在天子之朝若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絜狐青人功麤惡檜君好絜必不服之案狐青爲冕服之裘服之以朝亦是僭上狐青之爲功裘當以玉藻疏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之說爲正（司裘注功裘謂狐青麛裘之屬賈疏曰玉藻有羔裘狐裘不引者之屬中含之矣）

素冠　此篇傳箋異義疏申箋易傳之意者三（一布不謂素二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遠三不能三年當謂三朞中少月日若不見練冠是朞即釋服違禮尤甚而）王肅孫毓皆從鄭說是矣然疏又云喪服始終皆無釋素釋是大祥祭服毛意亦以卒章思見大祥之人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斷末而思之然則傳義未嘗不可通也（讀詩記定從毛傳當矣孔氏此疏以中明之乃竟指爲不兼而陳則非傳義素冠素衣爲練服素韠爲祥服）二章聊與子同歸兮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疏申傳云謂同歸己家案傳無同歸於家之意疏解三章如一謂傳意言欲與之爲行如一傳之同歸亦當如此解箋釋同歸謂欲之其家觀其尻處如一謂欲與之尻處觀其行義各通　傳以素冠爲練冠箋易爲縞冠疏謂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經傳言素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故易傳案記言以帛裹布非禮鄉黨言素衣麑

來疑古人書箋亦不專指白絹

曹

蜉蝣　詩譜左方昭公共公同列於惠王之世而繫以蜉蝣一詩云右昭公釋文謂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疑陸氏讀譜有未審也此篇爲昭公詩疏述譜甚明

候人　二三章首二句興意傳箋異義鵜鶘入水而不濡其翼味本無此非常之事詩人安得以不濡爲正喻傳反言之以興小人戲政於義爲合

鳲鳩　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

爲之案今本說文騏字云馬青驪文如博綦也徐氏錯曰博綦子也璂字云弁飾往往冒玉也徐氏曰謂綴玉於武冠若綦子之列布也據此則傳箋二義可通（補傳曰皮弁之會縫貫玉爲飾文亦如騏）段氏說文注曰馬青驪文如博綦也李善七發注元應書卷二卷四卷八皆作如綦也凡馬言色者全體之色也言某處者一耑之色也言襍毛者謂異色相錯也曰文謂異色相交如文之錯畫然青驪文如綦謂白馬而有青畟文路相交如綦也綦糸部作綨帛蒼文也秦風傳曰騏綦文也魯頌傳蒼騏曰騏蒼騏卽蒼綦謂蒼文如綦也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正義作綦文（龍案釋文作綦文）顧命騏弁鄭注青黑曰騏古多假騏爲綦從段君說則傳箋義異而箋改騏爲璂非也

下泉　浸彼苞稂傳本爾雅訓稂爲童梁箋改稂爲涼疏申箋易傳之意謂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蕭蓍皆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龍謂不然案說文稂爲蓈字重文訓同爾雅爾雅又有孟（本段作孟）狼尾注云似茅說文亦別出莨字注云草也徐氏鍇曰藏莨草名也子虛賦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莨莨尾草也

索隱曰郭璞云莨尾似茅漢書注郭璞曰藏莨草中牛馬芻莨草中牛馬芻而魯語云馬餼不過稂莠然則童粱根尾乃一草以其穗生禾中謂之童粱別其不如粟實之成也以其徧生下溼謂之狼尾狀其形之似也莨雖生下溼而寒泉浸之則病矣若然傳不引爾雅孟狼尾以釋經者順經狼字爲訓也　郇伯勞之傳以爲東西二伯箋以爲牧下二伯案牧下二伯唯治其當州諸侯經言四國有王是言四方之國望經爲義傳說爲當書闕有閒不得以別無他證疑之（疏謂武王成王時東西大伯唯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無郇侯案傳所引說如彙冤末章言子夏聞子）

（審二人之行而子夏事與檀弓異卷伯二章言顏叔子事孔氏皆不知所出而謂當有成文憑據此何獨以經傳無郇侯爲東西大伯疑也）

豳

七月　堯典云日永星火與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同也堯典紀在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堯時同）月令在季夏者歲差所致也漢時未知歲差故鄭注書以爲次名疏誤據以與詩心星爲別　傳云豳土晚寒疏據鄭志晚寒亦晚溫以申傳又引孫毓以爲豳土寒多雖晚猶寒以疑鄭釋文以爲節晚而氣寒詩緝曰西北溫晚寒當早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鄭云寒晚非也嚴氏此辭是用陸義其說爲合　田畯至喜釋文云喜王申毛如字（疏義同）箋破喜爲饎孫毓以爲改易經字非作者本旨疏援引伐柯緇衣以通其義要以鄭說爲鄭證耳彼二篇箋於經義本未合　殆及公子同歸傳云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言公子夫親蠶也箋謂與女公子同欲嫁不如傳義之正矣傳釋女心傷悲云傷悲感事苦也感事苦正訓經傷悲下言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謂感時物之生成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自以起下釋同歸爲欲嫁本非傳意疏以箋爲申傳總釋傳義亦以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言之非是又傳云殆始也疏引釋詁爲證案釋詁胎始也殆胎義殊傳訓恐與爾雅不同釋文殆作迨　七月鳴鵙箋謂伯勞五月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疏引月令以證又引王肅云古五字如七疑經文七字爲誤皆非也鵙以五月鳴不以五月止詩紀將寒之候於七月言之何必盡同月令傳於三之日于耜言豳土晚寒著耕作之遲箋於鳴鵙績武亦以晚寒言之疏又引月令證晚寒凡六事（月令仲春倉庚鳴詩在蠶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詩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入室詩云改歲入室月令季秋天子嘗稻詩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天子嘗麻詩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取冰詩云三之日納于凌陰）非特過泥且竟說成寒晚與傳意殊不合　四月秀葽箋疑葽爲王萯疏不以爲然案說文萯王萯也葽草也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則葽非王萯審矣詩緝引曹氏以葽爲遠志曰釋草云葽繞蕀蒬注今遠志也本草遠志四月采根葉陰乾劉向說葽味苦今遠志苦澀之甚其言似矣然說文於葽字下引詩以爲苦葽於蒬字注云棘蒬也徐氏錯以爲即遠志則葽與蒬乃二草且鄭舍爾雅葽繞之明文而疑及於王萯必知其非矣夏小正四月王萯秀下又云秀幽幽葽一聲之轉秀葽

卽莠幽乎然未審今何草

五月鳴蜩傳云蜩螗也詩緝曰蜩諸蟬之總名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也疏引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衞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則無區別矣蕩詩如蜩如螗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此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自爲異同也嚴說善矣然爾雅言蜩下別其種者七不皆以五月鳴蟬爲諸蜩通名傳故不以蟬釋蜩夏小正五月良蜩鳴下文言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下 始言唐蜩鳴傳以五月鳴者

蜋蜩螗蜩而螗後於蜋言蜋則螗不見言螗則蜋見故曰蜩螗也傳文簡賅一字每包數義要在後人善會耳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傳于貉（句）謂取（句）狐貍（句）皮也（句）稽古編曰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經言狐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狐貍言皮則貉之爲皮可知義又互相備也康成善會毛義故不更辭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狐貍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狐貍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辭意牽合幸不失經意耳

入此室處下七章上入執宮功爲上入都邑之宅此入室亦謂都邑之宅也耕穫時有止息野廬者冬則盡入都邑之室疏義未明

亟其乘屋乘傳訓升箋訓治字訓異而義同箋本申傳疏申傳謂升屋脩治之是也又別異傳箋謂鄭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則非民非治屋何用升之

朋酒斯饗傳以爲實正飲酒之禮箋以爲國君大飲烝之禮詩言民事傳義爲正

段氏說文注曰疏曰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此不知亯燕之亯正作亯亯獻也左傳作亯獻爲正字周禮禮記作饗爲同音假借字猶之左傳作宴爲正字

周禮禮記作燕爲同音假借字也沖遠證之以用樂或上取其訛迂曲矣至若毛詩云以亯以祀下文云神保是饗云我將我亯下文云既右饗之云亯以騂犧下文云是饗是宜毛詩之例凡獻於上曰亯凡會其歡曰饗左傳用字正同凡左氏亯燕字皆作亯唯用人其誰饗之字作饗

鴟鴞

說鴟鴞詩者必合書金縢以釋之蓋以金縢之辭明而後作詩之旨乃可定故孔疏申明傳義唯取王肅之言以爲斷然而非也書有今文古文兩家漢書儒林傳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魯世家及蒙恬列傳所紀金縢則有兩事（一爲武王請命一爲成王請命）索隱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云以言周公爲成王請命顧與書異因斥爲失史公固好奇而恬傳所述乃恬對使者之辭又安必古無是傳疑之言也魯世家以風雷之變繫之周公卒後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楚地名非楚國此卽周公避居事也魯世家亦言周公奔楚然繫之歸政之後）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公固古文家也而顧不同如此史記以弗辟爲弗避而攝行政詒詩更

遠繫於餽禾之後說文傳壁中古文辟作擘訓法或謂居攝行政或謂秉治流言之事鄭君解辟爲避位而去夫流言初起成王疑公公避居東此於情事最爲近理故朱子晚季亦謂弗辟當從鄭解今以詩敍案之敍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如王肅既誅管蔡之言則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作大誥而東征於時王復何疑於公敍何自言成王未知周公志哉案傳曰寧亡二子則於時實未誅矣且傳此句在釋毀室後非正解經既取我子經曰既取我子當謂管蔡爲奸人所誘陷

身於不義耳鄭（釋既取我子以釋金縢罪人斯得謂周公屬黨與知攝者見公出皆奔爲成王所得不欲從疑）傳言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者謂室必攻堅乃不能毀以明周公救亂之意言寧亡二子者謂管蔡陷身不義不可不誅蓋流言初起未得主名至遺詩之時則已知出自管蔡（小毖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乃叛而作亂是鄭以管蔡流言成王不待叛而後知也但不謂在遺詩前耳今從蔡氏書傳解）故經言既取我子而毛公自下己意如此言不可以毀我周室者申釋經無毀我室也時知流言出自管蔡而王猶未知周公之志則周公不能爲王室謀而王室將爲人毀矣敍曰救亂濱得周

公之心矣據敍及板之傳意首章上三句義當如是其下及下三章傳意則如疏據王肅述毛申傳但非已誅管蔡之辭周公避居反而居攝然後東征毛無明說空同之於鄭不得從王肅　鬻子之閔斯傳訓鬻爲稚疏引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案釋言云幼鞠稚也觀疏意則鞠鬻義同其引郭注今本爾雅無或闕也又邶谷風箋以昔育爲育稚疏亦以爲釋言文唐初爾雅諸家本多有存者孔所據或非郭本　予所蓄租傳云租爲也釋文租子胡反本又作租如字上下二租字必有一誤（或據孔疏改下租字爲祖）疏云

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案字書
無訓租爲始爾雅云祖始也豈毛公經本不作租字
乎然疏但云租訓始不引釋詁難以審定（段氏音均表改作租）
予尾偷偷疏作消消云定本作偷偷段氏音均表
云作偷譌（鄭東門之墠音均表作壇云作墠譌風雨風雨瀟瀟音均表作潚云作瀟譌）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以爲周公自言己意悲
管蔡以辠見誅箋以爲敘軍士在東思歸而悲疏申
箋意謂此勞歸士不空言己意又引孫毓評以箋爲
長龍謂以文害則箋爲順以義害則傳爲優凡人於
事定之後追思此事之由猶有感傷況聖人篤於兄

弟之恩乎常棣之作閔管蔡也因歸而悲傳善言周
公之心矣如孫言歸時公殺管叔已久無緣西行而
始悲是謂久而可忘也豈所以言周公哉　勿士行
枚釋文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戸剛反疏引定本勿士
行枚無銜字案傳不釋行字唯云枚微也疑經本作
銜枚箋止作無銜枚之事（定本作行陳銜枚之事則與王肅同）王肅本
作行枚定本從王孔陸皆據定本陸欲不沒毛鄭之
義乃從行字作音致經注違亂殽溷不清　町畽鹿
場傳云町畽鹿迹也案說文云田踐處曰町畽作疃
云禽獸所踐地處也場一曰山田不耕者一曰治穀

田傳以經言鹿場故於町畽質言鹿迹迹之所著必
有其地蓋言町畽之地爲鹿所踐非正訓町畽爲迹
也疏申傳謂場是踐地之處故町畽是鹿之迹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燐以燐之狀狀熒（粦从舛舛人足）
（象其光行以粦狀熒然釋明宵行矣）故復自申之曰燐熒火也孔不明
傳意顧斥爲非疏忽甚矣廣雅熒火燐也古今注亦
謂熒火一名燐羅氏爾雅翼云今曠野中熒甚大夏
夜數飛煌煌有可畏之象故與鬼火同名（段氏說文注云毛詩）
（字本作熒或改熒爲螢改粦爲燐非也古者鬼火與卽炤皆謂之熒火無螢字）　烝在栗薪
傳以烝爲衆箋易傳以烝爲久久卽曾章傳義也曾

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與下獨宿故傳以久言此章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以喻軍士之苦故傳以衆言傳
義非漫然也又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也傳意當以
瓜苦烝在栗薪喻軍士之衆繫於軍事心苦事苦不
同鄭以栗薪爲析薪也疏以箋義申傳恐非釋文云
栗毛如字鄭音列得之　敘曰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箋以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者言之恐非敘
意此章傳箋異義不止如疏所云也倉庚于飛以下
六句當正指歸而新昏者言而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亦正指昏時不必泥王肅說何也霜降而婦功成嫁

娶者行焉國無在乎霜降之旨者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容有出於冰泮之後者傳以秋冬爲昏時並無仲春非昏時之明文也況從軍之士三年於外必有踰其年時者此正周禮所云仲春令會男女矣其舊如之何傳云言久長之道也當謂舊有室家者夫婦共保有室家之道上言新昏此一句則總結衆歸士敘所謂敘其情也

破斧　斧斨切於民用故傳以興禮義爲國家之用而以破之缺之爲辠箋以喻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則非其比矣　四國是遒遒傳訓爲固箋訓爲斂疏謂斂

聚亦堅固之義則二義本通

伐柯　此篇及九罭皆刺王不知周公王肅孫毓之言罭是二詩之作當在周公遺詩之後未反而東征之旨疏謂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在破斧後當於鴟鴞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次詩不以作之先後王肅謂追而刺之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後案追刺之說恐非竊以破斧美周公正四國當與東山同時作未必定在其旨東山破斧皆紀其大以終周公救亂之志故次鴟鴞伐柯九罭刺朝廷不知故退在後　首章興喻傳義爲是柯爲斧柄禮義爲治國之柄媒用禮以合二姓之好治國用禮則後上下相安周公能執禮以治國而王不知此周大夫之所以爲刺也箋以喻迎周公當得其人不若傳優矣二章上二句傳義爲有禮君子恕以治國箋以爲喻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足以知之二義各通末二句傳義爲得見周公覯其以禮治國舉籩豆之有列見禮法之大行箋謂王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亦不若傳義優也傳通篇皆以禮言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成周家一代明備之治

秦賦蒹葭刺其君不能用周禮傳義不可易矣

九罭　首章傳箋義同傳以九罭爲小魚之網鱒魴爲大魚疏謂百囊之網非小言小魚之罟者以其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鱒魴非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難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然則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正申足傳義也王肅因傳取喻大小謂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疏因箋不言大小而以王義申傳設網本以得魚於經取興之義不合必非傳意傳釋下二句云所以見周公也正謂袞衣繡裳乃所

以見周公之禮與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一也疏申傳謂王當以衮衣見周公其意似以衮衣爲成王所服亦未必得傳意也下三章傳謂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末章首二句當謂王有上公之服不以迎周公）與敍刺朝廷不知義合箋以敍刺朝廷爲刺羣臣而謂於時王已迎公而東人欲留之二三兩章爲告曉東人末章爲東人欲封周公於東東人之欲留公乃一邑之私情非王朝治亂所繫敍何以言周大夫作此詩又何以不言美周公爲東人所留而唯刺朝廷不知箋說恐未與經合

鴻飛遵渚說文鵠黃（各本作鴻段氏依李氏西都賦注及元應書正作黃）鵠也鴻鵠也段氏注曰黃鵠一名鴻戰國策黃鵠游於江海淹於大沼奮其六翮而陵清風賈生惜誓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圜方凡經史言鴻鵠者皆謂黃鵠也或單言鵠或單言鴻豳風鴻飛遵渚傳曰鴻不宐循渚鴻飛遵陸傳曰陸非鴻所宐止箋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亦其常耳何以傳云不宐以喻周公未得禮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當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州之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有謂大雁者如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鵠絫呼黃鵠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雁言其大也故又單呼雁之大者曰鴻字當作雁而假借也

狼跋　傳以跋胡疐尾喻周公進退有難總指四國流言成王不知而言不必如疏分四國流言爲進王不知爲退箋釋公孫碩膚二句謂周公進避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留爲大師因以跋胡喻攝政疐尾喻致政疏申箋以留相爲退有難書君奭敍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周公豈以留相爲難又豈以此爲周公之難卽謂召公不說爲疑周公貪寵然覘流言則殊矣鄭君此喻未爲合也孫毓非傳以公孫爲成王而謂箋義爲長（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厺豳公又已遠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疏申傳謂雅稱曾孫皆是成王龍受謂以詩在豳風故傳自申其說曰豳公之孫也書疏引鄭注康誥依書略說解孟侯爲呼成王則以公孫爲成王更無不可趙臺卿注孟子釋鴟鴞詩爲刺豳君豳君亦指成王也孫字从子从系系續也立政兩言文子文孫一指後世一指當時成王厺豳公雖遠豈遂不可以孫稱公孫碩膚謂俟成王有大美之德然後授之政解

周公之所以攝政耳非以爲美成王也如孫所云則敍止言攝政竝未及致政又何以斷篡義爲長　釋文云疐本又作疌案疌說文訓疾疾葉切終風篇崔本願言則疌引傳訓疌爲跲皆與此經義不合疑作疌之本因終風篇崔本致誤

程德華刻

毛詩異義卷一終

毛詩異義卷二

小雅

鹿鳴　食野之苹傳訓苹爲蓱箋訓爲藾蕭皆本爾雅釋草疏申箋易傳之意謂蓱是水草非鹿所食爾雅翼言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稽古編謂經言野苹箋義爲長龍謂水草之交亦野地蓋二義皆可通　示我周行箋謂示當作寘周行周之列位蓋用卷耳傳義然此傳訓周行爲至道則示非寘之誤仍是視示古今字與二章視民不恌今古襍出耳若疏以大東卷耳周行皆爲列位此不得異則泥矣

箋引書厥篚元黃疏謂鄭注禹貢引此爲允征文此當在古文武成篇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誤也案古文尚書出於東晉唐作正義以此爲眞古文故不得不以鄭注爲非但張霸所上乃百兩篇當時已黜而不行孔謂鄭所引乃張霸書則不攷甚矣

四牡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訓諗爲念謂上作此詩之歌以述使臣念養父母之情箋訓諗爲告謂使臣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告於君案鄭注敘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則此二句不得謂使臣作以告君也首章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是述使臣之意見其勞於王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此章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述使臣念母之情作歌以勞之疏以首章三句與此爲類謂彼文連我心是述其辭此敘使臣之意明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恐不然至引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彼爲作詩者之辭適足以明是用作歌之不出自使臣耳　首章注無私恩非孝子也以下皆傳文疏從俗本作箋文當以所引集注及定本爲正

皇皇者華　稽古編曰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

韋昭注引後鄭云和當作私是魯語元文本作和其作私者卽鄭說耳唯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鄭破和爲私恐非毛旨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解王肅卽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春秋內外傳說此詩有五善六德咨諏度謀詢爲五善內傳本文自明外傳六德韋注於五善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傳不合孔氏申之猶未盡也外傳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

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卽上六語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卽內傳訪問於善爲咨周咨一義聿分爲兩德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之一與外傳正相符穆叔以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謂德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指爲六德之一誤又與韋等陳氏此言洵爲的辭龍謂和私二字在後世誠易譌誤古則不然說文云咊相譍也从口禾聲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私禾也从禾厶聲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不知鄭君何自破和爲私又大雅板篇懷德維寧傳云懷和也義與此同彼疏云懷之爲訓息也來也止也息止亦和之義蓋不知傳取義於外傳而曲爲是辭又案箋雖以傳中和爲周之忠信其申傳六德則以自謂無及爲一陳氏謂鄭以周爲一德尚失箋意但傳義元本外傳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卽經每懷靡及如箋解則傳義於經外沾出而外傳所謂六德不備韋注外傳取用鄭義於六德無以言之故以周爲一德左傳疏引孔晁國語注云旣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不害懷和意與鄭同則於外傳本文爲沾出矣或謂經傳不見訓每爲雖傳文當作每懷懷和也每雖爲王肅私加案釋訓每有雖也注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每有爲雖有是每訓雖傳於此訓每爲雖故下篇每有良朋不復辭鄭本傳文無每雖字疏疑後人所加王國好作僞但攷之外傳箋義不合未可定爲王氏私加也

常棣

鄂不韡韡說文引作咢不韡韡咢萼苞也不萼蒂也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蓋言鄂之義亦以狀萼之發（謂萼四出之狀）箋曰承萼者曰鄂則以著其體也古聲不柎通字故通用傳略不言箋特從而明之曰鄂足也但不必改不爲柎耳其義一也疏據王氏述毛別傳箋爲異義傳釋揚之水不流束楚也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釋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曰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於車攻篇辭不驚不盈曰不驚驚也不盈盈也（箋申傳曰反其言美之也於此始申傳者揚之水維鵜在梁不從傳義也疏謂鄂不韡韡不從傳非）於文王篇辭不顯不時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於不顯亦世又曰不世顯德乎一篇之中辭煩不殺矣此經誠如王氏云不韡韡言韡韡也傳當反其言以明之

況也永嘆釋文云況或作兄非也案兄況古本通用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

斯引彼釋文兄音况是也陸氏當以在此經嫌其與篇中兄弟字相亂耳然斥爲非則誤

伐木　傳以伐木鳥鳴興朋友相切磋其義本優箋以爲實辭謂文王與其友伐木於山聞鳥之鳴似有友道疏曲折分解而終之曰不可以理論殆亦以其說之未安與　釃酒有藇傳以筐曰釃以藪（俗本誤作數）曰湑段氏說文注曰筐者盛飯之器較細藪者滰淅之器較麤藪今人謂之溲箕皆可以漉酒藪誤作數疏云草也甚謬未聞草可名藪草可漉酒也縮酒用茅其事非漉酒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說文同徐氏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之雞鳴酒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經上言有酒此設言若無酒亦當臨時造之卒造之酒亦必沸之故下總言飲此湑矣箋訓酤爲買說文酤字亦云一曰買酒也酤本有買義但沽酒市脯孔子不食文王未必以之燕朋友故舊　此篇分章毛鄭皆六章章六句而疏以伐木許許釃酒有藇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其章末總解不分作六段與他篇例異然不明言其故豈孔氏以意改先儒章句而特未敘顯易之與案六章次弟首章專取興喻次章言人當求友三章言燕諸父四章言燕諸舅五章言兄弟無遠當取鑒於民之失德卒章則總言燕飲其三章五章首句重言伐木則以上章章意已竟故復略本首章興意古人分章但取意義不以三伐木爲配也而孔氏亂之至宋劉氏遂謂每章首言伐木當作三章後儒皆從之矣然而非古也

天保　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次下字當與上句下報上下字同胡雅切釋文謂下下俱戶嫁反誤　俾爾單厚釋詁云亶信也又云亶厚也桑柔疏引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則亶單音義同故毛公據爾雅訓單爲厚解鄭訓單爲盡則音義同殫亦通　于公先王傳訓公爲事箋易爲先公疏謂傳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然猶未盡也周禮大宗伯六言皆稱先王經言先王足兼先公矣傳義可不必易

采薇　歲亦陽止傳義爲歷盡有陽之月與首章莫止爲類謂不過十月也箋從爾雅訓十月爲陽說雖異爲義則同　小人所腓傳訓腓爲辟箋改腓作芘謂戍役之所芘倚疏據述毛申傳辟義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肖敵來戰之患則鄭雖改字義亦得與

傳通　豈不曰戒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案陸以音越爲正則字當作曰今經注皆作日（箋文誡曰本尚作曰）讀者皆從人栗反（古日月字與詞曰字本有區別自隸變後至於今體易致譌誤釋文於違涉疑及義可兩讀者間加以音反如七月曰爲改歲一讀曰而實反爲如字彼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與此箋豈不曰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謂相往復皆義可兩讀也）

杕杜　二章卉木萋止卽出車篇卉木萋萋也女心悲止傳云室家踰時則思謂踰采薇歲亦莫止之時首章已言日月陽止疏於此乃云時未黃落失經及傳意矣　憂我父母我者室家我其君子父母君子之父母也憂父母者戍役之情此則室家志之上之人揆其情以述之也疏泥箋託有事以望君子及卯日月箋謂夫爲父母而以父母爲夫亦失經與箋之意

會言近止傳以會言爲會聚人以占卜筮箋以會言爲合言於緜義得兩通疏謂上句皆不爲占則文爲空設皆既爲占則會當爲合然皆止指謂卜筮俱有於文亦非空設也

魚麗　傳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衍入山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疏從作芟字木申解亦引定本作操云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案作操則以不操斧斤入山林爲句當無不字非誤

君子有酒旨且多釋文以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爲句謂異此讀則非案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是釋旨謂酒多謂魚總解旨且多三字若旨字屬上句讀則箋必不如此釋矣故疏以旨且多爲句後人皆從孔氏句絕詩記引朱子以舊讀爲非當指陸氏言

魴鱧傳釋鱧當從疏引作鯇者爲是傳訓元本爾雅也郭璞注爾雅分鱧鯇爲二魚而以鮦釋鱧傳文作鮦者正後人因郭注爾雅改耳（釋文云毛以鱧爲鯇而引傳作鮦亦從誤本鄭褚表傳鯇鱧也釋文有鱧蘇尊反一音亦因郭本爾雅譬作鱧本或改傳文從郭而有是音）

南陔六亡篇　毛公推改什首置六亡篇於什外固是闕其亡篇以見在爲數然亦以什者篇數之統繫亡詩既無篇章則無所統繫故不得不置於什外宋蘇氏以毛公推改什首爲非古詩記從之復釐正由庚崇丘由儀三敘悉依舊次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由是言之今有一什之中亡其六人虛存其名而以四人爲什可乎不可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烝有進衆久三義此經箋轉烝爲塵曰塵然猶言久如所以發明敘至誠之義也釋文引王訓烝爲衆王蓋用東山三章傳義箋用彼首章傳義觀疏申明箋意爲衆不若爲久之優

南山有臺　案臺止以爲蓑不以爲笠草木疏因都人士箋以臺皮爲笠之言遂謂臺可爲蓑笠誤也都人士箋爾雅翼已有辨詳引彼篇

彤弓　首章受言藏之傳云言我也箋云言謂王策命案經本敘天子錫諸侯之意傳訓言爲我當是我天子不指謂諸侯箋謂王策命意可與傳通言王命諸侯女受我彤弓之錫出而藏之字訓雖異義當相成疏泥王氏我藏之以示子孫之說遂謂傳箋異義然如王解則於經文上下語脈皆不相接傳意必不然也次章載之傳謂載以歸箋謂出載之車義同唯右

之與三章醻之傳訓右爲勸醻爲報謂以饗禮勸功報宴箋則以獻酬言義得各通但傳訓右爲勸則字本作右箋解爲賓受爵奠於薦右則字當作又豈漢時經文又右二字已溷不分乎然傳義必得其正矣

菁菁者莪　載沈載浮傳云載沈亦浮（本誤作沈）載浮亦浮箋云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傳箋所云載正經中載字疏以載飛載止載震載育爲類訓經載爲則而謂傳箋是以載解義恐非

六月　稽古編謂六月北伐毛傳竝無親征明文王肅孔晁據首二章傳文始有此說首章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大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作進退之法大常之建旐在此時二章傳云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王于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于字有於往曰三訓疏謂傳止有於往兩訓不用曰義述毛傳文簡略安知非偶遺耶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便爲出鎬京而還之說孔欲證成王義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遠將獨行此所不解案如陳氏此解則此篇傳箋

所異者首章傳分常服爲二箋專指爲戎服五章傳訓佶爲正（正御非其馬之正之正疏以正大申傳恐未合）箋訓佶爲壯健末章傳訓御爲進箋訓御爲侍耳通篇大義皆同也箋不易傳簡閱之文則以常服爲一事似有漏義佶御則傳箋兩解俱通三章共武之服釋文云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若訓敬則與上翼義複訓供具義亦得通四章傳以焦穫爲周地接于玁狁疏引爾雅周有焦護爲證彼郭注焦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則去鎬京不遠傳安得謂周地接于玁狁者詩之焦穫蓋非雅之焦護也且經云整居焦穫是屯聚於此

下言僊鎬及方至于涇陽則四出僊犯漸至內地故箋云整齊而處周之隻穫來僊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鎬尙千里隻穫自是近邊之地疏欲以詩之隻穫卽雅之隻護乃云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隻護所以接于玁狁又云鎬方雖在隻穫下不必先隻穫乃僊鎬方於經文及傳箋之意竝地理皆不可通陳氏不駁正疏說而反疑傳誤（云隻穫卽瓠口時玁狁犯周至此若然則斯時玁狁寇周近在門庭周之失地千數百里矣殆不然）則有未審也又傳釋元戎引夏后氏曰鉤車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疏引巾車注證鞶爲馬大帶又云定本作鉤般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釋文鞶作股云舊古陳氏謂鉤股取象於算術鉤股之名車行似之一直一曲皆方正不斁故云曲直有正以釋文作股爲優龍謂定本作般爲是孔氏後說得之箋云鉤是承傳鉤車之文般行曲直有正是解其義與下申說寅車曰寅進也同不得作鉤股連文（鞶股皆般誤文一以聲近一以形近）

采芑　其車三千傳無釋箋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氏因有十八軍之說嘗讀而疑之後讀金氏禮箋乃知箋疏誤也禮箋軍賦攷曰周人軍賦其制有正卒以起

軍旅有羨卒以佐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千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半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

三人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肯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元注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

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之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羨使其尻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案禮箋所言證之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此經其車三千正卒止九萬人因思此經傳既無釋於閟宮公徒三萬亦無文以言之者以經中自明無庸辭釋也箋於彼以爲大國三軍言三萬乃舉成數而會臨碩更疑止有二軍彼疏申傳大國之賦千乘與公徒三萬爲二法引小司徒職與此疏同一誤解而費誓坊記疏小司徒職賈疏俱以司馬法二說分采地鄉遂之制齟齬不合　戴氏考工記圖解曰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疏誤以軝爲長轂名軝卽考工記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榦也唯長轂畫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案說文云軝長轂軝也以朱約之疏引說文節去長轂下軝字遂誤以軝爲長轂之名　克壯其猶傳云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疏申之曰軍之道亦謀也則二義相成

車攻　東有甫草傳云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

也鄭有甫田釋文云甫毛如字鄭音補謂圃田疏云鄭以甫草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傳案甫圃二字古本通用水經潧水注云中牟縣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又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文選東都賦注引韓詩作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注同）周語藪有圃草韋注圃大也茂大之草以備財用然則藪曰圃田以有茂大之草而得名傳箋義一也又詩緝謂下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稽古編曰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

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又曰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孔氏此言不稽於典王制説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盼周禮九州藪澤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國田不得在其封内且諸侯境内天子得田春秋僖二十八秊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之子于苗傳以之子爲有司箋無易傳之文疏以其訓于爲曰謂曰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案經言之子于苗選徒囂囂選徒本有司事曰爲命事之辭亦通爲語辭箋意宜謂有司相戒無讙譁疏説未必得鄭旨也至末章君子既謂宣王則之子自應指有司箋義皆當與傳同

詩古義曰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狩本古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文作搏獸箋不已贅乎

吉日　麀鹿麌麌傳云麌麌衆多也疏申傳謂與韓奕同則傳本作噳字釋文引説文作噳云麋鹿羣口相聚也鄭本作麌故云麕牡曰麌　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疏引某氏注爾雅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蓋三家詩或有作麎者故鄭改從之　悉率左右

傳驅禽之左右文選注引作驅禽獸於王之左右（獸字疑衍）語意完足李氏所據當是善本（稽古編謂於王二字李氏所益恐非晁氏郡齋讀書志稱善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知爲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善安能以意益傳也若其子邕加以釋義則在善所引下非於古注有增益也）

鴻鴈　鴻鴈于飛傳大曰鴻段氏説文注曰説文𨾴鳥肥大𨾴𨾴也鳿𨾴或从鳥大曰鴻當作𨾴或作鳿若鴻止訓大不爲鳥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箋引公羊傳五堵爲雉謂揲五堵成一雉雉長三丈則版當六尺以破毛義疏申箋又引駁異義以明雉之度量案異義引古周禮左氏説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見左傳隱元秊正義）義與毛同公羊後於毛公未可據以易傳也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然則版長六尺諸儒皆不從鄭矣　謂我宣驕傳云宣示也箋申之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示義有未合讀詩記引王氏曰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謂姑息於民而已稽古編引巷伯詩驕人及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辠以爲證得之矣陳氏又

謂詩三章劬勞皆謂侯伯御士二章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今雖病勞終有安尻）安亦指使臣言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上亦身喜大平之樂龍謂其究安宅箋指流民言其義不可易必欲三劬勞盡爲一義則雖則劬勞指使臣言其究安宅指流民言言使臣雖勞而民終得安尻於義似允

庭燎　夜未央傳云央旦也（從釋文疏作旦）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今本說文闕已也一）訓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案且者將然之辭（釋文且七也反）

（是本音云又子徐反則爲語辭云又音旦則以本或作旦而爲是音非傳意也）即盡義也渠與遽通箋言未渠央謂未遽盡也此經央不訓中故陸氏引說文並采其中央之說下經曰未艾曰鄉晨計未央相合時皆不遠疏引王肅以未央爲未夜半謂鄭亦當然恐非　夜未艾傳訓艾爲久取耆艾之意箋易爲芟末曰艾案以刀芟夷芟艾同名無終始異稱說文云芟刈艸也乂（或作刈）芟艸也蓋互相訓矣箋說未若傳義優也疏謂傳取老義其理不安孔以生訓喻昏旦則以老爲旦未爲不安矣

鶴鳴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云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傳意蓋以喻賢人隱處巖谷不貪爵祿如良魚之在淵不同小魚之在渚見王當求之也箋以在淵喻賢者世亂則隱在渚喻治平則出似不見誨王求賢之意矣疏謂文止一魚傳云或在是魚在二處然則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文止一或何以得分爲二人也

祈父　箋引書若壽圻父釋文壽作𠷎云古疇字案𠷎當作𠷎。箋舉司右所掌勇力之士以釋經爪牙是略舉一端疏言司右與虎賁俱率屬衛王說猶未備詩記載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箋云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是言爪牙之士職在衛王不當從軍也疏謂勇力之士選右當於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不爲車右使之爲步卒此解恐誤鄭注司右謂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者言於中選爲王五路及屬車之右非兵車甲士三人中之右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王出將此屬皆

尻肯後左右輦行不盡爲車右豈得恨移我於憂乎

白駒　於焉逍遙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案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讀焉正於虔反言不知其所適以見思念之甚若如字讀則意味短矣　賁然來思傳云賁飾也箋云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釋文云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釋意以徐音非傳箋義案廣雅賁飾也曹氏亦音奔則徐音或與毛鄭不異又說文奔本从賁省聲故徐氏曹氏皆以奔轉音賁竊以奔乃古音

黃鳥　不可與明傳云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言不可以理論也箋云明當爲盟盟信也釋名云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是明可通爲盟

我行其野　章首二句傳意爲興箋以仲春爲昏時故指爲嫁娶之月　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言其所行如此棄禮背義其事不足成得富之道邶谷風傳曰夫婦和則室家成亦此意也疏云誠不以是而得富案論語引詩作誠不以富孔氏殆據彼爲說然非經及箋之義矣

斯干　疏引王肅孫毓兩家述毛謂傳不言廟鄭以爲亦脩宗廟案記言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孫王述毛未必得毛旨箋義是也首章無相猶矣傳訓猶爲道言無相責以道常棣傳曰兄弟尚恩怡怡然正斯義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無相詬病於義亦通二章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嗣續先妣先祖之功可兼立廟言箋破似爲已說近於鑿西南其戶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疏引孫毓申傳云猶南東其畝視箋比於大夫一房之室則戶偏於西比於明堂四戶則獨有其南傳義爲得鄉黨圖攷曰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

其戶也燕寢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作寢必與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三章君子攸芋傳云芋大也箋改爲幠訓爲覆亦不若充大之義爲正四章如矢斯棘如鳥斯革箋訓棘與革於經文增出人挾弓矢夏暑希革意不若傳卽字訓義之當然爲義實不異釋文引韓詩棘作朸訓隅革作䩭訓翅與傳訓棘爲稜廉革爲翼正同可見古訓皆如此不必於經外增義也五章有覺其楹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

云覺直也二義各通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云正長也冥幼也箋云正晝也冥夜也疏據王注申傳而疑此說宮室之形狀不得有長幼之義釋文云長崔直良反幼本或作窈崔音杳稽古編謂當從崔音爲毛義長言堂廡之彌亙窈言窔奧之邃深也孔必讀長爲上聲者泥於爾雅之文耳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雅自爲長幼之長傳自爲長短之長字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龍謂疏引孫炎某氏注爾雅訓冥皆從窈義（郭注爾雅誤從王書）傳文幼本又作窈則長自必讀平聲崔音於義允協較箋晝夜之訓更安自二章至五章章義皆當從箋申傳不得專指成室言八章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云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疏引王氏申毛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箋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止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末章載衣之裼傳云裼褓也疏引侯苞申傳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箋云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皆二義相互乃備男子主於外事比德於玉而學爲臣子者其本女子主於內事而守其方正者其義也至無非無儀傳謂婦人質無威

儀其義本優箋訓儀爲善謂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有善皆非婦人婦人於家事雖不得專然輔佐君子以成室家豈得謂善惡盡非婦人所有周南召南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譜謂后妃夫人興助其君子至於成功獲嘉瑞矣則此經箋義未爲合也　秩下注云歌斯干之詩以落之疏義落作樂云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釋文則云作樂非陸氏斷從落說是六章箋安燕爲歡以樂之釋文云樂本亦作落疏云定本作落案義亦當作落又箋釋莞爲小蒲疏引爾雅莞苻離申說箋義得之釋文謂草叢主水中莖圜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稽古編謂陸氏所言是鼠莞乃莞類不得專莞名（書顧命疏載樊光注爾雅萆鼠莞引詩云下莞上簟陸說當本此）

無羊　稽古編曰衆維魚矣衆謂衆多言魚之多也鄭解衆爲人衆云人衆相與捕魚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並不以爲人衆也疏謂由魚多故捕者衆強通兩家之說耳魚麗美萬物盛多獨舉魚爲言此亦言多魚爲豐秊之夢義正相符

節南山　有實其猗傳訓猗爲長疏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師尹尊顯

二○四

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肎用人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疏云以興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天下民庶使之齊均案傳箋訓猗字雖異而取興之義當同草木之巹由於山民庶之生育乎上言南山高峻能巹其草木師尹尊顯亦當育其民庶也王氏所述或非毛旨　維周之氐傳訓氐爲本案說文亦云氐本也（繫傳本解字闕）徐氏鍇曰天根也爾雅釋天曰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尹氏居三公之位兼冢宰之職故爲根本重臣箋改氐作桎訓爲桎鎋喻大臣制國如鎋之制車義雖通然非經本旨若疏謂天子爲周之本傳謂臣爲本於義不允則非　不弔昊天弔傳訓爲至箋問則讀丁歷反釋文如字一讀非　四章傳以勿罔君子勿爲禁止辭故釋庶民弗信通爲一義言上不躬親政事委任小人下民之情不以實告所達於王庶民之言皆不可信王雖不問察而小人勿得罔上而行也（經言君子傳言上皆指王）王當用平正之人則小人欺罔之事自消止無任小人受其欺罔以至於危殆（疏以勿罔君子謂禁民欺罔式已爲下民欺罔之心消止恐非）箋改勿作末言王於政

不躬親則恩澤不信於民王不問察則民末罔其上（箋義君子通指在上之人）王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己理其事也（釋文已鄭音紀疏申箋云上文欲王躬親爲政空爲己身之己則篆文當作用己理其事也今作用能紀理其事也親育行誤又疏總申箋云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之人二字疑亦衍）無小人近案上四句由一勿字異訓遂成兩解依經立義傳說爲安式已傳對上欺罔言箋對上躬親言然依傳義則字作已篆文作巳依箋義則字作己篆作己古文作己毛時古籀未變鄭世秦隸已更傳義必得其正矣無小人殆則危近二義皆可通瑣瑣姻亞箋指爲妻黨之小人疏則謂其中亦容妻黨案都人士箋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篇尹氏以證雖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爲周室昏姻要必有徵此篇刺幽王而經言尹氏爲政不平欲王躬親則所謂姻亞或當卽指尹氏　五章君子如屆君子如夷君子皆當指王上言尹氏爲政不均不順致民多獄訟萠爭此則欲王建中立極（傳訓屆爲極當謂建極箋訓屆爲至爲至誠之道疏用箋申傳義亦得通）行平易之政以化民俗卽上章欲王躬親爲政也箋於兩章君子通斥在位之人恐非經傳之旨　六章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疏曰此二句毛氏無傳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不自爲

政終勞苦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案孔氏此言最得傳意但此既用王氏述毛則上文誰秉國成當謂誰持國之平正爲責王之辭不得如箋言君臣不能持國之平也疏於此尚少分晰又案箋言君臣誰能持國之平意似據禮記緇衣篇引詩誰能秉國成爲此解既謂君臣無能秉國之成故不自爲政因解爲欲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然鄭君注記不以所引詩爲此經則此似不當據彼能字生義又疏引王肅難鄭王基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事理之經言俾民不寧憂心如酲則是作詩者自言非陳民疾怨之言

也與祖伊諫紂不類箋說恐非經旨　覆怨其正傳云正長也疏引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姦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箋解爲師尹不懲止其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二義各通但王氏以覆爲師尹邪僻姦行尚有未合傳意此句皆屬民言言師尹不懲止其邪心則民皆背上而憎怨其君長於語意似爲渾成

正月　二章父母生我傳云父母謂文武我我天下疏謂訢之於文武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疏謂箋爲訢天我大夫作詩者自我父母作詩者之父母案鄭注

鴻雁敘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凥有政有凥卽生我也又言宣王之爲是務幽承宣之後民生其時者得見宣王初政之美故追思及之此箋唯渾言天使父母生我並無易傳明文疏因一天字斷爲易傳恐非又疏申傳言文武令天生我民何不令天長育我語意皆未明順傳箋之意當謂文武之政宣王興復之是天使父母生我也不數十年而遭此幽厲之政而病窮苦之情欲免不得故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三章念我無祿經文語勢與下聯屬傳義爲念天下之人是也箋亦當同傳此章箋與傳異

止幷其臣僕一語傳爲無辜之人亦幷辜之以其身爲臣僕箋謂王既刑殺無辜幷及其家之臣僕以辭言則疏申箋謂經言幷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箋說爲順以義言則詩人傷無辜被刑不應置刑殺之重於不言而唯傷及其臣僕又臣僕雖賤然必貴家乃有經言民之無辜則傳義或未可易　四章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云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傳之所謂似卽箋之所謂宜言既曰中林矣則似有大木今維有薪蒸而非大木猶既在朝廷則當爲賢者今維是小人傳言

似而非一語統釋經文二句其言簡質故箋申明之曰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疏申傳言薪蒸似大木而非誤解傳意矣旣克有定靡人弗勝傳訓勝爲棄（勝音升）謂棄陵人也箋謂王所定者小事無人而不勝王（勝尸證反）疏據王肅述毛申傳又引孫毓云棄陵殘虐之事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以箋義爲長案詩爲刺王若王能有所定雖爲小事人所能勝不必舉以爲刺旣克有定是王自謂能有所定卽上所謂夢夢而王之棄陵所由生也王述云旣有所定皆棄陵人之事語未明顯孫遂據爲難非也　胡爲虺蜴蜴釋文所據本作蜥故音星歷反云字又作蜴（下疑脫音亦二字）則指作蜴本音也采本蜥蜴字互易疑後人竄改觀爾雅釋文蜥先歷反蜴音亦可知陸氏於二字之音不誤詩緝謂陸氏誤音蓋未審詩記從誤本音蜴星歷反則非　褒姒威之傳云姒姓也釋文引鄭云字也案婦人稱姓因姓爲字二者一也此經無箋陸所引據白華敍下注然特引於此又不辨其同豈謂姓字義異乎　又窘陰雨傳訓窘爲困箋訓窘爲仍憂難相仍必多危迫義或互相足也　十二章傳以爲刺王備其禮物唯與其左右相親比昏姻相周旋而不及逮故賢者以孤特自傷而憂國之危亡箋以爲刺尹氏案此篇十三章上下皆爲刺王無因此章獨刺尹氏也又云本古文雲字象回旋之形故傳訓云爲旋箋訓云爲友相親友亦可與周旋之義互相申足　末章蔌蔌方有穀釋文本作方穀謂本或作方有穀非疏云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則孔氏所據本有有字天夭是椓傳以天斥王夭旣爲王故椓指在位箋以夭屬天椓屬王案詩人刺王燕處厚斂重賦以寵小人則天夭是椓當指王與在位言傳義爲允又箋釋椓爲椓破謂椓使破壞疏申傳云在位之椓譖之則椓與諑通傳言在位椓之謂在位之人讒害下民當與箋同不得有譖義召旻昏椓靡共疏申傳爲椓破此疏不言傳箋椓字異訓譖字誤

十月之交　鄭以此篇及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爲刺厲王詩謂其篇弟在六月前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竝改敍爲刺幽王王肅皇甫謐不從其說孫毓則疑而不能決孔疏謂事旣久遠不審實然以否不復強爲與奪而其言則以鄭爲是今卽鄭孔之言辨之鄭譜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然幽王昏亂權臣擅命當不止一人也又謂正月惡褒姒此篇疾豔妻然褒姒序

其人豔妻言其以色媚取寵也至鄭桓公爲司徒或與番甯後相代未可知也鄭語史伯說褒姒之事而謂王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又言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下言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韋氏注云騷謂適庶交爭則桓公爲司徒時褒姒已立爲后矣而孔疏乃隱約其辭謂桓公初爲司徒褒姒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又引緯書謂豔與剡同以剡爲姓夫宣王元舅爲申伯則厲王之后乃姜姓也（然高疏云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蓋遁辭）百川沸騰本不必比附三川皆震事然震動

也韋氏注國語謂地震而三川亦動震動則水橫溢溢而後竭周語三川言其大詩百川兼其小卽以爲一事亦無不可而疏必以爲非且曰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然山冢崒崩厲王時果有此事伯陽父言山崩川竭爲亾之徵亦當引厲王事爲證而顧不之及何也至引孫毓所疑謂褒姒生於龍妖無有私賞龍漦之事雖見外傳未可據信（夏都晉陽殷邦五遷周都鎬藏漦之櫝非若禹鼎後代必遷置其都也）卽以爲然褒人蓄之則其賞矣況以七子爲妻賞箋之言傳不以爲昏戚也

雨無正周宗既滅與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語同又韓詩篇次與毛不異疏謂詩本口相傳披遭秦滅學衆儒不知其次見毛次於此故與之同此則有如戲談漢初齊魯韓三家先立學而毛後出不審毛未出之前韓詩此四篇將無所次乎古人經學各守師傳雖一字之異不可強同況篇次先後也六月敘歷數正雅廢缺而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明六月繼正雅後若甯有此四篇則正雅之廢缺必不言於六月矣　朔日辛卯本作朔月疏云朔月辛卯之日（分疏傳兩朔月本或譌日）語甚明今諸本譌作朔日唯詩緝作月辭

云當月之朔其日辛卯　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案抑噫意古音義同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釋文云戕王作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鄭改字皆明著注中未有徑改經文者此經鄭本作戕王本作臧孫據王本謂鄭改字謬矣　悠悠我里傳云里病也（本誤作里居也）案釋詁曰痗病也邢疏引此經云痗里音義同釋詁又曰悝憂也郭注引此經憂亦病義傳以悠悠爲憂故里爲病箋訓里爲居不欲與下痗義重耳然上言病下言甚病義有淺深傳訓似不必易

雨無正　昊天疾威疏謂定本作昊天是釋文謂作昊天者非案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承上昊天言明經文作昊天陸氏說誤（作旻者因小旻致誤）　淪胥以鋪箋訓鋪爲徧謂牽引而徧得辠釋文引王訓鋪爲病義本江漢傳當謂率相陷於刑辠而病亦通　鄭以此篇亦當爲刺厲王釋二章周宗既滅爲王流于彘釋覆出爲惡爲反出教令覆爲惡釋四章戎成不退爲王流彘無爲王御止寇雖飢成不遂爲在彘之會無有輸粟歸餼於王夫流彘至於飢乏猶能出教令肆虐感皆肯後義自相反　莫肎朝夕釋文朝直遙反舊張遙反案箋云不肎晨夜朝莫省王則當從舊音　聽言則答與桑柔聽言則對語同答猶對也釋言曰答然也箋訓答爲距謂可聽之言則距之與桑柔篇異解彼對誦言聽言爲道聽之言是一反一正此對譖言聽言爲道聽之言則一類也疏用彼箋申解此經傳義得之

　五章哀哉不能言傳云哀賢人不得言哿矣能言巧言如流傳云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言幽王信讒賢者言與俗忤唯巧佞之人善於從俗也箋釋不能言爲言之拙巧言爲善言疏引表記辭欲巧證之謂毛與鄭同失經傳之意（論語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又記聖人與左丘明同恥巧言大夫傳稱詩以巧言名篇表記當是記人辭誤）　末章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箋爲離居者自言憂思欲還而方困於病若然是又訛辭於疾矣下何止詰以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又出居明從王都還出箋以彘爲王都而云往始離居之時則經文出字無所指實且厲王流彘共和行政同姓之臣義在安集天下興復周室不當從王並欲招賢者與共處彘也

小旻　何日斯沮傳訓沮爲壞箋訓沮爲止疏謂止亦壞義則二義本通巧言二章傳亦訓沮爲止　不我告猶傳云猶道也謂不告以吉凶之道箋云猶圖也謂不告其所圖之吉凶字訓雖異義則大同箋於猶字多案文立訓傳唯訓道義可相通　五章國雖靡止傳云靡止言小也民雖靡膴傳無釋王肅訓膴爲大無大言少也國雖小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通聖而賢者民雖少亦或有明哲與聰謀者或有恭肅與治理者卽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意欲王求賢哲之人以爲用也箋以國謂諸侯止爲禮膴爲法意以今雖非禮法大行之日而國君庶民之中有聖賢知謀肅艾之人當擇而用之各自成義疏申傳靡膴不用

王義而同之鄭說上下不相比合矣又靡膴釋文引韓詩作靡腜言猶無幾何王說正與之同是乃古義傳以靡止為小王氏此述必得其意

小宛　宛彼鳴鳩傳云鳴鳩鶻鵃即爾雅之鶌鳩也邢氏疏謂舊說及廣雅皆以鶻鵃為斑鳩非蓋以左傳（昭十七年）鶻鳩氏司事杜注鶻鳩春來冬去（某氏樊光注爾雅皆同）而斑鳩則四時皆有也此經釋文及氓篇疏俱誤引陸機疏以斑鳩為鶻鵃（埤雅詩緝皆有辨）　二章飲酒溫克箋讀溫於運反訓為溫藉釋文云溫王如字柔也蓋本末章傳訓溫溫為和柔以釋此義亦通　壹醉日富傳云醉日而富矣箋云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案經上言齊聖之人飲酒而能自持此言昏亂不知則日醉於酒喪其威儀故下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無以財驕人意箋說於經文傳義殆未合也讀詩記載陳氏曰富益也劉氏曰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是為得之　三章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毛公無傳箋云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疏以箋義申傳案傳於似字皆訓為嗣則此或不得同之於鄭稽古編引詩詁以似為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為能治者繼而有之陳氏又謂此章以上四句與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為采菽負為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為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其言良是

巧言　首章亂如此憮傳訓憮為大下大憮無傳疏申為王甚虛大語頗不辭案昊天已威予慎無辠昊天大憮予慎無辜總承上無辠無辜亂如此憮二句已威正言王之所以為亂大憮自指亂言言王為民父母刑殺無辠無辜之人為亂如此其大矣昊天乎王之為亂已威王之為亂大大我誠無辠無辜而加之以刑殺也箋改訓憮為敖謂敖慢無法度義各通　二章僭始既涵傳訓僭為數涵為容言亂之初生由讒言數進而王容受之也箋訓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王皆不別而同之讒言由之而生也依傳義則經文僭字上當補出讒言依箋義僭字上當補出信但經下言君子信讒則此句為對下言傳義於經視箋較完足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箋蓋以遇為馴順公羊傳（宣六年）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注云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亦此義也疏以逢遇申解似失鄭意

何人斯　云何其盱疏以下章傳訓祇為病云是使蘇

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兩壹者之來皆謂何人之見於王箋以兩壹者之來皆蘇公謂何人之見己云何其盱爲於女何病俾我祇也爲使我心安義各通

稽古編曰爲鬼爲蜮釋文蜮音或本誤作或有靦面目傳云靦姡也釋文姡面醜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姡面靦也與今本異案箋云姡然有面目疏云靦姡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云靦人面姡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亦以靦爲面見廣雅又訓姡爲靦皆不及醜義況經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人相見無

窮極無可醜之意今本說文有誤當以疏引爲正（龔案或即域字後人失其本音又見釋文引沈音域而疑蜮不讀或遂誤改作或面醜也醜亦當爲靦字之譌）

巷伯　稽古編謂據孔疏敘末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內衍奄官寺人四字龍案疏肯文是據敘有巷伯奄官四字本申解後據定本謂無此四字於理爲是者意以敘若已云巷伯奄官則注當承敘直云奄官上士四人不必復言巷伯內小臣也矣釋文巷伯奄官下注云本或將此注爲敘文亦謂敘末無此文然以四字爲注則與下奄官字重複注內衍字陳氏言是

誰適與謀釋文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箋訓適爲往改陸讀如字王徐之音義當訓主亦通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案經爲誠讒人亦兼以諷王謂不誠之言不可信直貫下經既其女遷故箋云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疏謂讒人自相計議欲誠於爲讒殊失經旨及箋意　既其女遷傳訓遷爲厺言爾爲是不誠之讒言王豈不受乎既而知言不誠將舍厺女也箋云遷之言訕也謂王訕誹讒人訕者謗上之名亦賊義之稱以讒言爲非安得謂之訕誹不若傳厺義爲當　作爲此詩釋文云一本云

作爲作詩案疏云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作爲一訓卽釋文所引下作詩作字之訓然疏謂與經相非則陸氏所引乃俗本（足利本箋作起也爲作也此卽疏所引二訓見其與經不合故倒其文然箋云孟子起而爲此詩則必無下一注矣或據足本謂本有作作而爲詩者非也）

蓼莪　匪莪伊蔚蔚牡蒿也草本疏云一名馬新蒿陶氏別錄謂馬新蒿與牡蒿別草　出入腹我傳訓腹爲厚謂愛厚箋訓腹爲懷抱謂置於懷抱置子於懷正愛厚之事字訓雖異義或可通　民莫不穀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二養字當同音釋文穀養也不音餘亮反一義而異其讀竊所未安（四月篇同）

大東　杼柚其空釋文引說文杼盛緯器盛當作持今本說文杼機之持緯者疏引說文云杼持緯者也與今同但不全引其語耳　有冽氿泉釋文氿字又作晷晷當作厬說文云厬仄出泉也　無浸穫薪傳云穫艾也鄭本穫作檴云落木名也趙氏草木疏校正曰箋云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云既伐似以落言伐未必作木名諸家因釋木有檴落之文傅會之其實爾雅亦是釋檴爲落木之義當在釋言而在釋木者猶之茭離不在釋草而在釋言竝錯簡或古文不拘體例也龍由趙氏之言思之疏申傳曰穫讀如穫稻之

穫故爲刈薪當析之云刈者葢木之絀者似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葢傳訓穫爲刈是穫字正解箋意大木不可言刈而薪不止於絀者故以落義廣而申之小弁曰析薪杝矣（疏及釋文作杝石經作杝）說文解杝字落也可作一證箋落木名也當作一句讀穫字亦从禾不从木也但未審箋實然否姑記以存疑　哀我憚人釋文憚丁佐反徐又音但案傳訓憚爲勞當讀丁佐反徐音義當爲㝵非傳義　尚可載也傳云載載乎意也箋云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傳言載乎意者言人析是穫薪意不欲氿泉浸之度幾可載而爲家

用載原於意之不欲浸也尚可載對下亦可息息爲息憚人則載自爲載穫薪但哀我憚人譚大夫憂民之意明見乎辭而薪是穫薪析薪者愛薪之意未見故傳以補爲釋其文質略箋從而表明之疏以存載於意申傳而謂箋爲異似未致確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依經訓舟人爲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其富見王政偏無制賤人奢富也西人之子舟人之子皆對東人之困病言私人之子則言羣小得志起下三章曠官廢職意箋改舟作周裘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疏申箋言此章八句辭皆相反

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又是試爲上所用則是裘非身所衣皆是王使之案敘言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竝不及幽王絕功臣之世之意下經言王朝衆官曠職正以見賦役不均之由不以其漿亦止言王所不用者無一語及周之世臣子孫獨此二句爲東人惜周世臣之後恐非其類當以傳義爲正　睆彼牽牛傳云何鼓謂之牽牛本釋天文指謂一星也疏引李巡孫炎爾雅注疑其以爲二星與雅異而未有以正之邵氏爾雅正義曰此釋何鼓亦名牽牛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天官書云牽

牛其北河鼓（龍案河當作何此仍史記之舊）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是也孫炎云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案天官書云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云兩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也右旗九星在河鼓右也孫氏知何鼓亦名牽牛非星紀之牽牛但以何鼓左右之旗誤指爲何鼓脒不攷何鼓祇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故其象爲荷擔若兩旗則十二星今測得十八星非何鼓也李巡云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李氏誤以何鼓牽牛爲二星既傅合於星紀又以何鼓爲二

十八宿名皆人說二十八宿者雖有異名未聞有何鼓也龍謂孫注本不誤其曰何鼓之旗亦謂何鼓之左右旗非卽謂何鼓也但未指言何鼓三星爲少明晝自至孫氏本以何鼓牽牛爲一星而孔氏謂孫以爲二星則不審矣又經言牽牛何知非星紀之牽牛而傳以爲何鼓者取負荷之義也郭注爾雅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孔疏不采郭注故於傳義無所發明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釋天云明星謂之启明（启闓也詩作啟字後人所改）孫炎曰明星大白也晨

出東方（詩疏脫晨字史記索隱有）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大白明大白卽爲長庚矣疏因孫注言大白不言長庚而疑二者別星然韓詩云大白星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見史記天官書索隱）韓言大白毛言明星一也　有捄天畢畢有掩兔之畢有載肉之畢傳箋各舉其一疏兼用二義申說經旨矣乃又引孫毓之說以箋義爲長將謂經所言不關掩兔之畢乎又細思造自包犧烹飪起於中古畢弋之畢未必取象於祭器之畢也　維北有斗疏云箕斗竝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謂箕在斗南斗在箕北）故言南箕

北斗孔蓋以斗爲斗宿也案箕斗竝見南方當初秋昏時箕在西斗在箕之東而稍北經不當言維北有斗也此章南北與上章東西一例同以在人之東西南北言讀詩記詩緝謂斗爲北斗其辟是　載翕其舌傳訓翕爲合謂箕星合聚相接其舌箋訓翕爲引謂箕星踵狹舌廣引之而爲舌箋仍巷伯成是南箕傳義然彼經上言哆兮侈兮是因其踵而侈其舌此言翕則惟取合聚而或象義各有當傳訓似未可易

四月　疏謂此篇傳義不明歷引王肅孫毓兩家述毛以爲理皆不通不可據爲毛義而附之鄭說唯一但

字爲異其中傳徂往也言以往衰其盛無取於往義書四月已暑六月乃暑極則與箋六月乃始盛暑義大同案傳釋六月徂暑曰徂往也六月大星中暑盛而往矣明是取往爲義傳意蓋對下二章立說以夏日之暑秋日之淒冬日之烈喻禍亂日甚有加無已箋訓徂爲始與人爲惡有漸爲惡有漸已具四月維夏句不必以徂暑爲始暑方見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如箋說則斥先祖爲非人於義不安當言我先祖獨非人情乎人情之愛其孫子也甚至先祖寧忍予乎胡所遭若是也蓋爲無所歸咎之辭以致其怨而

不怨之意莊子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亦是此意又補傳曰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稽古編謂先祖二字當讀斷爲呼而訴之之辭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我遭此亂乎以匪人爲自指義竝通　釋詁曰廢大也郭注引此篇四章廢爲殘賊今本傳文作廢忕也箋文作言大於惡釋文云忕時世反下同似箋大字亦是忕字又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蓋孔氏作正義陸氏著釋文俱

據忕文爲毛鄭義而以大義爲王肅說然訓廢爲大義本爾雅郭璞又引此經疑傳箋忕字譌也廢無忕義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傳云構成也箋云構猶合集也二義得通傳云曷逮也疏以爲釋言文案爾雅作遏逮也注引方言云東齊曰遏今方言遏作蝎說文遏微止也从辵曷聲讀若桑蟲之蝎方言蓋以聲轉作蝎疑經文本不作曷字不然傳不應舍曷盇也之訓而訓逮也箋據曷字訓爲何書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傳義言諸侯構禍逮何時云能爲善言無善時各通　七章疏引孫王兩家述毛以

鶉鳶之戾天喻貪殘之人處於高位（與敘在位貪殘義合）鱣鮪之逃淵喻大德之人處於潛遁（蓋用鶴鳴傳良魚在淵爲說然非此章傳意）箋通章皆以喻民畏亂避害案傳以鶉鳶爲貪殘之鳥則孫王解匪鶉匪鳶翰飛戾天爲得傳意傳解匪鱣匪鮪潛逃于淵曰大魚能逃處淵則此二句從箋說乃合傳意（與敘怨亂竝與義合）此章當節取三家之說以申傳且案之經敘亦如是解乃安又鳶當作鷲五各反疏云鷲鳥是也釋文以專反誤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云賢勞也箋謂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案孟子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趙注云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傳言勞義本孟子卽箋云從事於役非正釋賢字其語質箋從而申明之小爾雅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亦是通釋句義與傳同疏謂傳以賢爲勞而以箋爲易傳疑誤　或王事鞅掌傳訓鞅掌爲失容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案說文鞅頸靼也故箋以何義釋之傳以失容言鞅掌之狀箋則實之以事疏謂促遽亦是失容是也又云本意與傳異龍所未詳　或出入風議毛無傳箋云風猶放也疏申之曰出入放恣議量時政則風讀如

字釋文云風音諷則非放義又引箋注於下殊岐謬

無將大車　祇自疷兮段氏音均表曰疷與塵合韻一作疷無此字宋劉義隱改疷以韻塵亦無此字攷唐石經正作疷與白華疷字皆甚明畫顧亭林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減畫之例非也龍案此經與白華疷字及釋詁疷病也版本皆譌作疷爾雅釋文疷祈支反（白華祁支反同）不誤云或丁禮反與此經及白華引徐音都禮反則陸氏已譌說文疷从疒氏聲徐氏音渠支切五經文字引爾雅不誤

小明　二章日月方除傳訓除爲除陳生新指二月也箋引爾雅四月爲除釋答我往矣爲往至於艽野爾雅四月爲余雖除余義通但經言答我往矣是追溯始行之時釋往爲往到義終未安箋所以易傳者以下章日月方奥不得爲二月目案史記律書云丣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白虎通云丣者茂也漢書律歷志云冒茆於丣說文云丣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徐氏鍇曰天門萬物畢出也釋名云丣冒也載冒土而出也傳以除陳生新爲二月義致確矣下章傳訓奥爲煖說文云煖溫也七月春日載陽箋云陽溫也二月萬物畢出陽氣方盛

經言方奥傳以煖解之亦致確也且二月初吉爲始行而答我往矣則不定指初吉之一日卽二月之末接於三月之初凡在征途皆可言經方奥在方除下設文本有次弟疏旣以春溫申傳復引洪範疑燠當爲夏謂二月之初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其言非也疏又曰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夫以初發卽云何時歸者孔氏申傳之說而傳無此言也（曷云其還是未得歸而息歸之辭）以己之言實之傳而因以難傳可乎　介爾景福傳訓介景皆爲大言大與爾以大福也箋訓介爲助言助女以

大福各通

鼓鐘　首章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疏以傳言淫樂箋言先王之樂因以爲傳箋異義然疏引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則箋義正以申傳傳言不與德比正謂幽王作樂淮水之上非先王之德卽箋所云失禮也其曰淫樂不必如王基鄭衛桑閒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之說疏又引孫毓詩評不信毛爲會諸侯而謂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箋引左傳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非指爲會諸侯而何　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疏以變動容貌申傳以悼傷申箋龍謂經言憂心則傳意當爲心動箋義得與傳通　末章傳釋笙磬同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傳以經言笙磬特著其樂所在因東方一面而釋同音及四面箋因申言堂上堂下而言八音並不分說笙磬則箋於經笙磬與傳非有異解疏申箋分笙磬爲二非也（疏因箋言八音故分笙磬以合之然於經亦止有四音可

知箋言八音猶傳言四縣）唯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箋異義如疏說然傳意以雅爲先王之雅樂南爲四方之南樂籥爲羽舞之籥樂疏總申傳不誤箋以雅爲武舞籥爲文舞仍襲公羊之說而疏分疏傳義又以箋周樂尚武言之謂萬舞爲雅但以箋解不僭不包上經琴瑟止此異傳昧失傳意傳釋不僭爲和而不僭與箋進退之旅義通或亦不包上琴瑟言（和謂齊一不必專指音）

楚茨　二三章傳於祭事多不爲次其辭或肆或將爲陳於互上分齊其肉其事在或亯之前或剔之後賈氏周禮牛人疏所謂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於互待解訖乃薦是也當禮運腥其俎之事既以此爲薦腥故三章爲俎孔碩始爲薦孰當郊特牲既奠時郊特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故以或燔爲取膟膋而或炙爲薦俎之炙肉（禮記疏載皇氏義疏解禮運薦其燔炙云燔謂薦孰之時焫蕭合馨薌用毛公此傳爲說孔氏斥爲時菲鄭義者此類是也）釋爲豆孔庶爲賓爲客以孔庶爲甚衆賓客則關及於繹祭賓尸正祭薦客以爲豆爲先祭豫作此本而言之也鄭君以薦腥之事統於或剝以或肆或將文承或亯故讀肆爲剔解爲肆其骨體於俎奉持而進則以此爲薦孰故三章爲俎孔碩合燔炙爲一事訓碩爲肥美而爲從獻之

祖其辭爲豆孔庶爲賓爲客訓庶爲侈謂先爲豆實必取肉物肥侈者爲之朝獻之時爲賓客以爲薦疏申箋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旣啇後因引孫氏言箋義爲卷是已顧或肆或將文在或啇之下其事易明而毛公必爲此辭者良以詩人設文事多錯舉以往來嘗旣爲便文而受嘏當在旅醻之前經三章言獻醻笑語四章始言受嘏其事不次而肆之爲陳是爲常訓將之爲齊又見釋言故與讀詩記引大東箋謂燔肉炙肝不得謂之孔碩以疑鄭基碩正訓大箋訓肥美乃轉義爲俎孔碩從正訓爲薦孰則或肆或將不

得爲薦孰矣孔庶亦傳訓爲正先祖是皇傳訓皇爲大箋訓皇爲暀一從爾雅皇君也義轉（五章皇尸載起傳云皇大也箋云皇君也疏曰尊大之尸亦君義）一從爾雅暀暀皇皇美也義通四章旣齊旣稷旣匡旣勑傳不解旣齊旣匡而訓稷爲疾勑爲固疏引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則當與上經同爲嘏辭之意箋讀齊爲資訓爲減取訓稷爲就謂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旣匡爲孝孫就尸受之嘗後乃使宰夫受之以筐（說文云匡飯器也筥也或从竹作筐則匡乃筐本字）旣勑則爲祝釋嘏辭以勑之則正爲受嘏之事其義各通而由鄭君之言受可知天子受嘏之禮異於大夫士矣

禮儀卒度傳訓度爲法度神嗜（釋文作耆）飲食箋訓嗜爲歆嗜釋文讀度如字者市志反不誤云度沈徒洛反則義當爲量度者徐云又巨之反則義當爲耆艾沈徐之音非唯與傳箋不合於經亦難通

信南山　維禹甸之傳訓甸爲治箋訓甸爲邱甸之甸疏申箋云甸之爲字旣訓爲治書又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浚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然則傳箋二義可通但傳意不主言邱

甸耳古者寓兵於農周公制禮監於二代井邑邱甸雖周法夏商以來必有遺制孫毓難鄭之言疏說足以詘之　疏引小司徒匠人注申明邱甸之制謂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禮箋曰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圜圚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秊公旬用三日中秊公旬用二日無秊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室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塗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空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又曰成方十里百井九百夫之地以九百夫計之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通上中下地率之一家受二夫之地司馬法云成三百家出車一乘是也若以百井計之三分除之不盡又不便開方計算故除其緣邊三十六井爲甸方八里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是也二法起數雖殊而同制

甫田　首章箋以歲取十千爲稅田之法甫父義通因訓甫爲丈夫謂以丈夫稅田歲取十千爲一成公田

之所收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取周禮旅師春頒粟爲義案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爲九而稅一非什一之法旅師頒粟困時所施非謂民有粟可食而頒之也經言自古有秊公家所收旣上地晦一鍾則民之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可知何復須上之頒粟古者民秊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老者不任耕作之勞農人自專指少壯者言食我農人與七月食我農夫文同疏謂此特言農人不若七月別於眉壽則老壯總爲農人非也又介之爲大爲助皆見爾雅而訓介爲舍則不知所本此章斷以傳甫田爲大田十千爲言多食陳爲

尊者食新農人食陳之義爲正攸介攸止王書準生民傳訓爲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允合經義　箋以十千爲一成公田之稅疏因辨食貨志八家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餘二十畮爲廬舍其義與鄭異引匠人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謂邦國亦異外內郊內貢郊外助通率以什一爲正案內外異制非王者無偏之政且郊內地少郊外地多通率之又不得爲什一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畮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氏注云民耕五十畮貢上五畮耕七十畮者以七畮助公家

耕百畮者徹取十畮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蓋三代取民之制同而其法則異夏授民以田使貢其什之一未有公田（夏小正書初服于公田以民田受之公也傳云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則從後言之非夏已有公田）殷則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使民助耕收不稅其私公田之名自殷始周承殷制通公田於私田中而徹取其一周法實與夏同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引孟子而斷古者謂殷時是也夏與周同貢法晏子述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周禮司稼以季之上下出斂法慮病民也大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周詩而言公田者周仍殷公田之名古時民怙君德先公後私因以公田言之孟子引此詩而言雖周亦助謂周之徹法與助法同取民之制非周時邦國用助法也（大田述成王教民治田非歌詠邦國鄭注論語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注孟子云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及其後也司稼不巡野觀稼而出季必取盈故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孟子欲滕行什一之法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謂可井者國中謂不可井者皆以什一之法取之非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趙氏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此正

解其釋國中什一使自賦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欲使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則非孟子本意然與先鄭注大宰職邦中之賦同亦古義也）鄭注匠人援引孟子此文而謂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孔氏述之更云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國中什一使自賦非什中一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失其義矣（王制疏賈氏匠人疏謂郊內郊外皆什外稅一其言未正）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畮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畮同養公田趙氏據食貨志爲注其說但不可施之徹法而於孟子則是孔氏謂八家皆私百畮中央百畮共爲公田皆屬之公同鄭九夫稅一之誤孔又謂若二十畮爲

廬舍則家別私二畮半不得爲家私百畮不知公田百畮私田百畮孟子亦止舉其大綱故曰此其大略也井田之法什而稅一私田百畮公田十畮則爲什外稅一食貨志曰還廬封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信南山疆場有瓜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注對果蓏曰園疏謂卽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封菜蔬果蓏者然則二十畮爲廬舍公田賦入之外或穲他稅其法必有所變通者也周人徹法不別公田七月亟其乘屋箋謂治野廬之屋信南山中田有

廬箋謂中田爲田中如使民於所受田中作廬則公家徹取其一而民不得實有其九非什一而稅矣遂人夫一廛先鄭注廛凥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凥也（後鄭謂廛城邑之凥非是）伐檀傳亦云一夫之凥曰廛是周時民田百畮外必有一廛之凥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凥民凥民司空所掌周禮司空之篇亾其制遂不可致見　二章以穀我士女穀傳訓爲善箋訓爲養傳云善者謂富而穀之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言善則養義已包舉矣　三章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毛公無傳箋破喜爲饎攘爲讓言成王

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設饋以勸在南畮之農人司嗇至又加之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其說王肅孫毓已具難之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畮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竝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敎農以閑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案以其婦子三句與七月同我婦子三句同傳義自如王述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王解亦未合古時民無曠土若指一易再易之田則歲又當休且土之和美不得言嘗宋蘇氏謂田畯取農人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

其旨否詩記集傳皆從其義朱子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視述毛於義爲安矣又案說文攘推也曲禮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藝文志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師古引堯典允恭克讓證之是攘本揖攘之攘（讓說文訓責隸變以讓爲遜攘字而攘字訓爲竊爲除爲卻非其本義）故說文揖字互訓爲攘（本或作讓蓋俗人不知而改）攘其左右或亦古讓字或饁者進食於農夫或農夫推攘而食嘗其旨否卽其所攘之事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此其一端與事與饁彼南畮相接田畯至喜則與曾孫

來止相錯舉見君臣之勤民也

大田　俶載南畝鄭破俶載爲熾菑疏引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述毛義是　有渰萋萋段氏書均表從漢書說文玉篇廣韻作淒云作萋誤　以其騂黑傳云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傳通舉牲物欲見方社之祭皆大牢非謂牲無方色之別箋引牧人文分見牲色益與傳互相足成疏以爲異義或非又箋意欲見此經亦祭社稷與上篇以社以方同故引牧人文注意非專爲別牲色設也上篇方社竝言此經特言方上篇牲言羊色言犧此經色

言騂黑不言牲故傳舉牛羊豕以見牲箋舉騂黝以別色而陰祀之文包祭社稷傳意與上篇犧羊互明箋意與本傳互明又與上篇方社互明也

瞻彼洛矣　琫珌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疏申傳作諸侯鏐珌大夫鐐珌言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案天子以玉飾琫以珧飾珌則珌飾下於琫飾爾雅黃金謂之璗說文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璆爲玉鏐爲白金之美者鏐爲黃

金之美者若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則珌飾反美於琫飾故孔氏疑其非也今傳文正從定本釋文同陸又云鐐本又作璙疑璗非璙爲玉大夫琫飾不當與天子同（疏引公劉傳琫上飾鞞下飾與彼文異蓋散文）

桑扈　君子樂胥傳訓胥爲皆言樂與天下共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辨名定分各得其所以此言樂樂莫大焉鄭讀胥息敘反訓爲有才知之名不若傳義優矣疏引孫氏述毛足暢傳義　三章不戢不難不那傳以爲反辭承上之屛之翰百辟爲憲見天下之民聚而歸之畏而難之其受福多也箋以爲正辭言王

者若不以先王之法自戢不以亾國之戒自難則受福不多案經文四章皆舉古時君臣動有禮文反以刺今此經又文承百辟爲憲不應接以告誡之辭傳義爲允

鴛鴦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傳不辭乘馬而釋摧爲莝秣爲粟故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釋文云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則指駕乘者言於經文摧之秣之分別會馬之殊其義不見不若鄭讀乘如字爲長箋以興於其身與釋文作與音豫義當訓及亦通

頍弁　章首二句傳以爲興皮弁本天子燕同姓之服而以弁之在人首興王者之在臣上見恩禮當由王出也（疏申傳興意勝王氏述毛然當合服皮弁以燕言）此與采菽同卽正意以取興義箋不爲興疏申箋謂實維伊何實維何期（期王如字王申傳興意本非當從箋作語辭）是問辭然末章實維在首非問也是不若傳以爲興義趣愛永矣又疏謂蔦寄生釋草無文毛以時事言之不若釋文引釋木寓木宛童爲證之確至女蘿菟絲本釋草文經言施于松柏故傳又以爲松蘿孔氏引陸疏謂菟絲非松蘿以爲當然李善注古詩引毛傳及陸疏而謂古今方俗名

草不同得之（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雖分言之意以二者爲同類也）

車舝　末章景行行止景傳訓大箋訓明疏云明亦大也則二義得通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載傳作慰怨也云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疏云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我心之憂以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同肅言非傳旨矣稽古編謂合孔陸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爲馬弟子始以安義釋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以前猶兩義竝行孔奉敕爲疏以毛鄭爲主不得不伸鄭黜王由是安義獨行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與怨近凱風訓安此訓怨毛得之師傳不拘一律況怨義與韓詩慍義相合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可思末以惡褒姒結之孫王之說爲優龍案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曰思孌季女逝兮又曰辰彼碩女又曰鮮我覯爾皆思望之辭也此章言覯爾新昏與邶谷風宴爾新昏文同則爲實指之言又

幽王本娶申后得褒姒而黜申后故詩人以新昏目之孫王述毛於義允合（傳文有爲後人竄易者上鴛鴦篇釋摧爲挫舉古以明今故箋從而申之曰摧今莝字也釋文載傳作芻也則後人不明傳意謂箋爲解經而改之也此傳作安亦以不明怨義據馬融義易之孔氏不據孫王述毛以改正傳文反據今本斥其爲非誤矣）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案箋云慕仰之則而行之則仰止行止止皆作之疏文二止字正作之（禮記釋文行止詩作行之）

賓之初筵　疏曰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唯卒章同爲天下化之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舉重可以

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一篇之旨箋義爲長案鄭注燕禮云燕射主於飲酒殺以此詩刺幽王飲酒無度故傳主燕射言鄭以次章烝衎烈祖是言祭事故以首章爲大射次章爲祭然王氏述毛以爲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說固可通也自烝衎烈祖至子孫其湛亦猶天保四章所歌之意耳宗廟之祭周人尚臭殷人尚聲次章若正指祭事不應先言樂鄭亦自疑之而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

之禮尻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此則難通先代之後得用其先世禮樂衛周同姓國安有舍文武之制度而沿襲先朝禮文況詩雖爲衛武公所作而所言者乃先王祭祀之禮乎傳主燕言其義是也至鄭讀仇爲𣂪讀式爲慝皆破字非經本義又羖依爾雅當爲夏羊之牝羊傳於苕之華牂羊墳首云牂羊牝羊牂爲吳羊之牝羊夏羊黑羊牡名羭吳羊白羊牡名羒郭注爾雅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謂其時稱吳羊牝牡皆爲牂夏羊牝牡皆爲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兼言牝牡蓋因時

人語與爾雅異傳意當不然　稽古編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箋無推明賓射名正之文而疏申箋論之甚詳疑今本箋有脫文在故君侯謂之大侯句下箋其非祭與與疏作乎乎與皆疑辭釋文謂作乎本非不詳其意

魚藻　有那其尻箋訓那爲安釋文引王訓那爲多王蓋用桑扈傳義然彼云受福不那故那爲多此云有那其尻以多言則於義不安箋訓爲是

采菽　二章觱沸檻泉言采其芹王肅申傳興意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疏謂上

下止言王者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言恐非毛旨而以興車服賞賜別爲毛說然以禮待諸侯即是有道經下言諸侯來朝王使人迎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下章彼交匪紓又言諸侯依禮不失則古時明王有道諸侯取法可知傳取興之意竊以述毛得之疏說與首章同似有未盡　平平左右平平傳訓辯治釋文云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疏引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謂平辯通案平當作釆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𠂔韓詩作便以音假（書傳作辨同）今作平以形誤也　末

章首二句傳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箋以喻諸侯以禮治御民末二句傳義謂明王之德於是爲至箋言諸侯能自安止詩本息古明王以刺幽王傳義爲得

角弓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訓附爲著箋以塗附與升木對文因訓附爲木桴似過泥又箋旣訓毋爲禁辭而顧下小人與屬復爲反辭以體之疏引孫毓所難正自有理案孫旣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毋得更教之孫意當同此解　莫肎下遺式居婁驕毛無傳鄭讀遺爲隨訓婁爲斂謂小人

莫肎以禮卑下隨人用禮居處斂其驕慢之過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疏謂毛無改字之理婁之爲數乃常訓因別爲毛說謂小人皆爲惡行莫肎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疏謂毛不破字其說誠是然解爲莫肎卑下遺去其惡語終迂曲釋文引王申毛遺如字其爲義不明案邶風北門傳訓遺爲加（釋文遺唯季反）而婁字則鄭王兩家之訓皆可通從鄭則傳意當謂小人莫肎以謙順卑下之禮加之於身用禮居處以斂其驕慢之行從王則當謂不以卑下之禮加其身用此之故其居處數爲驕慢（鄭訓婁爲斂者爾雅釋摟訓聚婁與摟通也王訓婁爲數說文婁爲屢之本字屢字乃後人所加正月屢顧爾僕釋文作婁顧巧言君子屢盟釋文云本又作婁賓之初筵屢舞釋文云本作婁桓頌屢豐秊釋文作婁故不定主一說而通爲兩解）

菀柳　上帝甚蹈箋以上帝爲呼天而訴之孫王述毛以上帝爲斥王二義各通箋讀蹈爲悼讀無自瘵焉瘵爲交際之際皆破字俾予靖之靖傳訓治箋訓謀義得通箋訓後予極焉極爲誅疏謂釋言文今爾雅作殛極殛古或通用（洪範鯀則殛死釋文云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然傳訓極爲至要是正義

都人士　爾雅翼曰臺莎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

蓑衣笠編竹皮及箬葉爲之毛氏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毛氏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臺但可以爲衣不可爲笠臺笠謂臺與笠不必以臺笠緇撮語合爲一物也案羅氏謂臺笠爲二辨正箋語甚是但引傳文謂傳言笠禦雨未當則未審南山有臺疏引此篇二章傳云臺所以禦雨（文選謝元暉在郡臥病詩注引傳同）又無羊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毛公本以臺爲禦雨笠爲禦暑此傳暑雨字正是後人轉寫誤倒（今本同）笠本以禦暑而亦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

所以禦暑雨自此箋有以臺皮為笠之言而草木疏因之故孔氏亦以一物申解傳義皆非毛旨　謂之尹吉傳云尹正也疏引王肅云正而吉也箋讀吉為姞謂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疏申箋意以謂之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稽古編云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氏一稱姓文義不倫尹乃少皞氏之後己姓若竝遝兩家之女則當云己姞康成易傳因謂之二字不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傳義為長陳氏又謂充耳是貴者之服解上章臺笠緇撮引郊特牲草笠而至玉藻始冠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以臺笠是因事而服緇撮則初冠之服皆指為貴者駁正箋疏指為庶民之誤案充耳當如陳言臺笠緇撮當通指貴賤言之

垂帶而厲傳訓厲為帶之垂箋以下言如蠆以蠆比髮則厲亦非帶故訓而為如破厲為裂訓為鞶厲（鞶囊名鞶帛為飾言帶之垂如鞶厲）而如二字古本通用然經誠以鞶厲比帶之垂何必別作而字與下異文又左傳鞶厲游纓服杜注皆以鞶為大帶厲為帶之垂與毛同

言從之邁言息之欲從其所行目不必如箋欲自殺以從古人之說　釋文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案箋文弟四章作不字疏文三四兩章皆作不字末章無文當同

采綠　補傳曰敘言刺怨曠謂幽王之時征役之繁使民怨曠故刺之案范氏此解最得敘意敘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正申明刺為刺幽王三章是作者形容思婦之情非其人實欲從夫於役也鄭君誤認此篇為怨曠之婦人自作謂欲從君子於外為非禮因以敘之刺為刺怨曠之人而首二兩章上二句不從傳為興如同傳為興則不誤解敘而二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舉婦人進御之期即近以見遠亦不

必易之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矣　傳兩手曰匊釋文本或一手曰匊案釋名云匊局也使相局近也謂使兩手相局近以承受物疏亦云匊物必用兩手唐椒聊傳與此同或作一手非

隰桑　中心藏之藏釋文作臧唐石經初作藏後改臧案古止有臧字後人加艸為藏匿字訓善者則為臧此經箋訓藏為善則當作臧又表記疏引王肅釋詩亦訓藏為善釋文云臧王才郎反此音恐非肅義

白華　釋草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一名野菅郭注云菅茅屬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為索漚乃

尤善經言白華菅兮白華是野菅之名未漚名白華又名野菅不即名爲菅故傳曰已漚爲菅菅似茅而非茅經言白茅束兮故王子雍申傳興意云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箋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分菅茅爲二元不誤其取興之意謂菅柔忍中用要取白茅收束喻取申后要納褒姒於義似爲要切但二章露彼菅茅傳謂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著反興申后見黜視菅茅爲不如則傳不以茅喻褒姒而箋解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則菅茅牽溷不分而誤解

經意矣故傳取興之義當從述毛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訓步爲行猶爲可疏據侯苞申毛言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勝王氏使下國化之唱爲不可之說箋訓猶爲圖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因引外傳龍漦事爲證其說亦通但上經取興之義既非則此解未必於經有當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毛無傳箋訓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疏引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而謂毛不爲傳意當同

鄭案經以池水之漫潤稻田使之生殖反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不如則憂傷而思念者自在申后也四章以桑薪之善宜以養人反燎烓竈喻申后之德宜母天下反見黜退六章以鶖喻褒姒鶴喻申后而鶖在梁得食鶴在林而飢困下俱接以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碩人定指申后又傳解衞風碩人爲夫人德盛此當同之宜從孫王兩家爲傳義不得與鄭同鄭箋似非經旨若疏謂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彼何嘗盡爲外辭

瓠葉　有兔斯首鄭讀斯爲鮮訓爲白言有兔白首兔

之小者疏謂毛不改字斯字當訓爲此（釋文同）以首裹兔唯有一兔是不以微薄廢禮其義勝孫王述毛唯有一兔頭之說

漸漸之石　此篇傳不言興經敍皆止言東征則所征唯荆舒也敍言戎狄叛之見當時四夷皆不臣服幽王由戎狄叛之故荆舒不至因言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玩其文義其唯征荆舒顯然矣鄭箋及孫王述毛見敍言戎狄荆舒各以意分配經文合之（箋以上二章上二句爲喻戎狄彊盛不可得伐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爲言荆舒道遠其人勇捷難服三章下二句爲東征述毛以三章上四句爲征伐戎狄下二句爲東征荆舒謂敍久病句爲總辭）孔疏

又因傳於鉛其勞矣下始釋漸漸之義遂以遮毛爲毛說不知雖其勞矣雖承山川悠遠而漸漸之高其勞更倍傳於此始辟漸漸爲山石高峻欲見經雖其勞矣通承上三句非以此爲征伐戎狄也首二兩章上四句言道途險遠見軍役之勞末章上四句言軍行遇雨甚苦之之辭三章下二句皆指言東征其不皇朝矣不皇出矣不皇他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捌舒使朝於王出使聘王守職不干王命覲王書謂武人不暇脩禮相朝其說爲正大旨當從箋以爲傳義疏明知王義未安而泥傳他處以不皇爲不暇因

以其說代毛然破斧傳訓皇爲匡箋以正義申傳矣疏何不援此以通之也（訓暇古通他皇今則他達）　雖其卒矣傳對下經曷其沒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雖其高矣爲義訓卒（與崒通）爲崔嵬各通

苕之華　二章其葉青青疏以傳言華落箋言華衰因以爲異然首章傳云將落則黃箋云華衰則黃與傳同矣則此經箋云華衰而葉見青青然與傳華落葉青青然當不異也華衰則落經言其葉傳故謂華落箋云衰優文耳疏謂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皆亾不可以落爲喻泥矣平王東遷晉文侯定之秦襄公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終南芙其以功德受顯服鄭語言猷鄶爲大申呂方彊晉可大啟秦仲齊侯姜嬴之僞且大將與則於時諸夏之國亦未皆衰也末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薦臻也故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申明亂日多之意疏亦以爲易傳恐不然　三星在罶傳箋皆以罶爲曲笱釋文云罶本又作霤案霤爲中霤或與溜通不聞與罶通必俗本誤書陸不辨正非也

何草不黃　釋文音敍背叛下有數起所角反一條敍及首章箋傳皆無此文疑敍下有注釋用兵不息言軍旅數起今本脫夲

毛詩異義卷二終

毛詩異義卷三

大雅

文王　敍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注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讀詩記載歐陽氏謂敍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游氏謂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以駁正鄭義案詩推本文王之德以明周之所以有天下經中凡八言命敍云受命自指天命言鄭注本無不合唯孔疏所引文王稱王布號諸說則非是當以歐陽游氏之言爲正文王世子乃記者紀述鄭注君王其終撫諸云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孔氏據此以斷

文王生已稱王恐非讖緯皆漢世所作未可據信文王受命之事卽論語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孟子所謂天與之人歸之也而疏引緯候諸書爲證誣矣　二章陳錫哉周哉傳訓爲載箋訓爲始疏以爲義異稽古編謂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之意安知毛訓載不卽爲始鄭訓始非以申毛也宣十五年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辭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案陳氏此解能得傳箋之義內外傳引詩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箋訓始實申傳也又傳以載釋哉則經本作哉而釋文云本又作載是哉載義通益徵傳箋不爲異義矣侯文王孫子傳云侯維也箋云侯君也皆義本爾雅傳以侯爲維則侯爲語辭字訓與箋異其經義亦當以箋申傳言文王敷陳恩惠造始周國維文王孫之與子皆承文王之德文王孫子其本宗之適爲天子支子之庶爲諸侯皆百世也

三章思皇多士傳以思爲辭多士與下濟濟多士爲一義箋以思爲願多士爲思願之人言周臣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下多士爲世顯之人多士作兩辭

不若傳義爲安　侯于周服疏引述毛從上傳維義（服謂臣服）其申箋君於九服云言其賢者百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然則維義爲允　六章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訓言爲我言我長配天命而行釋自求多福爲告戒庶國亦當自求多福傳演得古君臣交儆之意箋謂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不若傳義之周矣駿命不易不易毛無傳箋釋爲不可改易疏據以申毛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陸所引毛義蓋出於後人之述毛而與鄭禮記大學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義同記注較詩箋爲優

末章宣昭義問傳訓義爲善疏申之曰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義善釋詁文案會雅作儀古字通也問聞古亦通用箋如字解爲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二義各通

大明 傳從章次分說故首章專言文王箋以首章爲總目故兼言文武疏謂紂之政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案上篇敍言文王受命作周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篇敍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則經文當有次弟傳釋明明在下爲文王之德未爲不合 疏申說使不

扶四方謂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愚主亦似天有意滅殷紂之惡天使之然者此與皇矣敍下疏謂堯受河圖昌名在籙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應使周興誕茲睿聖應使殷滅生茲愚主皆言道之言 曰嬪于京傳云京大也疏謂王肅以爲大國（疏申傳用王義非當從孫義）近不辭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案正雅作於成王之時大王王季俱追稱王則從其後而言之以京爲京師孫氏此解未爲不通也王解爲大國猶有拘泥若鄭以京爲周國之地小別名則有可疑焉大王去豳而國於周岐周之地王業所興下言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如京爲地名當與作豐從程同顯於世何後人莫指言其地乎又傳訓嬪爲婦白虎通曰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王肅以盡其婦道申述傳義得之箋合上經統釋之曰嫁爲婦於周之京非但義無發明於經文亦爲重複 文定厥祥傳以文爲大姒有文德箋以文爲納幣之禮疏旣別異傳箋而申傳則曰言大姒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又牽合箋義非傳意也昏姻之禮萬世之嗣文定厥祥傳意當謂大姒有文德而文王得以爲妃以聖人而得賢妃諸福之祥皆由此定納采納幣

諸禮傳益不纖悉比附言之 七章維予侯興傳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曰言無敢懷貳心也（與襄二十四年左傳子產引詩義合）疏申之曰毛氏於詩予皆爲我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謂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盡望周勝也（傳於予字不盡爲我此當從疏）上帝旣臨視女所將之衆皆無敢懷貳心於女之心言皆一心樂戰周所以勝也箋解維予侯興以予爲取予之予侯爲諸侯言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謂天護視武王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爲衆人樂戰勸戒武王之辭

義俱得通唯以侯爲諸侯則未安經文上下皆言武王此無庸對紂而稱爲諸侯疏引伯夷謂武王爲臣爲證伯夷諫武王不當伐紂斥爲以臣弒君此非其比如箋義不若同上篇訓侯爲君言天維予有德之君起爲天子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傳云肆疾也會甲兵（從疏引定本）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發明經義何等正大箋傳合甲子昧爽之文以肆爲故今言天期已至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不見廟清氣象矣又傳文會甲兵本作會甲也於義難通孫毓所難甚是王肅以甲子昧爽速之恐非當從疏引定本爲正傳云會甲兵與箋訓會爲合同（詩古義謂毛公以意說詩訓會朝爲甲朝古以甲爲一甲朝者一朝也然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惠氏此解恐是以意說傳）

緜　馮氏名物疏謂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稽古編謂傳於首章述大王避狄去豳還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明以復穴

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所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敘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首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以首章未有與五章俾立相首尾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明以首章之所漆沮卽所此周原矣康成誤認傳意於首章之述遷豳解之曰爲二章發孔又過執箋說曲爲解釋謂在豳實有宮室因欲美大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爲立文之勢夫辭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不應大過其實箋疏數誤之故徒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敘遷所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也（馮氏陳氏辨明經義甚當唯於涇西兩漆水尚未表明雍錄謂漆縣漆水卽普潤漆水恐非）業師丁先生（名杰）嘗語龍曰水經鄭渠在大上皇陵東南濁（書疏誤作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古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說文漆水一曰入洛此涇東之漆也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縣東西入洛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今監傳刻本誤作北路直地）西東入洛此涇東之沮也山海經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莽曰漆治水經漆水出杜陽縣

俞山東北入於渭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說文誤本作杜陵書誤杜陵縣屬京兆尹）岐山東入渭十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此涇西之漆注涇以入渭者也十三州地理志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此涇西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者也涇西之沮書傳未聞（康海武功志以乾州洛水為涇西之沮未必然也）龍案傳以岡原爲沮漆之間是指普潤漆水箋誤解經及傳謂公劉失職遷於豳爲沮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疏牽合爲一引漆縣漆水而謂沮漆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其誤已甚至引書傳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更移之涇東尤爲疏謬（書導渭又東過漆沮疏謂與此詩漆沮別不誤）又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籀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齊詩唐時已亡師古此注當因服應之舊）其經文作自杜雖與毛異然與杜竝言益可見此經是普潤之漆蓋普潤漆水合杜岐雍入渭故齊詩作自杜說詩者以爲公劉誤同鄭箋　大王去豳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元和郡縣志據以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卽此山）韓奕之梁山在同州卽禹

貢治梁及岐之梁山韓奕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是也胡氏禹貢錐指云夏陽故少梁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是山緜亙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魏土地記云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葉氏夢得云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也孔氏於韓奕疏引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又云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同州之梁山臨河上在漢左馮翊乾州之梁山在涇西屬漢右扶風二山相去懸遠本易分別而此疏乃以韓奕之梁山爲大王所踰之梁山亦何疏忽至此　來朝走馬箋云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則朝當陟遙切釋文劉本作直遙反誤　箋釋率西水滸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意亦指漆縣漆水程氏雍錄言豳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豳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卽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程氏此辭

近確豳在漆縣漆水之東南岐之西北自豳遷岐踰梁山不循沮漆水側行也（史記言去豳渡漆沮踰梁山變設梁山在豳之南若渡漆沮則西北行矣）

菫（當作菫）荼如飴傳云菫菜也荼苦菜也二者竝釋爲菜而荼特言苦明菫不苦也箋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其所生菜兼菫言之雖有性苦指荼皆甘如飴言菫荼皆甘如飴菫雖美菜他處所生未必如飴唯周原所生則如飴疏引內則菫荁枌榆謂菫是美菜非荼苦之類疑菫爲烏頭詩緝云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嚴氏此駁甚當釋草云齧苦菫郭注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引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菜葉似蕺花紫色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說文云菫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正此經之菫矣釋文云廣雅菫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案說文藋釐草也一曰拜商藋釋草云拜蔏藋郭注蔏藋亦似藜藜釐或通用與說文釐草義正同彼釋文引說文廣雅皆云菫也今說文作釐草解字繫傳本皆同唯五音韻譜作藋菫草也一曰拜商藋或誤疑廣雅亦譌陸氏據之以蔏藋爲菫恐非但藋亦可食故三輔人名之曰菫而廣雅之釋菫因於方語與

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與杜子春菙氏注契謂契龜之鑿解同正訓契爲開疏以開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菙氏注謂楚焞卽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明燋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燋謂炬其存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爇燋也經云遂歛其燋契以授卜師謂以爇燋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作龜謂鑿龜令可爇是也

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箋意仍上辭率西水滸循沮漆側之說疏引鄭志荅張逸云豳地今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其指言豳岐東西地形則不誤然經言西東亦大判言之非必正西正東也

五章傳云言不失繩直也是解經其繩則直云乘謂之縮則引釋器文解經縮版以載爾雅作繩之謂之縮之後人轉寫傳文誤作乘故箋云乘聲之誤當作繩疏申說不誤釋文云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傳破字夫箋何嘗謂傳破字陸氏殆因後人誤改經文遂不復尋繹傳箋意乎　度之薨薨度傳云尻也箋云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塡也三家字訓雖異而爲義皆同　大王立臯門應門冢土厥後文王因之周有天下遂定爲天子之制天子三門臯門應門路門諸侯三門庫門雉門路門（宋劉氏敞謂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天子有臯應畢諸侯有庫雉路案天子路門不曰畢門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者祖廟門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旣崩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也注書者誤以康王於殯宮受冊命因謂天子路門一曰畢門劉氏並沿舊說近金氏著禮箋乃辨明之）天子曰大社諸侯曰國社傳以臯門應門冢土爲天子之制其義至當莫易箋以爲諸侯之制又謂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與明堂位注謂天子五門皆非也疏欲證成鄭說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謂諸侯有臯門然彼傳本作澤門其作臯陸氏釋文已斥爲誤矣　八章疏從箋義申傳又引帝王世紀混夷伐周事謂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恐非毛旨是矣然文王卒章宣昭義問傳訓義爲善疏以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釋之則問聞通也此傳訓兌爲成蹊不得與箋行道士衆兌然同疏謂混夷之地荒穢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蓋彊通之耳案趙注孟子云殄絕慍怒隕失也（失與傳墜義同）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善聲問也柞棫拔矣與皇矣柞棫斯拔同言行道兌矣言歸附日衆曠野之地皆成蹊徑著王業之大也故下言混夷畏服又箋訓棫爲白桵疏引郭氏爾雅注（小木叢生）及陸璣疏（棫即柞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龍謂下篇芃芃棫樸傳云樸枹木也（釋木樸枹者注樸屬叢生者爲枹）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則棫宜從郭注（本草名白桵之實爲蕤核所言形狀與郭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同）疏又謂傳訓喙爲困未詳稽古編引晉語郤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及方言喙㑞倦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喙外傳曰余病喙矣）瘃極也（注江東呼極爲瘃倦聲之轉也）謂喙㑞瘃三字通用以證困義足補沖遠所未及

棫樸　首章傳以棫樸薪槱興賢人衆多得爲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槱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槱燎（二章宗廟之祭言奉璋賛祼是舉其大者）即舉槱燎不必言棫樸（棫樸叢生喻衆多）言棫樸亦不必言芃芃也（芃芃喻盛）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與二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槱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說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樸

息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衆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汚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言人之效經之設文甚有次弟矣　左右趣之傳云趣趨也疏謂趣嚮之義無取故轉爲疑趣案說文云趣疑也趨趨趙久也趨謂奔趨疑趨正趣字本義（趨道音切）　二章疏謂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引斯干傳璋臣之職謂臣之行禮當執璋引王肅云羣臣從王

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案臣之執璋行禮唯贊祼時其他無執璋者顧命大保秉璋以酢亦是受册命後祭事彼疏云祭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祼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祼以璋瓚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　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縣櫂謂之緝郭注繫櫂頭索也是解緝字釋文引方言及注刻本譌作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及引說文舟櫂

字作棹皆寫者誤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經語相對成文上言追琢下言金玉則追爲治金琢爲治玉矣章爲文章則相爲本質矣以喻文王聖德有質有文內外純粹所以能綱紀四方也箋引追師掌追衡笄以追亦爲治玉言追琢玉以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合於禮義釋金玉其相讀相息亮切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觀金玉然則經文次句不幾於不辭乎案荀子富國篇引詩作雕琢其章傳云金曰雕正其師傳之所自而此經追琢與有客敦琢其旅追敦字異義同有客敦字卽會雕玉謂之雕雕敦古今字行葦敦弓

既堅敦字與有客同敦弓訓畫弓取刻畫之義此疏申傳金曰雕謂鏤文則通是也

旱麓　首章傳據周語爲義不以首二句爲興箋以爲興云林木茂盛得山雲雨之潤喻周民豐樂被其君德教疏申之曰人君當以蓄民爲主不應舍民弗言而唯論草木不知陰陽和山藪殖王者之德被及草木則民得其蓄不言可知觀外傳既釋詩復反言申說其義甚明傳不爲興於作意未嘗不盡　二章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

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傳以經言黃流圭瓚以黃金為勺勺流前注以流鬯酒故曰黃金所以流鬯（鄭注考工記玉人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又曰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與此傳義同）箋以在中為酒在圭瓚中故以黃流為秬鬯疏申箋義謂秬鬯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案以在器流動解流字說似牽彊不若傳釋為勺流其義為安疏又引鄭書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

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然此箋無易傳之文或同傳九命作伯也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曰州伯周南召南譜疏引鄭書注言文王兼梁荆則亦非止為當州之伯矣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彼疏亦云賜圭瓚者謂上公九命也又箋言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自有所據疏引孔叢子申傳謂鄭不見其書不知孔叢子乃後人依託不得據以為釋又傳文黃金所以流鬯也疏引定本集注皆有飾字（今本從定本）謂於義易曉俗本無飾字誤釋文則以有為飾字是後人所加案無飾字語意簡明陸說是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云言上下察也本中庸文鄭於彼注云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此疏申傳云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夫化及於飛潛正是作人之德鄭箋詩乃易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不若記注為優

思齊　首章箋以京為地名云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疏引春秋傳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于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以為證案水經注引服

虔以河陽溫為一地而言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晉大康地道志十三州志皆以河陽為別縣非溫邑又曰羣儒有溫之論矣蓋指如穀梁傳所言也孔氏春秋左傳疏亦以溫河陽為一地然不以穀梁之言為然（云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此欲證成鄭義因據為說　二章傳訓宗公為宗神寡妻為適妻御為迎箋訓宗公為大臣寡妻為寡有之妻言賢御為治疏於傳寡妻之解不置貶抑而宗公及御之義則伸鄭而詘毛據其說箋為勝矣然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其言不無

可識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止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嘗不可箋於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殆有心予奪與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及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獨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唯御之爲迎言迎於家邦於義不通如王肅以迎治天下之國家之言又是橫益治字則誠如疏駁然此乃王氏述毛之未善而孔氏亦未尋釋傳義也趙氏孟

子注云御言也言天下國家之福傳訓御爲迎當以趙氏此義申之言能施禮法於適妻至于兄弟皆化之因以迓受天下國家之福言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又疏引書敘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　稽古編曰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辭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王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脩德敎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鄭幷爲二章章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顧四句承在宮不閒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上二事於經文極明瞭但判在宮爲辟雝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唯無斁訓無擇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譽成髦俊竊有取焉釋文以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爲王肅語疏言斁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斁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

鄭作擇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矣意古本毛詩有擇斁兩文鄭王各據一字述毛後人傳寫誤入王語於傳箋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陸氏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訓厭殆習而不察也龍案疏申箋無擇之文謂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是據箋不破斁字因意經有作擇之本非孔氏目見有作擇之本也鄭君破字有明著其說者曰當作某讀爲某是也亦有不著其說者如四章烈假不瑕云厲假皆病也是也（烈假不瑕疏云鄭讀烈假爲厲瘕是據經作烈假及傳文烈業假大而斷鄭爲）

（破字也古之人無斁疏據誤本以王訓爲傳義及申箋但謂其不言字誤而於經文之當爲斁爲擇不復置辨頗失之疏略）無斁王訓爲無厭無厭謂文王性與古合於有名譽髦俊之士亦好之無厭義亦得通但上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爲文王性與天合動中規矩則作無擇於義㝡合（書好作僞疑因擇斁易亂陰據三章保安無斁之傳改以離斷但無明據斷爲）

皇矣　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古人於興亡之際往往援先代修短之命

見天意之厺畱此篇敘言天監代殷莫若周而經首章言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傳釋二國謂殷夏正本召誥之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凥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凥（傳訓度爲凥度與宅古通用論衡引此維與宅宅亦作度）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戱虐上帝於是惡之（傳訓耆爲惡）憎其饑害下民乃睿然迴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凥言天厺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蓋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如下箋釋四國崇亦在密阮之列經不應別與殷竝）言其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說本魯詩然案之五章經文又殊不合（詳下）以政爲正似改字訓度爲謀與究義複唯以耆爲老謂天須假之冀其變改義優但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箋釋爰究爰度爲四國助謀同惡似覺不必以耆之爲須其改悔）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自傳義於經語氣脗合也又疏引王肅語申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凥謂紂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其言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則失傳以彼爲有道之義從紂謀爲非道乃是實惡此蓋仍襲箋說傳意不如此傳訓

究爲謀當謂服從政教不必增出其謀非道之語

二章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云串習夷常路大也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凥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爲凥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厺殷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龍案三章載錫之光經言錫又文承則篤其慶傳訓光爲大王氏以錫文王之大位述之則是此言載路則陳氏所解爲合至箋謂串夷即混夷訓路爲應言天意厺殷

就周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於文義更未安且如其解經語亦覺未足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是作患者乃以鄭音也而疏云毛讀患爲串蓋據作患之本而言然毛不破字若作患安得讀爲串疏說非是（箋應字疏云本或誤作痳釋文云詩本皆作痳段氏說文注云鄭蓋讀路爲霖痳者霖省）也又天立厥配配本妃字之譌傳云配媲也本釋詁文爾雅正作妃則傳文亦本是妃字故箋以賢妃申之云謂大姒也疏既引某氏注爾雅引詩作天立厥妃而不辨正配字之誤乃云毛讀配如妃亦非也

三章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傳訓慶爲善光爲大述毛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箋解爲王季能厚明大伯讓國之功美始使之顯著傳世稱之以篤慶錫光申明則友之義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義緊承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箋義轉承因心則友言以有是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案箋以王季顯明大伯讓功亦王季之德即述毛㕛稱大伯讓意之義經言則㕛傳言善兄弟曰㕛㕛字有實義箋義當在則㕛其兄句也又傳訓因爲親疏引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證之此非因字本義皇氏論語疏引喪服傳云繼母與

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因爲親也　四章疏云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維此文王者經涉獸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案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是以此章其德靡悔證彼經而無永嘆而云猶文王則毛本經文必作維此文王矣（疏唯以其德靡悔句與鄭異失傳意）經云王此大邦正指文王奄有六州從程作豐言而比于文王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曰經緯天地曰文毛公據以解經文字則不以爲周之文王左傳疏引劉炫云可比於上代文德之王是也箋釋王此大邦謂王季稱王爲追王義可通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謂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稱父而謂其似乎周人上述祖考之美豈宜如此措辭又疏據經作王季申述其釋克比不從左傳服杜兩家之注（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而謂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與下比于文王比字同義左傳引詩釋爲九德毛公又據其文以釋經克比若與比于同義則非自爲一德矣又其德靡悔謂自無所悔疏謂不爲人恨亦非　五章無然畔援傳訓畔爲畔道援爲援取箋云畔援猶跋

扈也釋文引韓詩云武强也箋蓋用韓義跋扈之人必違道必强取二義可通　誕先登于岸傳云岸高位也疏謂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言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義允矣箋訓登爲成取小宛宜岸宜獄訓岸爲訟謂欲廣大德美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疏引左傳師直爲壯曲爲老謂師行伐人必正曲直則取義迴遠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

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王赫斯怒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盡也傳不訓斯字疏以箋義申傳俱通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衆謂文王整其軍旅以御止徂國之兵衆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兵衆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又孟子引詩作以遏徂莒趙注云以遏止往伐莒者亦以莒爲地名莒旅音近故通用若徂旅爲兵衆則孟子不作莒矣　以對于天下對傳訓遂箋訓荅各通　六章傳義追本密人侵周箋謂文王伐阮案經言侵自阮疆即上章所云侵阮也言陟我高岡明是謂敵來侵之辭言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言周人之疾密見文王之伐密與民同欲上章所以言以對于天下也上已言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故此不復言伐密之事因民心歸往百姓同欲遂言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箋謂毒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義固可通但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上止言按止徂國之兵此止言侵阮國之地而密共二國皆

須於經外補出似經有漏略矣　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箋訓鮮爲善疏謂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案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鮮原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然則鮮是山名釋山又有此文故傳據以爲釋大山當即岐山　萬邦之方傳云方則也箋云方猶鄉也各通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傳云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疏用孫王兩家述毛以申之云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顔色而加人不以秊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此可見德行

中和天性純粹大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矣箋易爲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㳒疏申箋易傳之意謂傳所言中人以上之事不足以美文王然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疏謂是色取仁而行違則孔子之斥聞人者卽中人亦且不爲身居尊位變亂正㳒正大司馬所謂犯令陵政者居九伐之一益不足以美文王矣疏又謂詩意言文王無此則崇侯有之故天命文王伐崇夫以文王聖德奈何與崇屑屑比校也　不識不知毛無傳疏以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述之箋云不識古不知今疏謂人

賢識古知今此不識不知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㳒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不須知古今也二說爲義皆同傳九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㳒彼疏亦據鄭箋申解　詢爾仇方傳訓仇爲匹謂詢謀於匹己之臣以問伐人之方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虣亂大惡者當謀征討之案詢爾仇方與同爾兄弟同一設文同兄弟爲和協兄弟之國則仇方當從傳不得如箋作兩解後漢書伏湛傳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同姓謂兄弟羣臣卽羣匹假樂曰率由羣匹）卽引此詩湛治齊詩而

意與毛同可知此經古人皆如此解同爾兄弟湛傳引作弟兄入韻　末章傳以言言爲崇墉高大疏謂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罪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罪識案傳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曰三旬不降明崇距敵曰退脩教曰因壘故未破壞其城傳義確矣箋以言言爲將壞貌疏謂左傳所言是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恐不然襄三十一年左傳

衛北宮文子亦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與子魚說同伏湛傳言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崇墉仡仡說文引作圪圪云牆高貌皆與毛義合也　是伐是肆傳訓肆爲疾謂伐之疾箋以伐爲擊刺肆爲犯突各通

靈臺　四章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訓論爲思卽箋以爲言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群之之意箋此義補在歬而以論爲得其倫理樂爲喜樂傳義樂之得倫理與人感於中和而喜樂在下章鼉鼓逢逢一句總見（傳云逢逢和也）箋於此分配言之傳於經章次爲合然詩

之連章歡美多矣義得各通也又案傳箋之義於字傳當讀于箋當讀烏釋文正相反或轉寫者誤樂傳如字釋文失未分別（烏古文作縣省作於俗作於讀烏當如字讀于當音釋文相反）

下武　昭茲來許箋云來勤也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案傳訓許爲進當謂勤行進於善道來義與鄭同下篇遹追來孝毛無傳箋云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取義嚴優故疏皆從箋申傳王讀如字非傳義　傳云許進也疏謂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其說頗曲稽古編引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作昭哉來御（見續志郊祀志下注）謂御有進義疑來御爲詩之

元文　不遐有佐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傳義疏引書敍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證之箋義則自引洛誥公其以予萬億秊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案皇矣箋以密阮徂共爲四國此當同疏以邦者密須混夷釋之似非箋意但文王非伐崇一事疏本尚

書大傳與毛或合　維禹之績傳訓績爲業箋訓績爲功疏云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案詩意言禹治豐水故今文王武王得作邑於其旁爲四方所歸正指德及後世言箋特據左傳美哉禹功之言故易傳耳彼劉定公欲趙孟遠績禹功立言之旨與詩少別　皇王維辟傳不解辟字箋云君也疏申傳箋義同釋文云辟音璧又婢亦反法也亦得爲一義　詒厥孫謀孫毛無傳鄭音遜云順也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疏云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其義優矣釋文

云孫王申毛如字王肅用狼跋傳然未可執以解此

生民　履武元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禖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伸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辨之融曰稷契秊稱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即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歷敍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知與閟宮箋異）不然明矣此則疏云聖人顯仁藏用難則自知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其說亦

足以辨正此難然疏又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伸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秊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慰宣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逆文不可卽以爲實）融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嚳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嚳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唯不足以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閟宮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

無所言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閟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嚳又何足疑若箋一則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詩又何故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譏詰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卽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秊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覲精耳姜嫄何以卽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肯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唯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似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攷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矣鄭志答張逸謂

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蓋其中閒有後人所附益者如釋四極則李巡本謂之四海下校諸本多八蠻在南方三句（見蓼蕭疏）釋山則附漢時五嶽之名於後（邵氏爾雅正義辨之甚詳）釋野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據傳箋（野有死麕燕燕干旄駉四篇傳叔于田箋皆云郊外曰野）說文（冂部郊外謂之野）則古本止作郊外謂之野無中謂之牧牧外五字（駉篇疏據有此五字本謂傳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說雖通然於凡言郊外曰野則不合）釋鳥兩言桑扈竊脂據說文獨斷及左傳昭十七秊疏則冬扈竊黃下無桑扈竊脂句（邵氏正義辨引諸說刪去下句又謂釋地八陵云雁門釋獸鼳下云秦人謂之小驢疑皆漢人

（所附益）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也之文未可知也釋詁云介右也謂右助也箋訓攸介從助義轉爲𠂇又手之𠂇又亦恐未合鄭志載趙商問箋易傳之意曰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謂毛傳信而有徵而箋易之爲非矣（達乳之說毛公肯未有書其事者唯列子云后稷生乎巨跡至史遷乃載入本紀而讖緯諸書多著之後漢時重其學鄭君博覽載籍遂疑天地間有此不可解之事又以經三言棄稷事必有因因易傳而爲是解然猶以姜嫄爲高辛氏世妃祀郊禖而履跡以祝史記以姜嫄爲帝嚳元妃而謂出野見巨蹟踐之身動如孕列女傳以姜嫄爲邰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禋祀以求無子則鄭君爲懷矣龍嘗反覆斯義竊以天地未生人物之初國必由於氣化而旣生人物有陰陽配耦則神氣之藏涉誕荒怨若指實之卽屬怪異鄭駁異義云諸書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讖虛之氣嫄覺桑嘉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耶斯言也亦謂聖賢之生得天地之靈耳豈如外傳丹朱憑身以儀房后云云乎大明篤生武王之箋曰天降氣於大姒厚生聖子武王疏申之云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書天降氣於大姒此則言之得正若履迹吞卵則有不敢信從者矣）段氏說文注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此不可通當是經文作羍傳云羍達也先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他達切卽滑達字凡生子始生較難后稷爲姜嫄始生子乃如達出之易先釋羍後釋先生者欲文義顯著文法與白華傳先釋煁後釋桑薪正同鄭箋如字訓爲羊子云如羊子之生煠矣尊祖之詩似不應若

是且羣類之生無不易者何獨取乎羊尋箋不云達讀爲羍則知毛詩本作羍毛以達訓羍謂羍爲達之假借也凡故訓傳之通例如此用毛義改經改傳改箋使文義皆不可通則淺人之過也龍案說文羍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羍讀若達故毛從聲轉爲達又疏及釋文引說文亦必本作羍今皆作達皆後人誤改

實覃實訏傳訓覃爲長訏爲大箋訓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皆漸以長大之意而傳義爲平正

禾役穟穟傳云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程氏通藝錄曰說文云𥝩黍穰也傳訓役爲列列爲穰𥝩省去禾也𥝩蓋黍穰害其莖末多岐如芀茢故謂之𥝩今以訓禾苗微文通也孔氏以行列疏之則穟穟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傳曰苗好美承用爾雅穟穟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名明矣苗長生稾役稾之衣也龍案說文引詩作禾穎穟穟穎禾末也穟禾采之貌采禾成秀也苗長生稾則漸吐采義似異而實同程氏之言足正疏誤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箋云使種黍稷蓋以黍稷爲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下言實穎穎爲禾末疏引書敍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證之則經言黃

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緫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緫言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之苗）專言之也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緫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云方極畝也苞本也箋云方齊等也苞茂也疏申傳曰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爲極畝其申箋曰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然則二義得通疏申傳以苞爲本謂根本盡皆均調無稀概之處則與箋茂義各通

實種實褎傳云種雍（本誤作穛釋文同）種也箋云種生不穛

也疏以肥盛義申傳而謂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則箋不穛之義長也案傳若以肥充釋種則傳文當作雍腫（疏申傳作雍腫）釋文實種支勇反注種雍種種生不穛同是傳言雍種非謂肥充矣食貨志曰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傳言雍種當謂隤土附根與甫田或耘或耔以耔爲雝本同疏以實種實褎當夏時是正耘耔之時也方苞至穎栗十者雖言禾之生長次弟而人工亦在其中經所謂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於此可見　實發實秀傳曰不榮而實曰秀疏謂黍稷皆先榮後實傳因爾雅成文引之通藝錄云爾雅言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榮卽華也又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秀非榮也故曰不榮而實然秀時猶未實故論語云秀而不實明秀後乃始結實也禾之初作采也先作稃殼其形與已成穀者無異已而稃殼稍開中有鬚數根戴蘂（元注鬚末之點曰蘂）吐出既開復合鬚蘂在外後乃結實充滿稃殼中九穀唯菽類作華餘皆不華而秀所異者禾稻黍稷麥苽之秀其稃皆二出麻秀之稃一而已然皆無英可落

合之卽其穀之皮初開時鬚蘂蕤是則同也出車之詩黍稷方華空言方秀月令苦菜秀空言英益徵文通也　卽有邰家室傳以爲始封箋以爲改封箋以稷爲高辛氏之後此經與下章以歸肇祀其義自不能同傳下箋破肇爲兆義未安（商頌元鳥篇肇域彼四海同）傳曰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蓋謂堯以稷有教民稼穡之功故賜使用祈穀之郊若二王後本得祀天經不當言肇祀鄭不得已破肇爲兆郊之神位觀此益知履迹之說未可據信　稽古編曰武籛武蹂傳以蹂爲蹂黍箋

易傳以爲淵源之取舂揄簸蹂及釋叟之次弟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又曰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涖卜之語卽釋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釋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卽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秊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

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甄謀其曰思念其禮其語明確矣

行葦　授几有緝御傳云緝御踧踖之容也案說文云緝績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鍇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爲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敎吏也箋以緝爲續亦取於續義而御之爲侍則常訓也義得並通矣又疏謂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設席爲承述上文箋則主於老者案上言肆筵下

又重言肆筵設席傳云設席重席傳意亦謂老者爲設重席與箋同獎禮無加席雖天子諸侯異禮但經別言設席則謂爲老者設重席其義爲安　嘉殽脾臄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案加者正饌之外別有所加嘉者美善之嘉二義不同箋合言之未善也然云故謂之嘉則經本作嘉疏引定本集注皆作嘉不言有作加之本詩記載董氏云舊書作加殽恐誤讀箋疏也傳云臄函也釋文云函本又作肣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疏引同）案函當作圅段氏說文注云毛傳及通俗

文圅字皆說文顄字顄頤也故服云口下傳則渾言之陸引說文圅舌也釋之誤矣　或歌或咢傳云徒擊鼓曰咢與爾雅同疏謂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釋文引傳正從誤本　稽古編曰序賓以賢毛云賓客次序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之是論其衆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況衆行賢則射必多中矣觀案下箋釋不侮謂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仍兼衆行言傳義似不可易　傳以六章爲正言耆老七章言成王之耆老非止一時箋以六章爲以耆老之禮告於老

人七章正言養老兩家之釋以祈黃耇（傳祈報也謂報養老人箋祈告也謂告老人）以引以翼（傳引長翼敬也謂長養事務敬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義各可通唯曾孫爲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即接之曰以祈黃耇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　讀詩記載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攷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龍案首章首四句毛不爲興敘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草木尚愛況兄弟乎大東萊謂以行葦興兄弟尚失敘及傳意鄭析八章以首章專言仁及草木故不以戚戚兄弟二句相屬但或肆之筵四句一事而分屬兩章終覺割裂故當定從故言

既醉　三章疏引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申傳終於亯祀之義案祭統言治人之道莫善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傳以亯祀釋令終而令終有俶上下相槩俶之訓始實爲正義故傳以俶爲始而先之曰始於饗燕（鄭注祭統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傳言饗燕特舉賓禮以槩其餘）終於亯祀言成王治民事神終始而善於禮也箋釋高朗令終爲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訓俶爲厚謂天又篤厚之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兩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俶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令終有俶不止僅以名譽言傳義爲優（疏引鄭注洪範考終命云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而以經高朗令終景命有僕當考終命書疏引鄭依書傳釋六極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是五福原於五事而徵蔽正爲禮）稽古編曰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爲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嚴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割而下起不匱又有情龍案陳氏申明詩緝之說深

得經義但君子有孝子毛不爲傳疏以鄭義同之於毛耳毛於永錫爾類訓類爲善疏申之曰天既賜王以善道則毛意以君子指成王言陳氏謂毛以君子爲羣臣有未審　陳氏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既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無匱竭既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詩潁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爲說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畫一矣龍案箋釋此章主羣臣言故引左傳爲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羣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羣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於經意恐未合　陳氏又曰室家之壼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壼爲廣與周語合鄭以壼爲梱謂室家先梱緻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大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辭爲順

鳧鷖　經言燕尸敘言大平守成傳因以鳧鷖所在見天下大平萬物得所五章公尸皆爲宗廟之尸蓋大平之時萬物衆多各得其所而宗廟之祭事尸之禮能竭誠盡敬此敘所謂能持盈守成也舉一鳧鷖之在涇以見大平舉一宗廟之燕尸以見守成末章無有後艱總上四章諸言福祿言自今以往既此大平久安既治而傳云不敢多所正持盈守成之義箋以敘神祇祖考並言因以鳧鷖所在爲與分配宗廟四方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祭取義似曲宋歐陽氏謂爲聽說是也（本義以在涇在沙謂喻公尸和樂則非）且章首一句既爲取喻則五章止是事尸得禮而大平之意不見並守成之義亦不顯矣敘言大平守成者作詩之本旨經有其義也言神祇安樂者疏謂能事宗廟則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經無其事也箋欲發明敘言神祇而反沒作詩之旨失其義矣

假樂　楷古編曰大明篇保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文同義亦同也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王官人必尊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右本訓助轉爲薦舉之義則迂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稱美中庸引此鄭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

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當以此辭爲正龍案經上言受祿于天箋云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則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自應承受祿言　宜君宜王傳云宜君王天下也疏謂君王別文傳幷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釋之是經文本作宜也釋文載本作且君且王恐非或據箋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謂兩或字是且字之訓然箋云言皆相勸以道是正釋宜義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云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案賓之初筵傳訓抑抑爲愼密抑傳亦爲密此以

爲美者疏謂密審所以爲美是也賓之初筵傳訓秩爲常箋無異義此箋本釋訓文蓋敎令清明亦所以有常也然則傳箋爲訓雖異爲義得同

公劉　稽古編曰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鄭譜指爲大康時孔疏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窋與大康同時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共世當矣但謂不窋失官在大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耳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史記周本紀拘於

大子晉十五王及衛彪傒十五世之語所記世次最爲疏漏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又曰傳謂公劉居於邰遭夏亂迫逐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周語言不窋奔翟公劉不應更在邰故緜篇孔疏以爲不窋已竄豳猶往來邰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往居仲達此言拘於本紀所著世次及豳譜謂公劉與大康同時也公劉與不窋相去不知幾世決非祖孫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

韋昭以大康之亂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民重農不窋子孫自當還於舊都脩先人之職至公劉再遭夏亂始去有邰定都於豳耳　又曰而無永嘆傳云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嘆之爲悔耳民不以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疏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遂用此義以述皇矣詩傳未必得毛旨龍案箋云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正謂民不自悔恨疏誤解傳因於箋義亦無發明　陟則在巘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傳釋巘與皇矣釋鮮同用爾雅此文是

鮮巘一也釋名小山別大山曰甗則字又作甗矣釋文甗本又作巘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陸或以爾雅作鮮與巘文不同或謂傳不同爾雅重甗隒之訓故云然然未大失傳意孔疏則據重甗隒申述而謂與皇矣義別恐非詩言巘不言重謂山形似甑可謂上大下小以傳合傳義不可　四章傳義爲公劉之待羣臣箋義爲羣臣之愛公劉孫毓云此章言羣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義爲長案疏申傳賓登席依几謂此文不辨饗燕下云會之飲之或亦兼會燕故得依几君之宗之傳意爲一謂爲一國之所尊則傳言爲之大宗與箋言宗尊也其義蓋同孫氏所難未爲當矣宮室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本公家所爲箋以公劉當新遷之時欲見臣子愛戴故以俾筵俾几爲羣臣爲公劉設几筵既登乃依爲公劉升堂負扆而立君之宗之爲羣臣尊敬公劉猶在邰時其實經言落室傳義爲正　五章其軍三單傳云三單相襲也疏謂此發邰在道及初至時未得安居處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彊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箋

訓三單爲適滿三軍之數無有羨卒疏申箋易傳之意謂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至豳無空此方說在道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所禦竊謂詩人敘事前後錯綜者多有三章乃覯于京四章于京斯依乃營立都邑及築宮室之事從遷之民未必皆得安居下章始言安置民居則此句爲敘述初到三重爲軍以保安從遷之民傳義未爲不當也下章止旅乃密箋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疏以初至居處未安須有防衛申之何此乃言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乎（邰在今乾州武功縣南八里古釐城豳今邠州在邰北百餘里渭水在邰之南經言涉渭取厲取鍛則從遷之民尚往來邰國至止旅乃密而後安居於豳也）　徹田爲糧傳云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疏以傳箋爲異義案崧高傳訓徹爲治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定賦稅即此所云什一而稅也彼箋承傳治文故疏以爲同此不承傳治文故疏以爲異其實義得通耳　疏又謂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傳意皆應爲居因以王氏述毛申傳雖義得通然皇矣度其鮮原傳不以度爲居疏既從箋謀度義申傳此又執王義而二之何也

卷阿　首章首二句取興之義傳以爲喻惡人之被德

化箋以爲喻王當屈體待賢案殺言戒王求賢用吉士則箋義視傳爲當矣但詩言飄風皆以喻惡傳說正未可易疏謂檜風何人斯篇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自南故爲喻善然飄猋之風雖來自南方終不能生養萬物也又疏言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亦一偏之說中庸言尊賢而必先之以去讒正以君子小人相爲消長況傳云惡人被德化而消謂王者有德惡人自消賢者樂進以王有德化耳豈謂必惡消然後賢來乎　二章傳釋伴奐爲廣大有文章箋釋伴奐爲自縱弛之意

稽古編謂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但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獨以伴奐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富大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陳氏此解允合經義　四章茀祿爾康矣傳訓茀爲小疏謂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祿宜爲小福箋訓茀爲福義亦通從傳義茀當通作芾釋言云芾小也從箋義當通作祓釋詁云祓福也郭注引詩祓祿康矣正本此箋

純嘏爾常矣傳義純嘏皆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說文嘏大遠也純以福之全備言嘏以福之久遠言箋云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各通

五章傳以馮翼孝德爲賢者之德引翼言王當長尊之恆敬之此篇本戒王求賢不及祭事箋易傳爲廟中事尸之禮恐非詩意且與豈弟君子四方爲則不相承接　七章亦集爰止毛無傳箋云亦亦衆鳥

也鳳凰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疏謂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引王肅云鳳凰雖高飛傅天而亦集於所宜止集止以亦傅天案傳以用賢致鳳爲大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其義自不與箋同然述毛以集止亦傅天則下章亦傅于天不可通矣傳意當謂人君用賢以致大平則如鳳凰靈鳥爲仁德之瑞亦集於其所宜止下章亦傅于天亦謂鳳鳥之至與集止同義又此及下二章毛皆不爲興蓋成王脩德用賢時鳳凰至召公因陳其事鳳至爲

用賢之瑞則賢之當求可知不必又增一興喻也釋木云櫬梧又云榮桐木說文亦云梧梧桐木一曰櫬榮桐木也桐榮也九章梧桐生矣謂櫬梧也爾雅榮桐木則定之方中與湛露所云桐是也榮止名桐櫬名梧又名梧桐疏引爾雅據郭注合櫬與榮爲一木非　矢詩不多雖以遂歌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爲多謂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而公劉敘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爲公劉泂酌卷阿三篇總結（小大雅譜疏同）皆非經傳之旨

民勞　稽古編曰敘下注云厲王成王七世孫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爲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誤矣本紀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世本即史記所據應與本紀同　又曰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鄭云汔幾也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

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爾雅釋詁噊幾裁殆危也饑汔也幾饑危汔轉互相通毛鄭義同疏失其意　柔遠能邇傳不訓能字疏從箋義申傳箋云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釋文謂侞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疏文作無逸誤當是舜典）（泂酌首章疏引郭注今呼養飰爲饙饙熟爲餾上句中音餴音誤作者下句衍均字引字書饋一蒸米也誤作說文餾飯氣流也句上脫說文云字引表記禮傳樂以至之親之文誤作孔子閒居附正之於此）謂與恣同皆於順侞義近爾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恣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引徐云能毛如字（書疏引王肅注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徐氏謂毛如字當同王義）鄭奴代反則能與耐通侞字之義當同又云侞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適作茹釋言云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望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　以謹醜厲傳以厲爲危謂其所行足以危人亦是惡義箋易爲惡義得同　戎雖小子傳云戎大也疏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箋訓戎爲女二義各通　而式宏大箋云宏猶廣也疏謂廣亦大義但大文重故訓爲猶廣其中傳則云用事甚大大案傳文簡略此當同之於鄭不必定以爲異

板　七章价人維藩傳訓价爲善其義最允箋釋价爲甲言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疏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御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凥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詩旨疏又申箋易傳之意謂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斯更不然二章以下戒語大臣無從王爲惡至五章而曰善人載尸則此欲王以善人爲藩屏正義所當有何得謂不勸王擇人也彼憲憲泄泄爲王制灋則以成其惡者皆與凡伯同寮爲卿（疏云冢司馬以明六卿）凡伯方以小子蹻蹻斥之寧復欲王親任其人乎　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翰榦也疏謂天子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榦是施灋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凥內設灋而撫安之箋以大宗爲王之同姓世適子疏謂天子諸侯絕其宗名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又推箋義文次謂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甲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夫謂天子諸侯絕其宗名則說所可通至

所推文次既以大宗爲未有官職而又以之爲翰則失次矣翰者當牆兩邊以障土爲牆之主故桑扈曰之屏之翰謂王也崧高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謂卿士也無官職何以謂之維翰　無獨斯畏毛無傳箋訓斯爲離謂城壞則亦離而女獨凥而畏矣案陳風墓門傳訓斯爲析析亦離義此經得與鄭同疏以王獨凥此則有所畏述毛不如從箋申傳爲優

蕩　敘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釋訓亦云盪盪僻也則蕩蕩者言其放縱廢弛也疏以蕩蕩爲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引論語蕩蕩民無能名及洪範王道蕩蕩謂彼言善事廣平此言除去善事殆是誤解乃自疏有此言而歐陽氏以廣大釋蕩蕩蘇氏遂以敘說非詩意矣稽古編據說文謂平坦義當作愓狂放義當作⿰忄象亦作愓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四義無涉今愓⿰忄象潒三字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而閒作盪此俗之譌古今文必有別也其言最當荀子榮辱篇愓悍憍暴此狂放義作愓之一證　下民之辟辟毛鄭皆訓君釋文引沈云辟毛埤益反則當訓灋非毛義　曾是掊克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疏云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

掊作倍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也釋文掊克聚斂也與傳異非　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傳釋對爲遂謂使彊禦流言之人得遂其惡也彊禦流言自是兩種人一則很戾自恣一則陰賊害物上句爲彊禦不足盡其惡又以多懟足之下句以對總上爲義言所用者皆是人也箋亦以以對總承上句而謂彊禦之人爲流言以謗毀賢者王問之則又以流言對王不若傳義之當疏申傳云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其惡事甚合箋意述傳恐非毛旨　式號式呼上箋訓不義從式以式爲法此箋云醉則號呼相傚亦以式爲法也疏以用是叫號用是讙呼申述失鄭意矣釋文謂本或作式號式呼當是轉寫之誤　如蜩如螗傳云蜩蟬也螗蝘也釋蟲云蜩爲下諸蜩總目卽此詩之如蜩也下云蜋蜩螗蜩則蜩中之二種而螗蜩卽此詩之如螗也疏引爾雅（蜩蜋蜩螗此下脫公一蜩字疑采本誤幽風疏不脫）舍人注以蜩蝘爲一物方語異名誤與幽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蜩爲螗未審厥旨誤尚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文複贅矣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傳云言凡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

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疏以傳箋爲異義而申傳云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凡人上猶欲下民用行此道孔氏此解未必合傳意傳不解小大近喪義當與箋同云凡人上欲用行是道當謂厲王君臣蹈紂之覆轍耳其以尚爲上由爲用自如疏解大義則宜從箋申傳

抑

疏據楚語及韋昭注定此詩爲武公耄年始作追刺前王讀詩記以爲非補傳謂厲王時武公爲諸侯庶子作此詩刺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詩緝以爲得今案范氏之書是也庶民見王政不善尚有作詩以刺者孔氏謂武公爲諸侯庶子時不應作詩誤矣楚語之言作懿以自儆猶左傳言召穆公作常棣耳鄭志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武公前作是詩至老常誦之故楚語亦謂之作諸疏不主追刺之說而謂韋昭以懿爲抑未可信又非　詩緝云殁年衰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疏以爲三十六年恐誤案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武公卽位正當宣王十六年世家誤衍三字疏承其譌

稽古編曰遠猶辰告箋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句下據疏文脫卽正歲縣之象魏也一句

（龍案釋文於經注難字皆加之以音此處箋文獨闕疑唐時本已有脫去者孔氏所據尙爲完善之本也）用遏蠻方遏傳依字訓爲遠謂驅遠蠻方之來侵者箋改作剔訓爲治謂治九州之外不服者爲訓雖異爲義可通　無言不讎傳以讎爲用箋以讎爲售二義俱通又古讎售字本通用故箋文售一本作讎依義亦當市又反釋文謂此音與毛同殆非　萬民靡不承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案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是從作是之本疏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則據靡字本但箋語明是反言而疏不加辨殊爲疏忽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傳云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下引大學爲人君至止於信全文傳意女爲善釋辟爾爲德則民爲善釋俾臧俾嘉與下辟不爲則相呼應故釋止爲至復引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法度施行之德能俾民人爲善爲美者必淑愼其所至於仁敬孝慈信之道無有闕失也蓋節中庸脩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臧俾嘉謂爲民臣所善所美以淑愼爾止與下不愆于儀爲一訓止爲容止不若傳義之當矣疏謂傳箋唯一止字異訓其申傳則民爲善仍用箋義謂使民善之使臣美之而申傳引大學遂謂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殊失傳意（疏文作大學引此詩疑轉寫者譌誤）　彼童而角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蓋謂小人用事無知而自謂有知無能而自謂有能專恣自是無所忌憚必亂王室也箋以童羊譬王后仍豔妻煽方處之說必非傳意疏以箋義申傳而謂專恣之人能亂朝政唯王后乃然臣則不堪夫小人亂政者多矣孔氏何易言之邪厲王時如衛巫監謗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又厲始革典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板篇所戒皆無知而自用者得謂非亂政之人乎又箋云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言婦人

不當干與政事耳疏申之曰言而角則是用角用角觝觸則於物有所害貴說成有角亦誤　告之話言釋文云話說文作詁詁（今本作訓爲是）故言也案今說文話字注云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所引傳當是文六秊左傳文本作著之話言轉寫者譌著爲告若襄二秊傳本引此詩許氏不應舍詩而轉引傳也（疑內傳引詩古本亦作告之話言其作話與詩同譌）其詁字注云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語本不全必有譌誤矣傳於五章愼爾出話訓話爲善言此經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傳多簡略若經作話言傳可不復釋況又益以

古之二字爾雅有釋詁之篇釋文云詁樊光李巡本作故邢氏疏曰詁古也烝民古訓是式傳釋古爲故與說文釋詁爲訓故言同一義也此經古本必作告之詁言當以陸氏引說文爲正（箋疏於傳文古字皆無發明蓋其譌已久）

桑柔

俾彼昊天傳以昊天爲斥王疏申傳釋俾爲尊大箋以俾爲明大因易傳爲想天之辭二義各通

民靡有黎傳訓黎爲齊疏謂民悉被兵或飢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又云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則傳義當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　國步斯頻傳云頻急也疏謂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箋以頻爲比言行此禍害比比然義通　靡所止疑傳訓疑爲定釋文疑魚陟反疏云疑音凝疑者安靜之義故爲定案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傳訓定正此義疑當從陸音　孔棘我圉傳云圉垂也謂守邊垂箋云圉當作禦謂禦寇圉禦古本通義亦同釋言云禦圉禁也是也箋或取顯義以曉人未必與傳異　五章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爲不受教諫而示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

言宜爲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四句爲告教之言曰告爾曰誨爾正告之也曰誰能曰逝不反復言之也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言若不以禮治國尊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溺於禍難矣王氏之解視箋爲勝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解力民代食爲代無功者食天祿故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鄭解爲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據疏及釋文鄭本經文稼穡本作家嗇故如此解但案之下句傳義則古經本必作稼穡述毛爲得其正　考慎其相傳訓相爲質謂考慎賢人之有其質箋訓相爲助謂考慎輔相之行皆主用賢言傳義考之於賢箋義考之舉賢之人各通　覆狂以喜箋以迷惑釋狂釋文云狂王居況反鄭求芳反案王音則訓狂爲誑亦與迷惑意同　大風有隧傳不解大風箋云西風謂之大風義本爾雅則讀大爲泰釋文云大毛如字陸意謂毛不以大風爲西風也疏從箋申傳而不辨同異　貪人敗類傳訓類爲善箋易爲等夷然解下經覆俾我悖爲形其敗類之驗則仍用善義傳訓似不可易　既之陰女釋文云

陰鄭言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疏引述毛同（疏總申傳用鄭義分疏引王語而不置辨）案上言嗟爾朋友明是告戒欲其改行從善以免誅討下言反予來赫述貪人不受己言則既之陰女箋言覆陰女謂啟告以患難其義爲悉王云我陰知女行與上予豈不知而作句義複

反予來赫傳云赫炙也箋云口距人謂之赫疏謂來赫者言其距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距人謂之赫王肅云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還止我言釋文云赫毛許白反本亦作嚇鄭許嫁反案怒而距人二音皆可讀陸別異

之或非（莊子秋水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　稽古編謂來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龍案傳文簡略唯訓涼爲薄與箋訓信爲異職涼善背用箋意申傳當謂主由爲政者安於偷薄工相欺背也又涼曰不可疏以箋信義申傳恐非（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當爲薄言毛政之不可以告王（涼箋文作諒疑所據本異）

雲漢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毛無傳箋改克爲剋訓爲識訓臨爲臨視疏謂毛不破字蓋以克爲能引述毛申傳以不克爲不能福祐不臨爲不臨饗言后稷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天則非己親故云不臨其義置允而臨饗與臨視則義所得通　胡不相畏釋文云相毛如字鄭息亮反疏從箋義申傳俱通

先祖于摧傳訓摧爲至疏用孫毓述毛言民盡亂亾則神無所歸未必合傳意上章后稷不克二句爲先祖不能祐上帝不臨饗此章末四句言旱災如此昊天之意將使我民不有畱遺而先祖之神何不助我恐懼而來至乎益反復期望之辭疏謂先祖之文

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是也若從孫毓則文義不相接成矣鄭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改摧爲嗺訓爲嗟讀于爲吁爲告困之辭則先祖吁嗟於辭似更不安　旱魃爲虐段氏說文注云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有黃帝女妭本天女也黃帝下之殺蚩尤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妭卽魃也正義不引此而引神異經神異經乃不知何人假託東方朔者　我心憚暑憚傳訓勞（憚丁佐反）箋訓畏（憚徒旦反）釋文引韓詩訓苦三說各通而韓義與毛近案訓勞字本作癉釋詁云癉勞也郭注引大東哀我癉人今詩作

悍借也此經悍暑與小明悍我不暇亦借字　古先王凶荒所以殺禮者一以會天變一以恤民窮也七章傳言歲凶年穀不登至士飲酒不樂正釋經散無友紀及鞫哉疚哉之義亦以起下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與下章昭假無贏之意疏謂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失傳意矣散無友紀傳義不得同箋箋解爲祿餼不足又以鞫哉疚哉爲勤於事而困於食其言勤於事則合傳言困於食則異傳今比附箋意散無友紀當以周禮掌客所言凡禮賓客凶荒殺禮爲傳義靡人不周二句傳謂羣臣賙救百姓箋謂王賙救羣臣箋釋散無友紀爲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又以窮病爲困於食故爲此解然箋既言祿餼不足矣則臣困於食而王給之當爲給其祿餼經不當言周也且臣困於食尚待王之周則民之待救不更甚邪傳義殆不可易　云如何里箋訓里爲憂釋文引王訓里爲病箋義與爾雅悝憂也通王義與爾雅㾖病也通王蓋用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義　昭假無贏傳訓假爲至王申傳爲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散繳其說最合經義上章言靡人不周民賴以生矣然天無雨徵旱災未已民迫飢亡當勤振救無私贏餘以棄

其成功也箋訓假爲升謂天之光耀升行不休因戒衆臣無棄成功義頗迂曲且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與首章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同義見無雨徵而戒羣臣何必因星之升行不休意感而後戒勸邪若如箋解則章首二句反不見憂旱之意矣

崧高　傳云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案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時五嶽之名傳解嶽之生申追本其先祖堯時掌四嶽之祀故據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之文爲次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則後世所稱之五嶽傳爾雅者增益於篇末而書傳諸書多因之鄭注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取爾雅前後二文分屬兩注殆未定之見孔氏謂大司樂注主崩圮而言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宗伯注是定解邵氏爾雅正義斥爲惑於增益之文轉致疑於五嶽之正名是也　以作爾庸傳訓庸爲城箋易爲勞疏謂傳意對下有俶其城言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顧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故易傳案此本告語申伯之辭以定其謝國之意傳義未爲不當　徹申伯土田箋正其井牧疏引左傳井

衍沃牧隰皋申之釋文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放此案反音字當作收正其井收謂一井之所收與下言定其賦稅同義此與孔氏所據本異今釋文刻本仍作井牧則與音不協（陸云後放此指韓奕箋收斂是賦稅瞻卬首二兩章經文專言不收女反收之竝箋文不收斂傳文收拘收也及頌中諸收字）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云寶瑞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瑞符信也大宗伯職曰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躳圭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躳圭伯守之釋

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說文引書本顧命文偽孔本亦介字蓋疑其稱）傳訓寶爲瑞謂命圭也據箋申伯受侯伯之封疏謂爲州牧申是伯爵今改封或進爲侯命圭當信圭七寸王肅謂桓圭九寸疏以之申傳非也箋以經言介圭言以作爾寶因據釋器文辭經孫毓謂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以箋義爲長案鎮圭天子所守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宣王安得以鎮圭賜申伯諸侯玉瑞須自王朝故曰命圭經所以言錫五等之玉執以朝覲會同爲

國符信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

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已詈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氏正誤謂近乃䢋之譌案說文䢋字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徐氏鍇曰遒人以本鐸徇於路以求詩言行而求之故从辵辵行也丌薦而進之也進之於上也然則經言往䢋者謂往行進就其國也傳訓爲已謂䢋爲語詈讀與記同也故箋申之曰已詈也又從而明其音爲故曰聲如彼記之記（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

疏以命往之國不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竟據近字申說蓋唐初經本已譌然不得相近於經往近之義難通而近又不得轉爲已以爲辭也孔氏蓋疑之有未審矣

其風肆好風鄭以風切爲義讀福鳳反釋文引王如字云言也不如鄭義優

以贈申伯釋文引傳云贈送也謂詩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疏申傳從崔本云鄭唯贈送一字別案箋云送之令以爲樂疏申之曰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則與增益其美之義亦通說文云贈玩好相送也益贈者以

物送人之名送之以物則於其人有所增義得通也

烝民　古訓是式古訓者古昔之典訓疏總中不誤分疏故舊之道道字與傳釋訓爲道道字異蓋屬辭之未善　邦國若否箋云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釋文否音鄙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案否與若連文若之爲順乃正訓則舊音及王義當以否爲不順與箋惡義通　我義（從釋文）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傳云義宜也愛隱也（疏云釋言文則字當作薆）箋云儀匹也愛惜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鄭作儀疏亦言鄭讀爲儀然則經本作義今經傳作儀從鄭讀改也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維仲山甫克舉此德其德湮隱莫之助也疏以人言實得其宜中傳恐非荀子曰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引詩之意謂德至微當積之於隱傳訓愛爲隱謂湮隱莫助蓋本其師說也箋讀義爲儀訓爲匹言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訓愛爲惜言惜乎莫能助之者義亦通（義儀古通用愛之爲惜常訓也）

韓奕　詩緝曰毛氏以爲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俾韓侯受命爲侯伯以宣王

之功配禹也孔氏以爲美韓侯復禹之功失其意矣龍案疏從箋申傳故爲是解詩本美宣王錫命諸侯非美韓侯能盡其職守以韓侯配禹儗非其倫嚴氏所駁良是　虔共爾位共毛讀爲拱訓執鄭通爲恭訓敬二義俱通　淑旂綏章傳以綏爲大綏箋易爲登車之綏案大綏爲旌旗之旄注於竿首爲貴賤之表章故經言綏章若登車之綏雖以采絲爲之未可以爲采章也箋說似短於傳又綏依傳義字當作緌釋文云本亦作緌是也　鞗革金厄釋文引傳訓厄爲烏噣云沈音晝案噣爲烏口傳蓋釋厄之制象烏噣之厄於轡首與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義通（衡軛之名取義亦如此）疏及釋文皆誤以爾雅蚅烏蠋申傳而傳文噣遂譌作蠋賴釋文尚存其本字及沈音得以改正傳義　炰鼈鮮魚疏云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謂烝煮之也釋文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案徐反卽缹音也箋訓炰爲以火孰之得與烝煮義通未必定讀本字炰爲毛燒肉不可施於鼈孔謂此與六月皆讀爲缹其說是也六月釋文炰白交反徐又甫交反徐反交字譌誤　汾王

之甥傳訓汾爲大箋謂厲王流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謚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宜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以義言非爾雅有此成文　慶既令居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釋文云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案使命

皆箋義王訓令爲善則慶當爲喜賀謂蹶父喜既得此善居也義亦通　燕師所完箋訓燕爲安謂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釋文引王肅孫毓皆以燕爲北燕國案鄭謂梁山在湊左馮翊夏陽西北不誤而疑燕國衆民不得爲同州之韓築城因辭燕師爲平安時衆民王肅以燕爲北燕國亦不誤然亦疑同州韓城北燕之衆不得往築故水經注引王肅言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皆先儒愼於說經處而不知以韓爲同州之韓燕爲北燕國無相妨也補傳曰以燕師城韓雖不可攷然申伯之宅亦召公所營安知韓初封時非王命燕師往城之邪讀詩記載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集傳亦謂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其言皆至當矣燕師以王肅孫毓之言爲是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傳不解實字箋謂實當作寔訓爲是疏同箋義申傳而謂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方說所爲不空爲實故轉爲寔釋文云實毛如字陸氏之意當謂毛不破字耳然實寔聲同疏又證以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則鄭轉實爲寔

非改字也

江漢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案于往訓于疆于理二于字于於訓至于南海于字疏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又云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疏文兩歧中有譌脫當以引定本集注爲是　來旬來宣傳云旬徧也疏謂旬既爲徧則宣當謂宣布王命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疏謂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旬

來宣當指此句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龍謂傳義亦統上二事來旬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于疆于理匡境界脩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且旬與營爲字不類聲亦有異（說文旬从勹日詳遵切古文作旬營从宮熒省聲余傾切）箋改旬爲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賚陸意謂毛不以來爲勤與來求來鋪同然此爲敘功之辭疏從箋申傳得之　秬鬯一卣稽古編曰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鄭說也鄭以周禮鬱人鬯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鬯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鬱鬯秬鬯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槩以未和鬱觧之則非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得名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爲鬱鬯故周禮分而爲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

通也鄭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復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龍案春官鬱人注鄭司農云鬱草名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賈氏疏曰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觧賈氏引王度記所言則釀秬爲酒諸侯所得自爲但未賜圭瓚唯和以薰（王制疏亦引王度記謂諸侯不得鬯則以薰但回護注文仍以鬯爲秬酒易震卦疏則斷是草）是王者秬鬯之賜當爲和鬱之酒明矣傳說乃不易之言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疏謂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土田卽是附庸此言非也傳文有正辭經者如抑篇之引大學雲漢之言凶荒殺禮疏皆以爲傳引成文連類及之於經無當此傳言附庸當是引成語連及疏反以經土田當之若土田卽附庸魯頌又何以言土田附庸乎　對揚王休箋訓對爲當視蕩篇流言以對義優在此經與傳遂義皆通　矢其文德傳云矢施也疏云謂施陳文德

定本爲弛字非也釋文云施如字禽雅作弛式氏反案施弛古通用孔子閒居引此詩作弛其文德注弛施也謂弛爲施之假借也又施陳字當作𢻱（說文𢻱敷也施旗𢻱）今經傳槩作施乃俗書

常武　此篇宣王親征與不親征毛鄭皆無明辭疏引王肅述毛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王自親行今案首章言整我六師爲天子六軍也三章言軍行在道而曰有嚴天子四章言臨敵親服而曰王奮厥武末章言王曰還歸明在軍中命振旅也其爲宣王親行無疑王基得之王肅述毛非也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謂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以南仲皇父爲二人大祖爲后稷之廟於廟中命南仲爲元帥以親兵皇父爲大師以撫軍箋謂南仲爲皇父之大祖命將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引孫毓云宣王大將優字南仲書傳無聞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孫引陳勝舉兵稱項燕以爲例擬不於倫）案崧高褒賞申伯而經言生甫及申韓奕錫命韓侯而經言纘戎祖考江漢錫召穆公而曰召公是似皆本其祖德以爲顯榮則此經箋義似優矣但毛公師傳甚遠必有所據作節南山

詩之家父不必爲桓十五季求車之家父（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詩遒刺恐非）卽此經之皇父亦不必爲十月之交之皇父也（皇父佐宣中興在幽王時不爲政如詩所書若鄭爲厲王則宣王中興必當誅殛寧復任爲大師）宣王大將優字南仲容得有之春官大祝職云大師造于祖賈疏造于祖者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鄭注云告祖也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孔氏於彼疏引熊氏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卽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卽埋之隱十一季左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此篇爲宣王親征當告七廟故於大祖廟命南仲皇父傳義正未可易也　旣敬旣戒毛無傳箋轉敬爲警謂警戒六軍之衆疏謂毛不變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二義俱通　三事就緖傳謂爲立三有事之臣案十月之交擇三有事雨無正三事大夫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皆以三事爲卿大夫傳說是也箋易爲三農之事疏以周禮三農生九穀申之然周禮止言三農不言三事恐屬牽合　有嚴天子傳讀嚴

負檢反訓爲嚴然而威謂有嚴然而威望之而可畏者乃天子之軍容也箋讀嚴如字訓爲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義皆通　王舒保作釋文引傳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疏據徐義申傳而謂定本作序爲非案訓舒爲敍本釋詁文言軍循敍安行也疏以爲非恐有未審　匪紹匪遊傳訓紹爲繼言不敢繼以敖遊也鄭讀紹爲弨訓爲緩云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疏謂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蓋以箋義爲長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　徐方繹騷傳訓繹爲陳箋云繹當作驛謂傳遽之驛馳走以相恐動疏申傳言徐方斥候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蓋同箋意申述則以繹爲陳經義已明不必改爲驛　如震如怒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案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動怒其色則經文必是而字又如而古通用本卽作如於經義當爲而也疏以如字申述云如天之震雷其聲猶可通云如人之勃怒其色則不通矣孔氏此解失經及箋意　鋪敦淮濆毛無傳鄭破敦爲屯言陳屯其兵於淮濆之上疏謂毛不破字必以敦爲厚（釋文引王申毛同）空爲布陳敦厚之陳案江漢傳訓鋪爲病此經敦字釋文引韓詩訓迫可爲毛義言以兵病迫淮濆而就執其衆所降服之虜也孔所述未必得毛旨　江漢疏言淮之南北皆有夷此篇五章下疏又言淮浦之國非淮夷自相違戾當以江漢疏爲正江漢召公平淮夷與春秋昭四秊楚子會諸侯淮夷于申此淮南之夷此詩淮浦與禹貢徐州淮夷傳十三秊左傳淮夷病杞乃淮北之夷江漢疏尚未分晰彼疏又引齊桓公會于淮左傳謂之東略申傳東國之義亦非淮夷在東方荒服之內故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淮南北皆可通謂之東國但在江漢篇則屬淮南而僖十六秊齊桓公會諸侯于淮謀鄫且東略爲淮夷病鄫則屬淮北也又案此篇與江漢當同一時事王親征淮浦徐國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故於江漢上命將遣衆江漢疏謂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蓋以無明文可據爲是揣度之辭　王猶允塞傳訓猶爲謀箋易爲尚言尚守信自實滿疏謂徐方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箋以猶爲尚龍謂徐方叛逆宣王以六師臨之自當設謀制勝使之畏威服辠此篇紀用兵次弟先

服淮浦後征徐國必淮夷與徐結連黨與旣平徐乃望軍而服此正由計謀得宜加兵先後不失其要也傳於猶多訓道此特解爲謀確有深義箋易爲尚未見其勝

瞻卬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傳訓哲爲知箋以多謀慮中之是也釋文云知音智王申毛如字案哲智本釋言文王讀知如字非傳意　懿厥哲婦懿與噫通故箋云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引沈讀如字則當訓美與箋義異沈意當如顏師古漢書注言幽王以哲婦爲美耳（詩紀詩緝皆從顏注）然與下爲梟爲鴟義不直相接不如箋義優　舍爾介狄傳訓狄爲遠王肅述之云舍爾大道遠慮箋訓介爲甲謂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疏謂幽王荒淫惑嬖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大道遠慮非幽王所有何云舍女龍謂幽王淫嬖大道遠慮誠非所知然在刺王者則欲王知之也況大道遠慮爲王者所當知故曰舍爾末章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此意也如孔氏言則幽王何能有美德兵在其頸而不知而望之式救爾後乎且唯責以舍所當知故下曰維予胥忌見其舍大道遠謀維與正人相憎怨也箋謂舍夷狄之來侵犯

則止爲王之忌外患憎怨正人不當與之相計較於下句維字似不相接又漸漸之石爲將率東征苕之華爲中國師旅竝起何草不黃刺用兵不息幽王於夷狄侵犯正未嘗舍但無道無謀故卒至亾滅傳義爲是　維其優矣傳訓優爲渥言災異之多箋易爲寬不如渥義長維其幾矣幾傳訓危箋訓近義本申傳疏誤解與民勞同又上言優爲多下災異以譴告王王猶不悛故下言幾爲禍及其身二者正相接成

召旻　昏椓靡共傳訓椓爲夭椓箋以昏椓爲奄人疏同箋義申傳謂任刑奄之人無肎共其職事案傳取正月天天是椓合夭椓二義以解此經椓字夭爲殺害椓爲破壞與上蟊賊爲一類則昏當謂迷惑昏亂之人（集傳昏椓昏亂椓夷之人也）傳不見任用刑餘之人之意疑不得與箋同箋以昏爲官名椓爲椓毀陰義似曲　草不潰茂如彼棲苴傳訓潰爲遂箋謂潰當作彙案小旻是用不潰于成箋同傳遂義此經疏申傳爲草不得申遂而盛茂則以潰爲遂於義已安不必改爲彙也棲苴傳爲水中浮苴箋爲木上棲苴各通　彼疏斯粺傳指謂小人言空食疏而反食精粺箋以彼疏指賢人斯粺指小人疏謂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

上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案經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粺與下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　不云自頻箋云頻當作濱疏謂水厓之濱不宜作頻故破之釋文云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案箋不應以今字易古文箋文濱當作瀕說文云瀕水厓人所賓附瀕蹙不肯而止从頁从涉徐氏鍇曰今俗別作濱非是蓋古經文本作瀕故傳訓爲厓轉寫脫厺水誤作頻箋以頻不訓厓（說文無頻字後人借瀕爲瀕數字而省作頻）故云當作瀕此非破字乃正字之誤者（訓厓訓急皆當作瀕鄭時隸變已久瀕數字作頻已通行故國步斯頻頻字不復正）疏及釋文殆皆未審也又此經以箋有是正故經文尚作頻猶可尋究古經文字若采蘋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兩濱字則爲後人改從俗書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關雎疏引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證詩句六字既疑爲誤文矣後讀毛詩指說其文體篇最證六言成句者所引與孔疏同則非後人傳寫之誤也案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本誤作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不見經有脫字而疏標此章經文起止作昔先王至有舊敍下疏解召旻名篇之義曰首章云旻天瘨咸卒章云有如召公是上句止五字下句止四字唯敍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孔氏成氏殆因此致誤與抑承肯人義疏之譌而不覺與成氏又以不敢效我友自逸爲七言則其書固不可據也

毛詩異義卷三終

毛詩異義卷四

周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傳訓駿爲長箋訓駿爲大傳意對後世言箋則正指祭時二義俱通　不顯不承傳指文王言（謂文王之德顯於天見承於人）箋指祭者言（謂祭者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志意）詩本頌文王傳義爲是

維天之命　文王之德之純傳訓純爲大箋依中庸言純亦不已案鄭注中庸引易君子愼德積小以高大證純亦不已之義蓋純者全備之稱德大者無不全德全由於不息傳箋之解義本相通　假以溢我傳

訓溢爲愼謂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使愼行之箋訓溢爲盈溢謂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蓋對下我其收之而爲此解然不如愼義優先世美道子孫收聚制爲法度正是愼行其道（惠氏左傳補注何以恤我案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誐以謐我誐與何言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愼也故毛傳亦訓溢爲愼今左傳作恤與毛義合古謐溢字通鄭訓爲盈溢失之）又溢愼釋詁文王崔申毛竝作順解或所據本誤釋文引之其意亦不謂然

曾孫篤之傳以曾孫指成王箋兼指後王案箋釋駿惠我文王引書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周公制禮本以授成王但一代典制世當遵守傳箋之義俱通也又案上篇駿奔走在廟傳通及後世箋專指當時此經傳指成王箋則通指後王蓋由傳義而廣申之意雖兩屬義當互明圣疏執此傳斷毛以此篇爲成王卽政之後事申箋以爲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說皆拘泥未必得毛鄭之意

維清　維周之禎傳云禎祥也疏云禎祥釋言文案釋言云祺祥也釋文經文作祺云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疏亦謂定本集注作禎則經文本作祺也又疏文禎祥禎亦當作祺觀下引舍人注祺福之祥可見其引某氏引詩亦本作祺下引定

本乃別其異（宋本疏文禎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二禎字皆作祺）

烈文　傳以辟公唯指諸侯首四句述文王以福錫諸侯爲文王之德次二句述武王之立諸侯爲武王之德次二句總承上文武之德欲諸侯繼其先業末五句陳武王之德使諸侯法而行之箋以辟公兼指卿士錫茲祉福三句爲天之錫文武次八句爲成王告戒諸侯卿士言諸侯無大罪於爾邦則增其爵土卿士能念大功勤事不廢則繼世在位有大功則出封又戒諸侯欲其任賢以彊國家卿士明德以爲人法末句言文武之德人頌之不忘今案之經敘唯錫茲

祉福三句及末句箋義尚可通餘皆未合敍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兹戎功文勢緊相連屬不得以念兹二句為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傳訓封為大靡為累無大累為無辠惡故王肅述之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蓋文王受命三分有二其三州諸侯則猶從紂武王滅紂於其黨紂為惡者不可不誅若脅服於紂尚非黨惡而無大累於其國者則仍立為諸侯此武王之德亦諸侯先世大功餘蔭為其所當念繼續先人之功而循行芺政也

箋於封靡與傳解同而以崇為增其爵土夫加地進律先王施於有功德之諸侯僅無辠惡安得加以此典疏謂無辠累則是有功特強為回護耳無辠累何得為有功況經乃言無大累乎章末歎芺肯王不忘則無競四句自當為述武王任賢人有顯德能訓四方刑百辟其道為不可忘箋肯王兼指文武上四句亦當為文武之德乃分任賢為戒諸侯顯德為戒卿士則與章末一語不相接戒且四方百辟明非對諸侯卿士語此篇經義斷以傳為正（記注謂諸侯法文王之德義優於箋）

天作　傳釋首二句云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本皆誤作安）天之所作也其義本於外傳晉語引此二句云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中庸言山之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是天生萬物於高山也旱麓言榛楛濟濟周語引彼一章而云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是傳言大王行道能大天所作之意也箋釋首句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釋次句為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疏申之曰德及草木使之茂殖是廣山之德澤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義亦得通而傳說遠有所本　岐有夷之行箋訓行為道

讀如字釋文引王徐竝下孟反義通

昊天有成命　敍云郊祀天地也疏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非圜丘方澤之祭讀詩記載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與孔氏之言正相反禮箋曰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元注昊天璧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昊天啟蟄郊者爲上帝郊合昊天上帝爲一誤）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元注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

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元注鄭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爲儒者推魯禮以言周事此由不知禘得郊名也）今據禮箋之言案之經言昊天有成命當爲冬至禘天神夏至禘地示也敘云郊祀天地則禘得郊名也蘇氏之言蓋得其正矣禮箋又曰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大傳皆謂宗廟之禘配讀如博厚配地之配謂配大祖爲不毀之廟非配祭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溷禘於郊未嘗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據此則商頌長發敘注引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釋大禘之義疏引大傳注謂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皆非也彼敘言大禘王肅以爲殷祭謂禘祭宗廟亦非（禘祭宗廟敘當言禘某祖如雝篇敘文不應異言大禘）鄭志趙商問云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商竝引喪服小記大傳禘其祖之文則非）注以爲祭天以嚳配之然則此

詩之禘亦宜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是長發亦爲禘天神也（唯止祭天故箋言大禘與此篇敘文不同）蓋自鄭君有感生帝之言疏每據以爲義然思文后稷配天之頌而經止陳其功德無一語及神感之異則謂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爲祀感生帝者非矣　此篇傳依周語爲義箋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爲充以固爲故非其義矣外傳自訓熙爲廣肆爲固不必與爾雅同

我將　敘云祀文王於明堂也疏謂大饗五帝於明堂（禮箋曰季秋大饗帝不見於周官經月令仲冬不著圜丘之祭周衰禮廢作月令者或誤以爲周時仲冬

（因繫其禮於季秋氣）以文王配而祀之據鄭注禮記以爲義也禮箋曰漢以來言明堂者以王凥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溷而一之王凥聽政之明堂卽路寢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於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合諸侯之明堂則大戴記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元注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覲方明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

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也然則我將之詩其爲周公攝政朝諸侯于明堂宗祀文王而作孝經是以言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是以有明堂位之篇矣（靈臺疏引袁準正論分別明堂宗廟大學其言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則合諸侯之明堂其言古有王凥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則聽政之明堂其引孟子明堂王者之堂則巡守所至方岳之下覲其方羣后之明堂袁氏辨析臺言者爲斯論而於明堂之制正儀清徹故又謂明堂以祭鬼神亦謂之廟明堂大廟明堂內之大室不知月令中央土天子凥大廟大室非祭鬼神處也辨馬融告朔行政之言不知告朔行政正王凥明堂之禮也附正之於此）

我將我享傳訓將爲大謂美大也箋訓將爲奉謂奉養也案箋釋維天其右之言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則以將爲大似勝奉義　箋釋右之雖云牛羊充盛有天之助然下云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則右謂右助人疏引左傳述之曰言善於治民故畜產無疾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是也又謂文連牛羊是右助牛羊則泥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四句傳義言周公成王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之政維天大文王之德既右助我

周於今日明堂之祭又歆饗之箋義為周公戒王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日治四方之民維周公戒王得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助而歆饗之二義俱通

思文　立我烝民毛無傳箋云立當作粒引書烝民乃粒為證疏謂毛不破字當為后稷播植百穀存立天下衆民之命然則義與鄭同但立不作粒會解耳箋雖破字於義得通　貽我來牟傳不釋來字唯訓牟為麥（傳文當作來牟麥也今本脫來字）箋引大誓火流為烏以穀俱來證來義則不以來為穀名也釋文引廣雅以來為小麥與傳箋義異非是　帝命率育傳云率用也疏申之曰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箋訓率為循言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字訓少異為義大同　無此疆爾界箋云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釋經此疆也又云乃大有天下也則釋經爾介之文也正義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此之內使無封疆是大有天下之辭觀箋疏之文經文界字當作介釋文云介大也是也又唐石經初刻作界後改作介亦必因初刻之誤而改也今本作界蓋後人誤讀箋文以箋經界字為經中之介也釋文釋介音義又云後放此則臣工係介義亦同係介

箋釋為車右言勇力之士被甲執兵其說是也若云係大於義難通唯潛篇以介景福雝篇介以繁祉載見以介眉壽酌篇是用大介疏申毛皆為大與陸同

臣工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傳云錢銚鎛鎒銍穫也疏及釋文釋鎛與銍甚詳而釋銚頗略疏引宋仲子注世本云銚刈也謂銚為刈物之器其說未明今案釋器云斛謂之疀郭注云皆古鍬鍤字釋名云鍤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銷銷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為坎也說文云疀斛也古田器又曰斛利也爾雅曰斛謂之疀古田器也銚即斛銚用於耕鎛以芸苗銍以穫禾故農必有此三器（疏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一銚）莊子外物篇曰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鎛於是乎始修庤乃錢鎛之謂也　奄鄭訓為久王肅據執競傳訓為同疏謂毛無傳可據同之於鄭龍謂傳多略此當以王義申傳（鄭讀奄為淹釋詁云淹久也王如字釋言云奄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以噫嘻為歎敕之聲謂有所嗟歎而戒敕者此成王事之王也箋以噫嘻為美大之聲謂歎美此成王事之王傳對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言箋就本句言各通　既昭假爾毛無傳鄭訓假為至疏從箋申傳釋文云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

案如字則假訓大當謂王之政教既光明顯大如此而猶敬重農事也說固得通但雲漢昭假無贏傳訓假爲至此箋及烝民昭假于下皆承用毛義故王亦不爲異解沈氏所言或非毛旨　駿發爾私駿傳訓爲大箋訓爲疾案清廟箋以駿爲大疏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則此經傳箋訓義得相接成　傳釋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據王肅述毛申之云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三十里以極望言則十千維耦爲舉盈數非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鄭以三十里與十千耦適當一川萬夫之數

謂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引地官遂人萬夫有川證成其義其配合經語若視傳爲密然使特以遂言則疏謂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如從疏申鄭謂與公邑采地共爲部則鄭注周禮鄉遂公邑制溝洫用貢法都鄙制井田用助法夫耦之數仍未畫合也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遂人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其制各殊遂人注謂遂人畫主都鄙之地其言本非周制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再易故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縣師辨田萊之數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乃借夫以計地其中固有休不耕者箋謂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所言似密而實疏不如傳廣舉之爲當矣

豐年　敘云秋冬報也鄭釋報爲烝嘗之祭據經言祖妣及敘秋冬之文也宋儒多不然其說蘇氏謂報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今案甫田言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良耜秋報社稷也）與四方爲五穀成孰報其功大田言

來方禋祀箋云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疏云祈報並言者言以報其功而祈後年也）　郊特牲記蜡祭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詩所以言豐年也載芟爲春藉田而祈社稷經亦言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謂天下豐孰得以爲酒醴而進祖妣則此篇之言祖妣義當同彼矣又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郊特牲記蜡祭其下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則冬祭八蜡之後將有事於宗廟詩言祖妣殆以是與烝嘗所以追養繼孝非報田功鄭君望經爲義反或失之竊以

蘇氏之言爲得其正

有瞽　稽古編曰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敘云奏大武也酌敘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爲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尻攝六秊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尻攝之六秊酌是也合樂奏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云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乃爲此舞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於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敘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疏謂經止說周之樂器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況經所言唯縣鼓是周制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專爲周樂設哉龍案頌譜疏述酌與有瞽所作之時謂酌告成大武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瞽云始作明告之後合而觀之定二篇爲攝政六秊事至武詩則引酌箋而謂其作之時未可明是武頌疏以武與有瞽及酌同爲

一時之事本孔氏疑而未定之辭但酌言告成成者樂之成也言成則作可知矣有瞽云始作明成王即政始奏之疏以酌言告成爲非作以有瞽爲告成後始作說頗牽強至此篇申鄭合樂爲合樂器蓋見箋釋既備乃奏謂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爲止說樂器故云然然經既備自爲樂器（賈氏大司樂疏大合樂不一時俱爲待一代就乃更爲箋故不得釋既備爲備樂）敘合乎祖自爲合樂且鄭言大合樂不言大合樂器也陳氏所駁良是　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聲轉字誤案朄爲小鼓傳言大鼓則田非誤字疏謂經傳無田鼓之名特欲證成箋說耳田有大義傳自以義言之何必名鼓爲田乎又此經言縣鼓應爲小鞞在大鼓之側所以應大鼓則田自當爲大鼓矣　簫管備舉疏引郭璞爾雅注及通卦驗風俗通諸文證簫之大小管數長短（風俗通十管長尺二寸疏文譌作長二尺又疑風俗通元文十管有脫誤）案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皆與郭注大簫二十三管不同唯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簫大者二十三管是爲郭氏所本又郭注賈氏謂管如箎六孔先鄭小師注與賈同（賈疏廣雅云管象簫）

（愚又圖寸八孔無底八孔甚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後鄭不從又非箋義疏引此注似欲易箋其鄭注以管爲有底與廣雅異通典引月令章句亦云無底（賈逵大鄭許氏說文應劭風俗通蔡邕月令章句張揖廣雅皆云管如篪六孔唯後鄭如篪而小併兩而吹之）

潛

猗與漆沮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指嘗潤漆沮水也疏謂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仍緜篇之誤又云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此言亦非近京爲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也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注云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賈疏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爾雅載十藪言秦有楊陓郭璞謂在扶風汧縣西蓋即周禮之弦蒲矣漆沮於弦蒲藪爲近藪澤之地魚鼈會聚之所歸可漁可獵故昭四年左傳曰成有岐陽之蒐經言漆沮傳言岐周二水指其實也（吉日漆沮之從傳不指言其地詩記載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後儒多從之然據昭四年左傳則以爲岐周之漆沮亦未嘗不可吉日之美田與車攻之復古不必一時事也）

潛有多魚傳云潛槮也疏謂諸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槮爲積柴之義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釋文謂舊詩傳及爾雅本竝作米傍參郭景純從小爾雅改爾雅作木傍參案古人爲糝本

以養魚（疏引李巡孫炎注爾雅及太平御覽引舍人注竝云養魚）故字從米後人習見積柴取魚之術因改作木傍參陸氏之言爲得其正陸又引韓詩訓涔爲魚池與毛訓糝雖別然池以畜魚益可見糝不爲積柴之義矣　有鱣有鮪鰷鱨鰋鯉箋云鱣大鯉也案爾雅云鯉鱣箋以經下有鯉故以鱣爲大鯉與衛風碩人傳同也疏云鱣衛風已釋彼疏引郭注謂傳爲誤此亦與箋異箋云鰷白鰷疏無釋案釋魚云鮂黑鰦郭注即白儵魚江東呼爲鮂爾雅翼云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箋云鰋鮎亦釋魚文碩人疏引孫炎注爲一魚此疏不引孫注而引郭注郭謂鮎別名鯷各爲一魚亦與箋異

雝

於薦廣牡於鄭讀于釋文云王音烏則爲歎美之辭亦通　克昌厥後釋文謂此歸文王文王名昌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昌當書處亮反蓋以此即爲樂章也疏謂此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其辭不爲廟諱及采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疏說近是

有客

亦白其馬傳云亦亦周也箋云亦亦武庚也傳言亦周者美其爲先代之後王朝之客亦如我周之自棄所尚箋言亦武庚則從傳意推言之見皆武庚

爲殷後周尊之與今日尊微子同而武庚以畔見誅微子以賢見美二義蓋互相申足疏以箋爲易傳徒泥其文耳箋釋旣有淫威云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則不以亦周之義爲非明矣又稽古編以傳爲是謂箋駁武庚以美微子之言恐非客所欲聞詩人忠厚之旨當不然龍謂疏言此爲周大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卽爲王者之美故歌之是詩爲頌王所封得人微子實代武庚爲殷後箋義亦經所宜有

敦琢其旅　詩緝據棫樸傳謂此敦琢毛亦分金玉以敦琢幷爲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案彼經追琢與金玉對文故傳分屬之此則不然況美人之賢詩人多以玉爲比如溫其如玉其人如玉皆是也疏不據棫樸傳別異箋義最是嚴說非也

武　嗣武受之傳訓武爲迹謂武王嗣文王之迹而受之箋以嗣爲嗣子武爲武王案經上言於皇武王此經如箋說經當言武王受之不必變文爲嗣武也稽古編曰雅頌稱先王皆以王配謚而言其單舉謚唯江漢文武受命閟宮至于文武彼二王並舉容或省文此專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稱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旣沒之後當以傳義爲正

耆定爾功　傳訓耆爲致謂致定其大功箋訓耆爲老謂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詩本因奏大武息其武功而作無宜言寬暇紂積年始誅之也釋文引韓詩訓耆爲惡與皇矣傳同其義當爲惡紂伐之而定其功亦無寬暇意

閔予小子　鄭以此篇及下訪落敬之爲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卽政而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而進戒詩人述其事而爲此三詩小毖周公歸政後元年之事王肅述毛以四篇皆周公攝政七年致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疏謂毛無避居之事因以述毛申傳避居之事皆已辨之於鴟鴞詩矣今更卽此四篇案之知王氏未必得毛旨而傳義當同之鄭也此篇經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如述毛則周公歸政已致大平何尚復爲此言疏申傳於嬛嬛在疚下云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大平蓋不得已增此轉語耳攷之毛傳不見有此意也小毖言予其懲而毖後患創艾往過戒愼將來是指三監淮夷之亂此篇及訪落唯言家道未成政業雖平思繼文武之道卽敬之爲羣臣進戒亦無一語及三監事與小毖所言不同其不得因敍皆言嗣王文勢相類遂合四詩爲一時事明甚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傳以閔爲病造爲爲箋以閔

爲悼傷之言遊猶成箋正申明傳意所謂義若隱略則更表明是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訓猶爲道謂繼先人之道箋訓猶爲圖言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猶字之訓圖別然圖我所失卽爲求合先人之道全句經義當得通也疏引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太言己才不能繼以爲傳意成然敍言王謀於廟正欲羣臣輔己爲治若如王氏所述則是成王以不能自毖矣恐未合傳意宜從箋申傳謂繼續先業求合其道使分散者而收斂之爲是

敬之　佛時仔肩傳云佛大也仔肩克也疏申之曰大是相克勝之道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謂任用輔弼之臣傳對下顯德行言箋對下示我言於義俱通但從傳則佛當作廢（古言廢與佛同）釋詁云廢大也從箋則當作弼釋詁云弼備也佛乃假字毛本師傳宜得其正

小毖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疏引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肎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謂二家以荓蜂爲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而以傳無此意同之鄭說案敍以此篇爲嗣王求助孫王之辭是也箋釋莫予荓蜂爲戒羣臣無敢引我於惡自求辛螫謂將有刑誅則是敕戒之辭非求助矣　肇允彼桃蟲四句疏用王肅述毛申傳謂將來患難宜愼於小以我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恐又集於患難似蓼之辛苦故須助我愼之其言最得經傳之旨箋釋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爲悔不誅管蔡此言恐非管蔡隔身於惡周公以大義誅之不得已也傳釋東山我心西悲爲悲傷管蔡成王之心亦當與周公同何言悔不誅之乎但疏別異傳箋徒泥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攝政諸說則非　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

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疏引月令注謂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又引說文方言及郭樸注謂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案疏引郭樸云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陸璣云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鵰鶚鷹鷂之屬故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以類言之也方言或謂之女鷗句下有自關而東謂之鸋鴂一語（疏不引）爾雅云鴟鴞鸋鴂故箋又云或曰鴞博異名也郭樸注方言據爾雅以鸋鴂爲鴟鴞謂是鴟屬非此小雀乃與先儒異解（鴟鴞）

110與98頁

（疏引方書及陸璣疏以鴟鴞爲巧婦乃古義）疏又引定本集注箋文作或曰鴟皆惡鳥也鴟卽鴞二名耳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鵰鶚貪殘猛鷙傳以喻惡難不愼於初後乃更大箋以喻管蔡流言叛亂作惡鳥爲是

載芟　敘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案藉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其藉字注云祭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从艸耤聲籍字注云簿書也从竹耤聲是耕耤之耤本作耤經典通作藉已屬假借用與簿書之籍其義甚遠應劭誤溷爲一因有典籍之田之說傳瓚遂謂本不得以假借爲稱疏但斥其立說之非猶未辨其識字之誤　箋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以洽百禮爲饗燕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充饗燕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充祭祀疏謂毛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龍謂傳所不言箋發明其義箋本申傳此經有二事宜同傳於鄭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云且此也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案且爲語助辭以對今言故傳訓爲此振爲發語辭故傳訓爲自爾雅之作多爲釋詩釋言云振古也詩振古連文故箋依用爲疏謂毛雖有且此振自之訓其義與鄭不殊又謂箋以且爲辭振爲古

爲易傳亦過泥矣（自古猶言往古與近古殊郭注振古引詩而申之曰猶云久若此）

絲衣　不吳不敖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魯頌泮水不吳不揚釋文云吳鄭如字讙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作吳上當有闕文疑亦引說文及何語）案今說文無吳字夨（阻力切）部吳字注云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夨口五乎切徐鍇曰大言故夨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據何語則詩本作吳吳爲誤字據徐語則作吳者爲後人所改何先於徐而陸引說文則作吳宜得其正且此經傳訓吳爲譁疏申傳云人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定本娛作吳是此經吳字本作娛（古娛樂字通作虞虞又與吳通）泮水疏申傳云不爲過誤不有損傷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又申箋云鄭讀不吳爲不娛依鄭則二篇經文皆通作娛依傳則泮水作誤說文娛誤字皆从吳得聲若作吳傳箋之義胥不可通徐氏之言非無見矣

酌　傳以此篇爲述武王伐紂之事釋遵養時晦爲率師以取是闇昧之君箋以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經前七句皆爲追美文王末二句指武王其釋遵養

時晦爲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耆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案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息武功不必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而言耆紂不伐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而師字不得爲異解宣十二秊左傳載辭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是古人釋此詩本爲武王伐紂箋義或非也（耆昧卽攻昧疏誤引申箋與武頌疏申傳義相歧彼疏作左傳引者定爲功或以義書此疏引申傳不誤）又我龍受之傳訓龍爲和謂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箋訓龍爲寵元本蓼蕭傳但傳於彼旣爲寵此及商頌長發特改訓和必古經師相傳義本如此此篇經義皆當以傳爲正

桓

於昭于天皇以閒之箋訓于爲曰皇爲君言天念惡與善其道至明紂爲天下之君由其爲惡天以武王代之疏用王肅述毛申傳爲歎美武王言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殘虐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二說皆通從述毛則皇以閒之句文義更順

賚

於繹思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案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明讀於爲于疏以歎辭申述用王音申箋殊爲未審

般

敍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今本般樂也作注文）疏云經無般字敍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云般樂也崔集注本用此注爲敍文案酌桓賚三敍皆申說名篇之義此亦宜然作敍文爲是

於皇時周箋釋皇爲君疏謂毛於皇字多訓爲美因從王肅申傳然皇矣傳訓皇爲大從君義轉傳亦不專以皇爲美此經可同之鄭也又裒時之對傳云裒聚也箋云衆也衆亦聚義爲訓雖別爲義得同

魯頌

駉

三章有騂有雒疏引定本集注及徐音有雒皆作雒字謂俗本作駁字非其字定當爲雒釋文云雒本或作駱案經每章各舉四色之馬此章上已言有駱不應重言傳又不應兩釋（白馬黑鬣曰駱黑身白鬣曰雒）疏謂定當爲雒是

思馬斯作傳云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疏申傳始義謂同於古始如伯禽時申箋易傳之意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以作爲作用龍謂二章傳訓才爲多材正指馬言則此以作爲始亦謂同於古始之可用傳箋字訓雖異義當互明

四章有驒有魚傳云豪骭曰驒疏云傳言豪骭

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據疏語則傳文豪骭下當有白字說文驔字注云驪馬黃脊騽字云馬豪骭也爾雅無驔而騽則云驪馬黃脊說文以爾雅釋騽者釋驔以毛傳釋驔者釋騽爾雅毛傳背於許氏當以雅傳爲正矣但說文豪骭之文同於毛傳則傳文又似本無白字又傳云二目白曰魚與爾雅同釋文引傳作一目白曰魚孔疏申傳不言與爾雅異疑陸氏所見本誤　思馬斯徂王肅訓徂爲往謂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蓋準上章傳訓作爲始以爲此義也疏謂傳無迹可尋同之鄭說以徂爲行疏說是

泮水　三章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醜眾也疏從王肅述毛申傳謂天與僖公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眾人民箋釋永錫難老爲傳公養老長賜難老之人文義不若述毛爲順也又訓順爲從長爲遠屈爲治醜爲惡謂從彼遠道往伐淮夷治此羣爲惡之人以上飲酒即謀征伐之事案經五章始言服淮夷背四章皆言僖公之賢不應此章即及謀伐淮夷事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與毛義同（釋詁屈收皆訓聚故屈得爲收毛韓兩家義正本此）　六章狄彼東南毛無傳王肅用瞻卬傳訓狄爲遠謂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謂狄當作剔剔治也言以威武往治淮夷爲義皆同但訓狄字爲異案釋文引韓詩狄作鬄云鬄除也疏申箋亦謂剔治毛髮故爲治則箋乃從韓詩爲說

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疏謂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據疏則經不吳本作不誤不揚釋文作不賜亦當是本字賜有傷義也箋訓烝烝爲進改皇皇爲暀暀又從暀轉爲往（爾雅暀暀皇皇同訓美）不如傳訓厚訓美爲安又不吳從絲衣傳

訓不讙譁以不揚爲不大聲則不揚即不吳於義似複　七章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此經傳箋義並相反毛謂弓則弛而不張矢則束而不用故訓觩爲弛貌搜爲眾意箋謂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疏申傳爲美僖公克淮夷以德不以力此設言不戰之辭申箋謂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不宜言弛弓束矢案經言束矢明是不用矢既不用則弓當弛傳義是也但疏謂設言不戰恐非經傳之旨此章當爲戰勝凱還軍行在道時事故經下言既克淮夷又此篇主頌僖公脩泮宮後四章雖紀述克

服淮夷而五章言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末章復歸美於泮宮之德化至敎逆淮夷之克止言在泮獻馘獻囚獻功其於戰功正不侈陳之也 戎車孔博箋改博爲傅謂甚傅緻疏謂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案戎車自有常制經言孔博非卽大於常制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鄭君說則閟宮萬有千歲不可通矣 孔淑不逆箋指士卒言述毛指淮夷言文承旣克淮夷下章言淮夷感恩而化述毛義優 式固爾猶述毛以猶爲道謂能固執其大道箋訓猶爲謀謂軍謀詩

主頌僖泮宮述毛義優

閟宮 傳釋閟爲閉以姜嫄廟在周魯無其廟末章新廟爲閟公之廟箋釋閟爲神合閟宮新廟爲一首尾相承謂魯立姜嫄廟案閟之爲閉爲神說各可通謂魯無姜嫄廟則傳義爲是也詩主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首章之言閟宮特爲追述后稷而推本姜嫄欲本姜嫄而假閟宮以發端非爲僖閟宮而作頌也末章新廟與路寢同作又廣舉其事以美僖公之興復僖舉自若以此爲首尾相承何首章不言路寢乎周立姜嫄廟已屬非常魯若有之是與天子同制矣（大毛）

（公魯人生戰國時姜嫄廟在周魯無其廟是所親見非可以新言文字爭也鄭君猶以意易之左矣）三章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通論天子諸侯祭禮無同魯於天子明文非正釋經有二祭也箋以載爲始傳亦當同疏謂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季雖爲祫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天子禘祫不廢時祭魯亦如天子之禮其言恐非傳意 萬舞洋洋邶風簡兮傳釋萬舞兼干羽箋唯指干舞此疏不加別非是商頌那篇同 四章戎狄是膺膺當作應傳云當也本釋詁文周頌賚篇我應受之不誤此因孟子致譌

七章居常與許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之邑箋云許許田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引春秋莊公三十一季築臺于薛及六國時孟嘗君會邑於薛爲證案春秋隱公八季經書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傳言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經不書易許故杜氏於經我入祊下注云桓元季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肎受而有之桓元季經書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傳言卒易祊田若僖公復有許田當見經傳今不見則許非許田明矣疏謂經傳闕漏故無其事非也莊公築臺于

薛乃魯地孟嘗君所食之邑則薛國戰國時爲齊所滅後以封田嬰春秋薛尚存魯安得築臺於其國而箋疑其爲一誤矣（疏釋戎狄是膺謂僖公伐戎狄春秋無文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遂以不書得許田亦爲闕漏今攷之春秋傳十三秊經書公會諸侯于鹹左傳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又曰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秊傳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會于鹹爲謀王室則此兩次戍周魯必與焉但帥賤師少故經不書而疏謂十秊齊侯許男伐北戎時蓋魯助之帥賤兵少故不書亦得爲伐戎狄一證十六秊經書公會諸侯于淮傳謂謀鄫且東略鄭譜以此當伐淮夷而十三秊會鹹十四秊經書諸侯城緣陵皆以淮夷病杞是伐淮夷膺戎狄經傳具有其事以此知若僖許田必見春秋今不見必未復也）

商頌

那

傳以終篇皆述湯生存之事美其功業而作此歌烈祖爲湯以肯有功烈之祖湯孫美湯善爲人子孫箋自奏鼓以下爲正述祀湯之事烈祖謂湯湯孫謂大甲案詩因祀成湯而作主頌美湯經言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箋既以爲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矣而奏鼓簡簡與上連文乃分之屬祭湯者言則上下不相貫串經言於赫湯孫乃歎美之辭詩主頌湯自應指湯言也又疏申傳湯善爲人子孫之義云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爲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龍謂彼言皇考此言湯孫

歎美雖同屬文不類蓋頌者四海歌頌之聲非必子孫所作彼述成王之辭此則作者之自言也疏說尚來盡合　置我鞉鼓傳云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對之疏申傳謂本明堂位文異者彼置作楹傳依此經改之申箋謂古置植字同然則傳箋義同也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若以箋爲改字然誤矣　衎我烈祖疏申傳爲湯之先公有功烈者是已但傳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明是指湯疑此乃下篇嗟嗟烈祖傳文誤移於此（書傳襲毛此傳注伊訓篇烈祖蓋東晉時毛傳尚未倒置又釋文每引傳當篇經注於敘下著之下篇敘烈祖釋文載傳此文則唐初經本亦必有未竄者）

湯孫奏假傳訓假爲大（假古雅反）謂奏大樂指大濩言也箋訓假爲升（假音格）謂奏升堂之樂綏我息成王肅述毛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傳以此篇美湯之功業故王廣舉受福之事箋釋爲安我心所息而成之謂神明來格此二義說各可通

烈祖

賚我息成傳訓賚爲賜息成疏用上篇王義申傳鄭讀賚爲來謂神靈來至息成義同上篇鬷假無言以假以享二假字傳皆訓大（假古雅反）疏申傳鬷假無言爲總集大衆而無言以假以享謂諸侯以其大禮來朝以獻其國之所有來假來享（石經作饗詳下）王肅述毛

訓假爲至（假音格）謂神來至來享其祭鄭三假字皆音格訓升鬷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以假以享謂諸侯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來假來享謂祭時諸侯升堂獻酒使神享之湯孫之將毛無傳疏本上篇指湯言引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箋云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疏謂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說皆可通唯來假來享述毛皆屬神言箋以來假爲諸侯升堂獻酒來享爲神饗一句中二來字作兩解似不若王義爲整齊耳

來假來享享唐石經作饗案箋及述毛皆謂神來饗祭疏申箋云來饗謂神來歆饗之又云中宗之饗此祭（此述箋文今箋誤享）此三處作饗不誤餘皆誤享疑後人誤讀箋文（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爲使神饗之設文下來升堂釋來假來獻酒來字衍）而改經及箋疏文則改之未盡也（顧氏詩本音來假來饗今本作享唐石經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呂氏嚴氏並載此說享饗二義不同今從石經）

元鳥　敘云祀高宗也鄭以經上述元鳥生商成湯受命與殷武篇唯述高宗身事有異因謂祀當爲祫謂合祭於大祖廟故遠頌上祖案此篇之上本簡狄成湯亦猶閟宮之言姜嫄后稷及大王文武烈祖之言嘒嘒烈祖耳疏謂毛不破字此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有廣狹其說得之（注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釋文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殺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隸禘總訖喪畢祫於大祖言之又引熊氏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而云未知然否龍謂熊氏之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喪故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示譏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禘祭之明證孔氏合隸禘於祫言之之說蓋求合於鄭君禘祫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論矣儒家之言禘祫通俗不同異義今春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祏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月薦之禮知自古而然也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歲祫終禘疑先王之禮也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鄭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而於舊說喪終禘死者於廟則無難顧終喪吉禘非宗廟禮人鬼大禘郊喪畢祫祭亦非殷祭大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則祫於三時大司樂宗廟禮人鬼與禮天神地示並言是禮盛事殷必不數行但圜丘方澤之禘皆歲有事則人鬼之禘當不曠以五年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毛傳諸侯夏禘則不礿何休公羊文二年傳注略同悉宗廟禮人鬼其以夏時歲一大禘乎諸侯有祫無祀祖之禘魯禘周公成王所命其後皆及羣廟則其祭之歲月諒不悉遵周制鄭推象禮以明禘祫疏數未必盡合其謂閔二年五月吉禘前四月有祫尤非謂文濫侯無以是正用識所疑附之於此）

正域彼四方　傳云域有也箋云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疏謂傳云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如疏言則傳箋義同也案說文域本作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徐鼎臣曰今俗作胡國切以爲

疑或不定之辭商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云或有也天保箋亦云或之言有也（書疏引鄭注論語同書疏云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以或爲有蓋從俗音作解非古義）故下經奄有九有韓詩作奄有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則以域爲有正是古訓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王肅用那傳釋湯孫美湯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武丁爲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之王道無不勝任鄭以孫子爲武丁之孫子詩緝以子孫祀其先王而誇言己之武德義未爲安又言武丁之後無顯王以駁正箋義龍謂詩是四海之人所歌頌不必以自誇爲嫌亦不必後世有顯王而後可言其威德之盛但從箋說則此經以上爲美武丁之先祖以下爲美武丁之子孫詩頌高宗反無一語言其功德則王說爲允耳箋謂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蓋知說有疏漏於經外補此一層

景員維河傳訓員爲均與長發幅隕義同疏申之曰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以爲設問之辭案員與云古本通用（鄭風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云員本亦作云）改河作何則未是（釋文云河本或作何疑因箋改）當以傳義爲正

長發　首章幅隕既長傳云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案爾雅隕訓落訓墜說文云隕從高下也从𨸏員聲于敏切圓字云圓全也从囗員聲讀若員王問切箋以隕無均義而傳訓爲均隕與圓聲近圓爲圜全故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正申明傳義疏以爲異非也（上篇傳員均也與此傳義同毛謂員隕皆圓之假借字圓全則無不周故箋申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又釋文引箋圓作圜圜亦周義但箋本以音近作圓若作圜則非箋通傳之意矣蓋圓有王權切一音與圜同因誤作圜陸氏不爲之辨正亦非

有娀方將傳以有娀爲指簡狄箋以爲有娀氏之國義得兩通

三章昭假遲遲毛無傳箋訓假爲暇謂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教下不急也疏從箋申傳釋文引徐云假毛音格鄭音暇謂王肅訓假爲至格是王音案王訓假爲至則與鄭注孔子閒居言湯之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義同亦得爲一義（禮記疏謂注義與箋稍殊而正解昭假遲遲仍從箋訓假爲暇或非）

四章爲下國綴旒傳訓綴爲表旒爲章謂爲諸侯之表章箋取喻於旌旗訓綴爲結謂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在此經義亦可通但綴旒既爲取喻則下章駿厖義亦當同箋於駿厖無可取喻因以駿爲

俊謂湯爲英俊厚德之君則與此義不相當矣不若傳以綴旒爲表章訓駿厖爲大厚謂成諸侯性行純厚其義各當也　五章受小共大共傳訓共爲法疏云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又云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搢珽與諸侯爲法爲受小玉大玉之法此解恐非傳意傳謂湯爲諸侯立法小大具備不以執玉言也（釋文共毛音恭鄭音拱一云毛亦音拱法者人之所秉執亦可音拱但不得以執玉言）　箋訓共爲執謂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則經文爲不辭矣又天子搢珽不得言執疏謂將搢亦執之故同言拱蓋強通之耳　六章苞有三櫱傳訓苞爲本箋易爲豐疏謂櫱者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傳本義爲允　末章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云業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疏申傳云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申箋易傳之意謂上述元王相土至湯而齊於天心佗漸盛之勢不應於此言上世衰弱案殷本紀自契至湯十四世相土爲昭明之子契之孫詩書中葉不得指謂相土下篇疏云孟子云湯以七十里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而成湯之起止由

七十里蓋湯之肯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湯止有七十里耳然則傳中葉震危之說不爲無據詩人立文佗抑揚之勢下言湯信爲天所子愛生賢佐以爲之輔因先言中葉衰弱不必以歷述元王相土爲漸盛之勢於此遂不當言其衰也

殷武

首章罙入其阻傳訓罙爲深箋訓罙爲冒冒突而入其險阻卽深入之意二義當通　湯孫之緒箋以湯孫爲大甲之等王肅用那篇傳義述毛云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夫美中興之功而本於開創之業此詩人所以爲善頌也經二章述湯之受朝言四章言湯之獲天福皆是此意王義爲優　三章天命多辟釋文云辟王音僻邪也案經文及傳訓辟爲君王氏不當有此音此釋疑他處之文後人誤入於此　末章方斲是虔傳訓虔爲敬謂工匠皆敬其事箋云椹謂之虔謂正斲於椹上則字當通作榩傳義爲得其正　旅楹有閑傳訓旅爲陳謂陳列其楹箋訓旅爲衆二義俱通

詩譜附

周南召南譜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敍故耳疏曰以人君有房

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君子陽陽疏引譜歌字竝作以）用此或說爲義也則女史歌之以節義敍故耳句下有路寢之常樂四句孔氏作正義時猶存故得據以申明天子諸侯后妃夫人房中用樂之不同今本誤脫　檀弓上疏引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當是此譜謚曰文公下脫文其上周公既句中衍封魯二字觀下文召公封燕既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亦字可知今脫此二句文義遂不綴續（鄭譜殘闕歐陽氏得其殘本於絳州取正義所載補足之而不知正義所載亦有譌脫如此條孔作正義時已同今本故其申述不甚明晰凡遺文審其文義知屬何譜者則於本篇末以補正其餘不可定者別錄於後）

邶鄘衛譜　稽古編曰謂康叔初封卽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志之說而服虔從之者也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幷彼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非制故以鄭譜爲妥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寖弱畿封之廣必非武丁殷宅之舊重以帝辛之獄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如黎爲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

猶是邦畿千里乎武王克殷畿內諸侯非大無道不應槩從誅滅改建他侯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畿以內地康叔兼而有之安得爲方千里成王作洛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書敍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理志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侯勢亦不能因幷以畀康叔厥後生齒漸蕃移凥彼地雖比他國爲大然受之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爲衛有宜也采風之時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此寓襃貶季札聞歌邶鄘衛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其德化何由徧及三國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邱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定四年左傳祝鮀論成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武父不可攷圃田則豫州之澤藪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康叔初封以此爲境則以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亦康叔兼有三國之明證乎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

三監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孔疏申其意以爲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中漢志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亦不足據信故鄭不指言之然漢志非誤志言管蔡監鄘衛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又曰譜云衛頃公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疏云衛世家頃公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諸侯故知當夷王時劉恕

通鑑外紀辨世家語爲非云頃公元年魯獻公之三十二年也當厲王十六年厚賂周周命爲衛侯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變風始作合合周本紀衛世家觀之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衛釐侯之十三年也逆計釐侯之立應在厲二十五年釐乃頃之子頃在位十二年應以厲十三年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乃言其賂夷三代年表亦以頃當夷世其書自相矛盾至賂周得侯索隱駁之良有理則其事亦不足信譜疏皆以世家爲據殆未攷其眞也至劉謂賂周在厲十六年又不知何據共和以歬紀年修短俱不可攷耳　乃後成王悅而迎之悅疑悟字之譌

王譜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此周大師樂歌之舊次也孔子定詩置秦於魏唐之下而殿豳於末孔疏謂次豳風後雅歬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小雅之歬言其近堪爲雅蓋得聖人之意矣至置秦唐後孔疏則以彊國言之後儒謂春秋之時秦與晉敵而晉爲盟主故聖人抑使下晉其或然與鄭著詩譜檜鄭同譜以地相因非以先檜而退王

於豳後既移大師次衛之舊又非聖人後豳之義疏謂譜退王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夫王之不能復雅視豳之變而不失其正其相去不可同年而語而二雅始於文武列王雅歬世亦不得相次二者無一可孔氏殆曲爲之說也故今攷正詩譜正仍次衛不從譜敍　平王東遷政令不行於諸侯故其詩亦無一語及於侯國譜謂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是也而云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則非矣春秋王人之微列在諸侯之上大師陳詩豈得貶而稱風疏謂貶之謂之風者言貶之而作風非謂采

得其詩乃貶之亦曲説也敍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幽厲之詩憂傷怨刺不異王風而謂之雅者王政仍被於邦國詩之所歌皆天下事也平桓之政能及邦國詩人身逢衰亂固不能歌頌功德至於閔傷時政豈遂置天下事於不言貶之而爲風乎是不可得而通也

是謂東都謂當作爲　生伯服服本誤作復（汲古閣本後同）

檜鄭譜　疏曰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而檜亦有詩既譜檜事然後譜鄭是言檜鄭同譜之故也今本析其國北鄰於虢以上爲檜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以下爲鄭譜失鄭君作譜之意亦非孔氏作疏之舊矣（孔氏譜疏本自爲一書後人編入詩疏而謂鄭風不可以列檜又不可以無譜遂分析譜與疏文各置於其篇又孔氏作譜疏當與譜敍疏同譜文作大字單行疏文作小字雙行今譜與疏同雙行小字唯以一圍別之皆非其舊）又爲幽王大司徒本誤於又字下衍云字

齊譜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句上本脱一圍誤與疏文相連　齊之變風始作之本誤作人

魏譜　疏曰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也龍案陟岵爲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而作敍言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十畝之間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不云刺儉也鄭謂儉嗇無德所以侵削夫以無德而致侵削安知碩鼠之刺重斂不又因削而貪也魏詩之爲一君爲二君未可以意懸揣而定（鄭釋園有桃爲君不取民但會園桃逕與重斂相反然其說本非也）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文選魏都賦注此有增節及譜注在內）

唐譜　唐國初建在漢大原晉陽（今大原縣屬大原府）至成侯徙居曲沃（今聞喜縣屬絳州）成侯後歷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殤叔文侯昭侯昭侯以曲沃封叔父成師則晉時已不都曲沃隱五年左傳言曲沃莊伯伐翼明昭侯之前已都翼（漢河東郡絳邑東八十里故翼城是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晉世家言穆侯徙絳（地理志河東絳縣晉武公徙此在今平陽府大平縣南二十五里）詩譜從之然不言何世徙翼孔疏謂在穆侯後案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郇瑕韓獻子定遷新田（今曲沃縣去故絳五十里）皆不及翼翼必非形勝地穆侯都絳後人不應徙翼疑穆侯徙翼史記誤以爲絳

秦譜　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

西之地至文公敗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鄭譜不用其說云平王東遷王城以岐豐之地賜襄公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孔疏申其意謂終南山在岐東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所得非唯岐西本紀言文公獻岐東於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後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以本紀之言爲不可信龍謂王風黍離之詩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閔周室之顚覆而作而君子于役繼之亦當爲行役宗周也平王避戎東徙其以岐西賜襄固爲賞功兼欲使捍禦戎患岐東之地當未肎盡捐故其時大夫久行役於宗周若平王之初西都宗畿悉爲秦有則周大夫何爲久役於此終南爲周之名山詩人託興非必全有其地然後可言且是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關中幾八百里詩詠終南又不必定指在岐東南者未可執以斷襄公已橫有西周也平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爲王卿士嫌怨致疑交質以予至於桓王周鄭交惡親若鄭莊尚不能和輯其心而平王之末戎逼諸夏涇渭伊洛閒往往有戎則文公雖以岐東歸周周固不能保有秦尚詑力其後東竟至河寧必有功王朝復受其

賜而後得有之乎史遷紀事雖有疏漏而書襄公止有岐西近得其實　秦之變風始作秦本誤作豳

陳譜　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注引詩譜云外方之山崇譜三言外方檜鄭譜曰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王譜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大舉外方之間於義皆不得作山字此譜云西望外方明後志注所引係此譜文志注取證山名非爲陳國袤其地望故節太西望二字今譜則脫太之山二字（疏檢鄭凥檜地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本誤脫之北外方四字）

檜譜　疏文檜之後世句上本衍一圈誤與疏斷譜文十一世上脫一圈誤與疏連（近戴氏刊詩譜采用誤本遂以疏檜之後世難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代檜故得寡於惠難四句通作譜文）

豳譜　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曰本誤作也　後成王迎而反之而誤作之

小雅大雅譜　禮箋曰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某閒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凥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譜以升歌與金奏溷合爲一誤也仲尼燕凥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案升歌職于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于鐘師鎛

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得有工歌國語晉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饗穆叔蓋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饗元侯與元侯自相饗皆升歌頌合大雅天子饗諸侯與諸侯相饗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用金奏唯天子饗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其尊卑用樂之差　周召譜疏引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當是此譜美惡各以其時

句下脫文疏曰變雅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此辭美惡各以其時句義下云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惡則刺之亦足以勸戒此辭納變風變雅爲勸懲之義今脫此三句則下文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語意無所歸屬　何者天子饗元侯句上本脫一圈誤與疏連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及誤作乃　何以獨無刺厲王以誤作也

魯頌譜　蒙羽之野野本誤作謂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優誤作憂

商頌譜　爰洎小人洎當作泉　嘉靜殷邦靜當作靖

至於小大本誤作大小　自後政衰後誤作從

詩譜遺文　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關雎敘疏）　譜云參訂時驗（天作疏釋文以上二條不知何篇脫文）　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國風疏）、沈重云案鄭時譜意大敘是子夏作小敘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關雎敘釋文）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維天之命疏）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同上）

貫長卿授解延秊詩譜云齊人（經典敘錄以上五條疑又是一譜）（紀傳詩之人全篇不存此其僅見者）　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秊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文王疏此條疑是譜注在小大雅譜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之下疏文脫去注字詩譜注舊有脩整大叔求劉炫三家孔氏作疏皆不義）　譜云大庭在軒轅之歬（春秋經傳集解昭十八年疏此條疑是頌譜注）（謹案孔氏引譜每述其意不盡元文如關雎敘疏摘引譜敘夷身失禮豁始受譜鴻雁疏稱引周南召南譜武王巡守述職而春秋襄四年疏引小雅大雅譜二十九年疏引邶鄘衛譜周頌譜俱有增易主續後志補注所引更有刪易數失鄭意者周南召南譜首云周召者箸周公召公采地之所在也右扶風杜陽下注引作周原河南尹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下注引王譜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刪作成王宅雒邑是也然則凡譜遺文未必皆如其舊而關雎敘天作頌兩疏所引抑武條紀傳詩譜敘缺述孔

（子刪詩正樂先言師摯之始後言聖人參訂時驗但其上下必覺有文寡聞淺見莫能審定謹即所知具錄於篇冀將來君子別有采獲參校審補庶鄭譜不至終於闕佚云）

毛詩異義卷四終

詩譜敘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凥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

史秊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

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敘故耳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敘周公死謚曰文公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畣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武王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召南　甘棠
何彼襛矣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悟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

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頃侯　頃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釐侯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懿　懿公
桓公　惠公　位　戴公
文公

邶柏舟
鄘柏舟　右武公
衛淇澳　邶燕燕　右武公　日月
邶綠衣　終風
衛考槃　擊鼓
碩人　凱風
右莊公　右州吁
邶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鄘載馳　衛河廣　右戴公
衛木瓜
鄘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右文公

式微
旄邱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衛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鄘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衛芄蘭
右惠公

檜鄭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曰其泲雒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雒左泲前華後河食潧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王厲王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

[illegible]公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復 子儀 厲公
莊公 昭公位 厲簒 文公
厲公 子亹 位
子儀

緇衣 羔裘 山有扶
右武公 遵大路 蘇
將仲子 女曰雞鳴 蘀兮
叔于田 狡童
大叔于 右莊公 丰
田 有女同 東門之
車 墠
右昭公 風雨
褰裳 子衿
右厲公 揚之水

出其東
門
野有蔓
草
溱洧
右厲公
清人
右文公

匪風
楚
隰有萇
羔裘
右四詩檜無世
次其詩在夷厲
之際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

於齊是謂齊大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大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亨焉齊之變風始作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哀公 胡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 釐公 襄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
日
東方未
明
右哀公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敎以義方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右一君時詩
伐檀
碩鼠
右一君時詩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

靖侯　僖侯　殤叔　文侯　鄂侯　晉侯緡　弒侯緡　獻公

僖侯　獻侯　文侯　昭侯　哀侯　武公

穆侯　孝侯　小子侯

殤叔　鄂侯　晉侯緡

蟋蟀

右僖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右昭侯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右武公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宣王幽王平王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武公　德公　穆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出子　成公

武公　穆公

車鄰

右秦仲

駟驖　小戎　黃鳥

右穆公

蒹葭　終南

右襄公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右康公

陳譜

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之山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

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王共和）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惠王）襄王 頃王 （匡王定王）

幽公 僖公 武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共公 靈公
僖公 武公 夷公 文公 陳佗 宣公 穆公 靈公
平公 桓公 厲公 共公
莊公

宛邱 東門之枌 右幽公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右僖公
墓門 右陳佗
防有鵲巢 月出 右宣公
株林 澤陂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王 襄王
莊公 共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蜉蝣 候人
右昭公 鳲鳩
下泉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部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凥東都二秊思公劉大王凥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

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雒陽是也成王居雒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敎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丘中有麻）
（君子于役　采葛）

（君子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小雅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列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

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辠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旣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小雅鹿　小雅魚　小雅由　小雅十　小雅六　小雅節）
（鳴　麗　庚　月之交　月　南山）
（四牡　南陔　南有嘉　雨無正　采芑　正月）
（皇皇者　白華　魚　小旻　車攻　小弁）
（華　華黍　崇邱　小宛　吉日　巧言）
（常棣　大雅下　南山　大雅民　鴻雁　何人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大雅文 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武 大青 斛

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 莪 大雅生 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勞 板 蕩 抑 桑柔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 野 斯干 無羊 雲 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 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 矣 裳裳者 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 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 石 苕之華 何草不

黃 瞻卬 旻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大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

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大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惠王　襄王
莊公　僖公
閔公
僖公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

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明豬之野自後政衰㪚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外仲大沃大小雍 丙壬甲丁庚甲己）大戊（仲外河祖祖沃祖南陽盤小小 丁壬亶乙辛甲丁庚甲庚辛乙）武丁

那 烈祖 元鳥 長發 殷武

詩譜終

渠自丙子歲始從先生遊制藝之外兼課經義凡有質問必引證詳贍俾暢厥旨而後已蓋先生出歸安丁小山太夫子之門學有根柢其舉於鄉亦以經術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故數十年來家居教授恒以通經爲汲汲也生平於諸經多所發明而詩之學尤邃嘗就先儒之說有可闡發者采而輯之有執膠見者釐而正之爲毛詩異義四卷附詩譜序於後且自序以見例焉癸未夏秋間先生寢疾舉以授渠曰我一生精力萃於此書以貧不能付梓爲恨爾從我日少知我固深其善爲我爲之外又著毛詩申成十卷與此書可相輔而徵引尤備刊異義成倘不爲博雅君子所鄙棄以次舉焉可也渠謹受書歸越冬月而先生歸道山矣山頹木壞仰企無從遺命諄諄敢容怠緩爰於次年夏即命工開雕十越月而蕆其事先生窮年力學考據極精觀於此者可以得其大槩矣

道光五年歲在乙酉季春月受業鮑方渠百拜跋

毛詩日箋

毛詩日箋六卷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留仙號對嚴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儒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相參核而以己意斷之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為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禎居易錄云秦宮諭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證也

毛詩日箋　萃編卷第五

無錫秦松齡留仙著

周南

關雎篇　毛氏以淑女爲后妃鄭氏乃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終篇無一語及太姒此豈近于人情鄭氏云左右助也后妃將共荇菜之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遵之惟以淑女指太姒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之賢爲不妒忌之德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妃之未得已得爲言于不淫不傷之旨尤合

卷耳篇　嚴氏曰序言后妃之志者謂固備酒漿而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崇德報功后妃罔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

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忻慕焉者是也

父母孔邇　或以孔邇爲指文王或以爲指其夫之父母嚴氏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似矣然以服事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即父母孔邇之人情乎

召南

草蟲篇　毛鄭以爲出嫁在塗之女按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其爲行役大夫之妻無疑而以禮自防之意亦于言外可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歐陽氏曰當時淫風大行大夫妻見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如男女相呼誘以淫奔則太鑿矣

采蘋篇　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序所謂能循法度也嚴氏謂王氏未盡詩意法度者儀物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愚謂齋敬之心于何見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　鄭氏謂大夫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特言苟持敬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耳

行露篇　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貞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卽訴于召伯之辭也

殷其靁　朱子呂氏皆以爲興而鄭氏云靁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靁聲隱然不可得見君子遠行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靁也二說兼比于義益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女欲遣媒妁以語男家是無廉耻之防矣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則猶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耳

三五在東　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也或以三五喻夫人或以參昴喻娣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裯　程子曰賤妾得御于君是其僭忿可行分限得踰時也乃能謹于抱衾裯而知命之不猶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者不得進御于君非必待年于國也其曰其後也悔者乃深望其能悔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娭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然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于媵而不能被于嫡邪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强暴之男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

何彼襛矣篇　顧炎武曰林氏謂二南亦有東周之詩何彼襛矣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齊襄公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妄也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乎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于義未允二南之詩用之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之樂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以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于篇者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爲義獸歐陽氏曰賈誼

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爲證按爾雅無騶虞毛氏之說不足從

邶

柏舟篇　列女傳以爲衞宣夫人之詩本魯詩說朱子謂婦人不得志于其夫案古之忠臣不得于君不忍決去或託于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仁而不遇其義更長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歐陽氏曰鑒納影于內凡物不擇妍醜我心不能兼容善惡

日月篇　諸家謂作于州吁弒嫡之後朱子曰作于莊公時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尙望其定也其在國亂未成之時乎　俾也可忘　嚴氏曰今國家之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此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惠然肯來乎然終于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嚏　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欲其嚏而知己念之也

爰居爰處四句　歐陽氏曰士卒與其家室訣別云我之是行未知于何所居處于何所喪馬乎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嚴氏謂居處指居者喪馬指行者非是

死生契闊四句　此臨行相約之辭凡人雖料從軍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

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下章則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朱子但以爲刺淫亂然觀通篇辭旨隱約不敢斥言序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曰谷風來自大谷怒風也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谷風二章雖風及頹非和也

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今嚴氏以小雅爲證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與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鞠及爾顚覆　嚴氏曰惟恐生育男女而貧窮慮食指之衆也故與爾盡力顚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顚覆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朱子謂是賢者若自譽而實自嘲何楷曰

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必非自作

出宿于干（六句）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懸擬之辭正如杜工部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既不得歸且欲乘車出遊以寫我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不可輕出只是思遊于衛地耳

出自北門　賢者偶出北門而作是詩孔氏謂背明向陰而行猶己居亂世繝暗君而仕非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顧炎武曰凡交于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曰王事其國之事曰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少留矣

鄘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

是爲嫠居之容何楷曰共姜以夫生前事親之飾言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不言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猶嗟不言不能防閑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之體同也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有鬱而不舒斂而

不放之意淵如深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子子干旄（六句）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車馬建旌旄以見賢者程子則曰以素絲乘馬行禮于賢者蘇氏則曰干旄所以招之素絲良馬所以贈之既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愚按二說爲長言大夫禮意如此之勤則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乎

載馳篇　朱子以爲許穆夫人已在途而大夫追止之非也蓋思歸不得故設爲馳驅至漕之想耳夫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且塞責耳夫人不勝憤激欲以女子而爲赴難乞師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于大邦謂許人不爲我不得不自爲之託言歸唁實以責許也○既不我嘉（四句）　朱子曰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賊如

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二說宜竝存

衛

猗重較兮　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荅之事但就恒情易曉者開喻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嚴氏曰喻莊公求昏于齊而得貴女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

老使我怨　舊說以爲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三歲食貧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詩意蓋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將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悸兮　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子曰悸帶下垂之貌錢氏曰悸心動也詳文義作心動爲切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得下言心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無所主雖被服雍容時露不能自持之狀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地者也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嚴氏曰感齊桓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以萬舞爲恥君子陽

陽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賢者而樂于執簧執翿則國非其國矣

揚之水篇　平王忘弒父之大讐懷立己之私恩其言不與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言其不當戍也鄒忠允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案竹書紀年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嚴氏曰舊說以蓷草暵乾喻

夫婦相棄非也此但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以致夫婦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遇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子已不善也按上章憫其窮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溫柔敦厚之意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尙寐無吪　序言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絕無生趣詩言尙寐無吪者謂惟有昏睡不動付世事于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葛藟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今平王疏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卽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顧我者哉

彼采葛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蕭可以爇讒言薰灼何以異蕭艾可以灸讒言灼膚何以異艾

大車篇　呂氏曰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

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毛鄭以留爲氏歐陽氏以爲滯留之留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用賢因託言賢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邱隴間而不遽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摹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衆口矣

叔于田二篇　先儒謂國人愛段今觀其所以美叔者無非飲酒服馬馳騁射御然則愛之者非狎昵之羣小即徒搏之勇夫豈舉國之人愛之哉嚴氏曰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譏失教也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以爲叔段從莊公田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愚按毛氏云叔從公田則不始于朱子方其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不入鄭而從田邪襢裼暴虎正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也

遵大路篇　序以爲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朱子改爲淫婦之辭殊不似執袪執手乃國人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繾綣之意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有女卽孟姜嚴氏謂鄭忽所取他國之女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

蘀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楷曰如後序言則絕無人臣禮豈可爲訓嚴氏謂小臣憂國之言得之

彼狡童兮　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惟以爲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柔懦疏闊不可爲狡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忽以世子爲鄭君義不得目爲狡童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孔氏曰狂童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于大國以扶植之一說狂童指祭仲卽扶蘇所謂狂且仲置君如奕棋然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

縞衣綦巾　嚴氏謂稱其妻猶云荊釵布裙也蘇氏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愚意如荼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

野有蔓草篇　諸家以爲婚娶失時相遇于野草之閒玩詩中無狎昵語未必然也且左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齹賦野有蔓草豈有名卿贈荅專賦淫佚之辭蘇氏曰鄭人困于亂政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也何楷以詩有蔓草二字遂謂國人託爲莊公愛仲之辭則鑿矣

齊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誤以蠅聲爲雞聲嚴氏則曰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于是從曹氏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爲蠅聲李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疑其已遲之辭也次章曰蒼蠅已有聲然月光尙顯此幸其尙早之辭也旣不背古序又可解華谷之疑

折柳樊圃（四句）　首二句言其君號令無常如折柳而樊圃耳然狂夫亦必卻顧而不敢越如人臣聞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不敢不顚倒衣裳也末二句正言其與君無節不必謂歸咎于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嚴氏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然襄公身爲鳥獸之行曰以雄狐誰曰不宜

旋兮變兮（四句）　鄭氏曰人君內修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朱子謂凡事不須強求當循其序而爲之獨嚴氏曰此詩正言襄公之躐等而躁求其說亦通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陳古以諷焉何楷曰其人指襄公美且鬈明是見前有此人若如何說乃田獵者獻媚之辭詩人述之以爲刺耳

敝笱篇　郝敬曰夫爲妻綱笱可制魚莊之于母猶曰弗克桓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

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四句　蘇氏曰襄公疾驅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來會之嚴氏謂四句皆言文姜非也

猗嗟篇　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

魏

好人服之　毛傳以爲好女手之人朱子曰猶言大人也按詩本刺褊○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

汾沮洳篇　朱子曰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嚴氏謂魏君親采莫之

事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恐未必然郝敬曰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

園有桃其實之殽　毛氏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于民食桃而已陋甚

陟岵篇　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父母兄臨行教戒之言朱子謂行役者想像其父母兄念己之言徐士彰曰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愼而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于河未免牽强朱子以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與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似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本以爲車寘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寘之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若君子之用于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

碩鼠篇　朱子曰民困于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嚴氏以爲指聚斂之臣非矣

唐

蟋蟀篇　呂氏曰欲儆公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職思其憂何楷曰思其外之可憂者

山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謂宛其死矣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然當時亦急不擇音也呂氏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驅馳飲樂哉特激發感切之耳何楷曰諸大夫哀昭公將亡私相告語謂此衣服車馬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驅馳之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欲昭公知之早爲之備說最深長

綢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謂昏姻之已成者嚴氏謂昏姻之未成者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子之說是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于如此良人何語意未得蘇氏曰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居于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杕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如獨行道路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朱子改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

而求助于人之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也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大夫之意耳戴岷隱曰已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衣自誇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此解最得詩意

有杕之杜篇　人君無思于人君子舍之而去邱光庭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旣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後庶幾同歸於邱而已嚴氏以爲悼亡按世說袁羊嘗詣劉惔惔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

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向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
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

人之爲言　六句　鄭氏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謂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嚴氏曰聞人之言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曲盡

秦

車鄰篇　姚舜牧曰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于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堂陛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此可謂善于論世

載獫歇驕　舊說以爲田犬名長喙獫短喙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以爲載獫于車中以歇其驕逸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爲稍異則舊說不爲無據朱子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言車二章言馬三章言兵器婦人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溫其如玉厭厭秩秩非士卒所能當

蒹葭篇　序曰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無以固其國呂氏曰伊人指周禮也言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何楷曰伊人指文武也

陳

宛丘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若尋常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鷺羽鷺翿聲容如此之盛乎

東門之枌篇　有宛丘之君則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歐陽氏曰首章言小國皆可爲二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未于改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不如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良之言無由而入思得淑女爲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楊篇　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爲

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

墓門篇　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佗也知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何楷曰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言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狠狽若此此皆追恨之辭

誰侜予美　毛氏曰侜張誑也李氏引說文云侜擁蔽也蓋以欺誑爲擁蔽也予美鄭氏以爲指宣公何楷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爲人所侜矣而猶

呼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朱子謂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郝敬曰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

月出皎兮（四句）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其顏色明豔白晳如月初出其行止舒遲窈糾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此說與毛鄭蘇合朱子曰當月出時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勞心悄然也較舊說爲勝

株林篇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詩人爲之隱曰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乘馬則舍于株林矣乘駒又食于株林矣雖欲爲之隱不可得也辭旨婉約最妙

檜

羔裘篇　檜君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舊說以朝服燕而以祭服朝不必泥

隰有萇楚篇　後序謂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此因有家室之語而曲說耳黃氏疑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然則萇楚又可稱爲子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朱子曰適周之路何楷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與今之所行大不同

也

誰能烹魚（四句）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釜鬵以善其烹此周道也故繫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曹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薈蔚毛氏曰雲興貌程子曰草木鬱茂之狀朝隮毛氏曰升雲也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嚴氏解以爲蒸者朝升于南山之上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詩云林木南山薈蔚

時工斤樵斧共朝隮皋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此說由來舊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膏澤之及人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宜其灌叚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然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說爲長

豳

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謂是月之日也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有天下遂以爲正朔黃氏曰一日二日主于陽復而起數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爲日長一線之始本秝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婦人謂嫁曰歸既曰同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女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而嚴氏以爲非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蘇氏爲確

爲公子裳 嚴氏曰不敢言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何楷以爲女公子言元黃以獻君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爲公子裳亦通

十月隕蘀　毛氏曰隕墜蘀落也黄氏曰以蘀爲落則與隕字何別當从說文乾葉爲蘀

爲公子裘　何楷曰此謂豳公之子蠶績者婦人之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

日爲改歲　黄氏曰東萊云十月而改歲三正之通于民尚矣岷隱云十一月謂之改歲者十二辰起于子也非三正之謂孔氏云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大寒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也此論甚當何楷曰既以十月爲改歲又何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自相矛盾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至）萬壽無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其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全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獨纘武功于耜舉趾又有藏冰獻祭亦係于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亦根于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爲之上者不可一刻忘稼穡之務也

鴟鴞篇　居東東征或以爲一事詩作于既誅管蔡之後或以爲二事詩作于東征之前以爲一事者本于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居東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己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以爲二事者本于鄭氏謂居東者始聞流言而避居于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于今三年則知非一時事矣愚按鴟鴞詩在東山前則作詩在前東征在後明矣金仁山曰鴟鴞之詩蓋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刱業之備固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迫也何楷曰次章承上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爲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乃未然事與

次章末陰雨相應今雖未至于此而後來必至于此其說甚當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程子曰陰雨之候婦思念其夫而悲歎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畱繫之乆瓜之苦者人所不取以比君子畱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葢行人念家之情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

息于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程朱二說俱有理趣

倉庚于飛　八句　諸家謂上章咏舊有室家者此章咏新有室家者而鄭氏解末二句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乆矣不知何如也如鄭氏說則詩皆追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前章果臝瓜苦等語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則于飛結褵其爲追述之語無疑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爲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甚失詩旨此總發明周公大公至正之心全是爲民非以自救而當日從軍之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爲勞耳

籩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或以爲大網或以爲小網鱒魴或以爲大魚或以爲小魚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

是以有袞衣兮　三句　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爲喜故謂東人畱公者非也程子曰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羅檕周公無利欲之蔽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異于狼之跋疐矣何楷曰跋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疐尾比公之退而居

東至二年之久亦通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四句）　鄭氏曰視古示字曹氏嚴氏謂與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教益于我皆有德之言其昭明矣其視民則所言皆仁厚也不及鄭義

翩翩者鵻（五句）　朱子曰鵻或飛或下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嚴氏謂鵻鳩性壹而孝

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鵻鳩之不如此說本于蘇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諗　鄭氏曰諗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其君設言以勞之耳而何楷曰將母來諗者言以己欲將母之情來告于其母蓋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于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即使臣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臣在征夫外矣恐不然

周爰咨諏　毛氏曰忠信爲周鄭氏曰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則于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用也後儒以爲周徧之周但國語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詩中雖不言管蔡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于言辭之表

鄂不韡韡　不鄭氏曰當

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何煩改字然古不與柎皆爲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拊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可以證鄭說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何楷曰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可以備一說何楷曰急難者兄弟當相急于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

與人共伐之恩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言與人共伐也邱氏曰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

旣有肥羜以速諸父　諸家或以肥羜兕牡爲禮之隆殺何楷曰釃酒灑埽陳饋羜牡皆一時事互文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疏之序也

有酒湑我　四句　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已之辭也

天保篇　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祿惟嚴氏曰天下無德外之福曰厚曰益曰穀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明是以德爲福也極于羣黎百姓而反無一語歸本君身之理何福不除嚴氏曰言何等福不消受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顧炎武曰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近儒以爲勞還役何楷曰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鄒忠允曰楊柳雨雪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遽以爲昔往乎但按先儒謂一月三捷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閒三戰三捷耳昔我往矣一章設爲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旣體其情又勉以義可謂曲盡事理矣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而呂氏

曰爲將者指旗旄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覩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

昔我往矣　四句　嚴氏以昔我往矣爲移師伐西戎謂采薇言往自周北戍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在道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爲六月時自采薇爲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

从故斷以爲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黍稷方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不必定在道也

春日遲遲（八句）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玁狁而歸爲之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耳嚴氏以采蘩爲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杕之杜（七句） 何楷曰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卉木萋止復從杕杜推廣之此即舊說感時物之變而語意益曲至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汝墳下明其義此詩上體其情也

檀車幝幝（三句） 此皆意料之辭

維其時矣 呂氏曰時不專謂用之之時也謂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既見君子（四句）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于天子是稱天子爲君子也朱子謂天子稱諸侯爲君子詳全篇皆下頌上之辭宜從鄭說有譽處兮鄭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而張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以爲閒蘇以爲从其義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

彤弓篇 胡氏曰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孔氏曰藏之于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歸尙其寶藏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羅願曰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

比物四驪（四句）　王氏曰旣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旣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案鎬卽鄗也漢爲高邑縣今隸眞定府正與山西太原接壤

至于大原　顧炎武曰以爲今大原陽曲者始于朱子然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

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耳計周之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河東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顧氏以大原爲今之平凉存以備攷

吉甫燕喜　鄭氏曰天子以燕禮樂之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愚按詩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三句）　芑毛氏以爲菜宜馬食諸家以爲穀郝敬曰王師所過嘉穀被野田野治矣

鴥彼飛隼（三句）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于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爲勇決之意案詩人正謂

少年輕俊往往以勇力求勝惟方叔老成故能尙謀不尙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

車攻篇　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姚舜牧曰天子巡狩燔柴以祭天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旣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

蕭蕭馬鳴（四句）　李氏曰歐陽公詩曰萬里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

吉日維戊（六句） 毛氏曰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嚴氏曰旣伯謂有事于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旣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强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按嚴氏之說于二旣字有分曉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從漆沮驅禽而致之天子之所朱子曰獸之所聚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鴻鴈之什

鴻鴈篇 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然卒章曰哀鳴嗷嗷似指流民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謂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爲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略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謂哲人亦指使臣爲得之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勤政羣工百執事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序謂因以箴之非也

沔水篇 嚴氏曰莫肯念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于義亦通鴥彼飛隼（六句） 嚴氏曰一章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喻跋扈不朝者此章言循道而來朝者蘇氏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

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輿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

鶴鳴篇 何楷曰宣王末年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彫謝故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譏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于他山之石也

有母之尸饔 王氏曰勞役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

之事嚴氏曰我有母在當去爲養以養之
所謂伊人于焉逍遙　呂氏曰伊人廓廓之人也乃
于此而逍遙乎爲嘉客乎旣幸其來復深歎其所
處非其地也嚴氏曰伊人猶言彼人願其來此逍
遙來此爲嘉客蓋賢者去而國人思望之也
爾公爾侯（四句）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可知
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與
賢者決別之辭嚴氏曰彼去而已留于是羨賢者
退居之樂謂爾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

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
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惜其去羨其
去又似體其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黃鳥黃鳥（三句）　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
意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于
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非
我行其野篇　此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
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䘏也今旣
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

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朱子
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
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以此見詩
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干篇　歐陽氏謂考室而爲頌禱之辭呂氏曰一
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三章述其
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
翥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六章以下皆禱頌
之辭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

五章言其室說本蘇氏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
皆言盤基之厚如竹之苞締蔭之廣如松之茂但
四五章方極狀其壯麗深廣此章太早王雪山曰
言面勢物色皆嘉也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
耳何楷曰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
主下文兄及弟矣爲言兄弟相好則根本堅固而
不可摇枝葉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如此
無羊篇　序曰宣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
落成之陳氏曰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

于其牧成而考之誰謂爾無羊舊說爾字呼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子義爲安以雌以雄鄭氏謂牧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

節南山之什

不宜空我師　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呂氏曰如空其宮空其地之類嚴氏以空爲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

也亦通

弗躬弗親（四句）　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解極明暢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甘心焉不知用之則國危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

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　誰秉國成非責幽王責師尹也不自爲政所謂弗躬弗親也

方茂爾惡（四句）　舊說爲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懌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不懲其心指尹氏嚴氏爲指幽王者非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已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四句）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

思亂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四句）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搖動我如將不勝我歐陽氏謂詩人自我言阪田之苗有特生者菀然茂盛今我獨立于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杌我惟恐不傾也以我爲我特苗未安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歐

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之患乎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子辟農隙之時不同

皇父孔聖　四句　鄒忠允曰向在東都設而此時周尙都西鎬皇父旣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强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

狡窟以自固耶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三卿蓋擇取三卿中附己者聚斂以益其富也

黽勉從事　朱子以爲從皇父之役諸家皆言賢者從王事

天命不徹　二句　蘇氏曰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不敢傚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多指天言李氏嚴氏則指幽王謂王不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鄭氏曰棘急也何楷曰仕途甚多荆棘道刺且有卜危

如匪行邁謀　二句　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嚴氏曰行路必問于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說更婉曲

念昔先人　三句　舊說以先人爲文武歐陽氏李氏嚴氏皆以先人爲宣王二人爲文武言宣王能承懷文武之烈以致中興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先人爲宣王無疑也

中原有菽　六句　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爲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幽王不曉民事握粟問人曰此粟何自而能成穀李氏曰桑扈不食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二說牽强朱子曰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宜獄說來語意平穩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古以粟問卜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爲羣王氏以爲

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何楷曰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臼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

何辜于天（四句） 何楷曰我何所得罪于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得罪于親者其故安在乎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非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預言之耳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抽矣

菀彼柳斯（六句） 嚴氏曰蜩鳴于柳萑葦生于淵物皆有所依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孔氏曰太子奔申而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子所當至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臼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無枝不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于內有寵病外無附枝也鄭氏云太子放逐不得生子陋矣

伐木掎矣析薪杝矣 舊說謂伐木必掎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妄挫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也嚴氏曰掎從後牽也杝以手離之木本附著于根伐木者既斧斤之又以繩索牽制之使離絕其根薪本一木相聯析薪者既斧斯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爲一體而讒人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說本鄭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邛病

荏染柔木（八句）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四句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皆被讒而作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葢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于同列之暴公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也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

傳曰門外之橋梁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賢者被譖必反而自省也彼何人斯四句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起不南不北已適遭之也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以爲愧恥非也

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名之李氏

曰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徒有其名耳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畝丘高地欲陵畝丘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以爲大谷之風後章言草死木萎則非東風矣

蓼蓼者莪（四句）　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嚴氏曰始爲莪猶可食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愚謂此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後說是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子困窮則貽親之羞序云刺幽王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曰孝子行役觸目悲傷

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小東大東（六句）　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以爲東方大小之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

或以其酒（四句）　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西人曾不以爲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

雖則七襄（二章）　歐陽氏曰言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已竭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卹使我不得循子道左傳會于棐季文子賦四月杜注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孔叢子載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據此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六句）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

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小明篇　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不關詩義其人非隱居不仕之人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前三章之其人卽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

楚茨篇　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刺幽王嚴氏曰詩人退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時也楚楚者茨四句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棘古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荊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藝黍稷之地也黃氏曰言抽其棘是以人力抽之刈之非物之自抽也宜從舊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

與匠人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也盖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氏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嚴華

谷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分十千爲二事誤矣

我取其陳（三句）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嚴氏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取以食之也不如舊說爲長

曾孫來止（至）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言省耕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閒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閒也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曾孫之稼以稅言之陋矣

萬壽無疆　黃氏曰朱子以爲上祝下當依古注以爲民祝君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渰萋萋（至）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省耕時大田省斂時

瞻彼洛矣篇　鄒敬曰各章首句淒然有河山今昔之感君子至止四句嚴氏曰君子至東都有容刀以爲賜予觀詩中無賜予之意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六句）　嚴氏曰上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

先世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爲之子則卒章之君子乃指王者謂賢者既多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得其宜也無不有其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賓之初筵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閒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所以刺也

頍弁篇・郝敬曰幽王麗山之禍將作矣曰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疏遠無由得竭其忠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歐陽氏曰飛聲之衆可以亂聽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間矣嚴氏曰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

賓之初筵篇　舊說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將射必

先行燕禮歐陽氏以上二章略陳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指曰彼醉者雖極善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其享其樂幽王不然詩人所

以思古而作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蘇氏曰楊舟汎汎無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詩止刺幽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說呂氏曰一章戒王無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民將化之三四五章言民皆化之兄弟

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已而暴蔑其尊老六章歎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宗族乖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洸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覩

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耄乎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毛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說本毛鄭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四句）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讐動之矣我無自暱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

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六句）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

黍苗篇 鄭氏專以營謝言王氏嚴氏兼言平淮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與菁莪相類不及序之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至末章有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然觀歐陽本義云白雲于菅茅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

寵褒姒也鄒忠允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己之失意永訖發哉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于人上乎何楷曰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

瓠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詩補傳曰頻弁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謂媟近

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所當行者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四句） 鄭氏曰卒崔巍也何楷曰上因石路險阻歎山川之悠遠此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如故登歷何時可盡此從毛氏作竟字解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朱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豬首魚身有兩翻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大雅

文王之什

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可見矣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周家而錫命之至于子孫皆受其福也此以陳錫屬之天從上章其命維新來鄭氏曰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嚴氏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左傳引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黄氏曰晦庵云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按子上下語脈未順蓋穆穆文王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二句一意言天命本商有也商之孫子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旣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兼善惡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

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曰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愚按侯之爲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作維字訓也況從舊說足見當時人心

之歸往且于牧野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何楷曰矢于牧野矢誓也牧誓云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也維予侯興以下誓衆之詞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與誓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

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六韜謂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不若舊說正大

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后稷始基靖民爲生之初其後困于狄難生意槁矣太王遷

岐而民如槁得蘇是又一初也

來朝走馬　呂氏曰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非是

肆不殄厥慍（二句）　鄭氏曰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朱子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

虞芮質厥成（六句）　蹶厥生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

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西予曰或以屬文王或以屬詩人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四句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蘇氏曰天豈有章哉雲漢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不及上二

說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棫（四句）　鄭孔皆曰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嚴氏曰柞棫密茂人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然舊說不當改

思齊大任　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二句）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

肆成人有德（四句） 舊說以爲文王作人歐陽氏曰詩人旣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于賢毋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又推廣之曰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

上帝耆之（四句）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

氏曰耆遲久也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旣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朱子則曰苟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說本程子以耆爲至而改憎爲增未妥

帝遷明德 詩補傳曰大王治岐旣謂之天作則民之遷岐亦謂之帝遷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歐陽氏謂立其德之可配天者以爲君

帝作邦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對謂生明君也朱子曰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諸家謂生文王以配天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不亦贅乎

帝度其心 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嚴氏曰言天監度其心謂王季此心微與天通也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

帝謂文王（四句）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强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

順天征伐之道嚴氏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于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與下文伐密不相協且下言對于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

伊其在京（七句）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天下無彼我之[illegible]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呂氏曰聲以色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侈大與變革也

王在靈囿 六句　嚴氏曰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也此本古說蘇氏據莊子以辟廱為樂名謂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廱之樂何楷曰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廱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嚴氏曰武王上文而不上武此詩為繼文而作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恐未必然

成王之孚 四句　毛氏曰則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王成王孚而為法于天下者以其承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

昭茲來許 二句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武王昭哉嗣服本于纘約其祖先之蹤跡也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也繼伐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也郝敬曰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有大人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嚴氏極非之謂履帝武祭神如神在也敏歆感應之速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愚按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綠有寘之隘巷等事似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即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或以為神助或以為盡人力之助未盡其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　嚴氏曰鄭氏以大田之方為孚甲始生生民之方為齊等蓋大田言穀之成熟生民言苗之生莖吐華也鄭氏以大田之以種為擇其種生民之種為生不雜蓋大田言既種在未

耕以前生民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以後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配天毛鄭爲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呂氏曰四鍭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八句）王氏曰以新黃耇乞言也朱子曰頌禱之辭呂氏曰頌禱乞言皆在其中黃耇台背以下毛氏另爲一章朱子合之皆以爲頌禱之辭呂氏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非臣子祝君之辭只是始終如一耳

威儀孔時（四句）詩稱君子萬年所以祝成王若以孝子爲成王則君子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子以爲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爲有據永錫爾類毛氏以類爲善鄭氏以爲廣之以教道天下然下言永錫祚允則只就後嗣言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天之錫君以類相從也

鳧鷖篇　歐陽氏曰在涇在沙之類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耳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以六句分章陳氏以四句分章嚴氏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卽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固順然從朱子以三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則如舊分章亦無斷續之病岷隱華谷東發皆從陳氏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黃實夫曰或謂于此而施政發令非也公劉未遷已得民心既遷復適民欲言言語語者喜色相告之意也

篤公劉（末章）朱子曰總序遷豳之始終嚴氏曰處新甿也按前五章皆遷豳大事至于治居民之器用與衆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豈弟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案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人臣所敢當乎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長養萬物爲比當如鄭氏何楷曰鄭箋解

伴奐爲縱弛之意王肅孫毓非之而孔氏申之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愚謂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俾爾彌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酋一語若曰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享此逸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同列相戒之詞嚴氏曰詩言以定我王戒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曰王欲玉女顧炎武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邮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也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切責其同事而義歸于刺王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戒以言論宜相和協與僚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弁智措民于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

能舍己從人故三四章言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復行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疆禦多懟（五句） 顧炎武曰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與乎下矣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不明爾德（四句） 前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顏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班顏此解與毛鄭不同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朱子曰皆亂意也鄭氏謂飲酒呼號之聲此泥上式號式呼而云然耳

抑篇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謂武公爲諸侯不當厲王時是追刺也呂氏謂其在于今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時武公爲公子作是詩李氏曰刺王不能愼威儀已亦當愼其威儀此詩當如此求之不必分別也黃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灑埽庭內之意乎

神之格思（三句） 嚴氏曰此發心學之奧而以鬼神言之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舊說以小子稱厲王不可從呂氏曰既髦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按此詩朱子但以爲武公自警而作更覺辭義徑捷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嚴氏曰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意政是厭苦兵革下言靡國不泯知爲諸侯相攻矣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六句）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不可從朱子取蘇氏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未必是詩旨也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則使之

代耕而食言任賢也盖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
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說本
李氏
聽言則對（二句）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誦言先王
之言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
是災也蘇氏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
此說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蘇氏曰宣王祈旱莫荅故曰

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何
楷曰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是無聊之思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遯去既念民命
方急當思救之故不敢去
天生烝民（四句） 何楷曰四語發端統宣王及山甫
俱包括于天生之內而言物各有則惟山甫能完
其則故能孚君以則柔嘉維則能自完其則也袞
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孚君以則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

佐宣王中興之功于詩首四句不照應蘇氏曰天
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
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
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言其微而難舉舊說以
爲輕而易舉非也鄒元錫曰懿德之則如毛然微
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二說
最精觀中庸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簟茀錯衡（五句） 陳祥道曰衞夫人之車以翟茀齊

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何楷曰淑旂綏章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簟茀錯
衡以車言鉤膺鏤鍚以馬言鞹鞃淺幭又于車中
別其軾言之鞗革金厄又于馬中別其轡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者于顯父餞時皆
來相燕呂氏曰侯氏專指韓侯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鄭氏曰女無減損曰我小
于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
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汝先祖康公

釐爾圭瓚（六句）　鄭氏以文人爲召虎之祖蓋以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朱子以文人爲文王謂既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按下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賜于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賜者

朱說爲長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鄭氏訓紹爲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苞營法也如川流陣法也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

瞻仰昊天　李氏曰毛鄭以昊天爲斥王經說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蘇氏曰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語尤直捷

譖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譖是人其終又從而背之蓋好惡予奪惟其口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紝

而與朝廷之事爲非宜歐陽氏謂婦人不當與外事當樂其蠶織以休爲樂恐未必然

實靖夷我邦　諸家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王雪山曰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鄭氏曰潰潰然惟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不同

維昔之富不如時（二句）　何楷曰富祿也孔氏曰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徐氏曰言今之疚不意其如此之甚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此朱子初說也言此詩即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但何轉爲假卹訛爲溢耳此朱子後說也何楷曰如此則是望天與文王有以卹我于上下文不浹洽當從前說

烈文辟公（四句）　朱子以錫福屬之諸侯不如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

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以錫福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體

天作高山　七句　蘇氏曰大王遷于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逝矣周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黃氏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爲句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

成王不敢康　黃氏曰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爲成王誦則下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然國語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主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嚴氏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烝民　立毛氏如字孔氏以爲存立我衆民之命是也鄭氏以立爲粒書所謂烝民乃粒也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詩但言民從事于田畝以爲人事于此盡矣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三歎也

十千維耦　胡一桂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又載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後說爲有味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爲槮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王氏以爲潛藏之潛鄧元錫曰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

樂也于以祭受福矣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

雝篇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嚴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氏從之按詩中烈考文母相配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是文王也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于禘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也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本之文

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六句）　朱子以爲諸侯助祭致此多福皆歸德于諸侯之辭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福也

旣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嚴氏曰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旣有罰淫之威今錫福于微于則又甚易而

不吝說本什方張氏

閔予小子之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愚按言陟降則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四句）　何楷曰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絕也言自今以往庶幾我昭考之靈往來不絕于

一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止息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蹈于危殆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此桃蟲之爲大鳥也

酌篇　諸家以酌即是勺爲成王之樂朱子嚴氏謂

是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而推本于武王之功何害況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王乎遵養時晦是言文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定言武王黃氏曰此詩爲成王作我亦主成王言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時如此武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楷曰大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于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裒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裒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

魯頌

駉篇　李氏曰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見其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鷺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不若舊說爲安

薄采其芹　李氏曰菁莪以莪喻人才文王有聲以芑喻人才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茆皆言僖公能育人才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此言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僖公修泮宮亦然

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距大王已六百餘年詩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此詩人祝望之辭如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鞉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

取蕭祭脂亦于未祭之先以此求神于陽也

旣和且平依我磬聲　鄒忠允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

嗟嗟烈祖　四句　烈祖鄭氏以爲成湯以那詩衎我烈祖爲成祖也歐陽氏以爲大戊以序言祀中宗也以烈祖爲成湯則下及爾斯所爲及中宗之世以烈祖爲中宗則下及爾斯所爲及當時主祭之君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則此亦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于祖宗之錫福于義當然也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簡狄吞卵生契矯誣之甚毛氏傳曰玄鳥鳦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受命不殆　二句　孔氏曰湯受天之命所以不致危殆者在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諸家以爲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而無一語及高宗乎嚴氏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爲安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朱子曰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爲下國駿厖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慶源輔氏勉齋黃氏云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駿厖亦喻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然馬豈所以比先祖不若從古注爲安

貫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

天命降監　六句　嚴氏曰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跋

昌黎有言詩正而葩正者意義也葩者詞華也意義難以愜心詞華易于悅目故說詩者往往好騁才氣如嚴粲詩緝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之類是也秦對巖先生身居鴻博之科何難出其陸離彪炳之才以說經者乃每發一義必先徵引前說而後斷以己意凡其所徵引皆發明意義而不事考證詞華大率以此翁爲主而與嚴何諸家相出入焉其同時同邑王涵齋著詩經比義述顧復初著毛詩訓詁卷帙繁重不能並登茲書文義最爲翦截故亟錄之壬寅六月吳江沈楙悳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１０
作者＝
页数＝７８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